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五一冊目次

## 丹霞山志十卷

〔清〕陳世英撰 釋古如增補  
清雍正十一年丹霞別傳寺刻本

一

## 九十九籌十卷

〔明〕顏季亨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書影印明天啓刻本

一八九

## 柴菴疏集二十卷

〔明〕吳桂撰  
清初刻本

三三七

丹霞山志十卷

〔清〕陳世英撰 釋古如增補

清雍正十一年丹霞別傳寺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丹霞山志序

從來名山勝境必有高僧宿德以開創之而其名始傳抑必經學士大夫遊覽以著之文章其傳久而益盛五岳之顯固無論矣若匡廬天姥九疑南華峩嵒

丹霞山志序

崆峒天台鴈宕太和武彝諸勝境何莫非高僧宿德學士大夫以傳其名哉蓋天地之靈秀鬱結既久必待人而後顯山水與人之相遭亦有運會存於其間非偶然也然而勝境在仙佛靈

異之傳與夫忠孝節義之傳雖同而後人之興感則有異也推澹歸大師之於丹霞豈不然歟澹公乃有明給諫金道隱先生吾浙人也當末季之時毅然有肅清天下之志直聲動朝野不

丹霞山志序

幸而國家版蕩遂棄官去爲浮屠氏其忠義慷慨之氣未嘗一日忘也以故李文定公孝源比部公鑒湖兄弟與有同心焉而丹霞於是乎顯丹霞者韶陽仁化縣之山也初禾嘗名李公先



爲虔撫後與弟鑒湖奉母避亂于此以百餘緡買山而居公南陽人也南陽古有丹霞爲燒木佛勝地公以此名山其不忍放之心爲可知矣而適與澹公遇相與有禾黍之悲久之遂捨宅

丹霞山志序

三

爲寺而丹霞歸之澹公始爲刹靈之圖矣自澹公入山之後開闢淨土建爲道場歷數年而崇臺廣榭紺殿珠宮不特增遊覽之勝樂而實爲梵宇之雄觀而丹霞于是乎名大著嗚乎李公

澹師皆忠孝節義人也丹霞一山歷數千年而興于二公天實有以予之不然前此豈無搜奇拔勝之人以表出之哉惜乎澹公創業未久雖弘開法界繼席有人而無以志之則茲山之面

丹霞山志序

四

目固已顯然而幽隱未盡不能使名山勝槩一書增此靈境亦澹公未了之緣攬勝者之慨嘆也乃新田陳子石峯來宰茲邑以爲仁化之含靈毓秀實鍾于此山人文之蔚盛戶口之繁昌

以至物阜而民康風淳而氣厚  
形家皆謂此山有以萃之可弗  
志乎況名于忠孝節義之人尤  
足興後來之觀感志更不可已  
矣乃輯爲一書共成十卷以問  
序于余余謂此山之興天以予

丹霞山志序

之澹公此山之傳天復以待之  
陳子陳子非特傳夫名勝實足  
以傳夫忠孝孰謂同于泛泛山  
水之志徒傳其仙佛靈異而已  
哉陳子知所傳則其爲政知所  
尚矣故樂其成而爲之序

皆

康熙三十有九年歲次庚辰廣  
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  
使加一級前通政使司右通  
政會稽魯超譔

丹霞山志序

六



序

夫天地靈秀之物其生也有常而廢興顯晦之迹不能自主是以荆山之玉著名于和氏豐城之劍待聲於茂先推斯類也則物雖靈而弗靈于人故或前廢而後興或始晦而終顯其必有待於人也明矣部罷山水標炳乘志者固多而仁邑之丹霞尤著考

丹霞山志

其初以巖名者僅曰錦石以關名者僅曰夢覺未嘗有丹霞之稱也自有澹歸而其名遂著澹歸者浙人也明季成進士氣節敢爲始仕卽能批逆鱗幾陷于死繼而拂衣遊禪乘錫是山躬披蒙茸剪荆棘建殿宇廬舍有亭有臺佈置妙絕遂開此山生面創奇觀文人過客登眺其間者莫不高

吟逸唱徘徊不忍去方今

聖天子當陽首出混一區宇向嘗

敕守臣修輯輿圖增置宏規搜奇補漏而丹霞勝概遂與名山大川並列誌記然載筆者往往畧而不詳固亦史氏體格而披讀之下不能厭人志意余之耳食丹霞者久矣歲丙子來守韶陽距罷不百里渴欲一至以償素

丹霞山志

願無如簿書鞅掌逡巡五載究不克親歷其地山水有知當應笑我倘又不能酣暢于簡策之間益增慙矣幸楚新田陳君石峯來宰是邦創修山志釐爲十卷恭逢

方伯魯謙庵先生浙西鴻寶粵東柱石而性耽山水筆有雲烟更加詳定石峯捐俸授梓勒成全書于是丹霞

有專志矣夫丹霞得澹歸而顯于前  
復得燕許之作手而益著于後豈非  
地以人靈物以人重確乎其不可誣  
哉余樂其書之成并爲丹霞志喜焉  
故漫爲之序

時

康熙三十有八年歲在己卯仲冬上

浣東海臧興祖子翼父題

丹霞山志藏序

序

造物有無盡之藏吾人有日新之境  
左國孟荀文之至善也而南華離騷  
特標靈異李杜王孟詩之至工也而  
東野昌谷別構新體天台鴈宕羅浮  
武夷山之至妙也而丹霞晚出更擅  
奇姿信知經史之外不乏異書岳鎮  
以還更多名嶠而歟見寡聞者局於

丹霞山志藏序

所知藐畧其所不及知則陋矣丹霞  
山在韶州仁化縣境韶之山多銳削  
韶之石多空靈大約臨水以爲勝丹  
霞拔起江干聳削千丈遠望之如闕  
廩如層城周遭五色石圍之斑斕相  
錯如錦故名丹霞山形下窄上廣如  
攀蓮莖而上蓮房險隘處挽鉄絙以  
上頂乃寬平旁多懸巖石室禪房梵

宇錯布其間環視旁峯皆箕拍筌立  
韶江一綫縈迴其下蓋天下最奇勝  
處也自明以前山初無名人跡罕到  
乙酉後中州李鑑湖因其兄文定公  
丁外艱挈家避亂始闢是山亂定還  
故里而故給諫金道隱棄官爲僧號  
澹歸者居之披榛削莽漸次成禪林  
乃迎其師天然和尚主法席天然以  
名孝廉出家道風冠于嶺表衲子浩  
歸游人至者接踵由是丹霞之勝開  
天下矣造物之初二氣融結卽有是  
山而沉埋晦塞不知幾千萬年迄今  
始呈露若天作地藏待其人而開之  
者然豈不異哉鑑湖道隱乃忠臣義  
士天然則傑出禪師而鑑湖所以避  
地澹歸所以奉師皆本之忠貞孝友

之誠與他方度地誅茅者不同以奇  
人遇奇緣而開奇山適相稱也山故  
未有志今仁化令陳君石峯政成之  
暇來游是山愛峯巒之奇特樂禪宇  
之清幽企想名賢風規如昨乃標巖  
題谷作爲茲編與興公之賦天台康  
樂之詠石門高寄畧等余十年前嘗  
登是山出嶺匆匆未遑賦詩作記綴  
名簡末有餘幸焉故樂爲序之聊補  
鴻爪集中之缺畧云爾  
康熙己卯冬吳江潘耒書于羊城寓  
舍

丹霞山志序

撰幽棲志著高僧傳非守土者事也  
雖然山川原隰覽勝選奇巖棲穴隱  
顯微闡幽於以補採風者所未備亦  
未必非守土者責也故司馬子長乘  
傳問俗歷箕山涉九疑搜求往蹟以  
成全書而于政事人物得失大備謝  
太傅登山臨水絲竹自娛而一代著

丹霞山志序

詩

一

生屬望東山李鄴侯白樂天歐文忠  
文章政事卓越千古乃明聖湖邊一  
半勾畱柳柳州元次山之於浯水西  
山披荆闢莽扳緣殆盡亦未聞其廢  
事失職玩物喪志也至今地以人重  
教化興起似山川靈秀感其知已表  
彰之意使千古鬱蔥之氣發於一旦  
故潛爲之效異抒靈而遐厥僻壤之

區遂令膾炙人口以垂不朽仁化之有  
丹霞自有天地來卽有此山矣前此  
未之聞也闢之於李公季源成之於  
上德澹歸其丹山碧水翠竹蒼松未  
易描寫山周遭十里亭亭直上不勝  
不倚而左右前後數十里之峯巒聳  
秀若千軍萬隊各執儀仗以相待衛  
者向無徑可通李公季源避亂其中

丹霞山志序

陳

二

設層梯扳蘿薜負緣以上自壬寅歲  
澹公既有茲山鑿石治道險者夷之  
陡者平之斜者石之溪澗爲橋倚巖  
綴室而四方有力者佈金輪粟石室  
雲房輝煌耀日遂成一大祇園鹿苑  
矣來往旣便遊侶漸多高僧習淨業  
者爭趨選佛勝場焉丁丑予承乏斯  
土公餘流覽登臨發嘯聲震林皋援

琴命操衆山皆響每一停撓曳杖將  
簿書俗胃洗滌殆盡雖坐案牘堆中  
輒瀟瀟有游刃之致然則江山之助  
人非淺鮮也開士角子收拾遊人吟  
咏并布金姓氏成帙而未有倫次也  
予乃搜羅彙集若山水若建置若廟  
田若高僧藝文書籍奇蹤分門別類  
以成全書適廣陵吳子彤本寧鄉陶  
子奉長湘潭劉子五原結伴來遊授  
以叅訂不一月而脫稿以登厥梨棗  
俾騷人墨客佛子仙徒披覽無遺如  
設繪事于宗炳之室未必非臥遊者  
之一快也書旣竣凡十卷或告予曰  
子楚人其有慕於牟叔子之峴山柳  
河東之西山詣勝者乎予曰紀山川  
雲物以待採風之輶車守土者之責

也若妄擬古人焉則吾豈敢則吾豈  
敢時

康熙三十八年歲次己卯仲春月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崑山陳世英  
石峯氏撰

# 丹霞坐圖

山水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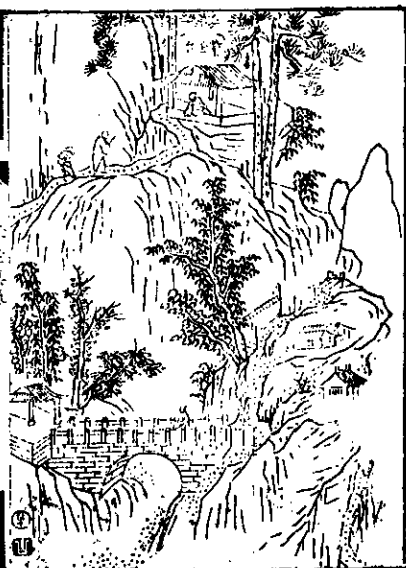






山水離聲

水石親相搏日夕鳴殷雷雪晨  
翻騰洗丹碧波搖錦繡山光  
迴沙寒水落石齒舟行歷  
亂卷盡裡風急巖前吼石  
鯨人聲捲入灘聲底



雲臺集

葦楊曲折山幾盤坐入松  
風生悄寒秋空高揭象山  
轟憑凌天半看煙鬟  
有似沈沈瀟風搖環珮靜  
珊珊遙同清嘯太虛靜月  
月笙鶴應飛還





保國堂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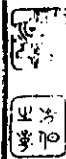
南上滿宇一聲吼義和鞭策  
陽烏走晨光輝扶桑東來  
清明開九有噫嘻乎山人堪  
羨正高瞻召夢不到槐與前  
長樂宮景陽樓夢年千載  
使人愁何如五壺任傳響世  
間聲蹟空照



已卯仲夏月  
畫

雙溪集詩

遙遙山行全微涼高崖絕傲因  
望冰風掃雨開盡暑中人之寒  
身震林奈苦坐以鏡旁天風吹  
臨池看亭翠蓋搖搖光紅衣  
當龍騰步芳清思濯一宿羊  
時流音露漸天集塵氣游盡  
幾相見恨不遺此身朝朝





松樹清風

十四



山中遙入深林名衣杉盡染山雲  
石山雲不出山外東隔斷塵氛  
轉若奔奔靜開幽澗激奔流鬱  
蒼松起中人衣如駕浪躍天吳激若  
海童徒致空廣陵江上舊曾聞何  
處山中縣遊客相分濤弓何後  
生身處有客心自清於元園上  
至此聲



竹葉吹雨

十五



雙鏡池前雨波竹陰森促人簷簷  
石簾柱吐氣化作燈雨洪井聲  
綠簾誰將水墨面滿湘一片雲濤  
著玉蕭颺凌高閣勢如臺眼前  
山名爭定靜遙峰易樹看如蒼  
中間此物涵空雲米顯：筆寫不  
能淋漓允衆集何如





丹梯鎖鎖

六

④

層飛疊嶂連崔嵬  
大門高絕天風吹  
欲傾峭壁一丈人  
行立存飛鳥上勾  
連絕索鎖雲梯磴  
道難容足步亦沒  
人不散相牽引前  
人足踏後人頂伏  
愧偶掛屏風景之  
探曳心忙仲又如  
蟻緣絕壁乎生自  
注不憚息上大門  
人真然絕橫跨目  
星辰摘

龍巖



龍泉春滿

七

④

丹霞之奇石古  
前丹霞之幽在  
其背遙遙行折  
遇紅橋雲岩  
景物乃為最石  
骨峻玉作身  
石乳滴一滴成  
匯琉璃一泓空  
人心誘蝕苔花  
濕山翠

龍巖

龍巖



紅梅嶺翠

十九

山云寺多處觸物成五名名山寺  
空谷名與雲相得新入遠客峰  
雲深一碧何處嫩晴明以向晴  
好道山莊直飛東岸名上碧  
眉時有輕風生羽翼白頭老僧  
前臨離此是山間龍虎脊與英  
跡散長相會與仙人校靈宅

蘇

潛



龍石洞

十九

果上未明從東來九光照耀  
天為開滿空雲氣海滄溟  
丹霞碧嶺相相照回盤石峻  
增雲霧上瞻曉曉名看  
千收須臾旭東麗中天  
萬里塵氣化清曠

蘇

潛

何年卻脫若龍鱗。化作崑崙岩。  
藏白雲秋。明瀨氣通山谷上方。  
清夜名機塵到。盡見明月。當  
之月光冷。夜靜衆籟寂寒。  
常生堂明照。涵太素。此月以  
無情。呼嗟字。自有佳句。此  
月是龍解作山人。



片鱗秋月



蒼唐直躋五雲霞  
 最髙處爭紫微四射日光營飛  
 鳥迴翔不敢度我園此名罕堵  
 少年不懷藏山阿鬱鬱松杉繞  
 象璋鉅鐘鐸懸然我君名竟  
 塔麒麟卧古道百年之後惟荒  
 外何如此塔長存宗常有  
 靈相保



環頭洋燭



乞山偈

亦若居士所居長老寒海螺巖山水佳絕空隱  
老漢間之四十餘年矣一日走海幢無端談及  
忽遇莽漭歸街口便道居士須將此山供養老  
和尚亦若唯唯臨別謂歸有甚偈頌寫紙與  
我珍藏漭歸道我便有乞山之偈亦若道我卽  
有酬偈之山今日漫書此了昨日公案成不成  
傾一鉢青原白家酒三盞難道未沾唇

是山可住吹改  
是大長老吹大法螺有名無實浩劫歸此空隱老

丹霞山志卷一

十九

漢亦若居士一個下來一個上去全賓是主全主  
是賓澹歸於中充箇牙人這場買賣如意自在  
湧金蓮天垂寶蓋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  
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鐘敲莫將銅  
討誰其見聞文武兩行葵軒總戎國長侍郎亦若  
張銅臺幕中圖長  
適在空老人坐次  
○丹霞道場緣起出於亦若卽  
以此偈請生位入檀越堂中故可百世不祧也

捨山牒

匡岳名藍右軍捨宅攸建舒瀟山麓誌公飛錫而  
棲古今勝事同條人境奇緣罕覩恭惟潛歸大禪  
師道高德厚性湛心虛激濁揚清有功名教遺榮  
入道直印心宗爲一代之全人存兩間之正氣克  
茂宿仰高蹤素承雅度睽違多載寤寐靡忘比來  
重臨珠江不啻親遊竺土聞漢猶亦若兩公備言  
禪師叢林逼近城市其非棲靜之所克茂昔年同  
先兄永茂挂冠神武買山而隱用價百二十金置

丹霞山志卷一 山牒

三

仁化縣丹霞山一座雄峯峭壁勢自凌霄恠石奇  
巒局堪建刹羣巒環峙清江抱流松韻吟風竹陰  
弄月不減桃源勝儔倍羅浮高深新置艸堂旣  
足上佛舊有茅舍尙可棲真悉舉奉施莊嚴最勝  
道場向後圓成遍注無邊法雨庶不負愚兄弟買  
山一片苦衷祈擇吉早臨俯慰宿願不勝瞻俟引  
領之至

順治十八年小陽月古穰法弟子李克茂稽首具



丹霞山志卷之一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南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山水總序

天地菁淑之氣鬱而爲山川鍾而爲人物積而爲

丹霞山志卷一 總序

忠孝仙佛之奇特蓋地與人之相貺也久矣嶺南爲山水之奧區而韶爲最韶之屬邑其間稱佳山水者不一而足而仁之丹霞爲最丹霞爲澹歸和尚所開道場澹歸者卽前明金道隱先生也山在仁化縣南距縣治十七里耳三峯特立如出天表而蜿蜒變化之勢未易名狀或擬之曰船又曰奮龍云山崛起自楓樹嶼跳燈雄俊逶迤騰達左旋右奔十餘里亂山爭出歷嶼過七如來峯乍起乍伏亦斷亦連抵舵石上龍尾卽人向所指爲船輿

龍者庶幾似之矣由龍尾而上三峯屹立屏障弘開將欲爲丹霞結穴寶珠峙其左海螺居其中長老倚其前皆峭削千仞而海螺峯則尤夭矯摩空不可仰視者也據絕頂而西跨仁化東控韶陽南襟湏水北繞曲江成一望而收若北面立而臂指使也攷其脈蓋由於東嶺大約千廬山爲大宗而南岳則其鼻祖也其下爲綠玉潭爲錦溪乃一接桂陽之秀白城口發源湫渫而下過縣治而經於此一出於七如來峯從楓樹嶼分流左遠而曲江

丹霞山志卷一 總序

水則又從黃沙坑來合于長老峯後左遠而同入於江下韶陽與曹溪一滴相會則山水之相遭固不可謂不奇矣然丹霞之得峯者二十有奇其得巖者亦二十有奇得岩與石者四五井與泉者三四洞與關者一二峯之屬若寶塔若雲梯若天柱若雙髻若龍尾若金盆佛日獅子酸慈七如來或遠或近或向或背或如雲起或聳秀挿天或蒼蒼蒼鬱聽松則濤翻十里看竹則碧落千竿冷然蒼也巖之得名最久者惟錦石是卽輿圖所載五色

燦爛者是也而出米巖附焉他若天然繁竹海螺  
晚秀水簾片鱗艸懸舵盤大明雪岩夜光霧隱岩  
皆環繞三峯如俊猊張口齟齬通露養靜者或架  
木爲屋或堅石爲軒虛其中廓然有容二三耆紳  
將終老焉昔人常避亂於此謂與武陵桃源相似  
信然至若半岩香楓岩也軍楊州諸岩或倚伏山  
下或羅列江干環衛而謀向之扼險爭奇堪稱外  
護然固有隸在丹霞者亦有不隸在丹霞者皆得  
以丹霞誌之蓋分地者與人而得全者與天也則

丹霞山志卷一

總序

七

隸在丹霞者固爲丹霞之所有卽不隸在丹霞者  
亦何莫非丹霞之所有也乃若泉之出自寶珠者  
爲珠泉出自海螺者爲石乳泉出自繁竹者爲芳  
泉而天然晚秀龍井名焉其味甘其氣芳其色瑩  
冽可鑒蓋品泉之第一者也已而穿白猿雲洞出  
夢覺海山之關眺望飛來隱然垂纓絡者則觀音  
石也顯然露着字者則人面石也乃一鎖於枕席  
之內一鎖於數里之外皆載業下流斯固形家之  
所謂爲鎖鑰爲門戶者也然則丹霞山豈非天地

菁淑之氣所鬱結而成之者哉雖然自有山川以  
來而茲山具在乃其統於潁陽者歷漢唐以迄于  
元明皆未嘗以丹霞顯而獨顯於昭代之初年其  
闢爲祖庭爲道場者自有緇流以來未嘗以丹霞  
著而獨著於開山之澹公嘻亦異矣蓋公與買山  
之李文定公皆明之故老也昔文定公開府虔州  
時以外艱逢亂買山於此奉母以居後其弟乃以  
歸公耳夫文定以亂去官澹公以亂出世文公貽  
之澹公受之遂若淵源接而衣鉢傳也則山川靈

丹霞山志卷一

總序

四

秀之區豈非忠孝仙佛之地也哉是丹霞之待二  
公以傳也夫豈偶然耶或謂丹霞爲燒木佛舊地  
不宜更襲以名蓋李公南陽鄧州人也古丹霞卽  
其故居公避亂于此而又以憂去取丹霞示不忍  
捨本也故爲之序其大槩如此云

丹霞山志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

丹霞 今龍角子

樓賢 今遇澤萌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雍正十一年癸丑仲秋增刪續志

丹霞釋古奘願來刪訂

丹霞山志卷一

丹霞釋古如密因增補

庄主傳一覺悟全校

監寺傳受記荊編梓

形勝

善乎古人之論瀾中也曰天府曰建瓴水謂其地勢崔巍壯瀾乘高臨下虎視萬國耳丹霞拔地千尺磴道空懸秀出天半迴峰複嶺內外拱向有扼九州而朝同側之巢至於瀾山峻險可禦暴客與百二不殊向爲諸君避亂之區今則鐘魚晨夕以

清淨銷兵氣焉法門金湯萬年鞏固矣志形勝

疆界

本山東至龍爪西至別峯南至天台北至金盆皆屬丹霞周方三十餘里山脈發自梅嶺逶迤起伏來自良方去庾關三百餘里爲仁化縣山在縣治之下游

凡例

一丹霞于順治十八年辛丑十月磨歸禪師開山創建至康熙丙午始落成請天然和尚開法爲

丹霞山志卷一

第一代祖至甲寅年潛歸和尚經法席至戊午

四月潛和尚退院往嘉禾請藏經山志之修缺

然有待前志成于諸君之乎創始爲難以拔梓

倉卒不及深心細改今稍爲訂正宜因者因之

改者改之庶片玉碎金遺寶不棄

一文貴簡要詞達而止前志寫景處頗有順冗之

語略加剪裁冀歸清省

一志與史類事須得實前志有數條出於傳聞之

說今俱削去不存疑以炫後人之耳目

一志崙爲丹霞而作前志所載巖洞之景有不屬  
丹霞者亦爲削去庶無駁雜

一詩之工必須情與景洽與到機流近代之於名  
勝往往限定詩目或八或十刻舟之見蔽銅聰  
明執題求似終鮮佳什前志于丹霞創景十二  
作者爲煩繁從刪削間存一二只系本名  
一古今名勝之志題咏但載五七言古律絕句而  
單詞小令罕見登選今從此例雖佳亦刪

### 建置

丹霞山志卷一

三

天地之經緯日月星辰江海河嶽其爲行麗流止  
比有定所人又經緯乎天地者也經緯之謂才詞  
賦雕蟲不與焉丹霞之殿閣房廊幽堂曲徑莫非  
澹公手闢經緯精微景益加勝所謂別有天地非  
人間者後雖稍事修飾無改開創之舊其才洵不  
可及矣志建置

### 源流法統

萬法統乎一一統乎道道統乎天自白馬西來始  
知佛法初祖渡江傳厥心印曹溪開教南宗爲盛

此其大較也丹霞地接南華濤公首爲開創以奉  
天然和尚道風廣被嗣後繼席濟濟儀矩與義深  
旨與青原南岳相埒可以見道之一矣荷歟庶哉  
志源流

### 人物

山川蘊靈金玉含耀簡冊所載備矣而聖賢之生  
往往間世一遇則又何哉丹霞自成叢林高真勝  
流至今不絕雖地靈使然而出諸君子長者護持  
勸助之力尤多焉布流有園種蓮有社清風之傳

丹霞山志卷一

四

光及百世可謂盛矣披輿圖者能無金玉之思乎  
志人物

田賦 舊志今刪補虛實根石

### 藝文

山水之有詩文猶人之有眉目也無眉目則人之  
體質不全無詩文則山水之精神不著故子厚于  
柳永千瞻千嶺南海外一時佳山水皆因二公之  
詩文以傳丹霞奇秀因澹公而名海內來遊籍籍  
篇章遠富西園風雅之宗東林讚唄之盛稍爲刪

訂俱屬吉光片羽以茲山水爲不朽者已志藝文

峰

長老峰爲三峯之一寺之後鎮盤踞丹霞巔絕千仞高與螺峰相並

海螺峰在長老峰之東由海山門而上爲諸峰之最

寶珠峰與海螺相拱揖峇巖孤聳靈光若存乃在霞氣之表登之俯瞰晴嵐飛翠明晦萬狀

龍尾峰在山之盡頭昔人相傳謂如奮龍之形蜿蜒夭矯至此而勢漸緩如尾之下垂然俯而察

丹霞山志卷一

六

之則巍然峰也其頂尖峭僅容二三人坐不能久久則股保不定

負翼峰在舵盤巖側一峰橫出如鵬翼怒張故名別峰在山外一峰突起旁無倚附直立江千狀如覆鐘由護生堤取道至峰下有徑可通上結精舍樂說禪師之衣鉢塔座在舍前焉

綠玉峰在護生隄隔江石花斑駁下有溪潭激泓湛碧上爲本山普同塔

佛日峰在綠玉峰右背倚銅鑼岩跌巖而下形如

半月分左右臂夾護臨江登峰四顧丹霞障於前霧隱起於右別峯之佛燈吐燄錦石之蒲牢吼音天然禪師之塔於其中而勢舒展襟江帶溪慈鸞羊綿爲彤家所稱

紗帽峰在佛日峰後直立天際旁有二峰次第而秀小

菡萏峰一名天柱在片鱗巖前高千餘尺趾庠而頂銳其近頂處則圓而漸肥如出水芙蓉搖曳波光之致

丹霞山志卷一

七

玉笋峰在菡萏峰西一名石屹立直如竿繩高約六七十尺風雨蝕嘴稜峭稍殺

寶塔峯在片鱗巖前與菡萏峰前后並峙高千餘尺旁有石筍名童子石高五六百尺與正峰相附土人呼爲背崽峰蓋方言子爲宰也間以負子峯人罕知之

獅子峯在雪巖山麓形似後貌有俯伏聽經之勢簇慧峯在楓樹嶼東石紅似丹色如火炬

七如來峯在舵盤石右有七石壁巍然屹立身圓

而頂銳下皆有巖內一巖有竅通天若井中望日非好奇探幽之士罕有披榛而問之者櫻浪峯凡二一左櫻浪卽南華嶼一右櫻浪在半峯下

三峯在天台峰旁如昆季並列故名三在片鱗巖下津江湖本山栽松杉茶樹之所 桐子山亦然在獅子巖之下

雙髻峯在丹霞之下流相距十餘里衆山壓亂遠眺之若夏雲奇峰不可形狀然俱兒孫列耳獨

丹霞山志卷一

八

茲峯聳峙相向兩頂一趾離立其西若總角之童子北面而受教者峯頂廣衍可容萬人但路險仄未易得至邑人昔常避兵于上故又稱屯軍峯云

嶺

虹橋嶺下海螺左轉長亘數十餘丈諸峰羣岫星羅棋布闢麗爭高長松交蔭窺天晦明牽雲曳烟邐迤如畫新安吳彤本有詩云旋登螺頂諸峰小折到虹腰萬派分蓋爲山霞寫照也

天然巖在長老峰之麓巨石礪礪若瞰若倚色丹  
黝而古駁有壁窠大書天然二字勒于石上後  
澹歸大師爲雷峰老人建立道場天然之名適  
相符合人咸驚異其下爲蓄水池

雪巖在海螺峰之旁澗壑明淨俯仰清曠虬梅交  
柯延景舒暢總戎高登科遊此捐俸依巖構殿  
三楹祀洞賓與壯繆雲隱霞樞羅甲諸巖尤宜  
月夜

晚秀巖在海螺巖之右廣二十餘丈深二三丈竹

丹麓山志卷一

九

樹交陰翠穠烟合崇山複嶺悅神會心中有塔  
院攬勝者得少憩焉

海螺巖在本峰下深廣約二十餘尺凡十餘巖至  
頂若螺房然長松古栢龍攫虬舞衆山列障如  
關門戶上鐫海螺巖三大字字皆三尺許李文  
定公所書澹公居丹霞尤愛此巖示寂後門人  
建公塔於此楚寧鄉陶耒長過此有一片土求  
乾淨死千年鶴化老成遙之句

夜光巖一名火燒巖在水簾巖西高五六丈深廣

四丈有餘夜發紅光山下常望見之故土人呼  
爲火燒巖自海螺峰造塔藏舍利其中巖內火  
光遂息

大明巖在雪巖之右明季諸寇蜂起有幽人避兵  
巖中錫以今名巖內出泉清冽異常後人倚巖  
架屋建龍王閣

懸草巖在寶珠峰右上臨絕壁蒼然敝開巖形如  
蚌壁上龍須諸紳垂至洞門前有平地可數丈  
許松竹蕭森老僧自破櫬結茅而去湘潭劉五

丹麓山志卷一

十

原贈以詩云僧老石龕懸水榻經聲一千年斜  
陽之句

龍爪巖在龍尾峰下爲半岩之壑石壁蜿蜒彎曲  
如爪巖不甚深前綴以石住僧盤石爲床冬溫  
夏涼巖右有龍尾石橫出十餘丈石頂甚平山  
僧踞經曝衣千上又爲晒經石云

禺山巖在蝙蝠巖下居朝陽之頂依厂架屋萬壑  
迴繞竹木蔥翠花鮮鳥媚掛丹霞後山之腹遊  
人遠望如張輞川圖於屏障焉

朝陽巖在禺山下晴日初升霞光滿谷舵盤正當其頂肯慙山大師憩足於此題巖上柱刻兩聯云去日不來人已老良田易種食難消猶存蝙蝠巖在舵盤之右俯瞰平疇仰摘星斗巖內蝙蝠伏石隙間大如葵扇

洪巖在半岩右巖厥而平深而透踞萬仞之巔龍尾之下巖石漏瘦頗佳懸竹援手躡步而上

錦巖在丹霞山麓絕壁嵌空下臨江流南宋時有僧法雲板緣而上始闢此境因巖並列曰千聖

丹霞山志卷一

二

曰祖師曰伏虎曰龍王幽邃虛闊深廣各四十餘尺上如蜂房倒垂房內五色燦爛至三月時顏色更鮮歲久漸次剝蝕今佛座之頂猶存數處真奇絕也內有仙人打睡石床石枕今存出米巖鹿巖二巖說傳削去

簞竹巖在寺之右前卽正氣閣也高與天然巖等深廣亦如之巨竹成林翠烟重疊別駕吳燦三暨於其上大書別有天三大八尺高一丈鐫石上遙望而見焉

水簾巖在夜光巖左由晚秀巖右折至此瀑水欹垂勢如崩怒廣可二十餘丈深二丈許飛簾突出若崩復止含蘊素氣時時皆然山中人云春夏之間懸流赴壑激水散氛人在巖內恍若晶簾珠幕隔斷中外秋冬則寒氣凝結雖非向者銀河倒瀉之勢而吹霧巖際霽微下墜如散珠生焉

南巖由霧隱東行撥荊約半里度一小澗羊腸曲屈不能容軌陡巖凸出下臨數十丈絕壁累石

丹霞山志卷一

三

爲關凡二重其內因巖結構可屋可廬遊覽者固不能達樵蕘亦罕至焉昔人避亂於此獅子巖在獅子峰之麓廣十餘丈深丈餘張口露巖渾如欲吼故名

霧隱巖距海螺峰三里許從一線天東去復折而南複嶺重岡或上或下中有平田數畝土人耕之渡三木橋取山徑行折而入巖前半里許路險仄繞石磴凸拗而上僅容一脚底橫行內絕攀附外臨深澗目斜注軀眩暈不能止巖門數



武尤陡絕縛竹扶手緩乃達巖內不藉瓦爲屋  
六楹中奉釋迦小像巖中可容數十輩前有冬  
青一株綠陰可愛巖畔梵石爲井清冽甘香梅  
竹松杉參差覆蔭援巖而右上石壁千仞旁有  
一石鐫光透山前 澤朗禪師嘗隱其間塵異  
禪師心最喜悅曾捐鉢資修整巖中石砌心想  
隱居而未遂其志至今八十有餘戀戀不忘此  
巖也

片鱗巖在寶珠峰左腋路達虹橋右折而下別開

丹霞山志卷一

三

一徑夾路松陰翠色欲滿烟雲出沒萬境俱寂  
巖內石屋數楹軒前諸石山擁秀左爲淺碧池  
泉自山頂湧注而入池

舵盤巖右爲龍尾峰峰下廣二十餘丈深二丈餘  
潯公名曰舵盤蓋丹霞之山形家謂如龍者則  
自上而視見峰之尖而下垂曰龍尾有謂如船  
者則自下而視見峰之高而後鎮曰舵盤潯公  
心喜故自號曰舵石主人朝霞絢采晴旭凝暉  
坐此寓目雲物俱繞膝下亦巨觀也

漁隱巖在獅子巖下一石蹕蹕若渴猥張口可藏  
十數人往時遭亂有九江貧魚苗者若干無從  
避匿仰天痛哭自破上人哀而憐之藏置此巖  
中卒服其難因名漁隱

半嵒與洪巖龍爪相連並乃丹霞之腰也路陡絕  
險巖石爲孔以篋縛竹爲繩手援匍匐而上若  
蛇行而抵關門再上乃至半嵒趾上而平垣可  
容萬人翠竹蒼松丹崖薜荔疑非人境仁邑避  
寇者皆聚於斯賴保障焉

丹霞山志卷一

七

香楓岩在負子峰東爲楓樹嶼之支派乃丹霞山  
之後護焉

南華嶼一名一攫浪一名一線天在山門關下之  
左片石千仞屹立如削自上望下深不測中開  
一道自遠望之陰光透露儼然一線

人而峰在片鱗巖左去丹霞三里許一石插天高  
四十餘丈石色丹赭宛如人而草木叢茸下垂  
如髮中有一巖上下左右藤蘿牽附

蕉冲巖在霧隱巖之下石壁相附高百餘尺巖深

二丈餘長十丈餘內供觀音大士望之石紋斑駁如蕉之葉天然禪師顏曰鸞巖傍有石泉源自高而下甃石爲井玄義上人重修整可觀前誌未載

猴子巖從一線天過右石峰高百丈半峰中有洞門險絕人不能探衆猴出入其間

夢覺關在錦巖左丹霞山之麓斜開一巖如佛龕龕內一圓戶可入跌坐南宋僧法雲見此嘆曰半生在夢裏過了今日始覺清虛因號爲夢覺

丹霞山志卷一

三

海山門居長老峰巔頂御風亭在中亭之旁鑄有洗心池三大字自下望上百有餘丈自上觀下魄悸心荒鑿石級僅可容趾而石旁牽以鐵繩鐵椿登者緣之而上遊者至御風亭而一憩焉少頃買勇而上不敢俯睇三五步一止移時始達海山門

芳泉舊名孝感泉明末李文定公奉母隱于此巖飲水默禱越數日忽聞潺潺之聲尋之乃一脈水從石隙中而出其味甘香砌石爲井秋冬不

竭在葉竹巖南養老堂砌下

金剛泉在紫玉臺下藏經閣後康熙丙寅秋澤萌和尚思得一泉持穢跡金剛神咒有感而出其水清而甘故名金剛泉

雙鏡池由海山門下一徑斜出橫過其前而石突起左少昂而寬相間五尺許架石以度往來石而平垣鑿爲雙池深廣約八九尺植白荷其中香風襲人

護生堤爲捨舟登山之嶢錦江泛漲遷徙無常不

丹霞山志卷一

六

施隄護則漸嚙山根矣澹公於江干以木構椿結築堅土雜植各竹竹根盤結勝于斷簦上爲畦園建園寮三間舍園三間藝植時蔬以供香積

錦溪在丹霞山下卽仁化江也登山下觀大可一線源自邑治而來凡數十曲環繞丹霞夾水皆山環山皆石或藉如硃或黑如漆又一種石觀出河沙水中其色如黃蠟斑斕可愛可爲玩器或樹木積翠如螺如黛或石壁插空沈潭浸碧

五色雜組具備

放生潭在錦巖前一峰插入錦江中爲深潭水族

特爲窟宅前邑侯李夢鸞鑄放生潭三字於潭

岍大石上永禁不許到此潭畧網水族

路自江登岍上至園房前過護生隄松竹陰翳鳥

語迎人漸登數曲石磴階砌至一憩亭在半山中

前邑侯范公造遊人至此一歇足已二百三十八

級矣亭之左一徑往別峰右一徑往錦巖遊人於

亭中道而上越十三個馬頭見大石一帶如法玉

丹霞山志卷一

七

城高聳插天半前臬司王令書丹霞二字每字高

一丈大八尺再數武權使徐鑄法海慈航四字每

字高八尺五寸大七尺再轉一階前撫軍高承爵

遊山書到此生忍心五字鑄石上每字高一丈大

九尺再陞關門高處前兩廣總督周有德遊書有

世地第一確使徐書禪林第一四字於山門樓間

遊者至此覽勝探奇忘於疲倦坐此樓中回頭一

望身已在半空中矣從一憩亭至此又三百五十

七級既而登鐘樓度葦橋謁斗母殿上三巖高處

坐客堂少憩陞佛殿過法堂至大客堂茶次再緩

遊各殿閣經堂明日板金繩上御風亭少歇片時

整衣躡足買勇而上海山門長老峰龍王閣海螺

寶珠虹橋各巖整則丹霞幽致盡寓遊者目矣

丹霞山志卷之二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菴角子

棲賢 今遇澤坊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縣

湘潭劉授易五原

建置志序

給孤園黃金布地舍衛國紺殿齊雲則象教之崇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一

有自來矣乃有把茅蓋頂益悟真詮丈室修行更弘法海斯固一代之偉人未可以爲少也雖然既開淨土爰有精藍則欲聲聞者豈可無鐘鼓之場而棲雲水者當必有坐具之地攷仰山仁化人也曾住持千五百人道場倘有因緣復起如瀉仰者則此一座山盡爲獅子窟矣爲之志建置

丹霞營建圖略

釋今釋 鴻歸

丹霞山別傳寺者踞海螺墩絕壁之上右折一徑則錦石岩志所稱岩中石壁五色間錯者也左折

一徑逶迤緣梯而登入海螺岩絕壁之下下望之

如層城上倚之如列屏其地蜿蜒伸縮開麓者九

或深三四十丈二十丈十餘丈如西番蓮一一瓣

相附麗天成下臨大江明沙繡發清瀾鏡徹外則

近嶺獻奇遠峯爭媚蓋山水之奧區也故虔撫李

源李公辟地于此辛丑十月令弟鑑湖君來穗城

以施余嚴事二寶今擬于最中一麓之中建大雄

寶殿殿前左爲天王殿後左爲庫後右爲禪室殿

後爲法堂方丈坐長老峯下諸山羅立一江如帶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三

繞案西流自然有法王據坐氣象旁左一麓天然

岩前爲廚廚前爲食堂旁右一麓俯視芳泉爲首

座寮寮右爲影堂又右則海山門所從陟也長松

數百餘中建彌陀殿修淨土者居焉左結戒壇爲

授戒誦戒之所右爲延壽堂又右則竹林岩修竹

千竿中建觀世音大士閣旁即海螺岩水飛流下

石壁數尋度欄皆叢竹怪石極錦岩頂壁削路絕

而止天然岩左更一麓舊爲鑑湖重修六祖堂堂

上爲樓奉諸檀越香火下棲雲水其前爲客堂其

後爲藏經閣閣左有泉侯泉而行左方盡處有紫玉臺巨石瑩淨松欒滿徑可以葺亭宴坐循右出前兩石劃然中分一磴爲布梯地舊立開門一座今將奉漢壽亭侯像爲伽藍以鎮之門右起一頂正圓色正黃欲請舍利建七級浮屠從塔院稍後架平橋度石欄至客堂前又一平橋度石欄抵天王殿之前左爲鐘鼓樓一切瞻禮從此門入蓋實前左以迎生高後中以坐旺虛右前以避煞直至海山門如率然之勢首尾相應海山門陡絕鑿壁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三

成殺縛竹扶闌以升題額則戰掉不可上上則海螺岩四望廓然石塘馬鞍萬峯俱伏周遭有晚秀水簾雪岩諸勝雪岩之旁有乳泉泉上有龍王閣其左登頓數折爲虹橋過橋爲半寨頂居半寨者不能躡而有之遂爲丹霞所有復登頓數折爲朝陽岩頂皆峻遠靜密足水足柴可使行頭陀行樂始阿蘭若者或一或二或三四五僧結茆臥石鏗頭競利星分某布磬聲相答真叢林韻事也海螺墩畔小山插江平坡隙地足以治圃種蔬臨水豎

石坊倚墩構下院爲到岸扶筇下山理穢者作小歇場路旁雜植松竹蔽虧倒景此山三重重涉入一逕獨上旁無岐路早者更顯高者更隱奇而不危蹶而不露若道場遂立敢謂與曹溪雲門鼎分三足爲巔表梵刹冠冕今釋澤願如斯亦菩薩莊嚴佛國中一微塵許事然非畢此一生精力集諸內外護財法二施未易成辦惟同心好道者有以教之時壬寅僧自恣日撰

此濟公入山時初願也暗中攀索聊以適意乃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四

不數年有志竟成崇臺廣榭金碧輝煌爲丹霞大闢生面但隨地制宜有如營建圖略者有審勢面局稍加更飾者有殘缺未備姑俟異日者茲據現在臚列于左

門

山門 樓三間

海山門

殿

大雄寶殿

地藏王殿

盧舍那殿

斗母殿

堂

法堂

方丈

客堂

禪堂

齋堂

影堂

六祖堂

香積堂

雲水堂

隨衆堂

披雲堂

大行堂

檀越堂

老堂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五

樓閣

樓至閣

毘盧閣

藥師閣

準提閣

大悲閣

彌陀閣

兜率閣

正氣閣

華藏閣

龍王閣

寮房

首座寮

西堂寮

後堂寮

堂主寮

教授寮

都寺寮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不

監院寮

維那寮

書記寮

知藏寮

副寺寮

知客寮

典座寮

知浴寮

監收寮

直歲寮

衣鉢寮

記錄寮

侍者寮

寮元寮

知衆寮

客寮

庫房

莊房

丹霞山志卷二 建置

七

浴房

亭

一憩亭

御風亭

延月亭

臺

紫玉臺

憶聖臺

靜室

丹霞山志卷二

雪巖靜室

片鱗巖靜室

龍爪巖靜室

洪巖靜室

霧隱巖靜室

半岩靜室

別峰靜室

桐子巖靜室

塔

舍利塔 海螺峰頂

天竺禪師塔 佛日峰

清歸禪師塔 海螺岩內

樂說禪師衣鉢塔 別峰

角子禪師塔 獅子峰

澤明禪師塔 張天窩

圓音禪師塔 張天窩

一超老宿塔 葉竹岩

下院

丹寶山志卷二

會龍菴 韶州府東關外河邊

龍護院 南雄府城內



丹霞山志卷之三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仝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源流志序

曹溪衣鉢止而不傳非不傳也其傳之者衆也丹

丹霞山志卷三

原流

主

霞地接南華而因緣之盛遂欲與曹溪並峙豈非  
以其人哉然而主法席者則固曹洞兒孫也得其  
源者其流必大不有作者難乎其爲後不有繼者  
莫與開其先羣英領袖百代門庭未易許淺常人  
道一字半字也作源流志

法統

天然昱和尚康熙丙午年十二月初四日入院辛

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退院

澹歸釋和尚康熙甲寅年三月初一日入院戊午

年四月十二日退院

樂說辯和尚康熙己未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入院

丙寅年九月十九日退院

澤萌遇和尚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初一日入院丙

子年五月十六日退院

角子龍和尚康熙戊寅年二月十五日入院辛巳

年七月二十日示寂

圓音梵和尚康熙乙酉年八月初一日入院庚寅

年二月十七日示寂

丹霞山志卷三

法統

主

願來焚和尚康熙庚寅年八月十五日入院雍正

丙午年二月十五日退院

塵異但和尚雍正戊申年正月廿四日入院壬子

年十一月初一日退院

規約

同住訓略

天然昱禪師著

古設叢林尚爲養道向上之士不宜限之

準繩但晚近以來人多中下故重以莊嚴

過望賢俊不妨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要使

入而就理不作事障出而就事不墮理詮

然後以超越之心同於凡小上可踐吾門

尊貴之路下可免流俗褻達之譏同住之

始是用申明幸各洗心毋墜先緒

丹霞山志卷四 規約

三

責損五款

錮其非禮而善類安然後法立始行焉法

華五千退席世尊乃云此衆無枝葉唯有

諸眞實同住首責損次不同住意蓋取此

犯四重責損

犯國法責損

不孝責損

謗大乘責損

謗善知識背師長責損

不同住四十一款

學外道法術不同住

亢尊不同住

好諍不同住

動手相毆不同住

卽教誨行意亦須以制杖

好戲笑不同住

因不明不同住

虧損常住不同住

以常住物私與親友責償後不同住

丹霞山志卷四 規約

四

招攬親故冗員虛糜不同住

非其職分揀舉他過卽極當不同住

如白同見過應舉職事非

他

敗羣亂衆不同住

好遊不同住

懈怠不同住

自立徒衆不同住

衣服綺靡不中僧式不同住

無事不隨衆不同住

除老病

借宿尼寺不同住

借宿無男子人家不同住

受俗人家寄托財寶衣物不同住

廣交非類不同住

傲物不同住

往俗家三宿不同住

一宿擬別

如無父母俗家

一宿不同住

凡有親父母須寄宿附近寺庵如無親嫌別房亦不得過三宿

未經辭衆往借俗人家閑房久住者終其身不同

住卽已辭衆亦須諸人查問

許借閑房與居士習讀不同住

故與被擯未經集衆作法懺悔人往來者不同住

卽外住春婦知而

故留有官事及抽豐僧俗久住不同住

故留一切來歷不明及闕時諱僧俗二宿者擬

騙衆久住者不同住

致失事者責本人理明比責贖例

挑撥是非不同住

私作飲食不同住

除老病

受戒經年不知戒相者不同住

爭競施者不同住

拾遺物不送庫房登冊不同住

非理募化及非常住緣自干本山檢越者不同住

卽外住法眷入山求緣引及于山中檢越者不聽

以常住產業與人及侵占人產業者不同住

結拜白衣人作父母姊妹及拜尼僧作乾娘不同

住

拜盟樹黨不同住

升霞山志卷四 規約

不白師友恣意妄爲者不同住

不發願不同住

不恤初心不同住

不恤老病不同住

好自了不同住

山門三禁

澹歸禪師勅石

酒肉不得入山

婦女不得入山

留鬚長髮之僧不得入山

客堂三禁

不得收畜年幼沙彌

不得寄領俗家衣物

不得借僧寮作書室

丹霞山志卷四

規約

七

格言

知事須知

天然足禪師著

末法以來印學道之上亦有真偽爲志向上者唯  
道是求唯善知識是親一切是非毀譽止如紅爐  
上一點雪耳若一心爲道又一心求便安又一心  
爭意氣則其發心必不切久之稍受委曲便生怨  
情不難借一二題目歸咎知事以爲辭單張本甚  
有生平做處在人耳目不得不托跡叢林文其鄙  
陋打頭入門已非同類知事人若不具眼未免認  
眞責善何異方木欲逗圓孔及其去也亦必借題  
卸罪掩飾同人此禪門過弊全在知事人一眼覷  
破廣納粒包只是不許補職任其去來略不介意  
或者未發心者忽然發心發心未切者忽然與切  
見賢者而思齊耻見客而生愧法固無定入亦難  
知是不可以一日概生平也抑菩薩無窮之心必  
出此歟

行門輕重相準

衲子住叢林辦道而已矣叢林不成則善知識無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所安住又爲所集諸納而提命之然四事不修百職不供則叢林必不可成故欲親教善知識先當令叢林成就叢林成于四事四事舉於百職百職在乎得人得人在乎平心人有所長亦有所短不能相易亦不能相學也長于文理者則必短于筋力長于筋力者或必短于文理文理長者使盡心于典制經畫筋力長者使盡力于趨事奉職二者皆名行門二者平心各盡無所相形則百職修明四事咸備以此安善知識然後規矩行所以潛銷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九

重習道法舉所以開發上流然則衲子忠于叢林者非爲善知識也非爲大眾也自爲而已矣今末法衰微人多浮靡以文理爲禪者以筋力爲行門于是有聞行門之名如三百矛刺心遂使有餘於筋力者不肯爲叢林用反學長袍大帽吟詩作字鬪人呼禪客至于文理粗曉者益自矜足不復進求大事嗚呼以此等輩而欲吾道有所付托不亦難哉究其流弊皆因不明于文理筋力二者之無所短長也出家人爲道耳道非文理道非筋力然

讀經亦可起悟作務亦可發明此乃偕路經過且復途中受用改文理者卽以文理發舒如明教覺範洪中峯本是也筋力者卽以筋力示訓知牛頭融百丈海石頭同是也二者既皆可以入道皆可以爲道則何苦分別輕重而不竭力于所長以爲叢林勸事之效以爲自己陶鑄之地乎然山僧近又遣文理者習于筋力使知手足艱難復遣筋力者習于文理使知心思匪易要使二者無相輕然後各安于其便總之平心爲道毋相蹈時弊則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吾門有賴矣

平氣

盛氣不可以加人賢智之士以理自勝以善勉人尤宜慎之嘗見盛氣之下能使施者見理而不見氣見善而不見氣而受者則已見氣而不見理見氣而不見善果若是也則施者徒費心力而受者益增障礙何益之有且氣盛極則疑于嗔本欲以善與人而反成是非此皆賢智之過非學者之過也若必深求學者受其善而忘其氣則學者居然

賢智且不勞賢智之訓誨之矣

止勞詩

菩薩行願舉天下叢林一人擔荷之而非分外次不可稍有德色若有德色則賢而無才者必不能安不安則愧愧則勉強從事從事而力不副心則必思去此風一起久之必盡有才者方能居之天下才而皆賢者少才而不賢者多使叢林之中多仕才而不賢之人其爲害可勝言哉然其端皆始於擔荷叢林者一念之德色可不慎歟所以菩薩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七

行行勞歸一人而不使自已知之况可使他人見之乎况猶可以自勞而責他人之不勞乎抑叢林中若有真正菩薩自是德能感人人各有心非口舌可激其必以口舌相激然後出力力必不盡心亦易疲也總之實德實行自己做事不必勸人而勸人亦在其中此萬萬不爽之理也

毋急說

凡在善知識門下久之未有所見聞藉此以爲入道之資則可以爲學問談柄則不可甚且遺氣

過人不輪相信與否觸着便病則萬萬不可夫道如大海廣納百川而無震蕩之色不若小溪狹港之游游淺淺也所以真正有道人衆念已非其所應語則咄咄不出諸口及其臨衆也如泰山之安其有言也如長江之瀉故終日言而無口過終日行而無身過古之大人應不出此吾欲大衆自今伊始毋爲彼小家子之所爲抑法門幸事也

慎憎愛

憎愛之病不特在世俗吾門亦有之但其愛在賢者其憎在傲士故不覺其愛憎之非而益持於其所往耳是則豈惟傲士無益即賢者亦無益也不若賢而知其所短傲而與其所長知其短以爲攻玉之資則愛爲樂善而非私惡與其長以爲同事之攝則憎爲摘瑕而非嫉惡魏之曲成萬物而無棄人此吾道之貴菩薩所爲標燭其心盡未來世而不少易也夫

恤老病

吾人愛物樂羣是第一種好事而敬老恤病尤爲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王

吃緊人至老病其望人之加意厚念不啻饑之思食渴之思飲彼求之急此應之緩猶且不可况應外視之耶抑老而賢者則其志愈堅定其心愈休歇德既可仰年復當尊假其不肖也改悟難俟之他日昏瞶且逼窮年是不可啓孰可懲者若乃病苦櫻身與死相近上善之典型難再下士之遷善無期仁者於此寧不惻然至于因果福田且不暇論矣

謹言

丹霞山志卷四

雜言

五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儒者猶傷之况吾門乎說得行不得篤論猶慎之况雜語乎禪堂齋堂庫房客堂諸處三個五個不是量衣定是較食一句清話又一句謹談眨眼便過一炷香一兩次便是一日光陰如箭人命無常亦曾念初發心時何等期許道叢林住三五年那叢林住七八年口頭佛法精通心裏生滅候舊當得甚事惟着阿誰甚有好談俗諦習念復生議論傷時是非易鼓此豈吾人明道保身之理尤願與大衆勉之母虛此好時也

損傲

凡藝之可學而至者不足以傲物也其不可學而至者又非傲物之具也學士而至于士學農而至于農學工商而至于工商學才謀智勇而至于才謀智勇其不至者未嘗學也未嘗學則其學必至也以所學驕其所未學則亦人相福而已矣天下惟道不可學而至也不可學而至則學窮不可學而至則至而不至至而不至則至亦窮則智故無用至窮則畛域無垠天下未有去智故忘畛域而猶語于驕人者也然則吾與大衆相勉于不可驕之地斯足矣古云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无自價回光出世大人固當如是耶

禁奢

吾儕尚不能不取資于金銀菽粟者大衆衣食四事所從出也故爲監寺化主從大衆起見得作衆事若一人之身無饑寒之累便當絕志攀緣不特吾門孤高眉目自愛嘗見世間達士猶能貧賤驕人審其胷中不過無求二字遂乃介然行之矧而

上此更有道之可樂耶末法俗行日遠典型習而不覺布素可暖而必求絹帛蔬食可飽而必求美味飽暖粗足而必求廣畜深山窮谷豈無有道頑德衣不充體食不聊體我獨何人而坐享若此莫謂世傳田宅遂爾應受當思其始皆十方檀供昔爲大衆養道之設今爲數人縱欲之資稍有心者寧不悚然吾門觀此所當切戒但有相類便須痛除以爲遐邇法則不宜偶一同之使若輩借口實也

丹霞山志卷四

各言

五

### 伐同異

同異非道人之心也况權實大小之乘皆爲方便因緣時節之偶關係根機道無高低人自分別于分別中而欲註爲定論何異日中懸影鏡裏迴形將欲藏而彌露耳我世尊四十九年闢法不曾說着一字後在百萬人天前拈青蓮花始露本懷此佛佛相傳祖祖相授同一法式其下頓修修此漸證證此隨所用心各有樂處法華所謂化城也然則權乘何妨妨執着耳執着則滯于途路不執着

則終有所歸聞在途路而思鄉井未聞反詆毀鄉井而猶能辨歸計者此理易明不必多辨我輩學道凡聞謗法只宜憐彼無知不宜稍伸評論且權小中若有真人亦自敬慎其妄肆人我者皆浮暴之輩不足與議也

### 忘非省過之難

古人云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還須漸漸除旨哉此語自非大人孰能免此彼以是爲非毀他自譽諸無愧怍者不必論矣即使過在他入于我何與

丹霞山志卷四

格言

六

揆之菩薩之心相應勸導亦必旁引曲諭唯冀樂從一以正辭不顧其安君子稍以爲失而况向張說李背東指西你唱我和以爲樂談是尙足爲大人乎且古亦有言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汝問我惡惡不從善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信斯言也則一切是非盡同幻夢實之前人已無作者而我猶區區指之摘之則過不在人而反在我一切萬法從分別生蓋謂此歟攬盡他非以爲已過絕大極重苦不自覺苟有相告真當何如猶然革而不革

以下原缺



丹霞山志卷之五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南纂修

丹書 今龜角子

棲賢 今遇澤羽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宗旨志序

聖賢仙佛是一是二具大手眼人當必有參同契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異之旨故吾儒亦曰西方有聖人其心同其理同也然使針鋒偶錯便是外道真正作家豈容被他人瞞過耶第今日而稱法王路上座者如千層落葉積不可掃安所得心心相印者爲之挽狂瀾于既倒也哉野狐禪販余茲懼矣作宗旨志

丹霞天然是禪師語錄

康熙丙午廣南韶諸郡幸官檀越暨本山頭首大

衆啓請住持丹霞山

師于本年臘月四日入院上堂

師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恭惟

今上皇帝伏願萬壽無疆承上天之永命兆民允

賴運大覺之慈心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合朝

諸王大臣本省藩府文武宰官伏願體一人之弘

護鼓吹皇仁奉三寶以柔和莊嚴佛土又拈香云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此一瓣香奉爲廣韶南當道鄉紳孝廉文學伏願身居宰執餘光照耀山林心合真空隨緣左右王國又拈香云此一瓣香祝絕全機而非劫外繁興大用不落今時拈來只在富人放去普熏法界端申供養

前住華首臺上先師空隱獨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乃敝衣就座監寺出拈香畢大衆禮拜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僧出問問出優曇希有哉法苑吹起動巖隈丹霞不改天然勢顯見吾

師真再來會下宰官居士山中諸位耆宿恭迎和  
尚人此山爲第一祖佛祖位中且不問兒孫脚下  
事如何師云長老峯高進云歸于窟中無異獸梅  
檀林裏沒處材師云羣衆列下進云男兒自具頂  
門眼師云新新條令賴汝流通便打進云承恩有  
分便禮拜師云吽吽僧歸衆僧問西來祖意即不  
問丹霞弘建法字峰嶽恭迎和尚到來宗風大闡  
今日伐鼓鳴鐘大眾請師高登獅王寶座說法利  
生如何是利生一句師云貝葉翻雲白進云大似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浮雲開日師打云何不領話僧擬進師云山禽喚  
樹青僧禮拜歸衆僧問古人道我若舉唱宗乘法  
堂前草深一丈須要倩人看院始得和尚今日初  
住丹霞高陞法座未審作何相爲師云有問不可  
無答進云即今大眾合作麼生師云再答亦何辭  
進云即今大眾承當得麼師打云何不轉身僧禮  
拜起云和尚若一棒賴是某甲若是別人帶累不  
少便禮拜師不顧僧問今朝新法院原是舊丹霞  
即今鐘鼓齊鳴請師登法王寶座聖凡交集人人

仰格外風光賓主四分即不問功數五位率如何  
師云不可無此一問進云如何是向師卓拄杖一  
下如何是奉師橫按拄杖如何是功師右邊打如  
何是共功師左邊打如何是功功師當頭打進云  
五位已蒙師指示三根普接又如何師云日午打  
三更進云祇如戴角擎頭口吞佛祖眼蓋乾坤納  
僧又作麼生師云瞎進云果然施設超今古千載  
今人仰作家師云不勞贊歎僧禮拜歸衆師乃卓  
拄杖一下云天然自是住丹霞今古殊同聽作家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四

遠岫千層朝座直平江百里遶門斜大眾趨臺賞  
麼若乃鑒賞不妨人得丹霞門升得丹霞堂大眾  
卽長老僧老僧却不是大眾其或未然日日丹霞  
同門出入同堂上下老僧卽是大大衆大眾且不是  
老僧與麼舉揚猶是門庭施設老僧三十年笑具  
且從今日止須知深山裏更有好商量麼帶霧鋤  
雲去穿蘿拂月回卓拄杖一下維那白椎云諦觀  
法王法護王法如是下座

棲賢請舍利還山上堂

僧問云黃面老子不識好惡無端向棲賢出現帶累丹霞手忙脚亂假如未出現以前還放光也無師舉拄杖云者一類非汝諸人瞻仰所及僧以手斫額云爭奈即今何師云全賴開繁流通進云元來不值一文師展兩手云吽吽僧禮拜師乃卓拄杖云我佛世尊常住在世無有變易所以拘尸那後神光入斛正表此瑞廣示人天各各自知我佛世尊常住在世不同滅盡震旦自耶舍尊者貨鐵金輪分造八萬四千流通此土一十九處嗣後神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五

僧携來無可紀極今夏棲賢古塢從地湧出我老僧實念嶺內遙致瓣香恭請三分之一首鎮丹霞次及海幢端爲王臣宰官長者居士大作福田大衆者是我佛世尊廣大精微照天耀地祇如老僧與諸大衆本分上亦還有者廣大精微照天耀地麼舊豎拄杖云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觀一卓座下戊申元旦付滄歸釋監寺似千壁典客上堂師卓拄杖左右顧大衆云元是舊年人却看新曆日曆日年年新儀渠刻刻故既刻刻故爲甚麼總

向新年新月新日裏相見一輪紅曜安知歲鏡裏森羅不是空卓拄杖一下復云世間出世間唯有正氣人難得正氣人而能透脫從上來事方可主張佛祖表率後昆今日元旦特爲人天拈出以竹篋子付釋監寺壁與客云者箇是汝等四十五年前成就底老僧不過作個證明且道證明箇甚麼眼見如盲口說如啞一條拄杖兩人扶筆頭口頭棒頭一任七七八八卓拄杖下座

戊申七月十五解夏付樂說辯直歲上堂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六

僧問誰是當觀第一義者師連打進云惹起寒山拾得笑月吟風便禮拜師橫按拄杖僧一喝師云亦自威憚只是你不知下落僧呵呵大笑歸衆問條條綠柳垂烟朵朵碧蓮含沼夏末秋初卽不問今朝解制是如何師云橫眸直覷進云三千七百則作一句子還有道得的麼師云左蹴右翹進云盡大地是一隻額卽今現在大衆身向甚麼處著師云幾人於此茫然進云幾多善知識道不得底句子和尚又作麼生商量師云不可又作悄然會

進云無舌人解話無手人行拳者兩個漢因甚麼  
不人戶師一喝僧禮拜云恁麼則處處綠楊堪繫  
馬也師云看脚下師乃云夏初時有一則公案要  
與大眾待解夏時別通個消息今日解夏且道消  
息作麼生通以竹篋子付下辯直歲復云人人盡  
有王喬骨度得洪波便是仙歲山衆提起竹篋云  
裏頭老漢向者裏道得一任留下道不得付之火  
裏師云開黎擔荷在柳裏進云果然道不得行者  
快將火來師云且禮拜著進云恁麼只得隨例顛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七

倒去也遂作禮師云謁影堂去便歸方丈

已酉元旦舉遷歸釋西堂立僧上堂

師陞座衆禮畢僧出以手作則相云上好新年金  
雞已唱法鼓未鳴方丈未陞寶座時還有佛法也  
無師云新年頭佛法且置昨日底問將一句來僧  
禮拜師云猶是今日底作麼生是昨日一句僧擬  
議師打云情知汝會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僧  
禮拜退師乃云青陽布令白種流光朝宁呈祥山  
林滋慶我別傳寺裏趁時及節一同舉似要酬人

天頌望諸人還知麼海幢映翻舊家聲丹石侵臺  
今又榮推出楊岐還大教百華聚裏有難兄卓拄  
杖云大教送新西堂進寮下座

辛亥僧白恣日付角子龍侍者

師陞座顧左右曰大衆水牯牛一夏以來水草還  
足麼水牯且置喚甚麼作水草若向白茫茫青黯  
黯總不是你下口處都無下口去且不可住亦奚  
爲不去不住一條索子不肯與人却在自已鼻孔  
裏縛殺當復怨誰卓拄杖云丹霞一條鼻孔索子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八

一時拽脫既不與人亦不自縛特地牽來未免嘆  
怪且道喚怪個什麼祇爲露布人前索性拈出要  
使天下人疑着以竹篋子付龍侍者龍出衆壁起  
竹篋曰靈山會上迦葉親開少室峯前神光得髓  
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則不無祇如承授不及一句  
合作麼生師曰東溪西溪一任隨分進以手掩師  
口曰情知老漢道不得人天衆前不如禮拜蓋裏  
却師和聲擲曰切忌不見得進作禮師曰吽吽道  
掩耳歸衆師復卓拄杖曰大衆看

老僧有毛還在  
麼喝一喝下座

丹霞歸釋禪師語錄

康熙甲寅春大衆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恭惟今上皇帝惟願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又拈云此一瓣香奉惟護法檀越惟願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萬民樂業天下太平又拈云此一瓣香焚於一林不但大地衆生命根俱斷亦令天下老古維鼻孔纔熏掃踪滅跡今日操入室之戈俱養

現住廬山歸宗堂上本師天然是和尚用翻法乳第一座白椎云法筵龍象衆常觀第一義師云才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九

說第一義却須要與一提僧出問無邊刹土者一指端畢竟是同是別師云者裏討什麼同別僧一喝師云未有主在進云和尚前言不顧後語師云恰被關黎道著僧又一喝師云且去別時來進云還有一者在師云一向畱與關黎僧問和尚多時住此山今日深居丈室還有法與人麼師張口云關黎且道病僧有舌頭也未進云重翻貝葉開還合暗裏點頭事不疑師云舌頭生也良久云還說個什麼即得舉僧問法眼如何是沙門所重法眼

云若有所重不名沙門師云即今人人有個問頭未免各有所重病僧纔見你有所重便與拈却且道病僧還有所輕也無到者裏稍有顧盼便成大病說個不顧盼又是大病了得底人千念萬念決定不流入第二念不是無念祇是不相續於相續中而無相續不相續想者不是你一時湊泊多年踐履得來須是悟始得悟須是一踢到底始得不見俱胝和尚得天龍一指頭禪隨問但豎一指別無提唱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人知玄沙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十

老婆心切救得一指頭不知玄沙也祇替俱胝下得個註脚大衆者祇是個註脚俱胝一指須又是阿誰法脚大梅會得即心即佛不啻他非心非佛非心非佛祇是即心即佛註脚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祇是即心即佛註脚即心即佛又是阿誰註脚直饒你過了轉句過了半提到得向上全提時節也祇是箇註脚且是阿誰註脚大衆我者裏要註脚即有要本文即無你待向者裏討本文便是禍事你討得本文了須拋向腦背後別作生

涯若是向本文上左顧右盼一發是禍事也大衆直須與麼委悉好復舉雪竇化主省宗問興教坦和尚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云者是全部底注脚他却有陷虎之機也須還他個屠龍之手興教云鷄足峯前風悄悄然師云胡蜂猶記舊時窠省宗云未在更遣興教云大雪滿長安師云猛將却返家中處所以省宗便云誰能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教興教下座請省宗重理前話至未在更遣處出語云我有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七

三十棒寄你打雪竇省宗纔拜大衆若不會興教後語玄沙便拘折指頰也祇做得俱胝一半注脚你不曾得玄沙只一半你會得俱胝卻完全作麼生是玄沙一半杜鵑枝上月三更作麼生是俱胝完全蝴蝶夢中家萬里大丈夫兒寧可向俱胝句下生不可向玄沙句下死若更徘徊自是你機性遲鈍不干病僧事遂合掌云去年九月承老人有命今日畧赴個時節用申同向大衆客聽主裁自多陳謝子傳父業不用承當且作麼生是不用承

當的句喝一喝云話墮也結搥云諦觀法王法王法如是下座

戊申元旦付法秉拂指座云不是此人難登此座舍利弗作禮須彌燈王不是此座難坐此人釋迦如來須到金剛地上卽今牽一頭驢子上去又作麼生乃陞座云東也不生西也不殺前也不明後也不暗呵呵笑云一安一穩卓拄杖一下便起云天然老漢好則劇卻喚漕歸來秉拂撒尿撒尿有甚難有人嫌我太狼藉召大衆云直歲在麼曰在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圓頭在麼曰在田頭在麼曰在知山在麼曰在行者人力快將糞箕苕帚一齊挑一齊洗刷好生收拾今日漕歸上座沒漸嫻病了也下座

臘八示衆世尊日觀明星悟道後來有許多老古錘一橫兩樣向者裏瞥地去各得安樂豎起拂子云還見麼今日五更風雨烏天黑地且喜一時證據一時埋沒

師示衆舉一老宿門上寫個心字窓上寫個心字壁上寫個心字一老宿云門上只寫門字窓上只

寫窓字壁上只寫壁字又一老宿云門上不消寫門字窓上不消寫窓字壁上不消寫壁字師云者三個漢一個奸巧如一個爭奈越奸越巧越貧窮都盧笑破他人口我者裏門也無窓也無壁也無寫與不寫向甚處着召大教云濟歸與古人是同是別三個夜又奈何不得一個窮鬼一個窮鬼奈何了三個夜又更問如何歸堂喫茶

示衆正月一一顆山茶透寒雪二月一千紅萬紫呈春色三月一杜鵑叫落千山月識得一萬事畢

丹霞山志卷之五 宗旨

王

饑來食飯困來歇所以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衲僧得一禍事臨門大教既得一了爲甚麼禍事臨門太平本自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浴佛日上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被後代兒孫喚作傳語人即今坐立儼然不用指天指地更無一人免得傳語之過你便免得做傳語人免得做寫畫人總做了寫畫的人依舊是傳語的人大衆世尊生下邊手指天一手指地此是第一

幅古畫後來在庠場陀國拖室令阿難門外傳持此是第二幅古畫最後來在娑羅雙樹下示涅槃相此是第三幅古畫者三幅畫描盡古今人人都道千金難買到我者裏一文錢不值近來却收得一幅文殊三處過夏大迦葉飲白椎擯之纔舉起提忽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槌不能舉大衆此乃點睛之龍破壁而去你若眼目定動却是未得點睛鱗甲爪牙雖然具足猶靠著一堵壁在便下座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古

南雄還山上空舉百丈有僧哭入法堂云父母俱喪請師還日丈云明日來一時埋却師云病僧往南雄奉慰陸孝山大夫且作麼生說個一時埋却的道理際中塵影日紛紛叫殺蒼天總不聞舉手提胸云若我嚴尊在日不致得如此無依無怙良久顧大衆云汝等從來不曾有一點眼淚都是些鐵打心肝卓拄杖下座

上堂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便墮了野狐身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後百

丈云不昧因果便脫了野狐身五百生前後兩個  
老古錐都只道得一半若有道得完全句的我讓  
院子與他住衆無對師云若無山僧自道去也便  
下座

上堂以少方便疾證菩提無並三千大千世界林  
爲微塵一一塵有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一一世界  
有無量衆生一一衆生身中有無量諸佛出興一  
一佛出差別法門作無量廣大佛事經無量不可  
說劫卓拄杖一下云若出得者一下我爲汝諸人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主

入拔舌獄還信麼自笑云著甚死急

丹霞樂說辯禪師語錄

康熙丁巳臘月二十八日大石頭首諸職奉前住  
持庵和尚命從教授寮請法席據室丈室端居  
曲衆高據通代相承宛然流布別作生涯徒誘使  
偏今此室中更不閉戶造車管甚塗轍合與不合  
尋常重門洞啓一物也無要與龍宮關富不是神  
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畢竟何從置得卓拄杖云  
若向者裏捉敗任奪樂龍領珠設擬回頭承當早  
已白雲萬里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主

戊午元旦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名純一貞實恭  
惟今上皇帝聖壽當當常住法身自然世道還昌  
法輪常轉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名如意寶雲奉爲  
國王王子大臣百官紳衿士庶若僧若俗以至九  
有四生隨其志願各得滿足再拈香云此一瓣香  
過貴卽量過賤卽賤不是龍涎亦非鷄舌祇是個  
甚麼團套兒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遞代提持互相  
頂起直得眼底火似星流嘴邊沫如湯沸今日依  
樣葫蘆信手拈來供養匡廬山長本師天然是和



尚用酬念繫籊兒咒之狠心欽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重閣門開六卷道殿唱個山謠提條鐵棒不是知音徒勞瞻仰衆中莫有滅狐種族者請出相見二僧齊出作禮師云你者兩個猩猩恁麼出來早已不若便也一僧云正是和尚見處次僧云來看猴王舞師云一得一失蓮云者裏還有商量處麼師云問取他僧以手回指云窓外青山遠師云未夢見在進云片片梅花香白雪枝枝楊柳關黃鸝師云好詩句乃云赤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志

體生成行者孫強加冠珮混梨園何時脫却籊兒去肅月吟風面目存嘆你者老孫休打妄想不見道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良久喚大衆云汝等須知此處無當場之人現前無觀場之衆一個爐赫虛空亘古亘今未曾移易一絲毫不妨當場底當場觀場底觀場當場底既是戲難道觀場底便不是戲麼觀場底既是戲難道不觀場便不是戲麼誰知盡蓮花海藏十方微塵清淨國土總是一大戲場其中四聖六凡但具含靈總是演戲的人現作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時便唱個十方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底曲子戴起花冠便唱個三賢十地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底曲子圓却頂方却龜做個自了漢便唱十二因緣苦集滅道底曲子現作人天勝相便唱四禪八定五戒十善底曲子現作三途劣相便唱貪瞋嫉妬邪見我慢貢高底曲子曲本千般變相萬種祗爲向此場外更無立命安身處以此亘古亘今無有下場時節你等觀諸世間最尊最上莫如黃面老子祇克得個大淨欲要完結者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志

個壇場少他一脚不得所以當日在菩提樹下明星現時便自圓音高唱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引得無限人傳將去學將去都要唱個大團圓作了場至于最苦最劣莫如飲銅食鐵之徒亦祇是個丑脚一朝被黑面老子逼拶將來欲進無門欲出無路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正好放身命處忍耐他不自覺知所以調達從旁恐俊不禁伊高叫云我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雖則爲他點砂爭奈令者些當場觀場底直下瓦解冰消連芥

戲場幾乎被他推倒了若是別出一手眼另具一腔調則歷代據曲衆床阿師到做一個生脚却害解清唱我老孫曾有一偈贊他云分明拍拍別宮商不與時流較短長自有千期音外賞雙雙携手過河梁其餘勝劣諸種類總是些和伎之衆就如卽今者個場中天然老漢五年于茲唱個滾字曲時常提起箇種兒要一切人都落在他圈套裡偶撞着一箇半個却被他熱瞞我老孫濫叨半個之列且道酬恩則是報怨則是又前住持法兄老豆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九

皮宗從開山至退院足滿一十六年賣盡心肝腦破指爪入淨入穢現慈現威或高提或垂手直把雪曲作巴歌唱又把巴歌作雪曲唱成了一部曲喚作徧行堂集中間不下數十萬言實不會挂搭個元字脚我老孫于此多年也嘗被擡擲今日承虛接響唾些野狐涎直將狗尾續他金貂要且無痕跡代大匠斲不徒傷手還要斫一切人鼻我直教當下打失不拔一毛現諸種種且道是戲場不是戲場是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如今人多師上

時下擡時分別其面目孰爲真孰爲假似三生六壬奴係你辨別不出縱辨別得亦非真的你等要識真面目麼良久云骨毛八字打開鼻孔大頭向下等閒關日完成不煩更唱哩囉結尾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金佛可度爐木佛可度火泥佛可度水眞佛終不向內裏坐何以故聽舉一絕作證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柳花濃若非羣玉山頭現會向瑤臺月下逢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結冬上堂僧問選佛場中何者是佛師云錦水長流碧僧打圓相云且道者個是同是別師云丹山冬復青僧顧左右云大衆還有差別麼師云露柱爲汝辨取進云總是者個直放在紅爐裏師云墮落着毛進云和尚爲什麼戲有者個在師云祇爲汝有者個僧拈起袈裟云放下了師云好則好進云全憑妙指發本清音師云不是不是進云也須獻過僧問釋迦未降皇宮儒道國已治石磬一枝箭今日正好隨撞接引師云穿却你鼻孔僧一喝

師亦喝進云大地衆生若動着一箭還射他一羣師便打進云光明照世間慧劍定太平師云收取好問佛卽是衆生衆生卽是佛除却佛與衆生觀面事如何師云南山虎鼓大垂進云今日結冬大衆未有進出爲甚麼堂內不知堂外事師云祇爲少點檢僧頭足一喝云某甲分中全無半句着毛上鼻孔裏二六時中與和尚是同是別師云錯過多少進云羣生喚作得空王無底載滿擎將歸師云却須仔細乃云丹山劍結此冬期轉開張叔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燒誰個個直饒生鐵鑄看來早已墮鬚耆大衆一期之內依佛所說以大圓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未免分作兩派不知從無始劫直至盡未來際其中四聖六凡若行若住若苦若樂從不會頃刻出大圓覺外定俟期場始安居平等性智尋常期前期後佛敎裏燒香山門前眺望山峙川流烏黑鴨白便非平等性智麼然須直下倒斷若不如是饒他掩室摩竭杜口毘耶三處安居九年面壁纔是掉棒打月未有親切處今日丹霞結期不

過處個聯節兼承回山王大護法特設普齋爲結般若緣便是提撕等語汝等若向長連床上監起春梁鼓着眼睛與彼昏沈魔掉拳魔煩惱魔莊此魔及諸聖境界魔對壘抵敵一回前一回却卽得一勝勝去早是個不啣嚼漢倘要做個志氣丈夫便須如彼大將制敵于數千里外擒將于百萬軍中動則旋乾轉坤靜則河清海晏且得怎麼作畧天下一任橫行如或未然且按牛頭食艸法也審豎拄杖云怎麼也不得不怎麼也不得怎麼不怎麼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麼總不得算吞海水盡怎麼也得不得怎麼也得怎麼不怎麼總得露出珊瑚枝頭着裏是甚麼所在說得與不得都拄杖下座

上堂牆壁土塊露柱燈籠還有佛法也無有則頑然無靈無則法有少剩向者裏道得個親切句像季道法庶幾有賴

上堂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怎麼則德山棒臨濟喝未免浪施金牛飯趙州茶一任去取祇如日用措手不及時盡千接

落地礫子却成了七片畢竟請說在甚麼處到者  
裏莫道無事生事好

解制示衆僧出問師默然一僧復出問師亦默然  
良久乃云沒個儘漢據此曲衆只須一夜暴風疾  
雨把條殘性命幾希累殺更有甚麼餘身心爲汝  
等說佛法況是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收拾過殘  
春

丹霞澤萌遇禪師語錄

康熙丙寅年十一月初一日海幢樂和尚本山兩  
序大衆請師入方丈至大殿云佛之一字我不喜  
聞權施三拜掩寒旁人章賦前云現在示護法身  
未來作樓至佛丹霞無別商量祇要僧稠行密伽  
藍前云聚林執事撐持佛法拄杖擔荷或有魔外  
來侵遂拈香云藉此一片微誠全賴維持擁護祖  
堂云一二三四五父子祖孫成夥於中有個慢最  
深遂插香云玉石俱焚難怪我據丈室卓拄杖云

一竅不通八面玲瓏伎倆已盡紹佛祖風且道是  
甚麼人境界良久云五鳳樓前擔屎漢千峯頂上  
釣魚翁上堂指法座云不是曲衆木床亦非寶華  
王座蓋爲業債相牽惹得坐監坐舖左右顧示云  
欲求筆下超昇全得諸兄照顧便陞座拈香云此  
一瓣香至尊無匹至大無方蕪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震宮衍慶伏願仁  
風浩蕩普天承化育之功德澤汪洋大地蒙鈞陶  
之治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生來靈秀出處精明熟

向爐中奉爲蒲朝文武圖國公卿本省當事郡主  
邑侯各衙護法合縣紳衿伏願世世生常作王  
庭柱礎在在處處永爲佛法金湯並本山耆宿執  
事諸公同悟心空及第各盡普賢行門復拈香云  
此一瓣香不萌枝上拈來藏在無陰陽地曾經羅  
由滄沱浪擺脫天羅無奈猶遭洞水淹難逃業網  
今日向人天衆前拈出鼎中供養傳曹洞正宗第  
三十四世本師天然是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  
喝一喝云莫寐語喚甚麼作法乳便就座維那白

丹霞山志卷五

宗古

美

椎云法筵龍象聚當觀第一義師云好個第一義  
被維那一椎擊碎或有沒分曉的向第二第三頭  
出來互相鈍置一上也不爲分外良久乃云甘心  
他報爲驛馬不愛今生便作牛怎奈業緣無避處  
硬加駟策結冤仇冤仇已結正好聚頭你既不放  
過如何我便休無孔備逢龜拍板大家賣弄不知  
羞破砂盤隨時補綴沒絃琴重整徽猷拈定不圖  
熱鬧任他點首提頭堂頭累累我也當忍受不  
應辜負良倚止道誰是良倚令利塔雲中吟聖大

雄殿再造難忘紫玉臺推敲寂寞錦江水哽咽微  
茫晚秀嚴憑空欽翠雙鏡池涵碧寒光長屹峯鈍  
置不少海山門大笑一場且道笑甚麼說道前代  
斯文多不見吳儂木訥強登堂復舉寶壽開堂三  
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爲人非但瞎  
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便歸方  
丈師云壽幾上堂賊身已露聖推出這僧師云不  
是好心壽便打師云看孔着楔聖云與麼爲人非  
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云爲

丹霞山志卷五

宗古

美

人須爲徹壽便歸方丈師云救得一半師云古人  
與麼作畧丹霞與麼批判且道爲人在甚麼處復  
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結椎云諦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結制上堂左右顧視云諸方今日大興征討丹霞  
這裡偃息旗鎗但得國家無內賊外寇敢不歸降  
蓋爲年來法運衰微人離古道叢林流弊沿襲成  
風結制啓期以作門庭故奈遊山玩水也稱訪道  
尋師殊不知三學染爲三毒十智以被十纏精進

化爲懶惰解脫日就慳貪忍辱恒常不見無明轉  
處現前作務便稱常住不信自極福田卽就位居  
師席不能勉力身先上下互相欺誑何嘗仰副先  
賢山僧同坐此病實帶幾分汗顏今若循其覆轍  
是欺佛祖龍天諸公各自努力良馬不用加鞭傷  
有人道若不結制參尋如何了脫生死山僧款款  
地向他道你若不把從前諸妄息欲超生死到驛  
年去下座

臘八日陞座良久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心法無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二夢境一如昨日知客昨脫維那進白方丈謂是  
明晨臘人舉此舊例不覺夜來得箇消息舉似大  
衆夢見陞座云年年臘月八個個眼睛豁今夜雨  
漫漫大家沒搭煞作是語時卽見現前大衆個個  
有毛尖上放大無量光一一光現千百億釋迦一  
一釋迦化無量舌一一舌出無量音聲一一音聲  
說道奇哉奇哉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皆  
因妄想執着而不能證却被拄杖子聽見便道聖  
曇聖曇爲甚麼壓良爲賤且道智慧德相與妄想

執着是一是二而我世尊直是無言可對依舊歛  
光走人諸人背毛裡去了大衆試定當看畢竟是  
一是一是二若定當得出與你濃茶一椀兩個米糲若  
定當不出亦與伊濃茶一椀兩個米糲爲甚知此  
不見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遂起身運卓拄杖云  
切莫錯會切莫錯會下座

除夕才涼德薄住丹竈七事全憑舊作家此夜幸  
無追宿通一堂和氣度年華山僧纔作是語祇見  
現前大衆便爾喃喃囁囁說道古人匡徒領衆催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天

以本分親切爲人所以將臘月三十夜喻爲死日  
蓋謂如人負債相似約來約去約至年窮歲暮無  
遑避處強者先牽今日丹竈值此時候不以本分  
究竟開示同人作兩聯謙光好語圖其塞責山僧  
聞此議論喜不自持便爾合掌贊言善哉善哉但  
願諸公長有此論則山僧可以高臥七事可以無  
憂何爲如此不見道耕也饒在其中伏惟珍重  
中秋小參古人道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諸人如不  
信打破普請看與麼提持可謂正偏兼至理事全

該檢點將來未免話作兩截令人向圓向半去摸  
索今日丹霞不惜口唇爲渠打成一片去也天上  
月圓人間月半月半月圓不隔一線且近不隔鄰  
一線良久云兩個五百元來一貫便起身

佛誕陞座良久云古古今今四月八天下叢林開  
耶耶衲僧個個頂門開迸出一尊小悉達卓拄杖  
云看看雲門大師來也遂拽杖下座一齊打散復  
陞座召衆云祇如一齊打殺餓狗子喫貴圖天下  
太平且道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衆不對師云屈捧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打人永不翻身便下座

解制小參拈拄杖云昔日開爐不作開爐之套今  
辰解制莫登解制之堂不作開爐之套故不擇鈍  
鐵精金莫登解制之堂且留住衙霄俊嗣或有個  
孟浪漢便道男兒脚下無拘束南北東西任所之  
去便隨你去途中忽遇見沒尾巴的大虫切莫道  
我會見過丹霞長老來何以故諸增上慢者聞必  
不敬信更有一絕送行長途幸爲自珍惜春雨如  
膏行路難陸防泥滑水防灘世間那有皮寬樹顛

使諸賢心體安遂歸方丈

丹霞角子應禪師語錄

師于康熙丁丑夏月在江西廬山棲賢禪寺受仁  
賜諸大護法暨門山蒼宿請住丹霞山別傳禪寺  
戊寅二月十五日入院

山門大解脫門八字打開要入便入不用疑猜且  
作麼生入舉拄杖顧左右云大須照顧腳頭脚底  
伽藍錢錢豐盈僧行稠密僧是門庭建立邊事永  
鎮山門恒扶正法還古道于名藍毋使妖魔外道  
得其方便全藉威神之力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主

佛殿若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是人行邪道不能  
見如來不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且有新長老作麼生與釋迦老子相見  
良久云露

韋馱遠承遺囑護法安僧且道法作麼生護僧作  
麼生安舉香云如是而護是名真護不如是護是  
名邪護

香積未轉法輪先轉食輪爲衆竭力彼此殷勤  
祖堂祖禪不了累及兒孫兒孫不了累及祖禪二

俱有過且道過在什麼處不是同牀眠焉知被底  
穿

據至據此室行此令直饒鵲眼龍睛不免向者裡  
乞命卓拄杖一下

上堂拈護法疏云無量義海三昧門總在檀越筆  
尖頭上花擘去也只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未正  
法輪拈本山大衆疏云冤有頭債有主要得契券  
分明者便是證據

指法座云者個凳子尋常要坐便坐任是須彌燈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主

王到者未免一回懺懺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  
恭祝

今上皇帝聖壽萬族萬歲萬萬歲伏願四海清平  
萬民樂業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本  
省當道本府本邑宰官紳衿孝廉文學惟願常爲  
國家柱石永作法苑金湯此一瓣香奉爲開山繼  
席同門兄弟列位和尚惟願不忘本誓共作舟航  
表率後昆流通正眼此一瓣香奉爲過去現在普  
宿惟願人人達本各各明宗此一瓣香二十年前



早已薰他鼻孔今日未免重燒薰白爐中專中供養卽此堂上先師天然耄老和尚用醃法乳之恩飲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卓拄杖云若論全提直須衆却咽喉放開一線始有激揚作家禪客出衆相見僧問離樓賢石人峯送出山門且道還有去相也無師斃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長老迎歸又室來相又作麼生師云要識真金大裏看進云只如不去不來未審和尚在甚處爲人師卓拄杖一下進云恁麼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則雖提新祖令又是舊家風師云有煩開聚贊揚問兼峯一句無生曲節扣相催到于今法社荒涼憑師力高提祖令又重新向上宗乘卽不問遠客還鄉事若何師云遠山青縹緲進云古人道有一人不離家舍有一常在塗中畢竟此人如何接待師云近水碧波潏潏進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卽今鐘鳴鼓響緇素萬然且作麼生是明的心悟的道師卓拄杖一下進云行船盡在把船人師云何不領話師乃卓拄杖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

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大衆山僧承闔邑當道鄉紳孝廉文學暨本寺耆年大衲啓請繼住此山山僧念先人法席不傾遺涼德薄謬膺重任遠從廬嶽泛蠡湖度庾嶺二千餘里長途跋涉特特而來旣到此間卽今匡廬還有山僧麼若無作麼生說個恒處此座若有又明明已到此間當作麼生折合若折合得去始知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倘涉理疑便見白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壽

雲千里卓拄杖一下復云上來舉揚般若若所有一毫之善用申回向伏願常爲法侶同嚴不二之風永作舟航共助無爲之化上首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中秋小衆

師云節屆中秋清光溢目大衆還鑑賞得麼直饒盡力鑑賞也只鑑賞得者邊底那邊又作麼生以拄杖作闔相云會麼復卓拄杖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白應知

早參

師暮拈拄杖卓一卓顧左右云聞麼聞底不是聲復豎拄杖云見麼見底不是色滿耳滿眼非聲非色利利觀音塵塵滿勒會得便與古佛並肩會不得未免循牆摸壁卓拄杖一下云會麼莫把真金錯認瓦礫

早參

師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今時人往往向知不知處和會殊不知與不知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總屬意識邊事大衆離却意識一句又作麼生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吹笙下碧霄卓拄杖一下云參

結制小參

師云丹霞今日結制普告十方雲水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平等身心安居不揀頭銅鈍鐵直教一爐煬去要使人人向火煖裏翻轉身來三頭八臂五眼六通牙如劍樹口似血盤他日孤峯頂上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始不互相辜負且道丹霞別

據甚麼長處選佛苦無如是張宗風那得到如今卓拄杖一下

小參

師舉雲門大師云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金提時節大衆作麼生是全提時節遂下座以拄杖打散大衆便歸方丈

乘拂附

師陞座仍大師出衆問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雪竇化主此語大衆無端當作麼折合師云新乘拂今日不答話進云燈籠露柱又作麼折合師云問話者三十棒進云恁麼則長老峯倒卓也師云念汝作家伽大師禮拜歸衆居士問恭喜大師登獅子座踞法王臺弟子申一問如何師云居士今早納福進云不與萬法同類不與諸塵作隊孤炯炯峭巍巍是什麼道理師云且喜居士清安士禮拜僧問靚面相逢卽不問五更日出事如何師右卓拄杖云欲右者右進

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水師左卓拄杖云欲左者左進云如何是曹洞宗旨師以拄杖上指云欲上者上進云如何是臨濟宗旨師以拄杖下指云欲下者下進擬讓師一喝進云除却一喝又作麼生師卓拄杖一下僧禮拜師以拄杖指云咦乃卓拄杖云歸源無路愚者自述達法有門大智不入釋迦庵室於塵垢爭名杜口於毘耶祇爲慈悲之故乃有旨踪之由西天四七東二三苟非其人幾成實法我丹霞老叟舉首真子傳山嫡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

孫爲獨魚目易混釋法獨嚴豈知家醜外揚憐兒不覺龍上座今日受逼不過只得入室孫戈不圖自己雪屈亦爲後昆出氣且道屈作麼生雪氣作麼生出卓拄杖一下云不是程繁妙心亦非面壁真訣架千鈞弩一舉便行射透鐵圍不容擬議若是久戰沙場慣勝作家便請單刀直入何須剌陣周遮所見如此難言一向且看東席上座放下嘴脣在處逐隊隨邪翻起布衲步入坑入水卓拄杖云諸兄弟還要恁麼諸佛未出世前無有這箇

消息既出世後亦無者箇消息更說什麼豎立萬仞鼻孔撩天任你百種神通千般伎倆祇成得一箇野狐精業所以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各立門庭互相施設總是無風匝匝之波引得大地兒孫盡屬韓盧逐塊就如龍上座與麼布告却好一場笑具衆中若有明眼衲僧出來攔胸把住熱椎一頓亦復怪汝不得不見道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且如何是不落今時一句卓拄杖云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復舉僧問睦州云以一重去一重卽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六

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云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大慧云高高處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茄子明日堂中一任諸人橫咬豎嚼還有人向東瓜上道得一句麼若道得一句有情無情若僧若俗盡皆飽餉餉地若道不得還我飯錢來師云雲月是同溪山各別大慧老人雖則立處孤危其奈泥深三尺若是龍上座則不然東瓜上道一句卽易茄子上道一句卽難若向茄子上道得一句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便與麼堆堆過時敢保

無事若道不得更須買草鞋行腳一回始得且道  
大悲老人與龍上座相去多少若細素得出三十  
棒不辨來風若細素不得明日撻鼓普請看喫與  
你同條生不與同條死要識大慧麼以拄杖右卓  
云祇者是要識龍上座麼以拄杖左卓云祇者是  
然雖如是畢竟茄子上一句又作麼生道若無求  
藥拔山力千里烏騾不易騎喝一喝下座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三九

丹霞 天然是禪師偈頌

正中偏

帶月携鋤下石門綠畦深淺半依村從來錯過田  
家樂依舊寒塘鳥雀喧

偏中正

綠楊處處解征鞍舊路新華盡日間莫向河梁深  
水影蒲頭如雪淚空彈

正中來

男兒仗劍走平原望望疆場志氣存散盡千金功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早

未立英雄誰向此時論

偏中至

風流休問客鄉心高館銀燈酒滿斟今日相逢須  
盡醉不堪重唱白頭吟

兼中到

國破家亡但一身茫茫宇宙可誰鄰枕源未是深  
藏地醉臥長安不見人

類墮

一雙孔雀立芳池飲啄飛鳴不自知無端照影妬

同額御似難如往日時

隨墮

岸柳江聲鎮日將五陵年少不還鄉  
漁人瞪目空相笑  
芳信人爲春事忙

尊貴墮

九重深瑣鳳樓寒  
御苑鶯啼華自殘  
盡說官家高帝座  
一羣獵馬出樓蘭

贈陸孝山太守誕日

陸家片石足千年  
舉向丹山尚儼然  
坐臥庾關看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聖

霹靂虛空驚起笑從前

又

靈山一別剝塵深  
錯認緣生直至今  
借得秋光似明鏡  
年年長照使君心

贈陸太守

鑄佛還他陸大夫  
南泉真個赤須髭  
含水蒲口不言水  
蕩漾雲潮知有無

示海幢雷峯兩山都寺旋庵

撐持門戶憐今日  
此道誰當遜昔賢  
冉冉流光吾

已老歸山遲爾再三年

示雷峯監寺印覺

聞鐘自信何人事  
廿載勞勞竟森然  
監寺兒孫偏天下  
祖翁田地倩誰傳

丹竇潛歸釋禪師偈頌

乞山偈

亦若居士所居長老聚海螺巖山水佳絕空  
隱老漢間之四十餘年矣一日走海幢無端  
談及忽遇莽潛歸衝口便道居士須將此山  
供養老和尚亦若唯唯臨別謂潛歸有甚偈  
頌寫紙與我珍藏潛歸道我便有乞山之偈  
亦若道我仰有酬偈之山今日漫書此了昨  
日公案成不成傾一餅青原白家酒三盞難

丹竇山志卷五

宗旨

聖

遺未沾符

是大長老吹大法螺有名無實浩劫蹉跎空隱老  
漢亦若居士一個上來一個下去全賓是主全主  
是賓潛歸于中克個牙人這場買賣如意自在  
湧金蓮天垂寶蓋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  
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鐘敲莫將銅  
討誰其見聞文武兩行莫軒總成團長侍郎

舍利放光頌

有引

棲賢石鑒觀和尚寓將丹竇云舍利入金

瑜時一粒放寶光如二寸鏡二粒同放其  
光差小大衆騰歡得未曾有請作一頌以  
紀斯勝子謂三舍利放光即且置且道其  
餘舍利爲甚麼不肯放光乃頌出

此一形法不可思議即今入塔如背墮地周行目  
顧七寶舒光一大二小體用全彰而餘舍利不爲  
變色處寂非動處動非寂以有下劣放本不出以  
有繁異不放不入眼既注光光復注眼觀者于中  
天旋地轉觀者自轉彼何轉哉樓閣不立彈指誰

丹竇山志卷五

宗旨

四時

開故有放光無放光者乾城幻跡二見同捨棲賢  
谷內靈山會上諸舍利光非放不放罕增波邊歡  
騰龍象草木低回風雲跌蕩五老沉雄三峽悲壯  
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大千世界民一合相皆是全  
提摩竭正令爾時如來重宣已竟

丹霞角子范禪師偈頌

正中偏

殘燈顧影不勝情坐斷寒尤竹榻清  
我衲蒙頭纔一覺下坡幾處曉鷄鳴

偏中正

悲愁西風水帶輕笙歌聚裏足清平  
酒樓無限如泥醉卽識懷渠此日情

正中央

出門豈有重回頭客路如天生旅愁  
未到長安先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四五

駐馬黃昏何事獨登樓

偏中至

潦倒茅茨不自移尋常烟水許誰知  
迢迢空谷無人到贏得溪風盡日吹

兼中到

到處生涯不共論一瓢多是寄前村  
閒煞五陵貴公子驢騎白馬入長安

類墮

白雲影裏雁行斜迢遞關山路轉峰  
梁稻若教逢

水國蘆花深處卽吾家

隨墮

聲已囊中活計長噉桃舞柳足清涼  
少年一段風流事肯向高堂守雪霜

尊貴墮

萬仞峯高不可躋白雲深處鷓鴣啼  
行行轉入溪聲渺步步頻移烟路迷

百丈再叅因緣

曾騎匹馬獵平原萬尤難酬知己恩  
再觀深承明

丹霞山志卷五

宗旨

吳

主意功勳誰共此時論

丹霞山志卷之六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坊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彫本

長沙陶 烜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人物志序

嗚呼人而與草木同腐也抑獨何哉况身當選佛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之場人盡薄海之內則修淨土者固多精進之徒而入空門者豈無高雅之彥倘得一殊尤拔俗者起于其間當不啻蘭薰雪白之移我情也若夫宰官居士賦有夙根而殫力維持頗堅信向夫亦曰護其所可護者耳作人物志

傳

天然禪師傳

天然禪師名函是一字麗中以孝廉出家得法於華首獨和尚爲曹洞三十四傳嫡系師本姓會名起辛字宅師父本淨公母林氏稱再來人爲番禺望族師生紫衣胞胎地始出六歲出苑外傳聰穎甚十三擬注周易問太極之義於塾師師不能答十七補弟子員自負經術才有俯視一切之概一日入寺見老宿語以持咒利益心嚮往之已而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二

讀聞覺經似與已見有合純十二菩薩法門各拈一頌奮奮咸推服焉以是向上之志益堅忽白父母求出家二人曰吾望汝成名以上光祖父何遠及是耶不許師益發憤爲制舉業多不猶人年二十六登崇禎癸酉賢書明年公車下第還至吉州臥病金牛寺甚劇因憶夙願亟思出世夜感異夢汗透重襟而病遂霍然矣還家後茹素斷葷日叅公案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宗旨丙子謁獨和尚于匡山之黃巖獨和尚示以偈曰風旛一頌解投



樓千里同風事亦奇三至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  
不相欺已耶詔行保舉師得薦當授郡守不顧去  
冬復公車北上舟泊南康乃曰選官不如選佛請  
歸宗來獨和尚祝髮而夙願遂矣自是單刀直入  
所向無前辛巳隨獨和尚住羅浮之華首克育座  
壬午省親德城宗伯陳公子壯率其鄉之士大夫  
請主河林獨和尚授以傳法偈有河林重主風簾  
論却幸吾宗代有人之句諸方叅謁雲集數千人  
宗風爲之大振甲申就城東結宇顏曰小持船便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三

省親也後逢亂父子兄弟率皆剝染由是而生我  
我生龍華會上恍若一堂唱和耳所居道場若曰  
雲西樵雷峯皆各有機緣而心持禮拜舍利飛來  
尤爲異感云庚寅平南王折柬相招一見而去其  
不耐與王公大人相周旋類皆如此入匡山愛棲  
賢山水奇特類垣敗瓦中處之晏如也戊戌歸雷  
峯屋主華首海幢芥庵諸大利丙午仁化丹霞寺  
落成弟子今釋迎師主之節丹霞開法和尚云蓋  
中有巖石上鐫天然庵三字紀自天啓論者謂大

小丹霞其山同矣而開法之人復同巖內宇又頂  
爲垂者豈非茲山之靈若有符而應也哉辛亥受  
歸宗請後養病雷峯有牀頭休閒菊花期之句至  
秋果示寂矣留傷日七十八年老道翁翻轉面來  
不知是我是我云云師著有各刹語錄楞伽楞嚴  
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行世弟子受記刻  
者海幢阿字無雙觀鵲鳴河衍摩丹霞潛歸釋  
雷峯西堂初十長慶樂說辯丹霞角子龍棲賢  
潛萌遇羅浮華首應異但廬山巢雲廣慈攝咸稱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四

天人師云其高隱鶴鳴詞衍摩則師之羅巖羅也  
師生平負忠孝心行菩薩行常淅栗變遷之際明  
之諸王大臣受屠戮者親爲掩其骼不令有所暴  
露其悲憫愷惻之念斯豈常人所能及哉

潘歸禪師傳

潘歸禪師名今釋別號舵石老人爲仁化丹霞山別傳寺開山大師明之兵科給事中金先生也本師天然是和尚早以孝廉出家遭時不造公難髮從之得衣鉢遂稱曹洞子孫云公原諱傑字道隱浙江仁和人父叔醇公母吳氏皆好行其德者公生而早慧甫十齡作制舉業爲方于春先輩所賞識未幾補弟子員才思浩瀚於古今書無所不讀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五

卓然自命不肯一爲苟且之行思欲以所學者大其用于天下也浙之士咸稱之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以例詳知州清華路斷論者惜之某年出知臨清州時久早上官以民賦責之不報公曰民苦饑苦不能全而活之又重以催科是速其斃也吾不忍爲遂掛冠去乙酉大兵至杭州適魯王監國乃走人間闕行在可其恢復之議除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闕不拜命聯絡魯王捧詔入浙先是公奏議中有陰使鄭氏詣鄭氏益衡之計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六

令江東帥方國安誣以奸細賴御史陳朱明力爭得脫復命後疏請終制九四上乃允尋棄妻子避禍于楚之辰州戊子桂王復駐肇慶公赴之精兵科給事中攝理科事慷慨直言無所顧避人咸側目焉同時袁彭年丁時魁劉湘客蒙正暨合志爲中興之業而忌者目爲五虎庚寅駕移梧州欲其心五人者合疏請誅之蓋公會駁御史呂爾璽一疏有臣何人也爾璽何人也以人傑之袍贈昌宗之義志士猶爲快快等語以爲指斥官閣至入各

公自敘履歷上王青簡爲兩公共衣冠以驗其言曰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同受命于天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聖公幼子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棄葬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必賊其家復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王感之卒聽公與吳江楊藝葬兩公於北門虞帝祠松樹之壟其上平南王書云所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七

編次元公垂範一晉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畧無分別恐於理體有乖蓋天下之分義當與天下共情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之也詞嚴義正不避斧鉞類皆如此壬辰下廣州參雷峯天然是和尚受具戒執事宛頭值天和尚欲隱匡山公奉命先度嶺託鉢江南已而還棲賢返雷峯皆克書記後居東官數庵覺有所得蓋公丁亥在辰陽讀楞嚴圖覺諸大乘經已發出世之念矣壬寅李文定公弟儀部李克虔捨丹霞地公

始開之克監院拖泥帶水行乞五年經營甫竣公歎曰新茆利若然古道場矣乃迎天老和尚主之日與故人唱和搜幽討遐永朝夕焉而諸君子不能忘公於丘壑者復以文字禪強之修詔郡仁化南華諸誌過曹溪公曰老僧正欲爲此沈穢耳一日于丈室言下大悟覺從前所得俱渙然水釋明年乃受記薊舉西堂立僧仍克化至天和尚赴歸宗請而丹霞未了之緣盡盡在公矣甲寅春公入主方丈奉天和尚命也未幾以請藏出嶺院事一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八

付之同門今辯請藏事畢崑山徐健庵先生欲爲覓一蒲團地止師以終老而公不領擬歸隱匡山而病遽作平湖陸樞西南雄太守公故友也養病於其別業其門人古義爲頌言公初病時亦無大恙與侍者言吾三月後當示寂日爲頌大悲咒侍時到行耳屆期遍發嶺內外書及請遣念禪侍者茶毘後亟投骨灰於江流毋貽累諸方半點土也左右求畱得舉筆書曰入俗人僧衆番下火于今兩脚稍空仍舊一場懺懺其把是非來辨我刀刀

只歛無花果校筆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越九載丹後諸門人奉靈骨歸建塔於海螺巖刑部尚書徐公乾字即欲爲公覓蒲團地者誌其殯公世壽六十有七僧臘二十有九其著述有嶺南焚餘稿梧州詩編行堂詩文前後二集若干卷行世公常有謂生平獨喜南華今觀其文之縱橫變化亦酷似之時人謂前之覺範洪湛之慈山清皆不及也其今文雖見於坊刻者甚多獨乙酉以前詩與古文付之燼餘惜不見耳書法亦大類于瞻云

丹後山志卷六

人物

九

陶煊曰甚矣哉潛公出處之正也夫人抱經濟之才負礫礪之節不幸而值亂世棄妻子以輔置新君流離播遷之餘尚不忍以苟且寒賁直言載諫類於死而不變可謂有大臣風矣乃國破家亡禍不旋踵入於空門以見節君子益憫其志之窮而謂其無乖於仁義之正者也讀公栢獄敘畧之言曰榮等幸存一息猶欲須臾無死以觀再造之隆時可悲已

繼席

樂說禪師傳

樂說禪師名今辨番禺麥氏子俗名貞父字惠公母盧氏世業儒兄弟六人師於其季六歲就外傳性聰敏讀四子書十行并下九歲逢亂隨父避于村父與第五兄同時被害且值仇僅卓然有出世之志年十九造雷峯乞天然和尚薙髮受具戒每求開示天和尚知其爲法器也故斥之師益疑至廢經餐天和尚主棲賢及丹霞師克直歲十餘年

丹後山志卷六

人物

十

操練益力因扛石偶暈遂大省悟述偈呈天和尚首肯之付以偈曰幾回疑信有疎親門外何人指血新蘆葍十年辜負汝靈頭一學始知貧期期不可全機要步步無私混主賓時節須棄用及處難思寧問利之身已而天和尚住歸宗命潛歸禪師主丹霞越四小澗公以請藏出嶺固請師曰丹霞擔子重少不得着在樂公身上師乃一臂承當參方白足翁從之剎中諸所未備以大修復而大雄殿重建一新咸以爲天和尚克家之子云丙寅

法丹霞住雷峯海幢兩刹十年之間粵西諸主承  
寧閩中諸主長慶所至輒有風幡妙諦聞者莫不  
贊歎法雨繽紛一似餘醴酬而沃甘露也乙亥元  
旦示衆舉古云一鷄二犬三貓四鼠五牛六羊七  
人八穀忽於初八酉時坐化異哉師負性圓通樂  
與爲善往往聞一向上人輒爲引進不倦故得法  
于師者爲較盛云

高僧傳

今地字一超丹霞山祇樹主也本姓李名克茂號  
望湖官儀部郎爲文定公介弟遭亂從兄奉母隱  
于丹霞山亂後還里于順治十八年捨宅建別傳  
寺先是師與澹歸和尚同事稱辟氣之雅遂以此  
山屬之師歸瓊州安厝丘隴慨然有出家之志未  
幾復入丹霞禮天和和尚剃染詣棲賢受菩薩戒歸  
隱本山之葉竹巖建正氣閣奉漢壽亭侯像其上  
擬配享古今忠孝名賢及明末此事諸臣未果春  
秋伏臘必列位以祀之師天性忠孝具文武材誓  
力過人文章詩賦下筆立就既得戒肯以本分內  
事爲念提獎善類不遺餘力居丹霞數載沐浴示  
寂塋于葉竹巖之麓

今帙字記汝古岡潘氏子七歲能文早有神童之  
譽爲諸生豪放不羈博學雄辯屢試冠軍久不第  
時論惜之師笑曰吾志在選佛選官場中直游戲  
耳得失何有中年入雷峯禮天和和尚出家既受具  
繩以毘尼師不爲意曰此小乘耳向上求之得大

省悟住丹霞數年衣服飲食悉異衆人皆夏披  
冬澡雪數日不食食糧數斗一月不語諸竟日夜  
其舉措詭譎如此晚隱鳳皇山大環谷中值颶風  
大作屋倒壓師堅臥不起數日後人始知之意師  
必死掘求之尚踴躍鼾睡呼起瞪目一笑如故見  
者驚以爲異師所居深谷中了無人跡每出門不  
爲閑二處守之故外人亦罕有至者嘗致書友人  
索紙筆云欲著書自遣咸意其註經三年卒業寄  
示同學乃沈約古韻見者莫不愕然師生平機用

丹霞山志卷六 人物

五

多不可測非世俗所能識也臨沒下山還岡州寓  
林處士別業微病而逝示寂時囑僧茶毘散骨清  
流僧不忍光骨以堊一夕夢師黃之辭色甚厲僧  
乃如其示或謂師蓋仙聖之流與否則慧業文人  
應緣示現者也

今回字更涉寶安王侍郎闔長子少有異才弱冠  
爲諸生慨然有出塵之念一旦棄妻子高蹈從  
庵禮天和尚出家和尚開法丹霞時法幢高建雲  
水嶽疎師克記室日數千言一無所遺會中日爲

今之慶喜云入室深領法要將受記莭一日告別  
同學云有遠行成莫解其意師生平衣服清潔通  
體芬芳忽數日有隣介之氣象共疑之一日涉錦  
溪至中流腥風大作繼以雷雨咫尺莫辨同涉登  
岸失師所在沿流數十里竟委蛻弗得後聞其家  
人言師生時母夢白龍繞身兒時入浴輒辟蔽不  
使人見意其爲水中仙云

外獲傳

李公諱永茂字孝源號討庵別號嵩道人河南鄧州人舉崇禎丁丑進士歷官至虔州關府丁外艱守制數年時值鼎沸買山於仁化之丹霞扶柩奉母避亂於此後奉詔出山拜大學士卒于蒼梧諡文定詳後嵩道人傳

嵩道人傳

嵩道人者故相李文定公別號也公諱永茂字孝源籍河南鄧州登崇禎丁丑榜進士知黎陽有神

丹霞山志卷

人物

君之頃壬午擢給事中號能直言極諫奉使留都聞燕京之變一慟嘔血斗餘誓以身殉臣復乙酉遷虔撫金陵再陷章貢以下在在失守公控制上游歷若敵國湖東之師席卷撫建湖西之師電掃吉陽蓋有擊楫鄱陽之望旋值外艱遂以全獲受楊公廷麟而身治喪塋表未幾天興復陷公決策擁桂王監國宜麻入輔屢奉墨衰之制公執義固辭戊子服闋趨朝七月病于蒼梧屬續之際猶諄諄作駐蹕虔州之語計開行在所百僚莫磨六典

並崇築木旣摧大厦遂覆於戲先民有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公在諫垣一擊周延儒論救熊開元姜採等再忤馬士英皆批龍鱗履虎尾氣不少懾當國變家憂兩難自致之勢裁度忠孝進退所宜無尺寸自詭於矩矱哀憤憂勞歿而猶視豈可不謂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哉舵石翁曰公度嶺墓其草人石雲卜廬於丹霞後十餘年介弟鑒湖君捨之爲寺其子予別傳則開山檀越也環丹霞之山洞壑以數十計公芒

丹霞山志卷

人物

難草笠提茶條杖子窮極幽奇吏塵直上所至輒規畫要害具有職守部署方畧卽險絕地募諸將捷者俾搜剔攀躋懸賞格以待之未嘗有尊貴不可犯之色飲啗無所擇語笑無所忌雖村媼牧豎咸得其歡心予聞之父老所傳慨然識公將畧亦知公聞雞運甓時自摩厲欲有所用其材顧得年僅四十八天也輪王與世七寶斯現所謂王藏寶至兵寶蕭何韓信之傳蓋其彷彿七寶隱而輪王謝矣夫天顧不祚明則將先奪其寶臣公豈能長

歲月以與造物者相角耶公于丹霞絕賞雪巖之勝寺成于當構堂奉公于此庶幾仰藍右軍之遺義也

李公諱克茂號鑑湖即文定弟拾山建寺尋復出家詳高僧一超傳

陸公諱世楷號孝山浙江嘉興府平湖入南雄府太守澹泊寧靜一介不苟士民頌之丹霞初開百凡指摺賴公分任其勞後先創造傾囊出囊一無所吝公事之暇輒杖笠入山與濬公爲蓮社之遊

丹霞山志卷二 人物

唱和甚多體天然老和尚受菩薩戒法名今亘字偈石蓋意爲南泉會下陸巨大夫再來云

沈公諱暉日字融谷陸公女弟丈也客府署數年與陸公同志好道常聯鑪過丹霞孤燈細雨刻燭敲詩與濬公稱世外交殊爲不泛授禮天然老和尚授菩薩戒法名今鐸字智鋒現任同知云

外義

建立姓氏

大司馬周諱有德字彙初建樓至門施

大中丞劉諱秉權字持平建尼盧閣造普

撫鎮將軍傅諱弘烈號竹君建十法殿施銀壹千貳百兩

碣石鎮總兵苗諱之秀同建藏經閣

兩廣中軍副總兵吳諱成鳳同建藏經閣

部院轅門都司鮑諱鱗宗號雲從同建藏經閣

肇慶協鎮副總兵章諱進忠同建藏經閣

丹霞山志卷二 人物

隨標副總兵吳諱諱同建藏經閣施銀五兩

督標左營參將王諱義明同建藏經閣

督標右營參將許諱捷同建藏經閣

轅門守備兵部進士席諱兆祖同建藏經閣

轅門守備兵部進士馮諱虎臣同建藏經閣

兵憲蕭諱伯升號孟舫修築護生隄

文宗侯諱良翰號筠庵造大悲閣同造王佛像

太守陸諱世號孝山同募建大殿造山門

同募學提閣法堂方丈



太守楊韓萬春號永禧 同募建入

太守趙韓霖吉號雨三 同募建大殿

太守陳韓廷策號景白 修山門路

推使蔡韓琦號省齋 募修山門一里許建御風亭

推使徐韓崇禮號 造葺橋

參戎蕭韓時昇號采以 同造至佛像

參戎吳韓廷瑣號梅梁 造慈氏佛像 同建梵

文宗馮韓標號蒼心 同募建準提閣

肇慶太守史韓樹駿號庸庵 同建藏經閣

潮州別駕鄧韓會 同建藏經閣施銀拾兩

肇慶御承諸韓昂 同建藏經閣施銀貳拾兩

柳州判官周韓起岐 同建藏經閣施銀廿壹兩

肇慶判官朱韓懷衣 同建藏經閣施銀拾兩

高要太尹王韓有芳 同建藏經閣施銀伍拾兩

陽江太尹孫韓廷銀 施銀貳拾兩

陽春太尹張韓合瑾 施銀壹拾兩

開建太尹張韓冲斗 施銀壹拾兩

東安太尹韓韓允嘉 施銀貳拾兩

西寧太尹王韓銳 施銀壹拾兩

合浦太尹游韓名柱 施銀伍兩

臨高太尹陳韓垂 施銀肆兩以上俱建藏

銓部彭韓襄號退庵 同募建法堂齋堂方丈

別駕丘韓象升號膳戒 同募齋堂

鹽使沈韓奕琛號石发 聖盧舍柳像

太尹何韓廷球號鳴玉 聖諸天像 同建梵

太尹陳韓萬言號試庵 同募建準提閣

太尹范韓板輝號靈遠 建一懋亭

太尹孫韓阜號立慶 建延月亭

廣文方韓雲停號子兼 造舍利塔施銀捌百兩

內史金韓光號公綸 募建藥師閣

內史黃韓蔚號端四 募建禪堂

內史江韓廷模號若海 聖觀音像 聖地藏像

竹韓緣倚號 同造至佛像

許韓傳迴號 聖給孤像

劉韓見龍號 聖地藏像

別駕楊韓耀先號崑曰 鑄幽冥鏡

重慶大殷禮越

漳州總鎮林諱思白

施銀壹拾伍兩

廣州糧憲蔣諱弘緒

施銀陸兩

漳州太守孟諱節菴

施銀叁兩伍錢

南寧太守吳諱永遠

施銀叁拾兩

南寧同知王諱現

施銀壹兩伍錢

南寧同知鄭諱光祿

施銀陸兩

漳州同知鄭諱容菴

施銀拾兩

仁化太守佟諱達年

施銀叁拾兩

武緣太守章諱子卿

施銀貳拾兩

龍安太守史諱在中

施銀拾兩

貴縣太守張諱應燧

施銀伍兩

永福太守姚諱大椿

施銀肆兩

永仁太守吳諱聖義

施銀拾兩

永仁太守王諱心結

施銀貳兩

長者程諱文斌

公府

線羅居士萬諱錦

欲曙

信士京諱日昇

施銀貳拾兩

信士蕭諱培元

施銀貳拾伍兩

信士吳諱宜順

施銀貳拾肆兩

信士陳諱龍

號

司理邵夫人錢氏法名行正字霞勛

總鎮南韶都督府高諱登科

韶州府太守陳

關部李

韶州協鎮張

南韶鎮中營左都督查諱之愷

右翼鎮右營副總府許諱春

南韶鎮中營守府桑

南韶鎮左營守府霍

江西布政使司盧

江西按察使司蔣

江西督學道邵

江西驛鹽道張

續南道白

修磴道施銀肆兩

贛州府太守任

修磴道施銀肆兩

贛州府左堂羅

修磴道施銀貳兩

未陽縣太尹蔡

修磴道施銀陸兩

信官吳

修磴道施銀伍兩

信官李

修磴道施銀拾兩

信官王

修磴道施銀拾兩

信士方有基

吳紹儀 汪弘運

喜山龍

修磴道共施銀壹拾兩

勸緣權使太平關蔡

修磴道施銀肆拾兩

丹霞山志卷二

人物

六

檀施姓氏

太守陸

世楷 號孝山

副戎劉

炳 號煥之

郡丞沈

暉 號融谷

明經姚

子夢 號雪菴

文學羅

爲章 號緇九

范

冠甫 號

羅

育美 號

羅

天祥 號

丹霞山志卷二 人物

七

李

子順 號

譚

世熊 號

羅

挺生 號

劉

資溪 號

何

節生 號

簡

達選 號

吳

達生 號

林

日先 號

已上施飯僧田

元戎高諱登科號慎嚴

太守陳諱廷策號景白

權使徐諱崇禮號

太尹李諱夢鸞號牀山

太尹曹諱

已上施代坡田

提督侯諱襲爵號公言

元戎苗諱之秀號吐華

元戎許諱龍號

丹霞山志卷

元戎吳諱六奇號葛如

太守馬諱元號子貞

太守蕭諱威盛號肅如

權使丁諱世俊號鶴亭

別駕周諱起岐號文山

別駕李諱成棟號廷標

別駕池諱號儀伯

司理萬諱號松溪

太尹沈諱影號雋山

太尹周諱韓瑞號退卷

太尹干諱藻號慧男

太尹朱諱昇龍號說梅

太尹襄諱秉躬號端崖

太尹孫諱繩號斯伯

太尹王諱于宜號力臣

太尹佟諱逢年號

太尹馬諱邁號

明經徐諱彭齡號仲遠

丹霞山志卷

已上施淨檀

已上諸公皆有力於丹霞者濬公去後事遠人選

多無所考茲從碑碣傳記中臚列姓氏以志一時

之盛餘有挂漏者從其闕文以俟補入

法社姓氏

水部汪諱起蛟字漢卿號傳石開丹霞園之

大可冠李諱覺斯號曉湘

大司馬姚諱啓聖號熙祉

大中丞劉諱秉權號持平

侍郎王諱應華號園長法名函諸字

元戎張諱安國號康之法名今醒字夢回

副戎劉諱炳號煥之

太常少卿尹諱源進號瀾柱

丹霞山志卷一 人物

臬司王諱令號仲錫

民部程諱可則號周量法名今一字萬開

副戎孫諱

太守羅諱衍嗣號

太守陸諱世楷號孝山法名今亘字悟石

郡丞沈諱暉日號融谷法名今鐔字智鋒

別駕朱諱餘慶號

司理凌諱雲號鬆放仁化人

太尹陳諱旭號曉園

太尹沈諱影號磐山

梁諱維華號無瑕法名古皓字臨清

陳諱孚先號伯恭法名古錕字斧山

陳諱賢書號帝咨法名古江字月印

譚諱銳號弘觀法名古輪字淨日

伍諱之蘭號紉之法名古濬字慧頂

凌諱玉京號雅圭法名古模字範菴

葉諱蔭標號御題法名古桐字音外

劉諱帝佐號資漢法名古震

丹霞山志卷一 人物

流寓

姚鑑字亦若海陽人官至太僕寺正卿謫家

避亂晚秀巖

黃基固官侍御史避亂晚秀巖

周瑚四官職方司避亂晚秀巖

賀康年字兩岐古寧人官侍御史望家避亂居

水簾巖

朱丹鳴官蒼梧道避亂草懸巖

陳二酉避亂草懸巖

丹發山志卷

人物

王羽明仁化縣令避亂大明巖

周錫甫避亂大明巖

李經字避亂大明巖建龍王閣

韓紹美字美生明經古海螺巖

張延字起一號熊谷太行人居海螺巖

李若耶許文夢唐運泰三人皆隱山中住處未

詳

已上諸公皆與李文定公兄弟同闢此山以避亂者惜乎世遠年湮里居官爵多不可攷茲僅得之

殘碑斷碣間編諸流寓使其後之子若孫見之安得非夏鼎商彝也哉

世英再識

丹霞山志卷之七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田賦志序

丹霞爲參學之地稱叢林者垂四十年矣諸方雲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集日不下數千指天豈真能雨粟哉耕翻水牯無地可容有操未嘆耳茲常住田記合前復若干畝非出於其鄉之士大夫卽出於宦遊之達官長者厥功偉焉而向之司牧者復隸於編氓之外徭役不與澤更溥矣然前事後規是有望於繼起之君子作田賦志

丹霞施田碑記之一

釋今釋

丹霞施田自羅茂才繼九始前此有施矣趙兩三傳竹君兩使君也丹霞不受有辭田說後此有施矣劉煥之副戎姚雪庵文學也丹霞受之未有記而羅氏之記獨先以其施獨先也惟吾法飯僧謂之福田其以殷重歡喜獻于三寶則曰敬田若出於憐憫以有餘濟其不足則曰悲田此二田者皆施者所爲福田也而受田者卽以身爲田佛田勝法田亦勝僧田有勝有劣以進修之位各別故續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二

九施田之初未始識于蓋聞其風而悅之子自魏田劣康熙乙巳冬田入丹霞而吾師天然和尚以丙午冬入院大誓知識之田勝而續九之敬益勝矣人一食不可常兩食故有一日飯僧有盡安居時飯僧有盡形壽飯僧以田飯僧殆於盡未來際以其給現前僧名曰現前常住以其給十方僧名曰十方常住以其盡未來際給僧名曰常住常住是田也爲丹霞常住福田卽續九之福田常住後之有是田者其潔乃身廣乃心使爲世而無大善知

識主持大法則勝田劣劣漸荒荒漸絕又易世而至于分房析業斷十方僧獨冒利養足盜十方常住猶有非現前似現前在乃至于私相市易飽棄而燬去是盜常住常任則羅氏之福田盡而盜福田者之罪業無盡矣嗚呼無間地獄非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可得畢其報其無以有盡之食降此無盡之苦也繡九諱爲章令子定昌定陸定光仁化之扶溪人其田隸南雄府保昌縣百順都爲租穀肆百石其從而興起者有羅育美等以其田同都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三

居同里創得同書

### 施田碑記之二

釋今釋

予初建丹霞孝山使君卽語予常住宜有田則清教始安道場始久時方急佛殿僧堂未暇及也歲丙午使君以聞韶彭氏田五百餘石命予相度欲招俸成之以僻遠多荒而止丁未冬十二月予歸自仙城職事僧欲置仁化一庄計租一千二百石價值八百六十金有成議矣千方憂之戊申春晤使君於韶陽使君欣然爲卒前志且道諸同好子赴約雄州三閱月而田事竣蓋用物宏爲時速未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四

有若此者同使君願力護持之所成始成終也自有丹霞以來于克監院七載使君爲檀越亦七載山中締構下及米鹽瑣屑無不共區畫視予猶手足視丹霞如其家于欲遠行輒致語使君爲我權家數月使君笑而應之凡十所惕然視止行遲者使君出一策剴然以解卽所勸導部內清淨收語各有以發其歡心未嘗稍涉勉強作以高臨下之色吾儕比丘於護法有所求至再至三自覺不韻丹霞在使君心光覆持內歷年最多施澤最久其



與予相終始亦不獨此置田一事豈徒爲檀林標  
準吾儕比丘得居此山特此鉢安意禪悅使清衆  
與道場共爲可久續佛慧命其可忘使君哉使君  
弱冠通籍今二十餘年宜驕貴而不驕貴其于三  
寶事爲不爲非有切膚之傷也其視予如手足視  
丹霞如其家聞之無厭行之無倦若此者以重法  
故非有所私於予也吾儕比丘身入三寶之數喜  
爲驕貴其視道場之成虧如傳舍視清衆之饑飽  
如路人食其食不事其事聞之而厭行之而倦其  
又可忘使君哉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五

丹霞雜施田合記

釋今釋

惠陽姚雪菴子夢請爲丹霞置飯僧田租予石雪  
菴非素封也期以十年了之未三年值其家多故  
不克繼無何雪菴歿計爲置漂塘等處田租叁百  
貳拾壹石蓋雪菴初不食言願雖未諧而心則已  
至矣佛言人命在一呼吸間集福修慧常以死字  
繫之目前良有以也又雪菴有嫂胡氏置田租拾  
石此外如仁化羅成章施雙合水等處田租壹百  
石簡達遷施鹿湖坑田租拾壹石若芳坑洞田租  
叁拾石爲李鑑湖山主所施以供六祖堂香燈蕭  
竹山等處田租拾石則周龍王士彥李文等所施  
以供龍王閣香燈初令鋪石巖僧接雲守此及予  
至而接雲去予仍付接雲收租越丁未冬接雲舉  
以還丹霞理故應爾千年寺一朝僧予去丹霞卽  
一切皆後之住此者所掌也曲江羅挺生等所施  
曲水巖田本僧如定置僧死田荒爲里中累故以  
歸之丹霞謂之施者不沒其初因也南雄之保昌  
有夏惟生田租捌石載賣契內不更立拾帖黃順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六

都以羅繡九拾田推澧稍多補租肆石蓋順都爲

此田原業主共意亦可嘉也此易泯沒故表而出之羅天祥羅育美李子順田租各有拾帖附見繡九碑中復載於此謂之雜施田合記丹霞之田有專記繡九共一也其二爲劉將軍煥之其三陸太守孝山予擬爲雪菴專記今乃與諸檀越合皆事之不可料者卽繡九云施田肆百石旣勒數於石僅得叁百叁拾柒石耳育美所附見者初云叁拾石今止貳拾石人之廟亦豈易滿耶嗚呼事不可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七

料廟不易滿人命呼吸不能預期於十年卽出水  
繡石僧非常住亦足以畧見無常之法爲執轡者  
晨鐘三叩矣

### 新建代拔田碑文

丹霞環山皆石也一徑迂迴行絕壁間稍不能踐則失足於不可知之地負擔上下徑往苦之且山中草木不足供釜爨勢不能不取給于別境常往所出無雜備之費遂不免分勞于同住開山後定爲常例現前衲子每單一月荷薪六百觔乃得休假古人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爲法忘軀當如是耳雖然際茲像法之秋人渺正信賣柴腰石之流渺乎難觀諸方學者乃有三種優劣其一飽粥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八

飽飯向長連單上坐枯木禪上也其一出塵離染從文字邊闡揚佛法次也其一躲懶偷安在大衆中早眠晏起下也三人志趣不同清濁互異最下者不足道矣其間禪學義學之徒要皆具有智慧夙負才辨可以撐持法社建立門庭無奈出身文弱稟質尪羸初入此山志求休歇一朝驅之隨衆督令出坡草鞋扁擔晨出晚歸薪爨焦蘇日無寧晷既負初心易生退屈此住山之所以難也予守韶陽之年歲在辛未夏之四月奉命稽查所屬

倉廩舟入仁化道經丹霞風聞名勝未及登臨遂捨車以徒力涉崇巖路澤萌和尚於丈室適權使徐君仁化李縣令同在賓席坐談之頃詢及山中所缺者惟有出格高僧皆以坡事之苦舉裝去之深爲扼腕遂與徐使君李縣宰同時發願捐費置產爲常住僱倩之費俾十方雲水永遠息肩議既定南韶總鎮高公樂昌曹縣令聞而喜之助成斯舉相繼歛金一百八十兩授丹霞知事人置立田庄歲計所入共一百八十石以備僱值立石爲誌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九

從此百城烟水入此山來者不妨休去歇去中間倘有苦行高僧勞形修福迴水搬柴自是任山本色萬一力不如心則有爲法無爲法離文字即文字各從所好當不失爲佛法中人須念我輩外護一片苦心及時努力毋効獮獮偷安早眠晏起之輩甘自居於下流虛消信施是所望也爰列捨金姓于後

總鎮南韶都督府高

捐金五十兩

韶州府正堂陳

捐金五十兩

關部徐

捐金五十兩

仁化縣正堂李

捐金二十兩

樂昌縣正堂曹

捐金一十兩

昔

康熙歲次壬申九月望日穀旦

中憲大夫知廣東韶州府事陳廷策撰文立石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一

田土

一本寺四山區內前至夏富後至清湖塘左至楊州岩大巖天台等處右至仁化江

一康熙三年潤六月二十七日買置劉未能霧隱岩一所并前后腳下山場竹木一帶坐落本山之左

一康熙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買置錦岩僧照高豆地一塊土名棕樹橋水尾坵坐落本山腳下東至本山下小坑水南至海螺墩茶山腳下西至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河邊坵腦載根捌升

一康熙四年八月初六日僧傳半將下段石堤塘新婦運長流水歇馬杓等處田租貳拾陸石連半粟山場靜室載根陸升送與本山爲業

一元誠道人劉炳於康熙六年六月十九日將田租伍百陸拾肆石捌斗五升載糧肆石伍斗送與本山爲業土名官渡水藍洞坵石基頭下塔冲下等及蕭山是鴉形羅塘橫瀾廟前下等塘灣畔田墾下等營廟前後門又后門烏洞坑里

山坵官渡水大段滄水鴨蛋下水浸渠黃泥巷山塘響堂大坪下沙坑四坵上沙坑瘦段松下山崩崗下雷公坵下營門黃岡等處

一簡達選居士于康熙六年七月二十日將土名鹿湖坑田一坵園山一帶分水爲界租壹拾壹石載糧壹斗壹升送與本山爲業

一李鑑湖山主于康熙六年十月十三日將芳坑洞田租叁拾石載糧叁斗送與本山爲業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一住錫巖僧接雲于康熙六年十月十三日將原施主周龍等所施龍王閣香燈田壹拾石載糧壹斗土名蕭竹山通天巖石子下禾倉寨下等處轉推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買置陳其志田租貳拾玖石載糧米壹斗叁升捌合土名巴子寨對門冲鵝樹下羊田渡落等處  
又將石母地面車頭豆地田租伍石陸斗載糧三升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買置陳季先田租

四拾陸石載根肆斗陸升土名石母馬家村鴉  
鴉嶺等處

一康熙七年二月二十日買置蔡進忠田租肆百  
肆拾陸石玖斗伍升載根肆石壹斗玖升柒合  
伍勺土名即田門前大堰上下岡烏田垵東冲  
東陂新運高坪上村潘陂口渡落蓮西岸走馬  
坪運口葛布野下塘胡坑蓮花嶺水門陂井冲  
仔塘會水合杏會水下營垵渡落新運大源頭  
官陂水竹頭肺粘坵田心龍古下克賃田掩邊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三

芋田角石獅井牛路下獅井高坪等處

一康熙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買置蔡進忠田租貳  
百壹拾陸石柒斗載根貳石零柒升土名角石  
花盤背角石窰子前新運溪水龍船兜土門前  
并屋場塘園東陂獅井獅井小庄大小版月坵  
獅井秧坎背獅井桐油坵過小壠獅子營邊黃  
泥坵洗馬陂石階坵新運門前等處

一康熙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買置劉玄經叔姪田  
租貳石正載根貳升土名巴子寮

一仁化劉資溪居士昆仲于康熙八年四月初八  
日將豐坑洞對河與邊土名犁鑿燕土地并山

一帶送與本山爲業載根壹升捌合後改名佛  
日山天老和尚塔并增院在焉

一康熙八年五月十一日買置葉御武等豐坑洞  
山一座土名河頭寨後改名別峯坐落木山門  
前樂說和尚衣鉢塢在焉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買置羅騰蛟田租貳拾  
伍石載糧壹斗伍升土名夫人廟背橫坵厚塘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五

門前大路塘下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六日買置羅大鵬田租叁拾  
柒石載根貳斗玖升貳合土名三叉嶺大堰上  
山塘背下山塘背漂背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延年田租捌拾  
捌石伍斗載根陸斗肆升土名楓山佛子均堯  
田均蕉頭下竹子冲竹仔排大堰蘆竹具等處  
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育達田租壹拾  
陸石載根壹斗貳升捌合土名竹子冲

一仁化羅成章居士喬梓于康熙八年八月十五

日將田租壹百石載糧柴斗陸升伍合并景雲

菴壹間田寮三間食茶二塊山場茶頭竹木送

與本山爲業土名雙合水箴狗坵楊柳坵 幾

門口斧頭冲下坵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買置羅萬經田租貳

拾貳石載糧壹斗柒升陸合土名小湖水竹子

冲社官崑弓紋頭畔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買置羅萬鋪田租原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主

貳拾捌石載糧貳斗貳升肆合土名黃泥墩

一康熙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買置羅萬經田租壹

拾陸石載糧壹斗貳升捌合土名小湖水竹仔

冲欄灣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如雷田租叁拾

捌石伍斗載糧貳斗壹升肆合土名亭分關門

口石角泥熟湯規下荒田坵羅喚冲銅鑼坵等

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萬芳田租壹拾

柒石伍斗載糧壹斗肆升土名瘦般凹灣上下

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十日買置羅爲紳田租壹拾

叁石伍斗載糧陸升五合土名荒田坵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買置羅萬欽田租陸拾

肆石載糧伍斗壹升貳合土名大通大灣荒田

均等處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三日買置羅大德田租壹拾

伍石載糧肆升土名香山守牛坪等處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主

一康熙八年九月十三日買置羅爲章田租壹拾

伍石載糧壹斗土名梧欄灣老禾嶺等處

一康熙八年十月廿二日買置李泰用抽田租捌

石伍斗載糧捌升伍合土名西陰寺上下等處

一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置羅騰蛟用租

捌石伍斗載糧柒升土名亭分榕樹下沙坵尾

長河壑等處

一康熙九年四月初十日買置李維贊等田租叁

拾石載糧貳斗陸升土名牛尾坑其灌注山頭

縣田管山分水爲界

康熙十二年八月初七日買置陳弘業田租肆

拾石載糧肆斗在永興都一甲張明戶內土名

縣田鋪背官路下等處

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買置譚正奇田租

伍石五斗載糧伍升伍合在縣街都七甲蒙周

昌戶內土名郎田廟背等處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五日買置扶溪巡司李

房屋生架堂座

升霞山志卷七

田賦

七

又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并買譚德裕

等廬地壹區坐落扶溪紫嶺橫材堪

一仁化吳達生居士等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十

五日將牛尾坑田租叁石載糧叁升在縣街都

五甲黃接興戶內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八日買置譚元奇田租壹

拾玖石伍斗載糧壹斗伍升陸合在扶溪都五

甲譚慶祖戶內土名亭分堪沙灣坵江夏營類

花欄下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九日買置李日章田租壹

拾肆石叁斗柒升五合載糧壹斗叁升土名樊

坑水和尙崑下石仔崑南蛇板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初九日買置羅元甫田租壹

拾柒石五斗載糧壹斗肆升五合土名中心畝

上分等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一日買置譚必中田租柒

拾叁石五斗載糧伍斗捌升捌合土名岑溪下

堪狗冲神仙臺油嶺等處

升霞山志卷七

八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買置譚準龍田租陳

石壹斗五升載糧肆升土名江夏水頭營上等

處

一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七日買置羅梅栢田租壹

拾柒石載糧壹斗叁升陸合土名鵝頭崑中心

崑過稅水等處 以上六契係

總德南韶都督府高

韶州府正堂陳

關部徐

仁化縣正堂李

樂昌縣正堂曹全捐條買租作本山納坡之需

一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洪巖僧豁大買置

譚育卿田租貳拾伍石貳斗載糧貳斗五升貳

合在永興都二甲李萬春戶內土名鵝肥坵黃

鵝坵長坵鵝倒坵獵佬坵二坵等處共計田

一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洪巖僧豁大買置

李招亮田租貳拾叁石捌斗載糧貳斗叁升捌

合在永興都五甲羅盛戶內土名夏富連頭田

丹波山志卷七

名學堂坵大地坵堂坵榮老坵堂坵阿坵田大

小叁坵上下相連老婆坵田壹坵沙坵田壹坵

共計田捌坵

一康熙三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買置譚如耀兄弟

等房屋壹所坐落扶溪紫嶺村坵作本山庄

房

一仁化林日先居士喬梓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

二十四日將胡坑阿屎鵝深坵上畝下畝橫下

四坊坵邊等處田租壹拾肆石載糧壹斗肆升

外荒土叁塊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買置劉受邦田租

壹拾叁石載糧壹斗零四合土名下土砍雙合

水等處

一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買置譚觀壽田

租玖石五斗載糧玖升五合土名城灣等處

一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買置李成劉

等田租伍拾肆石貳斗載糧叁斗玖升貳合土

名中心是象形排合選厚塘小廟前下管泥包

丹波山志卷七

形瓦分坑享塘蛇簍石壘坵西蔭寺前等處

一康熙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買置李鳳祥田

租肆石載糧叁升陸合土名曲坵黃狗坵等處

一康熙六十年九月十九日買置李鶴輝等田租

壹拾石載糧壹斗其糧在縣街都李子生戶內

土名選頭黃坵塘等處

一康熙六十年十月十七日買置李普龍園地壹

畝伍分載糧壹升五合其糧在縣街都劉興生

戶內土名選頭山頭背等處



丹霞山常住新置舖

雍正七年十月十五日釋古泐用價銀貳百捌拾兩買到廣州府南海縣麗芳琪舖壹間深貳進半濶壹拾伍桁舖內窓板門扇磚瓦木石井厠俱全坐落省城新城內大新街北向南至官街後至舊關部衙門後牆左至麗宅右至馮宅四至明白南海縣正堂 劉印契存照

雍正七年十月初二日釋古泐用價銀貳百捌拾兩買到廣州府南海縣麗大朝承繼父遺下舖

丹霞山志卷一

七

壹間深貳進半濶十五條桁舖內窓板門扇磚瓦木石井厠俱全坐落省城新城內大新街北向南至官街後至舊關部衙門後后牆左至申宅右至麗宅四至明白南海縣正堂 劉印契存照

上貳間舖並相連俱是麗宅置賣與丹霞山別傳寺爲常住遷年間分僧衆單銀

一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買置僧金衣田租五石載糧伍升其糧在縣街都李子生戶內土名運頭大尺坵等處

一仁化崎客戶自康熙四年起至四十九年止共  
置田四十三契共原租貳千壹百玖拾陸石叁  
斗貳升伍合正

逐年實收額租穀壹千貳百捌拾伍石肆斗  
七升共載糧壹拾捌石肆斗五升玖合五勺  
今納壹拾額石陸斗柒升額合壹勺壹抄  
每年多虛納糧貳斗壹升捌合陸勺乙抄

一仁化花戶自康熙四年起至雍正九年止共置  
田肆契共原租肆拾肆石正共載糧貳斗捌升

升霞山志卷七

主

伍合正

一坐仁化永康都三甲朱心養戶內糧壹斗

一坐仁化縣街都李子生戶內糧壹斗正

一坐仁化縣街都劉興生戶內糧壹升伍合

一坐仁化縣街都李子生戶內糧伍升

逐年實收額租穀貳拾壹石柒斗

一保昌新地漂塘二處自康熙四年起至九年止

共置田壹拾伍契共原租伍百伍拾捌石伍

共該載糧伍石壹斗肆升陸合額勺伍抄

逐年實收額租穀肆百零捌石貳斗正

今保昌實納糧伍石捌斗伍升七合零捌抄內多  
虛納糧柒斗壹升零貳勺叁抄

此田羅爲章糧越於康熙四年八年共施田二  
契共原租叁百叁拾捌石正載糧叁石叁斗零  
七合正後於康熙三十一年撥還壹百捌拾叁  
石與原賣主黃克太該去糧壹石柒斗玖升零  
本山尚存租壹百伍拾伍石正該存糧壹石五  
斗乙升零而當日田租去了其糧去不清今保

升霞山志卷七

主

昌虛當柒斗壹升零二勺三抄糧者乃此田之  
糧也

一曲江共置田三契雖載租肆拾餘石今每年僅  
實收租穀拾石正其餘皆柴伙山場而本山糧  
柴十分不用其一而九分乃方便四鄉居人所  
需耳係本山當糧陸斗壹升正

曲江縣寄庄田

一曲江羅挺生劉明華居士等千康熙八年正月  
將曲水巖馬佑石下坊坑洞尾背常巖黃泥冲  
大陂頭亞連巖穿珠巖等處田照管山載根武  
斗柴升在曲江節社都苦竹營一甲羅劉傳戶  
內送與本山爲業

一康熙九年三月初六日買置華仰德田租貳拾  
陸石載根壹斗捌升內玖升在曲江節社都樹  
甲華榮與戶內又九升在上禮都一甲張士傑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五

戶內土名黃沙坑下舍門前上下堰養花老屋  
塔鴨蛋坑大陂頭等處

一新舍何節生護法千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五  
日將天台山鄉土名下舍雙坪二處田租壹拾  
叁石載根壹斗陸升在曲江上禮都張應表戶  
內送與本山爲業

南雄府保昌縣寄庄田

一仁化羅爲章文學千康熙四年十月十九日將  
田租叁百貳拾叁石五斗載根叁石壹斗陸升  
貳合土名社壇銅鑼坵半坵高墳塘坵細安佛  
寨頭賴氏陵甯肚天井溪坵高墳溪坵社壇李  
樹坵高片打禾坵楊柳片神邊高坵夏屋背白  
坵坑廟背李樹三角坵賴氏陵社壇前朱屋賴  
坑口銅鑼坵李樹坵高頭賴坑白竹橫高頭又  
高頭何樹是張坑太片白竹橫教子坑白竹橫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五

黑老坵早田冲塘坵寮門口白竹橫高頭教子  
坑等處送與本山爲業

自高頭以下共田租壹百捌拾叁石千康熙三十  
一年還與黃克太尙存常住田租壹百肆拾石  
零五斗

一仁化羅育美居士法名傳定千康熙四年十月  
十九日將新地田租貳拾石載根壹斗九升叁  
合土名新地石薰石頭溪坵河邊西岸村長連  
上河坑檢坑石帶坑石是即等處送與本山爲

業

一仕化羅爲章于康熙四年十月十九日將保昌縣新地圖內房屋參購送與本山作正房

一仁化羅天祥居士于康熙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將新地田租貳拾貳石載根貳斗壹升叁合土名新地牛井坵曲坵杉樹坵新地圖邊廟禾琪橋頭河坑禾場坵等處送與本山爲業

一李子順居士于康熙五年二月初八日將新地田租肆拾石載根叁斗九升土名遊石坵大秧

明霞山志卷七

田賦

業

一李千順居士于康熙五年二月初八日將保昌縣新地圖內房屋參購送與本山爲業

一仁化譚世熊居士于康熙五年將新地田租壹拾貳石載根陸升土名山水蓮送與本山爲業

一李千順居士于康熙五年二月初八日將保昌縣新地圖內房屋參購送與本山爲業

康熙六年三月初四日買置夏惟生田租陸拾

叁石載根陸斗土名白坵坑低坵赤石岡嶺坑石坵橋底磯堆橋頭黃屋背梨樹坵高坵楓樹

頭內有田租捌石係惟生居士送與本山的

康熙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買置羅爲章田租壹

百叁拾石載根壹石叁斗土名窩裡神前中背

夫貧水尾大小排山千下秧登坵梧桐灣黃竹

冲瓦樓下屋場魚塘小分作田坑楊柳樹下打

鼓坵梧桐排坑口廟前瓦礫頭黃竹冲增古均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業

一李千順居士于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將新地田租壹拾肆石五斗載根壹斗肆升五合

一康熙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買置李子順田租叁石載根叁升土名夏屋塘背

一仁化羅爲章文學于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將新地田租壹拾肆石五斗載根壹斗肆升五合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二日買置羅騰蛟田租貳拾

水山爲業

柴石載根壹斗肆升土名塘冲散散是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初八日買置羅延年田租貳拾  
叁石載根貳斗叁升土名香山蕉頭下蘆竹與  
等處

一康熙八年八月十五日買置羅育萬田租貳拾  
石載根壹斗叁升土名香山蕉頭下芋頭冲

一康熙八年九月初三日買置羅萬芳田租貳拾  
柒石伍斗載根貳斗五升叁合土名香山瘦坂  
漂塘等處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文

一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買置羅騰蛟田租  
壹拾貳石載根九升土名運竹山

一保昌縣黃順都居士于康熙九年二月二十二  
日將新地白坭苑田租肆石送與本山補羅秀  
九居士昔年施田田少糧多之數康熙三十一年  
還與黃克太

一康熙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買置羅會貞屋場地  
壹畝塘一口松山一所坐落保昌縣新地

一康熙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買置葉秀美羅兆吉

房屋二間坐落保昌縣新地園內  
以上糧米在保昌縣西隅都十甲外畸零戶僧俸  
明戶內

下院

一會龍巷在韶州府城相江門外康熙七年正月舊住僧噲嘯嘯送與本山爲下院後在庵前左右蓋造鋪屋間

一太平關衆護法于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日捐淨財買置鄧春茲等田租一百石逐年實租五十石載根制斗在韶社都二甲鄧林璋鄧林眾鄧調鼎戶內土名龍光寺上山高平陵東樹下堪尾寶字塘老陽田黃坵塘大圳下坐上瓦

丹霞山志卷七 田賦

辛

子近大圳面細埂子火燒鬼窩等處施入會龍巷爲業

一龍護園在南雄府城內居仁街朝陽坊康熙六年八月張寶譚許孟起劉秀卿居士等送與本山爲下院太守陸孝山大龍法捐俸重修

一太守陸孝山護法于康熙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捐俸買置朱鎮田租五十五石七斗五升送與龍護院爲業

免差碑文

仁化縣爲懇特免僧差永存功德福田事康熙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奉 欽差巡撫廣東都察院劉批據丹霞山僧人古泯呈前事解丹霞道場恩難憲天嘉與護持爲福國庇民永遠香火置有常住僧田計糧一十六石一斗五升零縣立時零僧戶自行辦納誠恐十年大差里通漏派攤僧清淨自居難克力役空山僧粥僅繼無可支吾欲賣田則非置田之心欲揭債則無還債之術既不可妙化

丹霞山志卷七

免差

壬

以覺公勢必至顛連而散衆法席必虛道場必廢有負憲天嘉與護持至意伏懇特賜鈞批照曹溪事例辦納正供外一應祿派差徭准與豁免勒石山門遵守不替萬代沾恩福德無量等情赴院呈准奉批僧房不同民戶難克力役正供既完祿差可免仰仁化縣查免給照繳報奉此爲照該寺田根雖附在扶溪都下然係自立時零僧戶原不在十甲之內今奉前批合就給照爲此照仰丹霞山僧人古泯收執即將常住僧田共糧一十六石一

十五升零每年照額徵則開辦納正供一應祿差  
從役遵奉憲批舉行豁免不違違守如有無知里  
通指稱現年名色向該寺照派者許卽據實呈縣  
以憑申憲究治須至執照者

右照給付丹霞山僧云古泯收執

康熙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給

保昌縣准詳藩憲批制另立曉零僧戶碑文

南雄府保昌縣爲懇恩比例另立曉零以便輪將  
永遠香火事奉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批本縣申詳看得丹霞  
山嶺南名利也雲封萬壑翠聳千峯代有高僧接  
武祝國庇民原載本山及龍護園共香燈田貳頃  
貳拾柒畝五分九毫四絲八忽科米七石三斗零  
三合零六抄又查官租房地壹畝貳分玖釐捌毫  
零四忽科官米七斗肆于保昌西隅都五甲輪將

此蓋釋氏南畝其與民籍有間卑縣承乏衡篆撫  
茲凋瘵雖軍令交瘁羽檄紛馳而古寺田糧無不  
寬一緩二請爲薄稅輕徭者欣衆愜臺於不二法  
門中廣布慈雲惠雨卑縣隨令都書檢編黃冊將  
前項山糧另列曉零僧戶仍帶骨于西隅都五甲  
戶外允與律例相符遵年按限辦納正供本折勒  
碑盡竭力役之征要使香積有餘空谷無非樵蔭  
山厨豐裕幽棲卽是棠陰更期貢賦先輸俾僮科  
不呼野衲而猿鶴無驚卑縣將垂石以集承其

蹄之風亦以頌。憲臺遺澤也。緣由奉批既稱  
時零應在十甲之末不便仍隸五甲矣。仰縣推放  
明白以垂永久。餘如詳勒碑徵奉此。按查先奉本  
司批據丹霞山僧傳明呈前事內稱切本山蒙文  
武宰官善信布施弘建供佛安僧祝國庇民所有  
香燈田蒙前任南雄府陸太爺暨諸護法施僧田  
壹頃九十壹畝伍分貳釐陸毫肆絲捌忽坐落係  
昌縣科米陸石一斗肆升捌合又蒙拾下院龍書  
園香燈田叁拾伍畝玖分捌釐叁毫科米壹石壹

丹霞山志卷七 免

三

斗伍升伍合零陸抄蒙前任縣主馬印契明白原  
附西隅都伍甲四班里長裴福性戶內通年辦納  
正供外雜差俱照例豁免等情奉批僧米既完正  
供則力役可寬仰保昌縣查照另立畸零給示具  
報奉此業經具文申詳去後奉批前因除行西隅  
都都書張玉龍遵照憲批將前項田糧另立畸零  
僧戶於十甲之末外合行給照起戶勒碑以垂永  
久爲此帖付僧傳明收執遵將丹霞山龍書園二  
處原載香燈田稅畝另于西隅都十甲之末起立

時零僧戶自行輸納正供銀米豁免課派差徭暨  
碑銘文永垂不朽使各里排咸知遵守本僧獲免  
額外之擾矣須至帖者

右帖付丹霞山僧傳明收執

康熙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給

丹霞山志卷七

免



丹霞山免差碑記

庚申十月既望予分符仁陽度廛嶺逆旅主人迎告予曰仁化雖小山水甲于百粵丹霞山必耳其名矣予應之曰於輿圖而得錦石丹霞未之聞也既至而車輿旁午簿書鞅掌不暇登臨聞期年家君從龍城來視予治事得侍杖履放舟錦水緩步登山歷級而上一亭少憩顧盼久之入山門登摩利大悲兜率準提諸閣對佛膜拜復至紫玉臺俯瞰碧玉潭澄光如練轉地藏殿登海螺巖舍利塔

丹霞山志卷七

記

十一

坐龍王閣邊胸決皆恍出塵外同步而歸則禪燈焚焚暮鐘將動矣夕宿客寮興樂和尚剪燭夜話因問其歲計和尚告予曰此先師兄澹歸卓錫地也詠茅經始拮据艱難今則竹木翳如衣鉢所儲置飯僧田若干得安心辦道但歲供之外繼以維差租粒無幾難以克役且工未落成卽飄然遠舉安其責於山僧綿力支吾實漸負荷家君聞之謂予曰大丈夫存心利濟奚必傾囊倒篋一舉手間可垂澤於後世者當力爲之予聞命唯唯歸乃集

紳衿里正申言丹霞免役之議所以護法安僧上奉聖天子崇奉三寶之致意也邑人余以爲然遂申請上臺若爲定例永免差徭俾仁陽之民共植無疆之福云爾議既定授筆而記之

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桂月之吉文林郎知仁化縣事三韓修遂年撰都寺比丘僧明藏立石

丹霞山志卷七

記

丹霞山崎零戶僧傳明稟為懇恩批照以杜重累  
 事切照先師遺歸和尚開造丹霞叢林并在府城  
 置立龍護園下院彼時蒙 前任府主陸太翁買  
 有開韶百願等處田畝貳頃零粒柴石有零推入  
 西隅都十甲收租養僧歷蒙 府縣太爺遵照  
 藩憲批詳止納正供豁免雜差在案相沿日久遂  
 有原都不肖里長借端生事先受百願王克太詞  
 控退租現受何萬興僧荒捏害已蒙 老爺電察  
 施恩在案但念田土係煩瑣之事僧家以恬退為  
 先况蒙 老爺善政為民清丈田畝合縣歡頌誠  
 不欲使丹霞僧衆獨有向隅之泣也靜候老爺清  
 丈造冊先日輪至十甲差期更當仰領慈惠誠恐  
 目下有原都無賴混行借端捏累以致佃戶拋荒  
 缺租山場為遠貽害匪輕叩乞青天老爺臺前思  
 批該房給照收執漢為恩便澈切上稟須至稟者  
 批 嗣後如有無賴指稱糧賦索騙者許該住  
 持不時稟究此照

康熙三十四年二月

十九

日泉

其稟丹霞山僧傳明稟為懇恩准照豁免徭差大  
 役事竊照本山自清歸和尚僧眾焚修祝  
 國興運以待十方雲水有年蒙 前任府主陸太  
 爺暨 藩憲護法宰官施有香燈飯僧田壹頃玖拾  
 壹畝伍分零該科米陸石壹斗肆升捌合又施下  
 院龍護園香燈田叁拾伍畝伍分該科米壹石壹  
 斗伍升並載民米柒石叁斗零附于西隅都十甲  
 之末自行輪納正供一切差徭十年役粟行節免  
 給照勒石以垂永久一向無異昨於康熙三十二  
 年矢值均差之時里書不諳其故誤將前糧復額  
 當差冊內以徭差未已奔控 糧驛遺張批送 天  
 臺查詳據該冊申覆奉 批既經前縣詳奉 藩司  
 批免在案仰 仍照 藩司批示行繳等因第慮案  
 存公署倘有里差橫索山居寫遠卒難奔懇為此  
 懇乞 天臺俯照 憲批循例蠲免金此准照以  
 杜繁擾佛僧兩願沾恩起 老爺臺前批准施行  
 批 准照 遵憲批示遵行可也

康熙叁拾肆年捌月

初九

日具

欽差廣南都之八巡道錢 爲懇恩給示禁約以安  
淨侶以重山門事據仁化縣丹霞山別傳禪寺僧  
古溪古永等稟稱鄧州李鑑湖山主有丹霞山一  
座啟請澹歸禪師和立禪院住持佛法誠恐無知  
人等不信三尊攜帶酒肉污穢伽藍砍伐竹木侵  
損常住并來歷不明借端止宿致有貽累僧行難  
安伏乞給示禁約闡揚有賴等情到道相應示禁  
爲此示諭明色開襟人等不許擅進寺內混擾及  
奸棍假藉名色借題止宿攜帶酒肉等項犯戒之  
物污穢禪宇及砍伐竹木侵損常住者許本寺僧  
人指名赴呈或連人扭稟附近官司處治敢有故  
抗卽解  
道重究不貸特示

康熙元年正月

二十八

日示

丹霞山志卷七

禁約

四

韶州府仁化縣正堂孫 爲申嚴捕魚之禁以廣  
好生事照得天地之大德無過好生人間之積惡  
莫如嗜殺丹霞之下衆流所歸其住持僧收養水  
族作放生池拯救衆生飯假諸佛誡善事也恐有  
無知細民肆其貪饕以網罟魚鱉無忌憚合行  
禁止爲此示諭本 及四方人等知悉嗣後  
敢有從放生池內擅爲採捕者許拿送  
縣以憑重責不貸特示

康熙三十二年五月

初六

日示

丹霞山志卷七

禁約

五

韶州府仁化縣正堂陳 爲嚴禁焚採以培風水  
事照得丹霞一山砥柱東流固爲邊佛道場尤屬  
邑治關鍵自立寶塔以來科第重新鼎盛若加以  
樹木翦斲自必物阜民康但勢出自生成蓄禁必  
藉人力近訪聞山下樹木有無知鄉民擅肆砍伐  
燒炭網利止賴一家之方便竟壞一邑之形勝合  
行飭禁爲此示仰本山住持及彼地鄉保甲各色  
人等知悉嗣後沿山前後寸草寸木務宜蓄長不  
許縱恣擅聽砍伐如有特強入山不遵約束者許  
協力拘拿赴稟定行重究枷示山下示衆決不姑  
恕慎速慎速須至告示者

丹霞山志卷七 禁約

四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

日示

丹霞山志卷之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等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潜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授易五原

藝文志序

山號丹霞久結雲霞之侶臺名紫玉時聆金玉之

丹霞山志

藝文

音聲機腕關於聞人著述豈關乎細事言詮入妙  
洪覺範不妨以文字述禪議論絕倫支道林乃得  
以才名出世然而聽鐘蓮社高人之逸致何後陳  
水東林太傅之遺音未墜凡茲文獻亟用表彰有  
俾山靈堪垂不朽者也作藝文志

丹霞山舍利塔碑記

釋今釋

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地水火風生老病死九  
不淨觀皆舍利種也自如來以八斛四斗見異而  
塔廟幾遍宇內蓋以衆生狹劣非有神變不信不  
尊故大法東被用是伏外道動世主雪往業餐風  
慧則如來以金剛不壞之同智示此金剛不壞之  
珠形卽以此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不壞  
之同智予未覺像正之有差別也阿育王八萬四  
千佛龕旦得十三隋文帝八十一州塔粵東得二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一

以粵東視震旦以震旦視南閩浮提皆存乎見少  
况以韶陽之仁化視粵東乎予開丹霞五年歲在  
丙午冬奉天然是和尚住院丁未夏舍利出於巖  
山之棲賢時長老石鑒觀公以千粒獻古岡善男  
子方雲停請爲建塔遂卜吉於海螺巖上江山瓊  
樓秀絕一區製仿晉王綸以赤石下闕爲基者縱  
廣五丈高一尺次上爲臺縱廣三丈五尺高一尺  
五寸復次爲臺石闕周之縱廣二丈四尺高三尺  
乃豎塔座縱廣一丈三尺高四尺恰四面各一

丈高一丈三尺面正鐫釋迦牟尼如來左文殊師  
利右普賢後爲觀世音三大士像其上鐵露盤七  
重高一丈三尺以金寶珠高三尺七寸鐵網  
緇之叶謀於丁未之秋茲舍利於壬子之春增成  
於甲寅之冬闕時則八年計費八百有奇亦詔賜  
創獲之觀也早聞之舍利所在不徒啟信生悟將  
以福國佑民積表道場曹溪雲門領袖天下其餘  
梵刹黃紫豈無建立自明以來佛法不競衰席多  
廢羣一闢提不知舍利爲何物往往置卒增波培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護地勢亦用形家言耳凌江北境或耕田而得  
餅中有如麻如菽五色璀璨野人謠之不入棄去  
是夜大雷電以風厥明並土而失如有物掬之者  
豈非古塢夷爲平田人既貿貿遂使八龍鬼神因  
之獨擅此三年以近事也予故詳其始末勒之貞  
珉俾有目之流知所恭敬圍繞以諸華香而贊其  
處則丹霞奉如來金剛不壞之殊形開衆生金剛  
不壞之同智塵塵堅密一從此入福國佑民始爲  
最勝即停雲財法二施與本有三身等於如來金

剛不壞其敢矜有爲功德以誇奉者是捨也勸發  
之初惟海幢阿字無長老通導於內外護之聞者  
爲海幢解虎錫都寺經始於樂說辯百座訖工則  
勸修引直歲轉輪督繕則石吼震監院諸効奔走  
於是役者不槩及

銘

丹霞舍利塔銘

釋函是

心光徹內外如珠入五色珠與色無性非離亦非  
 卽非卽超形骸非離淡營衛月在千波中波波搖  
 清霽几聖惟一心湛辱成二諦示生光涅槃而實  
 無堅脆脆以別生死堅光表性義本從心生色迷  
 色乃有二絳合明月珠體合百骸粹領納鏡中像  
 想卽妙觀智流注皆真常分別非明記如是五蘊  
 身與法身何異祇因一念迷情生分淨穢淨穢悟  
 由心實念絕邪正佛以此智證法化無同別示現  
 別中同中同別自斯光耀百千年福被我遺教神  
 光彌金輪仰瞻如夢覺樓賢發現異感激當其運  
 移光照嶺南慈曜無遠近佛子學聚沙繕土紫金  
 欄崔巍海螺巖品高過霄漢舉目道與會布髮形  
 俱泮見聞起遐情究此未來際念念盡圓明身與  
 心并長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舍利藏中石記

釋今釋

康熙丁未秋七月舍利一千粒至自廬山棲賢蓋  
 關地得之爲宋咸平庚子塔中之藏我天然是和  
 尚命卜地於海螺峰之頂古岡善男子方雲停兄  
 弟捐貲建塔塔成盛之玉合藏于琉璃盂襲以赤  
 石函歲在壬子日維壬申月與時皆甲辰天地協  
 吉緇白相慶丹霞道場永明慈日韶陽福地徧覆  
 慈雲三災絕診八法生光現前內外護隨喜見聞  
 皆與釋迦如來同分多寶之座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五

丹霞昔同塋碑記

釋今釋

有指有柳有封有樹世所以爲塋也仁人復設義  
塚以掩無主之骨然猶各有域故人有爭宅見有  
爭塋佛之教曰四大無主亦無我比丘之生也居  
叢林號爲旅泊死而荼毘水火風俱散獨存地太  
之一毛入於普同之塋共聚而域不分卒未聞有  
爭塋之鬼豈非無我故無主無主故無爭哉丹霞  
建立十年同住亡僧三十餘未有以塋護法大中  
丞劉公欄之特捐府金以行其德于是卜吉於泐  
山之陽戊山辰向築臺三層縱五丈七尺橫二丈  
七尺塋廣逕入尺高九尺深七尺製以赤石有火  
珠而無露槩謂之平頭制底體也經始于壬子夏  
五月吉日告成于秋九月十八日擇冬十二月之  
朔捧諸骨石入塋中後有亡者率得所安公可謂  
澤及枯骨矣爲吏者曰此已無主爲西伯者曰我  
卽其主公亦將使一切無主者獲大覆載寧翹丹  
霞之亡僧或曰丹霞之僧無主得公以爲主不可  
以不記予曰丹霞之僧無主無處不增得公以爲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六

主有處不減盡大地無出於此可以記矣



丹霞山別傳寺重建普同塔誌銘

釋古雲

不杜海幢

十方叢林建寺院以居衆僧必建普同塔以安靈骨何也苦薩入定見衆生于多劫中業流轉環死此生彼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滅盡未來際也故謂之生死大海法華經云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明乎生死事大須悟入佛之知見也六道凡夫不了此段大事所以浪生浪死於苦海中豈知法界無成本來無生死四聖亦在衆生苦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五

海中咸等正覺英邵武禪師曰吾化後必將骨石入於普同吾生平與大海衆同居死不忍與之離是故流轉生死則謂之大苦海證菩提涅槃則謂之大覺海覺海稱爲衆果衆果之所歸必由於勝因之所植因有二種從理門入佛者曰理勝因從事門入佛者曰事勝因理勝因者由出世法而通世間事勝因者由世間法而通出世俗之諸大苦薩莫不由之而成佛粵東丹霞山普同塔創於大中丞持平劉公公以事勝因得與關山游歸大師

通出世法塔在隔溪綠玉峰歲久地濕漸爲水所滲入年來遠蛟雖經茶鬼弗忍投之塔中主法席者每憂之欲營善地而未能也歲壬午半齋居士吳公益寓會龍庵往來丹霞與角和尚及其法嗣願米大師交甚懽明年攜衆于王居士入山欲爲會龍院主漸登下一小塔願公已諾且謂漸師生平舍已爲衆今山中不得歸普同者甚多恐彼衆不安何不擴充是念以爲一僧而及千百僧耶因述塔爲水所侵狀兩君相顧惻然恨力弱不能肩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六

住乃共捐若干金爲勸緣倡吳君復同願公擇地于丹霞之麓護生堤左畔某向之原土脉豐厚聲響拱衛而溪環繞達卜吉鳩工有乘菩薩大願輪吉占沈居士聞而嘉之即與其兄枚臣居士獨任其力曰不必他求吾務底厥成而後已噫謂非苦海中而收樂果哉語曰善始者不必善終善作者不必善成前事者之不長後事者之師也劉中丞爲丹霞普同作之于始沈居士爲丹霞普同成之于終後先功德一樣勝因必能于事發門而通於

理法門以之入佛法界則菩提涅槃不爲生死之所  
 所縛轉而能轉衆生之死不妨兩肩擔荷並特資  
 生送死大典修世間之福而已哉若夫時節因緣  
 作人而就不能預爲期必前此修之而未能今願  
 公片言遂使小塔之因竟成大塔之果始事之功  
 非吳君而誰哉王君亦篤善樂施故能同勸善事  
 蓋嘗論之人若修善即在生死海中骨有所恃不  
 然前路茫茫無本可據信乎潛歸大師云此十方  
 衆僧尚在此一堆白骨中否也十方衆僧在此一  
 堆白骨中骨毛勝結至今不開若參透此語許汝  
 識丹霞普同塔之義時丹霞監寺壽大師值此勝  
 因相與戮力經營重其事則非鈴覺海二上人  
 力也乃爲之銘曰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七

法海湛澄	沙界一漚	剎塵互攝
出沒因由	慈彼羣情	自起自倒
乘大願輪	如空日杲	杲日麗天
照破羣迷	登於覺岸	海遶山圍
誰論聖凡	休分僧俗	一變便成

千足萬足  
 制底龜靈  
 尤且大千  
 其光匪他  
 功德綿延

晉同塔銘

劉秉權

丹霞豁公之開山也于三寶分中無所不用其周  
詳山既開矣不可無佛佛不可見顯之以像像不  
可衰奉之以殿因而廣之諸佛菩薩之堂宇樓閣  
次第落成人知有佛矣不可無法乃建藏樓崇法  
座敦請師王入山爲人天表率人知有法矣不可  
無僧僧之所重無過生死佛與法了生死之指南  
也伶仃衲僧當下丁法任運隨緣去留自在無佛  
可師無法可視無生與死之可欣怖開山主人當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八

高掛鉢囊作無事漢後起之緣等諸添足無如其  
不能也大地衆生由無明惑展轉相緣至於老死  
人塵固爾山俗亦然無寂滅之樂遂有愛戀之苦  
開山主人事弗獲已乃從生死二途爲同住起見  
作有爲法姑以不了了之二時粥飯三事衲衣截  
形充腹俾無凍餓所以養其生也涅槃有堂湯藥  
有醫普請齋送乘炬開維所以送其死也唯是四  
大假合有成有就一靈已寂皮袋無依餘灰遺燼  
狼藉支離一旦投諸清流委諸草莽曠忍爲之澹

公一日過子道及此事不禁戚戚子爲惻然遂捐

貲百金授知事人令敦匠石于丹霞近處卜地隔  
江建普同塔場一區以俾掩藏庶幾乎生順死安  
矣從此十方雲水共有歸宿之樂而無暴露之憂  
便當及時努力了却生緣當下解脫捨報分明如  
其不爾觀斯塔也此顛寒心骨以生死無常刻刻  
在念其於佛法不無少分相應耳當局者迷旁觀  
則詰願與同志勉之塔旣成爲之銘曰四方塔無  
縫算十方僧無高下塔中主無假借塔中賓無家  
舍塔中境無冬夏塔中人無晝夜有亦無無亦無  
携手同歸無恒化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九

天然和尚塔誌銘

湯來賓

禪師名固是字麗中別字天然華育獨和尚法嗣也初六祖滅後派衍五宗其一曹洞凡三十二傳至傳山無異異傳華育道獨獨傳師及兩可以羅難化導潘陽師既得法歷任江右粵東諸名山大利說法度生喻四十載康熙乙丑八月廿七日示寂當華明年四月諸大弟子奉龕建塔於丹霞佛日山麓又明年丁卯法嗣今辯以善狀來請銘于與師道雖不同然兼官粵時已心儀師後復遊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十

粵訪師于東莞芥庵爲予言儒佛異同之占此人巨虛又訪師于平咸子於師因淵明之興慈遠也其敢辭銘師本姓曾世爲番禺望族初名起華字宅師生而胎胞紫衣墮地始出六載出就外傳自覺身若墮虛大哭而返如是者再十三思莊周夢問太極相生於蓋師爲依文解說師曰此名言耳太極爲何物且兩儀未生極從何任兩儀既判極從何去蓋師不能答十七補諸生輒以康濟爲已任或教之持咒可長智慧自若心念不靜遠起

疑情如是有年劉所擬者頗如冰釋及問傳燈錄不會厥旨併喪所得乃大疑懼速求出世父母曰汝欲出世當俟名成師體志懋勉蔚爲名儒年二十六舉崇禎癸卯而鄉試榜後日方歌鹿鳴坐念功名富貴興已無賴上甲戌春官歸塗病劇感異夢而愈自是漸欲絕羣榮益力衣不解帶者兩月大悟玄宗丙子冬謁稠和尚于黃巖往返叩擊針芥相投禪示以偈曰風幡一頓解投機千里同風事亦奇三上黃巖問端的實知野老不相欺已卯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十一

公車復上升次南康值獨和尚移錫歸宗詰求視髮先是詔行保舉師以大臣交薦當得美官乃謂選官不如選佛棄綬敝屣壬午省親廣州宗伯陳公子壯率諸人士請開法詞林師以文人慧業深入其際直見本源斯諸委曲全提正令大闢綱宗行無等慈目空千古緇素體足凡數千人率皆有叩則鳴無不汪甲申後遷地雷峯旋徙棲賢更歷華首芥庵海幢丹霞諸刹所立規矩整肅森嚴一切外緣視若塵垢當平藩鎮粵賢請再三至

不獲已以資禮見大日不辭而返師雖處方外仍以忠孝廉節垂示及門以故學士大夫從之遊者每于生死去就多受其益甚深諦信抑且爲法忘軀競相落髮紹隆聖種弘贊宗猷師師濟濟一時御盛緣富穎脫塵勞正當韶年得志父母妻妹子媳先後俱著條衣實有以作觀感也晚年退居紫霄峯之淨成猶孜孜汲汲爲法求人每一言及先宗輒爲隕涕時佛法濫觴惟師門風孤峻與諸方異會有幸官欲以世法繩諸刹乃返雷峯旣而示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七

疾欲尅去期臨行手偈示衆端坐而逝距其生萬曆戊申十月十四日亥時世壽七十有八僧牒四十有七所著有各利語錄楞伽楞嚴金剛三疏禪醉焚筆似詩諸書嗣法弟子海幢阿字無棲賢石鑑親丹霞濟歸釋雷峯西堂初千壁皆先師人滅餘各分化一方其高行鶴鳴訶衍摩則師之羅喉羅也銘曰三教同原等無異惟茲拘人乃二視儒門滄泊世交喪誓向空王豈赤幘諸見既滅覺照空得無所得任闍位一毛頭上現全身大千拋擲

同遊戲從上窠窟盡掀翻瓦礫生光無剩義月空  
今古道風孤世出世間扶正氣八坐道場四十秋  
龍象疏踏誰能企南天佛國賴重興洞上綱宗終  
不墜我無生滅隨因緣道樹忽枯涅槃至恒沙級  
壞塔巍峩如是如是亦是如是亦是如是亦是如是

丹霞歸禪師塔銘

徐乾學

歸禪師者前進士金道隱也國亡出家爲僧  
師嶺南天然和尚受衣鉢建丹霞別傳寺已度  
嶺來吳請藏經寄錫當湖陸氏園病卒弟子奉其  
靈骨歸塔于丹霞越數年其同門辯禪師撰師行  
狀命侍者古輪等遠來乞銘于予予以癸卯年遊  
嶺南遇師廣州朝夕談論甚歡比過吳門又顧予  
于花溪草堂方欲與諸同志爲覓一蒲團地止師  
以佚其老師不辭而去已而遷化于當湖適滯都

丹霞山志卷八

墓文

十四

門辯香勺水其酬宿志茲辨公以狀乞銘其敢有  
辭按狀師諱今釋子潛歸杭州仁和人姓金氏原  
名堡字道隱舉明崇禎庚辰進士知山東臨清州  
未一年以災疫不催科罷歸大兵入杭奔閩上疏  
陳恢復大計語侵鄭氏特授禮科給事中以服未  
闋不拜奉詔聯絡魯藩鄭氏陰令江東帥方國  
安計殺之江東人亦羣指爲北來奸細賴同年御史  
陳朱明力爭之得免還閩鄭氏益不能容以終  
喪請許之因遁去楚南辰沅開成子江楚兩粵兵

起復迎桂王駐肇慶府公入見補授兵科論事

益切直無所忌諱舉朝側目同時袁彭年劉湘客  
丁時魁蒙正發皆與公合而大金吾李元胤方用  
事尊信公等言得行故遂有五虎之目庚寅春大  
兵進粵駕移梧州一時銜五人者倉卒舟次合疏  
請誅坐以贖罪遂收公等下榻獄欲致之死拷訊  
無所得乃予廷杖意在徧斃公也故公傷尤重卒  
不克諱成清浪衛道阻不得赴留寓桂林茅坪舊  
桂林破遂薙染爲僧壬辰下廣州奈雷峯天然是

丹霞山志卷八

墓文

十五

和尚受具戒執役盤頭者一年天和尚欲隱匡山  
師奉命乞食江南回充棲賢記室已返雷峯供職  
如故又居東官戴庵前後十載壬寅開丹霞充監  
院于兵馬林中屢瀕危殆經營五載別傳寺告成  
居然叢林乃迎天和尚主席日與師友嘯傲山水  
間一日入室次言下有省覺從前所得豁爾水釋  
明年乃受記薊舉西堂止僧仍充化主天和尚赴  
歸宗請甲寅春命師主丹霞席領衆不輕肯一入  
未幾復以請藏出領付院務于同門辯歷盡險阻

得達吳越請藏事畢擬還俠賢而病遽作平潮陸  
孝山使君留寓別業遂不起臨終囑發轍內外書  
及諸遺念囑侍首茶毘投骨灰于江流侍者求留  
偈舉筆書曰入俗人僧幾番下火如今兩脚消空  
仍舊一場懣懣莫肥是非來辨我刀刀只砍無花  
果揮訖投筆而逝時庚申八月九日也侍僧奉靈  
骨回匡山丹霞道俗迎歸建塔于海螺巖距人滅  
已九載矣師生於萬曆甲寅世壽六十有七僧臘  
二十有九所著有徧行堂前後集行世其未脫白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七

時有嶺海笑餘集辯公狀如此子開學佛者以能  
了生死爲大事畢卽吾聖人謂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莊子述聖人之言曰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不求生不知生死所悅  
惡非真了者而能之乎世傳唐公居官抗顏敢言  
人爭欲殺之不爲少變吾未之深悉獨見其上定  
南平南兩王書而知其夷然生死之間也定南破  
桂林殺瞿留守式招張侍郎同敵橫屍衙市師時  
雖出世仍前朝舊人慨然前爲收斂其書自敘纓

歷與兩公文情畧無隱諱引唐高祖之于堯君素  
周世宗之于劉仁瞻役其身而愛且敬其人明太  
祖之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薨而復祠之元世祖  
之祭文大祥伯顯恤江立信之家持之有據而言  
之成理又言袁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  
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  
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兩公一死之重豈輕  
于百戰之勲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  
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十

公殮瞿公幼于尤宜存恤張公無嗣益可哀矜並  
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否則亦許山僧收領隨緣  
藻葬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讐必滅其家很  
藉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敬俟斧鉞惟王圖之夫  
以亡國孤臣得免搜求爲倖乃于冒威權不避嫌  
鑊視彼貪生怖死者何如耶其上平南書則云前  
所編次元功垂範一書遵奉記室所授稿本于明  
稱僞于明兵稱賊初謂奏報相沿未會改正竊念  
明滅元而修元史不以元爲僞不以元兵爲賊元

賊宋而修宋史不以宋爲僞不以宋兵爲賊明末  
君臣播遷亦自延其祖宗一統之脉而 清朝承  
明正統驅李自成爲明雪恨于明本非寇讐今書  
稱李自成爲僞爲賊稱明亦爲僞爲賊畧無分別  
恐于理體有乖謹發回原書改正蓋天下之分義  
當與天下共惜之天子之體統當爲天子共存之  
也詞嚴義正卒允其請師所言可否之閒利害存  
焉能無奪于利害卽無奪于生死吾謂師夷然于  
生死者非謬說也則以師學佛爲能了生死又何

丹霞山志卷八

藝文

六

擬爲師文字大抵自莊子來自言小時每作文不  
爲題所縛故能發昔人未發之理道昔人未道之  
言其犀利處于禪家機鋒將近宜諸方謂洪覺範  
文字禪愁山清夢遊集皆弗及也詩篇口占恒十  
數首好用古事聲采綢繆乾學奉命還山纂修終  
日屈指卷帙中鑽研故紙于師分中事未能窺見  
萬一惟據于所知證以辨公狀輒次序其說而爲  
之銘其詞曰有浙巨儒文鋒莫禦少掇科名旋別  
朝若亂日從亡捐家不顧遇事盡言乃達衆怒若

樞機遷嚴道遠戍天命既改以緇易素師事雷峯  
庫頂受具故吾何有隨衆作務坐臥靡寧得大解  
悟建立丹霞法幢雲赴離曲求床芒鞋東度栖栖  
吳苑以請藏故事畢言旋堅挽莫駭陸氏園林坐  
脫何遽支離遺骸付之一炬江流可投寧堵可住  
回首平生如夢得寤作斯銘章增我慨慕



新建丹霞別傳寺記

晉陵周起鵬

聖天子右文講學雅意隆儒益以止邪於未形和教於微渺俾天下一歸於惇龐仁壽之域而後已南粵爲南服地道里遼遠山川阻澁號稱難治非得心胥大臣彈壓之不足惠和其下於是親政之年妙簡賢能臨軒策命而光祿大夫周公首膺秉鉞重寄公至未閱月政修事舉海波不揚文安於職武效於閭四民五兵歌舞醉飽於光天化日之內而深山窮谷草木亦爲向榮猗歟盛業哉公性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一

和而行方不通私謁其以方外見者拒不納所以肅體統衛名教也今夏六月濬歸開士從丹霞來謁公於和門公以賓禮相延四方之士驚而告語以爲風緣冥契不介而乎豈知公之見取乎濬歸非幸於福田利益之說也濬歸少而習儒擲管爲文名滿天下弱冠卽登仕版宦於青齊政聲籍籍公撫二東幾十年濬歸之服官宦政必有能述之者公蓋耳而熟之及濬歸解組流離山澤瀕死而生旁皇踟躕於荒荆瘴雨間而濬歸之心已灰矣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二

霞一坐具地另闢境界若天造地設者然豈特山木之靈乎濬歸負奇骨性落落寡合雖爲浮屠氏之言非高賢不與談非正人君子不相謀面其隱居二十年戒行兩淨宗說雙通未嘗苟且向人索檀波羅香而獨見禮於公如謝安石王逸少輩與道林道安遠法師遊俱取人於天擲之外而不可以世法議然則買山而充隱濬歸之所不爲市美而逃名公之所不受推公之意在於潤羣生濟萬物一夫不得其所若已內之濬中而以丹霞爲之

竹秀惟濟歸之意在於竭手足焦心思一止一  
不輟放過而不遽逝於虛無寂滅位絕雲泥事無  
大小皆是裨悖麗仁壽之上治者非公不能遂濟  
歸之高非濟歸亦不足形公之大實相與以有成  
也吾聞燕趙多奇士吳越有秀民公發跡于燕而  
宦濟著豐功濟歸生長于越而振奇多異采然則  
賢豪之所樹立應求不得而泯卽像服不得而拘  
則以濟歸爲昌黎之大類可矣寺成勒石於紫玉  
臺起峻爲記其勝緣如右其諸文武若總戎若郡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三

侯若參府僚佐等皆聞風樂助者例得與書

丹霞地藏殿記

釋今釋

予以庚戌春至肇慶太守史公庸菴發地藏閣之  
願約韶州太守馬公子貞共成之闕辛亥秋九月  
落成惟諸佛大菩薩間出于世皆爲三界衆生三  
界之穢至地獄盡矣衆生之惡業至墮地獄盡矣  
地藏菩薩以正眼普觀一切衆生本覺妙明與諸  
佛無二特以妄想積習爲見所遷七趣升沉輪轉  
不已一若性有善惡而不知性無善惡善惡無性  
升沉無業淨穢無地苦樂無人浮雲在空亂起亂  
滅幻人現影非實非虛當下一見卽還本妙是放  
以地獄爲道場以惡衆生爲伴侶以度所難度空  
所難空爲佛事也二公示作王臣不可捨諸政刑  
祇行德禮特于聽斷之下得情勿喜哀矜所被枉  
楊桎梏共鼓薰風則于菩薩莊嚴供養亦有同聲  
之感乎登斯殿繹斯義仁人君子待諸惡業衆生  
有教無絕有憫無怒暫時岐路畢竟歸家卽生之  
殺之總爲指迷之導師俾知寶所若吾儕比丘稟  
三聚淨戒行菩薩道餓鬼畜生隨類而布慈雲隨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四

人而指淨月不獨奉地藏爲標準其益知所先務矣

丹霞新建韋馱殿碑記

釋今範

予初結丹霞卜建婁至開於大雄寶殿之前七年未有楹越康熙戊申秋勸修引直歲夢中若有迎新伽藍至其地立刹竿六丈有奇覺而竊喜謂當有福我者已酉秋予謁制府大司馬周公於端水以茲聞請公許之發府金五百爲助一年之後實爲一年之前嘉慶是歲則公于丹霞三生之緣殆未可以思議測也是歲嘉平工師平水度地開之基高下相去二丈予乃構爲三重迴廊通殿重抵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六

長老峰如與衆生同一悲仰明窓曲閣俯瞰錦溪石塘諸峰疊翠可拾如與諸佛同一慈攝左右翼以小樓亦三重下廊下達上席上達蓋茲山淑流之觀至此止矣按此忍土須彌山半有四王天四王各有八將軍將軍特三十二將之一隸南天王下護念正法切如眼目當於賢劫千佛最後成等正覺然且不舍天大將軍身舉九百九十九佛之法輪盡護之而後已乃知應身大士接物利生卽佛果非其所急何也時無遲速位無尊卑法輪轉

處有主有伴究其本懷寧爲伴不爲主寧遲無速  
卑卑無尊而妻至如來寶與拘留孫佛同時成道  
韋將軍與妻至如來同時得名同時得位惟公文  
武忠孝克相邦家級靖交廣於震旦亦爲南天而  
以大司馬兼大將軍兼鉞之重慈護萬民等視一  
子與諸大士接物利生各賜本懷丹霞正法無相  
而見妻至寶閣無作而成甫入境之先示已發心  
之兆此中誰爲鑄形誰爲漏影多劫且無先後一  
念自具古今十方皆於賢劫最後補處行菩薩道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七

不斬作佛公於此舉宜有嘿契而忘言者爾

· 牟提關記

釋今釋

諸大菩薩深達衆生習氣藏見不鮮於是有互出  
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以變其耳目者一其心  
志釋迦如來導人往生有彌勒內院淨琉璃國極  
樂世界自慈恩教徵修梵率勝業者絕少東方則  
無聞焉惟無量光佛剎攝受衆久文殊師利普賢  
地藏各有靈跡而觀世音獨於此土有深重緣準  
提菩薩近百餘年前稍知趨向今則遍宇內仰成  
神幾與補陀號稱夫以大士顯力不爲衆生早出  
而權感乃在三千年後豈所謂聖人不能違時亦  
以羣衆羣衆有數見不鮮之習故不辭後起以作  
其欲竭之氣歟丹霞既奉菩薩像兩載未有彌衆  
在戊申春南雄陸使君孝山以學使者馮公蒼心  
淨檀五十金至即自捐五十金故司李今萊陽令  
萬公松溪瀕行畱二十金而南海令陳公試庵子  
初夏遠寄一百五十金始克集事及冬而成卜地  
則長老峰之左肩右臨法堂與藥師閣平出而高  
顯過之江山層疊之秀一覽可盡也菩薩爲昆盧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八

遮那法身流出若以長老峰表現於此左方屈伸  
十八臂慈威並用據高臨下顯密互融法爾本然  
事非有作惟此度門有主有伴菩薩不求護持而  
諸檀越示有新禱誦秘密呪持清淨齋建寶嚴閣  
奉不思議像使已信者未信者將信者知有此事  
同入準提三摩地中等歸解脫此諸檀越卽菩薩  
多生眷屬亦各有互出之奇爲相續不可盡之勢  
皆皆蓮華藏海全潮不可作一漚觀也

大悲闡記

釋今釋

吾山建置有合而言者義歸於總總有別別有同  
有異一事而衆爲成爲異中同以一人成一事爲  
別中異大悲之闡成於督學使者侯公筠菴此始  
爲別者也大悲菩薩千手千眼觀世音之變也丹  
霞之大悲閣奉觀世音而不具變曰千手千眼出  
于大悲大悲出于觀世音舉觀世音而大悲具舉  
大悲千手千眼具矣公治官造士與人及物仁心  
爲質經緯之以文而一本於道德其於千往來論

佛乘取其理之可信耳矣其理既信無不見理  
既已見不可更見千手千眼中不見觀世音觀世  
音眼中不見大悲大悲閣中不見千手千眼則二  
殊勝四不思議十四施無畏三十二應有此事無  
作此事者未有此事已有此事不得已而言具皆  
添足也索正眼於千手眼內索千手眼千一手眼  
內索正眼於一手眼千手眼外有正非眼有索非  
正文殊曰我真文殊無二文殊然我今者非無文  
殊於其中間實無是非二相吾以爲公信理趣何

是開成于公像成于若海江公別中異異中同不  
各爲記其所以記明夫不具變則異中異也

丹霞山梵率閣記

釋今釋

慈氏如來當次補釋迦佛處爾時祇桓遺法弟子  
皆于龍華樹下得道諸天於龍華會上護法亦不  
異祇桓如人王傳位太子則百官萬民無不傳者  
釋尊教人發願上生第四天卽未立致植此勝因  
亦于下生獲果皆舊人非新人也丹霞初欲建梵  
率閣山陰吳公梅梁何公鳴玉聞之忻然請爲主  
者梅梁別主慈氏鳴玉別主諸天而共主是閣嗣  
成今釋比丘諡於果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七

現形如水中月慈氏如來不動道場而於吾浙有  
大因緣其現身義烏則傳大士其現身奉化則布  
袈和上皆浙產也戴逵以精思妙手作慈氏像威  
靈是著其子願爲江夷造觀世音積虛不就髣髴  
若有人語夷於慈氏有緣願從其指易之應乎而  
成此山陰產也蘇子瞻夢遊西湖見有榜曰彌勒  
下生朝月處天而在西湖者見西湖之月月不偏  
於西湖西湖有全月今兩公山陰之產所勸導者  
皆同地而子亦杭人西湖之異於錦石溪審矣

溪之月與西湖之月不異西湖之月與鑒湖之月  
不異一切月天上之月不異惟予與諸公植勝因  
於慈氏如來如來知之而未嘗同未嘗異也所謂  
諸天與遺法弟子皆三會中伴侶而未嘗別未嘗  
共未嘗舊未嘗新也有欲見四天上及見龍華樹  
下者乎無過於此

華藏莊嚴閣記

釋今釋

別傳之寺倚長老峰巖座而雄視右壁如列步障  
左如袈裟之展勢欲斷而仍連羣石跳脫而下有  
巨石南向曰紫玉臺喬松百許如剋劍丈夫擁立  
而嚴衛跨一澗曰寶珠峰玉臺之右有壁如舒一  
臂華藏莊嚴閣直袈裟展幅之際前爲香積左之  
而爲藏閣並於右爲淨琉璃諸閣丹霞樓觀十數  
而巖是闕也高無上上無上或謂毘盧遮那如來  
於三身無上疑有適得其位置者此非如來所自

爲位置也法身于一切身不見異而能使一切身  
各不見同使法身自見其異於一切身中而曰法  
身法身耳卽至高至上已與一切身爲類矣大中  
丞劉公鎮撫東粵至化所被予無以擬諸其形容  
公未嘗以貴驕人不大聲以色驕人不以德驕人  
若置之一切人中亦不見異而文武吏士一切人  
輪寫智力各不見同置於古一个臣有神似者以  
其不爲高不爲上而爲至高至上毘盧遮那於佛  
身至高至上華藏莊嚴閣於別傳樓觀亦至高至

上真有道得其位置者公未嘗有意位置此閣然  
不得不以此閣爲位置亦昆蟲性海不見身而身  
見不見世而世見之一端也閣始于庚戌秋九月  
竣於辛亥夏四月兩成三楹闢土之半結石爲臺  
而下成乃就右爲石級始抵于上成級皆攢步脚  
履之

丹霞山新建山門記

釋今釋

丹霞之山所謂八方無路一門深入者也入此門  
者縣梯而登望者得奇險者得危予以背賢辟地  
殆于設險以守今爲道場所與人正大平易而已  
矣歲丙午南雄陸孝山使君捐俸成之於是梯以  
木者礎以石可雙輿並進也礎道之上爲平臺臺  
有門門上有樓門有內外二重外者俯見拾級于  
前內者仰見拾級于後登之勢依于石之壁立者  
壁立者之勢邇邇資緣不能以一向是故外爲門  
一向內爲門一向爲樓一向爲之廣狹亞偃于壁  
立者之勢橫斜凹凸得異于自然之中而不覺其  
異斯其所以異也使君治南雄當往來之衝虛關  
峻險民亦勞止一切爲正大平易與斯人以安十  
餘年如一日今推其餘以安吾山苦行之僧樂遊  
之客喘息減半應無不誦後君德者使君天才英  
絕其來吾山賦詩妙天下烟雲題合與江山之氣  
相深皆因物賦形得自然之異不以危見青門之  
成其可以見丹霞之風乎倘嗟此使君之風也



遷路記

釋今釋

緣梯入關門過三疊高處其勢甚徑可一覽而盡也余頗疑之欲過於擬建舍利塔之旁逶迤行跨石礪度平橋又跨石礪度平橋接鐘鼓樓而上當關之後右直幾之前左東勢爲堤涉而成橋止卽蓄水於崇山中得川水之樂亦順事也礪斗絕淺築之則水觀不大高築之則費不貲春正黑月一日偕還覺靈知勤修願衆六如共尋之坡陀數下策杖行茂樹中望長老諸峰殿堂益高如在天半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十七

林木爲之掩映有照影井中獨見斜領之態而山左右勢益阜益出觀盼江波曲折明媚來衣袂間如畫家烘染多一筆皴疑有起伏數疊不盡之賞不與丘壑俱盡同行皆喜甚於是勸公賈勇操簾往關之余息關門後望紫玉臺矚松銀而登聞笑誦逼人忽持一鐵項圈到蓋苦行頗陀行化物也有鐵牌二鐫云蒲願卽關章駢作證字嵌鐵如新以爲新則此關無遠方化士以爲故則鐵未蝕布未朽衆咸嗟異此路通關開與鐫值舉簾斷樹樹

斷簾失覓錄得圖宜有莫之爲而爲者漫託諸先生以墨誦

指月尖項月圓手一鐵沒半邊用得全鈎着天兩個牌一個圈虎左伏龍右顧高一頭低一步明中藏暗中露用卽是勿回互重雲下有黃金尋不得尋一多生多一心芥菜子繡花針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十八

龍護國碑記

釋今釋

寶地之成豈不難哉予自壬寅至雄州諸善友請觀佛會有數椽特立于荒榛壤覺間其前後地猶他人也甲辰役至聞有梅谷禪師掩關于此過而訪之已成丈室中奉韋將軍對一像供佛前一小亭後有疏圃卽餘壤漸復花藥爛然太守陸公顏之曰龍護園丁未梅師出嶺屬諸善友以歸丹霞爲下院公可之滄公來不可無駐錫所此亦吾兩人蘇程施故事也戊申春予又至適有信士張原

丹霞山志

藝文

一

拾所居堂充佛宇公捐金爲倡鄭廣文魯城手一疏導諸士大夫助之左前有地公召其主給以價復有捨殿前右地廣六尺長九尺者始得正方無缺陷相其督諸工作則阮子弱生院主靈微輩也虛公治雄燒美古循吏雄士民請建祠其旁曰公之功德與三寶偕存三寶功德德依護法益久公謙不遑曰他日以奉大士諸君未忘不佞卽置一主其旁足矣其盛德若此於是兩工並興一地秋九月予自螺川歸則已鱗鱗異將慶落成而樓

歷巖老僧復以香像來適與新殿捐得乃奉舊像三尊於中區向掩關之室爲前生左則陸公祠祠之後爲丈室室後爲厨及冬而竣蓋其闕歲自順治甲午至康熙戊申凡十五年其地則始自鄧其猶郭佛覺張傳海等以二十金得之李必用繼則傳海等復以二十八金得之李瑞符及其猶子李羽王繼則陸公以六金得之程繼志又則傳海以二金得之劉學標而儀長拾地復成最後之施茲從尋丈步畝積累而後全凡若干畝其建置則陸

丹霞山志

藝文

二

公自捐百金外諸郡邑長吏善信助一百二十餘金用有不繼靈微以禮華嚴幾未佐之弱生墊三十餘金李如疇捐木價三十餘金丹霞亦捐三十餘金凡三百餘金而後說工向所爲供佛一楹移爲丈室厨復爲厨所爲亭遷于祠左方復爲亭皆不敢棄以荒諸福田祠附于招提之地工費別有記嗚呼豈不難哉後之君子知其所成始所成終者一以爲如來道樹時念時修一以爲召伯甘棠勿剪勿拜則擁護之功與同時道俗歡喜勤苦之

願力並垂于天峰凌水金鐘五髻杳長徹人天  
晨香夕燈瑞相永同聲贖予實有厚望焉

建丹霞雪巖石室供關帝呂祖碑記

高登科

天下諸菩薩神道皆當誠敬奉事禮拜不忘香火  
永遠者也而又何擇焉雖然儒釋道分爲三教而  
人之歧嚮好尚亦各有所宗余獨感義高千古威  
振華彝如關帝君者從幼迄今入廟瞻像尤凜凜  
然起敬起畏盡余天性也邇年官署閒暇喜養靜  
凝神默坐斗室中懸呂祖畫像焚香供奉又增  
余一天往也詔屬仁化縣山號丹霞其奇特超忽  
靈秀變幻名勝之狀未更僕數自淡師建刹來以  
人事補天工在在經營處處點綴而勝者益勝凡  
四方高僧多馳驟雲集苦心潛修其中洵爲清淨  
道場而足接踵曹溪者哉是故縉紳士大夫咸遊  
覽觀眺或詩或序或記或畫以傳其名勝者亦往  
往而是余鎮南韶十餘載矣不敢放達之所爲  
雖心慕之而每登臨不果焉康熙乙亥年秋月同  
關部丁公郡守陳公始知丹霞一時目擊之下種  
種名勝合之詩合之序合之記與合之畫良不誣

也而顧經輒步武曲折四望窮原竟委惟所稱雪巖一地位居正離前朝後據左拱右仰奇峰怪石層巒疊翠或如怒馬之奔騰或如波濤踊躍或如劍戟之森嚴或如樓臺之巍峩悉羅列于雪巖之前後左右焉余徘徊久之彌嘆息觀止而不能去遂不禁穆然曰余素性敬關帝近奉呂祖思立像而禮事之此真其所也乃商于常住雪巖可建造以供仙神乎應之曰可謂神固饒佛者也仙亦不悖於佛者也余即述素性敬關帝近奉呂祖雪巖既可建造以供仙神而關帝與呂祖仙神可並列而並供乎又應之曰可謂仙與神雖殊途而實同歸者也爰捐俸資命匠氏隨山形勢加斧鑿功建石室三箇中裝關帝呂祖之佛於其上一切四壁六窓龕座几案角門露柱階祀欄楯咸以石爲取其固也俶載于康熙丁丑年二月吉日告竣于子月吉日董斯事者誰寺中曉事僧古喻也其人誠信卽以石室之供事付之再雇一僧以相性也雖然不有香火何以供奉不置產業何有香火復捐

俸資買租田八十畝歲入國課外歲餘贏貯爲逐月長明香油及帝祖昇誕芳辰朔望時節設齋上供之資餘給守僧二人每歲衣食無缺焉使不養養于丹霞之常住永遠計也更賜常住後之繼古喻而爲守僧者必皆如古喻其人也惟常住而任焉其無忽勒記于石欲垂悠久云爾或曰噫雪巖有靈可以不朽矣

築護生毘說

釋今釋

水出高原地若生氣我立此毘蓋有二義一者爲護十方人故人依生住不依殺住生方一破人不待住人不住故法亦不住二者爲護十方法故破諸善法成不善法破不善法卽成善法成破錯行法不得住法不住故人亦不住旣護人已而成人護法地不動梵衆安穩譬如百川赴于大海波瀾寬博饒益滋多卽人護人成護法故旣護法已而成法護僧寶無玷法門嚴淨譬如千峰椿於天半

丹霞山志卷四

藝文

三

威德崇峻魔怨潛伏卽法護法成護人故如是一水善不善法初無自性以用善故性無不善以用不善性無善故用卽性故用卽性故亦不得異性非用故亦不得同我於此毘顯用所轉具有十義而能建立一者願廣大故二者思久遠故三者觀明了故四者論決定故五者心專一故六者力和同故七者資給足故八者時整暇故九者地勝上故十者緣增進故以是十義護一切人護一切法護人人護護法法護護人護法護法護人人護護

人法護護法人護護法法護護人人護法護法護人護亦以十義始向終廻如環不絕我于此毘樂觀其成卽以護生示如是名顯如是相而於其中安第一義諸天善神人中檀越本山本水一木一石及一微塵我與同學大地含靈各依般若起自性用修諸善法破不善法自護護他津梁不倦而莊嚴滅度之取與無量劫永永無極

丹霞山志卷四

藝文

法

募修丹霞山別傳寺經道圖 三韓蔡 時

天下山勝寺院不必皆奇凡有一丘一壑稍出羣表即從而粉飾之務必盡致盡情至無可增加而後已若夫鍾靈毓秀聚天下詭怪奇偉於一山之內最土卷石皆類鬼工略加點綴遂成福地豈非造化善於成全愛恤物力故離屬人工而天實代之乎仁化之有丹霞自李文定始也丹霞之有剎傳自澹歸上人始也仁化僻處一隅非軒蓋丹車詞人騷客之所至不足以矜奇眩勝然自開山至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三

今不過數十寒暑而金碧晶瑩暉映天地非丹霞之靈離奇發秀凡天下可喜可愕之離收置殆盡使見者心怡聞者神往不至此也庚午之秋予兩遊其寺見其殿宇完固佛像莊嚴器物備具無事更爲蛇足惟自園寮而上過半山亭至關王閣爲一山出入之徑而蟠者鳥道折者羊腸崎嶇險峻險降維艱凡若干丈此蓋造物愛護蓄藏秘此異境以待文定澹師其人并以待世之欲種福田者非不能爲坦坦之道而以勞費之事遺我輩也今

丹霞生面既開無容掩飾幸天留此一綫之緣止未爲好事者先我造福是不可不稍破徑囊共勸勝果鑿爲石磴俾有級可升也明矣用弁數語徧諸於世之能以人力待天工者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三

雜著

遊山語

釋今釋

少年時喜讀南華以爲如神龍變幻不可測遊丹霞如讀南華經變幻不可測也昔人謂荔枝似江瑤柱杜甫似司馬遷今謂丹霞似南華經亦韻絕繞立此有紫玉臺土人忽說此是南華嶼不免喫了一驚

露隱巖啜茶論如龍如船之槩六如云豈真有造物者爲之耶予曰法界海中情與無情共一真性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世界成時此性隨成而不成世界壞時此性隨壞而不壞却燒欲過大水震蕩鼓之爲風棟之爲火燦之爲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本無作者而如有作者者其中有似處不妨喚作巧以此性具有善惡方便故有不似處不妨喚作拙以此性元無思量分別故似處不恒似以此性無有是故不似處時似以此性無有不是故正說如龍如船求其實相了不可得正說非龍非船却又活脫現前也  
通天巖前看法船山後真如繚繚巖巖七如來峯

乃七而換牌也乘船度生死海每爲怨賊之所侵害此牌能禦矢石使行人安穩得達彼岸宗門有七佛偈律部亦有七佛偈皆是度生死海之換牌天龍散花非爲分外

朝陽巖亦可居但須移佛殿出平岡以巖爲用星也懸山大師有兩門聯益與僧皆棄不取予謂諸子宜致書靜室令奔藏之他日有人與復便挂還也先德手蹟恭敬愛護正是道人用心處

海螺巖中作數旋下寬上尖陳岱清詩所謂一螺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倒卷海中天者也山下諸峯頂悉如螺尾螺在水  
中無人則螺蟻羣行甚速見人則止不知何時被長老峯看破直至如今動不得也此峯殆有螺王卻挂在長老背上一聲吹起諸螺奔屬捲捲團聚笑陣圍繞將來又被我者破

蝙蝠一名夜燕巖以此得名故自典

初欲建山門於南華巖皆謂天造地設然路延迂迴人不肯行免不得一篙撐到護生隄下耳天下有議論佳而不適于用者正須放下也

余最愛人龍脊狹長平衍又極飛動之勢謂當造  
長廊千間每間懸燈簷下蓋絕世奇觀但沒處支  
此一項無礙錢糧耳近囑諸兄弟種松萬株若成  
林於其中經行坐臥立數跛脚北窓下作幾皇上  
人覽時之樂耶

丹霞紀異 二則

陳世英 石學

澹公既開丹霞創藏經閣于左勢稍下端州太守  
史席菴相爽塏地欲新建於禪堂左地有古松一  
株數百年物命伐之松梢上有鐵圈一具上懸二

丹霞山志卷

藝文

牌銀鑲入字云韋馱作證蒲願卽開蓋行僧募緣  
鎖項物也閣用布緣尚新夫未闢以前爲猿猴穴  
不聞有募緣僧松旣數百年布安得新此物定現  
前因今日方成妙果圖存寺庫乃作贊曰  
行僧持鐵長者佈金功德圓滿金鐵渾成爐鎔不  
用重轉法輪

天然禪師聚大眾念誦楞嚴山門旁有竹數竿忽  
下甘露葉葉下垂味甜如蜜越數年淫雨土崩墜  
深墜下甘露竹不存矣贊曰

楞嚴七處徵心世出世第一義佛性之與醍醐到  
底是一是二畢竟懸崖撒手此處不留根蒂

丹霞紀快 二則

劉授易 五原

彭副尉漢玉者楚黃州人少趨捷臂力超羣每食  
啖肉十二斤一日集文武士庶遊丹霞錄衆橫衆  
皆稱險漢玉曰吾昔披重甲腰白刃上峭壁手開  
刃斫以礮小醜數十輩直兒戲事韓昌黎縱書痛  
哭作兒女聲自是文人醜態若鄧艾入陰平以毡  
自裹終屬懦夫安足數于是盡一氣而上衆皆稱

丹霞山志卷

藝文

舌脣服少頃氣衰垂頭下視覺膽怯不敢措足再  
視直臥關門內不能動諸健兒曳之惟痛哭不起  
邑令用布數十疋繫彭腰脇間四卒在關內曳仔  
彭瞑目如僵尸足不自舉二僧入各持彭一足牽  
曳而下彭但每一級念佛號一聲向之橋舌者數  
掌大笑

從山門外初入一線天數十丈皆鳥道左倚絕壁  
下臨深壑遊人不得掉臂行有寺大甫至鳥道上  
忽一虎從一線天來相逼視犬驚悸仆地虎作勢



一躍爲石壁所碍墜壑下死大從客下視而事之  
山上人望見無不叫快

劉子曰蒲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氣盛者身必危  
志驕者行必辱若二事者可鑒也哉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啓

答李鑑湖居士啓

釋今釋

恭惟鑑湖山主才鍾間氣道出凡情人倫作稽名  
流之砥柱千尋梵輔乘時法苑之長城萬里今釋  
曇扇同朝幸邀末契十年遠想一旦重逢念其迂  
拙不宜久在鄴中有此高深方便送還物外未蒙  
紫玉之記蒞先獲丹霞之淨檀金昆玉交締構千  
秋跋象疲龍逍遙半世蓋空老人望而未見亦慙  
大師取之不能敢意虛靡遽茲忝竊獲持周巾會  
看勒石之文啓請殷勤便捧到山之券倚興解脫  
藉甚莊嚴從前願力結成寶樹金沙此後心光散  
作香雲花雨寶古今之盛事真寶王之榮觀川嚴  
迎絕卽携清衆以同歸鐘鼓交奏總爲高門而迴  
向感不能盡詞非所宜

丹霞山志卷

藝文

請雷峯和尚住丹霞啓

今釋

伏以家無二主人王法王隨地稱尊佛有三身日月面容光必照蓋窮子未歸長者斯化城尤切導師江山還埃知不担干來誠鐘鼓弘揚禮何傷于往教恭惟本師天然大和尚象骨清門雲居貴胤長安道上解空忽現殊祥耶舍塔前叶妙親承寶鏡出羣消息從上爪牙權衡五祖雪竇顯聖即迴車貶刺諸方黃龍南開而短氣九萬里風斯在下雲垂華首之臺三十年影不出山霧接樓賢之

丹霞山志卷

藝文

谷馬首紅塵香冷苛林消六路孃生赤骨草深芥子沒三關揭慧日于重昏稅狂瀾于既倒聖高千古追重一時某等緣逢勝境伴結同條仰山此地曾入胞胎愁老當年輒形寤寐半偈未傳長慶前驅早得南陽乾坤誰開已安排長老之名室構初興便洗剔天然之號無妨無難不徒避世花源飽水飽柴且作住山樂園敢爲自愛用三昧聊充法供養一班敬協食誅事迎獨坐伏願俯憐末法大闡真宗一千龍象隨黃藥以登臨百萬入天睹青

蓮而解脫深潭新綠玉曹谿水剝派却西流絕壁古丹殿雲門寺重光還後章帶開正眼把斷憂津波浪彌天枝條匝地麻使檀越福田秀實等露於甘露亦令衲僧行海廣長直接于金河某等臨啓無任翹首依光炷香懇禱之至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丹霞山記

南陽李充茂 鑒湖

粵自洪濛既降岳瀆用尊其他名山勝槩經世則一而顯晦各異譬如披褐懷瑾之士遇合有時其不有天者存乎其間耳韶郡丹霞山在仁化治中綿亘逶迤方數十里高數千百仞即余與梓里諸君子今所託跡處也山下中上劃而爲三兩關一峽險自天設岩則有錦石天然篋竹大明神縣水蒸晚秀海螺諸名稱率皆離奇古往或如龍盤虎踞于上或如鳳舞蛟騰於前或如獅面峒形縣立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得碑於十步之外凸凹不同吞吐異狀然石室星錯實外虛中良有俯納萬千之用且中山一帶長松婆娑修篁掩映清泉瀑布飛玉噴珠幽賞之勝令人應接不暇嗟乎此山富中原吳會之墟何終南崆峒姑射匡廬天門姑蘇之不逮乃潮厥從前遊履鮮到贈賦無聞果大傳靈運罕其人哉何創采數光於數千百年之後也嗟乎物之遇合有時是不能不重憶我先文定伯子矣伯子撫軍虔州時于乙酉仲冬聞先大夫計奔號慟扶柩南徙

抵仁化界上槍然曰兵燹載道時幾靡窮當早厝吾父于萬全吾自虔嶺至此萬山峽嶺不絕其有可以深藏者乎余一家其奉先靈而止於是焉於是麻屨衰杖日涉百餘里凡雲峰峭壁翠峰則勞登眺幾徧或守禦爲難或無涉是艱一夕於邑太學生周子長公文學生劉子望夫松濤崑玉茗梳夜話語及治東二十里有丹霞山生等曾築精舍數楹讀書其上第捫巖陟陁負濟勝者猶贖焉伯子弟頌之明旦輒以一舸延邀諸子偕往至則一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望辟易儼有劍關之險攝衣而登約數十丈便崎嶇離犯伯子攀藤拊木以達手足交致力焉如是者數纔抵關門關門峭削室上高亦僅十仞內而拔緣路絕伯子竭數倍力迂迴盤折僅而登假入中山焉稍行經六祖堂天然巖里許人篋竹岩復自篋竹巖折行半里許人石峽峽路不遠而羊腸且棘身難進伯子委紆而前若不有其難也峽盡忽見雄石陡峙是所謂霞關矣較前關高無慮十倍極目天半意駭心駭猶幸石稍墮下尚可受足

伯子俯首約躬附石而上遂克躋焉霞閣右出山背少可寓目伯子自左路過雲度南行登大明巖陟山之巔環望群山羅列若爲丹霞拱護而從巖突兀縹緲翕受終無有出丹霞之右也復北遊神縣巖西遊水簾巖晚秀巖海螺巖已窮日之力矣伯子餘勇可買意厭津未倦蓋樂此不爲疲乎此丙戌重九日也是夕偕諸子宿中山之六祖堂堂有上人以默跏趺誦經伯子因有聽經此日當重九採薇何人更一雙之句隨與諸子謀曰是山也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有險足固有巖足屋有樵可採有泉可汲其亦避世之與區乎倘得牛眠之處先人安厝吾烟霞之癖快足於是矣乃搜積俸百餘金購之而先嚴佳城卽卜於對岸石雲山之陽焉襄事既竣伯子人丹霞剪除荆棘鴻工重修關門曰此山之健也以固吾圍耳而從入之路石可鑿者鑿而梯之不可鑿者梯之以木蓋升天之無階而有階矣而凡我故舊風雨飄搖伯子胥與居處于山中焉嗟乎丹霞之山不自今日而始也乃閱乎無人寂寞者數

千百歲矣自伯子至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丹霞是依賴焉是豈不有天者存乎其間哉顧余所甚悼者伯子以介石之行甘播越之苦蒼梧既駕貴志旋終不獲久有此山耳今先後同志來處此者如兩岐賀君亦若姚君丹鳴朱君羽明王君若耶李君美生韓君熊谷張君厚吾郭君二酉陳君文慶許君經字李君暨余小子克茂兩姪鴻甥唐運泰皆有室家僕婢無慮千百輩咸邀靈此山以脫然於劫灰燼燼之外則茲山之造我流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人功卑紀極而平日所稱名勝於中原吳會之區者正恐名公卿大夫冠蓋漸稀才子騷客吟咏亦歇而幽人貞士高蹈遠引者亦不敢過而問焉則終南崆峒姑射匡廬天門姑蘓今日以與丹霞較其不逮梯又遠矣茲余小子奉先大夫遺囑扶攬北歸倘得修途無阻就窆先隴兩姪子養有寧宇歲時伏臘余不肖姻以一歌一詞重賦歸來與丹霞相終始俾野鳥飛花再識故人杖屨庶幾丹霞移文後之君子可以不作乎是爲記

昔人云未開巢許買山而隱傳者以爲美談使  
在今日立錐之地各有所至巢許亦安所著足  
乎余伯子之買山也亦時爲之耳余繼伯子而  
經營焉期以成前志以無負山靈焉耳然山居  
甫就而橐已倒垂聊以樂僕伯子而在必顧余  
而笑矣伯子諱永茂字孝源丁丑進士仕明官  
大學士諡文定追買山修築既竭余家之力而  
同志諸君居此者皆費結構焉用列于後以見  
爲時不同艱難如此云計開買山價銀一百兩

丹霞山志卷

藝文

石關門一座上建瓦房二間費銀一百六十兩  
零三鐵塞後路石牆公費銀三百九十二兩虹  
橋大明巖壘石牆二堵充自費銀七十四兩中  
山一帶起造瓦房六所茅房四所充自費銀四  
百四十七兩九錢二分芳泉下菲竹巖前共修  
井三眼充自費銀八十五兩六錢話樵亭三養  
齋修大馬頭二處及塞青龍頭路充自費銀四  
十六兩八錢九分海螺巖韓美生張樵谷住重  
修巖洞及壁觀共費銀二十二兩七錢二分晚

秀巖姚亦若住創修共費銀二百五十三兩四  
錢水簾巖賈兩岐住創修共費銀七十四兩草  
巖巖朱丹鳴陳二酉住創修共費銀二百二十  
五兩龍王閣李經字任創立并添橋修井共費  
銀八十八兩六錢已上共費銀二千零一十兩  
二錢三分外賢宗昆玉諸公雅意相助共出過  
公費分金約五十兩已經支銷併附於此再識

丹霞山志卷

藝文

遊丹霞記

釋今釋

畫丹霞之上不畫丹霞之下不足以得其天之全  
白月五日偕同學二十有二人遠山一周而還以  
爲未能盡也九日再遠山一周而還爲之記曰下  
天梯度讓生隄左行小樓浪山深窺如劈有小石  
嶺障之通嶺成土坪與左樓浪對峙如雙關左右  
綿亘江流至此爲一迴向乃去土人謂之南華嶼  
望紫玉臺聳秀尊重鬱鬱慈慈有霓旌玉節其巔  
阿導之勢嶼之下爲田李公臺湖置以奉六祖堂

丹霞山志卷

藝文

香煙者田欲畫一山後出一山前展水流其間後  
出之山如踞地師子前展者如連雲登其上四望  
久之度水復有田見兩石壁如屏有二巖一曰中  
巖一曰霧隱巖霧隱靜好端正與長老峰相直精  
嚴玉立若以同道爲朋朋乘之所玄賞爲何子茂  
生小隱者也汲泉煮茶坐對乃下綠溪徐行至梅  
子坪黃沙坑水自曲江來與丹霞之水合流從長  
老峯後左遠入于江遠峰有山數重山之下茅屋  
數家迢迢諸峯向所謂閭者忽方方者忽狹而長

分者忽合合者忽裂高者忽下不見者忽見丹霞  
之水一出于雪巖之乳泉一出于淺碧池一出於  
七如來峯從楓樹嶼分流左遠其餘皆右遠循左  
遠之水入兩山之間大石林立名狀不一老樹杉  
根聳莽蟠絡人行石中水行石下或伏或起淙淙  
琤琤如琴筑鳴上鮎魚坂則雪巖之壁千尺陡時  
廣三倍積五六疊如畫水痕如藍石立其右寶塔  
峯涌其左境寂勝面連不忍去出坂直塔峯而前  
旁有小峯如禮塔者爲童子石羣山掩映峭嶺舊

丹霞山志卷

藝文

從雪巖觀之不似既從七如來峯下觀之不似至  
此則曰似矣面方耳太須臾張有丈夫相然柔  
腦後見腮者予向觀腦後不見其腮故宜其不似  
也朝陽有梵剎慈山大師過之題兩詩巖上柱有  
兩聯梯存僧去寺荒諸天之腹背皆空樹之類如  
柏器用之類如鐘悉爲盜所賣巖之勝不可盜而  
平岡隆起交迴如故中窪爲谷躡右肩至勢壘壓  
三梯而升不及舵盤之半舵石復據其上摘星辰  
而騎雲氣噲昔之坐嘯者非我輩耶從此右轉磨

峴天半行其下草深走餘虎狼之往來蹊也大坂  
翼其旁當石壁三分之二爲半嶺半嶺之上峯巒  
連亘彷彿亦有七似與七如來相映而不明出于  
目爲七如來影下大坂涉溪咽著於歷次過窟瘡  
出白虎嶺望鷄鳴石度右攬浪山入穿雲洞登臺  
覺關海螺墩於此過脊橫抱長老峯前爲案案前  
爲江江之外青雲石雲師子江之內錦巖皆人所  
知建者之於山水察其所未知者而已其已知者  
不考爲附和故曰君子表微丹霞之山四面橫峯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側嶺波委雲屬從半嶺後左邊其勝雖多舵石之  
高危第一自歇馬嶼而下七如來峯巨麗第一過  
迴天而上微巖峯以來蟠結扶搖簇秀第一大坑  
銜以往鮎魚坂深達之徑與雪巖石壁廣博相間  
登第一立南華嶼望紫玉臺神觀俊拔第一其總  
名曰芳坑洞丹霞之左勝於丹霞之右右大江之  
明嶺不如左曲洞之隱秀也嶺石十餘丈塞攬浪  
如勢之稠則南華嶼下之田渺然成巨浸爲丹霞  
南潮東北斷牧馬之口羣南關榜子坪積黃沙坑

合流之水圍通天之巖蓋于霧隱蓋左攬浪而止  
別爲法苑桃源胸中丘壑予自謂未讓古人無如  
此一雙窮相手耳記之以告天下萬世之攬勝者

覽秀巖記

姚繼舜 亦若

昔考王秀公爲晉平守基年便去覓山潛隱日風不貪饌而安食鷄不羅綸繳而高舉深明進退之義予焉敢比美古人但沈覽時事禍亂將作則思碩人之邁矣於丙戌官江右湖西藩參因與虔撫李君孝源道同志合謀一丘以自老遂至仁陽徧覽錦巖之上四面石壁峭削鳥道險峻環山巖谷可開鑿而居有共事者侍御黃君基固職方周君廟四分釐金近百兩買此山嵒時修築浩繁非一

丹霞山志卷

藝文

朝夕忽相率奔走粵西黃周二君皆謝世戊子秋余始從孝源復安堵此山李君中山余躡跡而上隨余上者則有侍御賀兩岐卜君水簾巖分守蒼梧道朱君丹鳴卜君紳懸巖太行張君起一暨貢士韓美生共居海螺巖迤西過雲度山下則有處士孫侯李諸人各爲築室至於西南爲雪巖李經字周錫甫開基而處有乳泉經字建閣於其上奉龍王神而祀之余乃卜曉秀巖而居焉巖何以曉秀名也巖西向轉巒翠飛碧流丹清風颭於暮

歸翔雲凝于夕景至落照時每見千紅萬紫匝天雲霞盡入我襟帶應接不暇撮固秀巖至晚而愈秀名所由始余殆優游此山不知費幾籌築此時余督官閩鄉有子名弘禪厥心以葺厥事竭力鳩工積石砌臺爲出入道計五月餘構屋三楹樓高廿八左建靜室二間鑿石避暑又左建書房二間右厠屋極右又築臺建倉二大所業已費二百餘金皆所不恤前種竹數千竿後種桃李百餘株葉萼駢纖挺然峩然真令人撫物而永嘆也此雖天

丹霞山志卷

藝文

道亦人力所致也又開畦近五畝下復鑿二井皆弘兒手開及落成庚寅年隨征羊城授仁化縣學博不幸于辛卯年七月杪溘然棄世清泉白石園之痛酸余於是愁懷莫展不遑登眺寧終老于斯乎他鄉之客誰無故土之思余將歸里安得再有此山可買而爲隱潛之計如鳳鵠之高蹈而遠舉乎因誌數言以待後之碩人或考築於此者以識所自云



水簾巖記

古宛賀康平

兩錄

辛壬歲天禍中州冠陷郡縣百二十城揭竿蜂起無尺寸軋淨地余扶老父携妻子覓舟襄陽順流南下無異永嘉之奔親戚僕婢相隨者共三十三人浮家漢沔兩易裘葛嗣涉洞庭歷三湘遊百粵獲山居于仁化丹霞之水簾巖是巖也高朗曲折白雲環繞且清瀑萬縷自巖而下狀如霏玉噴珠余顧而樂之乃命匠鑿砌構達舍數間置石桌缸各一併修前後闕隘計費百餘金率男種桃竹數十株以俟後之賢者玩賞焉居四載若頭陀一粥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一飯忽辛卯春三載自河南來述屈指衛陽屬斷已十年矣王僕相顧駭駭野難鄉音未改而鬢髮殊斑斑白也遂束裝歸里叢之偕行者今僅存九人滄桑之變炎涼之異骨肉離別異姓散亡撫今追昔不能不爲之於邑

大明巖龍王閣記

豫璋胡學著

庚寅秋七月余客邵南以同里周子錫甫隱於仁化之大明巖于是新杖屨過而訊焉其間後先同隱者南陽中丞李孝源公儀部李鑑湖邑宰王明羽古穰李經宇之數公者皆具名碩之望遺世忘情不與治亂浮沉雅欲與山靈相終始也探幽討奇不顧險遠覽歷經絕卜築斯巖大得桃源之境焉其間津者實始于孝源李公初大明巖無名錦石巖有名蓋其巖有丹霞鉅石高廣相當約有

丹霞山志卷

藝文

里許東壁得名大明巖錫甫羽三公鑿作結茅安宇其下依山爲龕借石爲欄由是諸公相謀若是巖也鳥足以妥山靈而爲斯山庇經宇辛公捐貲八十餘金構高閣祀龍王神于其上仍糾同志施租十石爲歲時祈禱地也閣之類者爲泉泉可飲人蓄洩爲池池可灌溉跨池爲橋橋可升巖瞻瞻奇哉千百年荒絕之隙一旦而廬舍井然堂閣煥然恍若天地留此一塊地以予諸公爲桃源者全登巖時適閣告成問記于余余塵襟俗狀未足以

發抒諸公之志而著山靈之奇亦但因其所見而  
贊言之已矣嘗夫丙戌以前其爲巖也山雲去來  
木石卧起蒼蔚亂青藤蘿乘碧泉流星映歲夜日  
生虎嘯猿啼鹿奔獸走雖極天下有情人亦有而  
莫問迨丙戌以後其爲巖也石勒成磴孔引成流  
亂木經蹊衆壑荒蕪大吹松峯鷄鳴竹末雲烟磴  
起聲響交聞黍熟豚肥呼盧浮白雖天下無情人  
未有不適情移志于此者也大抵一代奇經之人  
必有一代奇崛之地以居之不吝於廟堂華屋之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下肆展經綸卽居之於崇山峻嶺之中遵養時晦  
此天地雷一塊地以爲諸公遺世忘情也者今日  
謂之桃源他日謂之東山亦可

芳泉記

南陽李克茂

先文定長兄買丹霞後始欲卜大明巖而居焉但  
霞關丹梯岐嶇壁立千仞雖少壯莫不墨足泥老  
母衰年艱于步履焉能附石而上援竹而登乎故  
不得不奉老母居中山中山固平泉泉水不給惟  
六祖堂後一泉進而葉竹巖上亦有一泉當雲書  
時七流放下小者清如正練大者如萬斛明珠一  
時倒注千樹瓊瑤半空飛灑可喜可愕但春夏頗  
足秋冬告竭乃營戒沐浴虔禱山靈越數日有泉

丹霞山志卷

藝文

自石而出瀏瀏有聲若琴若笙流爲小窪細如毫  
髮時人莫測也兄一日復遊至此忽聞空中有聲  
笑語咫尺人不能辨駢足傾聽聲自崖竅來乃手  
披荆榛徧覓其處見纖流縷縷不絕命匠鑿而視  
之汎涌溢決味甚甘冽因取升勺較量賦量泉七  
言排以紀其事昔隗叔通孝感天日江石爲之出  
水姜詩誠通神鬼舍側忽而涌泉兄之量泉雖不  
敢比擬古賢其于二公亦庶幾其少似乎先兄欲  
築砌城池後以粵西之行而未果今先兄長逝余

何敢泯其事用金十簍以成二池上池濶四丈深五尺而下池之寬深倍之因憶朱子不自棄文有曰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還味是語故題其泉曰芳泉並使後之子孫飲水思源知祖父憂勞肇謀之苦心卽不能久于斯土而沼泚具在人人任斟酌焉且爲之銘銘曰漪漪流泉如漿如醴孝德斯感羣祚靡已登山作歌採薇自矢胡爲命終天不降祉爾子爾孫言念其始酌彼蒸人共此沼泚飲水思源千秋恒紀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新開舵盤巖記

釋今釋

乙巳春正月二日之夕勤進石吼二比丘言於予曰今日又得一巖矣問其所在曰朝陽巖頂問其狀則踴躍歡喜有不能出諸其口者曰異甚向所未見所未聞師不可不遊消得一篇好文字也但度兩石壁不易常懸繩而下耳勤修六如二比丘聞之曰曾至朝陽朝陽僧爲言巖之上更一巖實絕不可上往往見有人物往來其開時忽不見疑爲仙靈之窟宅豈卽此耶三之日先遣六人往

丹霞山志卷一

藝文

序

開徑予與諸子登海山門過水簾右東面行度小龍脊上虹橋頂至片鱗巖茶點罷循石壁上觀濺粹池陟負翼嶺度大龍脊蜿蜒平正千有餘丈至御風亭入新開徑徑盡一壁凜然六人者已懸繩而待矣壁長三丈許急持之乃過穿畫篋中又一壁二丈許亦以繩行將下倚壁稍憩望巖上千仞特立氣象雄壯知其所挾持不小徑報竣從壁側轉一坡初狹漸寬弁木錯雜人巖軒敞高八九尺至一二丈深一丈至二三丈長七八十丈前擁土

坪縱廣十餘丈橫抱巖而止對小石峯如幢梨溪  
水當其巖隨龍之水依半岩而出石堦界牌可以  
十指取也下卽峭壁百餘丈壁之下則朝陽巖朝  
陽之旁爲禺山靜室左爲燕巖蓋壁石之一隙而  
高深無由測蝙蝠萬計都之日莫分三道飛去如  
鴈字不知其所往五鼓分三道飛還其聲如飄風  
燕巖之左大石建時拔起廻翔如欲窺此巖不可  
得如恐人得窺此巖作數疊頓跌成一壁若展袖  
若刻步障予將開巖盤池而壁築室爲終焉之地

丹霞山志卷

藝文

真可長揖人間矣出巖上兩壁則盤繩較易連繩  
歷巖頂稍下得一石脊長三丈餘廣不三尺緣其  
旁而過或呼爲龍頸又一石尤窄窺其下深窅如  
萬丈井不敢久注目又一石廣於龍頸兩倍長稱  
之更下見一石廣稱之長不及龍頸兩倍不可至  
此卽一壁頓跌作數疊半皆所謂龍頸者也坐其  
上靜室之僧亦出相望而揖者服皆辭不甚了  
了參髯有須彌腰頂之異矣石面皆萬年松錦地  
羅附土皆黃花翠竹遠則仁化一邑之槩如觀掌

中菴摩勒果近觀嶽戶咫尺林木森鬱破虧如不  
欲人知然昨日有人坐此石知有此巖今日有人  
窮此巖後坐此石山靈之効順固自有時也坐旣  
久與諸子反覆觀之茲山大局以長老峯爲首以  
此爲尾取針盤審向大雄寶殿踞首把尾不後一  
線形家言此天梯龍是聖道場地非凡俗所宜居  
不其然耶還飯於片鱗乘餘興登海螺頂從東過  
西壁峭絕予遂巡疑爲不可下勤修石吼德惠之  
解腰緣相續使予援緣以一手把予手以一足秉

丹霞山志卷

藝文

予足予以兩半輔兩足以爲馬以尻爲廣輪終不  
能如王尊叱馭旁觀者危之僅乃得下望長老峯  
雖斗削猶有措手足處復登其巔四際盡出其輔  
崛起伏相生相應之勢臺髮無遺憾勤修謂予此  
山如船紫玉臺如梁頭長老峯如舵海螺草懸諸  
巖如倉龍石如舵俯視羣峯點點如波浪遠山皆  
水非腰淺者則今日新巖一舵盤也因名之曰舵  
盤巖丹霞宜別名法船予未嘗見其龍長老峯如  
尺木舵石如尾海螺如項帥縣一帶如廣大龍脊

之傍兩坡如翼與小龍脊連延天矯出海博雲俯  
視羣峯點點如波浪遠山皆水非疑非贊今日新  
巖又貼尾之弱鱗也西域諸尊者現龍奮迅三昧  
非龍不得帶非奮不得行非迅不得智宜別名丹  
霞曰龍奮迅龍奮迅以神名法船以形名丹霞以  
色名同遊者靈知勤進勤修潛輝具八行潔石吼  
淨行覺勲德盛七覺十一比丘輪初與竟二沙彌  
同遊而開徑者言吾無虧二比丘天格倚比五字  
千幅四沙彌慧淨比丘爲片鱗巖主具茶飯見源

丹霞山志卷

藝文

直鈎三沙彌後至各遊願乘六如二比丘知僧事  
與諸比丘沙彌之未遊者期以他日

片鱗巖記

釋今釋

行小龍脊盡自左上右折而下一石如獸蹇鼻上  
頷欲張而未得如老蚌出半殼泥塗中如赤龍一  
甲微露于烟雲杳靄之際雲芝瑞侍者以香鋪從  
之剔其中壤十許日豁然若堂若房平正明淨可  
五六人宴坐也稍異以楹枌周垣中奉補陀大士  
左有巖澗亦給五六人循石壁更左爲淺碧池前  
上爲負翼嶺大龍脊予因目之曰片鱗蓋在兩龍  
脊有真有得于烟雲杳靄之際者巖南向群峯立

丹霞山志

藝文

其下巖奇供秀目不給玩楓樹嶼一勢大矯自左  
方振巖直上望之悚然遊者至是略焉移情皆以  
爲竹几蒲團香爐茗盃不虛坐過一生也予旣爲  
此巖賞則闕此巖者不可以不賞賞則瑞其首功  
瑞初字慧淨韶之樂昌人始來丹霞知山後侍予  
徧行堂每以記請予諾之顧笑曰敘功之典方有  
所待今年瑞化去若瑞勤苦清淨之行不容虛此  
一諾巖之記則巖所自有耳辛亥秋八月廿有三  
日英德丹中書

遊丹霞山記

徐崇禮

石崖南迴轉絃韶石神禹終土分城楊州是嶺外  
濱陽縣有丹霞山水不俟巖秦位置象群始入版  
圖也越三千年所得潛歸禪師方開生面按山足  
錦石巖唐人已多題咏此不雖見是猶入門庭而  
不及堂與豈浮屠智藥三藏一榻曹溪期盧禪于  
百七十年後地以人著耶康熙辛未余奉 聖書  
觀桂相江籌策之暇挈韶陽太守陳公景白仁化  
令李君林山們蘿攀磴索惟探奇大都如王季重  
所謂造化小兒機穢中物前人指武莫不得登此  
殆非爲山靈直設用賦一律以志勝概謝霞還守  
末嘉關山伐木窮極登臨龍湫雁湯失之几棄余  
庶免後之視今謂舊同錯過也爰泐諸石

丹霞山志卷之九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龍角子

棲賢 釋 今遇澤萌 合校

豐南吳壽潜形本

長沙陶 煊泰長全輯

湘潭劉校易五原

李永茂 字孝源南陽人

丹霞山居三首

丹霞山志卷九

一

雲半結廬夜披經流泉細細聽來聽天空但立千  
群竹月落猶餘數點星鴈陣南飛歸故國螺川西  
望恨街亭三岩一出秋容老慚愧閒身泛水萍

二

倚杖鋤茶積陸經啗野鳥傍林聽客來共踏花  
間路老去徒憐煇上星未闢八州開幕府空勞午  
芟立新亭曾緣多病竟方藥却熱應須滄海萍

三

花謝花開逐歲經松風松雨四時聽長開獨賦關

山月小集俄占太史星丹詔一陽瞻鳳館提書萬  
里發城亭孤臣強報昏朝淚高要峽邊須野萍

李克茂 字鑒湖南陽人

量泉

挾得新泉迸玉漿持將井勺細思量出蒙先養兼  
天力生一卽同百谷王栽樹成陰皆冷冽採山作  
餅厚隄防不教飛去與霖雨且蓄澄清待雪霜夜  
靜時來松月景春深半落嶺梅香名幾由彼金焦  
潤汲少何須江沔長無路飲牛逸逸許誰容花鳥

丹霞山志卷九

三

傷奇莊相期竟日一千步便足道人三萬場寄語  
焚燒休駭嘆臣心如水自泮泮

釋今釋 字近歸

喜得丹霞山賦贈李鑒湖山主

十三年前與君別多少披離得相見白眼悠悠不  
索憐青山點點徒生羨空隱老人坐海幢海螺岩  
畔思翹翔乞山酬偈一錯愕左文右武皆荒唐今  
朝真見吾山主未曾下口心先與果然一諾重千  
金回首紅塵在何許當年文定初尋山

源一棹櫂

探穿秋烟深林峭壁無不到飛猿野鳥同盤旋  
見丹霞雙撫掌虎潛豹伏龍歸淵君爲賢見勤卜  
策尺椽片石盡俱覆依高俯下出岩曷竹暗松明  
藏板屋此山斗絕十里餘蟠江拔地方鄰虛一夫  
當險不可上古今治亂無乘除結搆纔終又歸去  
犖窠爲勒摩崖字分付天龍謹護持木客山魃休  
竊據清浪軍漢時出家芒鞋踏破天之涯金輪逢  
上纔然頂揚子江心罷試茶貫清堂棲棲賢令郎  
挂風爭難自定萬年持錄了殘經梅嶺扶筇發歸

丹霞山志卷九

三

興粥飯參苓且信緣山林城市長奔命雷峯無客  
助新工寶水有人修舊恨旃檀荆棘各叢林珠玉  
泥沙同破甑世上薪抽世外爐霜朝而改花朝鏡  
自慚薄德暗低頭畢竟由人不自山何時一曲理  
孤影雙眼看雲萬事休不謂此山落吾手恰好全  
身藏北斗四嶺天王忽現形一林師子俱開口蒲  
團坐地百花新琉璃照夜孤峯走獨磬蕭然散白  
雲五刑枉煞悲黃狗狂歌爲拜主人翁片片烟霞  
手自封敢信入廟猶有事從來挂角更無踪他年

歡喜思今日峯頂月華連游碧同儕笑指翠苔文  
一寸孤心千里結弟兄不負二難名寶王須留三  
到跡論功若寂觀無知大書莫漏汪鏘石

奉和陸孝山沈融谷遊丹霞原韻

春雨不欲霽山行良亦難使君超方意視若秋旻  
寬舍舟戒輿徒岩峭增波瀾度溪逾九曲陟巖仍  
千盤白雲壘壘底忽聞前林端我歸尚先期百丈  
爭高難積風蕩烟雲骨與神俱寒荒村入鴻濛曠  
懷成古歡策杖愧未同念之不能餐

丹霞山志卷九

四

其二

更解到山維隨流待嘉客夕嵐下天風雲暗水生  
白候人落沙頭驂騎見山脊相對慰泥塗素箋延  
敝席軫公山水情衡紫色彌澤此中亦有路歷歷  
倍險窄方舟颺浪花篙齒嚙墮石炬火列長隄江  
影亂明滅荒園且假榻風景半疇芳幽夢舒勞筋  
徐理登山屐

其三

鐘聲發朝爽豁落大門開當年危絕梯磴道升崇



臺萬古一石梁設險疑天台有人關廣路窮子所  
歸來峭壁兩相讓山勢無雄猜使君五鳳樓及此  
分餘材凌空得壯觀過隙歸纖埃雙堤隱豐林樹  
色何佳哉我無雨露功茅鐮散蒿萊爲公建德標  
紫金共崔嵬

其四

炷香繞清磬攝齊過方丈吾師惟樸衷深靜各相  
向沈候來朝霞意氣自清壯微言徐引伸疊疊生  
跌宕庭戶雖蕭森霽色起疎曠爲道貴日損知公

丹霞山志卷九

五

淡無尚如來有遺身五色紛異狀顧惟同體疑仰  
瞻一惆悵不見淨琉璃雲歸春亦放

其五

前來越三載締構咨重遊探岩獲清池倚松結飛  
樓漫雲高未散碧影交雙眸補草故難竟分衡何  
當周我如負山敢經營骨長憂淨名遣一鉢七日  
香俱浮新田三百畝子粒登深秋妙嚴十八臂傑  
閣開重丘誰爲法長城七載如同舟豈無出塵士  
一宿非其謀念此各有當吾亦安吾求

其六

驟岩不可勝爲雨無常傾好客不可留爲官有常  
程疾雷走山腰疑與蛟龍爭我心得誰安冷風暗  
孤榮勝遊未易齊山靈失逢迎不因跋涉勞何由  
見深情老人有別緒一語連三更人生會如夢一  
夢談無生兩公近道姿春日聞秋聲來朝復衝泥  
一念猶磳磳

其七

送別在何所言從護生隄我方理扁舟千峯一時

丹霞山志卷九

六

迷籃輿下白雲玉臺爲之低湖流上簷塘指點前  
游蹊北風吹別恨雨色仍淒淒欲別不能言滿口  
無端倪吾儕具勝情嬌首輕丹梯形役徒相牽跋  
身任雲霓何時各無事倚杖聽黃鸝廻船復三歎  
錦水東流西物外寄所懷渺與孤峯齊虛堂聞決  
溜過勝思扶犁

初入丹霞

五年荒草得人鋤捧出天然我亦初曲水屢疑青  
嶂奪雄風不受白雲扶鼓鐘競發巖岩爽龍象群

分驚嶺闊浩劫開新世界一爐錦盡轉規模

法堂

寶鏡高懸萬象低。千圓百匝一輪齊。此峯直下超  
無上。群水朝東却向西。開口卽知存地位。入門何  
處問天梯。爲看象宇如王者。密密堂堂也不題。

望長老峯

佇立偏勞眼角長。衣雲千尺蔽扶桑。支願獨在兒  
孫上。辟咄同歸祖父旁。量到梵宮俱絕望。解開王  
髻忽分光。自然白月中天處。迦葉從來不覆藏。

丹霞山志卷九

七

紫玉臺

更上凌虛百尺臺。袈裟左覆掌中開。西流大水雲  
根決。南至薰風日道來。便擬明朝飛柳絮。漫將滑  
路委松釵。山川只許人經眼。陵谷誰分片石哀。

晚步松嶺

欲選亂枝結疊樓。烟銷輕幕互沈浮。海山門下枝  
枝秀。長老峯邊事事幽。已覺須眉隨我大。未知襟  
甲倩誰收。因師識得清風起。百頃寒濤挾月流。

簾竹坡

芳泉

石上空明鏡影涵。爲人流出淡中甘。碾茶未欲成  
龍鳳。第水休教落二三。力盡靈邊餘百醉。夢回枕  
上益清酣。錦溪千里酬宗勢。一滴俱無不用探。

登海螺岩

一徑空懸意惘然。錫聲欲過不還天。會爲白馬封

丹霞山志卷九

八

金塔。更遣黃龍負鐵船。杖底雲生同倚石。簾邊茶  
熟半浮烟。却思結字依岩語。吞吐江山得幾年。

龍王閣

誰道龍歸碧海深。高岩還有一泓吟。雲濤變幻山  
如水。日月光華地是金。貝開珠宮塵劫夢。刀耕火  
種古人心。爪牙更斲前峯出。瀑布須饒五百尋。

連丹溪

連波湧作百千峯。合勢分形各不同。林嶺巖人求  
出路。肯容謝客辨來風。玉臺起霧趨江左。龍石攔

雲路海東。此日隨師三匝後，自矜長在翠微中。

奉和陸孝山沈鍊谷遊丹霞原韻

居官未易說登臨，豈乏蒼葭白露心。毫素逢時堪  
整暇，性情隨例失高深。何人落落仍丘壑，此事寥  
寥隔古今。獨有風流賢太守，肯携名士到祇林。

其二

祇林車騎遠分尤，官舍松風入夢長。一笑縱橫成  
醉醒，誰能顛倒用閒忙。野山巖面容唐突，淺水迴  
心識大方。不覺聯舟忘日夕，亂雲深樹各蒼蒼。

丹霞山志卷九

其三

凝烟隱隱動難分，逝水滔滔靜易聞。入夜星辰應  
失次，倚天鵝犬亦無群。好山自喜迎嘉客，疎雨相  
驚落斷雲。說向赤松休灑道，此中何得受塵氛。

其四

雨降雲疎曉勢開，嵐光無數闕船來。相呼舟子還  
如夢，獨立村翁忽見猜。不意貴人生羽翼，似從大  
北出胞胎。遠山三匝看猶在，誰結蓮花七寶臺。

其五

指點層城舊絳霞，舟行雲駛又紛拿。望窮絕壁元  
通水，投至深林不是家。介弟旌旗廻却月，家人弓  
矢落懸崖。御風直上天梯有，滿樹寒香笑吐花。

其六

身輕了不借藍輿，轉處能幽復曠如。誰道青山圍  
紫玉，未殊赤水透玄珠。來尋暫向疑多變，往避危  
機興有餘。似到迷樓無出路，凌空更一問南車。

其七

殿裏空王祇自歸，雲山入面坐中催。北洲梗米無

丹霞山志卷九

三毒，寶手金錢信一憑。特取圖經商位置，頻呼茶  
具略追隨。共看喜色團眉眼，學士前身更有誰。

其八

烟霞爲骨雪爲神，不許鄰虛更作塵。鏡裏分毫千  
步磴，席間兩丈一重紉。山中懸棧悲公子，西嶽夜  
書笑婦人。春入桃花纔破頰，至今無處覓先秦。

其九

清歌無那影婆娑，駘蕩休將粉本說。緩步豈知山  
勢峻，遙觀爭識地形多。曲當四水浮雙鬢，高出三

岩擁一壘。最喜先登。還後勁。日車欲仄。怕揮戈。

其十

斷風何意掠高松。落日多情照晚鐘。金色芙蓉銀世界。綠毛么鳳赤乳龍。石頭路滑。渾愁下谷口。雲深不用封。編戶有田無賣處。使君却欲買山農。

其十一

是誰信手畫乾坤。江楚風烟勢欲吞。猶喜將軍銷劍戟。尚憐長老護兒孫。當關有虎惟高卧。半夜歸猿止斷魂。綳繆也應支却盡。與君剪燭共評論。

丹霞山志卷九

其十二

宦海催人那得留。同群猿鶴各生愁。一真性上關金地。如幻修中結蜃樓。未免低回分主客。不知奔走幾春秋。三年護念逾多劫。特出檀林最上頭。

其十三

餘勇猶堪買錦岩。穿林切骨冷松杉。抽泉作雨長承溜。煉石爲天別製龕。鎮裡門關曾限鬼。蕭條樓石不留蠶。曲肱漫設仙人榻。夢覺關頭莫再三。

其十四

一字當名不費辭。逸群評壘外人知。古狂難及其容肆。大拙無方卽用癡。豪傑更嫌添足贊。畫龍莫怪點睛遲。相看絕倒扁舟上。始信君家別有詩。

其十五

何處仙音滿寂寥。閑僧無計避推敲。靈空力士輕三峽。印水佳人重六橋。先到孔璋飛一鶚。同來裴迪揮雙鵬。也能呼吸通霄漢。落雁休隨太白驕。

其十六

有約能來夏未徂。而今晴得水雲虛。相思一夜生春草。自放孤舟浴野堤。咫尺漫將金芍藥。躊躇且置鉄浮圖。更携老友沿江岸。髮髯花香憶鷓鴣。

丹霞山志卷九

三

其十七

赤石憑陵碧水環。白雲終古未曾閒。三千里外山中畫。二十年前畫裏山。弱草樓塵當處盡。空梁落月一時還。老來不復重提起。只爲全身在此間。釋面是就天然。

初入丹霞

壁立崔嵬透一關。不携榔櫟跨千山。空中風起石

梁隱足下雲生鳥道頑長老峯高終古在天然岩  
待此時還群巒列下霜樹裏夜月橫江萬木寒

法堂

紫玉屏臨翠石欄萬山林立一峯寒瓊樓金殿空  
中幻寶几華巾雲外安窮子衣珠終自得仙人羅  
扇不須看一鋪直接庾關上香水潺湲到此間

望長老峯

萬丈孤危在目前亭亭不與衆山緣但看八面無  
行地想見中峯直到天遠近雲巒供惟石淺深沙

丹霞山志卷九

三

磧繞晴川寶華王座當空倚路滑還他長老禪

紫玉臺

左控重關拱上台擎空仙掌何陽開影分白日臨  
深壑玉斷丹丘作露臺絕巘流雲當北嶂亂峯吹  
雨度東來石留古篆何年事暮轉寒颼楓葉哀

晚步松嶺

歲寒猶見一叢青高託層崖覆石屏夜月不侵無  
草地曉風長護獨樵亭蔭垂千仞連雲棧響答長  
江入海濱倚杖觀微却回首下方誰夢到林壑

葉竹坡

碧巖崎嶇長緣條野人憑望晚蕭蕭拂崖停日陪  
秋夕積石臨江生洞簫鳳翅影連青嶂色龍鱗吟  
動紫林巖山南帝子今何在砂起霧來寒欲搖  
芳泉 李公孝源所開

何人鑿石及寒泉桐落潏潏玉盤前山浪定占清  
淨應負壑翻爲桔槔憐曾源一滴澄今古渤海千  
漚競後先吸盡西江氣新處雲深還待擁輪賢  
登海螺岩

丹霞山志卷九

十

重岩飛閣近天門俯瞰群峯勢獨尊晚秀倚空徒  
自豎草懸無上與誰論心同雲漢形俱外目對星  
辰意不繁踏遍且歸山盡處妙高終日到黃昏

龍王閣

龍王閣下有龍池池在山頭龍不知布水爲雲瀾  
岩壑順風吹雨到江湄山頭天外星辰繞舉足南  
陸草木披徧界不曾藏脂聽六窓長敲畫眠時

與諸衲遠丹霞

高山惟岫赴螺城欲注南湖浸未成突帆洪崖削

天半森羅列曉摧雲機火龍暗度千尋壑丹鳳高  
昂萬里程擬挈亂峻歸上界先教人向別峯行

其二

身在此山山不見潛移一步大家看慈威倒正無  
人處蜿蜒窺斜入畫難倚樹仰空飛瀑細摹蘿就  
石宿雲寒自慚垂老迆眞境更繞千回興未闌

過錦岩

峭絕雲屏松逕欹大岩踈壑石離奇旁無宿地僧  
歸少門對西江日到遍瞻仰金容疑近古指處靈

丹霞山志卷九

圭

驚定何時杖頭舉處無多路歎息人間鐘梵稀

喜雄州陸刺史孝山入山

世榮詎不慕所貴維物外但識電火機何辭金印  
大古者不矚目偶與水雲會今賢有奇情往返丹  
山旃丹山指二千居食恒依順感激發微言欲解  
東坡帶萬壑自乾坤焉有函無蓋起喚陸大夫庭  
株落寒簾搖搖空影中相對豈夢事縱使百千劫  
春光今夕在

喜沈秀才融谷入山

何人江上來面目清如水遙遙向石門尋我萬山  
裏巖前青林舒江上白雲起讀書破萬卷相對難  
爲似豈不釋世紛淵明曾一仕但存霜雪心遲爾  
十年耳張燈酌流泉寒焰入杯泚杯影與壁光畢  
竟何者是言窮神自會他時須記此

天然巖

當湖陸樵

月印空池水印心百年法會此登臨要知造化成  
於昔正合宗風定在今昔有學寒天然巖三字  
今關正合和尙之號花  
雨每從巖下落迦陵頻和靜中吟山霜信有三生

丹霞山志卷九

圭

石不是天然不易尋

送清歸大師下山分衛

慈航隨處撫高樞野鶴凌霄亦自忙雲岫十年艱  
杖屨江湖萬里歷鳳霜燈前言笑情偏重筆底波  
瀾興莫忘權借靈山翻作主送君烟水共天長

龍王閣

下爲石乳泉

法乳偏從絕巖開峯龍高開勝蓮萊朝看義舉呼  
雲起夜有蛟人捧月來春雨玉泉飛碧樹寒花石  
砌散瑤臺數聲清磬傳幽谷一片塵心洗作灰

陸世楷 字孝山

關門

盤輿百折上崇阿，喜見新松亞舊柯。自有白雲迎杖履，不勞青壁問藤蘿。到來始識門庭廣，入處何愁徑路多。數載經營漸小果，高名肯與石同磨。  
余捐貲改建，勸石記之。

法堂

春臺突兀萬峰平，花雨紛飛含衛城。庭際正看五

丹霞山志卷九

七

葉滿山頭猶見一枝橫，座圓龍象禪儀肅。響舍松杉梵貝清，却恐此間無坐處。法王何事降階迎。

方丈

精舍新開祇樹林，翠屏當戶畫陰陰。閒經錫杖苔痕破，靜擁繩牀草色深。雪滿空山誰斷臂，塵清半夜獨傳心。一燈幽室千年在，衣裡明珠好自尋。

藥師關

解帶相携話曲欄，高山觀面幾回看。  
開後卽是池天然岩  
花落三春雨，丹開風生五夏寒。鶴影依稀歸殿側。

夜上平臺好月圓，幾人坐卧聽松泉。四圍露影低

群岫，一代風流隔萬川。未息塵心難永逸，將來佳

會恐虛懸清宵不寐春。時候焉得連牀似舊年。

海山門

八風吹動竟何依，四面雲難貼近飛。不畏艱危推足力，還多牽挽繫腰圍。漸吾虛壑中無悔愛，此雄奇峭不肥寂。上坦然平澗處坐來，方見有生機。

海螺岩

雲霧湧起一螺浮，委蛇盤旋與衆殊。晴訝水簾時

丹霞山志卷九

大

作雨光沈，山月夜含珠。步虛止覺天風近，吹萬曾聞地竊無。字內丹青難下筆，碧空懸是海山圖。

登頂禮舍利塔

登峰下視色蒼蒼，各欲爭奇現所藏。若與遊仙遺濁世，還看長老服空王。高懸日月渾金色，亂拂波濤浸法航。險絕而今都快意，須看生動步趨躡。

龍王閣

萬仞華滋水氣周，涓涓不息四分投。清泉似乳同稱善，一滴知源孰與儔。月出亂峰先到閣，龍行春

六祖堂

菩提樹下好安禪客夢常依石几邊一榻豈曾因  
我設七燈應喜爲師懸衣行歷劫無紛競鉢付三  
更孰後先獨惜庭梅開又謝拈花消息向誰傳

漢壽亭侯像

漢業空餘百尺樓劍頭何處說封侯  
銷歿往事香千縷吟畫雄心若一騷漫道山中無晉魏須知天  
壤有春秋禪關是處神靈護聽到晨鐘萬慮休

遊丹霞山

丹霞山志卷九

九

立錫遙分天際峰慈航一葉許相從未窺白玉黃  
金地先證雲眸月面容觀音石掬水已知香有異  
到山翻訝徑無蹤沙明似月堪同語隱隱吹來上  
界鐘

其二

幽沐新膏曉色倚村林數里盡中行喜隨飛笠尋  
雲送鷺見幡幢擁象迎曲磴千盤新界道高朋十  
載舊聞際松杉徑盡崇閑現塵世何緣有化城

其三

經醉迢遞山林端六窓靜掩欄  
候紫半梢蕭然客夢安

舍利從藍山棲賢進主

寂然雙樹有餘哀聖塚誰從震旦開  
劍收藏中還應現旃檀林裏自飛來  
獨驚五色傳衣破不覺全身入鏡臺  
遙望祥光高幾許碧峰千仞共崔巍

松嶺

參差樓閣倚山腰檻外森森百尺條  
老作龍鱗忘歲月清分鶴唳入雲霄  
靈枝不辨東西向梵籙還

丹霞山志卷九

十

隨上下潮可是天台橋畔路數株風雨晚蕭蕭

竹坡

路盡峰迴境更寬負簪十畝影珊珊已分天上祇  
園勝漫作人間陸海看依舊家風雲一塢斬新法  
界月千竿柴桑若傍東林隱客膝無過此地安

海山門

以雨阻不得登

羣攜蠟屐破春泥到此潭愁路迷驚嶺昔曾通  
鳥道石門今已阻雲梯未能遊戲隨竿木空說行  
藏信杖藜窺憶海嶼岩頂月祇于清夜換猿啼



石梁倒闕斷遙連新築雙堤路宛轉金界關  
恰半銖衣覆處地無偏孤峰礙不輪王相九品中  
分寶座蓮緝宇珠林成不日掌光從此與燈傳

其四

掃蘿攀蘿到古壇飛泉如練下清湍碑留紫玉苔  
痕老叙落青松日影寒便欲披襟當石華何期饒  
舌遇豐干庭前試問西來意滿樹梅花一笑看

其五

碧岩絕頂迎塵氛懸草飛花異見聞華葢低擎還

丹靈山志卷九

三

禮佛石倉高峙青毛軍螺盤丹穴光誰測雪桂青  
坪勢欲分帳里自然題俗駕山靈無事更移文

其六

勝地安居豈偶然松篁猶記舊因絕石移愚谷知  
誰力面對高峰定幾年半嶺閒雲封古洞一池皓  
月印芳泉鳳陀園裏金應遍肯用人間販婦錢

其七

投鐘敲罷夢初醒坐擁寒金聽梵經漫向峰頭窺  
浴日還從壇畔望移星摩挲小品當奇玩珍重

山見典型回憶故園詞賦客幾入垂老嘆飄零

其八

慧室香烟結未消不堪迴轍逐塵蹤浮踪去住原  
無定覺路追尋幸不違當日裂峰驚語詎他年煮  
火悟奈寥寂池尚隔虹堤外蓮子重來度石橋

其九

絕壑幽崖睇盼窮又從他穴現天宮一龕佛火朝  
還暮半枕仙林雨更風斧鑿不嫌傷混沌品題終  
白遜玲瓏頑山忽入文人手幻山精藍似畫工

丹靈山志卷九

三

其十

仙舟重與溯江潯夢覺關前烟霧深不爲名山開  
捷徑恐教高士費幽尋雲根投地身全現霞壁參  
天氣獨森咫尺風波迷彼岸羈情鄉思一時侵

由韶陽陸行至丹霞途中卽事

出郭屏區綠道遙步江畔齋心謝歸舟載驅上高  
岸滄雲冒前峰雨氣不可散愛此溪壑幽誰言登  
頓倦

其二

登頓亦已倦噴然見平川上下六七閣晨夕烟火  
連依山何人居卜築靜且偏修竹垂道旁停車一  
夷然

其三

平川漸成磴改轍登前岡仰視浮雲馳俯瞰飛鳥  
翔柔柯難就陰風雨沾衣裳昏憒更無極佇望心  
徬徨

其四

層梯不可極遙還下山椒松篁感前蹊白雲遙相

丹霞山志卷九

三

招一運入幽谷未見所歷高迴首眺崎嶇開壑良  
亦勞

其五

谷口美田瞻曠望得緩步詢彼嶺下村厥名曰大  
富井邑多蕭條茲鄉獨完聚雞犬盈道旁桃花何  
由遇

其六

桃花在塵世勞者行自迷平蕪一縱轡我馬僞且  
疲望林樾投憩松杉何離離其歸水石邊長憂懷

涼屨

其七

錦石衣帶水隔此數仞峰連岡亘無際百里障崇  
壠峰曲路亦敞豁然開心胸夕陽渡前溪荷鋤歸  
山農

其八

綠溪何遙運夕陽沒前樹迴鑣指丹霞乃近來時  
路捷還不可求紆途得無誤躡躡瀟瀟開衡泥傷  
窘步

丹霞山志卷九

五

其九

既梅來軫迂復慮道鑿失翹首望靈峰數步輒相  
覲塵途勞往來飛錫曠無隔慈航藏江濱彼岸庶  
可即

其十

携手上慈航春流駛如箭澄沙映前灣溪路晚猶  
見雙舟挾我行篙師力何健中流且勿喧蛟龍夜  
方戰

其十一

彼岸無遠近先後同所歸且辭登僑勞禪榻那依  
樓冒雨剪春蔬清泉斗如飴凌晨聽鐘聲更上青  
沈峰日字融谷當潮人

重遊丹霞紀事

黑雲吹霧散江風青花全勒行匆匆韶陽古道春  
草瘦出門回首雲萬重身入萬重雲氣碧迴身衣  
作玻璃色崩岸欲圻紫錢沉藍輿左右呼健卒

其二

日午就食白板屋桐花棕葉映階綠山雞舞雲叫

丹霞山志卷九

三

碧空客子飯罷穿修竹行行馬蹄踏春泥落花微  
雨漲前溪策馬幾入溪流薄兩岸鷗鷺不住啼

其三

山舟十里泊江許馬嘶柳鳴松作虎暮江如漆鬼  
驕人銀沙忽明一片火山僧迎客客頗開佛燈笑  
焚清夢催到山欲倦驅山足瘦馬自林階前苔

其四

天雞一聲山憲曉衝泥蹋露丹霞道山花落簷笑  
迎人新松老松各草草晴風轉蕙十里餘翠壁已

盡望碧虛振衣生雙屐絕空雄關高峙如仙居

其五

古梅高槽猶如昨松間金碧增飛閣丹霞老人降  
增迎一時獅象皆欣躍雨聲不絕語不停幽蘭自  
笑草自青坐久蛩辭簾外走千山濃綠上雲屏

其六

山厨進食稿露葵清香裊裊春風吹門前香雨松  
花落策杖強步南山陲海螺隱隱在天半中間有  
路雲飛斷夢入瓊宮十二樓且坐松棚捲翠幔

丹霞山志卷九

美

其七

竹坡宛似當時綠暮雲薄露籠青玉老樹嘯風作  
龍聲迴響吹浪入松屋落日信步歸山房白雲拂  
袖生虛堂老人敬客出舍利璇室瑤華發寶光

其八

黃昏雨歇霽庭竹雁堂邀客剪銀燭軟語諄諄醒  
客魂一弄清琴神尤肅紅花笑吐疑幽鮮客子夢  
裏愛春眠墜紅殘夢山憲暗山鳥不鳴樓青烟

其九

澹公宿客藥師閣山光水光眼光落檻外碧池齊  
紅蘭靡蕪花寒春寂寞春寒重蘭花叢珠簾水  
簾生秋風澹公不去客不睡千山萬樹一燈紅

其十

曉來碧草生誰惹老人丁寧山山門澹公具食更  
遠送拏舟跼烟入前村前鄉臨江江水咽蒲冷碧  
雲離飛雪柳暗花明不耐愁相逢草草驚相別

登舟

韶陽還郡日有約到丹丘地爲傳燈闍人同指月

丹霞山志卷九

七

流語聞天地小身識古今浮暮色催寒景炊烟起  
舵樓

野宿

登臨君踐約我得共盤桓沙逼灘聲淺江昏暮氣  
寒丹楓青鳥外碧樹白雲端野浩蓬牕靜桃燈人

夜闌

曉行

百里紆迴路扁舟到處奇村烟迷竹葉炊火繞松  
枝買隱非吾土吟詩及此時丹霞真在望灘上莫

遲遲

停舟

載欣於岸近還恐到山遲幽徑忘艱阻新堤任委  
蛇沙明江勢濶樹暗巖容崎此去祇園內齊心得  
遠期

關祭

剪棘鋤山土町畦上下平冬寒含霧熾石栗受霜  
輕引澗通農灌穿雲向夕耕吾師開創力只此見  
經營

丹霞山志卷九

八

陽門

路僻蒼苔滑山深竹樹幽依松修陰棧疊石起危  
樓佛土仙能到天門鬼不留可知成鳥道燭翼亦  
生愁

三岩高處

入遲隄仍曲當階竹自斜小樓分礪水半席映松  
霞高覺江光近幽疑日色餘香風吹不定昨夜雨  
催花

紫玉臺

有石皆成嶺無松不見雲曲閣闌處絕峭壁轉時  
分路與星辰接遊同鸞鶴群西山綿遶地江影澄  
斜曛

長老峰

突兀群峰裡層巒逼上霄星光浮樹杪雲氣接山  
腰徑仄猿難度岩深隱可招陰陰窮仰睇我意駭  
迴巖

天然岩

隙地山根曲詠茅結草堂境靈無瘴癘心靜得清

丹霞山志卷九

三

涼鑿石通泉脉栽花近水香他時閒卧好有夢到  
羲皇

松林

夕陽松樹下曲徑勢交橫白鶴還巢夜春禽不喚  
晴月來皆藻影風定亦禪聲趺坐隨坡穩悠然澹  
世情

飛來石

石自飛來險巖然踞上遊還分松影翠不得凋聲  
流剝落誰能識巉岩莫與解拈花說法地遂爲我

師留

竹林

丹霞山右路路盡竹千竿影共洪川靜光分渭水  
寒乾聲搖澗底翠色入雲端林屋無人到追尋有  
逸歡

海螺岩

盤礴峰巒上層巒結海螺賞心尋石室學道愛雲  
阿梅老香生蓋松高翠落柯結茅吾願足身世待  
如何

丹霞山志卷九

三

望半岩頂

山頂何寥澗遙通別有峰江心開路盡龍脊引人  
通窮勝雲迷堅投思境絕空共臨高衍處茅屋隱  
嵒巖

下海山門

至此渾難住將行未敢行短衣隨磴穩長袖逐風  
輕古滑艱雙屐峰危入九嶂草根枯坐久猶覺底  
寬驚

三巖高處小憩梅花樹下 茅兆儒

人

澹師勢經營故使路紆折緣堤成津梁託足境自  
別梅枝入簷檻猶存向時宅 編題三巖高處古為  
改六下隱真買山風流念前哲春香發遠愛梅子  
綻深葉還想及寒天花開坐瑞雪

三巖高處

劉法寬

六合經營覺甚難當年能隱到層巒屈原澤畔吟  
偏苦羊祜碑前泪未乾人地相形皆骨勝死生無  
愧各心安 謂孝源  
與澹師吹笙夜坐三巖月不用人間更

丹霞山志卷九

三

築壇

甲辰秋九月丹霞調澹歸大師 陳殿桂

萬年靈岫紫芙蓉孤掌天教爲剖封白馬嘶空重  
吐饒金牛踏破未行踪身名江左無雙士鼎峙南  
華不二宗猶有青蒲舊時血灑來天際雨花濃

遊丹霞

魯士會稽

一入奇峰眼倍清踏嵐到處送人行片鱗巖連雲  
橫度雙鏡池空影到迎翠玉千竿搖月色還風四  
面繞松聲從今始識丹霞好不獨天台擅赤城

片鱗

巖居龍尾峯之前  
雙鏡池深廣數尺

遊丹霞

顏允玉

齒頰生香毛骨清此身已入畫圖行人從巖竇迷  
烟雨路與山僧話送迎溪月春深流錦浪松風夜  
半捲濤聲臥遊忘是他鄉客疑度天台傍赤城

遊丹霞紀事

吳壽潛

避跡當時恐不深此中仙李是知音老僧正卓開  
山錫長者先留布地金文字弘敷三世法滄桑應  
見兩朝心我來塔下頻稽首明鏡空臺未可尋

丹霞山志卷九

三

舊爲李文定公孝源避世之所後舍爲叢林因同  
朝而復同志延澹師主之凡山之勝境皆澹師所  
開闢者也塔今  
在海螺岩下

遊丹霞

趙永懷

松影迢迢竹影清池開雙鏡照人行千巖聚雨驚  
猿出一逕斜陽晒鶴迎山到最高還有路鳥飛不  
上絕無聲塵心至此難容處萬派丹青湧化城

遊丹霞有懷

陶煊

羅列驚看畫裏峰曉烟輕破一舟從溪凝寒碧新  
過兩嶺出天邊舊有容黃葉往來如待客白雲遲

合想遺蹤張金道門先生也招提未到心先醉松影迢迢

度午鐘

禮澹歸和尚塔

瓣香懷袖未能消青德關山早逐風一片土求乾淨死千年鶴化老成遙偏安皂帽眞師表去後人天亦寂寥下拜塔前回撥艸寒風落葉度虹橋

遊丹霞拜澹歸禪師塔

劉授易湘潭人

風雨蒼梧鳥號殘猶餘此地漢衣冠縱饒長老天花下都作西臺痛哭看溫樹不堪談綸閣銅仙何

丹霞山志卷九

意泣金盤冬青寒食伊蒲饌剩有架柴宇歲寒

其二

維摩丈室坐生涼鸚鵡山中哭上皇環玦已隨蕉鹿去衣冠還假鼎湖旁頭臚此日茶毘爐正氣終生舍利光牙笏水田君莫問東天西土兩無妨

宿丹霞禪院有懷

廖燕曲江人

秋老江天翠未凋松陰一路到僧寮峰浮霽縹雲橫斷樹染霜紅葉倒飄飄招隱北山猿桂長寄書南海去鴻遙夜來獨臥蒲團穩月照禪樓倍寂寥

紀遊丹霞山寺

吳鎮休寧人

步入丹霞處處幽宛然身在畫中遊纔燒栢子來香座又聽松風上石樓清磬一聲山寺午白雲千片竹房秋嶺南亦有神仙窟何必乘鸞向十洲

寄丹霞角子禪師

師自號山泉賢寺鎮鎮山陳大鶴

十年邱壑願夢想到廬山何意栖賢錫重飛紫玉關携柑鶯語滑掃遲石苔斑白石如能續桂筇自往還

紫玉臺

陳大鶴

丹霞山志卷九

朝朝柱頰看山來爽氣偏多聚此臺翠色沾衣嵐欲滴萬峰屏障一時開

片鱗秋月

陳大鴻

片鱗巖點石花斑啓戶秋烟擁髻髮午夜猿聲清嘯冷月華已遍萬重山

龍王閣

凌玉京邑人

神龍何事在山巖陸海紅塵應宛轉此處離天幾尺五不難噓沫遍三千電光石火藏沙界雷震春潮鼓法船登閣切須防笑傲錫聲早已徹重淵

虹橋擁翠

羅鳳威 邑人

踏遍層崖上碧空長虹直駕兩山中翠光掩映開  
初地電影橫斜接梵宮突兀奇峰銜落日參差古  
木起涼風扶筇欲度還留步四顧徘徊意不窮

入丹霞

沈影

積想登臨三十年筇輿紆折好峯前放情澗草巖  
花地縱目連環一線天慈磴道平臨遠樹伏崖懸  
欲度飛爲半山雲日籠金碧喘汗還思更上顛

秋杪遊丹霞

陳世珍

丹霞山志卷九

董

霜晨放艇逐溪流爲探名山景物幽塔影長松搖  
曙色巖深錦石映江頭桂叢香澹催秋去鳥侶聲  
稠喚客遊嵐半一亭堪憩足勞勞塵思已全收

乳泉春溜

劉帝佐 邑人

一泓清碧水雲幽石脉涓涓不斷流碎噴雨珠春  
溜滑輕翻風浪花浮採泉趁月穿松逕試茗燒  
鑪集梵僑應是曹溪分一滴更於何處覓源頭

紫玉臺

劉行達 邑人

亂雲惟裏湧平臺拂石具堪壯客懷應許詩人障

紫玉難客馬跡破蒼苔有無嵐氣沾衣濕斷續泉

聲繞閣來指點前峰深似畫夕陽西下重徘徊

拜瀟歸和上塔

周命主 衡陽人

跡到林巒絕遂因節義高少年工痛哭悲業在風  
濤魚磬消千劫袈裟幻二毛海嶽巖下月時有怪  
禽號

其二

乖角笑乾坤海田那可論名山雙手開故關一髮  
存大事生前了遺風死後尊此衷誰認取聊寄與

丹霞山志卷九

姜

高原

遊丹霞紀興

蔡琦 三韓人

菊繞東林報早秋尋僧竹院喜重遊宦情落落終  
何補江水滔滔不斷流石上三生談紫玉雲間五  
色映丹邱山靈已久懸雙眼笑語峯前頓解愁

遊丹霞卽景

陳履謙 攸縣人

憑高一眺一回驚上界詩仙縹緲行負翼嶺頭真  
眼潤御風亭畔得身輕無端空翠塔前落何處午  
鐘雲外聲習靜自饒齊已句安心且結許詢嵐



登海螺巖觀舍利塔

修達年 邑令

山高得山勢此峰聚其全貌獨標時登之心曠  
然日月出腕下韓瀾如孤烟近矚浮屠影渺渺天  
際縣縲目驚何曠不知身在巖

遊丹霞

周 策 松陵人

匆匆遊未徧若箇肯言還峽剌虹橋迴巖餘錦石  
斑夢魂依法界緣分落人間寄語籬邊菊開時再  
入山

遊丹霞

孫 弼 松江人

丹霞山志卷九

三

策杖雖艱步肩輿更苦難緩行任遠眺層上勢全  
看樹樹描秋色峰峰落澗寒千尋石壁裏勿見寺  
門關

遊丹霞憶滄歸和尚

范 彬 精山人

牛女光分影弄丸從中結構靈巒海螺巖接晴  
嵐落長老峰華絳雪寒不祝與儒誰作主空餘色  
相等閒看飄飄已入昆盧國肅肅凝神禮法壇

遊丹霞紀興

徐崇禮 推使

湏陽湖峽泊樓船翠侶扳躋叩法筵樹隱危梯送

絕壑風傳虛唄出蒼烟萬重巒巒連衡嶽一殘晴  
空入海天莫謂嶺南多瘴癘丹霞巖結再生緣

遊丹霞

區繼源

爲念開山者雄心若箇銷世都沉陸海此獨近青  
霄事乘垂丹壁禪心寄石橋鏡池深對月靜夜憶  
清標

寄丹霞李斧源給諫

陶汝鼎 長沙人

十載風前王樹思雲霄遙見羽差池披麟自許爲  
人鏡藻堂真堪理帝絲獨賞枯桐求北海爭投夾

丹霞山志卷九

五

袋擬當時何期周璞猶遺顧一向龍門奏楚辭

出丹霞留示後至者

陶之典 長沙人

蓮運峰色併趨晨歇樹終慚宴坐人始信掌中觀  
世界不知鐘落幾由句雲烟探袖貽新客風日晴  
林似晚春自是有竿標鹿苑層層巖現比邱身

留宿丹霞

凌 雲 邑人

林裏樓精舍師行亦有緣孤燈寒照雨羣峭碧序  
天風遶幽香出吟鶯宿鶴還未能光隱跡常願奉  
金仙

題錦巖

蔡嘉復

步入丹梯艸木香洞門天半厥斜陽雲從岫頂飛  
珠練石向巖端綴歸章龍甲千年留蛻骨仙人一  
去有遺床山靈未必遺遺客借榻時時到上方

與門人凌濬分長子材登劉獻臣邑人

徑轉雲迷杖奚童叩石扉風生猿共嘯霞帶鶴孤  
飛一水浮秋色千峰競翠微夜來銀漢近與千嶺  
星歸

三巖高處

陳上達

丹霞山志卷九

美

嵒嵒宮殿碧雲端萬丈蓮光擁巨觀香藹已空金  
世界梵音長遠王閣千月明幽壑猿聲小雲擁疎  
林鳥影寒幾度裴回尋舊跡森森古栢老龍盤

海螺巖

李夢鸞建東人

螺髻層層黛一龕蜎角中不嫌新月礙直任吟雲  
通奇艸叢成鳳縣巖落彩虹是誰隨手筆圖畫絕  
人工

遊丹霞

譚懋德邑人

長老峰高峰最奇天然景色翠紛披蒼松蟠結諸

天古修竹迷離匝地垂日入千山爭壁立雲連萬

壑忽麗練登臨勝處情難極半入空冥半入詩

遊丹霞有懷滑歸和上

陳美弼桂陽州人

當年豈獨復騷壇膚髮瀕危苦轉瀦成敗飛曾勞  
汲黯是非猶欲到豐干故人生死交情在國事功  
忠心膽寒讀罷新銘悲往哲秋風颯颯起長歎

又卽景

嶺南不見落花深擁菊叢開五色金與向如來窺  
色相幾回峰頂露知音讀舍利塔百年良會誰爲主一

丹霞山志卷九

早

片風光未了心暫向寶珠高處立纍纍往杖再幽  
尋

遊丹霞

劉述義湘潭人

自來楚客慣悲秋况復秋容望裏收雨捲螺峰天  
欲壓濤生谷口舵眞浮山有海螺巖舵盤巖閉門茶熟渾無  
事粟鉢詩成獨倚樓喜著幽栖雲物志掃苦題題  
萬山頭山志出家君手撰

紫玉臺

劉整邑人

飛雨洗舟嶂輕烟幕紫臺崖縣平石出亭立半天

開朝隣分林杪秋涼結露堆坐談忘晝永揮塵絕  
塵埃

登海螺峰

李日進  
邑人

螺峰鬢髻由錦水似漚浮天地雙眸潤川原一望  
收鐘聲和露濕漁唱入雲留只我勞勞者登臨解  
百憂

宿丹霞山中

李  
硯曲江人

萬丈峰頭放膽行暫依雲水憩勞生半窓冷月穿  
林白一榻飛泉過石清天遠鶴歸看有影潭空松

丹霞山志卷九

早

落聽無聲疎鐘幾杵敲殘夢頓覺塵氛百念輕

遊丹霞山

陳象謙  
曲江人

步步尋幽到梵宮入雲樓閣影玲瓏霞鋪錦石千  
林醉翠擁虹橋一線通心遇曠時詩易就境逢佳  
處畫難工幾能倩得如椽筆書遍層巒疊壩中

夜宿錦石巖

每到名山信有緣喜從畫裏共談禪三更露冷蒲  
團月一徑香凝石室煙梵語飄空塵夢覺瀑聲落  
澗耳根圓不須遠訪花宮勝自是人間別有天

丹霞山志卷之十

文林郎知仁化縣事疑山陳世英人傑甫纂修

丹霞 今龜角子

接賢 今遇澤南 合校

豐南吳壽潛形本

長沙陶 煊奉長全輯

湘潭劉度易五原

釋今辨 集說

雪鴻居士偕諸護法人山遊興既倍羣賢留

丹霞山志卷十

題復邁前哲小作誌喜

嶺表無山水丹峯尚可遊百重環錦嶂千仞起巒

樓話月松苔古披雲鳥道幽賢豪能逸韻登眺自

優悠

其二

好處雷題編篇章滿畫圖高深今始盡俊逸向來

無頑石開生面春花發朽株誰知造化手竟與巨

靈符

初入丹霞

何處晴耕犂梵宮杖頭遙指隔寒空石閣深隱千

峯日華盡低垂萬壑風花落骨崖香雨散雲沉蒼

樹碧烟叢幸隨龍象同高步一會靈山信異同

望長老峯

孤高迥出青霄上萬岫千山落暮鴉自有鶴翎垂

石髮還將雲影作袈裟峯邊晚翠停寒月天外殘

陽起夕霞曠劫留懷今日事十年魂夢未全賒

葉竹坡

千株拂石碧巖西一路晴陰信杖藜柳浪半乾清

丹霞山志卷十

巒發薰衣碎剪綠天齊閒僧同影月初上歸鳥寧

枝雪後低莫到空林求口實從來不受鳳凰棲

登海縣巖

深山更有山深處萬道洪崖鳥道通古洞梅花同

雪白傍巖楓葉染霜紅千峯隱映斜陽裏一雁低

徊薄霧中此日從師何所有烟寒樹老日空濛

龍王洞

半巖深鎖一重樓檻外山光靜入眸霧捲疎簾香

篆落波澄水日錦鱗浮細風谷口爲雲少薄雨池

邊出石崗還待春雲看潤澤莫愁寥寂碧峰頭

### 繞海螺巖

閒隨杖笠繞晴川翹首螺城天際懸長炬蒼藤穿  
暗石淺深丹嶂落寒泉谿花踐路雲移處麥飯團  
團鳥宿邊歷歷溪山逢舊路疎鐘人外佛燈前  
釋今龍 角子

### 初入丹霞

此山先任人先住今古還他長老知寶几高臨風  
嶽靜香幢綠繞海雲隨孤峰壁立霜天迴萬壑晴  
陰鐘梵遲丹梯有路從登陟發草瞻風應爲誰

丹霞山志卷十

### 法堂

一法何曾到碧岑高堂長敞舊名林廡下盡歸龍  
象位棒頭誰會祖師心香雲隱隱非煙上幢影垂  
垂拂石陰冠冕人天應自昔丹霞重見栢庭森

### 望長老峰

溪山雲月古今同長老何曾異別峰笑靨倚空青  
嶂外崢嶸無路碧烟重石影自臨松頂月江聲只  
接下方鐘亭亭曉夕惟瞻仰舉目群峰未易從

### 紫玉臺

紫玉臺高看葉哀何人憑里獨徘徊雲山紫鼎看

今古鴻雁年年自去來江水遠連烟樹沒梅花空  
傍石床開高吟更有閒情在遠莫寒鐘向暮催

### 晚步松巖

清涼真覺鶴形同爲愛寒枝夜月中露濕麻衣驚  
暮色身隨雲影怯霜風人閒貞幹成孤韻石上垂  
陰借遠空翠實不堪持寄贈微微秀葉許相從

### 集竹坡

何年我竹竟成陰搖落誰云換古今月色來侵寒  
鵲影風聲吹入夜猿心綠條抽笋含霜嫩黃葉迎  
春裏蠶深殿掩疎鐘人定後閒隨高步一微吟

丹霞山志卷十

### 四

### 芳泉

蘿瀾華源未許知冷冷清韻清方池只數茗盞供  
僧話莫遣路流動客疑月中照影藏身拙潭上行  
吟得句遲惟有丹山空一味寒雲石乳好相思

### 登海螺巖

洪崖誰作海螺名吹起寒風萬壑生古木參天連  
曙色野猿啼霧入秋聲行看石乳殘花滿坐倚松  
陰宿鶴驚更欲溫遊情未倦摘茶聊共石泉烹

### 龍王閣

親到龍潭能不現獨留高閣在雲間雲流下界春

霖蕭龍隱晴空石燕還日映簷橫天上關風搖岩  
實水中山孤峰盤結他年事宜老于今尚未開

逸丹霞山

欣隨杖屨出叢荆  
下浮雲隱石屏人喧長薄江  
聲雜錫近空林鳥語停  
陟險不由橋上路愛陰聊  
息樹邊亭還山又是從頭上  
一望寒烟天地青

釋古義自破

奉和蕭書周大士十首

拉伴乘秋興尋幽入洞天  
良緣應有定言趣別無  
傳掃石猶堪坐空山  
久待賢自慚僧老大難說道

丹霞山志卷十

五

真詮

其二

登臨皆俊逸談笑見英豪  
載酒非耽飲捫蘿不憚  
勞沿崖疑路險開眼覺天高  
斟酌長松下前堤盡

種桃

其三

商宮儻古調白髮怕鳴流  
欹枕三巖石尋源一葉  
舟夜寒驚北斗吟咏淚西樓  
共看丹山月新弦欲上鉤

其四

仰止推英絕才華冠世雄  
多君真法喜憐我寄詩  
筒買隱慚文遁高懷見庾公  
閒身天際外心眼覺

虛空

其五

莫笑鵝水結寒來便負嫩  
桂枝香欲動陽焰影頻  
翻冷眼會空世忘機亦滯  
園寥寥泉石下有客到蓬門

其六

丹霞山志卷十

六

孤峯雙眼闢松竹一林虛  
瀟灑真無着幽尋興有  
餘烹茶敲石栗粗羈獻酸  
菹德味薄忘澹矜人氣盡除

其七

宗炳風流在尋僧到上方  
逍遙盤石上靜對菊花  
香慧日虹橋映秋風錦水涼  
幸逢高士過笑傲與偏長

其八

登山還有興晚展怕橋危  
野拙狂尤懶寒生涕任

垂登樓宜極目下榻憶當時晤對情無盡清言慰所思

其九

共道西巖好明朝最上登尋山泊有約援草得無會古徑從雲臥新詩共客微閒吟聊自適跌宕信鳥藤

其十

白雲橫谷口暮鳥不知還樹影侵階綠苔錢點石斑扶筇過竹院倦眼板塵衰莫負片鱗月何時更

丹霞山志卷十

七

入山

錦巖夜月

千年古洞誰開闢造化原無斧鑿痕石上藤蘿懸澗關林間花影拂欄干紙窓夢覺渾生白午夜風清不計寒更喜高懷彭澤宰携琴分賦碧雲端

釋古泥一扣

初入丹霞

丹霞遙望白雲邊路轉長江益杳然隔水每疑山極峻入門方見地無偏梅花競發迎師衆野鳥長

歌入几筵三繞法王端坐後杖頭高舉示入天

望長老峯

長老峯尊削不成憑高一望勢亭亭芙蓉幾瓣藏衣鉢螺髻長青人窮冥半頂有香難着脚比肩無伴亦忘形閒來坐待中天月下界沉沉夢未醒

紫玉臺

紫玉屏邊紫玉臺昔人回首却成灰苔侵鳥篆痕微見檻接虬松葉幾堆水落千溪疑凍結月臨衆岫敲青來清風樓上無消息那得登臨眼豁開

丹霞山志卷十

晚步松嶺

烟凝蘿翠鬱蒼蒼百尺龍姿擁座旁風入寒濤聲自遠月分丹嶂夢偏長閒窺鶴影渾同雪乍蹶雲叢不見霜寂寂隔林清磬度忽驚身已到羲皇

芳泉

野客尋源到石頭雲林又見此清幽舌根一味何容辨香水千溪豈易備出穴細隨松韻合飛空長共月華浮涓涓不動偏今古何事臨荒起暮憂

遙丹霞

欲尋山水紫行處杖追隨高樹俱橫翠雪巖連  
北嶂過天雲樹接南潮苔封古路人愁滑花落寒  
梅鳥任呼堪笑阮狂身不遇卻將生計哭窮途  
釋今竹俱并

初人丹霞

從師策杖上丹峯雲月溪山今古同長老山高疑  
路斷海螺巖別有天通日臨北嶺石泉煖雨過南  
湖霜葉紅何幸餘年逢勝事人緣山水占囊中

望長老峯

丹霞山志卷十

九

獨坐雄風望不窮何年人定此山中支筇却把青  
螺倚舞袖還將紫玉籠貝葉萱翻香篆綠寶珠時  
擁髻尤紅回看丈室簾高卷識得吾師卽此翁

紫玉臺

山腰紫玉削青冥山下人看已萬層歎笠且隨塵  
外疊烟霞不共世間登老松去結常時雨獨鶴來  
翻未散水贏得高臨在人境可無餘夢到枯藤

晚步松嶺

萬壑寒濤挂薜蘿夕陽倒影入銀河幹臨千岫柏

榮外綠蔭長林南露多野鶴有心栖不住閒雲無  
意去還過從師策杖登巖下霜寒鱗殘月滿波

芳泉

寒泉峯半聽潄潄出洞紫紆帶碧雲青落梧桐湖  
石浪綠騰堦堯激龍文暮烟乍合源誰覓晨雨初  
晴響自分閒步獨尋人定後一池清冷夜深聞

登海螺巖

青螺出海鎮南陲今古何人下口吹九地任看峯  
盡處四天休訝月明時空中雨付龍王湧腦後風

丹霞山志卷十

十

教長老知慚愧杖藜虛蹕眺到無行地不須疑

釋今龍 枯吟

初入丹霞

崢嶸象駕跨千峯舉首彌天花雨漫石上何年題  
舊記關前此日聽疎鐘雲中疊閣分多處眼外青  
山知幾重頓釋百城烟水恨于今高臥罷行蹤

望長老峯

薄漢摩雲接上方須彌何事獨稱王頂門不鑿通  
天路足下能開選佛場喜得羣峯同法侶常將大



地作禪牀真風浩浩誰堪比惟有山高與水長

紫玉臺

崇臺蒼翠映晴空好鳥窺人啄落紅紫玉松篁疑  
書裏別傳山水占南中擁雲坐上三竿日乘月行  
吟萬壑風勝槩盡歸襟帶下登臨一會許誰同

晚步松嶺

懶慢山翁無定禪放情幽處一盤旋晚鐘始度疎  
林外霜月微升碧嶂前歸鳥避人過遠樹待童收  
火汲芳泉扶筇獨倚松屏望石屋柴門鎖暮烟

丹霞山志卷十

集竹坡

此地幽清故築君倦簾終日與蕭疎住山不覺三  
冬盡採笋偏宜二月初雪竹尚堪遲舊社石田端  
爲養閒鋤夕陽斜透青蔥影扣杖呼童灌圃蔬

登海螺峯

臨崖盡訝路如懸纔入關門氣象全拾栗徧分持  
草上看梅忽遇敵花天烟雲出沒歸巖下洞壑高  
深在眼前不見法絮吹起處風雷合啓動山川

釋古汝

晚步松嶺

青青如蓋覆山巔白鶴高飛雲蕭川石老年年仍  
客葉江清夜夜隔深烟半簾疎映夜林客一榻寒  
鶯叫月曉日暮表回思古處雪霜真只愛羶仙

登海螺巖

青螺不住海門東側卓爲巖柿碧空留得江雲侵  
瀾白尚餘蜃氣雜霜紅鐘聲過處落危石雪意開  
時度軟風俯視千山烟樹遠未知誰臥石樓中

繞丹霞山

丹霞山志卷十

相隨復自丹霞下過繞翠巒入細看絕壁過烟依  
石斷洞溪透草積雲乘傷巖蒸黍呼熊客倚樹草  
泉避急湍風景不當歸自得晚江流照一峯乾

釋今情

望長老峯

山中長老何年住寶髻雲衣自儼然孤岫遠分靈  
驚脉諸峯翠繞石頭禪柳花鳥宿青螺上撥草入  
來黃葉邊終古攀躋誰得似一時翹首欲無言

紫玉臺

相陪龍象上高臺下界羣巒拱上台紅日背山移  
午食白雲沈石冷蒼苔幾家城郭千山外一鏡江  
河萬派回讀罷殘碑餘夕照隔林像鶴自成哀

繞海翠山

欲繞洪巖作畫觀杖藜還下碧雲端採泉漫指南  
湖勝看瀑猶疑山雨發一笠晚烟林壑迥半檐斜  
照石果寒熊吹處處催歸路回首蒼陰萬木閒

陸刺史重遊丹霞賦贈

宰官難得見閒身幾度空山訪隱淪彩筆徧題丹

丹霞山志卷十

三

嶠石布帆兩掛錦江春溪光有影窺微雨鳥性無  
機憚費人一宿東風芳草外庭花如夢又重新

沈融谷茂才重入丹霞賦贈

許詢自昔稱山侶近喜文星接遠踪方徑暮沿春  
澗雨碧溪清度石樓鐘已看巖下叢生竹却數雲  
邊舊到峯題壁預知投老處沃州無事問深公

釋今毬雪木

法堂

長老峯前選佛場祇林春暖谷風長六方灑影雲

衣重人面無塵寶鏡光青草簾前金臂展白蓮池  
外木樨香空生壁立千巖繞遠近同瞻大法王

望長老峯

獨立亭亭倚太空萬峯環繞一龍嵒白雲不上青  
螺頂丹鳳高騰碧漢中背日寒深何代蘚蘿江影  
落半山楓閒陪杖履頻瞻仰幾度晴巒醉晚風

紫玉臺

承露青霄倚翠岑夕陽懸聖彩雲深上方木葉落  
空谷下界人家響暮砧息影樹邊窺鶴去扶筇石

丹霞山志卷十

四

昨聽猿吟玉臺古徧年年在梅柳榮枯任古今

晚步松嶺

高樹參差得幾層孤雲野鶴共爲鄰老枝蒼鼠猶  
吹雨寒谷留光不倚春夜氣蕭森人獨聽朝華夢  
寂影誰親晚來側耳鐘初歇兩樣江聲一樣真

葉竹坡

翠葉離離映半空差池雲影自成叢每憐勁節圓  
哀壑翻笑高梧怯朔風解解無聲烟未散板稍有  
妨路還濃行人且莫嗟搖落孤鶴長存霜雪中

龍王閣

龍王高閣俯巖隈，霽色應爲此日開。  
布雨每從池上起，爲雲多是石頭來。  
窓中坐見星河轉，林下遙聞塞鴈回。  
幽興獨尋流水住，暮潭寒栗擬風雷。

釋古擲作金

紫玉臺

紫雲截作石匡牀，獨坐何人小八荒。  
菡目空青山雨薄，一林寒翠谷風長。  
寫將孤韻憑流水，刺作閒情饒夕陽。  
斜月半峯疎磬裏，此中有語却相忘。

丹霞山志卷十

五

繞丹霞山

尊山更出護生堤，萬木參差鳥道迷。  
長老座高丹嶂起，如來衣闌紫雲低。  
傳餐客倚臨流石，供茗僧來絕壁梯。  
隨處杖頭堪指點，暮猿携子過林蹊。

釋古理乘消

紫玉臺

星河半影轉高臺，誰見林梢黃鶴回。  
石老雙峯藏水月，松深一逕斷莓苔。  
袈裟覆處僧初定，杵臼鳴時鴈欲來。  
沿沿風波千古事，無人領取一帆開。

葉竹坡

橫斜綠竹倚曉阿，春轉還知衰露多。  
客到林中疎磬出，僧來石上定香過。  
當門寒影交松柏，盡日濃陰覆薜蘿。  
却俯江天看暮色，滿湘一棹起烟波。

登海螺巖

海螺湧出在千峯，巖古蒼苔霜葉紅。  
躡屐每驚烟漠漠，結茅還許石玲瓏。  
乾坤不盡前川水，心眼徒憐薄暮風。  
漫說登臨多勝槩，白雲深鎖上方鍾。

龍王閣

丹霞山志卷十

六

誰穿一穴湧爲池，高閣虛明獨到時。  
自有雲雷生嶺嶠，能無風雨度江湄。  
定中常帶秋禪釋，汲幽處處同春草。  
披歷亂千峯如海闊，古今惟許蜚龍知。

遶丹霞山

一望巍巍逼梵天，奇峯怪石水雲連。  
倒垂古水風聲亂，獨叫寒花鳥語圓。  
側逕每難憑杖履，細泉時復應山川。  
不因師到誰能到，回首塵勞一悄然。

釋古習覺薰

晚步松嶺

一千松裏見秋聲，  
萬樹心懸清幽逕。  
有香藏曲折高枝，  
帶影出縱橫已闌。  
此懷前輩可得來，  
時似老僧曳屣尚堪隨。  
步穩卽將孤月照溪行。

芳泉

石髓流雲不自知，  
一泓洗出在何時。  
秋冬未減三春意，  
日夜長爲萬指期。  
得地已休方外跡，  
尋源正向此中宜。  
高峯白月遙相映，  
尤影無分欲照誰。

登海螺巖

海螺恰在海門巔，  
吹徹天風不計年。  
地俯白雲深

丹霞山志卷十

七

種樹路通黃葉下，  
閒簾鉢衣覆影無遺跡。  
覺屬藏名有舊緣，  
最喜法王今到此。  
橫開紫氣繞前川。

釋古希 大音

登海螺巖

芒鞋踏破老雲烟，  
到此方知別一天。  
祇道黃金鋪地界，  
誰將紫玉冠山顛。  
包含萬壑千峯秀，  
指點千江萬派妍。  
巖下何曾有半字，  
法螺吹起震三千。

釋今圓 更法

望長老峯

攀躋不及盡難成，  
俯仰儀容儼典刑。  
霜月暗高初

定夜石泉流響六時經，  
丹峯幻出青螺髻。  
寶几誰憑紫玉屏，  
任去今還底事一同瞻。  
睥睨全羅

紫玉臺

高臺矗矗到無塵，  
大地風剎淨不聞。  
松氣野新昨夜雨，  
竹光深淺下方雲。  
看西江水兩杯海，  
望北林鸞幾雁羣。  
金錫獨搖天外影，  
更無人處自朝暉。

晚步松嶺

亂枝百尺白千霄，  
傷石蟠空鶴後凋。  
孤幹詎欺天畔雲，  
倚風先起海門潮。  
雲垂寶蓋陰昏，  
疊月蒲龍

丹霞山志卷十

大

蟠影動搖物外山中堪賞處，  
且隨梅竹入霜朝。

登海螺巖

步出孤高四望窮，  
萬山千壑此稱雄。  
幽探忽到雲關外，  
殘夢空生石榻中。  
別洞盡餘苔蘚綠，  
隔溪虛映雪花紅。  
吾師到處誰同到，  
隔跡還當屬數公。

繞丹霞山

峯前峯後許相從，  
踏遍洪崖面面同。  
放腳不知青嶂盡，  
杖藜隨意白雲中行。  
依依映掩千林雪，  
歸繞蕭森萬壑風。  
信步溪山原不異，  
幸陪巾錫共從容。

釋今驚慧則

晚步松嶺

喬喬巖畔挺幽姿落日留輝影半垂此子獨宜止  
壑裏傲人偏在雪霜時濤生江水翻風葉鶴帶晴  
雲宿雨枝寂寂頭忘寒到骨一聲清磬最相思

登海螺巖

百尺斜梯鳥道難置身如在碧霄端回頭只益羣  
峯小絕頂誰餘一逕寬負翼嶺邊雲已盡御風亭  
下日俱寒相將更欲騎龍尾直上天門仔細看

丹霞山志卷十

繞丹霞山

偶隨餅錫繞丹霞望入南湖野興賒洞壑高低俱  
石骨溪橋深淺只霜花赤城絕漢侵雲直綠玉澄  
潭映日斜言息松陰還送日幾聲樵唱逐歸鴉

初入丹霞

奇峯列嶂渡江來曲澗流花古未開纔聽松聲連  
梵頃忽看雲氣隱樓臺三關直上雙行壁四水初  
逢一渡杯過得石梁懷抱盡此身真不到塵埃

望長老峯

此峯何代得僧名翹首徒深仰止情月上一輪懸  
見相泉驅萬壑不聞聲影分紫玉低羣岳勢入丹  
霄控太清爲問何人窺絕頂山根時有白雲生

紫玉臺

天半香臺隱翠岑倚闌極目意蕭森數竿雨竹生  
朝爽幾點朝松入暮陰一棹雁飛蒼嶼遠三商人  
坐白雲深石屏認取當年字薜蘿苔封直至今

釋古賢願海

望長老峯

丹霞山志卷十

三

望斷孤峯霄漢邊却疑超越第三禪寶衣香散黃  
金地珠髻光懸碧玉天萬古月明人獨坐千峯雲  
鎖客休前幾回搔首情何限無路登臨一竹然

紫玉臺

猶篆何年鐫此峯爲探奇跡到雲林烟霞舒卷但  
朝夕日月往來空古今風掠竹梢飛鳳墜雨翻松  
簣臥龍吟閒臥石上心無事臺白高澗目深

紫竹坡

每乘齊色步曾阿十畝琅干逸興多秀骨不隨桃

李競好音偏許鳳鸞過洪園暮雨青園玉湘水是  
烟絲蒲葦記得羅浮臺畔坐數竿臨水復如何

繞丹霞山

六幅瀟湘一幅帶上方日月下方雲旌幢欲露諸  
天影花雨還成五色雲虎伏龍騰形勢殊殊輝土  
酒氣氤氳便教寫入丹青裏鏡象重重未易分  
釋傳論辨真

望長老峯

百尺凌崖壁太空巉巖迥出萬山中銖衣挂影連

丹霞山志卷十

主

霄漢寶髻浮光接梵宮雲水往還難入隊天人圍  
繞獨稱雄從知頂相無瞻仰休向管州覓曉風

紫玉臺

崔嵬百尺倚雲平搖落寒光擬九成隔浦鴈回三  
楚影席簾人認六朝名苔侵冷露重書古竹引涼  
風石榻清臺畔坐餘僧舍晚一林松月夜猿情

登海螺巖

千層盤結隱峯頭高出三巖景獨幽谷口有烟喧  
鳥雀女蘿無夢宿猶振早梅昨夜開春雪寒濕何

年挂石流今昔盡歸登眺裏半山殘照一江浮  
釋傳陽正午

繞丹霞山

天空野曠下丹霄陡上初逢谷口樵左右溪光來  
活活高低峯影去迢迢橫雲挂壁兼風散落日穿  
林帶雪消覽勝不知誰獨得眼前一幅夢中橫  
釋古通法遠

葉竹坡

一派瀟湘倚石屏相看不盡此君情風搖碧玉動

丹霞山志卷十

主

俱寂月到蒼筠暗復明暮桂殘冰閒瀝瀝朝蒸餘  
露看清清疎枝密綠何人植幾度幽懷祇自鳴

釋古燈會五

紫玉臺

紫玉臺高俯百川烟霞骨相自超然回看大地全  
無地肯信諸天尚有天佳句也隨殘雪冷幽情還  
逐暮雲添片帆江上風波疾輪與山中枕石眠

登海螺巖

海螺巖與白雲齊一錫尋聲過石梯舉目忽疑天

路近回頭又覺故山低歸像得果連枝折飛鳥依  
人隔樹啼今日登臨興不極欲穿斜照挂峯西

望長老峯

巖盧頂上絕行踪此老峯高望不窮寒木參天雲  
影外瀑泉漱石雨聲中幾人瞻仰懷先德特地低  
徊見大雄欲上上方爭未易何時振錫一凌空

晚步松嶺

寂寂空山落葉時誰將蒼翠結高枝龍鱗屈曲經  
霜早虬影縱橫待月遲春色莫隨千日醉秋聲只

丹霞山志卷十

三

喚百年痴晚來景物應須識說與晨光總不知

釋古翼

輔堂

初入丹霞

萬峯環繞靜沉沉樹裏斜窺鳥道陰絕壁高低松  
逕轉寒雲掩映石門深芳泉暗度連青嶂寶殿憑  
空挂翠岑何幸相隨棲隱處名山始滿十年心

晚步松嶺

寒澍浩浩夕陽大倚杖徘徊坐石邊夜半鶴歸分  
曉月雪中龍起不知年影使老壑驚殘雨書邊昏

峯散暮烟自是遇仙曾植此逃秦應笑大夫賢

芳泉

深幽淺碧漾莓苔細落寒巖得得來竹韻靜宜  
煇風香月華清共色徘徊林邊解渴喧麋鹿谷口携  
雲煮石臺何必夷齊心不易更令人言夜猿哀

龍王閣

龍王高閣倚巖開萬疊奇峯靚面來雲濕應欄  
疑布雨風吹庭樹似行雷曉聽長老宣高法夜見羣  
螺獻異現靜守名山藏變化莫歸滄海夜吟哀

丹霞山志卷十

三

遵丹霞山

任山欲識山高下戴笠從師徧繞行山脚印蹄知  
虎跡杖頭隨眼數峯名雲移碧澗雙溪暗日射晴  
州紫磬明極目徘徊懶回首石橋洗鉢聽泉聲

釋今壁

仲千

初入丹霞

三十餘年勞夢寐此心惟許此山知護生隄外欣  
逢處長老峯前獨立時繞壑光廻晴雪迴散花香  
滿寶幢垂幸陪龍象榮何極共觀入天九會期

法堂

書棟朱楹敞翠岑迢迢烟水到來親門當曉日  
山影座擁香雲隱玉輪古柏愈深千嶂色碧桃初  
發一簾春可堪往事重追憶寒夜冷冷立雪人

紫玉臺

石籬何人鐫玉臺松杉歲歲老巖隈一林霜月猿  
聲冷千古烟霞鶴夢回白社有緣酬惠遠文章無  
價慰宗雷登高更莫勞雙眼多少閒情付劫灰

晚步松嶺

丹霞山志卷十

三五

翠蓋稜稜欲待誰澗前巖畔自相宜常因薄暮尋  
孤韻獨倚高林寄遠思聲裡每驚風度早影邊休  
恨月來遲春光莫競催芳草寒壑還應雪後知

登海螺巖

截斷雲根路欲窮層巖步步入寒空百年踪跡登  
臨外萬里胸懷指顧中陽雁叫霜過北浦曉梅含  
蕊候春風杖頭到處誰今古雲月溪山各異同

統丹霞山

愛山不惜尋幽遠路繞洪崖四壁深隔陽聽猿寒

歷歷帶雲看樹畫森森飲溪兩度探泉脉寄影三  
時息石陰回首海環峯頂月何人同照住山心

喜陸孝山太守重遊丹霞

東風去歲識雄州山寺重逢今日遊芳草烟深迎  
白鹿射堂春殿上丹丘雲封澗壁旌幢濕雨宿林  
花夢寐幽想憶舊題應再賦不妨添記石西樓

喜沈融谷秀才重遊丹霞

空山閒長石苔錢兩度因君掃徑初爲愛棟光尋  
宿雨共看潭影話前年千峯鳥道板雲翼一榻春

丹霞山志卷十

美

燈對夜禪茲會已同宗炳社東林長待後來緣

釋古上

非塵

紫玉臺

孤崖獨出碧雲隈絕澗深臨紫玉臺秀草九枝今  
日見寶峯一掌剏然開明吟孰與霞城並幽賞俱  
從鳥道來漫說倚空塵未掃石梁斷處是天台

釋今程

起野

龍王閣

石乳濺濺約一池涵淳應藉臥龍知麓山在處翻



空翼縮地何緣渡海清  
穩傍鼓鐘潛自聽肯舒鱗  
甲惹人被卽今氣宇崢嶸甚始信興王異昔時

釋古輪一峰

燈前吾三一恕庵入樓賢

多年會此會峽寺話來頻笠雪衝寒晚林花放早  
春湖光岳色動雲霽月華新不少相逢意窮山遇  
故人

送別歸母霞

林間相聚復何期擬向梅花雪雁飛三峽洞邊寒

丹霞山志卷十

壬

折柳片雲天際越征衣舟輕草水乘春曉路轉幽

關入翠微歸到故山逢舊識爲言他日復相依

師不識字作詩衡山而山僧人作書書范師仍  
一字不辨也但此處印疑轉實他人點畫錯處  
無不確中二詩全無故實直寫性靈而老健真  
率竟在初盛之間雖非本山之作故附刻于此  
五原

釋光鷲跡刪

錦水灘聲

山光歷歷水涓涓十里難聲遠法船碧石無心成  
背鴈清溪何事獨游溪溪添宿雨迷孤嶼響驚長

風下百川却笑滄浪老漁父急流收釣竟忘筌

竹坡烟雨

舊竹低垂新竹高淡烟疎雨晚蕭蕭  
符根稚子覓泉脉林下閒人罷枯棹綠玉倚簪搖翠幌  
冷雲和夢濕縹緲何堪更憶瀟湘夜別盡寒燈聽百芳  
松欄濤風

一種孤高不易攀此身只合住深山養成鱗鬣爲  
龍去化作雲霓待鶴還聲人空林人寂寂響歸幽  
欄水潄潄叮嚀莫把松風賣畱在千崖萬壑間

丹霞山志卷十

天

海螺巖渴澹歸和上增

孤峯巨石如巨屋雨脚雲頭互翻覆海螺脫殼還  
太虛五丁鑿破混沌腹何人壅堵居中間澹公白  
竹歸青山天荒地老陵谷變一道靈光長自閒憶  
昔秘臺侍歡燕耳邊聞有金都諫手持白簡批龍  
鱗相若斤出文華殿殿前貴人側目看大臣小臣  
心膽寒直道難容柳下惠赤心剖出生比干一朝  
弓劍隨龍馭天子蒙塵臣滿成拾身許作寺家奴  
孔孟伊周留不住雷峯老人雙眼明殺人活人不

轉晴浩氣銷磨客氣花長老峯頭嘯一聲肅聲落  
在黃金地山雕木客爭迴避十方龍象一齊來百  
萬人天紛布施山前山後大雨花若松翠柏潭一  
家老人入山鼓掌笑此地不媿名丹霞頃石點頭  
無轉語澹公領話頻頻舉感激雄辯陸使君兩人  
合作一枝柱寶中有王主中寶印擔何曾見一人  
平湖路上翻跟斗螺峯歸去密藏身裁身何處無  
踪跡尋師記得三生石絕頂浮屠舍利輝帝珠交  
映千山色澹公澹公將毋同相隨去也空合空石

丹霞山志卷十

元

龔緊閉未岑寂隔江更有天然翁

釋古樸 戒得

竹坡烟雨

千丈懸崖倚碧空半坡綠竹淡烟中  
篩殘夜月餘疎影搖翠春光共一叢  
細雨濛濛迷宿鳥微涼陣陣引清風  
七賢踪跡歸何處長見荷荷梵宇東

孔泉春溜

一泓清冷從中出萬派洪波亦此分  
洒向碧天飛作雨結成幻影欲爲雲  
品泉自得三春勝落澗誰

當午夜開最是深山更深處幽人煮茗細論文

釋福淵開慧

螺頂浮閣

螺盤峯壑通天齊遠近羣巒伏拜低  
面面藤蘿懸日月昏昏花鬢結雲霓  
珠垂碧漢捲光彩色璨清江映紫泥  
下界何人頻仰止回頭白是出塵迷

釋寂誠 雅一

紫臺爽氣

李石何年闢橫斜小徑開嵐光千頃  
碧樹色半林猜坐久雲生袂狂吟花  
滿臺松風吹不盡山鳥又

丹霞山志卷十

辛

歸來

紅橋環翠

似入天台路春風喚鷓鴣綠波上樹  
杪青翠滿林蕪凭眺羣峯抱繚行  
獨木扶藜遊餘有地好友肯招呼

松澗濤風

山靜雲烟閣秋風作雨聲疎鐘催浪  
急密梵接清經谷響熊歌傲峯孤夜  
月明聽來無限意幽磬晚來清

釋一傘而卓

錦水灘聲

丹霞環錦水兩岸見波紋石激千山響灘聲十里  
聞夕陽流正急夜靜夢中分不盡長江去蒼茫隔  
水雲

虹橋環翠

紅塵飛不到草木自由森翠積羣峯染青分衆壑  
陰枝拖雲影斷發印蘚痕深夕照西山外虹橋駕  
碧岑

丹霞山志卷十

三

竹坡雨

竹裡推窓坐森然萬象新淡烟生白晝疎雨裏輕  
塵人琴苦澗蹊歸巖壑春却思招隱者不負結

釋今龜角子

次劉五原見寄韻

遺民風雅在何日過丹山石徑曾頻掃柴門竟不  
關海螺巖月靜長老須蒼斑不負當年願東林去  
又還

其二

松梢挂白月潭下影微微水烹新茗裁雲補舊  
衣空山縣竹欄竟夕倚柴扉寄語示君士何妨拂  
釣磯

其三

本來無一物寧用厭繁華但得心空第何妨鏡裡  
花東溪雲入走西嶺日將斜破衲終無補勞生祇  
自嗟

其四

渴想青蓮甚每承閨苑詩相期緣有待先遣夢通  
知應念三生石曾開雙鏡池荷花昨夜放懷抱益  
懷其

初秋劉石臺舟過丹霞水漲溯流見懷次韻

秋陰迢遞映嶂出郭仙舟到未會已掃荒臺遲  
上客何常白雪寄閒僧江邊細雨宜停棹雲際孤  
峯喜共登幾度幽懷徒引領令人相望在高岑

其二

寒巖古木動高秋望入雲端意莫收一宿未能傾

丹霞山志卷十

三

契翻三生何處話  
浮擬將長夜深枝  
轉却憶清風獨  
榜機何事豪吟歸  
興促空餘明月照  
峯頭

詞

馬倫字開登

錦石旋 調金縷曲

十里梅花路正開  
紅一舸東風錦江客  
與何事尋春江上去  
別有神仙宮府看紫  
翠迎人欲舞一樣西  
川難織就訝天孫幻  
出真奇處佳山水情  
與足飛龍百尺晴天  
雨驚老龍夜半歸來  
道人知否曲曲闌干  
空倚遍身在畫圖影  
霧看上下漁舟無數  
九轉靈丹堪換骨想  
鐵橋千尺難飛度棋  
一局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善

了殘暮

陳世英 號石峯新田人

紫臺爽氣 調青玉素

琳宮一片清涼地  
愛竹樹濃陰翳軟翠  
流丹闌石砌露朝烟  
夕月晴雲煖總可成  
幽致蒲團竹杖隨時  
至白社青門有同契  
莫笑風塵稱俗吏  
羯來登眺雨花香裡  
此日誠非易

錦水灘聲 調聲山溪

澄溪如繡曲曲環流  
遠挂巖澗採藍看沙  
面素痕

清淺四圍丹碧空影漾琉璃新漲落珍珠颺風起  
潞聲捲亂飛晴雪寒色驚人眼誰促阿香車向  
波底殷殷聲聲凌窓矚目似覺浣塵心聽逸響堪  
留懸泉石情難道

翠頂浮圖 調菩薩蠻

檀波海湧蓮生地輝煌阿育金輪時壓奴任千年  
長瞻皆相同會聞三匝繞精首誰能曉白骨現  
精芒都成舍利光

虹橋環翠 調踏莎行

丹徒山志卷十下 藝文

三

日冷長松雲鋪芳草青山纔入平林好閒吟梁父  
曳筇來迎人四面烟霞繞幽谷猿啼危窠鶴老  
游螺吹下天風怕晴紅背上挈飛仙翠微深處乾  
坤小

竹坡烟雨 調青衫濕

何時得到貧富谷斯地有琅玕滑川千畝滿湘萬  
不難比深山溟濛一碧聲能受石影欲藏巒隱  
度高閣千昏濕翠總做清寒

松磻漪風 調鳳入松

蒼崖別徑轉幽深風日晝森森巖陰散落千鈔影  
聽時時鶴和龍吟萬壑飛來雲氣半空湧出潮音  
寒潭如鏡空人心誰爲洗塵襟好携和景過東  
嶺遺箕踞共理瑤琴靈谷何妨躡屐隱富會許投  
簪

鏡沼荷香 調鏡中人

露凝宵風送午池上清芬無暑紅粉不黏塵土水  
面凌波舞雙影鏡中尤楚楚豈向瑤臺重觀白  
社遠公今是主扣鉢香能吐

丹徒山志卷十下 藝文

三

丹梯鐵鎖 調百尺樓

何日鑿鴻濛寒鐵盤千丈不羨陶公八翼生臆爲  
探幽壯翹首望青雲更在青雲上直欲乘風謁  
帝京手挽飛仙降

乳泉春溜 調攤破浣溪沙

幽壑靈虬噴玉泉碧地酥乳愛涓涓正是嶺山春  
雪盡聽潄潄瀨瀨漸幾曾稱妙品玉川也自笑無  
絲香水一經參法後又千年

舵石朝曦 調小重山

絕勝乘槎四望遙  
朝霞明似錦  
麗丹青  
鬱然海上  
駕靈輿  
輝映處  
清氣湧如潮  
草露尚沾袍  
曉曉  
看漸近  
一峯高  
乾坤相  
爲片時  
消陽和  
薄旭景  
通神泉

休閑晨鐘 調鳳皇閣

正蒼茫  
萬壑乾坤猶  
曉曉  
乍捲殘星影  
忽聽蒲牢  
正吼  
一天霜  
冷把大地  
愚聲驚醒  
丹梯高處  
老禪輸他  
睡穩  
長風吹下  
千峯頂  
試問百八  
聲中誰箇  
能省  
又見一番  
朝景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片鱗秋月 調江月晃重山

峭擁螺鬟  
霜白嶺搖虹  
影烟青骨  
巖涼夜氣  
蕭森憑秋爽  
此地古空明  
不信蓬山  
更勝却從  
蓬岳平分  
神仙天上  
決飛瓊舒  
長嘯塵世  
擬鶴笙

錦水離舫 調桂花水

一灣繡發  
響潺潺  
堆翠自天  
琉璃漾水  
晶寒殘  
畔激鶯啼  
丹嶂鎖秋  
烟好溪山  
恍如風拂  
落前川駭歸船

玉臺寒氣 調百人樓

秋氣歛  
空明  
晴色開  
青嶂  
極目乾坤  
杳霽間  
舒彌烟霞上  
四望總  
悠然倚欄  
饒清曠  
一陣松風  
天畔鳴生  
鶴神仙降

休閑晨鐘 調霜天曉角

蒲牢驚  
吼破千山  
曉天籟靜  
機初發  
殘月下  
虛樓鳥清  
音林外  
遠人間  
高臥少  
一百八  
聲才能  
便惹起  
紅塵擾

雙沼再荷 調醉花間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美天

松烟碧  
竹烟碧  
一路綠  
蒼壁行  
近見瑤池  
雙鏡雲  
遊出冉冉  
香風襲  
露冷紅房  
濕峯頂  
聲青蓮  
崖半真珠  
滴

竹坡烟雨 調桃源憶故人

千年冷  
翠凌雲  
表闊外  
蕭蕭聲  
攬一片  
模糊綠  
樓疑在滿  
湘道嵐光  
飛去飛來  
悄不辨  
幾時昏  
曉獨立山  
樓亮眺  
但見乾坤  
小

松棚海風 調憶蘿月

重陰翳  
日雲起  
青山濕  
設設清  
風仙韻  
出疑是  
廣

陵湖汲 探奇不惜支節冷人水雪心胸斷續荒

音相和飛泉遙隔山鍾

片鱗秋月

調江月晃重山

絕巘千層縹緲騎空萬里澄鮮憑高獨立覺蕭然  
青天外長嘯挾飛仙 濯露松梢珠滴排空桂影  
水即好餐沈瀝俗塵捐滌浚處一道渴紅泉

丹梯鐵索

調詞金門

攀蘿辟界破雲霞千尺誰使五丁開絕壁才容鳥  
飛立 漫道御風無力濟勝何如八翼剛到上方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无

猶殷栗大門看落日

乳泉春溜

調一痕沙

喜見涓涓積素正在白雲高處玉鏡漾春水一泓  
清 直下懸崖百尺匹練平分丹碧乳溜出谿荷

衆銀蛇

虹橋擁翠

調巫山一段雲

宛委蒼烟上迢迢碧漢間黛螺千疊散仍連簇簇  
杖藜前 清吹生虛籟流雲蘊石泉相逢應是採

芝仙 鶴唳九皋傳

舵石朝暎

調小重山

一派青螺擁早潮扶桑開曙色海雲燒羲和策轡  
上層霄丹崖頂渾似舵樓高 清碧出林飄風波  
椰欵盡碧天夢朝霞暖氣到僧寮三竿浦穩臥正  
逍遙

螺頂浮圖

調菩薩蠻

金輪直接青雲上召堯霞綵看千狀龍象繞峰臺  
蓮花九品開 羣峯皆四何何處菩提相塵世歎  
浮生爭傳舍利名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平

釋今釋

字諸歸

丹霞二首

調文冠子

祖師來也却在老夫脚下上天梯雷雨龍鱗壯烟  
霞鳳尾齊 丹砂眠虎豹綠玉飲虹蜺儘放漁人  
到不教迷

又

經營且罷有幅丹青懶畫老須休一陽風絲糝千  
山雲絮浮 朽杉遲作屋危石早成樓寄語溪中  
葉莫隨流

還丹霞 調南歌子

更作還山計全乖出懷謀阿誰不會狎閒鷗爭奈  
從來坐熬木蘭舟 好友能相念無錢也自由笑  
呼船子轉船頭不燒庵去難道涉春秋

煙曉奉中丞命再入丹霞 用前調

一笑重相見仍來風雨中主人千里道情濃帶得  
雙青鬢色映翠峯 淡滄生山筍甘桃東園暮晚  
來茶話暑從容試看羣簪一朵白雲封

初欲得舍利三十粒石鐘兄既施十六子有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聖

天香一闕八月八日復以十四見施心期

蓬蒿調此以謝 調南歌子

前來二人今來七二雙合便成三十到心期滿處  
方知施無畏圓通威德 多些白月少些黑月  
合不存盈缺儘面門是煙千輪也只是天無二日  
大韻答亦焦留別時子適在星落還丹霞 調南歌子

花引

喚衰翁聽長鐘天與雲掌有一峯落梅風落梅風  
嶺外歸遲何消嶺內同 去時省得來時計容校

故里僧提寺敗天公敗天公各辦一枚蒲蒲烟雨  
中

覓董穉民于江干已放舟下韶陽矣偃然作

此以寄 調南江仙

佳客已從凌水下長吟欲寄微風雙江橫插翠芙蓉  
詩情遲速異人影淺深同 莫道明年今歲約  
參差春燕秋鴻小亭幽處共談空碧蘿黃葉外赤  
廊錦溪中

立夏 調蝶戀花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聖

記得杭州逢立夏蠶豆櫻桃風味新相亞雪酒纔  
空連座罵熱心不許隨水化 且喜此時無此話  
鎮日長眠注箇長年罷卻有一枚兒見怕彈丸人  
面刀無靶

從章門扶病還丹霞喜與樂說辯弟重見 調南歌子

山溪

餘生偷得生亦無餘想沒與砥狂瀾雙弔在耆頭  
心上芸入舍已兩地各拋荒澗水曲樹雲深壁立  
峯丹嶂 凝冰焦火自規人難傍喜歡一團春夢



玉友溫溫德量住山本色雕啄不容施事有盡意  
無窮隻手煩回向

壽羅縉九長者

爲丹霞庵田櫻述  
調鳳凰臺上清久蕭

香積傳餐淨名持鉢一時四座俱周讓寶田歲入  
無盡春秋配與微塵甲子增減劫粒粒全收休提  
起南山碎磔東海浮漚行籌圍圍相喚做白石  
仙人爭肯低頭極北洲粳米方寸平疇爲探溪流  
發處枯不出非發非流經知是長空萬古風月扁  
舟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四三

憶螺巖舊色 詞水調歌頭

好雨正重九不上海山門螺巖却憶絕頂巒色蕭  
乾坤少得白衣一箇贏得翠鬟千疊羅立似兒孫  
獨坐可忘老何用更稱草 龍山會南徐戲共誰  
論古今畫裏且道還有幾人存便拂六銖石盡重  
見四空天墮此處不交痕遠水吞碧落斜月吐黃  
昏

棲賢石盤兄以舍利十六粒界于丹霞供養

詞天香

七寶流光五雲結蓋如來最後開示湧地爭奇遜  
虛集瑞今日掌中初試分形應念因甚得空空看  
此鐵質銀文有瑱珠明玉清誰置 骨骨露盤霞  
起似八對聖僧飛至喚我錦溪無蕩雪山無滯又  
似彌漏星斗兩封四天人繞悉氏樓閣重重一聲  
彈指

三巖梅花再開志喜

調東風第一枝

錯索西谿燈連鄧尉一花誰定遲速多情自喜多  
才憐人賞心難足丹霞至後有開斷寒枝重續想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四四

巡簷待我歸來笑解秀骨雙蹙 一瓣瓣和麝香  
玉一絲絲澹霞金粟深勻點點檀紅巧勝飛飛萼  
綠水霜妙用故抑勒嶺南松竹儘唱殘白雪高歌  
再鼓陽春一曲

和陸孝山遊丹霞 詞連佛閣

赤城霞起清溪練淨紫蓋天倚華葉嚴麗溫涼三  
水神龍到今洗大雄龍體樓觀錯賢丘壑散綺密  
石雙扉曲廊小徑如帶之有紀 夜月落桂樹  
杪雲泉流瀾瀾下下高高重重疊疊香裊憶妙喜輪

擎慈氏門啓金猊玉儿看百轉千迴露肩脫尾數  
風塵浮生餘幾

咏丹霞 用前調

一時稽首何年長老雲頂舒肘煉石脫手驚波奪  
路崩騰出江口紅雲怒吼龍尾疾舉魚貫齊走截  
岸而守虎牙虎角縱橫畫奇禍 寶蓋通霄漢深  
密埋符正歷紐背負昇雲指麾諸落斗獨上大雄  
峯千騎擁後連隔疊阜鼓節間鐘聲精嚴細柳護  
宗風也長天久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望

同卽覺離公登海螺巖禮舍利塔用東坡咏  
苗韻 調水龍吟

螺巖絕頂凌虛利鋒獨立人天表烟霞擁護日星  
照映江山圍繞八面風吹浮塵掃盡遊絲莫莫問  
同來道侶水晶髭塔較累幾爭多少 眼底乾坤  
芥子使君端一毫非小祖庭秋脫法雲遠覆寸心  
難了迴雁峯前幾聲寒磬盡開林杪肯深埋此地  
萬年一念且忘昏曉

甘露降于叢竹時老人疏楞嚴經通竟兼值

生辰 調無連環

誰釀天酒只此君吸盡西江一口便解衣投入甘  
泉且痛快澆胸淋漓滿首葉重枝輕更步屨沉酣  
花柳香凝調玉屑露滋金莖風生碧藕 應知竹  
林非友喜祥分翠柏慶存黃耆恰堂中疏罷深經  
似醺蘇開新葡萄醞久灌頂醍醐南溟水全傾北  
斗丐曹山白家餘派小人鼓缶 甘露一合天酒

欲築南湖不能如願次稼軒偃湖韻 調同

錦水西流南湖映北疊嶂來東歎負囊深願尚賁

丹霞山志卷十下 藝文

望

香象射潮敏手從地彈弓壯不如人老休多事欲  
別堂前四小松虛留話似樂魚溪外趁蝶花中  
衲衣雲影重重倚欄標潯投千萬峯奈鼓皮未破  
愁胡有面斗燕才擊通客無容五夜低徊一刀難  
斷卻被何公笑沈公還如夢見浮屠倒影鏡像空  
深

舍利塔未成 前調

丁未廬山棲賢谷口舍利臨東已平縣寶網曙天  
結界高提玉尺布地量弓畧有經營待成瞻仰更

以下原缺

九十九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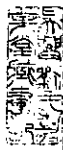
〔明〕顏季亨撰

民國三十年輯玄覽堂叢

書影印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經世急切時務教



朱和陸會通於家仲武林  
商以去生精古未為尋九  
以為黃劑中志懷而不空  
至身立儒紳也再生會通

正字

留款去生疏

正字

述以為青衫中

白眉而不雲生胸花翰墨

也手而之寂寂仲將庭

公會通初自東師改急往

送之道教應生所視朱會

遠陽方隔人心皇之於南談

樞樞常笑甚生之何送

別去月秋復冬會通補漏

刺成辱翰僕不遠三百里

索朱敘朱後書曰吾初疏

請

告生急補一身之漏再疏

第邊又疏補東事之漏之

兒多利可語江湖而懷

廟廟主應主者三考  
月然重主最冬日重事源  
早過一商前主嗣後會通  
不得耳來志不眠以教往  
今年並來將夜潮中會通  
近我拉姑薩直送玉靈陽  
時廣寧又案經推已逃至  
舟中盤桓而下旬日會通  
卷出生時首以萬經世念  
弱一帳振來心教以財風

約衆見之在不能寐  
展玩問遼事之得失功過  
收情之端亦頗末略之因  
中至末也泰軍之三式八  
陣九逆之壞墻燬堡衆省  
之形陳險具具裁量選制  
畫畢衆程未也將兵弱備  
已步騎舟車土築召募屯  
馬監錢方矢劍戟一切制  
度經營固不備者又未也

之圖端不出此系幼誤臥  
碑且云生莫內許叔陳生  
道誨端以體建作文辭此  
座華身之當而望之若表  
宏之倚焉此又苟端之磨

論叙

楮作綴市魯達之書之注  
叙陳琳之極之急風會道  
注安省之之若生筆於更進  
則尤在篇末以七言費之六  
經宋玉賢本謹嘉傑作用

類而分之比而合之如同一  
局如出一手創置古來之  
之謀誨華身之獨造之文  
筆吟嘯之奇之余快之叙  
之若生以是則十以華身九

論叙上

十九萬可而缺一而之  
待於補之漏者以補之編之  
漏者重已則今通尚有廢  
即盡切嗣以生之上有連  
年之系之望之

天啓三年仲夏望日若  
溪沈演書於雲石亭中



沈演

經世急切時務叙

嘗嘆用兵如用藥以  
攻人之病去而人自  
安兵以攻國之敵滅  
而國自泰故竊計善為

沈演

醫者必且有善為將者  
焉然亦論其理耳實未  
見其入也不意當吾世  
而得之顏氏子殆庶幾  
乎顏公字會通吳產也

近游拉燕名姓際余待  
罪陳垣有年東南人物  
何從檢之弟見我同寓  
兄弟暨都院臺寺諸君  
子嘖嘖稱公壽士余問  
何壽余曰太素多壽中  
廣嗣多壽應探煉多壽  
術以造丹丸治病又注  
注多壽方殊膾炙人口  
未嘗幾何時也門已如

市謂余善病何不從公  
治之況有李  
使朝鮮之  
命以病故尚在猶豫間何  
不從公以脈決之余應  
曰諾退而思之進想其  
所以因詭陸撫州鏡泓  
年丈自同余友大行及  
為戶部郎嘗道其姍親  
某文有異骨來髮游膠



庠久困場屋天性至孝  
侍御監司守令獎額累  
不絕亮為慈家而中失  
其青衿至今未得平反  
公論完之且其家有世

德善翁以醫藥施濟而  
活人歲以千計茲尚能  
善承父志好施予不以  
貧窘墮家聲今或者即  
其人非耶往而問之是

也顧余知公種善狀  
而不及瞻知公之先人  
善醫而不及公又且如  
今之稱神祕妙無間遠  
通貴賤也快哉以余數

年間傾慕而未得一親  
面者忽焉旦暮遇之於  
是恨相見猶晚幸相得  
最深今而後喜可知也  
但轉念人之精神專用

之則擅美分用之多室  
 碍胡令東夷鵠張人心  
 鳥驚正志士枕戈借箸  
 之日豈遽作從游赤松  
 疲泛扁舟想時爭若文  
 章更是君家舊日伎倆  
 正可藉手今日展為經  
 濟以為  
 當宁獻壽朝哉其以援  
 有故恐忘之公語余曰

非敢忘也因意出近  
 日所著經世急務若干  
 首言之玉筍字之金針  
 時雖尚未完帙已可窺  
 見一斑而獨於遼事所  
 意尤切不但陳飯上之  
 孫吳實具有胸中之緯  
 岳余讀之開發戰守機  
 宜經畫兵餉策略如春  
 行庫中葉皆喜又

如黃河伏流萬三千里  
寸土皆水所謂有本者  
如是似於探玄而更得  
力焉蘇子瞻少年之文  
與其弟子由皆得眉山  
澹而終未盡其變晚而  
游於禪那與內典深相  
參印自是掀翻寶藏以  
三寸轉樞舌與撲生  
辟張僧繇畫龍一點眼

便欲昂首飛去矧狐老  
猿竊獲真人符錄則千  
奇萬怪跳梁於青天白  
日之下而終不可以尺  
組約束今是集之以博力  
於玄上猶是也公南北  
馳驅歷盡艱險之九曲  
乾坤廣大豈無駿骨之  
千金惜余有踰疾又功  
奉有

使命不及早為起草疏轉達於

聖明以急慰

新天子求才甚渴主與耳  
完徐為公國之嘆

張氏十

余病劇矣以問公之唯  
唯以遠征問公之又諄  
勸余緩行我其以公何  
公惠余藥乃煎丸余系  
以謝却更示余勳勳功

乃吐納伸仰又余素以  
不耐煩公又云以我月  
雖然余抱疴為公題數  
語以毋忘饒泓向余之  
初言而公亦別出奇為

張氏二

余起此痼疾以毋負諸  
縉仲名公向余言之初  
意乎佇望

天哉康申孟冬通家交  
弟張國祥題



九十九第唱和合刊

忽一日陶元初及湯又新爭錫於昆陵。方執筆為文。

報者踰入曰。康泰矣。終無逃矣。陶子遂投筆曰。

唯乎千里一塊土。竟懷於兩個八股頭乎。湯子駭然。

色變。陶子曰。熊王二人文士也。令九十九分不素請。

武。即百戰也。當百戰耳。又安用毛錐子為。越明日。

便為試。期陶子更不與試。而湯子與焉。作射有似乎。

君子失諸正鵠。題湯子剛素抱寧楊技者。文完贅諸。

引一

銀數語於末端。何太尊公祖竟高擢之。而陶子則。

日喝武。發將軍湯紅紅調。恩澤去香。破元木之軍。

湯子雖。因杖策追隨。今先福居。帆窗岳先生前。

正。更買梓。至姑蘇。蘇人曰。去矣。急送舟中。又喝大。

江東去。一飽而湯子和之以腐儒歌。馳至丹陽驛中。

先生已。厥行登陸。矣。時僅得一面。二子相謂曰。振機。

圓。開通屬。其秋濟之。而請教于延陵補漏居士先生。

乎。又善。不知先生行館何在也。是子。是猶休。忽一日。

子。習射于平陵之園。又有報者曰。資陽被免矣。陶。

子。又投弓矢曰。驕尚。既蘇外。苗遂。宜在室中。已志。

防。川。又將。援貴。方。夫。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天。山。三。箭。

得。毋。愧。乎。於。是。大。浮。白。而。追。忽。一。日。湯。子。出。一。劍。贈。

之。曰。此。瀨。陽。岳。家。劍。也。陶。子。曰。項。氏。曾。言。劍。一。人。敵。

余。願。受。岳。武。後。家。劍。不。願。受。瀨。陽。岳。家。劍。也。因。起。舞。

一。回。擊。劍。而。唱。其。詞。曰。劍。鋒。東。子。戩。戩。戩。劍。鋒。西。子。

當。賊。表。劍。子。劍。子。何。須。彈。鉄。歸。來。湯。子。亦。舞。一。回。和。

之。曰。南。有。倭。子。望。吾。劍。氣。北。有。虜。子。視。吾。劍。飛。劍。子。

劍。子。管。看。斗。斗。星。移。唱。畢。陶。子。曰。且。將。以。此。贈。烈。士。

子。陶。烈。士。謂。離。陶。子。不。答。忽。一。日。大。中。丞。何。某。

蒞。老。先。生。出。陽。最。陶。子。不。移。不。履。通。謂。之。承。前。平。貴。

榮。及。英。人。吳。書。陶。子。意。推。賴。先。生。曰。百。勝。甲。兵。全。具。

賴。先。生。會。過。胸。中。中。丞。曰。如。子。之。言。吾。不。能。不。向。往。

其。人。矣。陶。子。越。而。晤。賴。先。生。則。見。有。九。十。九。第。第。務。

已。既。補。過。半。矣。忽。一。日。二。子。賭。棋。於。夏。林。湯。子。曰。余。

子。習。射。于。平。陵。之。園。又。有。報。者。曰。資。陽。被。免。矣。陶。

子。又。投。弓。矢。曰。驕。尚。既。蘇。外。苗。遂。宜。在。室。中。已。志。

防。川。又。將。援。貴。方。夫。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天。山。三。箭。

得。毋。愧。乎。於。是。大。浮。白。而。追。忽。一。日。湯。子。出。一。劍。贈。

之。曰。此。瀨。陽。岳。家。劍。也。陶。子。曰。項。氏。曾。言。劍。一。人。敵。

余。願。受。岳。武。後。家。劍。不。願。受。瀨。陽。岳。家。劍。也。因。起。舞。

一。回。擊。劍。而。唱。其。詞。曰。劍。鋒。東。子。戩。戩。戩。劍。鋒。西。子。

以大勢勝陶子曰余將以先着勝湯子曰余將以懸  
 勝陶子曰余將以特角勝湯子曰余將以長處遠顧  
 勝陶子曰余將以敵東擊西勝時有觀者有周子流  
 始曰此即顏先生九十九第說也盡在二子一局中  
 二子將賭東山之墅乎是夜遂揚七書中多與勝少  
 莫不勝二語析其大義作一小論云忽一日二子指  
 新陶子曰文章麗故低湯子曰創裁走新裁陶子曰  
 胡血塔清湯湯子和尚未成什又有一武弁在側曰  
 二子將賦退之詩乎二子遂撫掌不終篇而罷忽  
 一日二子暇遊白下登報恩絕頂覽金陵之勝不勝  
 中流擊楫之嘆相謂曰此根本地也是我  
 太祖百戰百勝或有燕土而奈何不嚴兵防守著登  
 高記以記之中備新圖本之圖焉忽一日陶子獨遊  
 澄江之若山見江水之洋洋曰長江天整倘有出像  
 量之者柰若何又著澄江賦郵寄湯子忽一日湯子  
 出獨遊太平之采石見磯之險曰是磯也陪京之門

戶也必著燕于說郵答陶子忽一日二子科頭箕踞  
 婆娑金山西槐陰之下陶子因有燕莊陰扶曰誰  
 陰不過勝公不過一勝下無氣男子即而風濤頭能  
 有幾個漂母乎湯子曰政惟微得出勝人做時登壇  
 事切之成否無與于韓但漢楚雖雄未知誰何耳以  
 韓之氣藥即無氣王孫者固也無害也陶子流曰豈  
 流來登壇新傑侯從勝下倪晉然波奇哉湯子曰不  
 然為龍為蛇自是豪傑作用可笑世人盡迷目失耳  
 二子皆相視無言陶子因勝權索堂中曾有一聯云  
 受辱勝下乃是千古豪傑進履地上方成一代名臣  
 而益有威於督侯又劇論留侯之作用為忽一日二  
 子各舉四好陶子好讀春秋謂春秋可通兵家而湯  
 子則善談易謂易道即是兵道陶子曰惟善春秋者  
 乃善易不談何以圖神方知易貴賤之神我不殺我  
 湯子曰惟善易乃善春秋不談何以陞都郭萊如我  
 罪我釋之於無大過哉陶子曰聖賢心上兵法已泰

透九十九等中矣。可以無辭。忽一日。二子飲于太湖。  
德唐氏家。唐氏同有。心人也。謂二子曰。雅有一腔。趣。  
血。若無。虞。源。此。真。刺。骨。語。也。陶子忽而跳。湯子。  
忽而叫。忽而歌。馬上行。忽而舞。胡。茄。拍。但相識。曰。願。  
忽。之。世。母。忽。這。一。部。九。十。九。等。  
百。髮。商。孫。九。九。子。陶。兄。初。乃。斌。述。

引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卷目錄

卷之一

計治標本

急圖勝局

參透機微

旁叙海西

傷今遠慮

卷之二

任用參軍

考古天象

變化陣法

綜合奇門

立轉幾勢

卷之三

特簡邊才

戒備遠創

固守關隘

遠應甘固

經理城垣

早翻前局

窮究機微

覷破機微

推原動盪

選昔遺蹟

立決賞罰

稽覈地形

轉旋太乙

傳棋六壬

直揭機微

合說邊防

申飭宜大

撫援延寧

加防套房

統論屬夷

卷之四

選擇將帥

慎用間諜

考覈軍制

參究火攻

優勸世襲

卷之五

培護兩京

防禦川湖

保輯秦晉

鎮定兩廣

詳列都邑

卷之六

合論將兵

團練士著

嚴持戰守

鼓舞忠義

俯從請纆

卷之七

經理財用

揣摩兵法

練習舟師

簡選步騎

精校兵器

風勵武科

撫軍雲貴

安撫齊魯

慎備閩浙

敘論洛豫

預防海倭

籌辦安撫

擬議兵制

訓練砲臺

帖屬同儕

保勘巨室

善防兵變

籌足兵餉



修舉屯田	嚴嚴馬政
權衡錢法	議復鹽政
斟酌漕運	順治黃河
哀省驛遞	查覈田糧
卷之八	
敷陳創守	佇望相臣
調護宗藩	統晰臣鑒
參裁諫議	保安生民
善御中使	撤減災異
聖恩奉用黨	杜朋吏治
卷之九	
蒐羅伏隱	擢用豪傑
折節聚賢	表著人物
激勵氣節	實心任事
直剴是非	附論文脉
一吐士氣	禁止邪教
卷之十	
兵機一貫	二戰定國
鼓舞血氣	無敵天吏
枕戈習坎	平夷千目

行師豈弟	戰律春秋
羣射禮賜	
九十九卷目錄畢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一

延陵顏季平會通者

荆溪門人馮致祥全校

計治標本

嘗聞爲孝子不可不知醫。今愚則云爲忠臣不可不知醫。又聞秀才學醫如著作。道今愚則云官人學醫可濟國事。醫不云乎。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生非重而智醫者也。然曾以割股微行。辱院道郡邑謬獎。幸兼名公杰士贈言詩文。索索似宜知醫。又曾爲秀才。且先人精岐黃之術。遺奇方不一而足。詳載補漏。寓言中似便于學醫。已以喪子訪道。九十九籌

已又以避難浪遊數年。閒暇覓異人購異書。一切衛生養形家言。鮮有不驗。則似更有進于醫。不可謂贖贖標本者也。今東夷不啻負嵎。西寇尚餘。唯類國病。刺矣。誰不食。履誰無血氣。敢袖手高枕。不得已以臆說進天下大勢如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官府則心也。金陵胸膈也。四方四體也。我國家肇基自南而定。戠子北。謹安輿圖以觀其勝。剽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吳越之閭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腹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蹠。整相承而奉元首。護胸膈以聽命于心。而心與元首

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役而外邪不奸也。以今廣淪陷九邊驚恐。剽鎮山海徒擁疲兵殘卒。而莫適子用。是肩臂盡寒而背又不得厚。伊落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河渠未必無微而中州不登于歲。楚中平沒于水。三吳有賦重役繁之累。胸省多回祿早傷之災。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咽喉餒而腹且日枵。枵焉不一飽。齊魯南支河渠秦晉北支胡西支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支冠近者黔之水。秦之早齊魯之蝗。報無虛歲。而土司作僞奸究效尤。一逞再逞。最螳臂爭車者。踵相接濟以凶。竟蔽于三輔杆柁空于二東

留京有旱蝗水滂爲災而泰邊不免套虜侵掠之擾。是手足腹且倒懸而頭面手足無不受病。如此以爲安。蓋虛扁不觀爲目前計。則本在京師內地而山海爲標。國家都燕以山海關外蔽亦倣唐設潼關遺意。今河西盡沒且獨倚關爲重鎮。夫氣茫惡每用兵如刺蜚。殺焉。朕疆豈其屬厭日中必養操刀必割。震鄰之弗懼而戈將專于堂奧。山海宿重兵新經畧居關渾壓。慎防守固也。津登仍設新撫與山海衛自自此而南如臨德徐淮並兗遼襟喉各宜增屯勝兵萬人查濟寧有提督即可往來兼轄臨德淮安業有總漕控制而徐州自古稱四運之國奸雄每生窺

萬亦須特設關府屯駐其休俾而健勝兼資治鐵即可招  
納訓練以實軍伍不者恐生內患金陵控帶大江以及吳  
楚越間自有操巡本兵暨各直省撫臺專督軍務簡半充  
乘慎備不虞可幸無事即今蜀黔之變不過病在一股一  
腋可計日辟除坐愈尚不煩心腹作而身與股腋同歸  
千盡獨所最吃緊者山海一帶如喜峰松棚古北桃林一  
片石黃羊山潮河川諸衝口在在宜設防庶賊不得循我  
間道以奇兵繞出內地而永平尤當置重戍以為山海後  
勁京師前茅即稍有微不得空鋒盡出致令緩急無措  
尤不得藉口持重擁兵自固以一關為孤注似已各得完  
九十九  
卷一  
三  
算此誠守山海守京師內地是免然有地無將誰與守之  
則本在半山海而將為標昔李光弼將而鮮于庭旗變色  
我國家自劉杜兩帥遇覆遺無宿將聞敵膽怯此何以  
故蓋唐宋將帥有功封爵每至王侯以千金為恒賞錫予  
田宅奴婢無算今大將位止都督賞無多金封拜世爵近  
版罕有塞上將士出死力博得一首候叙數年方得頒  
賞偶經參駁又復旋遭賞格竟爾空懸凱捷亦成虛套死  
事諸將再閱寒暑始蒙旌錄枯骨成煢靡加拊恤如劉延  
死戰明白其子候恤二年而杜應魁等尚窮困無聊力薦  
方起及至喪師敗績反從寬改降敵亡虜罪不及辜終無

以繫其死命比之李陵出塞漢武召視毋妻殺中而趙括  
母預請得無連坐竟無休戚若斯關切者若輩非性忠義  
誰肯張拳趨死毋怪千偷生辱國士氣不揚至此必得命  
世豪傑一洗前轍以破格薦擢廣額蒐羅要以延攬極寬  
而蹤勒在手庶使干城腹心不必借才異代此議任將是  
矣然有將無兵誰為所用則本在將而兵為標兵不貴多  
精銳為上泥水赤壁並以少許取勝向聞川浙兵最賈勇  
衝鋒適逃亡殆盡廣寧曾不得其半臂之用我師幾不能  
募兵兵逃遂至不調不募也方思聚沙以陶金豈得因噎  
而廢食京額軍兵可二十萬皆官舍長班備鄉村東傭影  
射其中領糧則紛然聚無事則閑然散點標則雇惰充頂  
稽遲則快眾鼓噪空籍徒存積弊可恨惟從實查覈老弱  
量留守城壯銳分派訓練以備衛神京使彘晚一呼可  
集至如內地督撫備兵衙門各宜預練統兵收實軍前遇  
有征調最便抽發千時蓄有雄勝兼可潛拊奸萌此議練  
兵是矣然有兵無餉所食維何則本在兵而餉為標自  
發難端司農竭精以奉戰士自非天雨鬼輸必漁取以養  
奉吾民頃者搜括無遺幾千焚林竭賦民彈隨以供賦不  
足量然而有遠心寇賊乘之內變必起此直根本大憂爾

已兆矣生獻應變先機聚餉策中其陳八使不但利國亦  
不病民已見頒行過牛廩幾求用其言不求用其人之夙  
心得少遂焉舍此如也政發法非不屢議修舉終成盡餅  
齏費市稅禁已折及秋毫亦屬消滴要在奉行以實亦獲  
少佐軍典但所舉可痛哭流涕者困糧于我為慮謀甚巧  
而吾餉愈詘開鐵之窖粟孟州之倉糧覺華島河東堡船  
家埤柳河口及右屯之芻糧米豆守土官何不付之一炬  
竟使與遠廣之府庫金錢俱為有以飽待饑則今何不  
追鑿前車痛懲覆轍知聚若膏血之難毋妄若泥沙之易  
此議在借餉是矣此外用虜用間是又于標本外另有一  
種機權妙用譬之養生家坎離戊己陰陽鉛汞之說大為  
得力生所熟嘗熟試深有會心焉然必固其標本而後徐  
及焉者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自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以來二百餘年

聖祖神孫培養人才繼以我

皇上冲聖登極未及臨年人心感戴使主計名公宜遵行  
明詔蒐羅四遠盛意則山谷之間庸詎無抱深恩遠見了  
了標本者要以本之中又有標標之中又有本急之時復  
當有緩緩之時復當急倏忽機關不容髮正未可易得

也南珠和璧珍奇瑩潔一國之人共愛之故曰國寶毛精  
西施嫵媚靡曼一國之人共愛之故曰國色越人舍公神  
妙巧絕一國之人共服之故曰國手今人身有病不遠千  
里而求醫師國有病獨不肯越千里而覓國師可若何竊  
望司國計者留意焉噫此就標本論其大畧耳若夫造  
事之勝敗功罪參軍之三式八陣九邊之城堡情形京省  
之郡邑要害將之舟車步騎世職科目兵之土著後募餉  
之屯馬錢鹽居官之責守任議草澤之隱伏豪傑用兵之  
賞七書六經俱一一分別辨析之于後有心人有目一寓目  
而全威大勢急切時勢不啻如列眉指掌矣遂以是名其  
額

九十九卷

卷一

六

早翻前局

歲戊巳生尚未灰心舉業且辭訖者時猶不至極地竊意青衿放物固可充全庶幾俾博一第以報先世大舉主政愛國恩深讀書伊吾一聞患間出所餘實力克邱報而聞之局勢素敗未有甚于今日者知撫順初破天心示敵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又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敗家庄堡焚杆起火時即從御史李徵儀遠治遼撫李維翰之請天變其可弭也乃竟僅僅罷去清河隨陷此實始基之又何怪乎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九十九

七

繼以海州迺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阜城上三路喪師全軍覆沒已先為之兆矣先是劉綎出師日五星聞于東方杜松垂發牙旗折為二且大清堡軍庫焚火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廟穴識者預知為敗徵云時宜武門獨開至東玉河水盡亦此必又有所示戒亡何果連破開鐵生擒宰塞鈴制煖免抄花敵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視遼瀋直凡上肉耳方李如柏逗遛不前即立斬以殉使將士猶知進不死敵退必死法而竟不果開原尤而效之賊未入東門官已出西門爾時即斬一鄭之范尚使官民知不逃亦死逃亦死等死耳而

又不果兩河東西匪歲淪亡所以誨之退而教之奔者爾自此始李如楨以弟代兄乘宰寨因圍攻鐵嶺引兵爭關被執竟襲西虜殘級為首功經畧熊廷弼疏摘十不堪謂陷開原淫陷捆載不能進擊陷鐵嶺與西虜爭殺不能棄其敵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遠清驚寬似也而已則稱遼瀋勢難兩全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遷守遼陽厚察兵力非朝論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過其深入幾何不令瀋陽一帶堅城與今日奔騰寧右屯等又奚俟降夷內亂始與遼陽一朝陷哉十月之交雷震廣寧岌岌乎殆哉天已怒廷弼極矣已日生暈兩耳及背氣二道芒色甚異司

九十九

卷一

天失占已又暴風揚砂食謂兵占而奴竟奢然抄花詐勝叔酋死以解我師至是經畧始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噤噤晚矣此與今者朝一旣暮一揭今日攻撫撫明日訐臺槍惟待廷弼劍弄筆刀以卸擔嫁禍而竟不識戰守為何策兵將為何人狼機器械為何物直至河西盡失引衆先奔始再營求戴罪守關尚欲以尚書珠玉礪焉藉山海為安樂窩噫嘻又晚矣據論前徵諸局似遼瀋為最敗然猶與賊見一面賊猶知川浙兵可畏今則望風先潰賊未渡河各屯衛兵逃者紛如賊向駐沙嶺東薄城下而城民刁棍堵截如林滿城其恩剝頭降虜初勦攻西平甚急守將

羅一貴用砲殺敵兵數千。敵奔之。見與城平。劉渠聞報。徵鎮武兵迎敵。甫一交鋒。我兵遂潰。大將麾之不。兩身落野。乃萬眾不返顧。不敢近而我兵不。同營伍順海。西陸。尚以鎮武有備。又懼伏焉。不敢追。聲言攻廣寧。攻右屯。意欲仍渡河去。今廣寧少緩。須臾無恐。右屯稍示。虛聲出兵。即鎮武府庫可封固。宛然。又何至廣城內殺。掌前。無解為也。傷我一將之功。永成而萬骨之枯。相枕黃沙。之竟不返。而深閭之聲。徒勞無巨。擁廣寧十萬生靈。開門而出。何心。經臣弃右屯。百萬糧草。即開而入。又何心。奴不來。搖尾鼓舌。為雄風。一來。青鱗白骨。無生氣。三韓土。平。

九十九卷

四卷一

九

諸盡淪亡。四海膏血。盡付流水。抑不思河東之陷。撫按猶知死節。今河西之經撫。惟有保。此局全敗。不可為也。生不能為賈生。言念及此。不覺淚盡而繼之以血矣。然則欲翻敗局。決不可不圖勝局。倘山海不戒。神京震鄰。其及國之乎。圖之此其時矣。今幸新宰執雄才大畧。獨力擔當。則天相吉人自獲。萬全勝算。凡從前小警。正可藉以真圖。祥于無疆也。

### 急圖勝局

夫欲圖後局之勝。當先反前局之敗。同局也。我欲勝。彼亦欲勝。對局也。有一勝。必有一不勝。故彼勝我。我決不能勝。彼而所以不勝者。何在。將是也。將皆儉帥劣弁。而何以勝。兵是也。兵皆衆人塗馬。而何以勝。餉是也。餉多捉襟露肘。而何以勝。又器械是也。器械多虛。飯土羹而。又何以勝。大略近日最患。關外之文法。日頽而。登壇之神氣。頃索行間之剗削。日滋而。敵之雄心。畢盡。屢調之兵。祇于紙上核實。而虛其名。加增之餉。腹自民間計用。而無其實。據塞外之封事。動若無兵。而不知餉。又虛糜于誰地。即海上之粟。仍正可供食。而奈何。兵又乞食于沿村。騎馬數萬。祇為逃軍敗死。而銃炮劍戟。火器弓矢。當場無一可適于用。諸如此類。種種莫堪。而我又何以勝。猶水也。籌國者。議論無恒。操何異鄭人之爭。年而水炭。情。一彼一。此功罪無定局。何異宋人之聚訟。而左右和分。乍輕張弛。無成畫。何異秦人之肥瘠。而勇怯。見異忽忽。忽緩守。不成守。生以待。餐戰不成。戰倖不可。倖以致。英氣衰。橫五色無。至所謂待汝家議定。則我已渡河。令。反。笑中國之無人。尚忍言成。顧彼所為。勝我者。將不必死。敵兵不必力。關攻不事。臨衝戰不事。血刃。因粮于戰。火器弓馬。無不即獲。我所有以。

九十九卷

四卷一

九

勝我此何以故自發難專用間諜潛伏內應一陷我清  
撫再陷我開鐵再陷我遠藩再又陷我河西無不由此即  
京師臂腋多神奸巨猾憑社其間如虎在旁大可戰栗若  
往歲法槌等覆轍恬不知戒竊裴璣積伏奸斷可知也今  
劉保雖疎幸無積愆之奸蓋受遠置豈無傳鉢之孽再以  
廣搜狙奸計日大索根株黨與必得謀數人正法爾後  
流寓各爲盤藉中以保甲連坐凡非列在四民確有親戚  
保任悉驅越境每遇出入嚴覈所由無使網漏吞舟所在  
關隘從實盤許充自當屏跡京師肅清亦可少寒賊  
膽山海巖一何隙再逞奸萌此彼所專恃以勝我而我不  
九十九善 卷一 工  
使爲勝者也近軍中曾獲奸細已置之法然使能重爲懸  
購可即轉賊以爲我間按兵法稱實莫厚于間事莫密于  
間今賊皆工用之而我不能自我有難能得謀主幾  
首辛幾者誰能得謀主孰能信首辛孰能勇者誰能得  
謀主孰能執分孰爲最憐愛者誰能得部曲幾族  
孰強孰弱孰恩孰怨者誰能得騎步幾萬困倉幾處何  
隊精何械冒者誰能得聚兵何日入犯何地結陣何繼  
者誰倚哨探爲耳目即可從哨探用吾間諜華人爲  
腹心即可從華人用吾間諜降將爲爪牙又即可從降  
將用吾間如古用間法黃金累教萬斤悉其出入使得添

心曲計多方釣奇轉爲間而不覺自可漸得爲轉  
爲吾間此又即彼所專恃以勝我而我即轉便爲我勝者  
也至若用人無專術常調實罰無專泥成務邊防無專事  
虛捏奏疏無專弄筆端士夫無專拘體面大家整頓全副  
精神虛心商確實意圖維將勿今取利口談客兵勿令暴  
市井棍徒飭勿今致朽濕腐爛冒領侵漁而騎馬馳械各  
勿令短少充頂虧折損壞更勿以局外而望任事之肘先  
入而襲雷同之誤模稜而偷視陰之安盤錯而卸肩頭之  
擔如夢得覺如汗得濯豪亦可使茅茹而拔良策可使蒲  
蕕而進兵通將可使如勁風之掃蓬蓬使民死奮可使  
九十九善 卷一 工  
如甘霖之起枯槁朝邊施設可使如雲霧之擊霧而日月  
之重開將相調和可使如太叔之乍迷而怨慕之兄若奕  
或食兩而窮謀有先逆後合若欲奮袍池之之翼策桑榆  
之功不有望于今日耶辟之胡越同舟遇風無望其早察  
風雲進止矣可不相救如左右手乎同室不戒于火無望  
其早爲曲突徙薪矣雖鄰鄉猶且焦頭爛額就喚以救而  
已則可袖手坐視乎嘗聞拯溺者不理冠校焚者不短步  
當此漏舟之中燒屋之下不知宜如何汲汲也語云羣衆  
不調必舉而更張之敢以翻局之說爲當事者告

窮究

之難同台者誰氏子王果則其父與王元堂相繼為遺患者也祖父並從征阿台為嚮導死兵火時尚  
直之之後走後方饑食張海邑失諸首及與反商爭張海併進那十二酋仇捧朝議論及商歸海約婚  
酋罷兵自是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因恩祖  
父殉國狀待陞都督李耀東美心固已騰踴張矣萬曆  
二十年倭陷朝鮮中朝徵檄如兩貢夷馬三非乃稱  
走州與朝鮮錯壤首忠義控弦數萬可徵征倭報効不  
果而首既竊名號則勢愈強方與北關那卜相構怨會  
二酋賊歹商則併討妻被擒請勦亦桀罷然竟  
殪卜寨旋以保塞功加將軍秩王台已又附貢夷  
索益盛稱總五十三酋捍虜勞苦援董依例懇錄段加  
賞五百兩二十七年計猛酋質子女偕兵訛聞董部夷反  
擒驍寨中明年誣事殺之奉宣諭約還勅書部夷以  
子女其長子吾兒忽答于撫順關外刑白馬盟所果燕  
苗子如日請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已竟如約居久之  
仍屬各建州寨聲為那首擄殺來奔那那亦計本  
逆泉遺孽孽數猛酋又擒其子自是併南關勢張甚

侵朝鮮陷潼關堡益弦西虜略江上諸夷莫莫新  
居民餘六萬口逼允住種參紹市易漸狎三十三年李  
成梁徙人內地還故土棄新疆為驍脫因請金繒即千諾  
沿邊地撥派給賞巡撫趙楫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及  
奴酋金而得實志益驕明年沿清河邊陲載參價索償  
已復爭人貢車價語狂悖邊吏始舍皇請增兵而朝鮮亦  
報虜卷江上科臣奏成崇禎并地時虜矣三十六年奴  
浪南關勦頂實都察院論無兼併時既既虎視日掠江  
東朝鮮自封且驕萬驕修南關傳案逼開原聲與中朝  
為難開鐵震動三十九年忌其弟兵強計殺之  
復以非關匪共通婚卜台吉又拒婚老女挾忿修怨又明  
年益鑿南關地及徵兵至遣使額狂併收新添者盡撤以  
妄生事入撫順關為質撫臣張滿方倭東夷  
入質為贖古盛事首信不肯漢亡何已圍燒北關十九  
寨矣先是酋長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曰  
之獄至是廷議度北關必不文宜急救以完開原聞撤  
兵以五百騎來迎負婚明無它意四十二年復襲前罷地  
知故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儀  
導諭將六堡俱進照界鐫碑自是永不敢越種部夷盜  
殺陽馬即戮碑下示恭謹是歲貢夷減至十六人明年白



羊肯以老女許婚爰免勅兵南關旋罷機已竟寂然訖  
無幾勅四十六年四月突陷撫順王師敗績生禽李永  
芳去隨降締姻詔提督劉遠汪可受先出關謀稱進  
舍三十里西傍二萬人潘陽汪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  
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併亟通登萊海運濟餉等以虜  
警勦撫罷移鎮楊錦以少司馬銜往經略舊柳李維翰坐  
大城喪師革職詔徵廢將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升摘  
調劉鎮臺兵偵者頗云●每登山密謀兵至如風雨  
建州馬夏月喜談河旁柳葉來近十萬非關備不克朝  
鮮已諸泰晉七月清河又受圍旋陷九月復從撫順入

九十六

卷一

主

原起廢將李如柏以朔三日馳潘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  
斬級七十六乃壘盡受款虜漸解散明年我師徵調雲集  
經略恐師老財匱以二月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誓  
已鼎撫順陣進指撫白雲龍殉來三月朔杜松抵渾河牛  
渡●萬餘急進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  
竭師殲焉馬林改由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  
勝來攻亦大敗劉綎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朔  
四日●龍漢卒裘誘墮重圍夾攻遂潰殺惟李如柏清河  
一路以經畧今箭撤回廷議責謂衰懦不堪登壇是役追  
邇獨全疑有諂巧諂都督李如楨代將科議有言李氏跋

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擁戴恐爲唐李藩鎮之漸不從  
竟遣往初我師之出朝鮮王顧親提兵三萬出勦已竟今  
它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盡殲而北關于朔五日  
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遂乘勝窺鐵圖  
搶北關合台失寨傳檄朝鮮●踴躍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  
揚揚自恣也四月●復縱掠俄嶺柴河撫安等堡又於撫  
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棚壕六月●從靜安堡乘  
虛直薄開原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潘鐵奔潰七月  
●復將窺鐵嶺果從三岔堡入攻遂陷并生擒宰寨八月  
●新經畧熊廷弼受代北關且報●計揭遼陽盡戮朝鮮降

九十九

卷一

主

辛防內變乃●突引數萬衆繞金寨各擁兄皮蔽矢石力  
攻金台失力盡自焚遂乘勝圍白手背寨請降被戮時如  
栢奉檄從撫順張疑兵解圍竟襲宰級十餘枝梧北關盡  
沒矣十月●諜稱●方進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  
截運餉四十八年●益連西虜計今虜眺河西誘我師疲  
極乘其微每聲言入犯第引騎出沒經畧奏稱●發再  
檄招降詭佈無狀散關部同仇兼請急將士同甘苦議  
者謂秘錄轉聞無可証據疑是借此同上倚賊勝至大  
爲無君亡何草職聽勸會推按察使袁應泰就近代事多  
欺降虜分置遺潘間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各虜內應兩城

以一日相繼陷河東盡沒敗書初聞中外震驚得舉廣寧  
 道王化貞爲巡撫挺身支持聞不敢西向八月都司毛  
 文龍提兵二百恢復鎮江擒叛賊修養真父子傳俘海上  
 攻南衛屯民結聚鉄山殲賊數千使不得成軍而走九  
 月文龍以奇功見忌更爲僑帥李應冲所妬救援不至不  
 得已走朝鮮鎮江復遭屠慘金復海蓋焚封殆盡慘不忍  
 聞奴又釋宰寨及要抄花以謀我冬十月又遣中軍阿  
 堵于旅順燒城毀房看形勢爲泊舟討廟中拜佛賞和尚  
 多金又用土石填塞金州東南三城止留北門通出入  
 擄錢錢通寶撫報獲錢三文又遠交素婁一意  
 河西不復東顧二年正月渡河先攻平堡德兵羅一貴  
 以數千人死守自稱好漢罵賊因火藥盡自刎城被屠再  
 攻鎮武劉渠輕出迎戰墜馬死監軍道高邦佐殉國自縊  
 死武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外降夷孫傳功黃進及將  
 祖大壽金礦等傳呼滿城梯頭擬生縛撫臣獻迎得  
 江朝棟入內衙扶出以免經畧熊廷弼再蒞任誓死不肯  
 出關部議再三勉駐右屯一聞來即移至開陽觀動靜  
 劉渠一敗忽又退至十三站忽又退居大凌河忽又倡逃  
 兵十萬先入關不惟無以見王文瀾于地下即前所斬陳  
 遂劉選節貪淫陳倫等遊擊手段急當以之自裁矣惜哉

本以孤父象一旦天作大發難端  
 自不旋踵而坐邊臣失計功有特提人大爲  
 可恨

恭逢

嘗考近世諸夷莫狡于奴酋。因按●酋先後事。又莫橫于今日時爲之●。而起曰●。酋不過一孤●。崛起東方。其人固皇。善用兵。然方其攻張海色。失侵夕。尙時羽。皇未就諸夷。未甚附也。初斬一叛夷。克五十獻功。甚微而。遠爵都督。先爲之極。彼成孫者。何以請哉。●自是得借以制東夷。日長炎炎。以私怨。墮卜寨。飛語殺猛酋。目中已無海西矣。乃求加秩。則加秩求金。繼則金。繼則龍虎將軍。不以賞功。而反以賞。寬其疆。不守土。以安民。而反徙民。以弄土。李成梁。趙樞。委地陷。所自來也。夫●何厭之。

一九

恭逢

一九

有海西。則藉北。開之。●。南。關。南。關。盡。則。西。夷。之。楫。北。關。竟。使。互。相。仇。構。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于。盡。原。海。西。各。通。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結。離。其。合。方。奴。併。南。關。旁。嶺。邊。更。不。聲。討。竟。委。贖。土。益。之。廣。望。車。廢。有。欲。炙。之。色。及。近。歲。稱。北。關。以。藩。達。爲。制。奴。上。策。而。復。令。剪。焉。胥。履。爲。開。鐵。續。誰。職。屬。階。一。蹶。不。振。至。此。且。誣。那。酋。則。以。捨。妄。誣。猛。酋。則。以。委。妾。忌。其。弟。●。兵。強。則。殺。之。案。怒。其。子。●。兵。一。語。則。因。之。●。吞。及。海。夷。親。婿。●。台。吉。爲。所。敗。則。擊。我。之。非。開。●。之。內。宰。足。●。哉。况。撫。順。血。誓。未。乾。而。忽。各。已。駕。走。州。入。關。質。子。

故在而圍燒已及北寨想婦額枉不遠而耕我復盡罷地

君子曰信不由衷實無益也蓋今日索參價明日按車價朝而弄戈夕而輸款順則棄地可選親子可質畔地可撤逆則連婚必爭老女必索焚劫必逞時存撫臣張清疏稱北關開原本莫東夷參貂東珠之利誘匪士會成騎虎勢●富短遺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置之餉爲北關守老女連婚且北酋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夷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夷心夫又增達陽九百餘里邊患是爲無策按臣程鳳翽疏稱●意不在婚與女特借負匪兩事爲北關罪

一九

恭逢

一九

似不必達●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衰前遣通官入●設語以卻夷參衣充賞輕我已甚宜急救北關以完開原已又有撫臣郭亮復謂曲在北關我不能禁北關之嫁又安能禁●之攻北關自恃力可抗衡而又擊援援我吾且●三首穴中一開按甲以收刺虎之功按臣王雅量疏稱向殺北關恐藩籬一撤●與援免合而遠不支今●援爭婚勢不駢合而北關倚強援千援免適爲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按兵不動以觀●進止●或不聽宜諭我督北關陰約援免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河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

民張牙露爪思甘心。利其貂參順呼。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符之。可翹足待。前後兩案具在。得失昭然。功罪可定。誰來國鈞不一。主持制決任其狂。其言他飾。以及潰裂。亦已疎矣。抑素所最貪。清撫之市。而素所最畏。清撫兩處之搗巢。清撫既下。不為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耳。殘壘為三。卦困之時。以輕騎擾彼。伺藝計可坐制。而銳語出塞。自取與尸。偏信亡虜。引盜入寇。幾若此而不鑒者。凡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飢飽勞逸。為用而我初漏師期。深入重險。既納降夷。開門揖賊。終闢室中。弃城遁逸。屢遺輜重。客累以資敵。盡安疆土。城險以封敵。敵兼此數者。修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戰守兩失。毋惑乎遠廣之相繼為開。鐵續也。濤意據地險。又利盡東夷。華人多為彼中翕。尤復慮且商。緩互關子穴。吾可坐以收其利。固各謂習遠形勢。則然顧遠不自強。而徒望不可知之。守九百五十里之塞。遠不早為計。而遙聽修離條合之費。受按甲刺虎之逸。至如近者清撫沒北關。喧開鉄既失。遼瀋隨陷。廣寧既已不守。山海且虞。震鄰又安望。保塞至今日。且以坐收。下莊乎之成功。哉。生歷覽近年。師報奏疏。紛然是非不泯。第自搗草莽書生。應觸息諱。何敢備為稱述。以稍分涇渭。姑舉情始末。

九十九卷

卷一

主

九十九卷

卷一

主

初下清撫營。不在矣。三路獲師。虎斯翼焉。開鉄去。而遊騎縱橫如虎。負隅今井。踞遼瀋。吞盡河西。遂成出柙之勢矣。軍敗鼓聲死若何。

觀城地

東方諸夷之爲備所甚求而建州領其名并毛燭曰建州女直即今之屬地故址截長補短將三伯里也始不過數百里而後乃漸大矣自吞王兀室則隣發陽寬等自敵阿台則隣撫順清河河南撫大海東枕烏龍江朝鮮居其東南北交兀喇夷界西一帶則地方千里接我遼陽開原所屬之堡在在衛要矣查揚前之寇敵再噴猛骨李羅益偏開鐵與遼壤地綿綿至萬曆二十七年遼日告急加兵兌馬厲甲枕戈皇皇侵噬在滿刻珥有稱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而守舊稱鴨綠關與橫江地未歸實

故以一峽了素地之局首食我市貨本急于貢我急之繼故益騎轅扶盟堅碑全勒車價邀我年來壯我軍實緩稅貢而故益急此取大機爲今計宜合比關廐西所固招致江上而南關灰叭諸夷來奔者籠以各銜置近地以號召遺衆剪其羽翼潰其腹心而我又簡茂蒐五嚴爲備且在我握中朝議未決已以地減車苟幸無事越四年遂再告急周章如故亡何撤騎歸賢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首遣南關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又奴爭壘三岔撫安爲舊壘止結退柴河靖安開原奉讓舒國用傳查南關界土王自存日自處遂至三岔堡其

後猛首時三岔入于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首故並歸建州結已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勞早薄收穫生齒日繁必整兩關自給揚稱我制正在此雖強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糧我以清撫制之命而兩關亦可安枕今日疆界請無枝梧結局因勘將前四堡及向臨邊係高山木堡白家衝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因抗議撫安要害咫尺鐵嶺斷不宜失遂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是永不敢越種井清清撫遊擊分授各千兵俟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揚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河衛禦移綠習火器未免撫順先陷隨

對清河蓋建州故彈丸地向虛口清撫之糧曾無廣也厚儲清撫既下固可屯餉聚兵似向無遠志不急爲守我俄兵既集坐觀機會可以斬國決勝不者亦且保師自完而乃搏虎于嶋住關于穴三路喪師各帥盡殺開原既破鐵嶺繼之或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警報冠至出兵二千來援而開原已失及攻鐵嶺則又迅雷不及掩耳矣開鐵爲逐軍蔽既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聲息不屬而廣布間謀內地所在殘闕目無異城可不爲遠左心寒乎然後猶候順倭逆乍吐乍吞未即訟言與遼爲難尚以北關塞其前朝鮮擬其後遼當胸臆或待或角

勢未十全耳北關一折而入，而中于達豈侯智者決者，自達濟一朝淪沒，即廣寧尚可固守。撫臣王化貞謂我不渡河東，大渡河西，我不思恢復遼陽以戰，則決不能保聚廣寧以守。無奈與經臣熊廷弼意見相左，構間日深，竟不以手打，而徒以口打，且不但以口打，而度以口打，同打之人，致令廣寧坐棄，諸屯衛逃竄，空。最工間謀所在內應，而我俱備甚疎，間敵騰落河西，一派封疆應時立盡，良可嘆也。方勢初張，遼漸未破，時生尚有志城，曾遊北地，遍訪，寨來歷，為楊果計其盤途曲折，不能備述。姑畧舉其要，寨西門通清河口，出口即四九十九里，卷之一 至五里河，東北即响花嶺，東至撒石寨，凸里河至錦錦寨，旁陽山撒狼寨，各五里，自泰至首所建烽火臺及虎狼寨，各十里，又至兀難關，五里，為最險過此至錯羅必行，寨狼家寨至舊城共六十里，北清河堡一路可進兵東北，西北二門通撫順市口，達赫子代子二河出口，南即土木河及新寨北，即汪紅木寨至種房山城，各十五里，自山八里至竊兒朝寨及古路寨，柵哈寨又各三十里，直至五橫關七十里，又至馬兒墩三里，為第一險，柵屯寨為第二險，又至拖東寨，黑木寨，大寨至首城共四十餘里，此撫順所一路可進兵，西南門通錢陽堡市口，出口南北皆有河俱入鴨綠。

南冬十四道，灣子通朝鮮，孔道遼東，即忽刺戶舊址，直達城無險，此錢陽堡一路可進兵，寨偏近開原城，城所屬東南，柴河堡出廣順關至官旗山，由柵哈寨直達城，此柴河堡一路可進兵，而今安在哉？語云為患弗權為蛇，若何此之謂也。

旁叙海西

女直有三種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台後日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其達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云開原孤懸扼遼省東建州西忱德太二夷常謀窺中國而台介其間扞蔽今不得合最忠順因聽義祖連黑忒衛爲之長東歷晏然耕牧三十年台之力也萬曆二年與西虜小黃台吉婚因約必無犯開原塞明年縛送王景加龍虎將軍晉二子都督秩所轄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蓋視歲而北關二奴之衆與始送仰二奴父都督祝孔革爲台叔王忠所戮後台以女娶仰奴知翼之已二奴結婚西虜略也忱忽太潛爲嚮導勢漸張欺台老日伺隙修怨不受鈐束南關勢漸蹙十年台以愛憤死台子四長虎兒罕亦効勢愈孤次猛骨孛羅嗣立日與姪交商開明年二奴糾虜攻之巡撫李松再宣諭二奴驕益桀驁請貢勑乃密計坐南樓上先期命將夾四關伏因遣備禦袁九皋往諭約軍中日如虜入圍聽撫則張幟爲號案甲勿起不者若聞炮即鼓行前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制鎮北關請賞以三百騎前請圍門頗橫恣目向所收板台部夷白虎赤御砍九皋中脅九皋反擊

一虜墮馬餘虜攢殺我兵十餘于是軍中砲聲如雷伏盡起遂前斬二奴白虎赤及其子礮焉自是海西驕服台子孫可息肩數年而二奴遺孽卜寨那林宰羅圖報復侵掠反商數入威遠靖安堡那酋尤狂諄挾索貢勑如二奴時先是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奴者歸妻其父妾二奴之妹溫姐分海西衆與猛酋交商內立溫姐猛酋母也以故亦助康酋仇反商奸奴其妻十五年開原遊擊黃應魁勅兵執溫姐康酋北關二酋誘猛酋夾攻却溫奴去明年李成梁決策進剿縱兵直搗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莽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縣洞胸二酋始奪氣倒戈哀釋不誅時有請釋康酋存反商者總督顧養謙亦謂反商弱多疑即職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酋使和使不復疑而又畏我康酋叛縛解釋再死再生必重反商且反商許建州奴酋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重寢北關謀此實東陞長策遂從之因諭曰中朝立反商以王台四汝以助非開侵反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反商安危汝之刑牲盟且進卜那使者論曰漢今貴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爲兩關均勑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夷都督至百戶勑九百九十九道按勑驗馬入貢初是仰二奴父強則北關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北關不

龍三之一今與之平北關差錯其一存右南關意詳西並  
羅拜服亡何庫首元感不殺恩將厭無負漢又亡何溫  
姐以乳婦亦死關原遂成孫因今南北關面相結釋憾並  
請息而繼繼以姻及商先人貢矣是後小酋亦以文許及  
商那酋妻又及商婦也而及商胸酒好殺象稍貳十九年  
往卜首受室因過那婦中途二酋陰令部夷攔恩哈所商  
薩德賢却杰疏請及商與那十有風怨今財死中道情其  
隱弟難深求請易提夷示法自是南關勢孤且益弱而  
舊日益強遂殺十泰陰有窺海西意北關復款侵猛首二  
十七年大被焚掠不支質子女借兵猛首恐則誣猛  
九一九蓋 卷一  
首且乾部夷以激怒部夷果怒見心欲收漁人之利  
竟反執猛首置寨中盡屠其質明年捏姦去法賴射殺之  
中朝宜諭哲撫其子吾兒忽吞許女結婚然於是時南關  
所遺惟義孤已不膏几上肉也虎跡實欲先併南關以  
次而那林罕羅白羊骨蓋海西諸夷地居頃之繼繼遂  
忽吞達州塞王自子孫所繫僅一線南關委諸虛莽而繼  
繼目中亦已久駕北關那首被金台夫新立耽耽未常三  
吞噬也四十一年繼繼蓋侵種南關界地賄結西虜號清  
和塞且與金台夫殺廷議方徵兵剿急故北關繼繼計原  
我援兵北關乃可圖則達千骨里想不停漢耕牧每放澤于

異日升願質子示信詒北關置其通婦江夷卜占白及求  
婦老女堅拒不與狀必極張謬誤信之隨度我弛備即嚴  
兵圍蹙全白十九寨我援兵不時發極督薛三才乃弛爭  
往迎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謂甚北關再折入姐東方憂  
溢大已竟發援先是西虜掠北關射殺殆盡苦薦饑部落  
歸數甚眾姐又甘言撫慰給以牛種即金首從兄亦往投  
我我以大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貨以豆穀千石給鍋六  
百北關始有固志明年繼繼益勾西虜合兵莊南關北關而  
援免棄機挾老女北關願與其子締婚當事論始留老女  
幣兩回心是歲始發西春防兵屯關原撫順併駐鎮北  
九一九蓋 卷一  
堡分防二寨窺窺火器援兵大集亦窺其計四十三年白  
首竟以老女許婚援苗子蟒谷兒大諫止不聽繼繼遂發兵  
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願請勦救無聞繼繼構北關發  
全四十六年繼繼繼繼已又乘勝謀剋清和堡知金台夫  
潛襲乃止冬十月金又勦射殺繼繼一寨來告捷厚賞以風  
厲諸夷明年我師四路進討都司寶永澄督北關協戎師  
至後期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我師已陷永澄死之繼繼  
遺謀斷逃船圖達金寨伴令部夷降貴文科合同仇北關  
不應願泄其謀御史陳王庭請論金首連屯關原境上奴  
犯開鐵徑襲老寨以固藩籬金亦旋遣部夷報方築山



塞項之。從開原入犯。甘肅爲出兵來援。城已被射。時北關新締婚。虎慙免。敢藉爲輔車。又射鐵箭。開鐵既失。則河東牛爲。據北關。與遠越數百里。聲息不相屬。陰忌北關計。先期以去。內顧八月。聲攻遼。濟。梓。綴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金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矣。初。海西兩關。互仇。構越二十餘年。而南關子孫幾盡。南關盡而北關孤。始倚中國。兼婚各虜。以完旦夕。蓋又垂二十年。開鉄並陷。北關不支。以及于亡。嗟。嗟。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開墻引外寇。自殲。是加二奴。致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白子。若。自相屠割。而盡。袖手待其變。甚矣海西之愚。無。之。也。人爲肉。而我覆爲蛆。是哉。

推原女直

省聞遠人言。女直滿萬。則不可敵。所從來遠矣。自開原東北轉而南。抵鴨綠江。凡委蛇八百餘里。皆女直舊居。古稱肅慎國。自東漢始。以挾婁著。阻山穴。處塗莽。青黎寒。無君長。射用指矢。石鐵。表尺八寸。出赤玉。豎貂。所謂挾婁貂也。歷元魏。彌勿吉。其國在高麗北。有大水。廣餘三里。名粟末水。發原太白山入。號靺鞨。凡七部。其一粟末部。依水南抵太白山。無高麗接壤。相寇者也。稍東白山部。臣高麗。餘部各勝兵數千。而黑水部尤勁。居極北。惟粟末白山近隋境。其俗常以秋月造毒藥。傳矢射禽獸。立效。畜多豕。衣其皮。

元一九

第一

王

以游濯而於諸夷中。最。其國西北接契丹。唐征高麗各部奔散。而粟末與黑水獨存。粟末契號渤海。開元間。賜黑水姓李氏。名獻誠。訖元和。朝獻而渤海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保挾婁之東牟山。武后時。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乞乞四比羽東度遼水。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比羽。而仲象亦病死。其子鮮榮。併比羽之衆。負險建國。勝兵數萬。唐宗遣使拜渤海郡王。自是去靺鞨專稱渤海。傳孫欽茂。實應間以渤海爲國王之五傳。仁秀。顏拓境。遷詔生諸京師。習制度。遂爲海東盛國。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阿作。機達其衆數千家于遼陽。南曰合

蘇錦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精契丹熟女與在北者不  
 入籍號生女與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及長白  
 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原太白者  
 太白山一日長白橫亘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咸湖陂湖  
 中出東珠貴者直千金今其地爲建州奴兒哈赤所有故  
 遼商日以富強北流爲混同江達五國城東人于海其出  
 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歸開國也始祖  
 從高麗來完顏部部有女年六十未嫁配生男遂爲完顏  
 人遼主以爲生女直部族節度使至孫阿骨打滅遼爲金  
 祖焉初女直兵未嘗滿千及聲伐遼督諸兵會來流水得  
 九十九等 卷一  
 二千五百人并召渤海曰女直渤海一家戰鴨子河始  
 滿萬既屢捷以金堅不壞色白而完顏部色尚白遂歸大  
 金焉元滅金即扶餘故壤改開元路 國初定開元改開  
 原道控藩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  
 良海南鄰朝鮮北至奴兒干畧有三種自湯站東抵開原  
 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  
 爲野人女直地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  
 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  
 渤海事耕種居處食飲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  
 山作寨即熟女直完顏種江夷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

室廬或以桦皮爲帷止則張案俗並悉拘好盜善射矍鑠  
 耐飢渴其戰鬪多步少騎上下品鮮如飛而建州尤負固  
 阻萬山林木蔽天獨居中五嶺喜昌石門更險人騎不  
 得成列于女直稱最強自永樂內附迄至  
 神廟初復拓寬夷六堡據東山要害遣左捷書頻奏乃自  
 王果父子王兀堂相繼作耗不久撲滅頃●●●●●雄長  
 諸夷日益恣橫令我河之東西不復留一塊土若得早爲  
 圖之奚至滋蔓難圖若此語云消消不息適成江河一枝  
 不折便成斧柯有味乎其言之也若夷運盛衰與制取得  
 失已並見于前後矣今特舉女直所從來者悉次于篇  
 乙一 卷一

傷今遼患

遼地負山枕海我朝經制其洋北瞻朔漠而遼海三萬  
藩鐵四衛繞開原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  
海濱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  
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遼前屯五衛翼河西增遼  
之東山諸堡以扼東遼烽火相望首尾應易稱守防備  
矣初遼陽廣寧開原四時稱三大鎮今已盡淪于夷偏近  
榆關慶正未艾而遼之爲患蓋自建州右衛都指揮使王  
果始果生黠慧剽悍好亂數盜邊嘉靖間闖撫順歲掠諸  
堡無虛日又誘副總兵黑春生磔之視殺漢官如莽常保  
江十九年

宋

入遼陽掠孤山幽撫順湯站常事詔加剽尋靖貨果不  
悅怒馬蹕遼塞傷楊意得也故事撫順開市備禦生撫夷  
屬酋長以次序立堂上奉土產乃驗馬馬即弱弱病敗並  
野善馬價廉欲力已果九牌晚至輒奪美酒飲飲醉其踣  
詬等無敢呵隆反時備禦賈汝翌新莊押酋長下階驗馬  
肥壯異他時果鞍鞍引云稚牛約諸酋入塞幽署亮罷汝  
翌由是果益橫萬曆二年給執遊擊裴承祖制其腹于是  
總兵李成梁督師搦果果斬膚獻批明年果走所善東夷  
長王台所因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遼上  
檻車傳致獻俘始磔果其子阿白日夜伺隙報復勾非

陰謀僭號數糾掠孤山鐵營成梁勒兵出塞破之已益糾  
虜大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又縱掠撫順遼瀋河口成  
梁雖分馳往援應禦稍稍却然會議此道難在若遼稱未  
怠乃勒兵從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塞陡峻三  
面壁立壕塹甚設因用火攻衝壁經兩晝夜射阿台殪自  
是果子孫靡遺種遂去一盡賊云同果時則有王兀堂會  
果就戮兀堂亦訖無異志奉約惟謹後開原諸境並有市  
諸夷各利互易莫敢跳梁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  
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  
之頗遵漢法後開市寬事泰將徐國輔等減價強鬻參廠  
市夷幾斃以故也

以女許嫁伍酋長子。吾兄忽各勝而難養。以屬建州塞南。關不絕。如殺三十六年海邊修貢禮部議。吾兄忽各屬建州。冒物頂賞。折其謀。尋。苗日治兵。聲譽。北。明年。以萬騎。築南關寨。漸逼開原。已又勒七千騎。聲。圍。入靖安堡。已又勒五千騎。會。蟒段牛酒。已又勾西。度。窺。遼陽。邊吏日夜告急。四十一年。益。壘。南關。曠土。圍。窺。并。糾。西。虜。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遠。告。急。徵。餉。兵。五千。赴。援。升。紫。羅。及參。貂。珠。寶。而。苗。好。語。謝。都。御。史。張。濟。請。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堡。堡。罷。且。質。子。示。無。敢。變。中。朝。未。允。質。子。故。在。焚。劫。已。及。北。塞。矣。鎮。苗。復。詐。自。喜。陰。陽。翁。忽。每。冬。九十九年。卷一。

日自貢至。未。壁。東北角。因。精。坑。上。城。旆。戰。死。儲。貨。延。見。叛人李永芳。招。得。大。馬。赴。敵。亦。死。之。時。賊。中。擁。兵。背。東。手。持。雙。鳥。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連。焚。燬。而。遼。陽。寬。奠。望。風。潰。新。經。舉。楊。靖。任。事。斬。千。總。陳。大。道。等。以。狗。九。月。遂。援。遼。撫。兵。麻。承。恩。詔。徵。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已。繼。舊。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明年。二。月。經。累。以。徵。兵。四。集。遂。晉。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帥。不。一。無。先。泄。師。期。三。月。朔。杜。將軍。松。辰。越。五。屬。關。前。抵。渾河。葉。軍。營。趙。利。運。敵。苗。餘。乘。半。渡。遂。擊。遂。大。潰。松。血。戰。死。馬。將。軍。林。師。後。期。踴。躍。開。原。金。事。滿。宗。顏。及。政。將。賓。永。澤。九十九年。卷一。

朝議罷劉崇表應泰以代表經畧一片熟腸獨輕信降虜  
明年以天啓改元三月瀋陽內亂炮聲震天經畧登遼陽  
城樓觀望乃叛將賀世賢已開門迎敵遂見兵入城夷  
不得已死之按臣張銓爲奴所執亦死之遼瀋並陷舉  
朝驚惶因議轉廣寧道王化貞爲巡撫起聽勅經畧熊廷  
弼爲尚書賜劔蟒玉乃疏請廢制山海爾時已無出關志  
終以屠鎗舌劍與新撫作硬對頭致今年正月未渡河  
乃叛賊孫得功黃進等已封府庫安龍庭以迎經畧  
竟不降少緩須臾以守右屯糧神數十萬而乃先撫臣入  
關以爲十萬選兵倡何哉若死事文臣高邦佐之自縊及  
元十九年

武將劉崇以迎戰墮馬死羅一貴以守城罵賊死種種盛  
節已詳之于前此則專論遼患則王景以屬夷戮邊吏至  
磔尸剖腹者不長漢法自取誅滅宜也兀室則時迎時順  
所不足道惟

遼昔遼蹟

天下事惟鑒已然以圖未然而已已然有轍未然有機轍  
不堪再覆機不堪再失善運謀者相其機而亟乘之不以  
一轍拘而以一心御如唐太宗論符堅初得王猛寔知兵  
猛卒即敗光武任吳漢兵不遇制漢果平蜀慨然曰得失  
事蹟爲萬代鑒至論田單破燕遺事則曰存其機千未萌  
故觀背水之轍而知機在置死地觀變服之轍而知機在  
愚耳目觀遺棋之轍而知機在喪敵膽觀誅豢之轍而知  
機在毒上流未有洩其機于先而圖厥功于後置已事若  
弗聞泥已事爲陳說忽忽焉無所圖維泄泄焉不急救正

姑試天下之事而能底定恢復者也通遼事大壞議者皆  
能任意短長及臨變決疑還遼坐失欽會罔嚴覆轍迄今  
嗟靡無及生以爲欲復今日已陷之遼當迴昔日未陷之  
遼欲南今日尺土不留之遼當迴昔日得失可據之遼我  
國初遼夷歸服治內唯謹守臣楊文耿獻等專事操練軍  
馬提督屯田爲安攘計永樂元年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  
揮沈永以應敵見誅正統七年遼東守將屢屢失機命右  
會都御史王翱往督令便宜行事翱至責其玩寇將誅之  
再三哀請乃已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尋遼邊自山海直  
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至爲堡十里爲屯烽燧片埃相

望仍簡閱戊辛汰老弱銀食寡配餼寡數年間措置振數萬石銀萬兩馬千匹邊用充足罷械鮮利軍士飽煖樂于戰守後十三年征勦蕞賊果有功天順三年建酋董山潛結朝鮮通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修成託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偽授董山中樞密使制書以聞請來其未發往問之可伐其謀因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始懼服各表貢謝罪成化三年建州女直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討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書昌口踰鳳凰城摩天

嶺至濛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佐兵萬人過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府遂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孥降又六年虜聲言入寇都御史彭一獲諜者訊之盛稱林賢崎阻且探知我糧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叩頭流血乃免反謀語之曰汝虜恃林賢不見中國匠判木罷乎遠萬辛持罷使入朝之林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如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信復謀亂詔乃轉餉定鉄嶺諸衛選將調兵出遼陽塞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十四年女直

大掠鳳集諸堡詔兵部侍郎馬文升經畧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慰撫賑以辛布海西與三衛各聽撫文升察其意不寔乃具言狀設伏諸路以待俄復入寇發伏兵大破之未幾陳鐵諸于太監汪直下獄謫戍後直掩襲邀功致女直以復讐爲辭深入寇十九年汪直事敗復起文升撫遼東凡三往皆樹勦勦東人尤思之嘉靖二十一年建酋李徽赤哈入寇都御史孫愴禦之其秋趙那璘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却之而李徽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提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赦減賞諸夷諱更詐殺諱者遂挾憤入塞殺掠如成化時遼東大困

已復修貢不絕隆慶五年冬我師大破建夷汪任等萬曆三年執犯順建酋王果標之八年建酋王兀堂連犯毀陽永真諸堡我師追破之王果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卒成梁勒兵曹子各大破之十一年仰加奴婚西虜借忱忽大援兎兵與外商構并攻猛骨李羅成梁又擊殺之十五年加奴遺孽卜寨那林字羅連西虜兵侵掠外商挾索貢勦成梁出擒會奴兒哈赤與外商約婚亦頗籍爲輔車車酋方斬叛夷乞陸實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馴養至今竟不可制嗟乎非夷之難制也忘性鑒而坐失事機守亦敗戰亦敗屈指得

失動。愧。符。賢。憂。時。者。不。識。何。以。恢。復。之。意。者。有。機。焉。存。于。其。間。大。翻。前。局。而。蚤。圖。之。是。在。今。日。耳。不。然。者。日。復。一。日。遼。事。竟。不。知。何。所。底。止。矣。故。先。詳。考。近。者。之。遠。慮。以。備。陳。于。右。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新卷之二

延陵顏李亭會通著

金陵門人陶元初全校

任用參軍

談兵于無事之時易談兵于有事之時難談兵而妮妮頰  
聽易用兵而鑿鑿中欸難我一一而料敵易敵一一而不  
出我之料難泥古法而正用之易融古法而奇用之難何  
者兵機不可方物自非獨見獨聞之慮與神謀鬼謀之能  
烏足以知此今天下東西交誼殺戮軍兵士女數十萬耗  
費金錢糧糈數千萬而卒無有復地雪耻之勝弄當事者  
仿徨惡慮止求所為焉焉虞保全者如揭鼓而求亡子未有  
得也由以武臣備敵文臣節制設法甚善而獨少參軍出  
入主張于其間蓋武臣荷戈執戟非不誓捐軀以滅虜政  
惟其滅虜急重則未免臨事周章而謀不如力安能自免  
萬全生辟之英當局者迷是也況上而撫道再上而總督  
經畧統馭甚煩能保其人人無掣肘乎文臣分符受命非  
不失盡心以報國政惟其報國情深則未免百計慎重而  
膽不及議多至坐失銖會生辟之博金注者昏是也況下  
而將帥再下而參遊干把品級甚懸能必其事通商確  
乎是必于山林少澤之間擇幾人為望之其神清即之其

智達叩之其妙算恰在教中試之其長才窮通域外者任  
為參軍專用以握機運籌建功秦捷使不受武之職銜以  
運局外之明不受文之凌駕以合瓦注之巧運武有欲言  
而不能言者為之僮陣衷曲文有欲行而恐不行者為之  
曉暢機宜而于此聯師生賓主之交于彼駕朋友兄弟之  
好務期一軍如一家然子從父而弟從兄一軍又如一身  
然身運臂而臂運指凡若此者皆參軍事也耕當問奴繼  
當問婢斤僮僕而問婢以耕必不可聽也牧牛羊必有專  
司任之牧而今不得主芻牧牛羊必不生也庖人雖不治  
庖尸視不越尊俎而代其事若使庖人坐視尸視操刀雖  
入珍五醢亦必不可食也今武將臨敵而中制是十年九  
牧之說也文吏安坐而談兵是越俎代庖之見也臨敵者  
終身不得面君一陳利害而安生者有不言言必聽是令  
奴問耕之智也今日遼事之大壞弊正坐此故曰見若此  
者皆參軍事也而卒莫肯任用者毋亦見徇于循資勢艱  
于破格且終謂野議不如朝議之獲蘆食不如肉食之忠  
也蓋觀往事北門之約危矣乘章一先而鄭安郡鄴旦夕  
下矣竊符一策而趙救古之豪傑逞逞設奇取勝若此今  
倭德之秋豈不有賴于弦高亢生若人乎抑諉于欲任用  
之而不得其人耶竊念當事者肯虛心採訪當決有能制



建非常計圖萬勝可視之魄而搗其穴以匡  
聖主而佐中興不難耳生固知任參軍于邊庭告急之秋  
則徵葛于夏誅袁于冬非緩圖也求參軍于人才全盛之  
日則倒海吐珠傾崑取琰非難致也若之何不見及此也  
雖然更有說焉當世君子得無以士之精于術者未必篤  
于行乎不知受金非今名而底安劉之績益馬至隄行而  
出陷淖之危生又願爲另具隻眼可也

### 立決賞罰

今天下談及王文肅之見殺毛文龍之不賞高邦佐之焚  
屍無不人人扼腕血淚數行下蓋謂鐵嶺不守王文肅到  
任纔一日熊經畧何以殺之鎮江孤懸海外陸沉異域毛  
文龍率死士二百一鼓奏捷以擒叛獻俘真空谷之足首  
也熊經畧何以不爲救援反加生事挑釁之罪罪之實寧  
棄城被陷道將兵民盡逃獨高邦佐以渺渺一身殉節自  
縊出血書囑使者收屍葬父穴旁可稱忠孝兩全矣熊經  
畧何以反恨其爲國死難形已之短立命撫棄其屍而縱  
火焚之嗚呼時事至此何以生爲人各有心能不悲哉母  
元十九年

賞罰非

朝廷之賞罰也此經畧賞罰行意而不行法之過非  
朝廷賞罰之過也或又曰信賞必罰自古頒之有信賞而  
又有賞信賞者有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是不在  
聖主加之意乎生今人也何敢遽言今事敢考諸古栢皇  
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冕藻而臨南面未有不  
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  
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

罰非也。臯陶告禹。不曰命有德。討有辜乎。仲虺贊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克寬克仁乎。武王周公。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三代而降。幾亂舊章。擅飾喜怒。無所盡。于是矯枉之論出焉。盧從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之存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舒曰。刑者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也。廢之則必務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曰刑典太寬。漸朕奸路。麗籍之爲宋仁宗言以救時也。大都明主執玄鏡于磨清。則時張

九十九

卷二

三

得衆不虞。太師失柄。而爲奸雄。窺也。亦不可訓也。嗟乎。世降叔季。士趨功名若聚。而惟法網若蹈水。故如曹彬者。常少。如劉巨容者。常多。商鞅之策。未必非。而于頔之言。未必不是。理亂安危之故。蓋可以忽乎哉。今熊經畧官拜尚書。賜劔。蟒玉。富貴極矣。尚執拘不肯渡河。意欲留賊。以爲何地。豈徒蹈劉巨容之故智乎。且以山海爲安。樂萬不敢出關一步。及至勉強移駐右屯。又聞風騰落。衆糧先奔。所遇逃兵。不惟不以軍法從事。及引之入關。大潰豈料

九十九

卷二

六

會坐失前功。盡廢固罪。在莫違情。有可原者。已經逮問。悉置狴牢。焉容谷白駒。一往不返。林夜嘯。可爲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權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益縱。蓋寬法所致。今大計懲貪之令。非不三五申之。然間有薄責。已慨從未減。或他有漏網。又不免吞舟。人臣無不盡之情。則國家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也。抑今免民接蹙。國土幾滿。大農告訕。武爵濫行。三百之赤帝。何多六月之飛霜。欲徧天下。皆然。遼事更慘。王文鼎造官一日。竟以無辜遭橫殺。設九原可起。不知經畧年年失地者。何面目見之矣。毛文龍如此奇功。不得如當日開門

七

降敵之賀世賢。同拜將而反。欲陷之罪。是經畧之守封疆。政使關外不留一塊土。而後爲快矣。高邦佐之忠肝義骨。不令得入關。以光泉壤。乃竟付之一炬。化爲冷灰。經畧何以痛恨至此。不過爲其生前不如已之先逃也。倘若從經畧戴罪守關之請。則一逃再逃。即關內亦不知何所稅駕矣。幸今閣部主持尚有人。臺省公論未盡泯。會議不從覆奏。不果卒以控制無方。輕擬薄懲。稍稍正法。庶國人少舒鬱憤。國事尚可挽回。乎生聞邸報。疏中有云。燕廷漸明。知遼陽必敗。而故薦袁自代。以脫擔明。知廣寧必失。而故與王不和。以嫁禍。此真誅心入髓之論。不知經畧

前後行事。何以種種不條。適乎人心。此或別有機權妙用。未可輕議。獨如生所述三事。即有巧爲置辯。過爲曲庇者。終無以塞天下衆多之口。而林忠臣義士之淚。生幸于前刻中。並不附勢趨炎。隨衆逐臭。以一字頌經畧之功。則庶乎先見之明。已寓之不言中也。此則生之所自信也。

九十九第

卷二

八

考古天象

運造化之妙者數也。亦理也。探造化之妙者心也。非迹也。理也者。乘乎數者也。心也者。具乎理者也。天道之運。日月之行。星辰之旋。繞固氣也。而非理以存主之。則所以爲宿離出沒之度。將旦夕不侔。而春秋異軌矣。惟吾人者。探之以吾心。所目具之理。則觀象而攬度。有紀稽數而經緯有考審序而盈虛。有時可以擬議其始終。而不少訛謬焉矣。苟昧其理。泥其數。按其故迹。而不會之以心。釐亦甚矣。又何以觀天文而察時變也哉。諸探之經緯。乾坤二策。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爲月弦之檢。兌丁艮丙二弦。推納甲之

九一九

卷二

九一九

卷二

九一九

祥如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喪。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敗。績皆掌著天文。各占圖驗。而爲後代所宗矣。在漢則有馬遷天官之志。張衡靈憲之經。在唐則有淳風法象之志。一行覆矩之圖。在五代則有王朴曆象之制。在宋則有沈括宜和之議。繼以郭守乾儀表之著。而諸家皆出其下矣。蓋嘗究而論之。列宿環周。四七定其。其次赤道。常七政紀其行。始算合以珠臨既絲。勢而轍焉。則度數生焉。日有光道南。非司其。終歛月有九行。眺胸互其陰陽。合朔衡望。鄰交乃食。則推步出焉。斗建改步爲月。青龍移辰爲歲。至朔同日爲章。同在日首爲節。節終六句爲紀。歲朔又復爲元。則算數積焉。二至之氣。晷影定其倪。朔會之交。衝蝕執其。參金木相參以檢日盈虧。互積而咸。閏則氣候齊焉。夫天無窮也。而星迴斗振。吾可坐觀。不必歷驗航棧。而列宿羅于臂中矣。然而玄象之事。閱歲積久。乃定它。如月行遲疾。日道盈縮。五星順逆。亦皆朔自劉洪劉焯張子信之真悟。而遂開千古未發之秘。顧未有如今日之大統曆者。即大捷復起。何以易此。雖然。歷求其衷。經義而已。禮不重土圭之景乎。今分氣定朔。僅酌量于刻畫。而中星午晷。宜兼注于歲時。豈其握算之精。而能加于晷堂刻漏。則察之而愆誤。或可修也。詩不譏風莫之諫乎。今晷永六十二刻。元史

之載已備而舊法三十六度星翁之筭未釐其廣輪之遠而舉以實查短長則驗之而隨所當備注也書垣星昂則冬至躔虛義和錢至則四宅皆審它若二十四神豈三垣九野之曜九宮三百非七政五辰之軌經術無聞以此易彼今明經通算測驗更定已審益密斯不亦靈軌一快事哉乃後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謂斷鑿立石尤為不經日月流行晉志之妄燭龍銜火天問之誣也而況謂揮戈弃杖尤為不稽鑿餘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仙槎未知天潢地紀之義也少生木落謠風之謬也石牛黑

九一九

卷二

上

稽覽地形

拘掌之見難與述觀宇宙之游必歸玄囑管者嘗怪弱序天環海之談人指為談天春秋時左史倚相讀九丘之書世咸服其博雅蘇秦游說六國語各處既贊當甲上歷歷如在掌上彼戰國游入墨士寧少而儻首讓功以生素志雖不願學秦衍諸人願廣輪治革今古兼資既通天地人而曰儒豈當談云分外請折諸聖子夏問于仲尼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人莫知其情惟達道者能原本焉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丘陵為牡川谷為牝其肯然乎仲尼曰然吾聞諸老聃如子之言也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六合之外宜所弗談而稱易稱山書固已隸之講習矣仲尼亦自謂信諸老聃孰謂購也誕乎哉夫天有九州地有九道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地分野作焉上通于天矣人有五倫地有五方四嶽四瀆等四方諸侯九州十二牧應十二分野下通于人矣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是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不一其宜延袤涂輿輪燥濕寒暑不一其向剛柔輕重長短大小遲速不一其情金木水火土穀不一其用雅俗文明闇智華夷不一其境神農得白阜國地

九一九

卷二

三

形帝濟東海取綠圖虞舜時王母獻白環白玦益州圖  
所從來遠矣禹受舜命代蘇治水始受兆于元夷蒼水使  
者致齊黃帝嶽下之下繼得金簡玉字于登宛委山之  
已乃勞身焦思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橈  
以抵勤于事足之所履身之所涉日之所睹異數異物不  
知其幾而卒以禹貢名書蓋紀州則首冀次兗終雍高下  
區分等水則先河次江次淮緩急具審高山大川以定境  
而遠闊陵澤准望不消九則三壤以經邦而職貢灌輸  
次如繪則叙地莫精于此者即九河三江諸家之說紛紜  
大別數澤地志之編率合而善之地象自具也寧待書哉  
後進之爲都夷自土之爲自杜揚紆在冀而爲泰慮水在  
濟而爲雷許田魯地而非許鄆陵鄭邑而非鄆載籍如林  
夫孰非丘墳之鏡故言地不必章亥也禪瀛迎柱弗收知  
而域內則有可述者有虞五服要荒在外成周九服蕃鎮  
在外其詳內界外之制乎冀方地兼兩并孫神聖之更都  
雍州域併梁益蓋宗周之定鼎其重駟輕之權乎漢唐  
洋于東縱限沸海于南徹設懸度于西極遶沙漠一非陸  
具華夷隔絕之界乎九國匪而漢震八王競而晉遷藩鎮  
強而唐微燕雲割而宋弱其戰守形勝之規乎地無垠也  
山資土調吾可臥遊不必馳精步算而川原瞭于觀火

矣然而方國之常故小史邦域悉于周官  
應劭地里傳于漢世其它之經九州之圖案字之記  
亦皆出自贊虞賈耽樂史之編述而各成一朝大備之觀  
顧未有如 昭代之一統志者書本應制以總圖具各道  
之規形以典章辨古今之疆理以司府州縣道統而道  
關梁括其凡以形勢風俗相附而止產人物詮其勝其書  
今用嚴切白車以降而無以加也悉覽圖史者睹九區一  
統四海一輿阻深者咸耀爲光明僻陋者咸化爲禮樂無  
昏墊不安之所無焚溺不拯之民罔不謂山凝海晏昇平  
已久即有鄒衍之談蠶秦之奇而無所施乃生獨以三家  
之市十里之城人生其中肖形象貌變動天超已自不倫  
矧曰宇宙之寥廓陰陽之煦蒸精氣渾清滂靈變化而可  
曰同而不異常而不變且以今山海之外河之東西已悉  
爲奴有而蜀黔之間又自此脊脊多事人心震動所在驚  
惶能必如向之各相保無虞也哉聖人之詳于治內也千  
中國必欲其安而後已其周于治外也千四夷必致之來  
而後已今來者不但不乘且大爲外患而不安者幾何時  
得復安可不至爲肉憂乎生不敏亦曾留神地勢博訪勝  
形其于九邊京省山陵江海郡國關市一切士馬芻糧多  
寡要害之所文武將吏彈壓方州之制與夫戰勝攻取控

取守備之方各另詳之于後此特就圖誌之可尋典籍之具載者聊爲陳說所聞今人人斷地之形凡九區百國俱可按揭而守云耳豈猶夫聚米閱脫盡地籌邊吾將惑算焉如醫不諳脉而溫涼之劑或誤其不置局而奇正之變無適者比耶

### 變化陣法

嘗謂知兵之形而後可以制用知兵之用而後可以制變知兵之變而後可以制勝形者可指而名也用者可服而習也變者無常形無常用不可豫設不可先傳也故唯知變則善用其形而可以決勝于天下今夫陣法形與用耳非所以達變神化而論于形與用之外也雖然舍形與用則變化安從生譬之不學決拾而曰我必爲飛衛不學馳驅而曰我必爲造父鮮不笑之矣按古陣法伏羲象易爲之正宗軒轅氏以丘井制軍并分四道入家處之虛其中大將居之又謂之九軍之陣世傳風后握奇經韓信所註公孫弘所演者是已蓋兵家祖焉五行陣或出于黃帝其說曰定其中央四隅以習軍虛其前後左右四方以立表西北象水西南象火東北象木東南象金中央象土三才陣出于太公前後左右各出一軍以突戰前一軍象天後一軍象地左右一軍象人然而五者九軍之正三者九軍之奇也提之一握奇也周禮大司馬編時教士爲書其具而不詳陣法然春振旅夏養舍秋治兵冬大閱則陣具焉其說在司馬法也法以萬二千五百人爲二百五十陣什三布中壘爲奇什七布外營爲正外營爲正外營者八合中軍而九其數與周公丘乘黃帝九軍合延及春秋不暇

編爲之戰有先鋒後伍之奇。偏聚居前伍承彌縫于後。此魚麗所由名也。荆尸之陣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爲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及于昏。而楚是以伯崇卒之陣。毀卒爲行。爲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而狄是以亡。嘗考楚陣。整而不久。二廣相代。可以治力。與魚麗有二拒無異。吳自巫臣教戰。始知用車。夫相乘之意。與崇卒相乘無兩。但晉師所遇。阮故皆卒。以困無終。所謂因利制權也。他如越子戰。聲于是勾卒分陣。左右鼓噪而進。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此師分廣之法。而別出一奇耳。戰國孫吳二家善談兵。畧爲書九。九。卷二

甚具而不詳陣法。按孫子八陣有圖。九卷既述不傳。乃其兵勢篇有正合奇勝。紛紜渾沌之說。吳子治兵篇有方貞左右。鼓合旗舉之說。則陣具焉。其說在漢禮儀志也。儀立秋獵劉肄以八八相乘。爲六十四。其數亦與黃帝九軍合。此見稷直孫吳一握奇也。漢諸葛武侯因握奇而演之。爲八陣。其同當中黃等名雖異。大要步兵六十四陣縱橫皆八。爲四正四奇。騎兵二十四陣橫列其後。爲四衝四正居隅。四奇居方。而衝騎配焉。勢若車然。形如却月。本合中軍而九。其出斜谷以兵少省其二。而七故九軍者。全數也。七軍者省數也。一也。唐李衛公因八陣而變之。爲六花。其內

圖外才等形雖異。大要內十六陣。仍由爲二重中軍。居焉外四十八陣。分爲六花。前鋒後軍。左右廂。右右虞候。列爲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本合中軍而七。又兩其六。爲大黑大赤等。應十二辰。而十二又別其五。爲方圓曲直銳應五行。而五故十二軍者。營法也。五軍者。教法也。一也。此以見八陣六花。一握奇也。它若裴紹陳元觀之徒。本原舊法。而飾飾以已意。欲相發明。然緒之新令。列圖八陣。陣加楊奇。備伏四軍。揚前以挑戰。奇左右以制人。備伏皆後而特敵。此奇兵之別名耳。其陣八圖。方勝圖。圓勝圖。牝勝圖。牡勝圖。衝方勝圖。輪車輪車勝圖。泉且也。泉且勝。雁行。雁行復勝。方也。交相爲勝。此地勢之變態耳。元觀十二將兵法。四正八奇。四首八尾。本李靖十二將陣也。其方圓曲直。因地制形。本五軍八陣之有上中下。本三才。又有內外八陣。有前後八陣。皆雜取物象。本魚麗鵠鶴。則諸家之緒餘。古法之義疏耳。謂之談握機。則可謂之知握奇。則不可何也。握奇形生。用用生發。彼以形與用盡變故也。夫不泥陳法而自得者。上將也。下此未有舍陣法而可與語變者也。李廣行無部伍。而居曠地爲軍。陳騎張左右翼。則部伍在焉。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任方畧。所將常遇則兵法在焉。張巡用兵。未嘗復



古法而使兵將相翼情意相通即古法在焉岳飛不觀陣圖而以心運用軍重于越山則陣圖在焉故將雖良不能離法將雖庸不可廢法今以三軍之命懸于一將上智不常有而庸者衆也知法而泥法者衆也不知法而蔑法者又衆也有能追逐虛虛之蹊而步鷹揚之蹊者乎有能吐八陣六花之奇而盡虛實分合之變者乎生以爲法非變化不神變化非心不運爲將者苟能不以榮辱消此心則機陷機圖則千仞之尤可弄矣不以議論禁此心則謀決謀決則十人之牧可專矣不以死生易此心則氣烈氣烈則岳震山摧不能動矣審如是則神凝于法之先機伏于法之表變化生心排縱在手即追風逐電所向無前矣

九十九卷

卷二

九

轉旋太乙

古經云太乙治陽宮連東不見兵太乙治陰宮蜀漢可全身此言大遊也大意論太乙有陰陽之別則夷夏有尊極之分今日國家多事莫謂無關太乙乃太乙之推求說者難之夫子與氏不云乎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太乙固亦有定位而易測者雖然太乙之變遷實與時俱轉即經度之往來而因以決主客之勝負政有昇數之所不易得而秒忽之所不可認者今之世界復有大撓極其占隸首禱其算者乎即如歲計太乙起于一矣所謂起于一者即皇極經所言萬物之數始于一極千萬而還歸于一故自混沌以前開闢以後俱可以元會運世繫之太乙之歲計者不猶是乎是以三年一宮順行八宮二十四年週而又起于一焉積年以計具有成曆此猶其大凡耳若月實之有減乘日實之有分加而時計之順行逆飛自有難于管窺者至于天目之如何數客目之因何向而二將各直則依官縣至太乙畔焉蓋太乙乃天子之位誰敢有過越者乎上下之分垂象以告人矣而泰將則分客者何又隱然示以大小之辨也進退離合皆有深意誰謂太乙可易言者且也君基臣基民基無一不繫于太乙而推其所在則各有術焉及遊神之施行下土主威刑行訪察

則三十六年治一宮矣。降之祥則爲五福而兵戈不興。降之厄則爲水旱而師旅繼之。是又各有定局焉。甚之陽窮于九陰窮于六。則有陽九之災百六之厄。乃陰陽之極數。極有大小。稱有淺深。易所以有無首之龍而亦有戰野之龍也。第利則必復。理有固然。而轉禍爲福。業所當講。易曰。悔震震君子以恐恩修省。誠如是也。又焉知喪亂不可回。而清寧不自我致哉。此則今日之大急務也。聞鄭報廣寧之敗。偵伺者云。●有善太乙者。故能知時日之大利。以勝我師。生以爲太乙自可以修勑。所謂天人合一之太乙而不徒以渾天圖勝也。

九十九篇

卷二

三

綜合奇門

古名將多讀書。凡有裨于兵家者。詳悉具備。頗得真訣。即以奇門言之。竊意奇門固平時而足妙于通經曰六甲天之貴神。常隱六儀之下。專言遁也。又曰。急則從神。緩則從門。善言時也。遁之時義。思過半矣。而其變化之妙。獨在乎其人者。何也。一元之氣。天地歸藏。不厚則不能運。而爲一氣三元。符節之交。學者推移不精。則不能約而爲超神。接氣是以圖書兼體。以致用大衍虛一而置閏。陽生千復。復則利。往陰長千遁。遁則利。貞時潛而時見。時靜而時動。時間而乾行不息。時間則感而遂通。從神從門。皆是物也。

九十九篇 卷二

或者以奇門卑言天時。渺無可據。而立地立人之道。繫乎未講。子則以奇門始于風后。繼以太公。鬼谷。孫黃。千房。而大暢于諸葛武侯。造式三重。效法三才。上層象天。列九星。中層象人。開八門。下層象地。分八卦。九天。天蓬。及休門。與坎宮相值。三才定位也。所以通乎地。與人也。且占用九星。遁臨八方。以辨吉凶。是即兵家所以盡地利也。大而戡亂。除暴小。而禦災備荒。趨吉避凶。辟邪具備。是又兵家所以盡人事也。或者又以天地人三才。總是一團太和元氣。不和不可以出軍。而奇門得無遺和乎。豈知奇門所列。應變無窮。緩既可爲急。射亦可爲生。知乙妹。妻庚。丙丁制庚。化

不和者而使之和是乃兵家所謂先和而造大事也細而論之三元以上中下爲節分三奇以乙丙丁爲臨合六儀六甲同名而極藏用之奇猶兵家所論握奇握機一法也九星八門通直而顛符使之異猶兵家所論大體不出三門四種也陰陽分而順逆布卦氣統歲事之全猶兵家所論天人相變之陰陽也三局加而氣候齊週甲筦日時之總猶兵家所論天官時日五行五聲之微也寄宮正位不得以用奇而得正猶兵家所論奇正推乎天也于是料敵制勝觀變應機可以我之實形彼之虛可以我之疑啟彼之信可轉禍門爲福門而人所望而不知所之者我所獨出獨入而不可測識可轉遁甲爲飛甲而人所拘泥不善變者我所時聞時聞而不容思議孫子曰形人之極至于無形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非此之謂與將見靜如處女動如脫兔玩敵于股掌之上而有餘矣遁之時義大矣哉

傳換六壬

或問兵家何以用六壬曰是數也大而陰陽之變革莫不悉具故吉凶之兆得有所徵于以定三軍之行止數也亦理也蓋兵家奇奇正正摠不出陰陽兩端天道之陰陽即入事之陰陽孰謂六壬不爲兵家要哉第沿習者不得其傳換之妙或以尋章摘句而徒知有四課三傳或以膠柱鼓瑟而莫了其千頭萬緒是人不能用六壬而妄爲六壬用又莫大小之分爲其惟知周萬物者有六壬之成苟在胸中不索之紙上可也易之辭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是用六壬者又當思其命名取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爲天得氣之先而土居天干之下實居水干之脊故水上干地則以一人撫萬邦而爲比地中有水則以丈人統弟子而爲師兵金象也以乾金生坎水入險陷矣又太公曰天下之人知流水必使之爲津潤上行之水毋使爲淵深不測之水且包犧氏畫卦每目下而上由壬而甲雖遁局遺意妙隱于無形抑亦貞元微旨用神于不絕凡此道皆宜得之千言表而不得以時限拘拘者也至如論用神則以賊討爲首即兵法較探彼情是而此用涉害達克昂星伏吟返吟別責八專等課則以次列焉取年命則以生合爲貴即兵法之先熟已情定而太歲月建鬼罡神殺

刑冲德合旺相休囚俱宜審察宗門惟九而衍七百  
二十課總共八千六百四十加例則九天九地之動也支  
千有六而又有十二神加以十二天將則主客勝負之本  
也日辰要矣占時乃自然之神符先賢以爲先鋒門青龍  
喜矣白虎則啞人之梟鳥參卦當擒暗却鬼若夫流轉之  
法則有換日不換將使官星干頭換日者亦換將不換日  
以將加時換傳者變變化化離離合合所謂奇正相生如  
循環之無端其神矣乎固不待推算之勞蚤已了成敗之  
局于胸中矣况其布式衍求豈有不足以運籌決勝者哉  
由此言之則不可謂六壬無當于兵家也抑聞星家之說  
九一九書 卷二 壬五  
每以甲戌庚爲天奇乙丙丁爲地奇不及壬癸則謂六壬  
爲人事之奇也可此愚生之臆見如此至其委曲精微則  
非語言文字所可盡也

### 立轉機勢

兵家勝負靡常而欲決全勝于天下則惟機與勢機者動  
之微藏于深淵而不可測勢者情之著通乎萬變而不可  
固故機勢不兩分也機藏而勢已昭勢昭而機自露機勢  
互爲藏露而置死勝殺寇亦勝即不合軍不遺矢而亦勝  
是方視士卒如嬰兒玩蟻夾于鼓掌爲國家作一保障何  
至今寵類臨張不勇此以歷廟堂憂然而機勢轉于呼  
吸難以呼吸立轉機勢生將擬諸古人古稱用兵如神騎  
躬盡瘁者孰與諸葛武侯稱屯兵足食全軍而還者孰與  
趙營平侯稱談兵謀遠國士無雙者又孰與韓淮陰侯乃  
九一九書 卷二 壬六  
其登壇數語艸廬先識似于先傳之寂寞卒之收效合符  
者無它揣摩有素而形勢全具于胸中故學畫不啻指數  
而非以洩其機也其願至金城關上方畧似于校計之說  
異卒致羌虜效順者無它持重有素其機離于宥密而非  
不能先知也愚之兵貴速而不貴久勝可知而不可爲慎  
毋以國戲云爾今建酋肆虐已甚當事者豈不欲力掃腥  
羶生吞鬼貳以報  
聖天子奈積薪久而未可易圖也故令疎而未可淺嘗也  
且勢猖狂而情叵測未可以讀父書學劍術者當一面也  
蓋兵家未論勝負先知彼已苟不足以與于機而徒就其

見其聞之勢。侈口談兵。斷無有濟者。愚托脫已久。知禦今日之夷。與禦昔日之夷異。守今日之山海與守昔日之山海異。計惟慎。用智將。謹防要害。聯絡聲援。虛心忝盡。出萬全計。以却敵如彼之勢。張則多設疑兵。以弛之。彼之勢實則多設疑事。以虛之。彼之勢逸則誘之。更變以勞之。彼之勢靜則微致犄角。以擾之。彼止而不進。則拒守以鍊吾卒。彼進而迫。則堅壁以老其師。彼迫而退。則急追速返。以疲其氣。彼相持日久。幾隙自生。諸部落散而不屬。懈而不整。則乘機轉危。危為安。稅斷不至喪師辱國。煩老成長慮。朝推一將。暮調一軍。以卒與敵而莫之顧也。然則敵勢合一之說。將有補于邊計明甚。

直搗東巢

通者指虜於門庭。示虜以孱弱。似未可專笑宋人之愚也。乃計所以禦之者。議戰議守。議兵議餉。幾無遺策。至賞課之施行。而又十不得一步。虛搖影終。無濟於制虜之急。則是積薪無警。誰知暮夜有戎。而焚巢胎炭。始悔疆場失守。晚矣。愚以為虜之勢。方張。虜之欲。雖猷而虜之情形。則易制。惟恐強弱不相敵。而禦之非其人耳。然或以夷之強弱為強弱。而不以我之強弱為強弱。即以我之強弱禦夷之強弱。而不以夷之強弱禦夷之強弱。謀非萬全。仍與不禦等何也。今日之夷志。不在小陷我城堡。隨得隨守。輕我將士。愈橫愈驕。雖有威望。若郭令公。非可以單騎禦也。而效張仁愿之設險。遂足以禦之乎。則以夷禦夷。在先挫其勢。夷之勢聚。則多設疑兵。迂其途。逕使不敢易而近我夷之勢散。則密遣遊騎。擊其抄。半使不敢肆。而伺我夷之勢頽。而我後可以行間。顧我有間。夷亦有間。夷之間。原我中則之民。我之間。反為駕夷之用。雖有深計。如李衛公。非可以一儉使也。而效韋孝寬之掩襲。庶足以禦之乎。則以夷禦在先。反其機。如夷間之偵我也。不妨借其間。以為間。如我間之為夷用也。不妨詭其說。以為間。夷之機。逗矣。而後可以定主客。願酋入。俾舉酋退。逕追我主也。而彼且祥北。設

伏以誘我則我反爲客肘腋以食細掠而歸彼客也而我  
且聚糧奔轡以應之則彼反爲主此非用戎兵募死士變  
主客以禦之馬隆何以破樹能平故可以主爲客而與  
之同其服可以客爲主而因以拔其幟則禦夷之主客然  
矣而後可以校虛實顧夷耐寒不耐暑暑則休沐奇射不  
爲我則幸其暫息不憂聞而受妻子不虞外而虞中消是  
我百虛無一實也變善戰亦善備戰則以所據之老廉備  
前敵則以所弃之疲瘡備後而我不過恃礮擊以破其前  
隊所傷者仍我被殘之民縣首以張我後勁所獲者僅  
所邀實之弊是彼百實無一虛也此非振情氣明賞罰綜  
八一九  
虛實以禦之抑世衡何以保環州乎故時而休沐必避是  
擊虛以困之時而挑開又避虛擊是以扼之則禦夷之虛  
實然矣後陸贄所謂更變不同胡可專一不存乎其人歟  
夫然後以戰爲守以守爲戰兵練之司馬餉責之司徒兵  
足餉足于是出不意攻無備遣一使使朝鮮約爲聲援謹  
選騎將銳卒繞遼東之後以搗其巢穴令與酋背受  
敵首尾不相救而肘腋之間稍寬一路以啓其生心曉隘  
之地復設一奇以制其死命將犁庭空幕之勳可復許于  
今日而天子之威盡于茲丕振矣根本之慮觀望之憂  
有一潜消而默攝之者哉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三

延陵顏季亨會通者

陽溪門人 吳夢增 王之位 全校

特簡邊才

嘗論程才於治世則庸人矜吝于坐鎮擒才於亂世則豪杰勞瘁于經營故廣求目以爲蒐而羽無暇棲鱗經暇隱是恢弘之遠筭也乘衆尤以爲輔而百輔不折百足不僵是忠盡之長慮也而邊才則當特簡夫人臣當選聽之寄所以坐制勝算者存乎謀猷所以逆折亂萌者存乎聞望自昔邊臣之績莫茂于方叔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曰

九十九籌

卷三

一

征伐擒虎密刺來滅夫兵車之盛也而猷先之所謂謀猷非乎北伐之勳也而南服之所謂聞望非乎由詩而觀邊臣所急可睹已顧謀與望各有辨焉謀有智謀有權謀有詐謀惟夫老成持重之謀王以木鷄之養運以屠牛之技察以觀大之智鎮以如山之守榮權許智術悉資其奇正之用斯所稱其謀猷矣望有才望有威望有舉望惟夫寶大聲宏之望其貞心勁節可泣鬼神其精誠明信可孚豚魚靜則如廟豹在山而藜藿不採動則如滿堂修綴而鴻雁悲鳴萬才名威武于聲色不動之中斯所稱其聞望矣有如昔者李牧之倚雁門也一戰而斬萬騎趙充國之伐

先零也早拜斬王以降郭汾陽以單騎當三十萬衆免冒一見而回紇制戈范希文一知延州而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爲意此皆以忠誠體國之念建石畫之謀以日月雷霆之聲備旃裘之魄故功成談笑宮垂青史我朝則如馬端肅之經畧略客余肅敏之經理榆林項襄毅討土達滿四之叛許襄毅殺致小王子瓦剌之貢其間中議中忌屢廢同此成功之難而其愈淳愈勵彌持彌堅亦同此孤貞之操寧獨漢唐宋諸君子可雄視百代已哉項者

賜張遠陽中祠

九十九籌

卷三

一

天子方東西顧而宵旰憂弓旌之招羽及若輩薦引之牘日滿公車真得謀望之臣以當鎖鑰乃持節而往者不以喪師而兼喪身則以弃地而兼弃節曾不能追躡古哲繼軌先臣何也則真才少而似才多也實行少而浮議衆也忠純少而比周者衆也或志雖有餘而知識不足或名雖太重而意念未真蓋所貴謀猷者必有遠慮而後可以禦近憂耳今則倖魔亂心空華亂目偵至則倭偵遲則施施急急則嬰嬰緩則泄泄所計者身之利害而不在國所戰者口之是非而不在敵工林甫之尾狼狽長孺之首鼠倡謀非我期害其成敗謀自我期幸其中間補則工樂侮則仙營窟則巧對壘則疎虛聲悞過河空言犄角布

置以是而謂謀猷畢則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富也必靡幾矣所貴聞望者在建錫乎此而  
聲施于彼耳今則借交而奔遊揚而賈視時論所歸而圖  
環以就之親時籍所重而織趨以附之退焉以爲進默焉  
以爲辨廉焉以爲市直焉以爲管聲起銘槩而并附于韜  
鈴譽表清修而榮任乎勇敢本以吝嗇似乎節儉而冒數  
金附死之寄本以刻薄似乎敢直而負設伏用間之能始  
通仕籍遂以鎮撫寄之老廢林泉仍以蟒玉起之以此而  
謂聞望警則腐鼠之朴而爲璞之用也豐年之玉而爲荒  
之賤也必無當矣然則上焉者拊髀而思下焉者扼腕而  
譚若之何而可愚以爲舉之道當嚴而廣使舍賜帛削戶  
之典而希存舉得人之效猶直言效諫之士而求仗節死  
義之臣其數不得也甚而相視束手任之者每以殘疆爲  
畏途而推之者以行邊爲深阱吾未見終能得一人之用  
矣甚則便宜督委謫書盈篋今之世界若有牧與充國數  
子出當此議論繁興之日稍有行事將無掛彈章乎但今  
之士果有以數子自命者獨見其是衆非何惜獨見其利  
身害其顛韓子有言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  
將死而改吾義此邊臣自任者所宜念也故用世者才也  
而善用世之才者心專于主也成功者臣也而能成威

功之臣者衷協于衆也才與心畢盡人與我相成即余肅  
肅諸臣近不得之驚驚遠可徵之蒲柳矣吁唯真有忠計  
者方言及此愚是以不憚詳復云



合說邊防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鄰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東則薊州。爲左輔。極之而至千遠東。西則宣府。爲右肩。極之而至千大同。榆林。固原。寧夏。甘肅。北則以黃花鎮。爲後門。極之而至千古北口。潮河川。此大畧也。九邊經制。無事。則盡地防守。有事。則特角應援。壯哉。天造人謀。固于磐石。豈非萬世子孫。長久帝王之業哉。但承平日久。舊制漸渝。自大寧都司之內徙。而左臂單寒。自遼陽舊城之外弃。而守望勢費。今且不守廣寧。而守山海。矣。開平。移而上谷。之烽火。益通東勝。廢而三關之設備。愈嚴。今且不守偏頭。而守寧武。矣。九十九番。卷三。五

河套駐牧。鎮遠缺防。而朔方之形勢。虧矣。哈密折入土魯蕃。而河西之孤懸。益甚矣。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遠東之陷于哈。亦寇已迫于門庭。河套之據。自古憂患。恐陷于養虎。背我。

太祖嘗論遼。卽曰。滄海之東。遠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勝也。然套內素稱廣饒。控弦數十萬。益以中國通逃。竊知內地虛實。邊事誠不知所終矣。甘涼榆寧與吉首鄭雖世受我爵賞。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臣藩。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毛蕃。環布嚙結。是

我肩脊之憂也。莽刺之有大落赤等。憂在沁河。太寧之有朵顏。憂在創門。黃河腦之有兩兒。着力兒。失喇啞。以大諸首。憂在嘉峪關。夫又類罕一齒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悉又不知其凡幾矣。大抵形勝日縮。虜氛漸熾。其能晏然高枕乎。故募南兵。暫爲技擊之倡。可矣。還當練土著。爲久遠之需。築墩臺。用壯扼塞之關。可矣。還當繕城堡。以爲清野之計。奈之何。丁壯則困于修築。隱于占役。而取數千荷戈糧餉。則射于椿頭。苦于折支。而難望其宿飽。況諸邊俱受援遼之困。其應甚不堪言。以今日之人情。揣今日之虜情。尚可期其堂堂正正與虜酋一決勝負哉。但期其先爲堅壁。俟物力聚然後議大創耳。欲固守得人。則莫若擇賢。又任久任。則分之爲各鎮之形合之實。一鎮之情。于以禦虜。何有。

戒備創造

天下未有臂背急而肩背不急者。急在臂背而不思肩背是爲狼疾人也。天下未有門牆壞而堂奧不壞者。壞在門牆而不防堂奧則亦鵲巢居耳。如今日之創鎮是已。創州爲燕京左輔而以遼海視之則肩背而堂奧也。遐想大宰都司之設將倚之以爲外邊靖難後乃委兀良哈之部落爲三衛宣遠之控援已從此斷矣。土木之變三衛往往嚮導北虜重兵繼陷直逼京師。其時談邊情者莫不曰創州最重雖過計不爲迂過力不爲勞過勞不爲損何也。所關至大也。然此時猶有遼爲之羽翼不至致懸乃今之遼不可言矣。遼之剝床政創之剝廬而創之索鄰寔神京之震躬當事者將爲積薪抑將爲臥薪耶。吾恐不得不以遼爲戒而設備于創霄矣。攷其衝要一片石去山海最近賊之突犯最難防備此外若河流口潘家口桃林口大小喜峰口橋子嶺及白馬關口大小谷口孰非要害。塙長而堡少堡多而兵少皆其所當備者也。書曰有備無患是則有患而不得備者也。昔人云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生則云失尺亦須守尺失寸亦須守寸不然以創州爲香餌可以神京爲孤注吾未見其可也。蓋以創之富強又奄有廣寧鴟張虎視且沿邊四零星散漫無附其甘心于終爲

■用此事勢之必然夷虜交構不旋踵而創昌之禍大矣。誰謂崇山峻嶺區區天險足晏然自雄乎。則莫若守三大要永平昌平通州各屯兵數千相爲犄角而以重臣主之。更將各堡居民逐戶編派民兵七兵三無事同巡夜有事其拒賊此防守牆堡第一義也。古北口潮河川雖高山可恃然也先入寇徑從此入且若河口萬馬可以奔馳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闊今定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碍水路而先臣鉄橋之制亦宜尋復黃花鎮爲都城後門。陵寢賴之擁護向無邊牆虜出入干陵後如入無人之境謂宜更番此戍晝夜合籌交究

此尤保護

皇陵第一義也。蓋創門以匹馬不入爲功。律令視它鎮獨嚴而創門之任事視他鎮爲獨苦。地廣兵微諸虜明挾陵京要賞侵犯連年援逾供給應付民不堪命且兩河資敗人心杭桓易潰在昔爲近鎮在今爲危邊昔竭力以援河東河西人猶視爲有餘在今收拾殘廢兵餉到底苦于不足爲目前計政宜在在籌度孰當添設孰當增修不可僥倖山海旦夕無事苟且觀望已也。

申飭宣大

昔先正有云。寧成功于門庭之閒。勿遠致于敵人之境。話者曰。此禦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生以爲此慎守之常法。而亦應變之大機。蓋患有不。必遠致。而即在門庭有守。在門庭而即。所以爲遠致者。當究心于今之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嘗爲燕之屏蔽。

文皇帝時。宿重兵于二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矣。及其季也。時時入掠。然入之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以畏二鎮之恃其後也。今虜則入而難居矣。二鎮之入不

九十九

卷三

乙

得就時耕牧矣。虜進弗能距也。退弗能蹙也。尚烏望其爲蒞遠之聲援。使左臂之單寒者。不至于右手之痿痺哉。生之所以有鑒于遠而欲宣府之爲薊州不欲大同之如遠左也。則生且待析而按之。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國初逐虜漠北。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出入。後以大寧界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乃移衛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沒。離旋收復而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大同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左衛右衛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庭之衝。而平虜

西連老營。與偏關近。直退黃河。焦家坨。娘娘灘。羊園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國初并置豐州。獨

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正統後。又復棄去東勝。大同藩籬日薄矣。此二鎮之大槩也。而所以防禦之策。則各宜因地

利而繼之。以人力焉。宣府山川糾結。鎖鑰所寄。長峪城鎮

邊城之幕府。不可不補也。浮圖谷。插箭嶺之防守。不可不

重也。茂山衛。京操之士當留之。以益紫荆。李信屯交界之

堡。常築之以固兩鎮。至若居紫倒三關。備禦宜周。大同川

原平衍。寇多大舉。其在陽和。天城一路者。宜分守瓦蓋。永

嘉白羊。鷲鵠。其在左右二衛一路者。宜分據黑山。華皮溝。

九十九

卷三

乙

牛心兔尾河。其在平虜老營一路者。宜分據黃家山。井坪

紅門。至若偏軍。雁三關。警備尤急。蓋管合而論之。則守大

同者。較難于宣府。以虜之往牧近而衝突易也。守宣府者

則急于大同。以燕之藩翰。親而山川險也。大約宣大二鎮

可此之遠。前二邊今遠。陷。矣。彼盤旋套中者。又豈下

白山黑水之衆哉。又况爲遠而征調數以二鎮之民。將枵

腹待矣。然欲二鎮之足捍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紀綱振

天壽之山常峙。而五堡之變不復生矣。

固守關關

昔唐之寇宋也過關險如入無人之境嘗笑曰使一人守此豈復能過哉南朝可謂無人矣則關不可不固也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劈開兩山以通出入之路故歷代設爲重城也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第前代關隘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牛邊也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客雲馬蘭太平燕河居千山海謂之東關目今遼陽陷沒遼寧所恃者惟有一線之關當事者併全力而守之猶真易漢而況可

九十九

卷三

以養兵充之哉又況入寇之路不止此哉改不能不爲之寒心耳西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屬于龍泉謂之西關皆關之中居庸最崑險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寨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全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隘口既多守簡不能專紫荆夷于居庸而近于倒馬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北虜犯順多由紫荆夷漫竟行有如備禦非周謂此咽喉何嘗觀元人曰勁卒搗居庸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極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至若大同則有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往年東勝關平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關平俱失三

關獨當其衝時無駐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防守爲難語其地則寧武振兩關之中當華夷之要爲東西之應援遼陽方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許嵐州故設總府以臨之居中調度良有以也偏頭四通黃河與套虜僅隔河水蓋自渾脫飛渡以來警報不息然山澗崎嶇難于大舉老營東接平虜至大同邊不遠使東西聯絡築邊固塞且屯且守則角墩而南陽房口而東烏用是紛紛耶雁門當廣武朔州馬邑大川之口連忻代崞諸郡之徑虜從左右衝而入勢當首犯東越廣武則北樓平刑皆爲虜衝西越白草溝則夾柳鵬窠莫非要害守雁門警備于是爲急矣然特設關當嚴守哉不論廣狹隘口彼可以入我可以據者如大小喜峰等口松亭等處并十八隘俱須慎之慎之切勿誤認關頭可也

九十九

卷三

十

撫援延寧

議者謂以一鎮當各鎮之虜。不如以各鎮禦各鎮之虜。以一鎮奔走各鎮之急。不如以一鎮應援一鎮之急。是謂天下有可驟振之威權。而無可分借之兵力。生以爲既有撫綏之責。而末始不可張遙助之形。則且以籌今之延寧。榆林舊治在綏德。捐水脂魚河等地千外。成化中余肅敏徙鎮榆林。增置三十六營堡。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橫絕河套之口。遂稱雄鎮焉。寧夏古朔方河西地。國初置寧夏等五衛。西北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而清

九十九

卷三

四十一

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此必不得之數矣。大抵移鎮榆林。包收三百里膏腴之地。且東臨牛心之堡。可使應援西截河套之要。可使種植于三百里樹藝樵採。圖獵之利。我軍民得擅而有之。是以地方豐庶。不得以河套既失。榆林受病。遂致怨于移鎮之初。猶之近時廷臣建議寧夏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將。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與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其得地利也。不與移鎮同功哉。而以目前計之。則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胃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更多將才。有節氣第鎮城遠處。多不毛。軍多待哺于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難。故不患其不善戰也。患其枵腹不得一飽。而復寧米珠草桂之謠。則莫若利用撫按陝州有河可通。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以輸之。其少蘇平寧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則其若利用。振以平虜爲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寧夏爲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砲。泉等處。以中衛爲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桑達堡。舊安寨等處。若花馬池一路。其險固在定邊營。楊柳堡。清水與武而尤在鉄柱白水。靈州等處。至于榆林之亂峰嶺。野豬峽。是直衝

九十九

卷三

四十一

魚河之徑虜自此出軍駐魚河則斷榆林緣德爲兩矣又東自定邊營西抵寧夏東黃河峽橫城堡三百里中多平漫沙漠賊大舉多由此入寧夏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寬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經兩寧者不可不留意焉要以撫延綏即所以援寧夏而援寧夏即所以援延綏援延綏援寧夏即所以援九邊常山蛇勢其在斯乎

遼陽甘國

國家邊境有在窮微而處偏城守者不城守則其究也堅有似孤懸而原屬唇齒者惟唇齒不可使之寒如固原一鎮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千固安會之閒得以休寧所備者靖虜一西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撫制遊參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路冰融肆則蘭靖之地便爲禍藪調兵防守狼狽在外陳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圉况火真蕭蕭塞垣海生番逼我郊圻而

時肆剽剽熱番受我參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考之近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故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成之兵則固原本可息肩是已蓋徵調客兵它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虞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商旅納貨賄則以填實此地至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甘肅漢河西四郡地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自固原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惟一線道道西控西域南蔽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頗難紅城營

莊浪西寧之中。可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里紅沙。又鎮番要害。而長中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遠在揚州三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且薄于鹽利。華夷賴之。恐爲必爭之地。其州祁連胭脂二山在焉。乃匈奴要地。國朝設行都司于甘州。而以肅州爲門戶。城西六十里築關。爲肅州藩籬。關外有鶻磨六鎮。即哈密赤斤安定等衛是也。後哈密赤斤陷于土蕃。安定破于海賊。而甘州之藩籬薄矣。然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之後。荼毒日滋。第閉關絕貢。欲茶不得。五日湯疾不汗死矣。則復本邑以給邊靈之儲。增兵嘉峪以爲內外之防。豈非所以爲甘肅計者。周茲摠之甘肅固原兩輔夾車也。能使西北一方相爲倡和。則極塞孤懸實。皇朝重鎮。吾有望于經斯鎮者。

### 加防奎虜

今之籌邊者。豈徒勦成說哉。抱厝薪之慮。則以豫而圖其幾。定建本之謀。則以全而制其勝。圖其機者。非以乘瑕而赴隙也。動察其形而靜察其影。非但目前之安而已。制其勝者。非以威劫而武震也。內周其慮而外固其成。不弛先事之備而已。以今觀之。暴機。國家方東顧之不暇。寧復有它慮乎哉。雖然。事有未發而不可不防者。況其逆謀素蓄。侵犯頻加。如奎虜者乎。而可加意乎。矣。考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國初全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奎地。遂淪之大羊茅。先朝屢有可復之機。而屢失其機會。其一在天順時。奎地雖失。虜尚不爭。而知勇如郭登者。何愧千古名將乎。當時時而命登經理此地。即未必遽復張仁愿所築三城。而因河爲塞。戍守東勝。特及寧間耳。當時廟廊諸臣。慮不及此。何歎其二。則成化時。輔臣彭時商輅等。議興十萬之師。搜剿之。乃本兵從中阻撓。從制亦止。請巡邊而搜奎之議。遂罷。夫此時內閣則有彭時之明。斷武將則有項忠之智。勇況虜雖出入套中。猶未據以爲家。設有定議。何難復奎。而

國家欲舉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此一  
定之畫則城壁不可不經理也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  
東延袤萬餘里然此豈獨始皇築哉昭王時已于隴西并  
地上邵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  
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遼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  
前固有築者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非齊若隋亦皆築  
焉蓋天以山川險阻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  
過然內政不修而區區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財  
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固曰  
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  
勢加以修葺葺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  
亦將賴之以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民害  
矣奈何後之人愍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  
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  
山川險阻而能因險隘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牆以抗  
拒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耳若就  
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  
猶勝于不爲也故我國家所急在東非山海之外日緬  
旆無論矣若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丹在前也而天壽處

中 51-250



嘗論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蓋夷狄之性叛服不常而設處之法惟寬嚴並用我太祖高皇帝貢日本討西番殄諸蠻靖五溪而湯平胡孽凡十有一舉

成祖文皇帝詰朝鮮平安南俘錫蘭王而遂親犁庭凡  
三大舉虜遂遠遁僅存餘息三代以來威靈震疊孰是過  
乎我國家之恩四夷也亦厚矣

太祖高皇帝賜高麗經書充占城權稅定烏思藏爵拜而  
謚元主封元後

九一九

卷三

31-39

民夷

成祖文皇帝復朝鮮印緬陸琉球國相歸還羅漂泊而諭  
鬼力赤者三諫本雅失里者再三代以來函弘提躬就是  
過乎是以威惠孚洽極天所覆莫不來王數萬里外以時  
入貢東爾降海若朝鮮還羅爪哇凡十有七國西南夷若  
婆羅滿刺加凡二十九國其由天方通者又十有六國西  
域則泥刺朶甘凡七國其由哈密通者又三十八國它如  
以蜀屬者若烏蒙諸所以粵屬者若龍英諸所以滇屬者  
若平納諸所以楚屬者若永順保靖諸所以川陝屬者若  
番僧番族又百餘計而迤北三王及朶顏三衛海西女直  
赤斤蒙古紛不可枚數也暨俺答把罕台吉祖孫一誠校

身歎塞大漠以北盡奔走之矣孰謂王者之不治夷狄哉  
迨至今日而乃有不可言者吉囊分部駐我套中征剿既  
成奔核●鷄張逼我山海防守誰是長城虜燭天驕既  
跳梁于藩籬之外苗虞內食乃蔓延于襟帶之間三衛屬  
矣能保其不生心巨測乎遙北來矣能保其不內懷狡黠  
乎朝鮮孤懸海外而海氛未必終息哈密寄奔置閭表而關  
使顧從北謝交南之未復不足論西番之散處亦可虞是  
禍之已著者當嚴爲之備而機之未發者尤當隱爲之圖  
蓋嘗思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然而國無外患則亡以我  
皇上之冲齡聖主濟池竊發如是焉知非天之假我不易  
而爲殷憂資哉

元上  
元家

+

11

944

紀世章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四

延陵顏李亭會通者

海虞門人

陳于

龍全

選擇將帥

按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我國家自劉杜兩帥覆歿邊無宿將。聞敵膽怯。至如叛將降虜。操戈入室。專閭離楚。甘為敵中。翁言之。髮豎則徒薪之。聚蓄艾之。圖匪可緩也。捐譚而思。頗牧今也。其時第國家任將之權太輕。而用將之路太狹。武科世襲。納職材官。各以薦剡為殿。最得者能出貴人書。又能出千金。辨且利者。借談于郡縣交。

九十九籌

卷四

歎于藩臬。而舉言日至。每至層累而躋崇。扶它雖有力。如虎點所用之嗟。嗟十步之內。必有豐艸。求和璞于土壤。豈必乏珍。惟是砥砢混玉。魚目亂珠。反使豪杰之士。不得脫穎而出。今願命將須多預為之地。考先朝世爵。即侯伯亦充參遊出征。今止懸京營漕運內缺。以待絕不任。聞外之寄。以示優崇。姑不具論。若以下職銜。何亦使以統。裨其浮湛。宜隨伍詢訪。有夙諳兵機。素饒智力者。即越次陞補。則世爵自可得。將今兩京各省。勳臣後裔。如兩如林。豈無象賢。步武肯出。死力滅奴酋者。若而人。語稱將有將種。除世爵外。如東李西麻士達。祈魯及王杜九蕭等族。家世曉暢。

兵事從中推選。必多為傑。而死事後。復為倣。猗猗。林。派兒。遺。意。倍加優恤。量授若。職。豈無散金養士。如灌夫等。流願為父。雪耻。則豪族自可得。辭。今劉杜死難。諸臣之後。豈無以報國恩。復父讐。自矢者。若而人。向來武階。惟功陞一項。起自行陣身發首功。其人必多驍勇可用。乃寥寥數人。仍以薦格為序。需次授職。漸迫遲暮。祇令行間短氣。何不于敘錄後。即列名推用。使得乘時殺賊自効。而所在無道。千行間官舍。遇後勇。鈴。畧。過。十人。及百千萬人。遍推為長。破格薦擢。則材武皆喜。自見軍中。亦自可得。將今豈無能文。可功如毛文龍者。若而人。武科一途。故事專試弓馬。論策。若

九十九籌

卷四

大力精技。識古通今。足備攻擊佐勝算者。誰則知之。此。絕不可見。豪傑本色。且有鄉試既收。餉口不給之。貨力赴會。試坐是鬱鬱不伸。今授遇後。而使吐露智臆。一番果其奇。抱備加賞。養量授職。任不拘三科之例。并各置武庫。收練衛弁子弟。及民間曉習騎射。奮力智謀。童以備驅策。則武目尤可以多多得。將今天下全盛。此輩何啻比肩接踵。過聖王首科。京省所選不下千人。誰不揚揚得志。自比于孫英。韓白。使各周恤而教練之。豈無足當一面者。若而人。國初原有儒學射圃。久矣曠廢。今宜各行查復。督令生監演習。日與擇討商確。定有博學通才。識時審勢。敵學萬人。

雄耻一劍之儒將數出相應以爲今月空谷之足音則文士亦無不可以得將何不行督學使者干考藝之暇召致通才奇士或試以弓矢或叩其韜畧預養一二可濟變者若而人方遼瀋初陷皇榜相賢廣蒐剏澤英雄誰不感聖恩無量第此一切技藝絕倫勇力越衆之奇特恐無因至前忽遭按劍故多縮頸不前望然掉臂而去然使散處山陬國家曾不得其一臂之力終非善策若肯實心體訪破例題用則草澤反可以得大將何不行監司守今遍訪父老求其識通今古施周常變可爲一方扞敵者若而人其間猛悍盡氣力可扛輿軍鋒之通可將孤矢工巧

九十九

卷四

三

鳴鏑無虛技藝之雄可將占候奇中望氣審聲聖史之識可將心達而儒口慧而疎能道古典以佐視聽帷帳之助可將又其甚者取下貪饕力能殺敵曰貪可將奸謀射人智足勝賊曰詐可將如果有彪虎異姿雄才大俠當徵古命將法或釋自繫囚或起自羣盜不妨脫械從軍聽其立功自贖曰刑餘可將要之欲得真將先收將望如雜揚世將願大猷老將程鵬起生也雖素未習其人顧聞海內異人勇士多出其門至今藉之舉火者數百家得之以立功起家者更種相接誠各崇禮而採訪之將隨地隨伍又何渠不可以得將也倘仍前以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之見求

將則將之得不得非生所敢知也

凡一九

卷四

四

揣摩兵法

問兵有法乎曰有然非古來之陳說可徹腹中之經前可憑也兵法可言乎曰可然非鱗之片甲可以附會而鳳之寸羽可以株守也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言貴知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言貴待也避實擊虛襲王爲客言貴勝也近走舊入寇破我廣寧我軍遇之輒靡屯之輒解無他虜兵與法合我兵與法乖也虜合法謂何彼雖千里趨戰于法爲遠乃絕澗踰垣道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兼馳于法爲勞乃既人塞結營

九十九第

卷四

五

不利通邵將曹秀誤鳴退鼓亦克之何故法在節進退也李晟錦裘繡帽以見軍前而馮異之秦捷峭底令士卒變服與赤肩同何故法在善趨趨也秋青擊僂智高日行不過一驛而吳玠入援晝夜馳三百里何故法在調緩急也韓世忠下令軍中面不皮數矢者斬而曹彬南伐李煜戒勿妄殺一人何故法在制死生也若乃法之用與不用殊也魏元忠上封事曰還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而在武之封宗澤曰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是何法之變習乃爾是非有法法者存必不在此雖然今之講兵法者亦不少至成功則十不得一殆有故焉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勢有所難移或以敗任而坐以待以周謀而自炫智或以革蠹而誣亂法或以振情而誦奇策此又有捷法者乘之而兵法益不可言也是有望于兵不遇制而不泥古法者

九十九第

卷四

五

慎用間諜

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詭譎。間諜者。正用兵之說。遺而藉以出奇。無窮者也。孫子曰。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而李衛公以用間爲下策。何也。爲不善用間者言也。請就孫子之意而申之。夫鄉間內間。友間。皆以敵間敵也。而不可偏用。生間死間。皆以我間敵也。而不可輕用。失于內而得于鄉。鄉不入也。失于友而得于內。內不投也。有因鄉以間內。因內以間至者。間與間相乘也。有鄉間行而內不知。內間行而鄉不知者。間與間相背也。有彼以間來而吾已得聞于其鄉內者。其反間易知。不必其反者而已。間也有彼。不以間來而吾即寓聞于其鄉內者。其反間難知。而併不必其鄉與內之爲吾間也。三間之人在外而用在我也。無鄉間內間而獨恃生間。恐彼以反間愚我也。無反間而獨恃死間。恐彼以生間寬我也。吾有生間則彼應有反間。吾先以鄉間內間防之。吾有死間則使應有生間。吾先以反間待之。且勵生間。即友間而必不爲彼之反間。即無鄉間內間可也。策死間以生間。而必不爲使之鄉間內間。即無反間可也。二間之人在我而用在外也。如是而後可使敵爲間用。如是而後可使敵之間爲我用。法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惟俱起而後莫知其道也。又曰。微哉微哉。無所不

用。間惟無不用而後謂之聞也。昔鄭武公以子妻胡。闢大夫謀伐之。亟諜之曰。胡吾兄弟國也。胡不備。鄭取胡。此于女生間也。于闢死間也。聲言兄弟國友間也。非三間相因。聞不深也。鄭生說齊歸漢。而韓信因齊無備襲之。齊烹鄭生。唐儉遣人笑厥與可汗結和親。靖乘其弛而擊之。儉死。此愚生間爲友間也。鴻門之會。項莊起舞。蔽高帝。陳平宣言。亞夫欲反。而項闢者。至則佯禮爲亞夫使。以疑之。楚歌闢而項王隕。此于項莊內間也。對使者反間也。聲言亞夫叛與四而皆楚歌。鄉間也。非三間具備。聞不神也。即我明與間諜之用。頗亦盡善。先臣戴夢桂嘗曰。所獲賊間。勿拘文法。參參之縱。使人虜能擒王斬將者。封侯亦用間之一端也。生竊有慮于今日之天下焉。間諜本中國廟算而今反爲資。曉資之問。原我中國之民。我之問竟爲之用。甚且聞不在邊疆而在廟堂。間不在主客而在將帥。其不善用間如此。于以平虜也何日之有。李衛公曰。事君正色。臣朝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吾間。將焉用之。斯言可爲今日之龜鑑。

練習舟師

古稱巨浸稽天而長風莫乘者。孰不望洋于江海。而今之  
盈盈常水。技藝可斷者。孰不憑陵于江海。江海固自險也。  
險而不守。與無險同。皆為華夷限。而今為玩敵資。皆為南  
北限。而今為藏寇。較此非舟師之罪也。有其險而無其具。  
則敵龍巨窟。海若不能為析宇之謀。牛馬長涯。河泊無能  
為飛渡之計。有其具而無其人。則船鳥非玉鐸之風。誰能  
使馬。舳艫鮮破浪之技。孰令蜚是。吾故不曰天塹之可恃。  
以無恐。而曰舟師之不可不急也。永平日久。戰艦不修。水  
軍不練。要害之區。咽喉門戶之所。依稀野渡。舟橫朔枋之

九十九

卷四

九

利艦。艦伏銳之司。恍惚系波。歌棹故倭奴狂逞。履險若夷。  
劉賊祖呼。馮盛若陸。而汪洋萬頃之危。瀾已為敵與我之  
所具矣。頃。獨蹶鴨綠。金河。據有其險。耽耽作窺。閘計  
則天津沙門。諸島急需中流一砥。以至陪京襟帶之當  
防禦。消揚閘浙之當控制。俱不容緩。試取水濱而問之。盡  
鵲怪獸。盡豺狗也。且為賞寇之資。梅花海鷗。皆傀儡也。誰  
成報捷之效。而有如賀臣樓船。以破東越。楊僕水兵。以下  
南越。否耶。有如董裝大舸。以入河口。彥章具裝。以潰楊劉。  
否耶。有如王濬炬筏。以破吳彥。呂蒙駕櫓。以襲荊州。否耶。  
有如武穆洞庭之捷。投木以擊楊么。世忠儀真之捷。縱

以成元木。否耶。若猶未也。附之為禍。倘一旦天驕不戢。乘  
勝恃虛。不識將何術以禦之。而可不早昇實心任事之人。  
講經習教。戰之具耶。誠今江海險隘。修葺戰艦。大帥皆之  
募水軍。以充之。嚴具備。今時其簡閱。俾熟于波濤。而色不  
暈于颶風。鯨浪之中。閑于擊刺。而目不眩于蒼茫。何有之  
境。膠沿海之樓櫓。一新蔽江之蒙櫓。色發。啣尾策應。幸成  
內地之常山。鼓椎前驅。堪視中原之長技。雖有不測之變。  
不過以長年三老。捷之必無虛。船載舟之虞矣。雖然。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譬之莫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  
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則所謂川舉在乎心一者。然也。乃任

九十九

卷四

十

人又難言矣。兵駭者。敗曹瞞之壁。迄今猶赤。而水沒七軍  
之績。僅壞于白衣商人之手。今安得解頰。敢死二軍。橫絕  
天下。不失王公守險之至計哉。定須多方體訪。家。徑請水  
道。且肯以舟為家。稔知南北形勝。各地水港。要害。妮妮而  
談。了然指掌。且確有真實技倆者。數十人。柄  
國名公。特請簡名將一員。領駐登萊海中。以紓  
皇上東顧之憂。使得與毛文龍犄角聲援。期。以  
國報命。雁行翩翩。亦足助水戰之一籌也。蓋嘗思之。世之  
同舟而濟者。斷不乏人。第能招來之。展其一得之慮。天下  
事尚可為生將。勸之率水兇。驅游龍。直抵混同。以飲奴兒。

考覈車制

古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爲表裏。按天星軫主車與畢上有五車。天下有陣車。天輔閣道下有車府。爲車貯。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故知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自軒轅氏造兵車爲常陣。而五兵之雄。遂授首于涿鹿。三代以來。皆用其法。而莫備于成周。周禮兵農合一較田賦。出乘車。無事用講田獵。有事用禦外侮。逐奔不追。交綏不及。勝不可誇。敗不可陷。此紀律之師。所以無敵于天下也。嗣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雉長南。即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塞。中却何奴于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胡機能而克復涼州。唐馬燧作冒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領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太智之雷電擊車。皆以車取勝。昔胡淑有言。當胡虜之戰。陣突騎之輕悍。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戰法必取諸入陣車法。心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宜德間。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近日諸邊。闕亦用之。而不盡其制。因不發其利。試折衷往制之明驗者。附以已見。類爲一法。大約朴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陷胡馬。兩竿前長出二尺。

許安鐵獸舞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壯軍威  
以火砲等火鎗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西臣蒙馬以  
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及攻者兩端各置虎牙三  
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犀利可退胡馬之衝突兩端旁  
用開闢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任戰者之轉進上敵下殺  
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設三  
十四人司竿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步以爲  
陣止則聯以爲營司燃汲費者五人司藥失火器二人司  
神獸一人司獸火一人司弓二人司弩二人司礮馬雷者  
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  
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成半附大車以食至用車之  
法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平原曠野則依  
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  
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旂爲轅門以軸爲  
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犢陣之車小車爲馳車  
爲闢車爲輕車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  
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  
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  
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短兵禦馬以長  
參短以短參長即先偏後伍五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

羣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鋒莫測胡馬迫而敗北必矣由是  
縱奇兵夾追之以五兵繼之或伏兵邀之可獲全勝且聞  
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  
二車飼秣調息之費非所算也及戰則一車足敵十騎之  
驍八十人之健其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  
今計大隊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二小陣三分之一  
如亮之法即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  
九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是所謂運有足之策不飼  
之馬料敵制勝無踰于此者也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  
外以慰

聖上東顧之憂者獨奈何不爲車戰計乎即計之奈何不  
盡其用乎彼徒我車鄰人有侵彼之患毀車爲後晉人有  
敗敵之功而用車之妙在乎得人蓋其隨機應變出奇無  
窮妙運用于一心則又非區區車衆所能載而出也已



簡選步騎

今夫中國之長技。自車師而外。則長于步。而短于騎。非騎之不足以出奇取勝也。胡馬機氣衝鋒。奔若驚濤。而我馬隨類却走。形同芻狗。強弱不敵也。非步之獨長于騎。而能短兵相接也。夷人驅馳便捷。徒步即爲怪格。而我軍步伐止齊。舍馬猶能勇鬪。習尚不作也。又非獨騎之不足當其機。而步之足以勝其騎也。彼夫馬嘶北風。弓彎明月。射疏及遠。靡不巧中。而我第屬靈輓。以從弗能。矢加遺則怯甚也。若乃躊躇邊疆。超騰渠壑。疾趨速退。靡不如意。而我自相踐踏。以死弗能。背城借一。則懲其也。毋惑乎京觀疊。九十九萬。建骨之山。城窟障征魂之水。而無一長可恃也。今欲振而起之。度唯簡練多方。挑選精銳。長短相錯。險易互施。有不陣陣必堅。有不戰戰必克。守其所不攻。攻其所必救。然後可胡不引先事觀之。步戰何始。晉荀吳大鹵崇卒而始也。騎戰何始。趙靈武威中山而始也。故馬援以步兵三千而擊先零。謝玄以步兵八千而破苻堅。固善用步矣。唐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而老生擒韓信。以精騎自泝水決戰。而陳餘斬則又善用騎。張卽步騎五萬。而拒諸葛之師。元活步騎二千。而拒元魏之衆。是步騎兼資矣。僕智高特步兵之強。伏武義以番騎破之。卽金虜亦尚鐵騎之銳。韓世

忠以步兵勝之。如田況之益步。戚繼富騎之釋步。就驍則各隨所宜。而用之有騎而無步。漢高見圍于白登。有步而無騎。李陵卒降于胡。房馮傲爲步將。而爲曹恭掄。項佗爲騎將。而致潰。要勝殆人品高下爲之也。法曰步貴知變。動騎貴知制。信奇道而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神其機于三覆之外。吳子有厲力卒。忠勇卒。超距等卒。正其法于練銳之中。步騎之大槩可得而言已。凡步軍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林木。遇平易之地。須用拒馬。鎗爲方陣。用行馬。疾襲以阨之。分爲駐戰隊。駐陣守陣。戰隊出戰。戰隊守陣。駐隊出戰。敵攻我一面。則我兩面出兵。從旁以掩之。敵攻我兩面。我分兵從後以擣之。敵攻四面。我爲圓陣。分兵四出以奮擊之。敵若敗走。調騎兵追之。步兵尾後。可獲全勝。凡騎兵與步兵戰者。遇險地疾行亟去。若易施則勝。此猶就一端言也。總之車步騎。關一不可。唐太宗曰三者一法。其用在人。則又運用之妙。不可以方物者也。

家究火攻

聞之兵于五行屬金。故五材之用。無能去兵。而蒙沙盛土。以灌脈城水。亦兵也。制挺揭竿。以逐秦鹿。本亦兵也。窮坑布壘。以藏八陣。土亦兵也。水之柔。土之蠢。善川之皆可。為兵。而況火之烈乎。火與金反而止。以濟金之窮者也。孫子曰。火攻有五。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今人不解五火之變。因不得五火之用。生詰申其說。如火人吾人也。以其伏火發。火能操縱。縱之為人也。火隊吾隊也。以其薪火舉火。旅進旅退之為隊也。而解者以為敵人敵隊。將人非隊。而隊非人乎。則已混矣。火積吾積。火庫吾庫。火庫吾庫也。以其儲而蓄之。若積芻粟。挽而輸之野而攻之。若載輜重。幣而貯之城而守之。若藏武庫也。解者以為敵積敵庫。敵庫將積與輜與庫何異乎。則又混矣。易不借古為証乎。單于順風縱火。而李陵先燒蘆葦。此火人之一驗也。非其人不能以火止火也。皇甫嵩討黃巾。勅壯士束炬乘城間出。聞外眾聲大呼。此火隊之一驗也。非其隊不能以少擊眾也。武侯出師。皆與火行。而江追火羌。戎段韶火薛敬禮。其于火具。雖載必盡。此火積與輜庫之一驗也。非其法不能以近守而遠攻也。以言其變。則存乎天之時。地之利。風之宜。與夫應變之機。谷口烟迷。竟消司馬。而飛炎。灰令于甘霖。

井天時耶。西羌月暗。伴縱羣胡。而設伏長驅。以赴焚非地。利耶。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都付周郎。一炬非棄。夫風之宜耶。火牛鼓。焰游龍。夜馳共戰。齊軍之神助。非極其機之妙耶。以至火雷發。而藤甲破。夷火箭發。而肉薄驚。遁火車發。而猛獸反。攻則又以器言之。而棄亦存乎其人而已。即我明與火攻。戰畧。班班可紀。何今日而不盡一用也。雖用而不獲一勝也。生近聞。鐵齒以木車禦我。擊而反。以火具敗我。軍士是竊我之長技。以逞矣。任遠事者。易不多方。誤之使。其技窮于無可逞也。雖然。驍驍千里。無以馭之。則其技不顯。異才盤伏。無以展之。則其術亦不傳。前送岳不梁先生官承平。見其客多。得火攻秘術。奇妙絕倫。門人賈陵。湯又新及陶元初。二生嘗對予言曰。火攻之妙。莫先神藥。有二十八品。上應天垣。二十八宿。有法藥六十品。製煉神火。番火。法火。至于配合多方。煅煉有訣。則不可以言傳。二生似又進百尺竿頭者矣。嗟乎。時事至此。而猶不為效用。何哉。吾恐兵燹火也不戢。將自焚安得舍交臂之孫武。而別商火攻之畧。

精校兵器

問兵必藉有器乎。古有不費一矢全軍而還者。未聞其以器械爲寶也。兵果可以無器乎。古亦有入不及甲無備而敗者。未見其能徒手以搏也。吾視官散仲取威定伯之要。亦謂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權衡名寔。似未得以制挺可撻之義。盡升之矣。近事大壞。兵同木偶。器若塗羹。而中國素所稱長技者。不但爲棄之所。且爲棄之所。相恐不能侈口于堂堂中國。雖與敵較。短長也。雖然。族而起之。前在今日。漢家今之條兵事也。惟權用于地形。服習之間。而者論甚。雖然所指者。輕車突騎。野等長戟。短劍利刃之屬。云爾。車戰。騎戰。予已詳復言之。而戈鋌弓矢。惟足與之結。鏢車弩相當。殆亦不稱無敵之器。惟寶劍在匣。光芒四射。陸則犀革水斷。蛟龍殊呼。泉奴酋首以快平生。但無因至前。按劍相聘者。比比。況飛仙劍。侯又不深見。而東征將帥。佩上方之賜。亦復稍變不一。試或者學萬人敵。不學一人敵乎。不則何身遇。盤錯猶善。刀而藏也。第兵家者流。靡不鼻祖孫武。武子之談兵也。人巧極矣。而終之以五火之篇。後之善用火攻者。率以取勝。予特著爲論。計見別條。而猶未悉其器也。曷言之。火攻之器。大備于我朝。聖祖尤加意于火器。掃除勝國之獲。取而秘之。武庫嘉登。

間有威大將軍者。東征投器集長短械爲營。營以訓士卒。而較索軍實。乃以用火爲諸兵之首。遺書所紀。可鏡焉。是故所堅。堅險萬衆可摧。則有若銀子三將軍。佛郎磯。毒虎之屬。破浪燒船。千航可燼。則有若飛天噴筒。蜂巢桶確之屬。薩摩驚營。自試可効。則有若地雷。百子。子母。三飛之屬。而馬蹏虎蹲。安坐折衝。則偏師確開之雄具也。三眼鳥銃。應手命中。又洞胸貫札之神物也。往妖碑。佛九龍。飛狐。橫批而散射。皆排鋒貫陣之奇資也。善用其器而行火。不必有因也。募弄于指掌之上。而在礮乍流。烟火不必素具也。攜挈于肘腕之間。而烈颺競舉。發火不必有時。起火不必有日也。點撥于呼吸之間。而霹靂驟至。至置我車中。旋毀敵車。置我馬上。旋斃敵馬。彼此皆有火。則用遠器擊之。先發以敵敵。徒此皆亦發則更出奇。勝之多方。以誤敵其勢險。其節短。真不難枯瀚海之波。折燕然之脊。而又誰爲堅利者哉。今邊兵之集試于將領者。一切器械。多用花法。以飾觀。不堪對壘。其火器又望空。鋼斜虛放。驟發遇小警。則未見賊而競舉。以張威。既臨敵而空手以待。驚甚且焚。藥自焚。又或顧走委機。全軍俱沒。奈何。是專營比手宜實。校也。聞之。之制一器。全必百練工。必累年。故中國得之多。見謂良。而我所造之火器。則主者多慢。令而速成。工入。

類荷且以塞黃金石竹木鉛錫硝磺之類材或非選配或非調春竹研合又非度用則炸裂爲患反躍可虞或輟澁而不行或去向之無準東事之壞蓋坐此弊主將何世泄也詩觀成節以石砲解圍號石將軍詳考其法非有異技不過善用之耳今天下之善用者豈無其人我所不知人其舍諸

優勸世裝

今日之天下文勸武定之天下也而今日之文武左祖右祖之文武也掌銅墨者驕蹇以擊武臣則色厲而可畏矜介胃者囁嚅以事文墨則體屈而不伸即處多難之口同舟可濟乃見勁敵則遠避遇武弁則慢罵而士氣益靡而不振何哉議者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特戰之士不事詩書非有以彈壓之不可足不然良治之士必學爲襄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諸武臣者其勲烈忠義家聲未泯也孤矢之於攻守之畧邊疆之事耳目所聽睹至審也世承國恩特衛新命庠序以思報效又其至情也而可屈抑之摧折之使國家不得一臂之用乎周室時召虎平淮皇父平徐則康公南仲美而傳矣嗣是如條侯之靖國營平之降羌虞忠威服于匈奴璋璫無忝其內衆皆以將種起爲世聞人耶我朝若沐黔國郭定襄陳寧陽諸人破安南禦北虜俘閭寇高議雲臺之上結綬金馬之庭豐功偉績輝映後先而可謂執綬子肉食可鄙舍閭閻勲戚之胃而外求飲飛蹶張之倫耶今東西告警所需武臣至亟而縉紳之家寶瑟瑤琴輕紅濃黛相與置酒迎風寒醉逸和煦煦然效燕雀之歡而未見其賦一首詩以退虜草數尺檄以定秦岌岌邊疆咸諉武臣以僥倖千萬一況武臣又疲于奔

命也。先未提于密室，乞請托于貂蟬，挽兵高幹，缺之金，泰  
擊劉備還之，勝於任則利長，例以買薦薦上，又督軍實以  
水推迫至，窮在力窮而疾足者，又并力而營，持拔揔快，魯  
策之論益穿，情帥之皮其賢者雖欲不貪鄙，不早污不可  
得，其者重臣受。聖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受職，得先青問  
大吏交相為効，而體貌日衰，文問日密，言呼而掬，皆之矣。  
折胡而條縹之矣，更且錮之銀鑄矣，無論上言百石之吏  
有事于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詢且隨之。  
議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似慈于得諫，而溺于積俗  
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慷慨，一當百耳，安庸此，蘇軾詩禮  
九十九篇 卷四 五  
為裁沒假而僞優者，委靡委靡者，逢迎上官，既奴隸草介  
此輩而此輩亦以奴隸草介自待，督府竟志懸王之尊，巨  
室亦諱金章之貴，精神凋敝于營私，伉俠披靡于仰息使  
勞臣猛將之後，沉淪于燕僻而墜其先緒，倘使理璋之姓  
漸于舊染而寢其夙志，雖勇如曾知如信，仁如曹威如岳  
謀畫如孫吳亦未可一日苟容以是而冀破虜，誰能一鼓  
而壯再鼓而雄，發憤戮力以殲滅，此而即安哉，故今日之  
選將非婦人不可，今日之用兵非木偶不可，婦人狐媚自  
工，木偶指麾惟命，稍有丈夫氣者，斷未肯甘此辱也。為今  
之計，孰如優禮武臣，武臣之發解，大帥之前茅也，如老第

一稱乞改為老大人以養其廉如戎輕叩頭一事乞改為  
介胄不拜以壯其志如布按都顯側  
祖制宜改為都按布以存其體又當均其勞逸之任如受  
方腹裏分而勞者日奔命于荒微或不得一裘帽之賜速  
者不識行陣為何物靡衣餼食以蘇其身不均甚也乞調  
補更番服習艱險以老其材庶壯氣激烈奮為惡虎而後  
將材一出拔識于司馬受鉞于  
天子專節于關外撫按不得而肩越文官府道不得而抗  
違將節隆則無權一將權一則將心愈奮有不暴華自期  
效血自矢非大已  
九十九篇 卷四 五

國家需桓桓赴赴之士以任干城雖不必矜介胄客而第  
令國客入軍唯有左轡弭右彙鍵與敵周旋已耳吾以桑  
弧逢矢國君子之壯志而挽強飲羽亦取勝之神機然而  
未易言也靈機之所逗巧懸楚而奇貫氣精心之所注有  
伏虎而無金牛滿志之所發儼關尹而婉甘蛇左旋右拖  
內正外直而不以擅能制勝誇也追風逐電驕影奔清而  
不以踟躕馳張矜也名將之品令文以齊武名將之技取  
於而用宏故武非控弦走駒之謂顯以禦敵即亂世之五  
兵而陰以防微寔太平之六藝也邇來武關之試一壞于  
元一七書

士習之浮誇而大壞于鬼蜮之汨亂誦玉韜者製精粕之  
粗談戰攻者詡半輪之手工藻采者選月露千春華馳辨  
博者騁波濤千口吻眉指輕裘緩帶之高風而烏號猿泣  
之閑聞托宿說禮樂詩之雅致而破的命中之莫諱鉛槧  
徒工而身不踰馬或借徑于錢神決拾差勝而手不操觚  
或營私于隱月一旦驅之以戰能三矢以底定乎七札以  
賈勇乎懲漢家之神前者誰畏霹靂之雕弓者誰乎苟于  
三試之十歲爲簡閱寧刻取以蒙衆愚之譏毋濫授以貽  
褻進之患寧覈真才以儲國家之要用毋滋僞售以張  
處士之虛聲庶不負制科之意云爾況三試之後復有將

材之選。今難不及人之意。亦不謂其射不穿札之桂。頂不調于步。且今造次不能自達之吳。漢不謂于文辭。而片長一藝。咸得以奏膚切而謀定效。則器使之盛事也。今皇上新思鄉試。連投三科者。准選守備天下之老。輿伏櫬者。率囑囑向風以觀。

聖天子一番洗濯之用獨至諸省直士登之大司馬拔其尤次第授以官制也奈何簡予牧而後斯積世職越而寒以逸致使穿楊之技以桂玉昏請纓之志以徑客奪彈有偉人傑士一側足弓馬輒以武夫目之上不得比于汙馬之胄下不得埒于沐猴之冠安用此三年一舉爲耶如果

仕名色之容用削如納之織御盡以處夫需次者何患不  
疏通哉抑生又有說焉與其苛求于一時何如素儲于平  
日與其臨試而限格以嚴之何如隨時而廉察以督之蓋  
武生自做秀才時原本嘗存心天下不過掇拾科名以圖  
榮顯故以南春報耳誠三令五申與文庠之科歲並飭則  
鄉會之雲與豹變邊疆之如熊如羆可期也昔孔子習射  
夏柏之圃其觀德之旨具在而今之文士閑武射與武士  
之役文德者亦復不少特在被格用之何如耳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籌卷之五

延陵顏季亨會通者

培護兩京



吳上進全校

晉云治國如理家。守室而不守藩籬。是之謂挺盜而入。又云國事貴知務。務枝葉而忘其根本。是之謂空國以戰。何謂藩籬。昔日之過。與今之顧門是已。何謂根本。在壯為燕在南為金陵是已。燕都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阻三面而守。以一而制天下。然縱關鐵馬。左臂之屯。鎮既望。無解今中國與夷。特山一層之附耳。其沿邊一帶。險要如一片石。喜峰口等處。既宜在在防禦。矣。而檢關無險足恃。則自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察其形勢。層層節節。密布關鍵。可也。近京者為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戍及一萬。食糧亦有數萬。緩急可資。奇兵千。京誠莫若。奇兵千。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即至。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費。通為三河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宣泚之使。深塞之使。阻上則沙可。養潤下則水。一海三河以住。為薊州山不甚險。然城依岩。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永平城有山有水。可設伏水。可踞勝。關門

以內所恃為垣壁者。但隘口甚多。倘賊由它處侵入。武井必由之地也。至畿南諸郡。則有三關七十二隘。使賊由間道犯真。保諸邑。則天下兵馬入援之路。絕矣。大兵守此一線。使南北得以徑來者。京後之重垣久矣。宜設而天津之海衛。豈得少弛。至居庸紫荆。切近非狄。此與山海俱急者也。南京東連三吳。南引荆汝。大江環遶。淮泥內固。江北則徐嶺二州。北跨中原。故淮安特建兵府。亦示控扼之勢。為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鎮江常京口之衝。以通閩浙。兼湖扼皖越之令。而接宣歙。故議守金陵者。曰守城門。守雄傑。而提不。防江防江不。如扼要水路之要。官浦口是也。浦口與石城相對。下扼海門。最為要緊。陸路則池河是也。池河在江北二百里。當蔡潁增置李綱。有言六朝所以保江左者。以強兵巨鎮。黃在淮南。則襄耳至閭州為漕運要津。采石為南中上遊。皆宜設兵戍守。而龍江關新江口。下至黃天蕩。假山等處。無一不宜如警者也。蘇常等郡。困于重賦。江洋大盜。防其橫決。亦當為之經心者也。生南人也。備析南地之詳。然生南人而曾游北地者也。故欲其相望為援。而時其地。形以見南北根本並重。不得稍為輕。輕如此。要以就目前之急。消內地之憂。則又有請焉。自廣寧既潰之后。逃兵逃民。雜

處近。幾。流。離。顛。沛。無。以。爲。生。若。不。散。處。安。能。保。其。帖。然。無。恙。哉。又。况。本。質。之。中。焉。知。無。奸。細。爲。之。偵。探。虛。實。以。作。內。應。此。畿。甸。之。可。虞。者。也。若。在。陪。京。引。沐。兵。爲。第一。要。務。下。極。不。過。扮。戲。節。紙。直。爲。杜。郵。是。宜。募。強。兵。以。衛。衛。都。不。可。挑。現。在。以。固。本。又。况。五。方。輻。輳。能。保。無。不。逞。之。徒。內。懷。覬。覦。者。乎。嚴。立。保。甲。連。坐。之。法。足。亦。防。奸。之。要。着。耳。

撫。平。雲。貴

滇。黔。輜。車。之。地。也。滇。有。變。則。黔。不。能。獨。存。黔。有。阻。則。滇。無。路。可。達。故。當。舉。雲。貴。合。論。貴。州。古。無。封。城。皆。隄。施。鬼。國。之。地。國。初。隸。四。川。行。都。司。續。分。隸。川。湖。雲。三。省。永。樂。間。剪。群。柯。之。地。歸。諸。版。圖。因。設。土。司。而。授。之。官。不。當。中。國。一。大。縣。一。徠。之。路。外。通。滇。南。外。戶。則。守。在。永。寧。平。部。盤。據。廣。土。踞。伏。北。藩。則。憂。先。畢。節。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勾。程。番。與。廣。西。接。壤。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險。頗。足。特。思。州。石。阡。孤。懸。可。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商。旅。舟。楫。但。民。則。漢。夷。雜。處。官。則。流。土。相。參。鴟。張。豕。九。十九。卷。五。突。貽。患。實。深。故。香。爐。山。苗。首。安。米。魯。阿。賈。阿。札。等。苗。叛。服。不。常。頃。者。水。西。諸。部。狂。狡。操。戈。逆。執。事。之。顏。行。矣。夫。黔。夷。惟。安。苗。最。強。自。霧。翠。內。屬。後。領。夷。羅。民。四。十。八。部。者。安。苗。也。聲。靈。不。獲。得。諸。部。心。者。安。苗。也。龍。仲。宋。恭。珣。水。之。地。南。冊。烏。昇。之。衆。視。聲。息。爲。靜。燥。占。影。响。而。觀。望。者。安。苗。也。當。日。樂。源。肇。亂。安。苗。且。奉。銅。盤。之。盟。放。左。臂。之。力。蓋。至。千。里。郎。州。一。旦。盡。落。彼。雖。淫。伐。之。性。豈。盡。越。然。無。平。原。之。想。耶。蓋。者。已。知。安。苗。之。心。不。能。帖。帖。然。矣。又。况。安。苗。之。悍。子。以。地。當。戎。不。開。兵。端。而。傷。羈。縻。之。至。意。乎。夫。喜。則。鳥。集。怒。則。虎。散。諸。夷。皆。然。宜。著。威。之。交。構。而。苗。仲。之。從。亂。也。聞。苗。仲。



反叛皆已勦滅。豈虞其餘孽復熾乎。則勢不能坐斃。國家必復以天威之赫張捷伐于彈丸之區。固將待捷于降藩之撫臣矣。然滇南沐府威力勢足以攝夷。慨然出偏師以佐之。首即欲席卷貴陽。一塊土長驅。旣能不畏。兵之議其後。則沐氏之與師。勢似不能已者。况安之俗爲羅羅。滇黔皆有之。能保不蔓引耶。愚且考之滇土。滇爲古梁州。番境地崇岡巒。巔巔紫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事迫則駭禽奔盡。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頗號沃壤。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擁諸甸。洞冷聯絡軍。麗曲九十九焉。卷五

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于斯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州。霑益。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自麓川靖後。滇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反土絕其兵衛。漸蹙。故諸羅構衆相尋。而木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夫是以有鐵索之征。有撫猺蕃甸之征。隴川進西之征。蓋苗民之逆。乍伏乍驕。滇黔一耳目。今滇南諸夷尚未有攻城屠邑之慘。黔之幾折而入者。則在滇政當悉力從事可也。不然。其向中州之道。于焉梗絕。雖滇池之達馬湖。武定之達建昌。川陸俱存。久而榛莽開。粵通滇。想今日所宜急講耳。乃說者謂蠻獠之類。種

族海多。安酋處一有若紅黑諸苗。非與安酋角力者耶。若普安。金筑。凱。律。諸苗。非與安酋接壤者耶。未必其向背何屬。亦可使之互相牽制。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爲中國之長技。是已。近門人元初爲愚言曰。安苗不道。幸有才兼文武。神謀獨斷。如廣西何新撫。遣調狼兵奉命征勦。行將傳檄定矣。愚日望之。愚日望之。雖然。以黔之最爾孤城。坐受孱弱之病。即湯平之後。終無以攝諸苗之膽。黔黔則無滇其何以成輔車之勢乎。愚又欲爲事平日再計之。

防禦川湖

蜀楚唇齒之藩也。蜀中多事。勢且延及楚。非楚難爲應援。故常舉川湖合論。四川古梁州地。劍閣表雲棧之固。瞿塘鎖巴峽之流。西擁雪嶺。南擁六部界。以番族阻以蠻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扼也。然奸先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死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輒爲番蠻所遮。斯則巴馬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諸夷。雖犬牙形格。仰我吳息。然內相黨結。數起兵。且于叙瀘有相依之重。故疊茂松

十九年 卷五

藩籬。澤老。虜連。越馬。湖連。巨轉。在疊茂。則崇山深澗。密著叢林。輕生苦鬪。唐號吐蕃。是李特。草之經營。草南。草之處分。而竟未得其要領者。也在走馬。則掛舉。層峰。延筭。布性。諸情。合漢。號南。中。緊。武。度。之。區。畫。而。幸。主。于。攻。心。者。也大抵大羊之俗。叛讎不一。雖開。屈。膝。繫。頸。旋。復。肆。荼。楊。摩。自。

高皇帝撫平後。傳獵之境。沉黎之交。木托。何。博。黑。骨。夷。等。往往相繼反噬。亦相繼焉。平之。圻。者。永。寧。土。司。者。崇。明。寇。重。慶。犯。成。節。殺。傷。無。算。且。將。東。阮。慶。門。西。絕。枝。閣。得。楊。巢。而入乎。夫。蜀。危。累。卵。楚。迫。震。降。則。楚。境。不。可。不。固。守。愚。且。

四言是地。嘉猷抗其。願。新。黃。引。其。旅。江。寧。制。其。腰。腹。伊。勝。南。向。足。以。雄。視。諸。勝。若。鄖。陽。之。陣。陝。洛。柳。桂。之。峙。關。粵。辰。沅。之。捍。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扼。塞。斯。其。備。焉。但。適。通。九。省。郵。驛。苦。之。宗。藩。橫。布。歲。賦。實。煩。武。漢。德。安。民。窮。地。奔。承。天。襄。陵。所。在。費。冗。事。煩。荆。岳。沿。汴。間。頻。遭。水。患。鄖。襄。水。損。田。廬。長。沙。稅。甲。它。所。黃。州。澆。頑。常。德。用。億。辰。沅。半。爲。賊。穴。麻。陽。諸。洞。連。結。劫。爭。曩。歲。支。糧。之。害。實。緣。于。此。衛。承。歸。饒。實。慶。開。靜。溪。洞。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左。易。騶。擾。惟。承。順。保。靜。世。席。富。強。每。年。奉。復。昇。輟。假。戰。功。自。贖。今。幸。稍。獲。安。靖。所。危。者。在。黔。蜀。降。壤。耳。荆。州。府。之。夷。陵。州。一。

十九年 卷五

路。當。蜀。省。咽喉。巴。東。縣。亦。與。楚。地。接。壤。爲。楚。之。咽喉。自。重。慶。失。陷。至。夔。各。處。人。民。避。難。而。逃。者。給。資。而。至。在。楚。不。得。不。于。歸。州。防。禦。策。應。益。奢。首。蓄。兵。已。久。樊。虎。樊。龍。狙。獼。異。常。即。于。起。兵。之。日。一。兵。略。遵。義。一。兵。累。夔。門。一。兵。定。成。都。一。兵。占。嘉。江。廬。江。一。兵。把。截。川。而。棧。道。全。蜀。幾。爲。烏。有。須。于。荆。岳。二。府。屬。招。募。民。兵。併。于。容。桑。二。土。司。選。調。健。兵。爲。是。總。之。蜀。有。劔。閣。至。夔。之。險。古。稱。用。武。之。國。楚。之。保障。也。荆。州。與。歸。州。蜀。之。門。戶。也。楚。亦。險。矣。哉。又。况。黔。中。多。事。辰。沅。又。在。所。必。保。矣。要。以。川。湖。諸。省。苦。于。征。捕。再。苦。于。援。送。物力。已。竭。不。堪。兵。擾。議。者。謂。當。以。撫。爲。勸。愚。謂。當。以。勸。安。

弟在相機而行徐議搗巢目今成都之圍已爲石將軍  
解惟重慶一役則禍患不難有息期也

安頓齊魯

國家建都北平歲仰東南漕餉山東其所經之道也南盡  
邳徐北沂天津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微輸于斯  
爲急稱咽喉重地信有然者夫人身百骸所賴以通呼吸  
者咽喉也咽喉少梗則上下便成釜鬲之形青兗多變則  
南北不成胡越之象乎是以雖當無事之日不可不設爲  
有事之防未雨而綢繆政宜先及此耳蓋語其地則外引  
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悉會于德州舟車  
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黃河爲患則有築塞挑濟之勞又  
往者早蝗踵至千里赤地野無青艸齊魯之民非齊魯有  
而爲四方有矣哀我鴻雁之鳴未絕于耳豕狼之突再警  
于心況自遼陽舉城全陷登萊素嚴戒備朝來島望鴉行  
恍惚混同之舶暮抵城頭有驚起驚疑鳴綠之旌蓋不安  
于風聲錫唳者有日而最爾之地卒聚數萬之兵米粟騰  
貴民不聊生識者已知外患之不必憂而內變之當虞矣  
今者鄒滕之間忽焉告變絕長補短之故地不免受其蹂  
躪而遠流溝瘠之遺黎業將遭其荼毒糧艘難通已扼吾  
之吭聲援幾斷且震民之心說者謂龜嶺之地無險可據  
欲撲滅之易易耳倘若夜遁膠萊間走海上據島爲患奈  
若何又若順流而下直衝淮徐奈若何然登萊秦兵水陸

文其不必別設兵防。若淮徐明必嚴。冀冀府嚴練精兵。把險截渡。以守爲戰可也。而愚則更有杞憂焉。山東密邇京師。奴兒間謀甚廣焉。知非建齊之布。置信爲因。爲應援乎。則其直永定等處。又不宜緩爲視所當。而北合兵朝暮急。防毋致滋蔓之難圖。則幸甚。故審勢者常曰夷狄之患。庸很寬備也。奇賊之患。蜂蠆入懷也。以今之東西交訐。人不自寧。生又慮夫蜂蠆之化而虎狼也。雖然。此特生之過計。然耳。實不爲大憂也。一時烏合可衝而破也。進退無路可襲而破也。登津淮徐宿有重兵可提一旅而破也。閩浙援遼兵過可拔除。威而破也。但小民當扼扼之際。五色無主。望風而逃。先須有以安而用之。唐若土蕃雖有姚令言李懷光不足爲社稷。宋若金遼雖有宋江方臘不足爲難。累此其已著矣。

保輯秦晉

秦晉自古建都地。語關中形勢。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語半陽形勢。則披山帶河。天下要地。而風俗率多勇敢尚氣。堅儀有古風。然逼近北虜。延邊數千里。計其道里之地。蟻蛭屈于河山間。腰腹脊背皆虜也。虜窺我勢易。而形便我。禦虜地廣而力分。小入小利。大入大利。修去條來。旋創旋寇。蓋烽火通其泉者。屬焉忠憤之士。漸滅此而朝食久矣。今且蠢焉思動。禍將先中于二省矣。延邊備禦之策已。陳之邊防中。茲復舉屬地言之。陝西內綜八郡。更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西鳳漢中。稍稱饒裕。俱應頗難。延慶平涼。驍驍。過近邊陲。虜患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瓜懸于河外。寧夏林保于橫城榆林。一。虜募千里。饒。庚癸之呼于此。獨甚。固原爲開府制度之衝。尚恐虜襲舊。否直驅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晝夜力耳。鳳沔之間。率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伏風鹿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山西背臨朔易。蓋有簡扼中州之勢焉。析代以北。虜數內侵。大同切臨虜穴。故特設征鎮。與延綏宜府互爲聲援。雁門偏頭寧武三關並置戍守。雖狼火不殊。而套虜爲急。且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德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每一大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

矣稍或撤備門庭皆動敵也若蔚州之鑛徒臨晉之屯平  
潞州之通民則竄伏山谷時出抄掠澤潞遼遠環列太行  
谷深林密盜賊竊蹇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  
之鹽課平陽雖稱富庶實惟蒲絳臨汾太平襄陽曲沃翼  
城各有可觀三晉之民亦云勞矣蓋國家開拓以來邊  
地日蹙而虜之蕃息日盛一日況兵以援遠抽調去其大  
半又爲虜所輕能不蒿目而計哉然中有急移焉延安爲  
全陝咽喉喉不保則全陝不固矣頃虜以六七萬奄抵  
郡城攻圍五日夜不已遺奇禍乎若在山西則三關並要  
毋得泄泄然

九十九卷

卷五

三

慎備閩浙

閩越素稱形勝然東接淳漢終歲備海而弗遑息肩者則  
以倭患同也倭患同則其督防亦同頃者守臣以倭警報  
聞告矣而愚有馭夷數策則在因地而施焉嘗考浙之地  
形矣大海環其南天目崇其北長江襟其右震澤護其左  
外帶江河內抱名山此西浙地形也大江界其西巨海漸  
其東臥龍能植其後秦望直其前閩欽之交川陸之會此東  
浙地形也以要害言之激浦洋浦當提僉山楮山當備守  
石墩則足以爲海寧蔽守海鹽則足以爲嘉禾障此西浙  
要害也於海全懸防責預舟山澹海保宜先守定海則經  
九十九卷  
與無虞守昌固則溫台無事此東浙要害也則所謂自錢  
塘東望海上爲門戶屏翰者實不出于定海之一關所謂  
浙東浙西自爲門戶者亦不出于舟山乍浦之二險今爲  
浙之第一計則曰省調發浙兵固雄視天下乃動至調發  
幾空兩浙振旅之日生還者十不二三齊丁男于異域鬼  
火之中而又顧東南之多事非便計也目今援遼日迫杭  
郡都會之地無歲不張募兵之帑豈將欲盡浙之人而驅  
之浪死遼東乎莫若盡停一切調募俾盡圻而守浙其孔  
同手福建則僻在南服皆稱沃壤上四府依山地利稍高料  
小鄒魯下四府平曠近海政和壽寧接壤處所鎮賊竊登

古田福寧一帶木稿魚鹽之利近通琉球之貢而海物互  
市奔逸爲孽則漳浦龍溪之民質勝之且汀漳間連接山  
人跡罕到獨與賴州聲勢相通大抵福寧泉漳以海爲  
襟民習騎悍而月港海舍詔安彰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爲  
濱海要衝延建邵汀以山爲柵民多貧困而上杭永定大  
田福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通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海  
八閩喉舌南粵係衝閩交界叛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  
制若大雷海之水寨有五所宜與浙之平許諸山共守者  
則已詳見海防篇中所爲防之內地不若防之海外也今  
等閩之第一計則曰禁關出海上之人走倭如歸市其目

卷五

十五

于倭人不啻其親戚鄉隣也一旦有急無不化爲倭者蓋  
惡不慮倭之來處內之相應倭也又不慮其相應倭深慮  
兇豪狂逞驅民而逃于倭也故備外洋之倭尤當備內地  
之倭備土崩之倭尤當備瓦解之倭一旦倭肆其封不長  
蛇之毒民作其中行倉疾之信紅鞋鉄舶之技可以潛師  
而疾至賊鯨魚麗之陣可以畫形而前驅其患有不可知  
者豈區區談兵餉試水陸議汛探議調度可據爲禦倭之  
長哉抑思非無故諄諄言倭也誠慮二省之先受其毒  
耳又非無故諄諄言通倭之禁也但如李永芳孫得功輩  
示華人乎

鎮定兩廣

嘗思室者五湖之亂而中國爲之雲擾我朝漢夷雜處  
屢服屢叛頃者蜀黔相踵告急形已見于固然而兩粵亦  
多屬夷類當防之先事則在今日而談兩廣情形不可不  
以馭火爲切請先言其大畧廣東自五嶺之外號爲蠻土  
由雄連可以向荆吳由惠潮可以制閩越之高廉可以制  
交桂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圖曩十幾時時出  
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劫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  
顧不勤僅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無事則挺身爲盜梓  
里之民猶高山谷凡以良民困下徵求通山之禁久弛教

卷五

十六

之不修而大征數舉故也且密邇蒼梧征蠻幕府在焉軍  
旅之興始無寧歲其糧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番物  
駢集不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民反病之外有富饒之名  
而內實病困者廣東是也廣西當嶺南右徧三江府江左  
江右江襟常提封其廣然內給藩封外困越固而風壤  
氣符視廣東特異如厝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爲苗夷所  
有阻兵江潯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苦其蠶食而  
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間諸蠻巢穴在焉劫奪  
四出急則投鼠雖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喉不足制也  
若與安西延六峒與武岡州陽湖接壤匪實據之是爲桂

伏其境之患。皆由以。則八寨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並得  
標。身而實其。際。噫。然。有江一帶。惟岑氏最強。且南與  
控。之。兩江坐蹙。交趾桂。絕。保障。或者其在。是乎。兩粵之形  
不過如是。而夷情。則一焉。有如一日者。僅。獠。黎。岐。與夫。峒  
蠻。島。夷。難。選。而至。吾。憂。夫。策。之。無。以。應。也。蓋。粵。之。取。捷。往  
往。藉。兵。于。僑。借。力。于。土。吏。不。足。則。徵。之。下。越。閩。遠。方。如。永  
順。鈞。刀。子。如。江。南。沙。兵。如。大。梁。毛。葫。蘆。恩。以。爲。賊。之。入。吾  
內。也。在。斯。息。眉。蹙。聞。而。我。所。借。兵。遠。至。數。千。里。外。况。僑。士  
母。心。土。吏。終。非。我。族。類。加。之。以。無。食。無。丹。其。能。有。濟。乎。愚  
以。爲。夷。有。可。用。借。內。之。不。用。夷。也。夫。羈。縻。之。域。未。靖。者  
三。門。交。夾。曰。盜。曰。土。司。夫。夷。寇。火。盜。閩。吾。民。土。司。閩。吾  
南。也。特。在。善。用。之。可。耳。時。今。建。酋。大。統。以。民。官。而。總。之。管  
歸。以。諸。峒。財。賄。義。吏。卒。而。藉。其。民。丁。以。供。招。撫。備。禦。緩。急  
上。下。相。維。故。臂。指。之。勢。行。慳。牙。互。制。族。類。之。志。息。用。其  
財。與。其。力。故。多。置。吏。卒。而。不。煩。多。舉。事。而。不。困。宋。真。可。謂  
善。用。矣。蓋。人。之。所。以。竭。力。效。死。而。不。辭。非。爵。則。賞。其。好。名  
者。或。最。激。于。獎。借。不。然。望。緩。急。之。有。濟。也。又。不。然。欲。易。其  
所。感。有。者。也。惟。在。急。其。欲。得。之。途。彼。自。出。其。遷。援。之。聲。豈  
指。土。司。雖。盜。可。用。也。盜。無。不。能。者。而。粵。獨。蠢。盜。無。不。狃。者  
而。粵。獨。信。盜。無。不。玩。易。申。今。者。而。粵。獨。不。識。字。而。喜。文。告

我知所以待之豈有不爲我用者哉爲吾驅夫吾曾不出  
夕爲吾煎羹吾曾不出薪斯所爲近思遠而難事易矣抑  
西粵尤有外患焉切近交南憂深鑰鎗則龍憑下思諸境  
皆宜經心者政猶東粵之防倭奴耳

叙論洛豫

自三代以前稱天下之中而建都者無如洛陽洛陽其自古一都會乎稱四隣爲守而不爭者無如豫章豫章其中國一舉土乎請得而並論之河南開闢中夏四方輻輳故彰德控于河北嵩洛蔽于山南山南陽汝寧直接襄黃之界而開封即其都要也由開封以迤衍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語河之利便于漕莫過于此語河之害其妨民亦莫甚于此雖沃土千里而浸決無收然供輸宗室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瘁再觀歸陳州一帶地兼數省勢雄統轄奸人藉以首難爲急之則奔潰四出緩之則復出爲奸其難制易異于苗民之負固者乎較之七郡之中山水環峙民物茂實惟汝蔡爲優鑄山獵野憑依險固強弓勁弩可以制敵者則取諸河洛焉又觀信陽老山一帶山林連絡虎豹繁興民鮮樹藝其爲害一也第近來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不堪命恐皮盡而毛無所附將來有難言者乃舊論都邑之善者必曰洛邑謂一則形勢險固二則漕運便利三則居中而應四方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然以今日形勝論誠無如燕都而天下之中則又在襄陽政不得以周之宅洛

事論耳江西襟江帶湖控制引越內爲中原藩屏外爲西南重鎮南條諸境之山一自西而南盡于廬阜一自東而北盡于鄱湖又合江西江東諸水匯爲彭蠡土著之民少遊藝之類多所賴地廣人稠豫藉頻滋歲歉不至于流移年豐可以給四方安危輕重常視四方以爲勞逸聖王興則先服天下擾則後動我

高皇帝起東南又若以豫章爲爭地何哉蓋其與隣共者三垂之阻耳乃君其北長江灌輸吳楚而九江饒州當其折而納其漕非此則三楚之形猶割而百越之貨不通勾吳以前非其有也然江湖者江西之大門戶也其三方源

除耳設有不逞之夫夫兵潢池則自南者非建瓴而下于江自北者必斬關而入于湖又其點者或由湖而陸取閭道直窺留京亦一慮也夫語水險曰饒九而陸阻兼焉語陸阻曰南轅而水陸互扼亦必歸之權一方之削焉則注山之警七大澤之警三察大勢而稽往烈則陸戰未有聞其雄者若偶漢逆漢夷夷乎定之皆在彭蠡章貢間水戰則可謂雄也已既既語豫章爲繁土矣而又陳水陸之形豈非過計乎然近日宗室族人之變事有不可測者自非撫卹勞察而密除之不但爲滋蔓乎恐所患者當與看花洛陽酋奴同耳惡得不爲都鄙之觀慮



詳列都邑

立國之道建都爲本。據神京以制宇內。宅一尊以控八荒。得其地則長世而安。非其地則短世而危。自古及今。固不皆然。第其大要。形勝爲首。若昔武王得天下。都于豐鎬。成王繼其志。即有宅洛之舉。亦循我

太祖建都于吳。而太宗繼之又建都于燕也。成周之後。

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則接壤相去不甚遠也。我朝則以南北爲稱。蓋跨江南北而爲一大都會也。仰惟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

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輻。並建

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

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天下矣。况居

直北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以地勢度之。則秦岱萬山之

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卦爲極。則地之勢。亦當以北

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艮爲山水。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

下萬水皆宗于東。於此乎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

之地自古所未有也。此蓋天造地設。藏之以有待。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茲。既而入正大統。乃脩成王宅洛

故事。而又于此建都。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

宋都汴梁。前乎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西漢也。

前都秦。而後都洛。然皆非其州境也。雖曰居中制勝。道里

適均。而天下郡國。乃有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

然夷狄穢氣。不足以當帝王之親。惟我朝得國之正。同

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也者。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自古建都。誠未有如今

日者也。然近日漕運頗艱。艱難秋虜稍驚。左臂單寒。

後背淺薄。則思患預防之士。所爲焦心沸肝。而慮無已時。

者也。宋臣范仲淹當仁宗盛時。即以修東京。高城深池。爲

言。蓋賢達之遠識。每如此。然平陽洛陽形勢最勝。咸陽雖

險。偏在西陲。且套虜爲梗。亦未易猝去者也。至于汴梁。則

在富時且無足言。況今日河流遷徙。脉殘破也哉。雖然。

不云在德不在險乎。孟氏地利人和之論。是又根本至計。

云。

預防海倭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于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有五畿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日本亦絕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性論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逆。今伏精兵貢艘中。以爲助。事發。

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于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覘查。自南直山東浙江福建兩廣。咸置行都司。以備倭。

爲名大羊。盛錯矣。歷後叛服不常。乘風入寇。亦不可測。穩其大凡。東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犯風之安。非甚。則犯廣東。東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

島。歷天堂。官渡。而犯風之便。東甚。則至鳥沙門。分踪。或過非山海間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台州。正東風甚。則至李西。舉臂下。陳錢分踪。或

南洋山之南。而犯臨視。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太平洋。而風

款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猛。則趨遼陽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

常。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

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

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

視乎風。定有天意焉。乃議者謂防海之要。不過三策。出洋

遠哨。毋使入港。是爲一策。循塘拒守。毋令登岸。是爲中策。

阻水爲陣。拒之于陸。是爲下策。不得已而至守城。則爲

無策矣。然而沿海要害之衝。則不可不設。倘分守登萊。則

沙門島當嚴。狼山則黎角嘴宜固。崇明劉河寶山青村。各

設水寨。相爲犄角。此吳淞之要策也。羊錢陳許下八聖姑

各伏船兵。彼此夾擊。此兩浙之要機也。福建則密邇琉球。

而滯泉之間。非防衛。何以免突入之患。廣東則逼近交趾。

而瓊崖之際。非據守。何以免煽動之虞。天津爲神京羽翼。東抵鴨綠。沿海一千餘里。而密雲永平之兵。既以防虜

亦所以禦倭。又其不可不意者。也。至若普陀山。屹峙大海。東北順風。五日晝夜。倭船可到。此浙來第一之門戶也。

入此兩潮。而抵舟山。再入半潮。而抵金塘。三山勢接。岩穴居多。海寇之來。便爲巢窟。本山之踪跡。最宜偵探。又何疑焉。乃議者又謂南當扼之于海。謂其舟不若也。則沿海島

水所以築堡戍守然歟否歟大畧防禦不過如此而寇情  
則有可望而知者日間或如鴉點杳來夜間或有火光如  
星此是賊船の矣可速備之嗚呼倭奴自昔變詐不可化  
誨與其虜狡黠無異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豐  
後之強各專一軍又海洋不逞之徒不時嘯聚能保其不  
東建酋而起哉所賴當事者不忘儆戒者可也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壽卷之六

延陵顏季章會通者

新安門人

胡應麟

全校

合論將兵

今之議建事者何後事而爲之張皇也彼其初寧慮不及此乃能議而不能任能任而不果任朝廷某將某調某兵見謂將在外矣而忽以君命臨之見謂兵屬將矣而復以蒞議撓之遂竊竊然拊脾而思將帥曰安得用兵如孫吳料敵如伊葛甫受命而即報功乎殊不知兵機事也將制機者也上將勁兵未嘗乏人而或用違其才張歙固濟或才調於用焉尼堪受老瘡補伍而縮肉無當徑濫參權而請張未馴將以兵子敵兵以將子敵有子無取端有自來而何可令其將不相習也苟兵將相習矣假令知人不若孫仲謀陸遜祇以青生見指善任不若漢高帝韓信終以亡命縱歸雖有奇智神畧將焉用之而猶虞衆寡堅脆不相敵也有衆寡堅脆相敵矣假令馭衆非謝玄誰云風鶴皆其堅守非劉琨空作月第三弄雖有權宜時會將安應之至如李陵臣虜千載遺羞然將兵者未必失而將將者未必得也馬謖覆軍一時貽悔是將將者未必失而將兵者無一得也顧未有將兵之間疑信參半而得不信失如

今日者何也醜虜已過門延平有口者尚欲掣禦寇之肘而使之搏徒令戰士枕藉于荒丘仁人飲恨于泉壤忠計之臣期酒一腔熱血被說之士拊膺兩袖春風嗟嗟債事填死事同過船不爲之三天息求其將兵如神無愧古名賢及當代諸君子者誰哉第一誤不堪再誤生更有說以進上將役仁將仁將役智將智將役勇將謀畫較一也而盈虛之書預杜中監之弊不棄按兵不動而弗疑其怯出奇無窮而弗疑其輕獨任獨斷而弗疑其專兼採兼收而弗疑其混則將將之任衛兵多耗邊兵多瘠郡兵多弱土番兵多悍訓練宜嚴也而庚癸之呼不聞刁斗之聲不顧可以六十萬之益鼓其銳可以五十人之備迂其途可以一覽明謂而不嫌其苛亦可以千金賄買而不嫌其濫使貪使詐異而利盜之科並錄大舉小敵殊而斬敵之功必核將兵之任夫如是則

聖天子善將將大將善將兵女直兵雖滿萬直可觀筆使而受除之無遺矢敢以紆邊務一吁之庶

授談兵制

夫用兵之難非披堅執銳難也非拳旗斬敵之難也又非吾今行而不行吾今之難也凡兵之難在吾立法以制之而意所終率如吾之法無越軌之難也何也國家養兵原以資緩急也乃緩用之徒擁其名急用之不殺其定始而玩視而驕下視法爲弁髦上視法爲傳令振飭之無人而後夷爲害可勝道哉惟是審內外之勢以制兵權恩威之用以救弊弊清而法立法立而制斯善矣在昔成周以井田起軍牧居則爲比閭比閭爲黨州都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無養兵之費精兵之煩而威嚴出於盛治制不啻善然而克詰張皇之警不廢卸除之朝吉日車攻之詩載咏中興之日惟視無事若有事故御馬辟甲之日盡稟于王朝後世以無事處無事故七征九伐之威旋移于霸國法非不善而所以爲法法者殊也三代而下漢有南北軍南軍衛官禁衛尉主之北軍衛京城中尉主之材官騎士以供調發守尉主之親孟班刑法志載長駕遠馭之規募不可貶也唐京師置十六衛中外置六百三十二府兵籍于府府隸于衛有警則命將檄兵平居則分番更置散歸田畝杜牧所論居重馭輕之制弗可易也宋懲五季之弊聚重兵于京師銳者曰禁軍次曰廂軍下者分散郡國曰鄉軍

或選以窺內或輪以戍邊超中令強幹弱枝之論可考也較而言之唐之府兵寓兵于農周制爲近頗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勤以農桑馮唐言吏士起田從軍則漢猶有兵農遺意焉至宋而兵農分矣兵常聚而食于農矣然食而猶可用也藉農以養兵而亦藉兵以衛農也若其流弊則如漢建武中罷郡縣省尉候而兵始弱永初延熹間入錢得爲羽林緹騎而兵益弱唐天寶中李林甫奏停上下魚書而兵始弱長慶中蕭範段文昌奏請消兵而兵益弱宋天禧中入主厭兵而兵始弱宣和中豐亨豫大之說進而兵益弱善之器置而不用則敵牙久而不張則解蓋其勢然也國家唐大寶千百戰恢神器于三軍一代經武之制最爲盡善其大者如設京衛以固根本之成置三營以練熊羆之士凡邊宿以重兵則鉤陳徽垣之形壯衛所固于端緒則牙錯基布之勢張而又掌握調發分其職優恤勤悉詳其令較周清查嚴其條固法成周之意已漢唐宋之美矣二百六十年來安若盤石一如莫枕豈非法制周詳威靈之迅震也哉雖然以其特聲濯濯之日盛固得藉之以爲安而戢于橐子之日久不無狙之以爲患至于今而爲敵不可究詰也尺籍徒存勾稽鮮效古役府工之制殆遺亡其舊之莫詰則其弱在耗麗應乏組練之容儲

平泉德石之積或半石弓而款段馬或承見財而戈無刃  
則其有在德六花九軍之法教者不必如鼓鐃號錫之印  
習者不必辨無論買閏而輸月錢卽荷戈角觝亦木偶耳  
則其弱在煇肉食爲羣未戰而期于敗爲列成行見敵而  
共爲堅無論老家不能受甲卽號稱桃選語合刃鮮不色  
動者則其弱在供責以授石超距若不勝縮胸至作舒舒  
詞又不勝講張本敗衄也而割殘卒者有矣木無復也而  
掩平民者有矣則其弱在黥兄召募之士率皆惰窳老弱  
疲于奔命等干河上之道遙了壯役于私門祗類棘門之  
兒戲名盈楮上半爲西極之化人身適伍中總是于虛之  
幻藉索餉則百兵禦寇則無兵是以甘而成其弱也沿途  
蒙冒則若無兵而有兵及臨敵驕首又若有兵而無兵是  
以驕而成其弱也嗟乎以  
謂是有用之金錢而磨礱廢無用之羸弱亦可傷已誠欲  
反其弱而振之其說有三夫有投醪扶續之恩必有致命  
死後之士故當登存趙羊羹禍宋屈討常例卽是乞墻侵  
尅資糧准同竊盜不知彼不爲我死安能與之俱生不爲  
我亡安能與之俱存振之則莫若先撫綏夫兵法謂必上  
行賞必下逮故募子與師元戎執咎衛霍堅勳從軍剖符  
今賞罰偏枯功罪異體有功則先登陷陣者簿錄而高生

觀望者優叙有罪則啓繫首雖者追郵而飲血聚創者就  
更近限詞鮮不幾幸豪傑解不解體矣振之則莫若均賞  
罰夫兵法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故子玉將楚文公爲  
之側席高克帥鄭春秋譏其棄師今推轂或以舉取援武  
多以賄遷其賢者官爲唇舌筆札侈口輕裘緩帶之風不  
省者競爲耽沒恣睢間涉射獵獲菹之精欲其搢恩威作  
敵愾能乎振之則莫若擇將帥三振修而弱寇愈卽制不  
必更而京管郡國邊鎮之患可懷弭矣議者懲廣寧之失  
欲以京兵移鎮通州以召募徵爲土著慮至遠也然其說  
亦有二焉通州雖距京師不遠亦不得盡空京師之兵以  
爲通州或者通爲更番以示牙錯之形可也土著雖亟關  
津衛不能遽廢召募或者姑以召募爲聲援而次第團練  
庫行武射以聯塞理之勢可也伏惟廟堂之上念可振  
者此席而不可不振者此時轉危相爲安計翻敗局爲治  
局無端朝上一疏暮上一疏瑣瑣作口舌計則庶幾矣

團練土著

世有奸賊之兵其弊使戎馬生于郊蟻生于胃而兵耗世有志戰之兵其弊使目不習于旌耳不聞鉦鼓力不任操縱穿鎗而兵亦耗故兵必使可戰可戰之兵當繁弓之日而挽甲之心常不懈也富羅馬之時而超距之勇常不乏也練之道勝也我

太祖高皇帝倣古兵農遺意泰酌三代遺制設保甲嚴簡閱彰彰可法迄今而廢弛不振也以故東夷猖獗盡費我師召募援兵已同驅市況調遣之間節制未善首發難于西川而冀賊復叛咽喉之地又間有非時之警由此思之

十九

卷十

七

漢土里習水陸異宜強弱異力若更卒不教之民授以不仁之罷未陣而氣竭臨敵則靡落其何能戰生謂募兵莫先練兵練兵莫先練土著土著之民比閭相親骨肉相倚山川既熟而要害易知親戚墳墓在而瞻依弗弃苟通變制宜隨時訓練一以教十十以教百百以教千技過百大者長百夫技過千夫者長千夫則官煩可以成行規隸可爲騎士備獲之具其矛戟也耒耜耒耜其行馬義聚也極快登望其甲冑干櫓也婦人織組其旌旗幟幟也田里什伍其約束爲信也尊卑長幼其將帥卒徒也蓋人自爲訓家自爲捍禦十倍而何難于戢管子曰生同俗少

同遊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盡戰日相親足於相識也欣樂于效死且也兵餉待哺于民土著練而即以兵養兵矣召募取常例于兵土著練而不必受粟公門納錢私室矣募兵旋至旋逃土著練而手足捍頭目子弟衛父兄矣又何難于戰雖然練兵尤在叔土仗焉語云十羊不及一狼十狼不及一虎兼以海內騷動無賴者或甘心于跋扈負奇者思投足而請纓黃巢嘯于陸梁劉裕跳于秦塞彼其初亦兵耳弃而釀亂孰與以而自樹之兵況彼意氣傾人善爲結納稍加拔擢其嚮應者必衆豈不足爲土著之行哉嘗考兵法教耳教目教手教足必歸之教心俾令

要哉又何憂哉

平土之臣有勇知方相友相愛猶若家人父子以之防內地而內地無虞以之御外寇而外寇可捷東夷西賊又何

內弭寇盜

今有人于此其色之肥瘠微有異于昔也。而骨節腠理之間病端更甚。此常人之所不覺。而虛扁望之而走者也。今天下之變。何以異是。二豎竊中。苦積薪之莫拔。百孔穿外。痛發火之難圖。而當事者。猶然燕賀目前。鳩怡曉右。吾不知何所恃而不恐。得毋謂邊事靡寧。此其常耳。而豈知外患之來。寔緣內變之作也。是故匈奴不能分秦鹿。而咸陽瓦解。于揭竿呼韓。甫見進隋陽。而長安土崩。于末季。于是牧馬胡兒。祇爲邊疆之疥癬。羣鼠偷竊。是爲蕭牆之禍胎。抱杞憂者。能不痛哭流涕言之。而借秦隋爲喻哉。我

卷六

太祖迅掃胡腥。重浴淵虞之口。成祖三犁虜穴。肅清漠北之塵。誠千古之偉烈矣。赫聲濯靈。二百餘禩。猶有蠢動。延膏斧鉞。邇來泰寧日久。積弱生釁。朝紳以貢市而倖安。邊吏以款封而寢戰。是以夷酋踴躍于遼左。奢酋咫尺于川黔。而妖人宗變所在見告。兼以旱潦爲災。祝融肆虐。飢荒累歲。撫字乖方。而青齊之間。奸民騷動。豈不大可寒心。嗟嗟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稍有動搖。何所恃而不恐。倘非通辭髮愁添鴨綠之舟南。引瓊裘髮慘漁陽之鼓。此腹心之寇。自內而潰。其起無形。不可易而忽之者。故夷狄之夷。狄不足患。而中國之夷。狄深足患也。議者曰。盜賊奸宄。何

代無之。第患戢亂之無方。招安之無策耳。夫與其招安孰若無安之。可招與其戢亂孰若無亂之。可戢。彼民之好生惡死。其性也。賦苛半菽。難堪。心肉之剝。室有九空。誰憫釜中之泣。等死耳。獨不思曰。與其命隕飢寒。孰若飽暖肥甘。暫作怡堂之燕。與其身墮溝壑。孰若恣情淫佚。希爲漏網之魚。是以窮而不已。則賄賂而不已。則怨怒而不已。則亂此盜之所由起也。爲今日計。一意于撫。則同轡于之止啼。而塗膏原望。竟屬何地。之生靈。一意于勦。則同困獸之灰。鬪而弄兵潢池。又是誰家之赤子。必也藏厥渠魁。脅從罔治。使自新者有更生之路。此以勦爲招。不失之縱。傳宣勸諭。元惡必謀。使倡亂者無倖免之門。此以招爲勦。不失之殘。夫然後課農桑。勸撫字。關稅可捐。莫邊銀招之虎。食惟料可緩。毋容饒吏之蒲。抽行見佩。犢佩牛黃。巾化爲赤子。遵道遵路。綠林歸作蒼生。腹心無恙。癘疥自消。內順治而外威嚴。東夷西貊。可馴提挾之矣。不然。犯人之憂。何能已也。



維持戰守

昔日之禦也文臣議守武臣議戰而今日之禦也武臣怯而不欲戰文臣畏而不能守昔日廣寧之未失也怒敵者懲守之弊欲急于退則專言戰闕穴者擊戰之計欲待以觀變則專言守而今日山海之已逼也欲議戰恐後以戰買敗陷前人攘臂之轍欲議守恐復以守示弱起後人束手之流欲以戰為守以守為戰又恐持兩端之說貽多口實稜之請然則議邊事者來吐哇然不敢出之口乎吾以為操必勝之局正不必獨在戰也握必神之算正不得緩言守也若論戰今日何戰哉堂堂經撫先士卒而抱頭以竄其何能戰若論守今日何守哉歷歷要害封府庫而拱手以待其何能守議戰議守僅持一山海以為口舌資焉克有濟乎雖然吳玠扼和尚原元人不敢越大散關而窺全蜀李牧守雁門習騎射謹烽火虜入即急收保而匈奴不敢犯趙邊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聞以外固為奴兒林馬場而關以內即係神戶臥榻側也昔猶以山海為咽喉而今則以又咽喉為門戶也幾何城堡宜修幾何津隘宜扼幾何重鎮宜固相彼情形擇我長策簡干城于南國付鎖鑰于北門水輪陸軌充盈士馬之需投石分曹克壯熊羆之武如彼守而我不能戰則因其退處

以觀變毋為處堂毋為厝薪力加振飾以防之是以守應守而休戰之力也如彼戰而我不得守則因其進逼并力拒戰姑勿深入姑勿窮追奪吾間謀以誘之是以戰應戰而守可久也或彼戰而我不得與之俱戰彼方乘勝而我且為堅壁老其師挫其銳俟其情而擊之是守而可救戰之效也若彼守而我不得與之俱守彼方偃息而我且為聲勢整我戈利我不因其退而勞之是戰而可裕守之用也尤且金台月壁懸之以勸功能鞭笞鉄鉞設之以懲驕情務使霜戟排天猛氣橫于犀兕赤羽映日威靈懾乎犬羊而後可驅我士卒以一戰重奔逃之耻而後可復我疆土以一戰慰忠烈之魂而後可揭其巢穴以一戰掃之氣而後可勒諭諸夷以一戰固邊防之營衛而後可撫字焉誤以一戰殫內地之憂虞凱旋之日疏上安不忘危守在四夷之至計而不煩愚生慮也議者更欲歛西虜以爲羈縻之術則亦應變之機宜而不可全恃以為安耳

保節巨室

皆漢武窮兵極討海內虛耗下式輸粟實邊當野義之後世是之竟不知其爲奸人之尤逢君以濟私也何也漢武與得已之役下式供無益之費故也然而民困則已紆矣

世宗朝征倭有巨室澤陽史氏助銀減俸撫臣海瑞欲開吳淞口又贈銀開江奉 旨贈太僕少卿

神宗朝欲縣吳氏助銀數十萬一日拜中書七人是以私家有益之費供 朝廷不得已之役而即以民力之普存解民生之困既其于報國則忠于 傳則哲于以敦鄰立

九十九

家

三

儒則又義矣况今日又有不然者 跳梁已侵臥榻西賊倡亂復切剝床兼以旱潦荐臻災異迭管道路往來半是流離之子官司利限抵窮杆軸之空民幾不聊生矣而兵取之民餉取之民衣甲鏡仗無不取之民非所謂加之

鬼哭

心

三

哭

哭

貧賤之口腹痛心哉野州無芋少壯輩謹使之養身講空

絲林聚芳羣兒喧嘩驅之懷臂橫池以至仁人爲民而抱痛于沙漠烈士爲民而忍痛于九原苟有人心莫不欲爲民粉碎其身而代痛焉了不可得倘護病忘醫一旦痛毒

陸發膏梁絕袴之子駢枕荒丘貴族巨室之家流移輿地雖金銀過北斗子女雇燕齊不至藉寇兵而資盜糧者免

希談及此真不啻痛哭之矣而曾有捐貲報國輸運助邊如史氏吳氏之忠義者乎近太史氏公老先生謂巨室之所慕天下慕之自疏暫假詣歸結客招兵詎南翁老先

九十九

家

三

哭

哭

生助義疏抗慨激烈真今日第一治標計天下巨室忠義者不止史吳二氏河不曲體此意期同舟遇風之濟或輸

粟武輸銀或輸器械甲冑等物即不然田連阡陌亦當暫免庄戶今年租或多或寡如麥舟五百之舉紓民力以急

皇上聖明英睿決不惜以榮名各旌忠義且真正忠義又不徒博一榮名者哉由是餉足則兵成壯則內地安生下離亂時死往太平鬼斯已矣生復何憾

侍從請纓

請纓非生志也。天下而有請纓者，則生之所喜也。堂堂丈夫七八，雖原當爲國家有令，人人退讓，不前圖家事，付諸誰手？第與其他日抱頭母堂，今日縮項，雖然此輩益有說焉。只身家念重，不肯輕捨，以致如此耳。倘慨然有不顧身者，出焉且將效五羊之自鬻，斯亦可謂志士矣。請得而述之。江東有一請纓者，立于市曰：吾將鬻而身乎？立二日，無人顧者。自嘆曰：噫，人不買爾乎？爾常爲人所賣，而人不買爾乎？日將曠，欲捧天星，辰隱見人未安枕，雞犬未寧，突有一父老者，晚甚過而問曰：而房瑄豚犬也，捫虱談大事，況十九等。夫一乎而不顧而門戶乎？曰：吾正顧門戶，故不得不顧房壯子。逆謀故門戶不保，吾其逆謀乎？既而曰：而不顧而墳墓乎？曰：吾正顧墳墓，讀田單書，田單復齊七十城，激齊軍士曰：吾思燕人掘吾城外家墓，修先人可爲家心，燕軍盡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望見涕泣，欲出戰，怒十倍，噫乎！獨犯忌者，不能保先人墓，而必欲鑿夫子朱顏安之棺乎？何其不能身爲田單，洋激士卒，以保先人墓乎？父老曰：是矣，而能保而之，肯領乎？曰：嚴顏頭，縋縋血，雖陽壽常山舌，諸公不能自保，而我必欲死于五日不汗，而不死于千辛累馬車，于是父老歎曰：吾不能買爾之全軀，吾將鬻爾之

一支童子。其顧市井中人來以平男子之所值中人至笑曰：父老差矣。公將買若之頭乎？當今之世，頂冠束髮者，尚不值一阿堵，而乃買一沒髮子乎？公將買若之眼乎？當今之世，閉目合眼者，尚不可買，而乃買此明日張眼者乎？公將買若之額乎？以笏擊賊者，曾不免于頸，又何有于此乎？公將買若之舌乎？吾舌尚存之，張儀不能自保，況此子乎？公將買若之耳乎？彼使驢足附者，尚以赤松歸，而況此之不聽人言，獨任成亂者乎？公將買若之乎？當今之世，手長一丈，善幹家私者，尚不可買，而乃買此翻雲覆雨，葉金如土者乎？公將買若之足乎？阿甄孫願見忌于麗涓，尚致其足而刑之，况此之忌之更甚者乎？父老曰：而否？吾將買其腹中人曰：蘇公一肚皮不合時宜，尚幾不免于刑，餘而况若廣良之酸皮？父老曰：吾將買其胃中人曰：小范老子，胃中數萬甲兵，尚不免于議之黨朋，而何况于此生？父老曰：吾將買其骨中人曰：彼非駝骨，安能致千里馬乎？父老曰：吾且買其肉中人曰：太史遷爲李陵說，尚不免于肉，而况于爲李賀二人遊說者乎？父老曰：惡惡知我將買其腰中人曰：而不能折何用爲？父老曰：吾將買其腕中人曰：不爲人拒，何用爲？父老曰：吾將買其鬚中人曰：咄，子遇矣。舉世皆婦人，誰爲鬚眉男子者？而買此面生可疑之人。

乎。行矣。父老曰。來。吾將買其肝膽皮毛。乎。中人曰。子龍胆。景者。皮至今遺。莫實事。事之。父老曰。可買其血。中人曰。彼。泣盡矣。無有也。無已。買其氣乎。中人曰。古人者。流。磅礴。天地。充塞古今。壯作山河。及至。蓋棺。項羽。暗啞。用此。何爲。其。買之也。父老曰。惡。惡。知。叱。中。人。去。吾。將。買。其。心。揮。童子。進。上。士。平。之。上。士。至。熟。視。錯。愕。喏。然。曰。殆。未。敢。乎。也。此。心。在。中。國。一。領。不。僅。蠻。夷。人。傳。萬。金。不。能。致。在。他。人。一。珠。玉。狗。馬。妻。子。宮。室。功。名。富。貴。頃。刻。可。易。在。此。男。子。則。包。自。血。裡。藏。自。空。中。視。之。不。見。其。形。貌。之。但。有。其。精。其。堅。如。鐵。其。明。如。星。其。方。似。矩。其。熱。似。蒸。其。直。如。矢。其。色。鮮。紅。吾。無。以。平。九十九篇 卷六 三

善防兵變

夫兵固變象也。自非識變者。不能取變。而紛紜聞亂。勢不可解。遂受兵之困。此壯方圓。膠不能化。遂受兵之。略。鋒。鏖。縱橫。離而不合。遂受兵之。漁。利害。死生。迫而可奪。遂受兵之。盡。四者。交受。而兵之變。益錯出。而不可窮。至不可勝窮。而取變者。烏能防之哉。是故。建。商。之。變。非。變。也。而。我。之。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則。兵。之。變。也。蜀。黔。之。變。非。變。也。而。我。之。玩。以。長。奸。激。以。生。亂。則。兵。之。變。也。即。左。道。妖。人。之。變。非。變。也。而。我。之。右。武。左。文。信。妖。誑。正。則。兵。之。變。也。變。有。所。自。來。防。有。所。由。始。礫。妖。人。之。首。亂。過。左。道。之。舉。倡。其。頭。爲。防。也。九十九篇 卷六 三

人知之。而首從之。株連。未必盡。彈。烏。合。之。聚。散。不。謂。無。憑。則。防。之。于。意。外。也。暫。撫。已。定。之。蜀。專。意。于。黔。力。控。未。定。之。黔。聲。援。于。蜀。其。密。爲。防。也。人。知。之。而。以。定。之。蜀。平。黔。務。畫。一。萬。全。之。策。以。未。定。之。黔。慮。蜀。恐。變。生。肝。膽。之。間。則。防。之。于。腹。理。也。握。重。兵。于。山。海。總。貫。關。津。移。重。鎮。于。通。州。株。連。京。輔。其。合。爲。防。也。人。知。之。而。士。心。有。堅。城。未。敢。謂。人。人。鍊。銳。將。心。有。藏。器。未。敢。謂。事。事。成。裁。則。防。之。于。根。莖。也。慮。周。而。發。自。達。變。至。而。神。不。搖。運。其。機。于。變。之。先。察。其。機。于。變。之外。變。化。化。如。循。環。之。無。端。非。善。防。者。曷。克。臻。此。議。者。又。以。廣。寧。逃。兵。爲。詳。移。處。它。鎮。練。習。逃。民。易。擾。雜。置。郡。縣。

拊屯誠救時之長策而舉變之遠圖也然愚以練習之兵  
精情異尚急則爲亂絕之治玩則爲久弛之弓何以使之  
不生耗而得其指臂之用屯種之民水土異宜移粟則與  
兵分酌易地則與民爭居何以使之不兩厲而攝爲牙錯  
之形當事諒有預算不頒生之喋喋矣至于臨敵制勝變  
士卒爲嬰兒變士卒爲羣羊變士卒爲處女變士卒爲脫  
兔虛虛實實正正奇奇不可端倪則又善防者之變用乎  
兵而非兵之所能變也噫

經世急切時務

七十九卷之七

延陵顏季寧會通者

姑蘇門人

王

李

經理財用

今天下需財至急起而爲財計者皆能上書言所便苟可以足國用者無論常賦也水陸之所征關市之所權杆軸之所可材筐篚之所可挈在在之屑屑取之地方竭民命殆矣未也利愈細而謀愈工謀愈工而飲愈急本無例也妄有所託于例之裏既有額也又競有所征千額之餘必如是而財足乎天下未嘗無財也即爲是又未見送有財也試稽之外而外諸如故稽之內而內諸如故稽救供之運而餉諸如故稽各餉之邊儲而餉諸如故稽勸寇之餉運而餉諸如故然則是無救于訓也無救于訓而收之理財何益生以爲今之財用不虞其入之而不盡獨虞其盡之而不可繼也不虞其出之而不節獨虞其節之而陰有耗也本以民之故設官反以官冗而剝民之府也本以庫之故賦民反爲庫增而啄民之髓也奈之何生常伏讀

而後緩征富賦一不足而遽擾于民必賦萬分足而後息千民若是者似非終歲之計也請爲之悉其弊治其標而徐陳其利可乎天下賦額歲入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約入內府者歲六百餘萬約入太倉者歲四百餘萬金花銀原解貯陪京以廣武臣備邊警正統始改解內庫而御用則取其餘耳迨世廟額定歲進一百一萬兩萬曆六年加增二十萬兩歲以爲常而此二十萬兩從何處得來不過奪別項正額補之五尺寬豎司出入之柄雖大臣不得而知其盈絀倘得請宮中府中一體清理免此加增以紓邊計可乎大官所進六官所需日以千金皇上誠爲民故深自貶損爲天下先第減牛膳可得五百金矣而又詔令諸司熟計誰爲冗食當去何役當緩今戶工光祿緩急相權可乎以至宗藩之宜裁限也塩屯之宜早復也馬政之宜嚴而錢法之宜嚴也已于刑條詳之矣近有議清皇庄輪駐罰稅油麻艸場田地毀淫祠皆當今急務而倡優下賤耕羅綺吏統廢而習俗競侈已成而疾謂宜變樂園爲桑田剝脂粉爲縞素一驅之力田一沒爲官婢可也而今日之遊民尤甚或號巧好閑或刁唆構訟或祖僧作奸或爲尊鼻博甚而呼羣鼠竊種種不一

良有司何不驅之歸農也而今日之遊僧尤甚或幻論誣  
民或妖言惑衆或蟻聚坐食或蜂起作惡甚而倡狂成盜  
白蓮之亂其戎首可鑒也郡牧長何不驅之力食也不然  
者司農既以邊惠苦生民而邊吏不盡以金錢養死士則  
民貧而軍弱失貧則恐有不安于貧者弱則恐有不安于  
弱者天下事發難于有形而釀禍于無形始末可知也理  
財一務非得忠計臣悉心圖之吳碑我乃根本之說摠在  
人主躬行仁儉仁以愛民少爲出而遂可少爲入儉以補  
費不能少于不得已之入而猶能少于所得已之出庶邊  
事有濟民生有賴起管范諸人而問之諒不易吾言矣不  
則未見天下之大而可以析薪數米治也

寄諸兄兵餉

國家養兵不啻推食餉之含哺煦之而且時其寒燠撫其  
勞勩偵其欲惡靡不周悉宜其無事則投石超距踴躍以  
顧常一隊有警則荷戈挾矢憤激以自效一死即或饋餉  
不繼糧餉不給亦奮身鼓壯敵王所愾不令敵見有空  
腸露肘之形可也而奈何不然也固知平日之養養其肢  
體而未養其骨幹養其嗜好而未養其精神一旦驅之鋒  
鏑輒覺軒鶴成行嗜好連而肢體脆弱羊墳首精神萎而  
骨幹靡有不藉寇竊盜者幾希是兵餉兩足今日建威崇  
夷之急務也維我

九十七卷

卷七

兵餉

聖祖酌古準今以軍隸衛而民無遺戍之勞以屯田養軍  
以出糴給屯而民無裹糧之費嘗曰養兵百萬不廢民間  
一粒米良有以也何至今日辛伍漸凋勾補不清奸宄資  
而入焉而餉以詭藉耗募置親兵將畜家丁若將籍爲勝  
兵已而虛有其名費復幾倍而餉又以增置耗一旦寇逼  
門庭兵民交困不得已而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不得已  
而加餉未能當屯餉什一且所募者未列于行而安家之  
費已不貲兼以往來數千里侵掠殘害滋多或逃則懼以  
老弱補伍而騎兀相披坐糜我食而餉以糜費耗其所加  
之餉復以輸將之利害不明費廣于舟車之徭計之分數

不悉。公田于出納之弊。侵耕稅根。飾厨傳以歡過客。苛求權利。充庭寔以媚達官。而餉又以資漏耗。自非嚴定而籍之。則餉何以清。簡練而用之。則餉何以省。兵簡則老弱可汰。何至以餉為養濟也。兵練則材官可使。何至以餉為食。贏也。我千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銳立十營。歸其不堪者于伍。將皆知辛。譬如兵而不敢以市人混。故無羸兵。自無羸兵。無虛餉。自無說餉。推而廣之。邊兵之當嚴飭也。土著之當團練也。遊民驅之歸農也。僧尼禁其耗食也。馬政課其羸壯。嚴其價值也。劉巴鑄錢之議。劉晏關中之運。當講也。兵餉權宜之術。不可殫述。而根本之慮。永以益屯為最。

今鹽利全存而粟亡。屯政名存而寔亡。生已別詳之。塩屯諸論。茲不復贅。若以敗殘之充伍為兵科派之銷錢為餉。非吾所謂兵餉也。

### 附舉屯田

今高目而憂邊計者。靡不津津談屯政矣。夫屯之額數自在也。屯之規制自若也。昔何以有條。今何以不足。昔何以崇朝決之而創置易。今何以頃年議之而克復難。要之法固弊矣。未可盡議。法也。人廢法矣。未可純責人也。則以議之者多而任之者少也。任之者易而終之者難也。蓋自阡陌開而井田廢。周制已不可考。屯也。昔倣古兵農合一之規。而在其意于如終者也。漢是錯請募民實塞下。家室田作。為備邊計。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困敵。其後魏操屯于許昌。武侯屯于渭南。晉懿屯于汝潁。元振屯于涼州。子儀屯于河中。李泌英流民于關中。李絳請開營于振武。何承矩議墾田于河北。產不收屯戍之利而邊儲國用咸有賴焉。我太祖憫海運之艱。分屯布列。邊腹塞置而。成祖市牛鑄器。令將勞問屯士所苦。且耕且守。海宇晏然。額承平日久。奸宄百出。膏腴占為莊田。空地總于邊帥。則無田可耕。夷虜出沒。不常應卒。耕耘無據。則田不能耕。職官屯者優游。城市而不歷溝塍。司典屯者憑信簿書而不按庫實。則田不必耕。視爬沙而指已戾。見僇僕而腹難拆。則士卒又不樂耕。微通急而叛。漢入胡拋荒多而難成。易敗則官府又



不知耕有如先臣商鞅梁材劉定之王燁所論表者勢不  
 得不運東南之粟而養西北之兵竭東南力作之膏脂而  
 飽西北坐食之谿壑也今日之天下何如哉夷氛告警于  
 東叛賊倡亂于西將士之腹長枵度支之肘常掣及此而  
 始議屯迂也及此而猶不復屯誤也第議者毋徒競危談  
 任者毋徒循故事破拘攣之見假便宜之權批雖黃之口  
 于以重責成之任乾沒之所當嚴也侵包之所當稽也養  
 廉之當均派也經界之當畫一也墾田之當緩征也牛種  
 當給而亭障當修也緣河防海而齊地之宜首行也與西  
 北之水利以殺北決而謹各邊之溝壘以限戎馬也一一  
 聽主者之揮霍而勿謀之以速效如永樂之焚何福何寧  
 夏之穀不積如宣德之嘉鄉亭何大同之籽粒不多如天  
 順之任葉盛何牛種不可復而城堡不可禁將壞土皆沃  
 野而邊鄙悉苞桑矣抑鹽屯相爲表裏所恨囊祺倡議鹽  
 改拆納商不赴邊遂以一言媒兩敗茲欲修屯政當稽塩  
 法仍令邊商輸粟塞下募衆墾上使耕有所資積有所散  
 則鹽屯相爲委輸而兵農自成合一商以邊爲陸海虜以  
 田爲地網此兩利俱存之術也卽今天津至山海關一帶  
 俱可屯田蒙  
 聖旨批允刻日舉行以安堵流民誠一時救急之良法百

世不易之令典生但願當事者毋徒恃空言且更滋聚訟  
 致有初詳終以不負  
 聖天子言聽計從之盛德幸甚

嚴農馬政

且自趣巫閼牧之職見于周官而丘乘相權之制即丘農合一之機焉政誠天下之至重已當時選騎如牧而句奴爲之遠道縱騎如廣而單于爲之策奔其有驍騎驍騎之名德之皆以馬表著于世焉然平原廣地步不如騎山谷川澗騎不如步嗣是而破智高則以衆技奉功掌閑廐則以雲錦成名視之昔馬以勃朔方易馬以飽困紆何重若此而輕若彼也我明興設以太僕寺而司以馬政其意固欲效盛唐雲錦之盛而使後世無弛冒之弊乃養馬于民則北方之地饒畜而民多貧窘故養之實所以授之也種馬于鄴則南畿之豪右兼并有馬之名而無馬之實也更設馬市于邊則夷虜之奸欺莫詰徒有馬之費而不得一馬之用也傷患愚公言之悉矣是以召買一法以改納之貨而任良醫以上下其價以折色之費而選美惡以低昂其用本以嚴實用也今愈嚴而愈不可用則其弊爲目本慮其屬吾軍也今愈慮而愈見其屬者則其弊爲弛此其故何也馬之數則足而馬之價則一以冒十矣賄賂通于牙行而以驚駘爲驥驥其乾沒不可不飭也誤趣馬以皮相飾高價以欺公其侵冒不可不虞也惟其爲乾沒爲侵冒則雖點檢補償名爲嚴實而實未嘗嚴也調兌揀選

慮其病軍而軍益見其病也兼以整車亦爲牧失時幾何而不公私交病也說者又曰邊地馬定價十五兩內地馬定價三十兩而內馬弱劣不堪邊用牧養不勝煩苦今使閑寺折價而借兩年之銀先發邊地俾隨地買馬官民不煩馬數不虧一馬而餘一馬之值馬數既足即以餘銀轉留邊用因馬而得養兵之資是亦救時之一策也今專論救時則丘文莊公欲擇社舍閑地爲廐牧于民而出于官民無賠償之弊而官無養畜之費亦可行也第操無子期則玉徽鮮奇音御無泰豆則驥褭非絕足荷裁定畫一酌其貞久之法則唯在得其地與人而已牧地空閑隨在荒蕪即以燕薊言之其地素產馬而秦隴汧渭之間有唐人監牧之迹今草場浸沒而曠土多汚萊矣能嚴是以歸官則解牧何患乎無資廐寺之官牧政所寄而撫諭巡察之職又督率作興之機今選用滅裂而更代者不常矣能精擇而久任則政紀何患乎不振如是則可以復祖宗之政而侵掠有罰倒失有罰剋減益易者有罰凡可以爲馬之害無不去也可以行周官之政而攻駒有法諸駟有法游牝去特者有法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興也馬良則可盡衛突之用價省則可裕軍國之儲弊一清而兩利兼舉亦何必襲宋人之弊以重困吾民哉不然摩駒腥羶不

敵今復以所易之藏爲富之恐塞外之軍客不克壯而內  
府之馬齒則加長也噫

權衡錢法

聖王御宇以陰陽爲鑑萬物爲經開闢爲外府四海爲鼓  
鑄而豈以青蚨子母罔蒼赤之膏肓肉好細銖供泥沙之  
糜費乎然泉流通塞國用攸關兼以公私財殫之秋兵荒  
力誦之會起計然輩其酌時宜不能不權衡錢法也錢法  
何助乎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幣金幣又不獨  
後世也太昊氏作金尊盧氏之幣軒轅氏作布刀之法而  
錢法行禹鑄歷山湯鑄莊山太公立九府之法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而錢法備迨屬景更其制而代有典廢唯漢五  
銖唐開元之二錢庶與法台焉我

元十九年

卷一

三

太祖登極初年置寶源局于京師設貨泉局于諸省法極  
周詳禁尤嚴密後雖抑錢以行鈔而錢尚兼行最後兼錢  
以行鈔而鈔卒終廢意者便與不便異乎  
成祖相繼重私鑄之科處以極典而又懸發覺之賞格購  
之法是以利孔不分民聽不惑財貨流通而上下均利邇  
來擅巧者工趨利作奸者輕犯法盜鑄雲興鉛錫滑雜幾  
千緡環蠶服矣買誼之言曰銅畢歸上買山曰民不應與  
主共柄爲今之計宜嚴私鑄盡欲銅器不下布而民間舊  
錢稍出息以收之其公鑄之錢銅美而工精使私鑄不能  
模擬卽鑄亦必以不得利而止漢第五輪一督鑄錢樣耳

領兵安市而市遂無奸令行禁止故也法又在邦錫山銅  
山者錢之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來者行行者趨桓公  
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則左右足入則右今滇中之銅而得  
私販盜掘銅錫罪止成邊私鑄何出而止故封禁不可不  
嚴也法又在廣銅利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  
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鑄于陝宜衡信銅冶九  
十六宋鑄于諸路銅治百三十六文皇帝遣官于江浙  
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非止滇南一路也今  
雖湖廣開鑄猶止一方焉不做漢唐宋故事隨山鼓鑄乎  
雖然治法治人相為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周公太公  
管仲仲孫叔敖則宰相主之唐賜鑑止世民元吉則親王  
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  
封鑄錢故事于禁苑唯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畧倣古制  
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  
之法差竣正舉朝之典薄惡者黜墮塞者黜自點污者黜  
端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何患鑄之不廣行乎  
近又有為錢銀兩濟之說者謂留都十二為分銅鼓而錢  
賤京師六文為分銅貴而錢貴京師利用錢邊地利用銀  
今使留都錢而以貢糧便鑄幣入京師自官府內外俱支  
現錢計可一錢而得二錢之用于以京師存銀轉輸邊需

計可因錢而得餘銀之用亦一策也近楊州鹽商王國裕  
李永進陳全汪盛等欲拍資應付銅料于司府交納交完  
領價亦一議也當事者不識肯權衡之否生著初刻已畢  
見一班于聚餉策矣然係入便中之一節故多未詳茲復  
考古証今以備陳于右

議復鹽政

立法者必值爲經久之規而務在法之可常行法者毋託爲變通之說而竟失乎立法之意今夫鹽政因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禹貢曰厥貢鹽絲海物惟錯自官仲相齊時伐菹薪煮海以致富強嗣後元狩修其術而禁權遂與古今相終始求其適時之宜大裨司農之經費者則唯唐之募商給引宋之入粟寬邊邊法我明于產鹽之地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鹽課司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分地而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邊餉募商輸芻粟塞垣領引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然就各運司而論兩淮之課居其十七九邊之仰給尤重夫何邇年以來鹽務積滯邊餉告虛使二百六十年通濟之法一旦廢格可不深求其故耶正統間存積常膜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買閒中越次收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度支葉淇倡議則有折繳之害輸不以粟而以銀不之塞而之有司內帑苦于供億沃壤化爲蒿萊急目前之美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弘正間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利堆積名曰所鹽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是法以私竇弊也商之困于守支也大同貫盈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子弟代

支者非法也憲丁之困于總排也場蕩歸其兼井鹽課爲其乾沒憲丁不過催家一備而已欲勿逃亡不可得也額鹽之滯于課重也彼一引所輸錢價既重且有配支勸借費殆不支是以鹽價踴貴而入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自行浮課始也浮課乃工本備倭存積標兵火燒淪消等項是也以一引原額五百七十七斤迄今每一引重至三五千斤未已也鹽政于是難言矣言之立駕飛禍卽如曩日鹽臺康院處置得宜猶不免多口咒么廢者哉幸彭院繼之不易轍鹽政賴以不墮今又有巧名復故地戶口行私鹽者計兆矣鑽浮課若此曹倚金錢爲崇稽吏胥爲賊視察覺軍徒若賭拳罰酒至模減鹽政無可清之日生恐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肝貽馮氏曰鹽也相爲表裏請復中鹽初制凡運司額鹽非邊引不得開支卽餘課俱令赴塞下輸粟芻俾內地諸商勢不得不外徙塞下經營產業則拋荒地土不慮開墾無人安邊足用計無踰此若私販一節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令淮揚之間高牙大橋橫行出沒關吏不得議而有司不得詰者皆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厲階昔黃巢也自鹽徒干今爲鹽是不可不杜其根而防其漸也

料酌漕運

國家大事目前所宜尋究者非漕務耶。弟嘗觀之主河運者則拙海道曰風情浪概漂溺巨測未可也。主海運者則拙河道曰黃流爲梗成費億萬不可也。然世之籌策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多少耳。夫會通既成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開停留則苦批運河流衝塞則苦推移會河獨無害乎。遮洋初試民甚苦之害也。而糧無剝損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艱辛海運獨無利乎。此之利害固已彰彰較者。韓非子曰法立而有難推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乃今之談河運者九一心費八七心費

不曰黃淮失道乎。不曰徐邳高濶乎。不曰崔鎮諸口未塞高寶諸堰未固乎。不曰加口可疏徐南故道可通乎。夫高壙固防塞決備潰淮揚之役不日告成前後大臣所經畧無遺策矣。加口若濬可達河患而崇岡沒泊厥功難施姑勿論也。若彭城西境達平夏邑黃河故址儼然在焉。疏而復之以濟洪流以殺河勢南不妨鳳泗皇陵北不逼交冀運道乃歐陽氏曰河流已弃之故道自古難復則治河又在今日所當緩矣。今之談海運者不曰閩越長樂港乎。不曰發度龍江關乎。不曰太倉劉家港乎。不曰自通口以入海乎。不曰由成山以達直沽乎。夫浙直大海橫數千里

兵艘販舶晝夜相續未清張瑄所經畧無遺慮矣。駕避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修而復之以道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賈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故。故歐陽氏曰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利害之輕重海運之有利于國膠河之尤有利于海運在今日所宜究心矣。蓋元世都燕歲省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宋處中土四面八饋而今止東南一隅故修河宜急而海運不可忽也。海運當闢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河便矣而潢池弄鑑咽喉爲梗能離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

九十九

東七

獨無虞乎。漕海並治沁衛兼通不謂事海可以廢河而謂通海小以便河無事則衛守故轍有警則增置高夫此阻彼通見趨歸貴以通四塞之利以助軍國之盛非水利歟。至決若何塞淤若何通泉若何導工若何分吏若何置理漕而兼之治河海運而兼之海防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抑又有說焉。會通之利誠承不可易。若干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今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輪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可爲備變一策又海運雖極險遠第浙中海船千遠番皆能通之松江與太倉通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鵬船皆由

海至山東貿易離天津不遠若以松江太倉近海歲糧厚與估直量運三四萬石使海道漸諸爲事變備又一策也

九十九篇

卷七

十九

順治黃河

黃河爲患所從來矣。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者非一則顧其東又慮其決于西防于西又懼其汙于東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于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十而今之治河者功百也。大都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于不得已而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而泥于用乎況于用之外又有可慮者乎。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爲漕斯漕承河患耳。黃陵岡既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加河既闢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軸轡百萬皆浮汶泗安所藉而承其敵又曰河妨陵也。夫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頃起場泗蓋必石脉焉。高則氣浮下則氣沉卽有衝決如汗液之布于膚外而沅水之所乘卽氣之所鍾又形家秘說也。祖壘盤鬱雄視淮泗何至如過慮哉。又曰今田淹瀰之間可得較無算漕可省河可治矣。夫田而穀則可因之廢漕則不可東南灌輸非止足用亦平物力今之廢之

必合本色微折色金錢益資米粟益賤且田有烏鹵民須召募又曰海運之難難于白達頭耳今開膠萊河可損前患矣此欲棄漕併漕河也然漕廢而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故是兩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脉犯沙石潮汐蝕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衛鄭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河耳一引于濟張秋漲矣一引于徐茶城渴矣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謝徑直之安流而就岐間之狂注不過五年保必敗矣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陵也因為河也時以為害而愚以為未必害

九十九事

三

何也若舟以移而利之不止也後之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陵也以為利而愚以為未必利何也若病少瘥而藥之不置也又況于河之遷徙無常而其說變移不定哉不知若之何而可而因有所為分黃之策則法乎疏者也上也因有所為費之省則法乎秦者也中也因有所為養成之重則法乎防者也下也總之因時制宜舒日前之急即以善後日之圖而已蓋治水者曰禹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今之治水者去禹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于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

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河南山東郡縣基布星列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是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而況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效又大于禹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如吾意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折以濟吾事哉當今之世雖神禹復生恐其難矣而且嘵嘵言治水乎然古今言水必就下故道為窪下之地則水勢之所利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焉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循其舊而復之差異于壑空而築舍者所為順水之性以治之也抑又有說者于此謂水之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而導之力寡而利永此治之以不治之說也而非惜財之說也或者其有當乎又宋人防河與防虜等方今夷虜爰生固亦無暇為河計而糧餉飛輪又不得不為河計則凡淤之就常開與夫堤之就常塞者可今收離散之民分功而作是又安插流民之異策也且又害地而居以寓部伍之法兼制變之術不識以為何如



查核田糧

國家有田則有賦猶之有人則有役也。今方東西交江勢不能免于加派然生于初刻復遼書中所陳聚餉八策請行者已確有成款計戶部所奏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五千二百萬部歲入九邊領餉不過三百六十萬不得已加派至五百餘萬今議如鹽課如錢錢如典舖如稅契如庫折如事例如官地如屯田等項除加派三百六十萬外仍舊派征鹽課計增五十四萬兩南京及荊州鼓鑄錢歲可得二十萬兩典舖每錢有多寡十分稅一可得二十萬兩屯田根照征播例每石加銀八分總計直省可得一十五萬兩九十九等

卷七

三二

扣民壯工食十取其五各役十取其三可得二十萬平糶泰昌天啓元年頗感贖春夏納銀解部可二十萬東征新餉京省府行文歲可得二十萬民間房產稅契時值大造推收三年之內通算可得二十萬撫按司府州縣捐助可得十五萬鈔關稅糧不增而節省可得五萬僧道度牒發二十萬該銀八十萬歲可得二十萬本部馬價九十四萬兩直牧馬地六千餘萬追價可三十萬每年可征十萬南糧改折可得十五萬又庫折布粟可得二萬以上十六款可得七百十六萬在本部數可稽查在策亦有偶中者此外卽有別項亦不能不取之民田矣。退考古者校田之

法莫善于井田自阡陌開井田廢貧富懸絕賦役不均變通之法底幾限田漢臣議之而不能行晉武帝魏孝文行之而不久至唐之口分世業法制稍備自楊炎變爲兩稅而限田之法復廢是壞井者阡陌壞限田者兩稅也明知其弊而踵行之何難哉

大祖留心民瘼酌古準今因之不變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雇差之意至版籍則有齒有冊焉圖所重在田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數則田不紛于出入

卷二

三

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用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卽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沒久則齒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奸百出附賦莫重于江南則弊亦莫甚于江南種植害實使人切齒則皆皆薄之吏胥與夫杖權之里老所爲通同爲祟者也其最不堪者有恨無田都察院鄧曾有疏云窮民咸賴領以售富家收糧未盡于徐不知來由爲祖戶遺有水推河塞者謂之石田又有之楚之蜀之舉者皆以虛報作通額若清此項不獨裨民兼免催征敲朴以裨官且公賦不損以裨國此政安人安百姓民憂已憂的功業若澤未

加民何取于術志文王思先國民今處根愛是皆緣孤  
獨之人也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此皆仁人言也生于前  
疏中已論揚其聖人司寇矣愛民之言乃至于此至于以  
田隨戶之法則斷斷不宜行夫戶何定之有轉瞬之間桑  
滄頻易十年之內七地已殊朝爲編戶往役何辭夕爲冠  
蓋優復宜近朝爲朱頻終事當先夕爲焦熬蠲除猶役方  
其優復則衆十爲百衆百爲千衆在合少以歲多迫其蠲  
除則散千爲百散百爲十衆又在分多以就少况乎重賄  
釋文者使官司首尾莫尋其隙所以良民愈困奸民愈肆  
耳總之戶有人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  
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折將合而  
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

經世急切時務

九十九卷之八

延陵類李耳會通者

陽羨門人

湯夢龍全校

陳陳創守

聖人有先天而創大業者天下歸功焉有後天而弘大化者天下歸德焉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其所始者孫謀也德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前者其所繩者祖武也功與德不可岐而二者也故夫創有德而守有功振廢之謂功垂許之謂德二者相因以成其盛者也生講借鏡于古而後頒揚聖美夫創守之難貞觀君臣辨之詳已謂創

九十九卷

卷八

難于守者以出百死得一生顛沛驚撼不若一統之日服孫園也玄齡之言欲太宗不忘得之之難也謂守難于創者以志狃于宴安而慮生于所忽防漸杜微不若兩陣之交低頃決也親徵之言欲太宗思失之之易也二者固各有難也而德未若創守兼之之尤難也夫起義旗于民間而建無競之律烈釋戎衣于馬上而定丕顯之許謨斯豈人力所能兼哉而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者哉大明日曆及聖政紀班班可攷載讀大宴功臣之諭有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當以艱難守之人情謹愛慮思晏安不知憂患始于晏安也至哉

斯言所望千後之嗣服者何深且至

列聖相承光昭百代繼以

神宗開治之其勤

光宗溫政之媲美我

聖祖啓翼之心不已慰乎乃至今日而舉從舉至聖之所

焦勞君臣之所儆戒獨幸于

皇上之一身而百難無一誤也非守之難創之難也非守

而能創之難乃創而兼守之難也邇東天變徹于上而天

心難諶地變呈于下而地德難敷載道皆流離之子甚而

戲兵于潢池則撫字之難沿途多抄掠之兵甚而廢難于

九十九卷

卷八

創服則安集之難

皇上試東顧而●已矢守矣欲大創●而復我故●則

難矣西顧而川而貴又被殘矣欲創艾劇賊而歸我新命

則難矣謂宜創明聖中興之舉守

祖宗不拔之基而務勉其難可也顧猶死綏厲思泣夜月

于寒烟而恩賚尚輕于枯骨鼠竄連臣乞仁風于麗日

而平反莫愧乎南冠杖馬未鳴先觸藩而短氣振鳳一去

寧賜環之無期而獨不念柳風沐雨之苦乎獨不念創制

立法之勞乎獨不念去讒遠色

祖訓之諄諄乎所謂守成之難者謂不知創業之難故難

也知難則弗難矣

皇上凝靈含睿。潛慮致虛。其于創守之模。不知凡幾。加意愚故。以艱難之說。進艱難之說。安敢忘諱焉。抑爲君難。爲臣不易。創萬世之規模。而守之以兢業者。君道也。創一世之勳績。而守之以忠貞者。臣道也。知臣則愈知君矣。

九一九

卷八

三

佇望相臣

世之多事也。恃有相臣焉。毅然任之。而後可以調燮化理。弘濟艱難。俾國家有所倚。以爲重。然而任事亦艱矣。上有所注嚮。而以正格。則虞拂。衆有所條畫。而以理裁。則虞專。時有所搶攘。而以身禦。則虞倖功。而試禍。而況貴重招權。居名府。怨之說。又紛然求多。于彼假令懷危懼之心。冀觀望之態。自圖其身之便。而不顧國之安。則亦何賴于若人。而國事豈異人任也。故相臣者。不爲一身計。利害而爲天下計。安危不爲一時計。譏譽而爲宗社計。長久由其精白。惻然不欺之念。無愧衾影。而成敗利鈍。非所能逆睹者。一切置之度外。將寸掬忠肝。神明共鑒。人主猜疑之隙。漸以冰融。而樞筦之權。不從中制。相臣安得而不重。邇管周公之孫。碩膚也。孺子不寤。而風雷感之。桑土綢繆之計。不遺餘力。故其讞猷。僅伐亘古不晦焉。厥後浸以詐術相籠絡。如遺子弟從軍。數請田宅。自汚是也。至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庶無負于託孤乎。而庸之親倣姚宋。宋之趙普。韓富。固一代之賢相也。反覆前事。良足鏡已。我朝自開國而後。如

文皇帝時。入閣金初夜等七人。

章皇帝之三楊。秦夏。

純皇帝之李賢制定之。

敬皇帝之劉健謝遷李東陽。

肅皇帝之楊一清張孚敬堂簾內外默然相得而諸臣莫不竭盡心力靡敢自愛猗歟休哉我。

皇上聖資明哲躬秉乾剛優禮元老大臣參決時事以總握政本而尤倦倦于軍國重務此正臣子周發惜緯杞人憂天之日何爲戰守無定策議任成兩端紛紛然徒茲築舍已也意者釜鬯之隔猶未沃乃心歟拔庭之側猶未清其蠹歟喉舌之司有以掣其肘歟生伏少莽九閭萬里弗能遙指第就相之體相之度而直陳之相不可無望也。

卷八

四

范在中國報司馬而僚人以生邊爲戒也相不可無威也范在申屠嘉之挫鄧通雖天子之弄臣勿能也相不可無介也范在公儀休之拔葵逐織不奪園夫紅女利也相不可無量也范在王旦見短于寇準而反加器重益從而推轂之也相又不可不端直也范在杜衍之寢閣內降封還詔旨而忤其主不顧也相又不可不勿決也范在范鎮之屢請不報而遂毅然上疏請謝事去也蓋相之難未有難于今日者也而要在

皇上之任相朱子曰君論相相正君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語曰臣主異意不可以治三家夫以總攝天下者而難三

家之治以天下萬有不齊而又能使截然畫一此其故亦可深長思矣

九十凡終

五

調護宗藩

天下有情不容已而當優之以恩者聖人不忍弛也有勢不可過而當節之以義者聖人不能違也何也親不可使疎厚不可使薄情也恩之所必用也顧恩濫則其勢易窮而恩愈不繼于是乎有變通之法親遠而不得不降制久而不得不更勢也義之所必用也顧義勝則其情易拂而義亦難遂于是乎有曲體之宜知此可以策藩祿矣國

家衆建支庶以屏王室食租受稅世世勿絕載在祖訓較若畫一焉邇以宗藩日盛即祿歲增欲竭天下之賦以奉宗室而民生困蹙裁宗室之祿以紓國計而宗室

亦困此正不患貧而患不安之時也欲兩利而兼濟之恐計不及此生以

祖訓至嚴而善推聖祖之意即善繼述也宗室至親而曲體宗室之情即所以親親也一在議封限國家之爵宗人較前代誠侈議者欲限其封則不可不深考也親王之子定其封數則尊卑懸矣郡王之封裁其世數則爵邑制矣奈何其限之也無已則郡府之庶當封鎮國者可額乎中尉之宗當主丞冢者可封乎其外皆議減焉一在議祿限今諸宗衆者通歲之祿僅得二三徒有虛名而鮮實利議者欲限其祿則亦有不可不思其終者夫千石之祿

其實三百耳析之又析不再傳而比于斗食之秩何以稱侯服無亦裁其貴賤而區別之乎國初以親王歲祿五萬錢爲萬石又以民貧賦少給代庸諸王僅五百石或千石誠權宜之術也一在議開業夫封爵既限矣不有升斗之祿不沾而盼望長安如天上者乎謂宜人予之貴賦之闊田以爲永業令家自爲養而盡弛出城諸禁不致年踰強壯六禮未成掉臂市門迹同負販可也曩有宗室請力田自給者固所願也一在通仕籍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材能者得改官陞轉如銓選法誠通其意使懷奇抱藝之倫得與寒士並進以光家國不致賢

愚同藏虛糜既虛可乎議者憚其難御至不敢入仕之階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半攸齊不得嵇元魏不得總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黎勉而宋不得汝恩也況羣就師傳稟奉禮義示以勸懲則賢者奮不肖者亦奮蹄不至犯上辱行如卑如郭如汴如楚之足憂矣曩有宗室請試官自效者固所願也雖然諸宗之困寧盡爲祿秩耶抑更自有說而世難言之耶生以爲其說有三焉朝廷親親之恩本至周渥吏之賦祿者徒苦其難而不求其易陽以爲急而陰以爲緩有已微而他抵有折少以爲多奈何其不詳且怨也故在司之出納當審也宗人

名卦請曰藩府筭事臣史操其重輕得者累歲之入不償其出失則守株坐稿名不上聞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國之黜陟以入奏爲居奇省之主吏以交關爲守故此甚難矣而猶易言也至若釜鬯之行處乎與安之間關石之權握于機衡之地則法之所無如何也故撫臣之代奏當行也漢世郡國歲計上宗人名籍宋自熙寧以後袒免之外不復賜名非疎之也誠取其適而已今至庶宗子女吉酉必請簿書往復徒滋弊竇何如以銀潢之派命名于其宗以家人之禮主婚于其長生賜之封沒賜之祭以展親親無相遺也不已寬乎故名卦之法當議也三者皆世所熟知而莫敢訟言我知之矣宋臣有云以疎而謀親者忠弊于交線始而圖遠者言近于迂爲是故耳然及今不言害不獨宗室且移之社稷矣近以釋州宗室不早定廢王之長子長孫以爲管理而使宗室聚衆以殺百姓百姓聚衆而殺宗室矣江西宗室情招兵以謀不軌非撫臣房公早爲撲滅几不可制矣此亦剝牀之漸也伏惟聖天子燭安危之故恢繼述之圖論以不得已之情課以各相習之業寧以有限之制推無窮之恩毋以有盡之財填無從之費必有河間東平之賢奉宣德意而深樂其便者渾家國兩利民社同休卽一時兵食之需諒不以東支

西吾而露筋肝也詩曰維屏維翰異日願爲皇上咏之

統晰臣鑒

人君以人立政莫先擇臣之明人臣以身任事其急狗君之義古之明君猶曰借古爲鑒不如借人爲鑒而況于臣乎爲臣者致身殉國忘家忘私豈爲垂名竹帛比潔古賢而始自砥礪然欲有所言也而非然諾將重何有犯無隱欲有所爲也而非素履充咎何以不令而從材智掩于舉究職業成于謹恪譽舉而合公不敢以私嫌也父殯而當舉不敢以親慙也其大者投以負炭六尺之託而不危懾以橫分九死之禍而不畏易之塞蹇曰王臣寒賤匪躬之故于臣鑒實昭焉我

太祖高皇帝賢奸傳之纂

宣宗章皇帝臣鑒之錄雖以訓臣義亦以明君術也後之論者乃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似而寔不類權臣內固其君之心而外竊其威柄以予奪天下傳鑒所載田蚡而下七十餘人皆其類也此惡可爲戒者也重臣內引其君于道而外謹其法制以齊整百司傳鑒所載于產而下二百餘人皆其類也此善可爲法者也法戒炯然豈不可犯何至今日而不足鑒也蹶尾之臣甘心降虜經撫之重罪等逃亡露帷幄者未必和于衷司喉舌者未必加於魚釜衡之賢度修易兵民之消耗堪稽文章

成徑賣家風撫字權科盡吸流民骨髓而且陰陽其說彼甲此乙彼可此否互爲評議以邀駕古名臣之上但不議天下後世其謂若人何嗟嗟時事至今幾堪有此苟能鑒邊疆而合力協謀鑒帷幄而加意任事鑒喉舌而悉心爲國鑒銓衡而間任賢豪鑒戰守而計足兵食以至嚴寒徑實而爲文學之鑒勤勞撫字而爲政事之鑒究而論之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怕死其又爲今日安危所係昭昭不昧之鑒乎生論臣鑒而痛言及此不覺爲之三太息



參裁諫談

國家之利害關於言路之通塞利害之橋奪始於議論之紛紛糾纏君意彈劾臣工規切時務此諫官所得而主也君恩有同護臣工有毀譽時務有通變此羣議所以日滋也夫苟裁羣議以清諫職度唯喜諫者和衷虛已樂與老成參確請一官奉一令斷一事有以懷諸天下萬世然後可學唐諫之責焉而從是成禹之求諫義之愛陳周以保氏掌諫王惡而且諫無常職人人得闢其說至漢之諫議大夫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正言迥異其名而總以實収其用究也議論多而成功少宋獨階之爲厲何哉蓋古之用諫端由上之採納後之用諫半屬下之嘗試乃若上勅採納而下反嘗試則于今爲甚今以夷氛播惡番土背叛

皇上非不求言如慰渴聽言如轉圜而進言諸臣非不指陳利害侃侃可轉顧一事也無論當否先指其所爲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先指其所言者云何一用人也前見賢而後見佞或功未成而疑其說以啓爭端及敗劾則共爲附會而傳于過當一用兵也或可其戰或可其守或模稜兩可以倖一勝及敗劾則戰守兩有所不可一議任也意見稍不合則矯枉太甚執拘愈深不以議提其任必以

任往其議故言及君側則有投鼠之忌指摘官闈則有馬之嫌事未露而預察之則有宋人鄰父之疑計方隱而偶及之則有鄭臣伐胡之患直言抗詞則以爲誹謗而不飭劾論曲說則以爲浮游而不真諫議愈繁愈無補于當宁致堂胡氏謂諫官專設一職既已乖謬而居是職者又多梳亂政事始有感言之生以爲官以責定則所任者或非其人諫以職盡則敢言者未必在位石介剛正聞天下以范仲淹爲相恐其牽裾折檻不使爲諫官餘可知矣杜牧憤藩鎮之變以身非諫官作罪言以私議餘可知矣夫而折以忠告相如猶或按劍通耳以責難父子不免動色九十九卷 胡君臣大體軍國大務而可噪噪爭鳴競爲口舌以誤天下事幾然則諫議亦可以稍省乎曰諫議可省也而爲省諫議之說者非所以省諫議也衆寔有心不可撓也衆寔有口不可撓也解紛者不空衆救聞者不裨機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其息之息之不如其用之也仲尼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可以人廢言唯不務禁其言而務責其實則賢而議者效不賢而議者細天下事以平心處之易易矣心平故議論亦平譬之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摠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濤高下相臨差以尋丈而摠謂之曰水平也賢者庸不肖者細而摠謂之曰政

平也。稽令賢否並用。邪正誤攻。姑以謝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國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 保養生民

漢宣帝曰。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而董子又云。郡守縣令。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則守令顧不重哉。明與高皇帝生長民間。習知民隱。尤精察吏治。郡縣之吏。不十餘年不遷。後以士樂速遷。往往三歲一代。於是吏多爲恒。赫目前。苟簡歲月之計。溫仁多惠。固亦有焉。而張急揚沸。以爲能者。未始無也。教者恤孤。固亦有焉。而察綱竭澤。以爲智者。未始無也。鉅簡之意。勝則甘棠之德。衰孔虎之習。多則彌虞之化。速其下者。過休無聊。剝民爲利而已。吾以爲天之愛民甚矣。選用賢良。固將等之耳。蓋古之君子有寧爲保障。不爲繭絲。寧爲鷹犬。不爲鷹鷂者。夫論微責之勞。則保障之員。課不若繭絲之治。辯較催擊之烈。則鷹犬之縱舍。不若鷹鷂之擊斷。而君子顧爲此不爲彼何也。誠閔夫吏治之刻深。而欲抹之也。是故裕俗者不異政。安民者不近效。急節而繁簡。非清廟之樂也。促轡而疾驅。非千里之御也。操切而從事。非循吏之治也。愚嘗謂吏道固多端。而要其資本于爲民。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言也。誠人牧之要策也。是故人有怨咨。則吏愛之。俗不長厚。則吏愧之。肺石之臆。弗申。桴鼓之聲。未寢。則吏傷之。何

則父母斯民道如是也乃今之吏則容有弊不然者不有  
趾跡草野之間日經蘇屋之下者乎不有慮不劫于膜溢  
顧不望于孤悍者乎不有格換汗之指壅汪濊之恩者乎  
若其所汲汲奔走以治迹自表見者不過冀力于簿書期  
會爲給焉爾矣輸快于柱後惠文爲斷焉爾矣巧希于最  
章爲刻爲名焉爾矣嗚呼斯于民矣賴乎則所以計安元  
元者循良固足尚也然于今日求之勢固有莫可誰何耳  
叔季之世頑薄靡甚滿輶旣不足以孚化而東西文証征  
役日煩醇飲非所以急公則若之何而可但願賢有司抱  
憂悟愛而資拔璫之威催科不免普存撫字之意不然吾  
懼民不聊生而變從中起矣慎毋以接遺爲奇貨固而官  
家有羨餘此生之所以正告耳

善御中使

記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程頤又曰輔養君德莫善于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官寺之時少誠格言矣嘗觀兩漢  
之君常有所恃以爲國蓋三徙而及于閭寺焉所疑猶外  
所恃彌內其爲患遂及唐宋未艾則駁近侍不可以無道  
蓋其巧于達而倖于中也不跡于有所爲則疑于有所假  
夫以其有所憑也而故遠之則莫若使其無所憑而近之  
以其有所假也而始糾之則莫若使其無所假而全之嘗

觀

聖祖謂侍臣曰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後至踰千因用

階亂今雖未能盡古復制當豫計防微又謂此輩善者千

百一二用爲耳目則耳目蔽用爲腹心則腹心病御之之  
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功

章皇帝慮及寺人之不知禮義也簡文學之士教誨之

肅皇帝又慮及寺人之爲省者露也并一切鎮守罷之夫

祖宗時固未嘗少有踰越至厯聖襲也而猶殷殷計議若

此夫豈無鑑于往昔哉漢之濫觴不在元和而始于元符

唐之積弊不在天祐而始于開元宋之專制不在宣和而

始于元豐大都上世之職任常簡而後漸以廣也養役常

微而後漸以肆也防範常密而後漸以疎也先不慮則後

傷殘不治則急攻誠不可不取之下豈平蓋我國家二百五十餘年來綱紀殷密閭閻肅清雖稍渝于二正之季不動聲色去若刈草斯亦威不貸錙制不共門者矣第恐宣降批答間有所壅閉也則不能無驚釜之疑予牽施設間有所陰陽也則不能無錫窺之疑開禾之使四出則威繫于州郡矣征權之隸分驚則虐窮于山澤矣此皆其所當患者也而御之則有道焉謁者無見問府何由請陰一軍不可青城實以避權則位任宜限也含章何地畫勃而御黃綸宰相何官執易而譏覆餗則體統宜惜也養子虐遍于九州賓客權滿于天下則羽翼宜戢也詭詞致羯胡之亂約期成左道之殃則鈞黨宜禁也陽球伏王甫之尸李膺破張朔之怪則法令宜肅也此數者馭之使無所乘而不爲非是一道也然而亦有公忠宜錄者才用宜簡者老舊宜庸者文史宜優者註誤宜畧者此數者又馭之使無所虞而勤于善是又一道也蓋中人之性未始與人異也而其智能願欲亦未始與人異也有所以杜之而又有所以勵之何至有漢唐宋之患哉今

上大權獨運細過必懲近侍方且殷栗何至比昵左右窺伺類笑憑城社而假威福哉第今者職使方行守令之不論而返以掃除之役凌其上亦甚非制矣何諫議之不足

信而故爲是賤賤耶自古強大之朝禍生予所忽故忠臣陳不必然之說而聖世不罪人以無實之言愚所以過計而不辭也

徵成災異

嘗謂賢君見變非變必賢君而後有之見天之意猶以爲可改而示之則賢之非也亂國無象非變至亡國而盡無無之見天之意以爲無可望而奔之則亡之徵也故遇災懼無災亦懼曉然知降割降殃之天原是卜世卜年之天則恐思修省之主不失爲永言配命之主而天心已畢嗟矣世儒不解以春秋不言事應爲口定不知聖人于天變大書特書警悟人主之意躍然簡冊特以王失其政爲而諸國無可舉以當天應者故無取一配合耳况梓慎之占星字伯陽之論川震單襄之推步高卜偃之笑鵠諸如此類者聖人不言左氏代爲之言矣宋儒曲以伏勝班固之流穿鑿太甚漸離洪範之吉其弊也至使人主以三公當災異遂右袒其說義誠有取而不覺矯枉之過正也且如太戊之桑高宗之雉成王之木禾宣王之雲漢宋景之災惑皆確然變災爲祥又非但有其理而無實事可証者乎說者乃曰堯湯聖人猶不免九年之水七年之旱魯宣大有至書諸史豈非氣數之適然乎不知天惟憂堯湯之至故其微之者亦至用以規聖人撥亂大畧云若中主不足當大任苟不失德使之享其安富而已寧謂氣數之適然耶或又曰天欲譴告其君則譴告之乃水旱凶荒民

獨何事而君之袿衣玉食猶故也惟書寵幸猶故也即一時減膳微懸何足損其萬一是君既虐民而後譴于天天又遺禍于民而譴告其君適重傷也似非天爲民立君之意也不知人君應上天之命而爲之子則天其父也父之愛子不忍遽及其躬而假怒于物故成王有過寧提伯禽天之仁愛人主亦猶是也人主能不承天之愛以自愛也哉我

祖宗朝修省家法後先一揆請備舉以進

高皇帝時星變詔中外條陳時政雷震護身殿則大赦天下

元十九年 未八

文皇帝時元旦日當食陰雲不見輒罷朝賀江南大水則

命侍郎李文郁往度土田蠲歲課

憲皇帝時京師妖書見則禱告禁中備省愆尤

肅皇帝時畿輔及諸省大旱則納楊一清四事之請以消

天變適來人事亂于下天變儆于上前代不經見之怪異

有不可勝言者天鼓鳴矣白晝晦矣大星殞矣彗星見矣

兩月雪矣二龍戰矣河水赤矣北直震矣南直蝗矣黃河

乾矣海底鳴矣浙省災矣山東人食人矣中州旱矣三吳

湧矣城門火矣鹿鼠渡矣雄雞卵矣男子孕矣候產婦矣

火藥焚矣戰卒折矣太倉銀泥土矣此天變即爲人變而

人變則粹矣而不能姑待自變迫于遼東已同剝膚烈士死叛臣生經臣撫臣逃是一大災異也徵兵兵乏徵餉餉乏是一大災異也用人如捕影任事如兒戲是一大災異也流離載道陵敗愈深是一大災異也土番弄兵白蓮鼓噪是一大災異也災異迭出而醫瘡剜肉之苦民獨受之吾竊虞災異中于四肢而旋及于腹心不可消弭也伏望皇上飭躬勵行率羣下共濯厥德痛切民隱咨諏獻字商度根節以激敢死者之氣而因雪四郊多壘之耻可乎

默奪朋黨

朋黨者國家之大患然而未可盡去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何則黨之名古所未有自宋俗淫比而黨議始起矣嘗因君子之所必不敢居而小人常借以傾君子以爲一網打盡之術者也蓋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爲黨者其志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爲黨者其味既同其機自堅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跡可襲其叢可借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襟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聚如蠅其望可反也總之皆不能公其心于天下而以己與之者也故黨不能盡無而漢唐宋皆貽之朕弟使漢之黨人而皆爲郭林宗申屠蟠也則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終矣使唐之黨人而皆爲李源之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不出而唐祚不屋矣使宋之黨人而皆如呂大防范祖禹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祚不南矣余之何君子不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焉階至今爲梗黨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足惜也如國乎何洪惟我

皇上英明在御上之無南北司之持下之無黨黨之就

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知鄉越也。論迹則真贋難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判也。大臣祿無祿之舟小臣吹含沙之射精魄沉驚不用以盡職而用以擾名懷慨堅強不用以爲官而用以謀訟非徒立機而懷復有機焉非徒射影而影像有影焉甚則同一曹局也以爲斷市則側肩之以爲夕市則掉臂之同一升沉也以爲既破甑則下石之以爲未死灰則吹溫之同一采屬也以爲無脛足則康匏之以爲戴口碑則實鼎之分則章蔡與局合則灌竇同區崇丘穴以自完擬泰山以藉庇營其營壘其壘身有已時乎生以爲國家同室也伯仲僚友之間同舟也當此國步艱難臣僚家落若處危巢將懼墜焉若載漏舟將懼溺焉五寸之木不可支厦一蒿之航不可涉川所乎號合志之人咸急公家之事者宜何如乎故爲國者名譽不必爭權柄亦不必爭議論不必爭意見亦不必爭各發其爲公之心而並忘其樹之念如大匠之肯構棟者棟樑者標檣檣者檣櫓戒風伯之搖吾室也如長年之望洋篙者篙桿者樺帆樺者帆樺戒陽侯之撼吾舟也至于室已莫矣舟已完矣而吾之身亦適于室與舟之中而俱存不亦可乎然爲今之策則上之宅心宜公而下之持論宜平上之濟事欲明而下之嚴事欲實上公且明而下不可爲黨矣下平且

實而上不得謂黨矣約而論之黨之跡不在上而在下黨之名不起下而起上上之人毋務勝之而思以已之下之人毋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跡則生所爲察奪之說耳不然黨分則國勢亦分既不可以爲國而攻黨人太顯則禍且速矣

經世悉切時務

九十九卷卷之九

延陵顏季亨會通者 古休門人



鬼羅俠隱

今之用人者類言鬼異材而訪巖穴則所謂隱與俠矣必欲收兩者之用而無受兩者之弊則當辨其真偽夫俠即古者之狂隱即古者之狷因聲落而無容釋散而其用于是狂者必千自樹草少異于古人援天日以結心指山河以陳志恣其行益恣其狂而別之曰俠狷者必于自完甘見讓于鄉愿倚堅石以漱渾假清流以滌汗掩其行併掩

其指而別之曰隱乃自犬吠鷄鳴脫孟嘗之虎口賣樂屠

狗解信陵之狐疑于是見知則鷹隼在臂委積則牛馬思家而俠始翫于人耕食掘飲謝尚父之驥足荷擔拾實請端腸之蔬餐于是按跡則丘蚓喻廉藏名則蘼草同腐而隱始輕于世故遊俠自朱家而原涉非慙思一劍則修殺雙九此外不過陰賊聚賭耽推埋供啼哭而已隱士自野王而襄陽非畏我友朋則謂行多露此外不過烟霞成鍾疾泉石結膏肓而已是兩用貴于兼收而兩弊貴于兼核若其居間則窮奔郡邑之松報郡則擅肆臨張之毒傾俗則驚坐齊名于陳遵逼上則京兆東手于穉季結交則蒙

眾而襲螳螂輿而互利舞文則舉按而入地升天抑揚而驅風飛電于紀則南山之竹不足解斜谷之木難為械如是而俠非特韓班之所議抑亦司寇之所求也至夫隱者激清而巧于假名垢俗而陰于市利孤違而期于傲人榮漁父之濯纓于滄浪而不憚餌舉釣崇之羞慕四皓之羽翮于南山而不鑒鶴怨狹鶯之耻東帛受焚徒徇米于山澤蒲輪軋軋徒膝轡于松蘿如是而陳非特巢許之不侔抑亦當道之所醜也然今天下士非懷王衣褐而沾沾自喜即炫奇耀類而營營求用必欲求真俠真隱者若之何而可乃若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如是者青肉食

者深獲食者謀以金注昏以瓦注巧如是者奇急而圖吾

君建鼓而行之入而國吾身善刀而藏之如是者奇不綽

通綸不其半籍振臂一呼義士響應如是者奇至隱者則

易稱無悶詩咏碩人如玉在璞而山含輝如珠藏淵而澤

自則或陸中抱豚而管樂自期或富春垂釣而中興默助

固不假山林為捷徑亦不徒托泉壤以資生雲山烟樹之

內具有經天緯地之猷此其人豈易得哉蓋有之矣我未



雷用豪傑

國家之需才固匪已而才之待用亦亟何也匹夫懷璧非所敢私士處家非所敢新硯光四射端爲知識呈輝鑒足超騰專俟品題增價而又虞以未刻之藏蒙暗投之耻故大才也者隨方合變以叙其長則真才見揉曲就繩以矯其短而真才隱矣使之奔走竭蹶以顯致其筋力才猶爲我用使之淹塞俯越以墜耗其精神而才始不爲我用矣至才不爲我用而一種牢騷抑鬱之氣凝爲霧霧散爲妖氛上以干天怒而假手下爲突突之輩以聳動其才則用才之受病也惟我

聖祖崛起淮甸破格羅才徐常齊于徒隸李沐育于孤孽康庚拔于墜附劉宋錄于舊史章泰起于諸生皆以識遇識庸遇庸毋或違才易用以致羈縻之歎是以一旅渡江而劍不業厥後設科貢而外雜流異等率供不次之用誠慨漢唐宋而上之矣靖難之後奇才迭出其最著者正統已已則于謙成安懷之功天順改元則李賢定奪門之亂崇禎思田則守仁茂征蠻之烈江東浙西則世寧叔斬倭之勦類能戡定禍亂以盡其才之用蓋用則爲熊爲驥不用則爲蠅爲蠅用則呼吸風雲而才爲濟美之具不用則爲做山澤而才爲長亂之資于是狂謀莫賊才之逞也富

獨爲京東計不欲厚待以遺逸之禮乎勇悍莫柔才之也蘇軾爲河北五路計不欲推擇爲吏而重牙校之選乎士豪自雄才之橫也鄭剛中爲永嘉諸郡計不欲錄用煩海諸豪以資捍守乎乃若隱流爲俠如漢之刺孟唐之朱克融弄則成盜用則成才此又顛倒豪傑之故智善用之可也然則用才一道非今日弭盜禦夷之急務哉奈何今之忽明詔爲具文輕選募爲圖駿開府建牙者祇徵于私第致齋授鉞者多誤乎匪人有身死其事而未成其功則以爲貪功有陰類其功而未見其事則以爲玩事將帥疑偏裨偏裨疑士卒鬼域生心尚安望其隴逝而盡才之用乎非才之不爲我用我無以鼓舞之彼且占聲察候不友顧而走耳雖然用才亦難言矣平居不熟人之所宜而徒咨求于匆迫臨事不課人之實効而黷採其難得無有促勝談兵一似人人諸葛而寔按鞘鈴明試以功未必遠過馬服子者乎第過疑若人而竟阻真才之用則又非所以憐才也善相馬者得之牝牡驪黃之善相才者必不待之尋常尺議之中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以名譽之有所鼓焉而思奮則無以法窮之有嘖嘖焉而思平則無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長則無以全求之德未也挾拘學之紹而豪者若矣批離實之口而臂者顯矣

解。率。制。之。繼。而。逸。有。超。矣。神。實。罰。之。轡。而。赴。者。信。矣。夫。然。後。陳。平。善。曉。韓。信。登。煙。車。騎。有。謝。玄。藥。龍。有。東。之。郭。子。儀。免。冠。排。難。岳。武。穆。洗。甲。長。驅。即。像。泰。滑。宿。之。徒。亦。備。往。來。游。揚。之。用。終。不。令。懷。疑。蓄。異。爭。長。運。數。之。間。置。弄。戈。矛。以。煩。吾。之。解。又。豈。分。執。爲。儒。術。執。爲。武。弁。執。爲。外。道。循。資。格。以。拘。之。泥。之。不。得。一。才。之。用。而。拱。手。延。奴。酋。之。入。哉。生。深。有。望。于。保。業。而。市。駿。者。

折節聚賢

昔周公延欽莫士躬親勤勞誠見宰相所急在得人也乃  
漢皇朋亡之義並著于易卦又若聖人示人臣無私交第  
公典也而私用之即掃門却執躬影而自慙私實也而公  
行之印盈庭滿座告天而何愧夫太臣期得士報國家耳  
士期尚知已展宿抱耳無因至前明來而接劍有人先容  
綸州離奇而萬乘器焉爲士于今時進不能效廷說退不  
能俟弓旌自非爲國大臣張大德以爲羅建公平以招士  
有橫死黃骸而河清不見國家亦何賴焉且如人人速  
嫌毀文悅介甫之談而却士不納將容容然賢于吐哺  
拒髮而後可而就知夫附議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固  
不得與分半李引章蔡者同日論也第顧公私何如耳故  
其邇可慕其良可襲使恩不出于上而出于已不可爲也  
何也富貴功名士所必趨高門懸簿跡所屬托如結米山  
而自矜附假月以張誼者名曰射虎之翼敬奮驚之餘食  
志黎豕之殺身者名曰市儈之尤燼已灰而不死徑有捷  
而思通者名曰宦達之孔干公卿以入幕指微德爲外府  
者名曰鑽刺之棕逞離黃以爲盤託金蘭而列頸者名曰  
累鏡之伍挾雕虫之小才甘狐媚之醜行者名曰吮砥之  
徒挾行卷以自炫遂大人以成名者名曰浮薄之技舊與

擬以提攜捐貲鉅而寄足者名曰伎倆之儔此數品者不足爲士也而皆附于士則亦大臣之所忌耳若夫甄叙人品檢鏡人倫下堂而議譏龍之才入朝而有同下之士則何憚而不爲哉蓋大臣以人事君天下之材何可使一不知于已呂文穆之爲相也每延見士大夫必詢人材得即疏記當時謂用人取之懷袖良有以也故宰相禮賢爲急禮而薦之尤爲急用使籠內之冬冬綠樹公門之燒李管庫七十家之士濟濟然多也使不有趙武子之舉且老乎管庫之中白屋六十家之彥彬彬然盛也使不有趙文子之薦必沉于白屋之內此生所汲三十當宁者禮賢也然又自重養高則所爲三微七聘之禮

又自重養高則所爲三微七聘之禮

聖天子問一行之可也至于監司郡守又必仰體愛才至意各設育才館以養之折節以禮之庶乎蘄蕪棧樓白屋皆奉璋之彥且鴻達樑棧皆干城之選矣要以禮賢急矣必欲得如卧龍其人者或世未必有即有之而未必知即知之而未必三顧獨不曰亦死馬之骨以要駿驥乎

表著人物

天地人物之祖也使非有參兩天地之人物焉擇待宇宙昭鑑古今經理常變安足以感一世之波靡而不墜是故子貢而虎皮榮音而厥嗣則人物爲龜鼠誇量于飲河跋爲爭雄于歷塊則人物爲僞父管華而學書黃口搯擊而舞劍則人物爲丹青博穎楮之鮮金碧駕虛空之宇則人物爲節節不然耗傷而碍全執常而碍變以敝車羸馬爲廉以抱橋守株爲信以擎拳曲踞爲忠以繩趨尺步爲謹以攘臂疾視爲勇可安坐于一室而不可效用千大廷可食租衣稅于太平叨享清寧之福而不可明目張膽于亂世立轉成敗之機使人得而範之曰天下無人物噫嘻天下曷當無人物意者人物不自表著而人亦不得而物色之乎吾觀從來儒者章稱王佐非唐揚貞辰之倫不挂于唇吻而漢以下見謂卑卑不及格顧提衡而論當俚俗多故之會創建非常之原而功見言信事成行澤有一代之人物有百代之人物有一時不知而千古共鑒之人物有千古不問而自心衡對之人物要于賢鬼神失天目上不自聖明下不負民望而中不負學術以真正肝腸成真正事業而已至于偏不碍全變不失常又于瑕瑜真似之同弊之而各不相掩者也我 明興以來天地再闢人物雲蒸

爛然竹帛者不可勝紀何至今日而人物彌紛之天地翻  
爲人物模糊之世界也

皇極緣紛非屑越之具 廟堂帷幃非競舌之場而疆場  
勝負之關又非兒童喧戲之事迺朝推一人以爲當代人  
物無復比倫而或爲降虜臣或爲逍遙客未必有國士之  
風慕勒一人以爲此等人物不足算數而或爲汨羅中或  
爲長沙遊未必無特立之行此猶以人物相誰也若岸然  
以人物自期而或處鍾囊中或市駿千里未必有開逐之  
能此猶以人物許人物也若已非人物假以人物許人而  
或月旦相訛鉤黨是猶未必無株連蔓引之禍最可異者  
置身蟻合攘臂蠅頭鼓其勢焰似欲盡撲夫飛蛾沐以危  
疑反或見嚇于腐鼠聲名喪矣甚而毀節義罪孽深矣甚  
而毀綱常竟不知天下後世日之爲何等人物噫嘻天下  
果無人物也哉果何等人物而後足挽世變于不頹也哉  
吾以爲人物未易擬也蕭何買田宅以自污郭子儀窮奢  
慾以示侈其在功成之後乎狄梁公身事女主與倖臣陸  
博田叔案問梁獄悉焚獄詞其在艱危之際乎是以論其  
世也是以原其心也若公孫弘之布被而曲學阿人孔老  
之秘溫樹而望塵輒拜其心迹真偽之間又何不易覓之  
有求其爾如越虎不敢言武錫如鑠邪不敢言剖神若著

蔡不敢言智克敵制勝全軍而還不敢言功若而人者吾  
將表而出之作第一等人物觀而中原人物終不至毛文  
龍秦檜之寥寥也

激勵氣節

天地剖大之氣磅礴日月呼吸風雲而稟奉于五行之吏貞勝于四時之吏者則又節而不過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堅操勁節植立于家修德容于明聖磨勵于夷狄患難之衝而不肯稍靡亦猶是也故天下有正氣斯有真節天下有似節之氣而無使氣之節天下有委靡不振之氣而無艱大可摧之節氣之靡也節之摧也蓋由無恥之風微而無以激勵之也生以爲人縱無行清直自思必有一種勃不自其之情辭結于胸如清物焉刺我之躬必決去之爲決其發也迅不能以少需堅不能以中廢寧磊磊落落

七十九卷

卷九

十一

落爲石之穿劍之折毋忍忍爲膠之解波之類戀劍乎前非力砥于後勁而一時氣節亦足稱焉是廉耻者在身可以柯不欲不爲之樂在國家可以貞無求無虞之心在無事之日泯氣節于如遇而隱係于秋之望在多事之秋凜氣節于不奪而獨輪片念之忱將見公忠激烈天日可回于以橈氣而清江漢易易耳乃今日則不然邪氣勝而正氣微肢體匿而骨節脆政治之壞自賄賂始也風俗之壞自奔競始也心術之壞自漁恐始也邊防之壞自欺玩始也試使貪同張武而金錢能愧其心乎苟廉若隱之而盜泉能穢其腹乎使汚同邵綰而笑罵能刺其

面乎苟介若伯起而暮夜能昏其鑒乎使阿世若公孫而布被能得其短乎苟端方若敦復而蠶桂能變其味乎使肩竄若黃霸而雖有百純孝能止其逃乎苟忠義若狄青而寧惜一智高以爲己功乎使降虜若李陵而能負慚國士之薦乎苟反正若未序而能勿計功過之準乎卽以東事言之廣寧之敗禍切剝膚而山海之奔情甘中綱史臣之寄誠似不足傷其肺腑而智者之福堂偏足以藏其面日即成君不能憚慈父不能強二語千古令人痛恨臣節至此尚忍言哉顧人謂臣子謀國之不忠吾謂臣子行已之無耻稍有耻心必且爲之髮指必且爲之胆慄有斷頭

九

卷九

十一

將軍無降將軍也有誓師志家之死臣無降事抱頭之生臣也况國家玉帶蟬衣原以鼓烈士之氣而金函封蔭猶堪起墳難之魂東事固非一人任也凡我諸臣共在漏船之中同處燒屋之下功罪有等榮辱無分意見可相通緩急可相濟勿懷私憤而釀大憂勿勇私闘而怯公戰說在楚王之式怒蛙也氣足恃也怒蛙可式而諸臣何獨矮智于毛文龍讓勇于秦寡婦使人得而嘲之曰平時肯作愛君語越亂無護國心耻耶不耻耶氣節安在耶伏望皇上下一明詔嚴飭中外以一檢身之廉風發其真心以持世之氣節強其弱骨彼鬚眉男子其奮發必果而坦當

必力人人如拯溺救焚何戰不克何守不堅吳子云有胆  
足以戰守此之謂矣

實心任事

國家事需人任之然而難言之矣。蓋有議事之臣焉。夫議  
事之臣抵掌談天下疑于任矣。然發言盈庭貽譏作合不  
任也。蓋又有喜事之臣。夫喜事之臣攘袂先天下下一疑于  
任矣。然進極牟利退易屈折不任也。蓋又有畏事之臣。夫  
畏事之臣藉口持天下疑于任矣。然首尾牽制機密會坐失  
不任也。所謂任事之臣者。身事視君家事視國本是實心  
而輔以才識乃罔不濟其矣。事之不易任也。蓋事非人不  
任亦非人不議任事者身在事之中而議事者在事之外  
任者得之于目構而議者失之于耳聞任者失之于當局  
而議者得之于旁觀兩相成則兩得之者也。兩相崎則兩  
失之者也不可不察也。今國家方當多事不患議事者  
之乏其人政患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耳。又不患任事者少  
政患任事者雖多而若少議事者即少猶見多耳。是故衆  
非獨是則見怯憚而矜已衆是獨非則見妬媚而沮物飽  
成而不取則以爲失資飽敗而不事則以爲買禍利一官  
百以害掩利則見以爲迂害一利百以利冒害則見以爲  
拙成不在致期之間未及其成而遽責焉。法吏從後持之  
矣。利或在易世之下未及其利而先嘗焉。衆口從旁撓之  
矣。不幸而計失曰此固然耳。既追論其首事而罪之。即幸

而計得曰此適然耳又許論其辦事而罪之然則天下事終不可爲乎生以爲任事之臣其先事而計也循本揣末綠表察裏規畫一室而周四海之外措注旬日而豫千百世之後未睹若睹未習若素非嘗試而漫爲之也其計定而行也見不可外移勢不可中格怨有不避勞有不辭毀累不驚死生不二及其成也社稷蒙其利而已不有其功非其爲真任事也已矣第因家事交談之則敗而獨任之亦竊戾耳大小臣工並出其才力而不以嫉忌聞是之謂分而合監司郡守各盡其官責而不以譟聞是之謂合而分天下事庶其有豫乎不然邊疆失計其嫁罪于大臣大臣坐鎮又脫撫乎諸司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此耳乃人臣之自任則有可言者夫臨事而不度理之所當則謂度理矣而不度勢之所至則謂度勢矣而不度時之所宜則謂度時矣而不度已之所能則妄與夫懷異端之私托之于原重說說倖之蔑托之于慷慨均非任事之實心也其其罔之

直剖是非

上之擇柄與下之竊用。詎不直追是惡哉。自未流衍靡而天下之毀者譽者操兩權以爲市而人爭涉足售焉。至今時而愛淫極矣。夫譽爲政也是之溢而流也。毀爲政也非之溢而偏也。人思以進毀則務爲匿思以貴譽則務爲張。匿者其中不必無而世且連毀以抑之。進使善匿者以環。而不善匿者且以取而點喻張者其中未必有而世且跡譽以揚之。進使善爲張者以虛借而不善爲張者且因虛而掩實。蓋毀不與早下期而早下至譽不與華顯期而華顯至有人于此我素知其賢人亦曹好之。俄而微有毀者又俄而毀者衆已譽者亦變而爲毀有人於此我素知其不肖人亦曹惡之。俄而微有譽者又俄而譽者衆已毀者亦變而爲譽。故毀之極至于鑄金銷骨市可有虎而慈母可投杵于三。至譽之極可使輪囷飾萬表。選條充下陳。阿大夫可封而馬服君之子可將。服之青白可以擢榮枯而月旦之雌黃可以類衮鉞。天下之士赴名若壘而避謗若毒。傾倒混淆浮沉出沒抱抑者每致慨于偏奇而積懷者多宣讐于激論。屈之離騷非之孤憤王充之累害韓愈之原毀大抵怨發于毀譽不公之所爲作也。嗚呼人心愈下公論愈蝕情不可爲愛而愛不可爲極矣。夫昔之柄人務

以毀譽移主聽而今者一命之吏嚴處之于共爲昏古而  
參廢置之權昔之發人務以毀譽排高賢而今者世推民  
與號爲名流亦喜爲奸醜而逞陰陽之柄昔也清濁分流  
洛蜀異黨故爲此者攻彼爲彼者攻此而今則襟期締結  
臭味交投者一朝相軋而不勝抵牾昔也昌黜獨奢鷹鷂  
性成故愛則置之恭惡則墮之淵而今則拾人咳唾仗人  
門戶漫不自持而謬爲伸抑黑白側處東西易向於是身  
生平無行借片語于音人而青雲遂附者矣有砥礪終身  
中註誤于含沙而灰沒不振者矣當年推轂類多沾沾之  
虛名抱影無聞祇餘悶悶之純白權今追古可勝慨焉卽  
九十九壽

如今制誥外各官考語絀餽極工文心特苦或倩人製  
下套詞以待下官臨時湊合似此薦舉果薦舉乎似此彈  
劾果彈劾乎甚至進數金而隨解殺父之仇亦寬聽非言  
而致恨孔子之賢不免吁爲此說者蓋有激乎是非之不  
明而言之矣

崇論文脉

易曰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與天時  
並蔚而不過曰文明以止其明也德業政治燦然日星其  
止也天澤尊卑閑以矩護其明以止也齊教以儉儉救以  
禮而非如後世詞章藻繪之文已也然人情所鍾勃不能  
禦發而爲文嘗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或作經世謨或垂  
持世範千古而上留千古而下之模百代而下印百代而  
上之心雖治有污隆代有趨尚而天籟所觸神理常新噫  
此文之至也自乾坤兩畫開文字之祖書契迭興代結繩  
之終皇王尚矣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可偏廢至夫子刪

九十九壽

本七

述六經而大義始炳百氏宗之詔誥策檄書之體也序述  
論讚易之體也聲歌賦頌詩之體也哀誄唁贈禮之體也  
書奏箴銘春秋之體也先儒以六經爲尚尚其體也春秋  
詞命聖人猶有取焉迨縱橫家言恣肆不經文至七國而  
策類孟氏七篇振起之漢收秦燼之餘招學士求亡經真  
才輩出若賈董遷固劉向諸君子庶幾于西京業煥然足  
述乃漸流而東浸淫六朝之綺麗也又一變也唐之駢麗  
循沿乎隋乃其聲詩足繼響于大雅而文不兼工獨能振  
唐者歸昌黎氏謂其歛華之實耳宋之氣格遠遜于唐乃  
其理學直邇源于千古而詞不必副獨能振宋者歸歐蘇



氏謂其易腐之新耳故夫雕章繪句有意求工者騷人墨士之文也與時磨滅者也明道覺人無意求工而自工者大聖大賢之文也不與時磨滅者也我明興文化宣明宗匠後先洪永間潛漢爲冠烏傷稱輔而劉誠意方希古解大紳亦復名家宣成以來東里關源長沙道流而劉文安丘文莊楊文懿彭文思格不相下止地信陽矯矯振起濟南六七子更爲倡和其極力追古不可及也新建才名絕世議復超然昆陵胥江時爲羽翼其指歸辭達不可易也沿至今日天地之精光流而不韞人心之智慧洩而不收宇內所共習之書悉厭爲臭腐古來不必有之語每按爲祕密理不談倫常談玄虛詞不修澹雅修儻詭師不宗鄒魯宗六法事不證經史證三昧甚且令甲之所頒儒先之所疏者一概抹殺而摹相效尤惻惻然以儒入釋以華即戎以尼山鄒嶧之業起家而以柢桓迦嶺之教駭世建夷白蓮之構難未必好此也說者曰文魔作祟釀于八股生以爲八股剖晰聖賢惠業弟學者議論有餘而躬行不逮谷豈在八股乎即如論策表判規切時務將欲見諸施行顧復以綺語飾觀聽以浮言掩理道而忠君報國之心化作塗朱傅粉之面咎又豈在二三場乎昔人月露風雲之疏何不捧誦一二也生以爲今日之文不患無刻腐尙

焉之捷不患無鄴架西山之富不患無時花美女之妍不患無排山倒海之奇不患無闢風雨走蛟龍之變化而患弗約之于神理神理者心聲也尤心精也世未有于心闇昧于文光明者請各證其心源如皓日之當空可乎世未有于行乖刺于文平澹者請各端其行詣如處女之守閨可乎世未有于經背馳于文雅馴者請各守其經術如良農之力田可乎世未有功今不遵忠勤官效者請各惕于功今如著祭之稟奉可乎雖然古今才美無過周公而勤吐握孫頑膚天下文章莫大于是當世豈無以此爲任者乎若曰有文事必有武備則毛錐墨卿之能恐不能勝弓

天爵鈴之任也噫

一吐士氣

天地間不朽者氣耳。河岳日星天地之氣也。元會運世古今之氣也。嗟息。州木流動之氣也。聖賢豪傑凝結之氣也。蓋滿宇宙皆氣之所散見而總聚于士。維岳降辰甫及申。則下氣聚焉。見知聞知。每五百年則元氣聚焉。麟鳳呈祥。芝艸獻瑞。則靈氣聚焉。聚之尤能吐之。吐之故曰浩然。朱紫陽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斯語極親切。惟盛大乃流行。亦惟流行乃盛大。則士氣不可以不吐。吐之而正人。結寒之象。舒吐之而國家膏育之疾愈。吐之而民物脩理之病調。吐而展虹。則疑其有千丈吐而成章。則不讓于七襄。九一六。卷七。三。

一吐而天下莫能載。一吐而四夷亦來王。一吐而混沌可以開闢。一吐而春秋可以唐虞。斗轉星移。吐其芒也。驚風泣鬼。吐其精也。吐于東。則吹律回春。吐于西。則揮戈返日。和而吐。則爲景星慶雲。怒而吐。則爲迅雷驟雨。故吐伸連義不啻泰之氣以舌鋒而挫百萬之兵。吐留侯始終爲韓之氣以善壽而相一代之業。它如二于類者。不能悉舉。大抵士氣不可不吐耳。不然稍有鬱焉。因作腹心之恙。而非特肩背之虞矣。蓋士氣不吐。則兩儀之氣亦不吐。抑之久。一發而潰。吾且虞其斷絕無復生理。奈之何。不附夷狄之昔而曰。托士人之吮乎。今。

聖天子作起于上。多士彙征于下。科額廣漆。無有不喜士。路之開者。而其限有不伸。則或在里選。又或在寒素。然士當其文武才實。餘弊而不放。有奔竊從事耳。且將覓記上。老人與之談。次亦不至徒赴東海一歎。豈其終使吾之靈氣鈍。元氣促。而士氣之不提也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延陵顏子會通父著 維陽門人楊富泰 全校

兵機一貫

談兵自黃帝始黃帝言握機矣而其後乃設四機之目余以爲萬機總是一機握一機所以有萬機機之變化不可勝窮斤斤目之以四則拘矣故通乎一之道者謂孔門心法即兵法可也兵法奇奇正正如循環之無端率然之喻人知有此解矣所爲貫之義也貫者何物參三才而通之其通于九天乎通于九地乎其通于衆志乎不得已而名之曰一一名不二之謂也不二故不測太公曰一者獨往徑來隨手逆幾下神以至獨出獨入也而莫敢當前莫敢隨後獨聞獨見也而暢于天地通于神明愚耳愚目也而使之無知易事革面也而使之無識易居遠途也而使之無慮其夫疑而於機也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于是將帥自旅通爲一股股羽翼七十二人通爲一文武理官通爲一天官時日人事通爲一次圍戰守通爲一戰如十二通爲一言機是不言機亦是言萬機是言四機亦是無機之機是謂至神由一貫萬是謂聖兵有勇知方之界即治心治力之機臨事好謀之心即執畧守微之計

教即戎不教即棄非吳子所謂教戒爲先者乎軍旅未學而戰則惟懼非太公所謂國之大事乎才可治賦而徒更不可行軍非孫子所謂必死可殺者乎進而推之法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吾大子有無隱之教或退之或退之者非通乎軍政耶又曰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知神明之道者無敵吾夫子有無言之旨令行如四時生全如百物者非兵機所通耶乃其大者在足食足兵民信食則足信可飽兵則穩穩可用信則金石不可毀而非僅務食于敵擊市以戰徒本以立信已也撫之又不起忠恕分言之則忠可通今古恕可通欲惡合言之而忠恕可通齊治通鑑獨通危亂而非僅結纆待斃以一死塞責投醪分飲以小惠相推已也泰山泗水之堂榮陽細柳之營八克七擒之蹟其間不能以寸不然夾谷伸威三都落膽豈非文事武備一以貫之邪噫武弁不識孔孟之面書生不諳孫吳之旨余姑爲拈出願長夜聽木鐸聲者日以才斗視之腐儒其母笑我

一戰定國

天下事定而已矣。人心定則不致滿腹山川國是定則不分同。舟胡越胡不以望經定國之說釋之。聖經爲乎天下立義乃知止然後定。定者平也。大學之乎天下非一時之天下寔乎萬世之天下。夫豈不料治亂反覆之態如此其難平而僅以靜安處得供頭巾之中正誠格致來退虜之訕談。唯是人心不定故國亦不定。置閑居之肺肝而大廷不定矣。尚望其以廟裏勝乎。還無情之游辭而議論不定矣。尚望其決疑勝乎。弛父母之具瞻而老幼不定矣。倘發號布令而人樂聞乎。恣一人之媚嫉而黎民不定矣。倘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乎。昧終事守財之宜聚鵝豚牛羊之聞而人心國是愈不定。倘交兵接刃而人樂死乎。太公曰樂其所愛其上命之曰大定而尉繚子亦曰兵以靜勝國以尊勝夫所爲靜與尊者無他即定國之機也。第思定國有機而有捷其定者耳。定機可轉而有掣其機者耳。第思不捷不掣而不能以一戰定者耳。必也爲上唯好爲下唯定而後可戰勝廟堂也。兩利若一兩心交定而後可戰勝羣議也。處既定心乃強而後可以一戰定東夷也。制先定則士不亂而後可以一戰定內寇也。若專以爲將者論之未戰而氣閒心一則心定而後國可定也。未戰而靜幽正

十九卷

卷十

四

治則意定而後國可定也。未戰而養力索巧則識定而後國可定也。猶未也。仁以勵戰則勿妄殺一人而國定于仁。教以勵戰則勿動遠于衆而國定于教。孝以勵戰則捐敵忘身移孝作忠而國定于孝。慈以勵戰則善撫士卒視如嬰兒而國定于慈。信以勵戰則信賞必罰令若四時而國定于信。齊治均平之道端不越此。故兵法又云紛紛紜紜不可亂混混沌沌不可敗吾且衍其義曰手目指視可畏不啻十上下四旁所聚自有矩請以此語爲不定者之則

鼓動血氣

一部中庸兵家韜畧之祖也。自無忌憚者竊之以行于是白亦可蹈金革可旌告復陷阱可納而莫之知避將性命中和之血氣竟爲隱怪行險之血氣而尊親一脈乖駁不令久矣。李靖曰：含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有氣使然也。似又專以怒氣言之而喜與哀樂不與若以爲天下盡血氣也。天下之喜而養生怒而秋肅哀而零落樂而陽和盡血氣之鼓動也。血非氣不動氣非血不鼓而血氣非鼓動不靈乃兵家又專言氣而不及血吾以壽氣充而血隨之非道而也。故三軍之衆有鼓而爲喜者焉。朝氣銳新氣勝九十九篇 卷十

得意則凱歌示喜是也。王翦軍中之戲可稽也。有鼓而爲哀者焉。秦婦老幼藥餽殺傷無幾塚樹叢是也。田單軍中之泣可思也。有鼓而爲樂者焉。發號樂聞與師樂戰交兵樂死是也。李廣士卒之樂從可思也。若怒氣一動則異是已。疾如烈風動如雷霆勢如殲斃節如發機并氣精力天下莫敢當其戰是也。吳起守西河親士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可思也。付繚曰：氣寔則聞氣奪則走。奪者無氣非有氣之可奪也。誠有以鼓動之血氣雖愚可啓而靈血氣雖懦可轉而勇血氣雖柔可矯而強血氣或過或不及可飽而中夫婦琴瑟之調即軍中金鼓之節君友信獲之至

即軍中維係之機兄弟之和父母之順即軍中手足相提子弟相衛之義它如天時水土握天官地利之勝操土拳石藏八門壘陣之奇寶藏貨財無異於輜糧庫陳卑適高遠無異于斥埃聲援魚躍爲飛無異于鷄父魚麗龍隱蛟龍無異于龍扇鳥蛇凡此皆物也鬼神體物不遺顯而彰血氣之盛則潛于九地動于九天極變變化之妙聖人盡物之性出而效血氣之靈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擅堂堂正正之能不鼓而奮不動而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矣。一旦授之斧鉞以其不怒而威者殺敵之怒邀情擊歸使敵之氣失而師散則真血氣雜血氣終不致有淆亂焉。九十九篇 卷十

雖謂孫韜畧即性命之書可也。

無敵天吏

吾孟氏處戰國痛心于縱橫捭闔者最深而慘怛焉明王道以正人心當時未必不以迂腐目之然天時地利人和機經重而歸之得道一則曰無敵再則曰無敵一則曰天吏再則曰天史誠創兵家未有之談而開千古神武之蓋也諸申之孫子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其不及人和固不知未計已計孫曰大官時日不若人事其言與孟氏合而異予以四不和為履範與司馬方同意和黃石公君人不失其和太公微其衆則和之說迭為曉暢而其論戰也多以勝敵為主不戰而屈付之空言天史二字久矣不明于

卷一

七

于天矣何以爲天吏乎吾以爲不制非與天違也是其因時變化出入九天若不爲天所制耳李衛公所謂變而神之推乎天是也然變化亦難言矣時而順天之適時而回天之怒時而運兵計謀若遠于天而不可測總之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而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而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此之謂無敵此之謂天吏而今日之天下何如也奴兒跳梁已稱東方勁敵寇賊蜂起幾爲舟中敵國而奉命征討之吏日縻其民而不足當一面豈非不和于國不和于軍不和于陳不和于戰以至此乎吾以治亂撥之今之酋寇在上

卷十

八

世則爲蛇蚺狐狸在堯則爲兪猷鳥蛇在周則爲虎豹犀象在春秋則爲亂賊文橫在戰國則爲狗彘食人若以禦亂之常法治之不過驅之遠之制之而已苟治以春秋之法似非殲其類杜其萌不可第不識能制挺以從令之無堅陳戰無強敵否不則借國家之邊隅樹私人之管壘矛盾反攻自稱無敵吾不知若人何以仰答于天

枕戈習坎

慨自乾坤始交已開戰野之象而泰否遞乘剝復通轉民生來固無時非坎無地非坎無遇非坎大而倫常氣節小而食息作止又無一事非坎坎之與人相習也久矣適人每不識坎義動思出坎豈知憂患者生安樂者亡坎何必出在吾有以習之耳請遂申習坎之說

今天下一大坎也建奴設阱於東奢安掩取於西套內之點虜巨測潢池之赤子頻驚正臣子吐肝瀝血枕戈待旦之時也而當局者似泄泄然等之旁觀而不急救是故上下不相習坎在廟堂臺諫不相習坎在門戶官民不相習坎在垣堵文武不相習坎在肝膈以至將不習兵兵不習戰戰不習陣坎又不獨在疆場而在心腹要其亂首禍始雖自八股業醜之夫八股業安能顧禍總自不善習入股者醜之彼腐重酸秀開口便道一句時習及呂要地昏昏馳馳竟成兩敵竟不知何日所習何事祖龍若在盡棄而坑之亦何足惜獨可惜者壘白骨於黃埃茫征竟于清夜空令仁人烈士來之坎坎入于坎窞而莫可誰何坎真天下葬身水國哉吾謂歷坎不深則習坎不熟從坎避坎不如就坎濟坎何也坎者水也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丘兵形似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致勝故地真水習

而成師容民畜衆所以善習坎也水與地習而成比原筮示貞所以善習坎也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動如雷定君子以經綸出之赦有寬之則水雷交習而成屯與解不動如山君子以包蒙待之來連應之則水山交習而成蒙與蹇乃若奇正神明推乎天則水天交習而為渚川之需惕中之訟斥澤之軍亟去無留交軍必依水草背衆樹則水澤交習而為致命之困制度之節兵法拙速巧遲其疾如風則水風交習而為勿幕之井大汗之渙兵以火佐攻者明而不戢自焚以水佐攻者強而能載亦能覆則水火交習而為未濟之舞

物既濟之預防且以主客言之視彼小畜如履虎尾則常習者勝以君臣言之慎我泰交毋致否塞則共習者勝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習以同人可也而大有難再宜以信順習之凡戰勝則與衆分善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習之以謀可也而行師唯豫尤以順動習之簡武公曰擇人各隨所長孫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爭隨之特義大矣哉而隨已隨人獨于所習故幹鼎習也至臨習也觀我觀民習也去問若噬膚習也責不利往習六四之飛辯可也剝不利往習上六之得輿可也兵機莫妙于復復之妙不習而利也無妄則習之以正矣然正不妨詭所謂兵以正

合以奇勝也大畜則宜豫童牛之習矣然又不妨猪豕所謂爨客爲主爨勞爲逸也習觀廐之道投醪食敵之類是也習過人之才伐謀伐交之類是也出征所以正邦習于離而知折首始有嘉也黃石公云主將通志於衆而威非乎習之以虛則山澤之氣通有志之士無嗟戚勝矣兵以靜勝國以專勝不可蹈振恒之習也而兵家所不易習不容不習者惟遞遞之妙形人而我無形岳武穆所謂運用一心是也非如八門遞法之說也三軍之命懸于一將故恃壯非習也大明發而萬物照大兵發而萬物服故躁進非習也明矣蒙難習以艱貞主伯亞旅相習如家人睽習九十九著 卷十 十一 注九十九

而合損習以益夾有中行之習姤有施命之習萃有除戎器戒不虞之習故居高而遠望深視而審聽其習象升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其習象革主典有長子而當震不驚其習象艮漸進如處女而所歸自大其習象豐兵苦于旅而習以巽入習以先說習以中孚終不以小過累大德而明制度于前重刑威于後凡此皆以也皆善習以者也吾更有說焉今日習坎之法大事有二急務一在練土着一在練豪傑土着須待豪傑練之而豪傑必須自練比我同志志切勤勞者常德行習教事二語緊緊心頭俱要隨地隨時隨事多吃些坎珂練成一箇品格將天險地

險王公之險精我輩撐持有孚心亨之道端不越此而坎不盈抵既平行有尚矣生願與諸賢豪枕戈以待旦



平夷千羽

今天下蠻夷猾夏。由民逆命。寇賊姦宄。所在見告。于戈授而弗靖。羽書馳而靡寧。佐以武功。已同亂軍。引勝敷以文德。未免困客入軍。遇千羽兩階。七旬苗格。何獨推乎帝舜。粵稽帝舜。格千文祖。惇德允元。萬古謠聖。兩階之舞。差一御征。裁觀詢于四岳。明目達聰。咨十二牧。衆遂能遇。按兵法。有思士如渴。而策從則舜已舞千羽于四門。嗣是而降。夏啓甘誓。仲康胤征。有曰。恭行天罰。曰克誼天戒。其大旨。在殲厥渠魁。咸與維新。司馬法謂夏后氏正其德。未用兵之。勿故其兵。不雜觀此。則知有夏之于羽。湯之征葛。攸祖九十九篇。卷十。三。十。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後來其蘇。兵法謂軍之所至。示民無殘心。觀此。則知有商之于羽。周訓旅葵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賀。及周官所紀。四征弗庭。錄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太公曰。徵哉聖人之德。誘觀此。則知有周之于羽。合而論之。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則君心之千羽。可舞于審。勿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則將相之千羽。可舞于帷幄。克詰戎兵。親光揚烈。則可舞千羽于遐陲。制治千未亂。保邦于未危。則可舞千羽于磐石。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則可舞千羽而格。自心之冠。惟甲冑起戎。惟千戈省厥躬。則可舞千羽而格。攻心之冠。事有備。有備無患。則

可舞千羽而格。伺隙之冠。有其善。夷厥善。矜其能。夷厥功。則可舞千羽而格。驕矜之冠。至如洪範九疇。諸論無非文德之數。陳則皇極。卽千羽而偏。陂反側之私。格多方立政。諸篇無非文德之明訓。則克念卽千羽而警。暴逸德之人。格備乃弓矢。然乃鋒刃。則甲冑卽千羽而淮。賁徐戎罔不格。今而有誕其心。好之。則能容。卽千羽而胃疾。机桎罔不格。今而有誕改文德。蠻夷來歸。吾直書之曰。舞千羽于彤庭。東夷西苗格。

九十九篇

卷十

十四

行師豈第

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而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則又三軍之父母也說者曰干戈服心必屬赴赴之武夫似與豈第之說無不知河上非迫逐之地中軍非作奸之時在作獻功進屬虎臣之俘械而淮夷倭服實係多十之德心尉綽子曰王者伐暴本仁義此之謂也今者廣寧失守內寇告警當斯時而言念君子思得一溫其如玉者不已難乎然則豈第之說何居蓋豈第者非一意姑息煦煦效婦人仁之仁也天地不殺則不生聖人以生道為殺道孽孽蠹賊害我田穉則發餘之君子視醜類之貪殘生民之困厄而不急拯救豈第安在耶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豈第之鋒刃不可挫也攻國愛民攻之可也豈第之所向無堅城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豈第之所指無勁敵也且由豈第而推之今而有輔周國強無懼古名將者子吾為之歌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而有貳植文種足以辨安危力攻守者乎吾為之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今而有深溝高壘險阻賊勝易守勝難者乎吾為之歌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今而有番人役使以擊夷狄蠻夷者乎吾為之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而有將帥一心以和軍而和陳者乎吾為之歌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今而有典師

動衆不待吏令而奮擊者乎吾為之歌曰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今而有自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者乎吾為之歌曰彼君子兮肯來遊今而有存養孤獨賑贖禍亡之家者乎吾為之歌曰王事靡盬不能執殳舍今而有車堅馬良而使人輕賤者乎吾為之歌曰文茵暢轡駕我騏驎今而有操弓拔矢而殺人百步者乎吾為之歌曰發彼小豸殛此大兕凡此皆所以全吾豈第者也夫豈無師行失律而迫殘人以傷吾豈第者乎則將薄吏輕士無鬪志者吾惟之曰武人東征不遑出矣其有戰而北守而降行轡淫奔者吾醒之歌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再歌之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其有離地逃軍行同蕭條者吾哀之歌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再歌之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至若遠輸則百姓貧吾痛之歌曰小東大東行棹其空古者戍軍三年不典吾憐之歌曰不遑啓居玁狁之故為將指敵忘身吾壯之歌曰架入其阻哀荆之族再歌之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其有不信不和怠疑厭厭者吾懼之歌曰邦人諸友莫肯念亂再歌之曰天之方嘒無然泄泄吾且為長歌以代天言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嫁嫁在疚於手皇考永世克孝吾且為賡歌以慰賢勞曰民亦勞止迄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周祿式遏寇

虞無憚作慝。吾且爲狂歌以自鳴。曰。四月維夏。六月維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湯生泰元。深于易。而辨于詩。亦爲歌以和我。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所歌維何。仍反覆歌之。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

戰律春秋

顏子曰。春秋兵法之聖也。或問之曰。孟氏曾言。春秋無義戰。其何以爲兵法之聖乎。顏子曰。又言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爲魯史記事之春秋。不足法爲尼山筆削之春秋。獨不足法耶。然則春秋爲後世撰兵法而作歟。顏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但桓文不戰則無天子。列國不戰亦不作春秋。故于一戰之中。而有伏羲執言者。可以法其安攘之大。暴今設伏制勝者。可以法其詭奇之小。術三百四十二年。聖已揭韜畧之蘊。奧而藏虛實之面目矣。則今有可指而言者。如魯隱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顏考叔取鄭伯之旗。登以先登。瑕叔盈繼之。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非太公所謂攻城爭先登乎。魯莊公與齊師戰于長勺。曹劌從焉。公將鼓之。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逐之。下視其輒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之。克焉。非孫子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乎。公之兩敗宋師也。一犯其不整。一薄其未陣。非吳子所謂行列未定。旌旗亂動可擊乎。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潁。緡滅師。遂並虞滅之。非尉繚子所謂調在于好。利乎齊侯伐楚。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使屈完如師。及諸侯。

盟非耶。馬法所謂典甲兵以討不義乎。韓之戰晉來與  
產以從戎事遂淳而止。秦義晉侯以歸。是吳子所謂人焉  
相親然後可使也。泓之戰楚秦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臨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是宋公所謂善。蕭見利不失。遇時  
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也。衛人將伐邢。遽至曰。不得其  
守。國不可得。是孫子所謂。是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  
之所欲殺。必先知其情。謂之無名。今吾聞必索知之也。楚  
子圍宋。宋如晉告急。魯假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若我  
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是孫子所謂。政其所必救也。城

九十九

卷一

十九

潰之役。晉臣以下軍當陳。蔡蒙馬以虎皮先潰其右師。獲  
毛設三旆而退之。樂被使與與樂而偽遁。楚陣馳之。原軫  
以中軍繼擊之。狐毛以生軍夾攻之。楚師敗績。是李衛公  
所謂。逐奔不遠。縱殺不及也。秦孟明伐晉。始敗于殺。故敗  
于彭衙。秦伯猶用孟明復伐晉。濟河焚舟。還霸西戎。孫子  
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此之謂。楚大饑。庸人  
帥羣蠻以叛。師救日姑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不  
設備。楚師分二隊伐之。遂滅庸。太公曰。夫先勝者先見。弱  
于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此之謂。敵晉伐齊。戰于  
鞍。晉卻克曰。余病矣。張侯曰。援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齊師敗績。黃石公曰。將  
能制勝。則國家安定。此之謂。敵鄭板晉。荀偃城虎牢。以  
逼鄭。鄭人乃成。孫子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此之謂。敵楚  
子囊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敗。以吳爲不能而弗微。吳人  
要而擊之。獲宜穀。吳子曰。若敵衆我寡。避之。千易。遂之于  
陰。此之謂。敵楚。敗吳。獲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  
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楚師亂。吳人  
大敗之。卽孫子亂而取之之法也。吳楚爭州來。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同役而不同心。楚師賤  
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遂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九十九

卷一

十九

與陳或奔。或止。吳以三軍擊之。楚師大奔。卽太公衆寡不  
相救。上下不相待。敵人必敗之說也。吳楚陳子相舉。夫樂  
王大敗楚師。及清發。夫樂王曰。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敗  
之。楚人爲食從之。又敗之。卽吳子涉水半渡可擊。既食未  
設備。可擊之法也。吳伐越。追至會稽。圍之。范蠡曰。待滿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勾踐。乃苦身焦思。卧薪嘗胆。役卒敗吳  
滅之。卽射繇子得衆在于下人之說也。越伐吳。夾水而陳。  
子使夜左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  
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滅之。卽李衛公以奇爲  
正。以正爲奇之妙也。楚春秋之戰。水界如此。然所謂律春

秋有實律孔氏之春秋非律諸侯之春秋孔氏之春秋真  
同哀誠雖有善戰者不能自爲律令不觀美與之兵孔子  
嘗以禮卻之乎孔子其真善將者也故陶朱曰春秋兵  
法之聖也昔漢壽亭宋武穆俱好春秋卒成千古忠義夫  
亦有見于此乎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射禮

今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獨未學禮乎禮之經曲度  
不可殫述乃其首記即敵之以毋不敬而于射義尤爲  
愜懣吾以敬者射之鵠也射義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  
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  
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吾推人臣一義而更有說焉班朝  
治軍並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是以將相有將相之禮鵠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也子曰軍旅不難難朝廷不辭賤吳子曰楚文  
武者軍之將鵠之義備矣而有能射此者乎曲禮曰介冑  
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  
司其局司馬法令者不拜李衛公曰節制之師諸侯畢張  
此師行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少儀曰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法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又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此則制勝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王澤曰戎容暨暨  
言容諸諸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法曰國客入軍則民德弱  
此率下之禮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禮君親誓社以習軍  
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而流示之禽而監諸  
利以觀其不犯命法曰用兵之法教戒爲先此簡練之禮  
鵠也而誰爲射此者乎聘義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于澶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法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有耻足以戰守此戰守之禮也而誰為射此者乎且孝弟放乎復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法曰臨敵不懷生此忠勇之禮也而誰為射此者乎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所謂武以威敵也聽鼙鼓則思封疆之臣所謂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也聽琴瑟則思志義之臣所謂在軍視勞功止規節也聽笙簧管則思高聚之臣所謂智將養食于敵也鼙鼓聲則思將帥之臣所謂國家安危之主也而禮且有以多為貴者其曰德盛揚謂非法之發必中節為宜耶禮有以少為貴者其曰精微觀物非法之謀密而計不奪耶禮有以大為貴者為貴者非法之大足以戰小足以守節禮有以高為貴下為貴者非法之好高惡下視生處賔耶禮又有以文為貴素為貴者非法之御服等色德旗什數耶凡此皆人臣之謂所宜射焉者也昔孔子射子夏相之圖使貢軍之將亡圖之大夫不入謂其背鵠而馳也子貢觀于端孔子曰鵠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今則曰天下之人皆失鵠我不知其射也雖然決諸正鵠反求諸己吾願天下懷四郊之厚者亟為友尼亟為衆禮以無負鵠之志

柴菴疏集二十卷

〔明〕吳甦撰

清初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予以萬曆癸丑成進士

進士

劉宗周

為令閱十載而入拜西臺是

臺是

為天啓之二年逆璫魏忠賢

方用事有朝紳數輩與之交

結謀構東林勑海內忠鯁之

士一日謁座師福清相公曰

知時事寢不佳乎子論內操

陵工諸䟽拂中貴意持不下

即天下事可知吾輩可去矣

予遂以養母歸未一年而楊

左諸君子鈎黨禍作予讀禮

里居五年而削籍當是時逆

熾張甚天下震恐昔漢嘗侍

構禍黨人皆節甫輩自為之

朝士猶以不與黨人為深耻

未有舉朝冠帶之倫耳為逆

監兒孫四布爪翼搏噬善類

如此一時者真千古異變也

烈皇御極首誅奸逆然黨與

尚在予起自廢籍是以有除



奸之法一疏而不知

睿斷久厯

宸衷發紅本定逆案即內閣

諸老不敢仰贊一辭况珥筆

交戟之下者乎然魏崔之黨

固已目攝而心銜之矣予素

慙直觸迂要人不獲久留中

十年積俸猶遣賑秦久病屏

軀尚推撫晉仰賴

先帝仁明鑒其愚忠所進封

事朝上夕報可以是讒間不

行然卒以督師一案請兵討

賊為異已構陷幾死荷

聖恩不殺得戍滇海萬里投

荒未獲身殉

君父屏跡荒野五內崩摧自

念數歷中外章奏頗多空言

何補每一披對血淚迸下將

取而焚之一二故友止予曰

古人焚草恐彰君過今子所

言國是民隱朝典兵事之屬  
皆仰承

鑒採多見施行著之史冊用  
彰

先帝納諫之美婉德克舜固  
不休歟即請兵一事誣陷甚  
深當日拜颺殿陛籌畫幃幄  
蒙

聖明俞允俟兵集啓行後人  
鮮有知者弘光朝逆案既翻

奸黨踵出清議混淆無復天  
日儻太史氏東遊江淮之間  
徵文考實於子疏或有採焉  
子拭淚有味其言年衰垂斃  
沒世無聞竊自傷悼乃出笥  
中藏稿自西臺以至部閣摘  
其切要者共二十卷暨友人  
所惠序文錄而存之以授諸  
子宋朝薛奎志或未伸輒不  
食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予之存是集也亦以識吾慙

愧焉云爾

淮南吳姓自識

柴菴疏集目錄

臺疏

卷之一

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預患莫如修備弭盜莫如安民疏

臣父被誣已久乞勅部行勘疏

王言太褻國法陵彝爲今日隱憂疏

學政當修改差風憲疏

卷之二

臺疏目錄

災異叠見乞圖修省之實疏

卷之二

屯餉太濫名器可惜疏

表章真儒乞議易名疏

兵食大計亟爲籌畫疏

用人貴預任人貴專疏

卷之三

視學大典速賜舉行疏



直陳時政之失疏

召還忠直大臣疏

嚴限緝盜以肅法紀疏

額餉難加冗食當撤疏

安民必先擇吏疏

乞代題終養呈

卷之四

朝廷除奸之法疏

卷之五

臺疏目錄

枚卜宜慎國體當惜疏

謹陳視學要務疏

言官以糾彈爲職業疏

冢臣婦逆有據恭請聖斷處分疏

遵旨回話疏

河決一日不塞災邑殘廢可憫疏

水患日深生計愈蹙民逃盜起兩邑將廢疏

代興化鹽城兩縣災民附繪圖

附餉議上畢大司農

目錄畢

卷之五

聖諭目錄

七

柴菴疏集卷之一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桂謹題

臺疏 天啓二年

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疏

臣伏見邇年以來綱紀陵彝法令廢弛人懷異心國無常憲漸至陰盛陽衰彝敵跳梁小人竊位所在奸逆潛伺竊發白蓮煽集異黨青衿凌辱臺臣江右之妖書鼓惑愚氓羅甸之僞檄搖動中外臣不覺仰天

卷之一

卷之一

長歎拊膺痛哭曰嗟乎亂賊之興所繇來者漸矣竊謂今日欲誅外賊先除內奸欲興問罪之師先正朝廷之法臣忠憤填胸不識忌諱謹直陳一二逆形久著奸狀難掩者以彰

陛下雷霆之威則有崔文昇李可灼者當

先帝臨御之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爲臣子者宜倍加敬慎何物么麼敢爲書試崔文昇故用泄藥李可灼悞進紅丸服御未幾而鼎湖弓墜當是時天地爲

之慘淡

九廟爲之震驚忠臣飲恨義士拊心無不思咬二賊之內以附於人人得誅之義者

陛下賴

祖宗之庇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首除亂賊而漏網至今尚需查奏書之史冊謂

陛下忘

先帝之仇諸臣無討賊之舉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

卷之一

卷之一

而有悖逆之行者不蒙斧鉞之誅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誅此二賊告之

宗廟播之臣民曰朕爲

先帝討賊而後人人知有君父無敢存微仰之心行嘗試之事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至如募兵賈祥本一無賴廢弁竄跡江濱乘東氛之熾煽懷攘竊之奸謀兵部給之劄付令招家丁奸宄而弄兵權不知申令約束小人而持凶器過敢煽命雄行會城擾攘沿途

搶奪按之軍法罪在不赦日者出示倡亂挺而走險欲扎營近郊要脇朝廷夫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賈祥跋扈如此竊意

陛下赫然震怒速加顯戮而猶煩查勘未正典刑傳之九邊謂國家行姑息之政養禍亂之源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而有倡亂之舉者不蒙斧鉞之誅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斬賈祥懸之藁街傳示邊鎮而人人知有國法無敢矯

矣未竟

卷之一

明吉而狂逞糾賊黨而煽禍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至如輔臣沈淮尤可駭異其被跡奸謀屢經論列不必再贅惟是通國皆知其爲奸同鄉亦謂其鮮恥使良心尚在惟速去可以少謝人言而甘受唾罵貪戀不休淮卽不自愛奈傷國體何嘗怪其飾辯兩疏一則謬爲兄弟閭牆之喻媚俗乞憐一則妄爲東事安危之說欺心罔上自許愚忠有何匡贊之策招納凶命豈是禦侮之謀夫大臣當首爲朝廷植風節嚴進退

明出處而敗名喪簡若此道路之口皆疑其貪位不去猶欲竊弄威福驅除善類果爾則關係不小臣爲此懼懼夫爲人臣而無廉恥之防者不蒙

主上之斥將其漸不可長也故今日宜急罷淮充其請告曰朕待輔臣有禮矣而後人人知有廉恥無敢與援以固寵飾說以欺君亂萌消而人心正矣臣非不知方今賊披猖黔野告警天下危亂當議安撫而惟是誅逆斥奸若不可一日緩者亦以今日致亂之病根在臣子則功名念重君父誼輕在朝廷則紀綱不振刑威未肅故願

卷之二

卷之一

陛下急提太阿激發臣子忠義之心痛除奸邪叛逆之漸使人心改邪歸正平日爲忠臣義士則異日必不爲亂臣賊子平日爲進禮退義則異日必不爲植黨營私故臣愚竊以爲欲人人知有君父請誅無君父之崔文昇李可灼始欲人人知有國法請誅不畏國法之賈祥始欲人人知有廉恥請罷無廉恥之沈

灌始此世道汚隆之關人心邪正之界而天下治亂之機也主權尊而王法彰大義明而百廢舉然後責樞臣選將厲兵以征不義責計臣持籌握算以裕軍需責禮臣申明禮教以挽士習責各省直撫臣宣布恩威以惠窮黎而除反側

陛下宵旰圖治親賢遠奸躬郊祀以敬天遵舊章而法祖中興之業一整頓而定矣內順外威何憂孽敵哉故曰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其亂也始於人心之不

古者立

卷之一

正主權之不尊流弊極於無父無君而爲害慘於洪水猛獸世衰道微亂賊蠱起孔子修明王法著之春秋而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則今日誅亂賊斥奸邪固

陛下事矣撥亂返治孰有大且急於此者臣所謂尊主權以遏亂萌正人心以維世道蓋竊附春秋之義云爾臣至愚極憊冒昧貢陳伏乞

陛下立加裁斷如日月明而陰翳全消雷霆震而妖

氛自淨於以維持世道潛消亂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禦患莫如修備弭盜莫如安民疏

今天下外困於彝內困於盜成土崩瓦解之勢而既憂無兵復憂無餉有捉襟露肘之形當事者不悠沈置之曰氣數固然則苟且塞責謂計畫止此若是者終必至於悞國而悞蒼生臣愚不揣竊抱杞人之私憂謬效狂愚之一得惟

陛下不厭爲常談而閣部不視爲故套則請臚而列之於左一曰修備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山海者京師

卷之一

卷之一

之藩籬固藩籬所以固根本也永平薊密保定通津環衛京師應援山海者也有一足恃乎否也急宜及此時嚴勅督撫率所在有司賑饑恤寒以固民心修城守整兵馬以防緩急無事則固守內地消奸究窺伺之萌有警則入護神京備勤王仗義之用此關係宗社安危者也而可無備山東盜起曹濮以南大河以北皆漕運咽喉急宜勅山東河南南北直兩淮各制撫檄行各兵備道整理標兵練集鄉勇各於要害特

角屯札以壯聲勢則鳴張者可以立擒驚伏者可以潛杜而臨清濟寧德州曹州等處方有虎豹在山之勢此關係地方安危者也而可無備鄒滕繼潰勢逼徐淮順流而下金陵亦根本重地也雖小民無知弄兵潢池撫臣趙彥力能辦賊焉知異地無奸人猝起攘據稱雄者東南半壁全在金陵而可無備揚州帶江襟淮亦大都會也游士任募兵三千無餉而譁萬一變生不測則奸民起而應之可爲寒心雖屢蒙嚴

卷之一

卷之一

旨催督而杳無調發之期若使士任統領而前取道天津由河入海免陸路之繹騷而因以護衛漕糧亦一策也其一切割付名色之官皆赤棍白徒擁蓋橫金恐嚇鄉愚聚越名器爲害不小宜行撫按嚴查追剗以清地方此又法所當飭備亂於未形者也臣故曰禦患莫如修備也一曰安民夫爲國計者莫如安民迫於鞭笞而民不得安迫於饑寒而民不得安迫於盜賊而民不得安豈惟不安久之且率而爲盜矣

愚民何知國法彼見夫鞭笞而死僥寒而死與盜而死等死耳而盜而死者猶須臾緩也上之人能盡法誅之乎一二豪民以妖術邪說煽其間故易與爲亂夫使民安則必不爲盜欲民不爲盜必有收拾豪民之法而後可

陛下試想危急之秋終日選將不得一將終日募兵不得一兵何以草澤之間奸邪之輩揭竿一呼百千響應計爾縣邑如此之猝且勇也臣攷從古盜賊之

卷之二

卷之二

生發必有梟傑之輩爲之倡首此輩頗讀史傳粗知典公習學韜鈴張大胸臆祇因仕進無路鬱鬱思逞而愚民迫於饑寒易於眩惑往往釀成大禍故富弼請訪兇險之徒習知武藝者作草澤遺選薦用蘇軾請別開仕進之門李琮請諭各路知州陰求豪猾之士使以告捕自効量加酬賞秦觀謂銷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雋皆淵謀上論也臣愚以爲今日宜倣此意諭所在有司採訪有前項豪猾梟傑之

流分別驗試果有智謀超衆勇略過人者薦之於朝破格擢用其餘善爲駕馭練爲義勇如告捕自効之例則豪民不至挺而走險亦弭盜之善法也近學臣左光斗督試兼收騎射之士最得此意而臣因思我朝設文武之科皆以八股腐套三寸毛錐取士所以不能盡豪傑之用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而宋臣范仲淹謂能用度外人方能周大事安民者當安民之心而消其不平之氣則用人亦民心向背所係也

卷之二

卷之二

臣故曰弭盜莫如安民也一日汰冗夫今日之患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所以無兵以有用供無用以無用害有用所以無餉餉之不足錄兵之不清清兵所以清餉也而不揭兵也財耗於冗食自古患之而今爲甚自遼事至今不知增添幾許官矣添一官則添一官之俸薪添一官之衙役而修造衙門公費工食困之卽如監軍一道歲費金錢當以數千計今關門地狹兵少安用多官連宜議裁而天津登萊只以

兵道兼之不必更設計節一官之費足充二百兵之餉是裁一官而得二百兵也如恭遊守備宜照兵數定其員額不當濫授匪流計節一官之費足充百兵之餉是裁一官而得百兵也錦衣之襲濫及中涓恩廕之官多如車載試逐一清查

祖宗朝有此額否又如各巡撫各道將名色聽用之管家丁總哨之屬皆月領厚糈而實遊棍無用似當議裁十分之五計節一人之費足充十餘兵之餉是

長宋龍集

卷之一

二

裁百人則得千餘兵裁千人則得萬餘兵也近日經臣汰冗員四百餘名歲省餉數十萬緡一邊推之各邊錄一省推之各省不惟足兵亦可足餉果何憚而不爲也況多官爲害未易枚舉武弁之剋削也貲郎之攫取也道臣之賢者苦於牽制也不肖者徒滋紛擾也未効前籌羣爲侵盜尤令人汚賴夫無益於國而有害於地方猶當議裁況裁而有資兵餉者乎又況國家置官原自足用但須考覈本官果其入地相

宜則專委之否則急易之官得人則事自理何取於十羊九牧爲也故今後請添設官員者宜止也臣故曰措餉莫如汰冗也凡臣所言無甚高論然而綱繆牖戶迨天未雨有備無患昔人所戒寵取豪雋以消奸民不軌之心如富弼諸人皆宋名臣蓋卒驗於宋江方臘之患實爲遠見生衆食寡大學理財之官多法亂今日受病之根故敢不避瑣賈而竭其愚忠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長宋龍集

卷之一

三

陛下留神省覽勅下部院詳議施行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

臣父被誣已久乞勅詔行勘疏

臣惟孝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故夫親有隱德不爲表揚非孝也親有冤抑不爲申雪尤非孝也今

冲聖御極追堯舜之治弘錫類之仁羣情休暢公道昭明誠千載一時而臣父清操直節不阿權貴被仇遭謫不獲自明實恨泉室無由消雪臣爲人子日夜痛心欲披瀝肝血哀鳴於君父之前者屢矣而躊躇

三才集

卷之一

再四已復私念人情疾痛憂患必籲天而呼父母況臣抱茲隱痛積誠二十餘年何忍失之一旦仰負聖世縱使言而獲罪亦所甘心故敢冒死而卒陳其狀

陛下憫啓焉臣父吳三畏係舉人萬曆二十七年授廣東韶州府推官廉潔明允治行第一按臣李時華薦舉以備行取擢用其考曰剛方正氣抑畏清操益實錄也其治狀如清吏弊理冤獄除積蠹興學校種

種善政勒之碑記士民尸祝於今不忘而臣父居官

惟有赤心更無媚骨不意勢宦某以吏部郎請給歸里氣焰薰炙凌轢郡邑自守令以下皆徇僂拜謁而臣父強項獨畏揖不拜又某縱子某拐妓占產爲人告許臣父審擬如法請托不行致某恨人骨髓百計傾陷捏造事款密揭當路而是時監司御史皆某同年遂墮其術又有宦某者爲子考試力囑居首臣父閱卷斥其文置之後列某銜之後代某爲吏部郎又

三才集

卷之一

姻婭戚也益文致媒孽不遺餘力臣父信心自守拙於彌縫遂於萬曆三十二年推陞楚府審理正矣至三十五年大察復褫職爲民蓋撫按備察之疏每於左還之官牘點事蹟以完一時計與不知臣父以持法不阿權勢被仇傾陷之至此也今查論疏開載事件寥寥數款俱係誣捏絕無形影以勢宦之含沙成彈文之羅織一字污名千秋冤狀嗟嗟彼其之子亦寧知有天日哉臣父伏處田間雖萬分屈抑不得叩

爾自陳臣累爲外吏雖考滿乞恩未敢赴闕具疏今  
臣叨列臺班職爲言官是瀝血求明剖心額天之日  
也竊念臣父一生清節恥求溫飽敝廬數椽薄田百  
畝皆臣祖所遺臣父宦歸奉書之外了無長物卽臣  
遵父訓三令嚴邑不敢以一縑相貽鄉評輿論私相  
頌美以爲庶幾清白吏之風而嶺南父老豎臣邑人  
追歎往事爲扼腕拊膺至有泣下者曰世寧有公道  
又曰公道終不可泯也語云事久論定今臣父歿七

長卷五

卷之一

三

年矣臣不能爲父表揚清節已爲大痛而恐令無端  
受此汚名嗟乎白璧點於蒼蠅貝錦成於萋菲此詩  
人所爲痛恨夫譁人而志士寃憤不平欲泣血以相  
明者也昔馬援以憲茂蒙議朱勃爲之上書李邕以  
坐賄被陷孔璋因而抗疏之二人者所稱疏賤之士  
也於馬援李邕非有不可解之誼也然而挺身厲節  
甘觸品譴者懷忠直之遭讒而公議不申於後世也  
又况臣爲人子者乎夫官職之予奪總由自朝廷其

關係榮辱者在一時而立身之貪廉爲士人名節其  
關係榮辱者在萬世臣旣不得如諸臣顯親皆選一  
命之榮而又不能爲父潔雪以洗萬世之辱臣父在  
九泉目必不瞑臣異日亦何面目下見臣父哉謹按  
國制凡民間有冤枉陳訴者許擊登聞鼓令御史一  
人監之凡御史於民間冤抑皆得中理爲之昭雪而  
臣父冤抑反幽滯不白臣亦何顏列班行之末爲簪  
笏之羞乎伏遇

長卷五

卷之一

二

皇恩普被

聖度寬弘不以舊惡錮自新之門不因一眚掩生平  
之節而臣父以清介之吏蒙汚穢之名豈聖世所宜  
有也此臣所爲仰天拊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伏乞  
勅下吏部咨行廣東撫按將臣父被誣事款逐一查  
勘明白回奏如果有穢迹賊私卽覈臣職以贖父罪  
如被仇傾陷實係誣枉則速賜昭雪復父原官給以  
恩命庶清讞讎暫晦於一時公道猶彰明於後世朝

廷不失勸懲之典而微臣得享清白之名常與千子孫孫共戴鴻恩永祝

聖壽於無疆矣臣不勝激切惶悚頓天待命之至

附錄

天啓二年壬戌夏四月生初溫竿而臺荷

上登極覃恩諸試御史得實授兼馳贈其父母姓追念府君則杜門吞聲哭日夜繞楹徬徨行於是瀝血爲書草具而躊躇未上每朔望逐隊行謁座師葉臺

吳玉甫集

卷之一

三

山相公問曰子有憂色云何姓未敢荅又久之謁則曰子何憂之深也姓不覺掩袂哭失聲乃以書草進曰先府君舊爲廣東韶州府推官以介直觸迂權宦被誣落職今不得與覃恩姓不孝負茲大痛日夜咨心葉讀未竟拊膺曰此至情也何不遂上姓於是歸而薰沐三日乃伏闕上書言下更部時太宰張公問達亦爲伊父乞贈方奉俞旨蓋負痛與姓同卽日爲移檄粵撫又咨都察院行巡按御史勘時壬戌九月

也姓遣僕粵東往返幾年而僕回則云行至韶州

巡按御史周名用賓者適行部按其郡郡士民踴躍

具呈乞祀名宦御史曰吾巡閱數郡未見士民誦祖

父母如是懇懇者且又在二十年後詢其事則欷歔

歎息曰天道天道云而郡守張公翼軫力贊之總督

胡公應台者亦首肯急下縣道勘實僕又云南雄守

顧公懋光聞之爲發憤不平每見上臺則訟言其冤

顧公同郡人知先府君素履故憤也癸亥三月故事

吳玉甫集

卷之一

二

請封者必吏部考功郎類題而後給僕以三月十六始賁文到京太宰則語考功郎曰需之俟吳公覆疏下而後類題十七日疏上開三日奉

聖旨吳三畏准復原官仍給予恩命而府君勅贈得

比諸同列益異數也制詞樞古雅可誦千年幽谷昭

於一旦一時人心翕然公論大明吾邑士紳諸祀於

鄉曰孰賢如吳公者郡郡士民請祀於郡曰孰賢如

吳使君者御史采其議檄郡邑祀焉嗚乎府君之德

業始炳炳人耳目矣而韶州文學謝城則曰吳使君  
謝官歸時韶父老相與流涕立石帽峰山下頌德也  
彼宦閭之怒密令人踏石斷之水中彼官死韶父老  
又相與流涕曰其奈何忘吳使君復立石帽峰山下  
頃御史檄下縣道問狀則韶父老又相與流涕已踴  
躍上吳使君治行且督專祠祀焉今祠前石歸然矣  
嗟嗟燕不足徵天道耶城州時與姓同讀書署中徵  
府君事尤悉故獨慙慙云嘗稽往歷士之懷奇  
抱璞不屑屑隨俗俯仰爲世人抑掄者可勝道哉乃  
姬公有跛狼之喻孔父蒙喪狗之譏彼世所稱大聖  
人也而猶若此府君之謫固其宜也然事久論始定  
後世榮之士林宗之其德業日星炳也彼訶譏者草  
木腐朽且萬世罵矣士在當世寧遇不遇論哉府君  
苦心亮節自信彌堅遇炎獨冷履險獨犇當衆口銷  
鑠之秋不懾心瞬目者蓋寡而府君不爲動吾道非  
耶乃今者日星炳也姓不肖何能闡揚萬一則有韶

人口碑

天朝綸綍在至於民者尸祝士者俎豆晦於一時而  
炳於萬世不可謂不遇矣世思後之子孫無念而  
不克電勉以昭令德故詳著簡編使後世觀覽知  
君恩祖德守之勿替且令世世得爲清白吏子孫則  
是錄也嗟念哉嗟念哉

王言太褻國法陵葬爲今日隱憂疏

臣聞王者之言如綸如緯信於四時堅於金石將以昭示中外垂於久遠刑賞於是乎出法守於是乎在蓋言宜重也尚矣臣伏見秦封一事前後票擬至二十餘旨則褻甚也夫秦藩之不可封禮臣以去就爭者屢矣

陛下明知其非制而顧不能裁之以禮反援不可開之例以滋口實何也冊使之遣宜在四月今且十月

三  
卷之一

三

矣而猶曰必待秦封秦終不可封將併廢諸藩之封乎此言何以詔天下示後世有如執

祖訓以問廷臣廷臣以何詞謝之蔑

祖宗之制褻綸誥之體長秦藩凌肆之漸生諸王疑貳之心一舉而四失備焉是階之亂也且今之時事多舛不獨此也臣竊觀

陛下出旨太褻行法太寬故臣下奉旨太輕視法太易不當行者既多反汗之失急當行者又鮮風雷之

厲故有事關軍國而部臣寢閑不覆者有屢旨皆催而諸臣玩視不遵者臣請略舉其一二毛弁之接濟爲牽制也終日催兵而無一兵終日催餉而無一餉則接濟之旨謂何淮兵之召募爲援廣寧也不命之勦妖而徑勦妖屢命之渡海而竟不渡海則召募之旨謂何梟貳之添設儲經略也高臥林下者有待郎慷慨出關者無侍郎則添設之旨何居總兵之赴關練新兵也爲盜行劫者有兵列伍分隊者無兵

三  
卷之二

三

則練兵之旨何居明時舉李達之釀禍蜀人恨入骨髓奉旨幾一年矣而何以至今不解王文燁賈祥之罪案國法在所不赦奉旨已半年矣而何以至今不問清查盜餉屢奉嚴旨不知何年是清查之年何棟如侈然享家園之樂矣救拔黔省急在燃眉不知何日是救授之日張我綴愁端無痛癢之聞矣嗟乎此國家何等事而玩忽若此然諸臣謀國事似甚拙而謀富貴又甚巧爲朝廷幹辦似甚疎而爲身家私圖



又甚密官人之公典徒爲請乞之私徑京堂巡撫可  
請懷得矣從來之成例忽作今日之溢格察處破鏡  
可資緣起矣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臣觀今日諸臣敢  
於抗明旨忍於忘國恤勇於徇私情甘於犯清議在  
外如是在廷後然小臣如是大臣復然而總自王言  
輕襲國法陵葬積習以至於此人和衷 不知畏  
君父人知重名利不知重朝廷萬一 長驅中原  
雲投南下而海內不應法立而臣下不守賞之不爲  
勸刑之不爲威宋末之禍殷鑒不遠是則臣之所謂  
隱憂也伏乞

聖鑒

卷之一

三

陛下毅然獨斷法行自近先止泰封以杜私恩逮造  
冊使以成典禮併論內外諸臣凡事關軍國屢旨督  
催而違玩不遵蔑法徇私者有  
祖宗刑章在庶令行禁止人心儆惕王言重而國法  
昭天下事尚可爲也

### 學政當修改差風憲疏

伏惟

陛下遜志典學克修文德將以風勵海宇愷悌作人  
使文教覃敷俗尚淳美庶幾比屋可封追美唐虞而  
教化未興風厲無術致蠶絲猾夏盜賊蜂起青青子  
衿甘爲戎首四川生員授偽官矣山東生員從違賊  
矣遼左生員迎 矣諸生固誦法孔氏佩服先王  
者也而今若此何俗不長厚人鮮忠義至此極哉語

東漢疏

卷之一

言

曰父兄之教不嚴則子弟之率不謹亂賊之興所由  
來漸矣古之帝王必以風俗教化爲首務是故誨道  
尊而風俗美教化行而人才出學政之設豈爲是習  
青紫酬羔雁哉以興教化毓人才變風俗也則今日  
者奈何視學政綬也臣伏見督學之任惟南京並御  
史各省皆用道臣隸於臬司畀以專勅固不重歟而  
今清陵葬也上而仰承撫按類多掣肘矣下而俯臨  
官民皆得開說矣權分則玩法玩法則弊生私徑易

開積習難洗門第者前茅寒素者落鬼巧學者捷得  
厚養者沉淪甚至豪宗勢族橫行里閭恃有墻壁莫  
可誰何故貧緣之風長則甄拔之典清勸懲之法格  
則教率之風寡也豈無賢者秉公獨立雅志整飭而  
任怨任勞往往不免夫千仞之山跛羊易牧則積漸  
使然也今欲挽積習莫如飭學政欲飭學政莫如崇  
事權則臣以爲差御史便御史爲

陛下耳目攬轡澄清以振綱紀爲職業扶名教爲已

長卷

卷之一

三

任風力足以觸邪指佞各謀足以善俗觀風若授之  
學政必能興文教而挽頹俗是故上而比肩撫按撫  
按不得撓其權有關風化軌倫紀者得執而問之不  
則白簡從事矣下而約束守令守令不得關其說有  
不失公慎濫請托者得移檄讓之不則糾彈隨之矣  
況今日儲才剔蠹尤爲急務異能卓行理光未耀者  
得以上聞劣行敗類恃惡橫行者得以徑問是故杜  
貧緣至公也肅綱紀至重也挽風俗至淳也儲賢才

至弘也剔弊蠹至清也臣故曰遣御史便夫居高而  
呼聲不加疾而應者遠則所居之地然也或曰令甲  
不虞舛歟臣曰否國家用人視特緩急如國初急軍  
政則有各省清軍之差是也今

陛下重文教而特命風紀之吏書之史冊尤爲美談  
如謂令甲不載則兩京學差非歟何舛也或曰增差  
不虞授歟臣曰否各省督學以御史代之隆重其事  
非增設也官舍如故衙役如故廩餼如故而地方更

長卷

卷之一

三

增一番整肅何授也或曰部曹不虞壅歟臣曰否仕  
路疏通今日爲甚官額增設部郎爲甚監軍者若而  
人督餉者若而人贊畫者若而人有連茹之升無積  
薪之歎何壅也或曰各省鄉試管用部曹爲考官而  
新學政歟臣曰否掄取一時之人才爲考官易專司  
一方之風教爲督學難自非隆以事權特差風憲鮮  
能勝任而倘使有若夫權輕法玩積弊叢生臣前固  
言之悉矣此非臣臆說也

祖宗朝各省鄉試皆令御史與按察使主其事內外  
臺相爲表裏行二百餘年至江陵相癸生而始議文  
國家未始不以文事任御史也且匪獨此也每遇鄉  
試如江浙等處諸大省必命詞林給諫卿寺銓司總  
掌試事無非謂掄才大典宜從隆重耳而提督學政  
獨賴之御史使各省不得與南北兩直同被肅清之  
化而御史不得與詞林給諫卿寺銓司共增文教之  
光臣竊以爲熙朝一缺政也今諸臣濟濟班行維

國  
卷之二

天子使卽一切屯牧茶馬之類不以付有司而耑勅  
御史往者何也利弊闢焉則權在所必重耳夫學政  
之關利弊也大矣而獨靳之是新猶僕僕之大典不  
及屯牧茶馬之瑣務也非風厲海宇愷悌作人之意  
也近候補科臣蒲秉權有增設按臣兼攝學差之議  
奉旨議覆臣亦有見於朝廷紀綱四海風教關繫甚  
重故不揣愚昧而直陳其悃欵如此伏乞勅下部院  
詳議或以法宜畫一將各省提學盡差御史或以例

難盡更則先將江浙閩楚諸大省酌量改差擇資深  
望重者如兩京學臣例則挽回士習清肅風紀亦聖  
世文治之光也

卷之二

卷之二

三八

災異疊見乞圖修省之實疏

臣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頽塌過半人口牲畜殞斃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愛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日者

聖壽無疆萬壽萬國二俘繼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安仰天變不足畏乎臣不習占驗但據時事可憂可懼者爲

史未正集

卷之一

三

陛下陳之今國家所患

安奢而爲甚

之謀算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之奸細遍都城而我求一遷卒探虛實不可得譬之敗屋頽垣未施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大逆至狡也至巨測也一旦窺關是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綫止仗一樞輔其足供樞輔驅策者尚寥寥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之勢正熾奢

之巢未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芟除之期各邊之備全虛枵腹之卒易謀而太倉如洗庚癸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憂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征調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憂憂無餉猶議加派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禦貨國門者皆

史未正集

卷之一

三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爲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驕官侵帑剝削肥己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發動耳然已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以供國課國課未完而已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爲溝中

之瘠於是人變爲妖民野爲盜弄兵潰池終無噍類  
至今齊魯之郊黔蜀之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與紅  
夜嘯大烏盡號啄人肝腸飲人腦血死於者白骨生  
苦流離者蜚鴻滿野天未悔禍顧我西陲復遭茲變  
陛下不及今下德音發明詔急如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回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恐死以望再生而當事  
者故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備朝廷恤民之  
意而憚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爲盜  
賊妖民一呼揭竿四起 賊動於外窮民泣於內此  
時卽平勃爲謀韓白爲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邊有百破而無  
一完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修國有  
百竭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爲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亘雲以爲武備  
在是而不知關塞之上有被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  
能守之將士但見焚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

以爲盜不足憂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  
土地殺我將吏屠我生靈之強敵但見妖賊號於白  
左蕩平以爲太平可期而不知閭閻之間有饑不得  
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之赤子且也日日  
緝奸而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關門議察安在日日諸  
盜內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爲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  
揆之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  
懼且有不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  
噫危矣哉臣又問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已下詔  
求言上自皇躬下迨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  
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官府闕失忠言日寡不  
能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  
當時周公且爲師召公奭爲保問散之徒爲之左右

先後旁無嬖佞纖巧之奸內無逆咬狗馬之奸外無  
竊敵盜賊之傲然猶訪落謀始小忿懲患七月之陳  
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逕之戒盤游如此而後得守  
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  
成周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時艱而挽天變乎臣  
愚竊以爲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  
務

竊情與四方水旱盜賊災異之變皆當常置座右  
時加儆戒或有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  
臣亦宜盡心輔佐日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  
軍務彞情條列害利指陳得失使人主知小民疾苦  
王業艱艱庶幾開悟君心毓成聖德即今天鳴地震  
未必非知憂知懼之一機也然諸臣以飭武備恤災  
民爲請而猶俟部覆遷延歲月何濟實事謂宜即下  
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爲防禦

以安反側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  
除賑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  
除免加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  
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聳窮民感泣方於時  
艱有濟天變可弭臣愚不識忌諱冒昧竊陳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卷之一

卷之一

三

棠菴疏集卷之二

山西道監察御史吳桂謹題

臺疏

天啓二年

也例太監名器可惜疏

臣巡視廠庫凡工部新舊事例青絲巨衙門掛號伏見屯田司陵工新例再四簡開浩數久之竊不意名器之監觴一至於此夫該部之開事例爲陵工也或有慨於發帑之艱誅求之竭不惜借箸以籌少示通

卷之二

融戶寧不諒之如果無關係統罔礙國制亦何樂株守爲而實有不然者謹先按其必不可行者數事爲陛下陳之一廩生納准貢例國之有貢士蓋助之庸官鄉舉里選之意

祖宗朝極重之枯管三冬寒臘午夜嘔心鍊腎需之數十年尚不易得而今以納錄得之則辱士類甚也且邇來兩次恩選俊乂雲集鈴曹之牘疏淪甚難若此例一因納者必多則壅遏法甚也是何可行也一

卷之二

卷之二

二

納府通判選判正提舉例府判列在郡守之下位居邑令之上秩固甚崇矣今無藉市民多金邑子朝輸白銀夕綰青綬使郡守比肩有非類之辱邑令折腰切銅臭之耻沐猴而冠牛驥同皁名實既乖體統安在是何可行也選判提舉職司鹽課其途甚艱今國家急軍儲清鹽政議者方有改用甲科之說蓋重事權而法乃行借廉能而靈可清也今貲郎以數百金攫得此官如置肉餓虎之蹊驅蠅積穢之地濡而溺焉何惜之有亦甚非國之利也是何可行也至於首領佐貳納銀請封一欵尤爲悖謬朝廷設封典以昭激勸榮及父母恩逮妻室最經典也雖守令之賢非得撫按正薦未可妄邀如行人之官卽逢三年考滿不得及父今三司首領衛郡佐貳但有獎勵皆得納銀買贈是與隸之流得襲衣冠 equal 封之典竟同市販垂之青史謂國家封典不足重輕貶恩無關榮辱所損不小又不獨繁縟之惜敝務之微已也是何可行

也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爵位曰名章服曰器  
故古之人君見賢授爵因能任官唯持之甚重故與  
者慎而受者安有之不易故得者榮而失者辱也譬  
之珠玉以難得爲貴使易如瓦礫則寔人賤子皆可  
俯拾何足貴乎況名器太濫則人有恃心典章太廢  
則俗多凌替茲亦賈生所爲痛哭流涕者也他如遺  
成本係重犯或終身或永遠俱令以貨解免則開有  
力者輕犯法之門又如納官宜有定數舊例多新例  
減故以輕值招來幾同爲市者左右望之行變亂王  
法虧損國體諸如此類併當議裁雖然臣區區愚忠  
非獨此也

陛下繼承大業富有四海

先帝龍馭方遐殿廡未就玄宮甫闕劍履猶新每當  
春秋之際清露下零寒霜既降

陛下於此能無惆悵古人不以天下儉其親

陛下何惜數十萬帑金不以輸之

山陵嚴責司官早竣厥事庶幾少盡人子一日之心  
乎該部不能仰贊孝思力持大義而止以事例塞責  
貽朝廷以責官營葬之名臣竊爲不取也今  
憂陵開工在邇而事例之入尚無分毫如欲取給非  
沿日曠月必不可得

陛下踐祚已三年矣而

先帝山陵日久未竣臣度

陛下之心必有所不安也伏乞勅下該部將臣前所

奏

卷之二

四

列諸款先行停止其餘仍令酌議或先請發帑俟陵  
工竣事而該部以別項節省次第補之不令國家有  
爲陵工開事例之名於以全國體而昭孝思豈淺鮮  
也



表章真儒乞議易名疏

嘗考周禮士之有道德者沒爲樂祖祭於瞽宗又古者士大夫死而易名以彰煥行爰有諡典雖褒崇各異其於表章先哲翊揚風教均也而況開明道術德在人心功垂萬世者諡與祀固可緩乎哉迺自孔孟下迄宋儒或稱千聖之真傳或名六經之羽翼有功斯道俱隆是典至於我朝

太祖開帝統於中原

卷之二

卷之二

上

列聖顯文謨於奕世淑氣所鍾名賢輩出如薛瑄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等業探纂議各予美諡侑食孔廟崇儒重道於斯爲盛矣而臣竊以爲未盡也其間名世間出真儒蔚起或以歷世尚淺偶因公論之未定亦有潛見殊遭苦於表章之無人雖沫泗一脈不乏繼統之賢而俎豆千秋容多未舉之典然不墜者道不晦者心今

聖明御宇正大道中天之會而禮官議諡乃微顯聞

幽之時所爲紹明聖統表章實學經正民興千載一日天茲以開

陛下也以臣聞見最真私淑有年世未遠而居甚近風猶在而澤未斲如故儒王艮者臣謹據實爲

陛下陳之艮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艮孝由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鹽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鹽冷水乎何用人子爲於是出代親役入灑掃定省如古禮惟謹時

卷之二

卷之二

下

武宗朝總兵神廟索鷹犬於鹽場有司派諸僮丁有艮父名艮毅然代父往極言利害事遂寢久之謝役秉禮爲儒者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王守仁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艮聞而造之往返問難悉其精微已而太息曰是艮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駕蒲車北謁孔廟所至以道誨人甯京師一月竟諧衆心而反艮骨剛氣和性靈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接引

人無間僕隸雖貴顯悍戾聞言輒悟有蓄疑不解者  
苟及他事使本疑頓釋機應響疾是時同講習者如  
山陰王幾安福鄒守益吉水羅洪先皆海內名儒從  
良學者甚衆而林春爲第一春亦泰州人以會試舉  
首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尊信師說終身不懈蓋良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  
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所著語錄及樂

卷之二

學歌孝弟箴勉仁方格物要旨明哲修身等論皆洞  
徹性理鼓吹聖經脫訓詁之筌蹄探孔孟之精奧絕  
之良得力處透悟似九淵而不滯於禪窮理似朱熹  
而不滯於迹先臣大學士趙貞吉稱其契聖歸真生  
知之亞蓋實錄也洪御史垣構室居其徒吳御史悌  
抗疏表其學海濱學者尊之爲夫子迄今宇內士大  
夫皆稱之爲心齋先生良歿而其子王璧最知名獨  
得其傳世儒亦稱爲東崖先生璧博聞精討迺流窮

源生平嚴取于敦孝弟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  
表嘗與門人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擊發聞者以  
爲有舞雩詠歸之風海內名卿鉅公如李文定春芳  
凌中丞儒羅參政汝芳聘迎無虛日又如臣邑韓貞  
以村里陶人一遊其門卽成彬彬儒者今祀鄉賢有  
允邑乘益見良之風教遠也

皇祖朝議良從祀未果今公論久而益定大道闇而  
百章臣愚竊謂布衣易名從祀自胡居仁而下無有  
右於王良者臣因是而知聖賢淑世之功大也在昔

卷之二

韋布主盟斯道刪述之業與平成之勛共茂空言之  
垂與典謨之訓並傳何哉蓋道之不行其患大而道  
之不明其患尤大不行之患升沉猶在世運不明之  
患晦蝕遂在人心世衰道微異學蠱起邪說橫議實  
鼓世教其弊流爲乾竺老莊而其禍慘於洪水猛獸  
所損天生聖賢提麗聾聵振覺世之金聲掃迷途之  
榛棘倡明絕學昭於大道如夢者困而得覺醉者迷

而得醒良知格物之學真千聖之嫡派而儒者之正宗也議者謂王守仁之功不在孟軻下臣亦謂良之功不在守仁下蓋守仁之學得良而彰明於世守仁名位顯赫事業彪炳世皆知之而良之功在萬世之人心祇以隱處草澤表章無人未崇大典臣生同里開素得於聞見之真故敢據實敷陳庶幾揚潛德之光翼文明之化云爾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將先儒王艮建議易名與以美諡其

卷之二

從祀孔廟併採羣議與諸臣疏請如羅倫章懋吳與鄒守益諸儒臣俟論定隆以祀典於以明正學而光文治豈非聖世第一美政哉

兵食大計亟爲籌畫疏

竊觀今日逆

警伏於關外安

跳梁於黔南

陛下宵衣旰食再三勅諭者惟此兵餉一事卽諸臣禪智竭忠屢籲入告者亦惟此兵餉一事問誰能掌則戶部主餉兵部主兵此身在局中者也宜視國如家實心任事使精神貫徹血脉流通無方閼之畫而秦越之視庶能補救萬一而今何如也主兵者不籌餉主餉者不籌兵不知兵與餉原非二事主兵主餉當同一心今既互相推諉如某處請兵兵部不問有餉無餉而增兵矣某處請餉戶部不問有兵無兵而增餉矣故有財已匱竭而兵部益兵不已民已困窮而戶部加賦不已一歲出入之額未見清查各邊增減之數未經銷算每見票擬下部不高關東之則仰屋而歎不以爲計無復之則以爲權不在我噫嘻負國家而悞封疆莫此爲甚嘗考宋臣范鎮之說以爲中書與樞密兵民財用當互爲關通臣謂今戶兵二

部宜倣而行之總計各通鎮兵若干原額幾何今增若干減若干應用餉幾何舊餉若干新餉若干一歲清數觸目了然有無通融互相商確至於贅員冗食作何澄汰逃兵盜餉作何追究占籍追賦作何查覈每季清算逐年結銷計兵定餉節餉養兵亦宜開會輔臣使知兵餉之數孰緩孰急宜增宜減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卽有意外之虞額外之費時加劑量協力籌算如此而後精神貫徹血脉流通庶幾有濟於事

頃輔臣葉向高蒿目黔省之危請發帑金三十萬

陛下止給十萬餘著鄰省措處南京協濟協濟之說不知出自何項措處之策則大司農但斂之當鋪已耳無藝之征無論非體卽權宜於一時將解發於何日無乃止渴之術歟恐爲枯魚之索矣臣昨歲曾有汰冗一說謂清兵所以清餉頃閱督餉御史李時榮軍兵茫無歸著一疏新募之兵大半子虛了無尺籍曩爲遘事孔棘不得已募之如果精銳宜統以大將

卷之二

三

別立一營爲防禦京師策應山海之用不則徒而散之猶留有用之金錢不至供游棍之耗盡夫卽此數千新兵已歲費太倉數十萬金矣恐各邊鎮各衛所蠹蝕者又不止是也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今天下未嘗無餉也不釐弊不節用始無餉耳臣不暇縷指卽如鑄錢一節歲留淮課十萬計自開鑄至今四年於茲且四十萬矣需銅幾何月鑄幾何歲得子錢幾何所留淮課皆京邊急需曾否扣存聞奸商冒領銅價蠹蝕不可問爐頭皆市棍猾胥奸弊萬狀又聞所進大內銅錢每年萬緡皆非出之美餘實乃取之正額司鑄者以萬緡爲口實而以四十萬金爲漏卮大可異矣夫無子錢猶可言也併母錢而廢之不可言也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太倉金錢出入無數至有不錄堂割不經科追掛號之錢糧徒供吏胥積棍之乾沒大可惋惜內外各倉之餘米司農者如意節省歲可得二三十萬石今乃借之市惠半以供衙

門各役之賞資其不肖者同於市販或以償舖戶之買辦飽一己之囊橐此獨非餉歟而不一問耶其他財賦之司皆有弊可革有餘可積臣嘗聞舊工部郎中郭尚友廉能卓品經濟長才爲營繕時節存料銀百餘萬後遊餉無措爲戶部那借八十萬使司餉者而盡尚友也何患無餉哉臣請

陛下著爲令凡司財賦者不論在內在外以節存多寡分別才品不次優擢各部堂上官當精爲遴選擇

卷之二

廉幹司屬以任餉務與禮兵二部一例陞遷其貪庸

不職者重加降斥天下之士曉然知

陛下獎廉懲貪則賢者有以自見必不紛紛求調其有補於餉也大矣臣近見邸報朝鮮擅自廢立識者

僉謂 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爲併力寬關之

舉時勢至此亦孔棘矣聞撫閣鳴奏外示強陽中實庸憤卽其舉動乖舛疏詞鄙謬上負國恩下負知己若不早爲覈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襲姑

留之套以遺君父之憂無俟臣言惟是樞輔關外布置竭盡心力而關內一帶尤宜責成順天撫臣悉心料理郡邑守令不可不擇魏尚之守雲中顏真卿之守平原古之守令卽將也

陛下念邊吏之苦詔以三年行取恩至渥矣謂宜擇廉幹精敏之吏星布其間人人干城處處武備如孫朝肅楊炳趙廷慶汪心淵其人者爲山海之保障作畿輔之金湯異日取而置之清華非獨有補於地方

矣宋史集

卷之二

抑亦不負優渥之大典其庸懦貪暴者急斥之年力未衰者量移之此撫臣事也而安謐乎夫擇守令在他郡邑皆然而京東尤甚他郡邑以教養黎庶爲事京東一帶則文事而兼武備撫字而兼訓練者也亦目前之急務也夫貪暴有司吞噬者

陛下之赤子剝削者國家之元氣故盜餉之害猶一二蠅營於溪壑病在國計剝民之害縱百千虎狼於郡邑病在民生民窮盜起勢必增兵請餉不可謂此

用人責預任人貴專疏

臣竊見遑左用兵六年於茲易經撫者屢矣未有出一奇建一策以分

陛下東顧之憂者

陛下賜蟒賜劔之人卽負國負恩之人茲至於今赤心任事不辭勞怨者僅得一樞輔然亦幸賴

陛下威靈

悔禍驚伏未逞故得從容展布耳非

過都歷塊不辨良馬非爭鋒封壘不顯智勇臣願樞

矣宋直

卷之二

二

輔且無言去其素所自負者幸爲

主上終試之頃者撫臣閻鳴泰波泰吏部有者訪聞撫之單臣覽而浩歎久之以爲得人如此之難也今人巧於營富貴拙於謀封疆每遇華廳之地清要之官則攘臂爭先曰論資望應及我矣一旦嚴關有事籌邊乏人則暴足不前曰此難事我不任也嗟嗟臣竊不意

陛下素所優以隆恩寵以崇秩者乃不能備國家緩

事無關於兵食之計也臣目擊時艱日夕思維冀少竭一得之愚而智慮疎淺懼無以仰助

高深况臣所敷陳不過空言兵食大計全在戶兵兩部提挈要領職業所關安危所繫若昏憤不振一籌莫展其如國家事何臣言雖慙不失爲部臣之藥石

惟

陛下俯賜省覽採擇施行

卷之二

二

急之用亦至於此臣私用惋歎以爲山海何地巡撫何官樞輔留則用巡撫樞輔去則改經略是今日之關撫卽他日之經略也此其人以一身係天下安危胡可易得夫得之固爲不易然求之失於不早臣有說於此曰儲才於先久任於後而已儲才如儲粟粟儲於豐年乃可以救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用曩者臺省議添設兵部兩侍郎非以資帷幄之算備閫外之寄者乎而今有人焉請纓而往者乎若未也則添設謂何以後推選必可以經略山海者乃任此官任此官而知異日有事山海則必屈羣策羣力而登爲籌畫居恒具有成算臨事不至張皇萬一有如鳴泰者朝議罷而夕啓事不十日抵關門而代之矣今幸有樞輔在故從容議人不然者累卵之地虛無人焉卽有人非數月不得代可不寒心哉今之順天天津保定等處諸巡撫非與山海表裏者乎無事則鎮撫百姓訓練將士爲榆關之犄角有事則躬率精銳

指授方略爲榆關之策應此其責任實不下於關撫今時論所推如張鳳翔李邦華誠爲翹楚此外未敢妄許也以後廷推宜擇有才望可爲經略者方授之節鉞以鎮鑰山海保障神京萬一有如鳴泰者朝議罷而夕啓事不十日抵關門而代之矣先臣王瓊爲兵部尚書預置王守仁於南贛曰此居上游卽有變守仁必能擒賊臣亦謂諸撫得人卽山海有警諸撫必能禦此皆可議之平日爲儲經略之策者也李

陛下久任之

先朝如于謙撫二鎮前後十年周忱撫江南二十二年久任責成以故文經武緯皆盡其長今之驟遷無

乃爲地方之累乎若關撫得人幸勿實以近功勿搖以紛議使得休養士卒選練兵將如李牧守邊之法無輕言戰伏布置已定將士豫附投石超距樂爲我用然後乘之隙伺之怠與問罪之師爲恢復之舉耳夫不審虛實不料強弱不問將士可用不可用而曰在目中遼瀋旦夕可復此妄言徒爲有識者所笑從古大經濟人必沉潛剛克內有赤心外無浮氣乃能收戡亂除兇之績若好事喜功輕舉妄動不待兩軍相對而已知其什轍泛駕矣語曰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譽務得真實經濟之才使今日可爲關撫他日即可爲經略以代樞輔庶不至一悞再悞付封疆於一擲耳伏乞

勅下吏兵兩部採臣愚見以後推樞貳及近畿各撫務預備經略之才但有更易就中推猶推補既當併議久任不待臨時咨訪合卒悞事則封疆之幸

宗社之福也



柴菴疏集卷之三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吳桂芳

臺疏

視學大典速賜舉行疏

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亂羣雄雲擾東西誅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思馬論道誠以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朝廷况孔子萬世之師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

化翔洽文治單敷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小

大隨化八方清肅是亦帝王之盛節也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郊祀以敬天大開以講武視學以右文蓋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姿續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

大開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德音在

陛下垂情聖學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

舉徒以禮臣去位致辭上請然海內嚮化之心每於

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祖爲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億兆君師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首

建國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

範親爲講說反復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御彝倫堂諭諸臣曰六

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垂憲萬世率由彝

訓與卿等共勉之復御製碑文時列學官自是而後

守爲彝章無不紹明續述以光大典在昔漢明帝駕

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帝自爲辨說諸儒執

二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開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青史榮之魯僖公紹修文德思樂泮

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道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彝獻琛懷我好音蓋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

此若哀李世主則不然用鬼瑣之人行因循之政棄

先王之道遠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

或崇信乾竺漸成左袒之風蓋倡率不端則人心日  
僞人心既僞則風俗日偷廉恥之風眇而忠義之節  
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秦皇梁武之世可爲殷鑒  
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執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  
之首務勅下禮部預爲修舉或於仲秋或俟明春幸  
臨國學躬行莫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

卷之三

卷之三

經明行修之士徵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  
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庶幾執經問難之風至廊廟之  
上不可無瞻瞻之良華首之老論難衍衍共求治化  
儒臣鄒元標三朝遺直一代名賢時望攸歸士論共  
仰若徵赴京師寬其職務常侍左右必能陶成聖德  
彰明政化卽或行年將衰出山無期詔令有司時加  
存問亦養老尊賢之盛事也馮從吾端品亮節篤學  
開修靜依仁宇動踐禮域以堯舜君民爲本懷以明

遺淑人爲已任非獨學者之宗師實爲國家之典刑  
年力正茂雅抱未展若居朝宇之間論道經邦必能  
興起絕學表正頹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倘儻雅  
志忠孝感時念殷報主心赤偶以字句未簡致被嚴  
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  
知涵養元氣坐致鼎鉉一有諫諍便詫爲異事然

先朝如岳正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至今猶賞其

卷之三

卷之三

忠不罪其慙如震孟者正未可少儻旦夕賜環列在  
經筵必能剖忠陳說開悟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  
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治得失謂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倣此教化之本原  
風俗之樞機宜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  
萎靡不勝慨歎卽如國學去天尺五而假生市猾充  
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所叅摘者把棍得濫衣巾  
而干禁私揭肆行無忌見臺臣方大任所糾題者畿

內尚然何怪陝西青衿鼓噪無忌哉夫爲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不獨文字考課之間當有木鐸鐸曉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倚席不講臣入班行日淺未見有胡瑗李時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士類江河日下任濶安砥臣竊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其職至如各省過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比而是

卷之三

卷之三

矣恐天下孤寒之士聞而惋歎以資緣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要子弟則舉手相賀風俗日偷人心滋僞其關係甚非小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內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教爲緩圖經術爲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共襄雍熙之理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 直陳時政之失疏

國家所以震懾人心者惟此法紀英主之朝不別議法也法在必行而已矣關主之朝非真無法也法在必行而已矣法不必行與無法同日凌日替馴致於亂所由來漸矣夫天下犯法亂紀之事非必人甘爲之其始未嘗不畏憚繼而稍嘗試之久則安焉習以爲常下以犯法爲常上以不用法爲常因循苟且而天下事去矣語曰爲虐不摧爲蛇若何言漸不可長

卷之三

卷之三

極則難返也故英主往往防之於微而不開之以漸臣不必遠引伏見近日數事竊不勝鯁鯁焉爲

陛下憂之去歲新兵鼓譟挫辱遊擊使當時梟一二倡首者於市則今日必不敢羣謀於總督之門夫謀遊擊者謀總督之漸也總督京營國之重臣也而軍士凌詐之無法極矣猶然懸三尺不問薄罰一二員役以塞責也此與後魏羽林軍焚張彝第而赦赦者何異臣恐軍士習以爲常長此不已必至元帥與偏

裨偏裨喪士卒

陛下端拱熟視而成後魏之風也是可憂也前者科臣爲闡豎所侮抗章以請使是時稍懲一二輩於法則今日必不敢誼集於尚書之堂夫侮科臣者侮尚書之漸也尚書大臣也而羣閹侮辱之無法極矣今幸稍一斥降猶存國體而查究司官外庭駭異不解其故以爲

陛下罪內臣爲朝廷存法紀耳豈併罪司官爲內臣

卷之三

卷之三

存情面乎夫內臣以朝廷爲吾儕而罪司官也必糾結以爲常冬衣一日不給則咆哮一日不止且罪司官與罪尚書鍾羽正何異羽正義不受辱必當力請去以明大臣之節若不早爲慰諭恐內外爭勝而成漢末十常侍之釁也是可憂也至於先臣薛蕙不得贈官司官徐大相降調一事外議喧傳皆爲扼腕夫蕙披肝瀝膽効忠兩朝文章節義烺照千秋彼且輕富貴於當年寧復言官爵於身後而大相闢揚不置

者意

陛下激勸臣忠必首旌錄之有拊髀之恩有不與同時之歎而靳不予贈又罪之何也臣聞式怒蛙者來勇力之士市駿骨者致千里之馬上好下甚捷於形

形今

陛下不錄忠直之臣竊恐天下爲臣者謂全軀保妻子者享生前之福吐膽批逆鱗者無死後之旌誰肯冒萬死不幸一生而以忠直取罪乎是

卷之三

卷之三

八

朝廷厭棄忠諫之漸爲臣子習僞懷欺之漸也夫使臣子窺

上意肯皆習以諂諛容悅軟熟圓巧爲常卽朝有闕事求如蕙奮死爭者必不可得甚非國之利也又如近日三王請逮治於守先等一事不過鄉民逋欠租課耳臣愚以爲事甚微細下其章撫按行有司查覈奏當法如是止耳何至煩天千緹騎哉

陛下諠篤親親不忍以二三無知小民田租瑣細之

事重違三王之意而三王固天下之賢王也豈以二  
三無知小民田租瑣細之事輕瀆朝廷之法顧無奈  
張學書之蒙蔽何也臣聞孝婦枉死能致三年之旱  
庶女含冤爰飛六月之霜人命至重行法宜平據撫  
臣岳和聲疏列學書淫虐諸狀令人髮指卽其賄買  
戶書銀納有據姦逼良婦律例森然地方官見開既  
真何可不問近聞邸報鎮撫審詞亦有虎假難容之  
語特以投鼠之忌莫伸破柱之威耳三王賢明豈庇

矣宋正集

卷之三

### 一學書而廢

祖宗之法臣知其必不然矣問左愚民不得上叩九  
闕若不勅法司據實研審窮究情弊恐犯法者借口  
租課以漏網爲幸以誣陷爲常是左右欺蒙之漸爲  
刑政倒置之漸也其關係甚非小也此四事皆有開  
軍國大臣宜爭小臣亦宜爭今日宜爭後日亦宜爭  
爭而得則國法伸而

陛下享納諫之名爭而不得則公論明而國家存清

議之案如以煩聒爲嫌則古之解衣就烹引裾補牘  
者非歟忠臣愛君不以逆耳取罪而甘諛佞明矣或  
謂屢奉明旨未便更改臣以爲帝王盛德莫如成湯  
仲虺之誦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過而能改天  
下仰日月之明風雷之益垂之青史尤爲美事豈  
陛下爲堯舜而固遜之况前事振飭甚易如飭軍  
政則嚴鼓譟之令留大臣則寬司官之罪錄忠直則  
復封司之官慎刑政則覈情罪之實天心默轉雷霆

矣宋正集

卷之三

皆教何憂積習不立掃而人心不感奮哉臣聞聖人  
防微明主杜漸故易著履水之詞書嚴聖諷之訓卽  
在盛明之世猶宜凜凜况今廟算無聞外寇未靖奸  
民窺伺豪傑生心每談時事輒爲咋舌朝廷舉動乃  
治亂之原不可不慎臣之私憂實非過計臣幸遇寬  
仁之朝事堯舜之主亦欲矢心竭忠以圖報稱何忍  
緘默自負生平故從諸臣之後而竊附於知無不言  
之義如此伏乞

陛下採臣防微杜漸之說爲飭法振紀之圖則犯法者少而願忠者衆中興之績可坐致矣臣無任激切屏管隕越待命之至

召還忠直大臣疏

臣聞大臣法小臣廉夫廉爲臣節尚矣若大臣垂紳殿陛委蛇退食亦足以養尊處優安取法乎臣潛玩斯義乃知大臣者庶官之表也古人立朝首尚風節夫守正不阿屹若柱石使海內具瞻凜不可犯然後綱紀肅而朝廷尊循覽近季茲風益眇伏見前刑部尚書王紀生無媚骨卓有擔當數歷中外皆著大節陛下採之輿論昇以司寇之位而紀執法如山去惡

務盡片言定封疆之策屢疏攝奸佞之魂孤忠報國鼎鑊如飴策蹇西歸一身似葉詢厥所由初無大過祇以慎重刑章遂蒙褫斥雖聖度如天終有召還之日而輿情久鬱共興直道之嗟自去夏以來屢奉溫諭凡因言被謫皆荷殊恩納諫容直之美上婉堯舜下陋漢唐臣竊私慶

陛下之待小臣如此宜於大臣獨靳而賜環之舉迄今杳然是何紀之未樂於聖心也方今時事多艱用

人爲要負清望者激於大義而有襮被之行鮮才略者甘心昏憤而悞軍國之事有臣如紀未可終棄昔人有言鷺鳥累百不如一鶚每誦此語爲紀三嘆且問紀以忠鯁曩爲閹人劉朝所搆陷人心憤鬱非復一日特以齒馬之嫌未敢直言

陛下業察朝奸狀與衆共棄天下仰頌聖明至今手額夫既勇於除奸寧復怯於用賢矧大慶在邇凡被請諸臣冀沐隆恩即大臣中有德望表著千秋才猷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復出一代養痾林下行當召用未若紀忠而見擯以朝廷大臣而編於閭左齊民者也臣竊以爲賜環盛典宜從紀始臣明不知人慙多迂俗伏採公論訂合愚衷有見於紀之忠直視削非宜不願聖明之朝有此開事輒敢補廣上塵睿覽伏乞

陛下念紀三朝老臣夙多建樹義雖爲法而受罪不妨略短以錄長若復其官秩特賜起用出自

聖恩實爲盛舉

嚴限緝盜以肅法紀疏

看得盜賊之害今日尤劇兵潰於行伍而肅聚者能爲盜民困於誅求而澹黯者亦能爲盜臣曩有言入告謂京東一帶宜責咸守令緝盜安民蓋不勝總總焉憂之及臣有巡視北城之役未嘗不以詰盜爲首務督諸捕盜官役日三令而五申之也不謂都城之外有盜縱橫劫財殺人聞不畏死如劉卜科等數十人者據失主陳本之詞謂盜手執刀箭殺死蔣惟進

朱卷五集

卷之三

一

則非鄉鄰鼠竊之伍也謂地在青龍橋去城不過數里又非荒僻之野也謂大早跟獲三賊於阜成門外則又橫行大都之中者也若捕盜之官素能謹嚴兵番之役用心躡訪必能覺察於蚤何至聽其蔓延若此哉巡捕把總李芳春何辭以逭玩盜之罪即已獲三人而未獲者尚多也該坊副指揮張應聘亦與有地方之責如曰責屬夜巡治盜自有主者而應聘所主何事也臣因是而知保甲之法宜飭窩盜之禁宜

嚴也盜雖黠不能置身空桑之內盜雖智不能妄窺秘密之藏有積盜焉窩之而又有地方熟盜焉指授之而後可以得志然使係甲素嚴稽查誠密雖有窩藏之家慣偷之輩皆可縛而致之官富者得係其身家窮者得係其性命地方安枕而臥矣故除盜宜先除窩除一窩勝除十盜何也窩除而盜無所藏地方之盜除而流聚之盜無所入也除窩除盜總之責成係甲是又拔本剪萌之道也除已獲強賊劉卜科等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宜下法司究擬正法外其餘未獲夥盜乞嚴勅李芳春張應聘勒限協緝一月不獲另聽叅處仍乞

明旨申飭有司行係甲之法嚴窩盜之禁庶可以弭民害而靖地方不至蔓延難圖空貽異日之憂也

額餉難加冗食當撤疏

臣巡視北城於本月初五日入署視事接提督九門太監李希哲移會手本爲門軍苦役可憫等事蓋求加月糧也初六日見邸報已奉旨下戶兵二部矣臣始以

陛下優恤軍士如此其厚也已而思之門軍月糧從來以久昔我

成祖文皇帝經理天下建都燕薊其於軍政最爲詳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盡豈不知門軍巡守之勞而故靳之夫亦謂如是焉足矣相傳二百六十年未有敢擅議增者今乃自該監始臣查內外十六門設軍六千有奇其精銳者隨京營操演月支米一石而老弱者乃充夜巡傳箭之役如該監所稱一千四百七十三名者月支米八斗祖宗設法自有深意該監不察而代爲不平之鳴至引新兵邊兵之例則悞甚矣新兵八千議起倉卒原非良策始猶軍舍冒充今且尺籍伍符了不可問將



用以防禦則京營十萬亦不爲少將用以守門則舊軍六千猶見爲多今新兵不隸京營不隸各門空付之奸弁之手子虛烏有安享坐食奚所用之目前兵多餉匱司農仰屋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會議議者日以汰冗清濫爲請臣堂官鄭三俊亦言新兵宜裁忠謨議論鑿鑿可行而部覆耽延至以有用之軍儲供無名之冗食良堪浩歎不謂該監之復引例求加也夫人情至無厭也八斗不足加至一石一石不足必求再加今京營兵操戈比干爲

卷之三

天子爪牙亦不過月支米一石門軍若求加於八斗之外則營兵必求加於一石之外以有限之粟供無厭之求臣竊憂其繼矣今天下非無兵之患而無餉之患非無餉之患而糜餉之患兵日益增餉日益糜兵日益潰餉日益竭月支九錢者或加而一而五錢矣又或加而二兩三兩矣臣私用揣度假如有岳家之軍淮陰之將使在今日當費國家幾許糧餉耶科

矣未竟其

卷之三

臣方有度疏稱正賦之外尚欠一百六十餘萬理財無策久當必匱未收戡定之功先受空虛之害是以有識之士怛焉心憂夫今日最急無如關門最勞最危無如關門之將士此以備折衝敵愾之用者也而誠者猶以加餉太多爲憂即使帑有餘金廩有餘粟亦當儲以俟關門緩急之需門軍何得比數於邊兵而乃妄議加哉臣前奉堂御嘗查右安西便等門官軍平日冒替臨時應點百名之中十不足五半以飽貪弁之侵剋半以供各監之隱占故貪弁利於兵多而各監利於糧多何也兵多則侵剋亦多糧多則隱占亦多也該監以月加二百九十餘石僅僅爲太倉之糈米而不知以歲計之則三千五百餘石粒粒皆小民之膏血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增此無名無籍之費加糧之說臣愚竊以爲不可且非獨此也兵食者軍國之大計

陛下詰戎兵則問兵部覈糧餉則問戶部清查軍士

則問巡視科道若提督之役不過朝夕查點稽出入  
司啓閉而已餉之增減非該監所得言輕改

祖制市恩賣奏臣不能爲之解矣臣職掌相關不敢  
避商賈之嫌區區愚忠非直爲太倉惜此數粒米而  
已伏乞勅下戶兵二部留心兵食無徇情面新兵冗  
冒連當議裁門軍月糧仍宜照舊庶兵有實用而餉  
無虛糜亦今日會議中之一事也

安民必先擇吏疏

臣起家縣令歷遊閭閻之間竊見上下文法繁然具  
備監司守令下及丞尉猶知兢兢職業有執法者三  
尺繩之罔不斂戢未聞有經歲不結之事屢年不獲  
之奸臣妄謂在外如是京師可知臣入班行已年餘  
矣面所見聞者殊不然軍國之事有經歲不結者矣  
漏網之奸有屢年不獲者矣各衙門多徇情面職業  
不必修矣下吏縱橫神奸蜚集良懦小民有朝夕莫  
矣亦竟矣

卷之三

必其命者矣臣不覺瞿然有餘憂焉此根本之地也  
而何以玩縱若此頃有司城之役業已告竣其於民  
間疾苦得之聞見者稔矣臣竊惟今日之務欲飭法  
振紀去害安民則惟五城御史府尹與兩縣令而已  
矣京師五方雜聚凡捍網懷奸之輩皆借爲遁迹之  
藪往往憑藉叢神奸蠹百出究之惡通於天而禍中  
於國惟五城御史得操刈楚之柄如臣同官梁之棟  
之掄劉休方震孺之掄莊士元劉芳之掄王一鵬夏

之令之擒王天授等寔搜電擊摘發如神冷面忠肝  
爲國家芟除大蠹至今奸宄跡憚其丰采澄清畿  
甸加惠元元厥功不小臣乃知國朝設五城御史緝  
奸摘弊無非誅鋤狼莠爲培養嘉禾之地法最善也  
近有議五城改差一年之說或亦見及此乎至於身  
任牧民責在守令府尹之權在漢得專誅殺宋時以  
親王領其職最爲重任而今不然體貌徒尊事權不  
重往往厭苦簿書纔一受事旋即還去真所謂五日  
京兆而已此當亟推精明任事之臣使之久任以責  
成功者也至宛大兩縣畿輔之首邑兩縣令爲諸令  
之領袖似宜重其事任加意遴選久任優擢以爲海  
內有司之倡乃作令者視如傳舍其精神用以營求  
陞轉結納權要於民事漠如也會履任幾時而已報  
陞矣聞左舖商歲有迎新送舊之累殊非政體臣目  
擊兩縣令報陞衙官署事有赴愬於臣者進而問之  
曰詞落衙官小民嗚呼矣此嗟怨之極愁嘆之聲也

詢其所由有二苦焉一苦衙役之需索一苦店禁之  
羈勒凡豪強之輩爭鬪私憤錢債細事一稟衙官則  
一票數差此數差者聚噬羣嚼威如虎狼故民間極  
小一事嘗有數虎狼坐其家而吞噬之莫可控告此  
一苦也猾黠之徒據市營利是爲店家串同衙役設  
爲罟阱凡拘獲人犯不行到官徑送店家私自鎖禁  
如入地獄不得出見天日任其股剝已罄乃始赴密  
而衙官無甚裁決不過押保退債而已子連牽累無  
有了日此又一苦也臣嘗出示嚴禁拊就寧帖然相  
沿已久未易盡革夫百姓幸依輦轂之下親承聖化  
非若僻遠之鄉隔在天末而亦若此矣方今四郊多  
壘亂萌疊見京師根本之地不登爲固結何恃無恐  
臣實痛心何敢視爲瑣細之事知而不言乎雖然此  
長令之責也近京東一帶吏部有選用甲科三年行  
取之疏何獨靳於天子之首邑謂宜選擇廉明之吏  
先以約束衙官釐剔民害爲首務又必久任俟三年

考滿覈其才品而後優擢之如謂六品官不與清華則我朝亦有主事而選臺省者矣如謂破格事難於開端則近日二甲進士亦有選外州知州者矣以此例推之而京縣之宜用甲科久任斷斷可行者也如臣言可採伏乞勅下吏部酌議具覆併勅五城御史痛革衙蠹店禁之害庶小民有更生之望而京師享寧謐之休矣臣草疏畢適接家報聞臣母臥病方寸亂矣當陳情乞歸而區區犬馬報主之心既有一得之愚亦不敢不以奏聞惟陛下采擇焉

卷之二

三

乞代題終養呈

職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起家縣令三任廢邑天啓二年四月蒙恩拔置言路於今一年零六月矣時事艱危正臣子捐糜圖報之日何敢自恤其私且需次題差期不甚遠攬轡澄清職雖不肖區區之志不後於人而無奈職有老母鳥島之情萬不得已本月初三日職僕從家來言老母近得脾胃之疾飲食頓減日就衰羸呻吟牀榻念職不置語僕人曰兒久不歸亦知我衰病至此乎此語苟人間之亦爲酸鼻職人子也而何忍忽然於此職曩任閩邑職父見背於家未獲一訣終天之恨每一念及不覺腸爲之摧而淚繼以血也今老母衰病職不獲依依膝下致一日之養職鳥島之不若矣且職自己未補官離家五載曩所爲竭歷供職於外者以有兄誥在母子相依爲命而兄誥已無祿早世矣職至今未得捫棺一哭前年冬特遣職妻歸奉老母近聞職妻亦病奄奄形瘁矣職

乞代題終養呈

卷之二

三

非人子乎而又安忍忽然於此自聞報以來方寸亂矣日忡忡怛怛心旌無所終薄寢食俱廢虛火上炎若不乞歸終必成病迫病而卽欲竭忠事主豈可得乎職母今年七十有九職年三十有五昔人所云報劉日短者也不然衣繡持斧亦榮遇也職獨非人情也哉查萬曆四十二年山西道御史馮嘉會以母老身病具呈本院代題終養職與相同伏祈本院俯念人子至情惟照終養事例代題職得歸依子舍終母餘年少盡愛日之誠不啻高天之戴矣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柴菴疏集卷之四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吳桂謹題

臺疏 崇禎元年

朝廷除奸之法疏

臣以終養家食五載橫遭羅織之禍例推創奪今蒙恩賜環一身恩怨可置不言請言其大者臣慮京察在通奸邪伏莽實繁有徒恐察處難盡又恐有借察以掩其奸狀者國法未明關係匪細按我朝舊制六

卷之四

一

年京察四品以上令之自陳聽科道掌察者糾劾而其餘則考功黜幽有貪酷不謹罷軟老疾浮躁才力不及之名而處以革職閒住致仕降調之罰此爲諸臣職業不修者而設各衙門定有額數不得增減不過千百中摘處十一耳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先朝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處降黜皆不待六年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之法所不載也魏忠賢竊柄數年奸邪媚集忠

賢之兇逆倍於瑾而附忠賢者之罪惡亦甚於附瑾

之徒臣約指其狀大略有四如搖動國母逼封三王

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如借題殺人屠戮忠

良門戶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如稱頌功德建祠

聚飲引薦邪類要典誣詆名曰媚璫如賄通權勢入

幕魏崔燭吉加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四等人或

性如梟獍不知有朝廷君父或行類犬豕甘心作逆

豎兒孫或好官自爲唾罵繇他或殺人獻媚廉恥不

兵部疏

卷之四

二

顧如是者豈無聰明才辨之士然名節掃地國法不

貸有已經叅處者有處分未盡者有經叅論而部未

覆者有未經叅論而幸免者有蒙面在任者有覲顏

歸里者若不徹底澄清斬斷根株零章瑣奏恐煩聖

聽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合額數有限挂一漏萬何

以示懲而職業不修者將何安電似非法之平也伏

乞

皇上於附璫諸奸勅部院科道將前列四等罪狀

彙列官銜職名各註事款實跡限考察之前合疏請  
旨特賜處分務摘其附瑞營私之實爲分別重輕之  
等勿拾其曖昧風影之言致開展轉飾辭之路其不  
在此四等者各令自新量加寬政則國法明而人心  
服矣至六年以內職業不修者照常處以察典應革  
職閒住者革職閒住應致仕降調者致仕降調各就  
本等罪案行其幽黜使天下曉然知附瑞諸奸終難  
逃於憲法而邪類爲之一清職業不修之官不與奸  
邪混處褫斥者尚可歸見鄉里降用者尚可懲創末  
路明白痛快法無善於此者不然漏網多則國法不  
行邪正混則仕路不清名實淆則人心不服如此而  
望蕩平之治未也如臣言不謬乞賜採擇施行

枚卜宜慎國體當惜疏

臣惟今日關繫國體無如枚卜一事古帝王擇相求  
賢托之夢卜曰天資良弼簡在帝心如此其敬且重  
也其職則理陰陽順四時鎮撫四彝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皆得任其職焉是

皇上與之謀議幃幄平章軍國者也今推一吏選一  
官主爵者定流品矣不再舉也謂紛更非體也而况  
於輔相夫相大官也而如之何其可苟也臣見邸報  
及記註所載濫借大臣不能力持大體致干聖怒啓  
有黨之疑下增減之旨國家數百年盛典一旦褻越  
至此臣愚竊爲國體惜之

祖宗朝凡枚卜多不過四五員少則二三員未有推  
至十員之外者今被人言者止一錢謙益耳其餘合  
輿論協聖心者尚多也若因一人而盡疑諸臣聽一  
言而幾廢大典則國體謂何至增減之說臣借箸以  
籌有未便者三減之則似以毫揆之舉行黜陟之法

也在朝者既削色而求去在籍者將裹足以不前夫  
枚卜何事而令之進退維谷也未便一也增之則似  
以綸扉之所爲濫賜之地也有識者不處衆爭之位  
無品者或來續尾之嘲夫枚卜何事而令之出處蒙  
譏也未便二也即使有增而無減慮或棄此而取彼  
前推者不能榮明王之夢後舉者何緣致帝座之通  
夫枚卜何事而令之議論滋多也未便三也今首輔  
韓爌已入政府計首請於

矣元元

卷之四

上

皇上者無如此一事

皇上隆禮老臣計文華商確者亦無如此一事臣願  
皇上召問首輔獨出睿斷仍將前廷推八員內欽定  
二三員以完大典以慰輿望其廷推未及者暫令恬  
退以端其品歷練以老其才少需歲月另候舉行則  
大體全羣爭息浮議省臣以爲甚便且也斷出聖心  
贊自首輔眞明良喜起第一盛事也臣因是而知閣  
臣關係之重稟擬尤宜詳慎也臣頃有朝廷除奸之

法一疏已蒙採擇矣但稟擬之旨微似未明臣疏原  
爲除奸而稟擬畸重於曠職臣疏原爲查處而稟擬  
猶俟於酌議况該部見聞有見獨任頗難必得科道  
主察者從公協查乃無遺漏若該部少有推諉則諸  
奸反多漏網非臣建言之意矣伏乞

皇上申諭聞臣仍將臣前疏分別奸邪四等罪狀限  
京察之前著部院科道查明具奏聽候聖裁輕重處  
分則臣疏不至妄之空言而仕路立見澄清矣因論  
枚卜而併及之



謹陳視學要務疏

臣惟帝王之治首崇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朝廷故孔子爲萬世之師神京係首善之地倡率宜先觀化甚遠臣見國家每事必求實效而況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

皇上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儼然幸臨豈徒視爲虛文必有彬彬可光文治者謹列要務上同一日就兢業以新聖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茲

帝王之學不在文義字句之間取記問辯博而已在領其要而持之以敬是故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書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然則主上神聖其臣莫及之說皆諛言也以堯舜之聖猶日兢兢日業業未敢傲然臣民之上而自曰予聖是故聰明非不可以示英察而明目達聰不炫聰明也喜怒非不可以著恩威而致中致和不任喜怒也臣願皇上以古帝王爲法聖不自聖新而又新一言一動

謹防其微而在宮在庭一主以敬則學日淵微德日光大矣一日禮老臣以光舊典古者大學有養老乞言之典漢明帝幸辟雍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引弟子升堂執經問難史冊美之三代而上固有太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是故廟廊之上不可無皤皤之良華首之老問難衍衍共求治化非徒改容禮貌之空文而已臣願

皇上攷究古人所以尊禮黃耆之意而力行其實凡一切大政大議大疑與在廷老臣從容商確推誠勿疑如

仁宗之眷楊榮賜之銀印曰繩愆糾謬又如

孝宗之召劉健萬然一堂如家人父子故諸臣得效其匡正啓沃之助此隆禮老臣之盛軌也至大臣在籍八十以上者賜勅存問畿輔郡縣有孝弟行義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如漢時故事是亦養老之遺意也一日端師範以養人才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學令生員入監肄業以三等定  
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年餘  
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又年餘經史兼通文理  
俱優者升率性堂又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  
科詔諸章表一季月試史策及判語二每試俱優者  
爲及格與出身不則仍坐堂肄業其後陳敏宗李時  
勉爲南北名祭酒替宗之政肅於朝廷而得士最多  
自納粟之例開於景泰以後而作養之意衰不復有

卷之四

人才矣今監生年資深者反不如効勞吏胥輩朝  
白鏹暮挂青袍亦庠序之差也臣願  
皇上法

祖宗之舊勅祭酒司業加意作養亦遵課試之法以  
次而升有文行俱優者咨送出身而博士以下皆宜  
擇博雅經術之士充之則師範端而俊乂或可興也  
一曰提忠孝以正人心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  
移於君夫君父大倫與天地並爲臣盡忠爲子盡孝

凡有人心無不知之自小人用事泯滅良心忍棄父  
母而爲閹人子孫故有母死不奔喪而爲乾父稱觴  
上壽者忍背

先帝而爲閹人鷹犬故有率諸生拜祠而呼逆奴九  
千九百歲者此正孟軻氏所謂無父無君其禍烈於  
洪水猛獸者也而邪說暴行又作詆道學而媚權璫  
毀晉院而建淫祠暴大聖之像於日中繫先賢之頸  
於地上又甚有官牆俎豆之傷爲祝釐與竈之地建  
極執中之訓作矯旨擅命之符而試題獻媚萬世稱  
功者比比也此真人倫梟獍名教窮奇得罪萬古有  
玷昭代幸遇

皇上日月中天重開倫類伏乞急提忠孝二字喚醒  
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者而於肯綮處教諸奸暴其  
罪狀重則肆諸市朝輕則移之郊遂仍乞詔諭天下  
垂戒將來庶邪說息而人心正矣一曰表正學以屬  
風教自治亂循環而天下之生久矣止恃此聖賢一

脉維托人心理學莫盛於宋次伯食孔廟獨多我朝  
議諡從祀惟薛瑄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四賢而其  
餘真儒輩出國典未彰臣攷作述之林如王艮羅倫  
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諸賢皆緒接真傳有功  
道統羅倫等或卿貳或官詹而王艮以東海布衣倡  
明正學臣在

先帝時有特疏褒揚尤當照例議諡崇祀者也近代  
如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理學名彥儒者高

宗元

卷之四

蹈元標等皆荷殊恩贈卹與諡而憲成鼓吹東南領袖羣賢所著劄記尤洩於性命之學當照元標等例  
贈卹與諡者也乞勅禮部速有咨訪將道學諸臣應  
從祀者從祀應贈卹者贈卹應與諡者與諡表章正  
學激揚風教尤祝學時喫緊一事也臣有慨於世波  
靡而道荆榛正學一脉不絕如絃藕有志於闡明道  
術提醒聾聵今遇

皇上法堯舜之治崇孔孟之學首幸太學決非虛行

故事以飾觀聽臣故擇其切要條列五款上塵睿覽  
如不以臣言爲迂而加之採納斯道幸甚

言官以糾彈爲職業疏

日者恭遇

召對

皇上命翰林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各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敗法紀伏誹謗惡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言官

卷之五

卷之五

職業也薦贖固疑市恩條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收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斂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因激於忠憤不暇飾於文詞

皇上責其穢褻罪亦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

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鄙褻者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聾受諫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諺不廢問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恭誦明旨爲贊化惜爲體仁惜尤爲朝廷惜何也贊化冷面剛腸矢心圖報屢有建白亦屢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拾穢行至令忠直掩於褻詞不得其言而去故爲贊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仕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而爭辯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言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爲體仁惜也

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爲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爲參體仁之疏而黜贊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冊似非美事故爲朝廷惜也然而臣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

容容多福坐積俸容可躋卿寺而頂躬觸邪義難純  
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容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  
結怨賈罪而不自顧惜者總以爲國家而舉職業也  
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爲某報復及至召對又疑  
所論之事曰出於詆誣而文華商確政事之所反爲  
諸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  
得之見聞容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於報復陷於  
誣詆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於遮飾皆可  
加以報復之名而懸直之士訥於奏對反日受夫誣  
詆之罪設有大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爲  
戒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慮及此乎臣方擬疏上請而恭  
遇皇嗣誕生普天同慶歡忭鼓舞仰頌無疆之福竊  
意聖德覃敷必有優渥之恩無如召還言官一事爲  
今日之美政請自贊化始矣伏乞

皇上曲加優容特恩賜環則聖度如天真可媲美堯

舜而臣等感激圖報又不足言矣

冢臣媚逆有據恭請聖斷處分疏

臣前有朝廷除奸一疏蓋議除媚逆諸奸也吏部尚書王永光兩疏頌瑞皆係爵賞重典臣竊意

皇上發軔本必在處分之內臣可無言近見邸報有彈劾臣者奉久任大臣之旨則臣但俾免罷斥而止過蒙信任始不能已於言矣夫所謂久任者必其人品卓犖力端擬正直可以折奸萌而謫佞可以安社稷則倚任不可不專自非然者鷹鷂之逐惟恐

三才

卷之四

二

不速何言久也況大臣爲庶臣之表冢臣尤爲大臣之表人才進退邪正消長於此焉繫非其人而議久任患乃滋大臣不必縷指王永光奸狀而第就其兩疏折之方逆瑞擅政潛謀不軌一時忠臣義士請劔者引頸就戮掛冠者屏跡歸耕自非義子乾孫誰肯作爪牙鷹犬王永光有何因依復起中樞則以魏廣微爲密友而崔呈秀爲舉主也既投逆幕委身事瑞於是寧遠敘錄則頌查核功次則又頌援引寧晉之何贊

成肅寧之封軍功伯爵開逆瑞僭倖之始後來寧錦假捷上公僞號皆根抵於此此國家何等事王永光身爲大臣不能力爭兩且爲之紀功兩且爲之頌美而且擁戴封拜濫叨賞賚一疏再疏津津不置不曰純忠爲國正色立朝則曰讓大美而不居准令甲以入告

皇上試問王永光魏忠賢刑餘賤役耳何得冒承邊伐僭擬五等似此竊弄威權謀危宗社爾何爲而稱之

三才

卷之四

二

曰純忠名之曰正色又何爲而頌逆節爲大美指濫封爲令甲不知王永光告所置冢也大明律乃

太祖高皇帝垂憲萬世之刑書也內一欵云文官非大功勲所司朕聽奏請封公侯爵者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若是其凜凜也文官且然而况閣豎乎而况爲閣豎奏請者乎律法森然不知王永光何居也而王永光猶自謂屢疏抗瑞夫瑞之逆謀孰有大於封爵者兩疏具在抗耶媚耶豈大媚而小抗陰用之以

佐逆而陽用之以護身耶春秋惡趙盾不討賊以其身為正卿綱目書楊雄為莽大夫以其劇秦美新清議之嚴凜於秋霜豈永光未之間耶今

聖主在上衆正盈庭爲大臣者垂紳正笏使天下仰見風度庶幾明良之遇而不謂永光以逆輔私人竊據要地大負國恩今猶思護庇邪類不自引退恐天下之議叢生崛起必將曰

皇上願廷臣爲臯夔而何以用嬖逆之人居百官之

長必將曰

皇上方刈鋤逆奸而何以留負罪之臣在班聯之右必將曰

皇上方行天討明國憲而何以使嬖逆之人議處嬖逆之案在羣臣恥與同列曰彼附璫者而何以久玷清朝即諸奸亦借爲口實曰均稱頌也而何以獨寬斧鉞奸爲漏網法無錯貸即欲飾辯而無可解說之詞即思強留而無施顏而之地愧汗之餘良心未萌

宜其有自考之疏也其言曰將臣兩疏簡發內閣要見臣所犯當在何等如係捧戴願即兩觀如係贊導願投四裔如係稱頌願從罷謫即此自具之供狀足定今日之爰書而

皇上之處永光第如永光之所自處者而已同罪異科摘小遺大法失其平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乞諭開臣將前兩疏從實叅詳併入逆案惟

聖斷虛分焉臣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紀綱於此植

名節於此樹人心世道於此立蓋缺一不可者近來諸大臣絕不講求此義功名之念重而君父之誼薄霧競之風長而名義之防裂被糾爭辯貪戀不休甘以其身受耐彈頑鈍之譏不復自惜名節其如紀綱何如人心世道何願我

皇上急提廉恥磨勵之宜自家臣始從此逆案一清擇賢圖治而議久任臣曰可矣

遵旨回話疏

臣前具疏特糾端逆蒙臣頃接邸報吏部尚書王公一本爲人言踵至有因等事奉

聖旨卿秉鈐公慎用人持平朕所鑒悉部務殷繁目前會推督撫各官尤爲緊要卿素體國急公豈宜杜門稽遲著該司官敕令卽出慎勿再耽吳桂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以爲永光辯臣恭疏也及見其全疏而後知爲會推一事內稱臣以名次更改不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如所許約束衆臣不使人朝遂使隔宿所約闕然退散等語永光謂借此可以罪臣而不知與臣絕無干涉也前二月二十五日臣感冒風寒臥病私寓至晚忽傳吏部知單約掌道諸臣於二十六日會推枚卜臣於單中註病不與三字臣之不與以病也非有所托非有所避也衆臣之入朝退散當問衆臣臣何能約束之衆臣豈受臣約束者試問永光是日見臣否臣曾見更改名次否臣曾向永光許何人否在廷諸

耳萬目誰能掩之而永光出此夢語也夫枚卜大典臣去歲十二月初八班行曾具枚卜宜慎一疏奉有靜聽舉行之旨既可以入告卽可以廷爭昔唐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伏閑諫至欲取白麻壞之張萬福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臣愧不及陽城而承光視萬福何如也臣病愈後見諸臣有言前會推之日九卿科道畢集聞

卷之四

上召對閣部大臣以此而退者則是諸臣未嘗不入朝特因永光人對而散豈臣使之也如臣果與聞有所爭論永光何不執奏於當日乃待臣有彈文而始爲此言挑激耶蓋自臣有朝廷除奸一疏永光膽落久矣彼稱頌二本關係爵賞重典見臣恭疏據事據法詞嚴義正無可飾辯故旁借枚卜一事欲搆陷臣以自爲解免之地遂不暇簡查知單而說謊以欺皇上也乞勅令會推諸臣據實回奏併勅文選司郎中耿志煒將知單進呈御覽則臣不待辯而明矣夫



臣亦何仇於永光而特糾之天地鬼神照臣肝血臣所痛惜者朝廷之封爵臣所執筆者

祖宗之法度前疏所言軍功伯爵開逆瑞備偏之始又引所司朦朧奏請之律語語實錄字字鐵案蓋魏良卿之封伯始於兵部之查例吏部覆疏正據例而覆也寧晉以邊功受封良卿何得比例而永光奉之爲令甲是何心歟易戒履霜孔子惜繁縷綱目書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皆言慎也逆孽之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由錦禾而伯而侯而公將有不忍言者追惟其始一不慎而至此極臣至今猶爲寒心此段情罪未有爲皇上言者臣故於永光兩疏發明其說欲

皇上仰法

太祖申明國憲以昭示天下蓋臣爲國家億萬世防微杜漸非但責備永光而已而永光恨臣入骨原爲泰疏不爲會推也臣官可罷臣言終不可易臣所持者

聖明在上必能鑒臣愚忠容臣直言不然臣爲李應昇之續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二年三月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河決一日不塞災邑殘廢可憫疏

今天下浚浚稱多事矣秦晉山左處處騷動水旱盜賊在在可憂而臣以爲不若淮揚爲甚何也秦晉山左所患者惟盜耳然請留餉則留餉矣議徵調則徵調矣

皇上宵旰圖之將吏竭蹶以趨猶庶幾有蕩平之望也而淮揚之水患異是自河決堤潰巨浸兩年日甚一日諸臣每苦錢糧之乏未有毅然起而任修築者

卷之四

卷之四

勢必將興鹽高寶數十州縣盡舉而棄之而鹽課漕運久之亦必俱廢饑民化爲盜賊桑田變爲滄海其憂方大臣故曰甚也臣揚州之興化人也請言興化受水之狀興化西連淮寶北接鹽城南界高泰東通鹽場四而俱高最爾彈丸宛在中央地形窪下素稱釜底所恃伏秋無恙稼穡不害者全賴西北一帶長堤爲之保障一遇潰決建瓴而下莫可底止自崇禎四年六月水漲堤壞新河決矣蘇家嘴決矣建義口

又決矣雖議修葺卒無成功至今年六月蘇家嘴等口又復大潰自鹽城而興化而寶應高郵無處不被其害矣乃高寶一帶漕堤如金門關九里七顆柳及淮安三城壩等處又在在告潰西北之水盡滙於興化浩浩洪流洊湧如海數百里內村舍田廬漂蕩一空斗大孤城浸浸水中老弱者轉溝壑少壯者散四方生者旣不得有其身家至百年丘墓爲馮夷所窟土去棺浮漂流無算各鹽場艸田淹沒樵蘇無路小民析骨而爨死者亦不得有其朽骨平日膏腴之田水浸數丈牛畜舟船俱遭覆溺農者不得執耒耜而耕於野高泰鹽城大盜嘯聚千百爲羣殺人如麻客舟米貨盡遭劫掠而商者不得操奇贏而出於途以故流亡殆盡邑里蕭條雖兵燹之禍不慘於此計臣亦知興鹽爲異嘗災傷矣而興化漕糧止議半折又每石折銀八錢夫興化受水劇於鹽城而年大浸顆粒不收卽令全折亦難望其完納

神祖時曾截漕糧數十萬石以賑山東饑民今獨奈何各此數千石米不以恤災黎哉臣又攷

祖宗朝凡遇災傷必下詔蠲租改折每石以五錢爲則所以恤其窮而寬之也若槩律以欠折新例民何以堪且京邊等項力難措納上卽不蠲民將自蠲何如恩出朝廷者之可以感動人心也近見邸報按臣饒京兩疏一字一淚雖流民圖當不是過其請蠲請賑願戶部諸司遵旨看議案呈速覆勿謂前已有疏

可置高閣使皇恩不下沛也至按臣言塞河決一事尤中肯綮爲地方百世之利臣伏讀明旨被災緣緣皆係河決浸灌又謂錢糧不乏何故先時不行修築致滋昏墊民命何辜國課何賴

聖天子眞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按黃河自龍門歷晉汴緣徐州邳宿至清河與淮水合而東流入海淮源自桐栢從楚黃南陽緣潁毫鳳泗入洪澤湖至清河口與黃河合流入海二水舊以海爲壑南北兩岸各

卷之四

有長堤束水歸海水既歸海自無旁溢之患去年自淮東四十里名新河決百餘丈又東去三十里蘇家嘴建義口又決數百丈堤壞則水不歸海所以氾濫於各州縣今春蘇家嘴等處遷延未築故六月淮費水漲無堤束水不循故道入海而氾濫更甚自蘇家嘴等處決後黃河南徙舊日河道流緩沙停漸就淤塞億長堤不爲速築黃淮永無歸海之期而興鹽等州縣爲衆水之壑三十鹽場商竈俱困兩淮鹽課數百萬何所取給黃淮湖海混合爲一每遇風濤覆溺可虞而大盜出沒其間爲禍巨淵漕運咽喉從此斷矣其關係爲何如者而可悠忽視乎哉臣聞善圖治者制治於未亂已壞而後圖則禍大而費多若已壞矣又復不圖嗟何及矣今蘇家嘴等處涓涓不絕遂尋江河而猶托言於天災之流行藉口於錢糧之無措是棄兩淮者也河決業已二年冬末春初水勢稍退施力頗易若至明年桃花水泛輒于興歌農時

一奪終歲失望是故築之不蚤猶弗築也百丈之堤潰於蟻穴由莽從事苟且塞責僅以柳枝枯草填塞下流河水一漲百孔俱出是故築之不堅猶弗築也工既巨則費不貲節省之文徒屬虛名貪派之舉却多實害如近日撫按所奏鹽城知縣馬文耀借堤料欸以濶私橐寧民疏所稱派夫派料致煩詰問是故委任不得其人錢糧不預爲備責成不嚴勸懲無術求堤之速且堅必不可得亦猶之乎弗築也伏望

卷之四

皇上嚴勅漕河諸臣速選委廉能府佐州縣正官若干員會勘河口新舊決者共幾處應修築者若干丈令各官分理其事責成道府董其成而撫按操三尺繩其後估用木石夫料幾何作何雇募作何措買應支見在歲額若干應請留節省若干星速料理停安務於今冬十二月內興工明年三月內報竣一面勒限課成一面具疏奏聞而

皇上預懸賞罰以待築壘而堅完者紀錄優擢遲緩

而疎虞者重議處分如是則有限金錢不致委之無窮逝波而責任既端功罪攸分人無委卸之心國享平成之福策無便於此者臣聞堯舜之時洪水警子不敢委之天行之數其臣若禹若稷思天下有饑者錄已饑之也思天下有溺者錄已溺之也是以如是其亟也今

卷之四

皇上軫念民瘼念切痼疾真可媲美堯舜臣鄉之水未至懷山襄陵非真不可治者願部院諸臣抱禹稷餓溺之思爲同室纓冠之救使兩淮數百萬生靈不淪於昏墊國家三百年疆土不蕩爲江海則功施百世明德遠矣不然河決一日不塞水患一日不消饑饉薦臻盜賊遽起臣恐秦晉山左之禍復踵於淮揚異時雖費金錢百萬未易收拾願諸臣之熟計而速籌之也臣自聞淮揚河決之害災民流離之苦爲之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者數月矣擬具疏叩閣而靜聽考覈未敢遽爲控額幸荷

天恩回道管事謹披瀝血誠爲此痛哭流涕之言上

干

聖聽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特勅戶工二部速議題覆立見施行  
臣愚幸甚災邑幸甚

卷之四

三

水患日深生計愈蹙民逃盜起兩邑將廢疏代

興化鹽城南縣災民

竊惟淮揚兩郡爲國家咽喉要地疊遭水患三年於茲而鹽城興化受害尤甚前蒙

聖主軫念災民特賜蠲賑又以建義諸口久決不塞關係甚鉅責成地方官速行修築尅期報竣其爲國計民生慮至深遠也詎意天未悔禍涓涓不絕遂至涓天決口兩處壅塞無期堤日益壞水日益深而興鹽兩邑之民日益淪亡其視他災揚州縣萬有不同蓋他州縣水旱盜賊或亦時有然一徼皇恩即可轉危爲安卽淮揚各屬亦多被災之處然低窪沉淤矣高原尚在禾稼沒矣商販猶通或乘時種蒔水至之日猶餘半菽或盜賊焚劫寇退之後尚可營生未有如興鹽兩縣桑田變爲滄海赤子化爲綠林無地可耕無廬可棲逃者不得歸死者不得葬數百年丘墓沉於海底數十萬生齒盡爲魚鼈數百里疆土蕩爲湖

卷之四

海爲古今未有之奇變如今日者也故他州縣勘災  
猶爭輕重也興鹽兩邑之災則爭存廢矣某等海濱  
子遺蜉蝣殘命萬不得已千里匍匐上叩九閭萬一  
邀聖恩浩蕩而生猶愈於忍饑餓覆溺而死也敢以  
兩縣近日危苦情形爲我

皇上陳之淮揚兩屬共二十一州縣南際長江西連  
淮泗北帶黃河東濱大海四面地形皆高面興化鹽  
城獨居窪下形如釜底所謂澤國也惟恃束水有堤

先天元氣

卷之四

三

周遭障護不至汎溢耳四瀆之水淮黃最爲巨浸淮  
水自泗州西來黃河自徐邳南下交會於清河口而  
東歸於海瀕海一帶鹽竈星列有范公堤障之始免  
浸沒之患無奈廢弛日久漫無修築自崇禎四年六  
月黃淮交漲堤潰河決水不歸海而從建義諸決口  
下灌興鹽等縣懸水數仞勢若建瓴數日之內水漲  
二丈十村萬頃漂沒一空至崇禎五年四月始議築  
塞費金錢數萬止完新溝一處延至七月伏秋水發

前功盡廢決者彌濶彌淺工料日匱日乏迄今竭力  
拮据尚未告成滔滔汨汨望洋增歎黃淮運道之水  
奔流下注皆以興鹽爲壑而尤可異者四月初三日  
海潮迅發將范公堤衝壞數處狂濤巨浪排空而來  
近堤鹽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竈漂者沒者死者無  
算洶洶之勢莫可禦遏失今不治久之興鹽兩縣與  
大海混合爲一面鹽課而漕運從此俱壞此豈尋常  
水患可不爲之寒心也至小民流離死徙之苦雖

先天元氣

卷之四

看

鄭俠之圖不足寫其一二者前此兩年凡有稍裕之  
家儲積之餘竭貲盡力從事南畝曰庶幾其有豐年  
乎不謂支祈爲孽兩肆稽天將垂熟稻田盡付陽侯  
處處村舍悉爲蛟窟而人與財俱盡矣今年水積不  
退浩瀚仍前自去歲七月以來如江如海併往日水  
澤之利魚鰕荷藻之屬一望茫茫何處尋覓今二麥  
未種三春不耕農事絕望枵腹何生欲採樵而無路  
欲煎糞而無鹽欲賣妻賣女而無受買之家欲歸產

鬻田而無交易之主衣囊罄矣無典質之具富足貧矣絕稱貸之門身承鵲結之承人食大莩之食蒿子麥糠鬻以充饑味極苦澀食之輒病以故老弱僵臥道殣相望少壯轉徙鴻飛滿野結蓬乘桴流丐江儀通泰之境而其力不能移餓不能支者或夫妻引頸雉經於樹杪或子母投河葬身於魚腹或取水而浮棺折骨以爲薪或殺衽襦稚子割肉以相餉而最可傷者新任教官王明佐因士民窮困無俸可支欲歸

柴巷疏集

卷之四

三

無計忍餓經旬自縊衙齋僅存一僕不能成斂遠近悲歎彼爲朝廷之官者尚如此况窮民乎怨號之聲上震天地水熱交蒸結爲厲疫而死亡者殆不可以澤量而數計也嗟乎使人止於死亡則亦已耳而無奈何間左惡少城市不逞之徒莫肯忍饑待斃甘心爲盜東甯西聚千百成羣以棹棹爲矜戰以帆檣爲戈馬劫奪客商焚掠村鎮殺人如麻膏血川原如近日沙家莊湖北莊大范吉李臨澤等處所過殘滅其來

柴巷疏集

卷之四

三

也千人爲隊勢同席捲其去也湖天爲家任其出沒而海外巨寇以千萬計忽忽無定縱橫任意新興上岡一帶幾同戰場臣等有不忍言者若夫殺人而姦其婦女隨挑販於他方劫財而拆其房屋公然轉置於鄰邑逃亡之家反作盜賊之寨蛟蜃之窟盡爲豺虎之場致河道阻絕糧販不通市無米肆野絕炊煙比之晉豫慘毒萬倍嗟乎河決三年禍流萬姓一至於此今按戶口圖籍民之死者十三逕者散者及棄而盜者十五僵餓孤城莫必旦夕者十存一二耳有司雖賢慈母不能撫斷哺之子循吏能保垂死之民哉惟我

皇上雨露之施恩同天地光明之燭下照窮簷知必有惻然而爲之計生全者某等恭遇堯舜之主時值昏墊之憂恭進繪圖合詞控籲懇乞

聖明加意省覽洞知海邊災邑有此危苦情狀其等雖死爲餓鬼感恩不朽往例撫按類報災傷皆在秋





附餉議上畢大司農

日者餉缺兵譁

皇上憫焉東顧召問司農餉安措而足是以有會議之舉凡爲臣子思獻芹曝敢惜捐糜卽明旨不下詞職亦竊有請也職嘗慨夫邇年持議者不識大體箕會瑣細如搜括抽扣之類有司奉行無狀能脫民膏無補國用是非明主所宜行夫帝王經理天下自有大計可垂久遠者書史所載莫不以民爲根本灼知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夫民者財之源養民以足國萬世不刳之經也漢武帝任桑孔筭無遺策天下騷動民窮盜起晚年悔而搜粟富民昭帝繼之舉賢良課農桑除苛斂崇儉約問民疾苦修復孝文之業故海內晏然戶口繁殖免租之詔日下此養民之効也今

聖主在上求治若渴惜無有以此道進者卽執事曰主錢穀言錢穀計目前切要之務無如清兵覈餉一事夫今日非兵多而餉少之患乃兵少而餉多之患

執事亦知各邊之兵數乎五六十名而充百名者其

通弊也督撫道將而下書識家丁厨爨廝養之屬半

充其數而蠶食者十之四夫百名而止五六十之

所以無兵也五六十而食百名之食所以無餉也此

議汰兵者無苦兵多但除其隱占清其實兵固不言

汰而兵已汰矣議措餉者無苦餉少但數其原項去

其虛冒則不言措而餉已措矣如清數得人由近而

遠由漸而久清隱占而實行伍清老弱而練精壯是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食足兵總不出此當事者何憚而不爲也至管庫管倉管餉管稅皆國家財賦之司善治家者必不肯以金錢付浪子獨奈何以商民膏血數十萬委之貪庸之輩及任子孝廉日暮途窮之流爲營乞者作情面真可痛惜自今當作廉幹有聲者久任責成而舉一二賢者以示勸効一二貪者以示懲有治人乃有治法不得其人而言理財未也夫所謂理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害財者而已今之害財者則虛冒之

兵爲甚而冗吏冗官冗將次之吏之一途濫竊極矣事例之入歲得幾何而此輩取償於民勢如虎狼是朝廷圖涓滴之利而散百千虎狼於民間也非策也効勞冠帶種種冒濫若申明三考之例而冗吏一切裁去則去其害財之一矣國初官制各衙門皆有定額今所增設何啻十倍外而司道府縣佐貳之屬內而各部各寺苑及錦衣鷹獵之類十裁二三則所存之費甚多而事簡民安亦去其害財之一矣腹內新

長泰覽異

卷之四

增之兵固當查汰卽各邊冗設之將亦宜議裁蓋將冗而隱占剋削之弊乃生故有將多兵少之謠裁一大將可餉千兵矣裁一叅游可餉五百兵矣裁一把哨可餉百兵矣此亦去其害財之一矣害財者去而求財用之不豐不可得也舍是不圖而別議持籌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未有事也而已行衰世苟且之政一旦有急則何以復加故從古未有股削其民而國享富强之利者也况國家利權掣然具備屯

田也鹽筴也鼓鑄也常平倉也人存則舉人亡則息何必巧立名色漁獵小民是故大學理財先之用人而以盜臣聚斂臣爲戒執事宜何從焉至若京庾告匱漕運日遲萬有不虞大爲可憂夫賒遠在大末古稱鬼方從來馭彝狄者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而況於苗乎菁深險阻不可入曠日持久不可待師老財匱不可支當事者不審勦守何居如不可勦則縮兵而守亦有可商奈何以五省民膏塗一隅也留都爲

長泰覽異

卷之四

祖宗根本之地乃亦扣楚餉三十萬石以予黔致有截漕之患所謂急小痛而忘大憂非策之得今宜速議仍以楚餉歸留都而以全漕歸京師其黔中兵餉量加裁減計緩急爲籌畫在當事者加之意而已若泄泄從事如去歲南軍幾譁而反歸咎司庾者之截漕嗟何及矣又如水旱所特有也荒政亦所宜講東南一帶遇災傷則請改折情豈得已而改折多則漕額虧勢所必至職有法於此凡災傷改折地方宜預

勅撫按官督責道府措處折色銀兩差廉能府縣佐貳於穀米豐賤之處照數糴買知會總漕衙門就近分撥水次以便交兌以省往來搬運之費則在民既受改折之利而在漕又不虧歲運之額一通融閭閻而事已兼濟雖著爲令可也此皆軍國大計不早爲區畫日復一日將誰譖耶

聖明勵精圖治慕唐虞而陋晚代執事者當究心於古帝王及

矣余竊笑

卷之四

三

祖宗朝財用經制之道務其遠大略其細瑣而要之理財以得人爲先以養民爲本使上下兩便庶百年可守毋以培克傷元氣毋以苟且損國體如桑孔剝民之術豈盛代所宜有哉職媿無心計恥言聚斂姑述其所見如此因回奏候

旨未敢具疏惟執事財擇以聞

序

聞之天王所以撫邦國侯男  
者或巡狩或殷國則戒於四  
方曰其各脩平乃守以攻乃  
職事乎厥制踰歲徧存三歲  
徧頌五歲徧省皆儼然使臣  
禮而掌糾萬民之德巡問而  
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  
名曰司諫而一代之宏謬懸  
焉稽法惟姬周獨單當其大

相東土肅將祇歡考輿圖非  
即今之河朔瀍澗哉迨定四  
國之訖必凶德之頑用明光  
于上下然猶基命佐民肇誥  
雒亦曰曷厥誨言克篤棐  
迪云尔

明興定鼎於燕古豫半壁為  
周東都沿洪河順流而下拱  
衛唇齒實三輔之脊四維之  
腹而五合六聚之胸絡矣

聖天子眷焉南顧特簡吳公  
持繡公以雄峻手采獨標黃  
鼎介中之孚執斧蛾蛾示以  
貞光則清風響條飛電爍目  
不啻集盤蓋和臚於車鈴馬  
駟間也會以徵師薦歲交煥  
易開又冠蓋望于郵天潢繁  
於派河湍悍無常地墳壚鮮  
藝加之網荼賦繭斗蠶隳突  
盜賊司目民無所放不迹者

騷離則遠者距遠耳惟公說  
以先民與之更始而興其視  
聽補乏廉饑功澤豈加若合  
百邑里左食貿貿者而授之  
七間有未庠於康者則紗紗  
載端之懸其在大譴大呵之  
域無以噤意為模鑠乎以庚  
斷甲即文武諸將吏望輪熱  
服日聽官府之殿最以糾察  
阿墨眡賢者不翅膝加之及

眠重霸匡遠輩又若借鷹鯢  
於觚稜而魯雀逐之也頃者  
蠢匪茹囊血射天海內爭  
于及鞬以用享于王前兩河  
要津之衝行者齎居者送蕭  
然煩費公起而憂曰豫難支  
矣賢者急病而讓夷為提一  
旅師移節滏陽挺鼓搥鐸恢  
厥門戶簡其往夫驚夫游夫  
之選矟戰咄咄若熊若螭以

方行於疆 單于合闐鞏風  
宵遁而貔貅之雲集者霆震  
其耳亦詘腹無敢輾琅瑯凌  
輾忽而晏如是時東鎔徐灤  
西連雍冀南控荆湘北接恒  
洺汎妖礦寇憑林嘯峒謀瑕  
而竊發者撲勦先時遂如刈  
菅獵獸乃洶洶覩號之衆聚  
族螳動又復盤踞於像浚間  
鉏耰棘矜望屋而食公傳檄

汎蕩指顧摘赤黑丸於掌中  
忽若篲泥塵塗兵無刃師無  
陳而崔澤一洒無有輕民象  
而重民散章道以教明法以  
期其所敷奏而數議者皆公  
布憲事也彥和不云乎奏以  
按劾議以執異總之位在擊  
擊明憲清國是以愕愕所將  
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咸似索  
貫魚而赴矢鵠昔人上方畧

無賸語九關陳事千里如面  
譚者殆足以章公體國之忠  
規矣間嘗鉛察封事如伯豪  
之式臺閣伯始之擅典文太  
傳之駿發燕公之雅裁忠宣  
之懇惻士衡之矜重贊皇之  
洞達周詳昌黎之端亮閔惇  
彼之言俱有不得已者行其  
中故足以退世舌而抒讜悃  
以公治理高秉雅謨遠播訐

而明淵而靖徑而覈亦何必  
不邵諸君子而諸君子白意  
互杼相與馳騁千古總未嘗  
於

君父之前舒筆鋒蹟矜矜

之焰精搜確鑒景追響奔倘  
亦依然拜手稽首之遺意與  
然則今日解螭之用負者周  
之圃田潑滌以于救於殷腴  
也志攬范轡官采澄肅周之

敵天之六計也循阡陌而繪

俠圖民無縣耜野無輿草周

以五雲之物辨祿象而即康

功田功也代枳棘遏蟲賊武

威既明令不再行周之以刑

長元

罰禁競越有胥伯小大而罔

不克臬也設旒蒐乘虎虬振

廡周以旗致萬民而治徒庶

為四輔也夫是中州之鄉遂

各憲之於其所治而考其德



行道藝以勸之環茲監牧璋  
於兩原其庶幾脩平乃守以  
攻乃職事而要歸膚於公功  
斐迪焉耳致也前伏事交戟  
之下竊更有以信于辰之君  
子也嚮當十常肆焰財燭氣  
蟒之日衡折朔摧高人吐血  
衆方脂膏絜楹忍尤讓詬曼  
不谿谷驚之而澠池戀之公  
獨發以張弧批龍鱗而剗虎

牙至今誦聽言諸疏可涕可  
憤方今日飛懸陰風動雷興  
就諸所揆裁要以卑飭司直  
而慷慨剛鯁之氣載之彤管  
猶為聽章也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而抗稜其味公奏議  
哉  
崇禎三年吏科給事中門人  
宋玖頓首謹序

柴菴疏集目錄

按豫

卷之五

狎弄大肆騷擾疏

召還忤瑞科臣疏

流妖煽惑可虞疏

糾劾不肖有司疏

恭報發兵日期措置事宜疏

史書

按豫目錄

中原單匱早議兵食大計疏

移駐境上鼓兩河忠義疏

河北防禦粗備疏

漕米弊竇當除疏

卷之六

兩河空匱已極疏

糾劾昏庸有司疏

偏派積累懇恩酌減疏

州縣人地非宜疏

緝獲妖賊疏

驛站酌裁疏

緝積妖首疏

敬舉忠節最著祈賜易名疏

請錄先賢後裔疏

目錄畢

史書

按豫目錄

柴菴疏集卷之五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吳牲謹題

按豫崇禎二年

狗彘大肆騷擾疏

今天下騷遯之疲憊極矣而兩河孔道四出冠蓋絡繹困苦尤甚臣當入境之始無他補救之術惟有仰體

皇上拯恤騷遯子惠元元之德意清冒濫嚴撻剔蘇

卷之五

息兩河瘡痍之民故立稽查文簿首禁需索文告未幾而有分巡河北道之報貢回狗彘淹留恣擾於彰德衛輝之間臣卽出示曉諭併督令該道責成印官應付前行途次闕鄉撞遇西來大貢狗彘東西朋合大張咆哮之威鞭敲夫頭驚散衍民府縣具報於臣臣不勝髮指檄守巡河南道行令印官親自料理勒限應付出境并究首禍根緣去後今據該道副使楊陶昌具呈到臣恭惟

聖明御宇萬國朝宗屬使重跡遣官伴護固

聖朝柔遠之意亦慎重彝人非我族類不可不預爲之防法甚善也無奈法久姦生黨繁皆肆至以天朝來享來王之典爲姦人射利營私之謀邇年以來濫觴至極論人則百計論箱扛則數百計至一處逗遛旬日托言買貨而其實騷擾地方苦不可言且今計河南一府開報狗彘與序班通事需索銀錢數至二千有奇則以此而推從前河以北三府又不知若干中州省分而外又不知若干嗟嗟騷遯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當此民窮財盡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慘若不嚴加叅懲以儆其後何以拯騷遯之水火何以懾奸宄於將來該臣會同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丘泰看得序班鮮仲明等鬼蜮尤過大羊不如本使之押送狗彘禦暴而反爲暴專主乎需索騷遯制彝先已同彝甚至激變地方幾於羗彝接軫允宜付之司敗庶俾百姓聊生臣等若謂么麼下

卷之五

流不足以辱白簡坐使其漏網而去則將來貽害地方更有不可言者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將序班鮮仲明都司汪津通事李小虎行臣等勘問正罪追贓賄用嚴不法之懲永示將來之戒而至於貢例彝人用伴送用夫馬亦須申飭限定數目懸挂榜文庶令地方有所遵守彝人不至橫行其於國體郵政未必無小補云

卷之五

召還忤璫科臣疏

自姦璫撓政愛升譏奪彼時朝端正人君子亦既一網打盡矣伏遇

聖主龍興分別忠佞一以紅本爲上蓋自三月十九日聖誥一出凡係前後媚璫諸臣無不致其討而辱其罪天下快之然媚璫者在所盡鋤則忤璫者在所盡錄而獨有原任戶科左給事中現爲臣屬分守汝南道曰陳奇瑜者糾璫原有專本也氣可謂干霄而

獨今之回翔外藩不得與前後召還諸臣同依日月

重瀝忠謨臣竊惜之況奇瑜分司汝南實實爲地方做事如禁火耗清驛通行保甲練鄉兵查獄因清案廣加意民瘼克盡憲職實司道中所未數數見也臣既幸爲地方得人自不得不強爲地方借寇而今讀邸報奇瑜已以按察使陞陝西潼關道矣在奇瑜終不免於地方之一去在臣何可復無揚挖之一言照得原任戶科左給事中今陞陝西潼關道按察使陳

奇瑜血性真是男子忠貞允矣名臣抗疏折姦原無  
傾於九死窺身入壑又奚問乎一官幸當

聖主燧燧之中興伏觀諸賢人人之內召事同羅異  
忠竝報懸在奇瑜雖無妄覲之心在明主豈無同仁  
之視且名諫之益宜與朝之所亟欲資而堯舜之君  
尤外臣之所親欲見伏乞

聖恩勅下吏部查照前後諸科臣賜遺原例卽將陳  
奇瑜改擢京堂或暫補原官以需大用庶清時無何  
去宋疏集 卷之五 上

薦之臣而併使臣等得效薦賢之實如謂新陞已有  
成命卽是恩波則現今汝宛士民集臣署而哀泣保  
留者日且踵相接也不若卽以新銜仍管分守汝南  
道事其潼關道遺下員缺另行推補此卽於奇瑜少  
抑而於地方實大有裨亦臣等爲地方所爲尸視而  
求也

### 流妖煽惑可虞疏

臣奉命出按河南自閏四月二十四日陞辭之後畏  
此簡書不遑寧處卽於六月內觸暑驅馳入河南境  
至二十九日路經歸德府之天城縣控永城縣知縣  
賀鼎棠稱本縣與夏邑縣交界會亭驛突有河北流  
妖沿來地方謠言四起有賊數千約日要搶夏邑縣  
仍有不軌妖言會亭一帶居民闔戶潛避等情到臣  
臣卽停駐永城一面牌行睢陳兵巡道副使劉餘祐  
夏邑縣知縣何斯美歸德守備蔡如薰前來會亭驛  
等處嚴行緝捕妖首及真正夥黨一面出示曉諭鄉  
民毋得搖惑受騙自蹈法網去後隨據各官申稱於  
洪溝寺地方捉獲餘黨何喜龍胡宗文趙應元劉永  
才等審據何喜龍等招稱係山東汶上縣人有河北  
人李慎吾張思誠朱可夏等旬日前流來潛住會亭  
驛東梁家莊上李慎吾相貌異常大耳長手左右脚  
各有赤痣狀如日月白髯紫微星有十八子當山御

世之說張思誠等密勾賊黨凡引見李愼吾者卽付銀二兩買裂器械投見人數姓名俱寫有簿籍約日要拾夏邑於洪溝寺取齊左臂邊各插一錢爲記不期謀洩卽被兵壯拏捉龍等李愼吾張思誠朱可夏聞風逃遁山東直隸率衆散訖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永城縣居本省偏南與南直隸之蕭碭山東之曹濮北直隸之開州大名錯土接壤連妖棒黨實繁有徒而大盜往往潛匿其中伺隙思逞臣久聞之止緣本

縣保甲森嚴竊發無繇畢竟以餉重差繁獨受偏累之害夏月亢旱禾黍焦枯民貧盜起人心洶洶適有李愼吾者河北妖民四布流言煽惑愚民而張思誠朱可夏復爲之號召於是何喜龍胡宗文等皆不逞棒棍首應其募一倡百和縱旬日而大河南北之民皆爲搖動幸未發先露而道縣守備等官防備素預協力立擒不然若永城夏邑幾爲郛滕之續矣中原腹心重地豈宜有此臣目擊心憂駐永城五日嚴行

督緝妖氛幸已撲滅地方幸已寧謐但妖首李愼吾張思誠朱可夏等出沒詭秘包藏禍心竄匿河北伏莽可虞除檄行各州縣嚴緝外事關地方妖賊聚散情形臣竊附於古人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之義據實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移文山東南北直隸撫按一體防緝剪厥根萌未必非綢繆未雨之一助也

糾劾不肖有司疏

臣遵奉不時糾劾之

旨故入境受事卽有直糾不職守令一疏拜疏之日渡河而北巡歷衛鄴之間見土瘠歲歉蕭條殊甚又聞汝南一帶水旱頻仍民之困苦亦復如之撫綏政養惟有司是賴譬人負虛匳之疾元氣未克當進以溫補之劑稍加攻剋未有不傷而不肖吏之爲攻剋也實多臣嘗以安民只在察吏每念察吏之難與司

卷之五

卷之五

道府廳刻刻訪求總期盡破情面力除民害一月以來耳目漸廣開犯亦詳又得不肖者二人一衛輝府同知郭線索緣人簠簋不飭視攝家爲奇貨囊是嘗以徵收爲利媒夥整滋怨已滿飲河之量安望桑榆之收所當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者也一汝寧府真陽縣知縣黃賦賢鴛鴦居心齷齪那錢糧以還京債人駭聽聞縱左右而喪官箴民滋怨怒但歷任未久策勵有待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處者也

臣查往例入境應劾三人今合前疏已糾其四昔漢臣范滂攬轡登車志在澄清竊考其行事惟劾去貪污吏十餘輩蓋謂根莠不鋤嘉禾不茂故史稱墨吏望風解綬有以也我

皇上勵精理道尤加意吏治臣何敢博長厚名以避怨嫌雖然察吏臣責也勢必責之司道卽司道亦必責之府廳以知府爲一郡師帥而推官查盤各屬耳目最近故也臣屬推官如張璠衛景瑗黨崇雅尹明

卷之五

卷之五

翼趙懷玉皆秉公矢慎雅有藻鑑知府如王建和持躬清正率屬端簡最爲得體惟衛輝府知府安不能無議焉治狀庸平姑置勿論只官評一事臣概查札訪不啻再三而本官徑將臣催查之票朝下夕繳且具稟爲屬官掄揚不置臣舉以問司道諸臣皆謂從無此體臣猶以爲其屬果賢何必求多乃今所劾之郭則所與同堂共事者也穢劣如是而猶稱爲行李一鶴考註上等欺臣欺欺明旨欺抑

情面重歟鑑識昏歟蒙蔽若此不重加罰治則臣何以責成不大負我

皇上察吏安民之意哉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將郭

閒任黃■降處安■識處庶官邪知微吏治飭

而民生有賴矣

長沙縣志

卷之五

恭報發兵日期措置事宜疏

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接邸報該兵部爲緊急籌情事奉

聖旨據奏遼城已失賊勢披猖關兵著袁崇煥督發前來尤世威翟從義合兵策應協力堵禦無入怠竊西一步卽爲上功保定宣大已調各兵星速赴援山西山東河南各調五千延緩三千著該撫速選精銳委謀勇將官督發前來分住近京地方犄角策應仍共奏疏集

卷之五

各沿途奏報通州著楊國棟速赴防禦守薊等事另有旨九卿科道官奉旨集議卽日具奏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隨該撫臣范■會同臣卽行左布政使楊公翰措辦錢糧清軍兵備道副使黃承吳河北兵巡道按察使張光縉查點兵馬隨據光縉呈稱候汰防陝各兵散在汝雅之間雖經臣預調而相距寫遠未必倉卒齊集復行分巡河南道副使楊嗣昌催促上道無悞師期一日夜間部署略定諸臣羣議兵至五



千一時同行途中食飲居停難以安插分作二運爲便頭運二千五百名委標下練兵參將楊大慶總行統領二運二千五百名委臨州練兵遊擊陶承恩統領并聽大慶節制陸續起行魚貫前進在磁營者一面令張光緒監發臣同撫臣於十四日督發省兵於演武場中行糧安家一一如例推牛曬酒親爲慰勞獎以忠義中以利害仍諭恪守軍令不得逗遛生事以干軍紀慷慨灑泣衆皆感動軍士無不踴躍爭先

奏卷五

卷之五

三

就道者臣於是知梁人之可用而國家恩養之厚法度之嚴也然沿途約束則惟將領是賴查得往現領兵俱屬餉餉今奉巡按諒勇將官之古中州置帥雖泰道爲大而計勇力亦惟二臣爲最故特破格行但此行千里赴義其誼可嘉非鼓舞以作其氣變崇以重其權國家何以用人而得其死力若早至信地扶危無犯楊大慶宜加副將職行陶承恩宜加參將職行以示激勵查二臣資俸俱滿期已及祇應

改步不過其本等應有而自朝廷予之一號令問心有旌旗皆變璧壘生色者矣倘紀律不嚴夫何能立即坐以罪勿少寬貸如有重賞誘於前峻法紀其後或當感奮惕息以報國恩而敵王愾乎在此行矣

奏卷五

卷之五

四

中原單置早議兵食大計疏

臣本書生不諳軍旅自奉簡命巡歷所至操閱兵馬乃始綜覈伍籍蒐討軍實而後知兩河武備大約皆州縣民兵其聚練各郡以備城守多不過數百名耳而奉徵調者惟開封鋒兵親丁之屬僅滿三千磁州武勇二營兵一千六百餘毛兵一十則籍在汝鄆分班駐磁者問其餉則皆民兵工食及抽扣之餘也近因陝西流賊煽亂河南道副使楊嗣昌議以毛兵移駐陝州斟酌未定雖奉旨議裁冗兵臣知其無冗可裁也因歎兩河綰轂居中爲根本要地四方有事孰非其事指臂之傷痛延腹心勢使然也安內者所以攘外計師武臣力爲熊爲虎之士如林如雨乃足稱百二之雄而今設備僅若此臣方檄各道臣汰其老弱補其虛冒嚴其約束爲桑土綢繆之計而不意逆之披猖也臣志切同讎恨不能請長纓繫茲

項者

史學彙編

卷之五

二

皇上憫然東顧下尺一之詔徵兵河南撫臣整餉兵

馬遣將統率前後繼進而且身先士卒移鎮彰德以便調度雖省會空虛義不返顧臣審決事竣與聞師命乃暫輟巡歷而居守會城惟空持三尺法以鎮定人心消弭姦盜然而不勝總總慮焉東眺陳宋是徐宿曹濮之錯壤也流妖巨寇之窟穴也其西則河維礦洞亦盜藪也亡命之徒聚族而居之又西連秦晉枹鼓時聞其南則汝南災祲之踵接也地曠民饑湖廣之盜時出沒焉其北則衛鄴新被旱災粟貴如珠民徒欲盡臣前有勘災一疏未蒙部覆每念及此中心如焚西茲又當多事之時無兵無餉四顧單匱之狀不寒而慄夫賊不知順逆竊人內地折衝運籌自有廟算臣何敢遙度臣所慮者中原赤子凶年饑歲膏血竭於催科老弱轉於溝壑而狡黠之徒必不肯坐而待斃朝廷之上不早爲賑恤勢必聚而爲盜一可憂也妖民煽惑實繁有徒鄴滕餘孽根株尚

史學彙編

卷之五

三

在恐乘空置之日妄有嘯聚之謀搖動人心不可收拾二可憂也各處赴援之兵紀律無聞遵化潰逃之卒流離四散既不畏我而畏敵恐不禦寇而爲寇橫逞內地必有剽掠之患三可憂也臣自受事以來每責成守令申飭保甲揀練民兵軫恤災黎稽誅奸宄不待今日然臣責州縣者止此耳至於省會之地又爲八郡根本一旦兵將俱遁空匱頓見白非增兵給餉何以弭亂消萌萬一天未悔禍則義在勤王前茅後勁當有率然首尾之形即使逆賊授首而計安中夏居重馭輕宜有虎豹在山之勢事豫則立有備無患若居常則開雙眼以視事遇變則空兩手以待人歸渴求井無米責炊臣愚計不知所出矣頃撫臣具疏謂作何召募勤何錢糧亦知時事倥傯不得已爲嘔心之語願廟堂早計而力行之也地方情形關係安危臣不敢不以入告惟

皇上念中原爲腹心重地增設武備一以壯京師之

聲援一以消姦人之窺伺則根本固而神氣張於以捷伐醜酋易易矣

移駐境上鼓兩河忠義疏

前月十二日接調援之旨撫臣隨於十四日同臣親詣教場點齊兵馬卽日啓行有疏報聞而半月以來邸報不至遣役偵探皆謂良鄉被搶道路不通不知臣所奏之疏得達御覽否撫臣二十日移鎮磁州遣臣揭帖云聞鹵園三河復調河北民壯及徵募毛兵共計二千於廿六日親自赴京入衛臣因會城空虛暫留募兵修備爲城守計神馳魏闕此心如焚至本月初五日始傳聞賊入犯京城狂逞未退臣不勝憂憤投袂而起君父有急敢自寧處隨進司道各臣責以居守會城而臣卽於初六日移駐磁州檄行各州縣團練鄉兵招募義勇一以備勤王之聲援一以固兩河之藩籬臣雖無兵馬錢糧之寄而以身許國枕戈待旦少效愚忠臣之分也謹具疏以聞至南北阻隔羽書不傳中州去京較遠人心洶洶伏乞皇上勅兵部量調兵馬屯駐良鄉以靖道路使外之

史宗元集

卷之五

三

本章內之吞割得朝至夕傳庶中外相通不致遲悞軍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史宗元集

卷之五

三

河北防禦粗備疏

自凶賊入犯撫臣赴援臣居會城一時單陘之狀令人不寒而慄已復思之

聖主宵旰矜上臣子敢惜頂踵况彈壓地方振肅人心是臣職也日糧各道以實營伍爲第一急著凡諸軍器械玩砲火藥之類舊者修整缺者製造拮据朝夕以供厥事半以解赴軍中半以留備城守事甫就緒而內海都城之報至矣臣憂憤之極恨不滅此

長生記

卷之五

三

朝食而又慮河北空虛門戶不固貽禍匪細故於本月初六日移駐磁州具疏以聞臣益以枕戈待旦之舉聊識靡盬不寧之意焉耳渡河而北四野蕭條盡當災沓之餘啼饑號寒窮衣菜色之民慘目惻心又傳聞凶寇詭言四起人情洶洶皆思逃竄臣每至村邑則進父老子弟諭以

聖主威靈處置得宜賊自迭死殄滅在通而人心稍定矣又進守令誠以加意撫恤候民簡訟寬刑安

賑糴毋令失所而民亦稍稍安集矣惟是衛輝彰

德諸府團練民兵俱被征調所餘老弱無幾至磁州

則竟無一兵一馬矣兵備副使黃承吳隨臣至磁臣

檄令各州縣分投招募揀選義勇收買馬匹擇委偏

裨整理旌旗器具購民間之習弧矢精武藝者朝夕

教演半月以來營伍稍有次第規模而民心用是帖

然蓋地方緩急有備卽遠近始知振懼各州縣輸輓

不絕且齋牛酒勞軍一時無不人人競憤而民兵之

長生記

卷之五

三

續募者皆星馳出境計前後發兵七千而居民安堵

如故秋毫無犯益信朝廷之恩威遠也臣自十一月

十五日以後計各道申報開封補過兵一千五百餘

名衛輝補過五百名懷慶補過五百名彰德補過五

百名磁州補過一千六百名河南募過民兵一千名

歸德汝南數郡民兵無多團練如舊而補伍之兵卽

以舊兵額餉酌量給之不敢另請朝廷一餉也所製

旗幟器械長槍勾鐮腰刀鐵斧三眼銃之屬多者千

計少者數百弓矢五百副馬一百匹共費數千金皆臣括之查盤贖銀及節省公費等項不敢費朝廷一錢也臣爲地方綢繆桑土但得饑民不弄兵於潢池可幸無罪而未敢必也以

皇上神武殲茲醜當在指日京師安而天下始安臣乃敢渡河以南行巡方之事耳關係地方兵馬錢糧臣不敢不據實奏聞惟

聖明鑒察焉

奏宋元長

卷之五

三

漕米弊蠹當除疏

看得漕米積弊不可窮詰爲日已久以國家惟正之供填奸胥難饜之愆經一官則有一官常例使費過一衙門則有一衙門常例使費耗費既多則米價必減米價既減則額數必虧於是委官往往告累不得已派之民間每石或加四錢三錢不等者數年以來習以爲常謂不如是則悞漕而罪且滋大也臣巡歷河北始悉其弊爲痛心疾首竊以爲弊日盛則費日增而派且日多所司不痛加釐剔力除官役侵蝕之蠹而權宜加派刻盡小民心頭之內濫觴何日止民困何日蘇哉故議以徵銀委官買米責成各州縣印官而以交兌查催革弊責成督糧道使百年積弊一旦掃除士民無不手額稱快顧臣屬之弊臣得禁之小灘爲奸蠹窟穴而轄於大名之元城臣不得而禁也監兌衙門往日常例使費尤難枚舉打點需索不飽其慾則勒捐刁難以致委官解戶視臨德爲刀山

奏宋元長

卷之五

三

張林不傾其身家性命不已者卽新奉簡命而舊弊  
悉難遽剔臣不得而禁也此督糧道夏時亨所爲言  
之痛切而有兼轄之請也蓋地分彼此則法多阻隔  
欲除奸蠹似非兼轄不可然漕米喫緊處只在各州  
縣印官早徵銀早委官早糴米而已當秋成之始米  
多而價不甚昂一經過歲囤販之家居爲奇貨勒索  
高價無可誰何故糧道預於八月移駐小灘而督責  
州縣於六月委官七月發銀買米貯廩事半功倍豐

北溪文集

卷之五

三

年尚可節存十分之一二留待歉歲酌盈濟虛將永  
無不足之憂永免私派之累而道臣所言九害從此  
可除此臣一片熱腸苦心爲窮民留膏血爲軍國糧  
奸弊籌之累月訪之衆議斷斷可行者也不意今歲  
大稔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米價湧貴問糴無所  
每石額派九錢六分五釐者今時僅至一兩六七錢  
矣臣雖於告災疏內有改折之議而今何時也寧請  
急需日檄州縣官竭力糴買以待交兌而邪情抵牾

之法尙費酌議然祛害駐轄諸款實有裨漕務  
功下戶部覆議賜勅督糧道兼轄元城魏縣以便  
成更乞

天語申飭一切買米交兌夙弊痛行禁革至民窮已  
極凡錢糧額派不足者當另議設處抵補不得  
民困犯者俱以違旨坐贓論罪庶於民生國計未必  
無小補也

柴菴疏集卷之五

柴菴疏集

卷之五

三

柴菴疏集卷之六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吳鉉謹題

按豫 崇禎三年

兩河空置已極疏

臣竊有駭於客兵之害而傷人心之易搖也竊謂功  
泰聖子耳領兵赴援一下戰而良鄉搶掠之患更烈  
於前今臣聞鴻功已無技於數十萬生靈也彼畿輔  
咫尺而猶若此矣今羽檄分馳各省之兵無不取道  
長安正公 卷之六

中州將兵者未聞紀律而且軍民主客異情也棲止  
飲食異宜也一不戰而良鄉之禍立至矣起說郡邑  
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管何恃不恐臣爲之寒心竊食  
俱廢特外爲大言以矯清鎮物耳本月二十一日送  
陽驛抄牌陝西總督楊爲飛我兵事今遣陝西總  
兵官統領官兵共三千二百二十五員名馬寶洪其  
四千九百三十頭匹又參遊坐營官三員日支廩銀  
一分梗米五升中千把總二十二員日支廩銀一分

紅藍旗官隊長標營陣百總共一百九十七名每名  
日支食米一分軍丁三千三名每名日支口糧米一  
升五合馬廩駟每匹日支草一束料三升各兵分爲  
三運自固原起行赴援仰經過有司察遵即便預備  
前項糧草聽候兵到支給等因又抄陝西巡撫劉爲  
赴援事照得本院親督固原鎮官兵三千二百二十  
五員名臨洮鎮官兵一千五百員名并省營官兵三  
百員名分運旱地赴援其沿途行糧亦大略同前  
臣以臣無兵馬錢糧之寄例不知會而臣既義急勤  
王又憂深蔑恤已預檄行郡邑權宜措給矣各州縣  
申請紛紛食稱地方災荒流離載道各項錢糧舊者  
已解新者未徵將何措辦而士民控告亦復紛紛其  
君子則曰是役也吾河南撫臣先之矣小民安堵市  
不易肆一粒一草皆不取給縣官陝兵無行糧平而  
騷動若是其小人則曰吾儕子弟皆已荷戈從戎所  
餘老弱凶年饑荒救死不贍反腹我膏血以供陝人



不何恐也臣聞之心惴而故以大義責之曰是王師也不問壺漿之迎乎雖惡地方苦累已極矣使其兵果有約束秋毫無犯尚不能與今據單懷等驛揭後遊擊趙宦所領兵九百餘名橫肆異常官折稟給矣又有坐司飯矣兵飽食矣又索酒肉矣諸事如意則露刃相向持鞭亂揮官民奉之有如焉子郅邑爲之罷市嗟乎朝廷未收分毫之用而地方先被無窮之擾只一秦中之兵而疲累已至此恐此後湖廣四川

兵米竟

卷之六

諸省之兵踵至害有不忍言者災邑供應不前反爲逗遛者口實一也彼以供應爲名而大肆需索一不廢而瞋目語難二也饑民相激乘機而聞奸究從之呼庚揭竿勢所必至三也頃接鄭報

皇上責臣料理臣敢不竭厥心力惟是援兵之驛驛則臣無所施其約束錢糧之空實則臣更有難於措處况中原人心思亂奸盜百出臣草疏一日而各道府揭報者四大梁道李天經則揭稱流妖煽惑訛言

四起徧貼通衢某月日舉事搶某地方人心惶惶汝南道王琨則稱南陽民兵近被鄖陽撫臣調援城守一空自前假王流言之後人心一日數驚不逞之徒有結聚者爲謀巨澗汝寧府知府王建和則稱汝郡播迫奇荒冬冬無雪春無雨麥種在地者已枯盜賊生發民多轉徙懷慶府知府康四海則稱蒙臣札諭賑濟開修武等縣饑民千百成羣號天搶地不敢情形可憂職親詣其地發穀勸諭止得米二三百石尚

兵米竟

卷之六

不足煮粥半月別無措處臣不勝浩歎除密檄道府加意防備賑恤而知中原之不能終無事也艱危旣已如此而各省之兵皆欲取給其何以堪萬一別生事變則其禍又不止於凶而已者何也譬之一人之身京師元首也簪迪指足也四方肢體也中原腹心也惟腹心無恙而後可以奉元首運肢體而制指足若腹心潰壞則天下事尚忍言哉臣心憂汝南開歸之間奸盜縱橫旦晚叱馭借巡歷之事爲消弭之計

而不意地方又有供應援兵之害仰懇

聖明念中原爲根本重地饑民易動不堪再擾申飭各省援兵自帶行援嚴加約束而州縣所動錢糧准賜銷算以便考成如果鹵賊既遁則撫臣及各道臣亦宜早勅回鎮以安人心以防內變臣爲地方安危不得不瀝血入告惟聖明裁察焉

卷之六

卷之六

糾劾昏庸有司疏

臣惟天下最悞事者莫如庸人而最害民者莫如庸吏其人庸則才既靡靡心復惛惛已漫無所執持而人得提其線索故其爲吏也一身無主百弊不靈左右狐鼠滿堂皆官而流毒始無窮矣今何時也中原何地也在上則征調之令赴援之兵硝鉛料豆之派糧餉漕米之需如是其急也在下則供應之疲戎馬之擾米珠薪桂之艱而溝瘠道殣之多又如是其窘

卷之六

卷之六

也卽人人廉幹尚拮据未易而況昏庸之輩哉昔司馬光因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欲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誠爲確論臣雖在磁修備兩河吏治固刻刻在臣胸中彼昏不知政於此時恣肆而臣亦正於此時以白簡議其後矣臣訪得河南府盧氏縣知縣蔡開封府密縣知縣鄧大可異焉在盧氏則避處山中民刁而悍臣歲前十月巡歷河南府時一見本官卽知其柔靡不振然猶謂虛非善地

官係初服姑寬假以需之時或更張而善其後也不謂警押至神京戒嚴中州大小臣工徵兵轉餉口不遑暇而盧氏實產毛兵之地額有民兵七十餘名而本官聽吏胥之言發兵不給一錢致領兵官張三才等擁縣杖索幾成大變又如小灘漕米軍需甚急該縣應買三千四百石臣屢檄嚴催勒限取完今正月將盡而本官尚未投批赴買當此軍興之日宜何如黽勉而泄泄從事若此不幾悞軍儲而曠職守哉

臣因細訪其吏狀則大率類是士民怨誚呼爲木鐘噫盧氏安用此木鐘爲哉所當照不謹例冠帶問住者也在密縣則斗大一城民窮土瘠雖有成阜之險不足恃也臣從河雒回省時親歷其境見本官黔驢之技沐猴而冠詢以民瘼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了不關心而止誇其邑有白松一株古蹟可翫臣竊哂之以爲其人如是治狀可知徵收之革加耗禁諭不當嚴矣而本官每一兩收錢一千二百文及發里老易

銀則止給錢八百五十何其心迷孔方也漕米之禁僉派申飭不啻切矣而本官私派大戶犇一斗等二十餘家小灘運米許其告免各罰錢三五十石不幾身爲碩鼠乎其理論而坐堂上有如傀儡任阜快李國安等在傍提擬因吏缺而報農民居爲奇貨索富民郭仁宇等營求買免至該縣有馬鞍山爲盜賊窟穴大盜王麻干等結聚夥黨爲日已久而漠然置不問也幸爲臨賴擒獲不然貽害地方豈淺鮮哉而本官一味昏闇百事闕茸科罰無藝甘取鬻兒貼婦之錢衙役縱橫肆肆社鼠城狐之害此巡方總約所稱木痺之吏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處者也抑臣受事以來糾劾者屢矣臣豈有苛求哉今國家烽火未息羽檄紛馳既徵求之未已又水旱之相仍所恃者惟此中原數百萬窮赤子不生心耳而縣令親民之官不爲之求芻牧已非矣而反腹其膏血皮盡而毛安得根搖而枝易凋一旦有事又悠悠忽忽如瞶如聵

以此充位而害民臣所爲致恨於昏庸之吏不肯以情面徇者也

偏派積累懇恩酌減疏

臣嘗於記註恭讀

皇上軫念民艱海內加派何時可已蓋真聖人之言哉中州地方不大於南直浙江而加派遞餉幾與之等然義在急公其誰敢辭獨是同一加派也同一府屬也如永城縣則獨派一萬三千有奇視商丘等縣多至三倍追惟其始各照地畝而中州皆陸地瘠薄其派正糧皆三小畝而折算一大畝永城派餉之時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縣官失於申請未及折算遂偏重若此南陽府之唐縣裕州內鄉汝寧府之息縣亦同此弊故加派之數反多於起運京邊之額嗟此予遺其何以堪臣巡歷其地士民泣訴者踵接於道臣詰之曰邊餉急需豈得議減且曩何以不言待至今日皆對曰年年告累無絲呷關今旱災頻仍窮民皆逃而爲盜勢窮情極故哀控耳臣不勝拊膺長歎曰是官茲土者之責也臣讀詩至皇華馳驅征夫每懷靡及而宋臣朱熹以

爲使臣宣上德達下情故以靡及爲懷爰咨入告夫民有情而不之達上有德而不之宣則使臣爲不盡職矣

聖明在上軫念黎元命臣以察吏安民若明知其偏累而隱匿不聞無以宣布德意儻民窮走險散而爲盜

皇上詰問所繇而責臣何不蚤言則臣罪大矣夫同爲朝廷之赤子何獨累此數州縣而令之三倍派餉

卷之六

也如謂地有肥瘠則糧有重輕而國初派糧之額見在不相上下也民已忍死竭髓供十餘年而有司不以告撫按不以聞坐視其逃徙而後已臣不忍也今聖前慮賦役之重命科道清理豈知有此偏累之弊如永城諸州縣者乎知之必且憫然而爲之釐正矣說者謂軍興告匱措餉正殷今何時也而爲此寬恤之言不知正惟此時有不得不爲之寬恤者中原財賦甲於海內近來調發徵末何事不取辦於兩河當

此奇荒異祲猶竭魔以赴公家有民如此亦可念也臣以爲必留百姓有餘之力而後儲國家不匱之源自古帝王未有不寬恤其民而能久安長治者也臣謹薰沐具疏爲民請命乞勅下戶部將永城等五州縣加派及此清理賦役之時會同科道勘議如果偏重失平久累當恤乞酌量減豁三分之一若謂餉額必不可減則併勅臣等別議抵補之法蓋非獨宣德達情臣職當然亦國家培養根本之至計也

卷之六

卷之六

州縣人也非宜疏

臣屢奉

皇上用心巡歷之旨不勝兢惕竊自誦思巡歷之當用心者莫如察吏察之維何人其境覈其品徵其行事觀民之向背而吏之賢不肖可知也夫吏之賢不肖地方之安危判焉而況在多事之秋關係尤重臣何敢狗情面拘格套以博長厚之名以負

皇上委任之意哉臣巡歷南陽而知南召縣知縣陶

崇本正長

卷之六

三

之不可留也先是有請告之文批行汝南

道查之謂南召刁疲山邑本官求去豈有托乎及臣按部至南陽本官匍匐庭下痛哭流涕爲言病狀且自陳不能一日安於地方錢糧困需也而徵之不能完盜賊民害也而驅之不能去留一日則徒增一日之病耳臣乃今知本官之果病也地方積習刁疲足累本官而本官病本官事事乖舛無以慰地方而地方亦病年非桑榆才非樗櫟而二豎見侵六脈

主惟冀一去以無憂性命如此者臣安能留之所當

照病例致仕者也臣巡歷汝寧而知信陽州知州蘇

之亦不可留也閩人其舌舐其口吃其言

語支離坐衙理事言出而下之人不應也及小民控

訴紛紛而本官亦不應也專憑左右傳說而吏胥乃

得肆其奸欺庫書陳一奇等借叢讞法經臣訪拏本

官不一問也而州事亦困之以廢冗錢糧是何如急

需一任迫欠豈謂催科政拙乎饑荒當何如賑濟而

芻牧不求將立而視其死歟雖到任未久操守未玷

而地方既緩急難恃本官亦自覺而貌可憎夫信陽

居中州之南與楚接壤年來疊遭異被盜賊民窮至

衝劇也非精明果斷之才未易勝任而本官非其人

也所當照不及例調簡僻以全器使者也昔宋神宗

謂文彥博等選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石

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有咻

義其言之也夫使州縣官皆得其人則四境獲安萬

物吐氣國無通謀崔符息警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端必繇此然則今日所宜急  
講者尤在擇守令哉臣巡歷其地覈其品微其行事  
觀我民向背安可復留此病吏庸吏以贖民害臣寧  
負二臣不忍負地方也

緝獲妖賊疏

竊惟開封歸德之間近河諸州縣與山東直隸甚置  
環錯原有邪妖一種皆巨盜亂民窟穴其中借白蓮  
金禪之教煽惑村愚勾結亡命自南警孔棘征調煩  
興而姦宄之徒伺隙生心分布號召在有之臣嘗  
與撫臣總總慮日檄各道申飭有司嚴保甲練鄉  
兵三令而五申之幸一二長吏力行不懈擒之於未  
著撲之於方張而地方得旦夕無事茲臣於巡歷之  
餘廉其情形併舉其能緝盜者以爲諸有司之勸是  
臣激揚事也如近日所獲諸大盜則挾有妖書稱有  
王號焚劫村民縱橫間左跨州連邑於三四百里之  
內布滿黨羽潛通線索謠言紫微星謀舉大事此豈  
僅僅匪徒探丸之雄已哉惟保甲鄉兵之法行而不  
軌邪謀終無逃於天網耳臨頴知縣靳先則以緝  
獲王進孝報祥符知縣宋琮則以緝獲時亮報杞  
縣知縣宋玖則以緝獲魏調臣等報鹿邑知縣張化

中則以緝獲李新等報鄆陵知縣王廷賓賄以緝獲  
于慎行張明山等報睢州知州習惠元則以緝獲李  
朝綱等報若柘城之李守志一逃軍耳乃衆推爲好  
漢手下有人臣以巡歷在邇密封訪牌一紙授歸德  
府推官萬元吉由其不意而擒之臣面審時猶供吐  
反叛不自隱諱各縣之申報情形往往相同使  
非覺之不早擒厥渠魁待其黨衆謀合雖與數萬之  
師摩勢萬之餉未易勦也臣竊謂此數臣者定力長

步卒直集

卷之六

三

才綢繆米雨真有巧於地方者也而曲突徙薪之  
發縱指視之力則大梁道李天經睢陳道劉餘祐能  
不動聲色而消弭禍亂是更難耳臣查往績如崇禎  
元年霍丘盜起謀搶固始知縣王萬象率衆固守賊  
不敢犯四境以寧去歲會亭集之變妖氛甚惡永城  
縣知縣賀鼎擒獲何喜龍等妖黨遂散臣心慰之如  
是者可不謂保障哉在李天經等臣有加銜久任之  
疏尚未部覆其萬元吉宋玫斬光先宋琮解應元張

化中並賀鼎王萬象俱宜紀錄以待行取優擢蓋臣  
見近日勦賊之難而後知諸臣消弭之不易况伏莽  
之奸根萌未盡近儀封縣中報山左流寇焚搶情形  
巨測震鄰可虞值此多事之秋尤當於真心任事之  
臣鼓舞之以作其氣臣爲地方計非市恩於諸臣也  
若鄆陵之羅寨村雖被賊燒劫而發速禍小知縣王  
廷賓幸能督率鄉兵擒獲大盜二十餘名亦可謂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者矣且到任未久發嗣方新所當

共奏直集

卷之六

二

今之策勵供職者也



驛站酌裁疏

看得河南居天下之中綰四方之轂其間藩封貢舉  
縉紳吏承之屬趾相錯也非朝貢之典則軍國之需  
由而衙命入而報竣甚布郡邑星拱宸京於是置之  
郵傳給之夫馬卽貴奏之役利有攸往亦得予以脚  
力蓋

祖宗之制規模宏遠所以體羣臣柔遠人也至於後  
有司奉行不善遂至濫觴額設之金錢不足供輪蹄

史記見長

卷之六

二

之絳絡而於是乎有加增此有司代爲申請多寡之  
數猶可紀也僉報之苦累徒以騰積棍之包攬而於  
是乎有私幫此民間自爲津貼多寡之數不可問也  
今查通省州縣驛所額設夫馬等項銀五十三萬一  
千六百一兩三分二釐五毫三絲六忽而加增銀八  
萬八千七百六十六兩六錢三分五釐四毫私幫又  
不啻數十萬民間苦累已極皮骨僅存無從控額者  
非一日矣至驛遞之苦大約錢糧派自本州縣者十

之四五出自外州縣協濟者十之五六外州縣泰越  
相視不能如期解給或有歲遭荒歉彼此不完因之  
拖欠者驛官往往稱貸以資供應日久子母相權息  
已數倍領到錢糧半以償債而此外折乾需索之弊  
循環營所不敢開載者甚多此驛遞之所以困也

皇上軫念民艱納科臣劉懋之疏清釐積弊大約以  
去冒濫革增貼爲蘇息民力第一義去年三月臣得  
與召對之列恭聆天語謂民力已竭裁省當歸之民

史記見長

卷之六

間蓋聖明無一念不在民隱也如此臣奉簡書按節  
中州又聞有驛遞錢糧解部修防之議臣一檄道臣  
黃承昊勒限清查不意有鹵莽之報該道職司兵備  
撫臣入衛一切徵調拮据良多而自後各省援兵踵  
至撫鎮道將無不取途中原夫勤王大義也恨不與  
之同仇滅此朝食卽所用夫馬溢額敢不竭蹶以奉  
而牛夫馬卒苦供應之煩蓋數十年所未有者有司  
惟恐其不支而逃也亦何暇細與之較馬間歎乎故

此時而責之節縮至其裁扣臣知其必不能也臣自奉有勘劄力裁加增私紮之弊出示榜諭民間茂可省數十萬蓋十分已去其四五今所存原額又欲減裁道臣謂在今日信手裁之無難但恐有意外供應銀不給勢必派民益籌之審矣况

祖宗朝所定之額寬嚴得中不欲算析秋毫開後世以不可繼之端而猶不免濫觴若此故上裁之愈甚則下幫之愈多而其究也反以厲民故今日再四酌

卷之六

卷之六

議除私幫加增一槩禁革而於原額內量裁其一計歲可得五萬餘金以佐公家之急在小民免餒報津貼之累無不歌咏朝廷之德而在驛遞存有餘不盡之意亦可以永杜擾民之害若必於裁減之外尺尺寸寸以直窮之使盡無論勢必不能亦非

祖宗設立驛遞之本意也或曰衝簡各別烏乎齊曰衝者原多簡者原少也故裁則均裁也或曰十分裁六烏乎一曰增貼既革原額復損名為裁一實已裁

六也臣等上憂國計下軫民窮爲此裁扣一事區盡心血伏望

聖明念中原徵調之煩十倍他省俯允末議或俟事平之後方行裁扣或照原旨以崇禎三年爲始則皇上恤民之特恩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緝獲妖首疏

看得歸德一郡地聯三省中界黃河而凶命不逞之徒往往出沒其間自昔師尚詔本一草澤凶頑初起於白蓮無爲乃遂號召多人斬竿揭木已而入府城殺職官劫督緹獄且長驅西向直薄太康大梁運東多所殘破至煩大兵始就底定迄今中州士民言之猶然色變數十年來懲前毖後多方禁戢始稍稍安靜不謂自庚省蓮妖繼起而永夏一帶愚氓嚮慕者

卷之六

如醉如狂傳頭教主在在流布而李慎吾輩以邢台之黠生因負辜詐死脫籍南來張思誠爲之羽翼講經說法招搖遠邇圖書假惑自稱紫微以故何喜龍等遂稱爲真主投謁號召惟恐不及此其不軌之謀亦巨測矣儻會亭之計一行而永夏兩縣不幾爲鄉廛之續耶天奪其魄未發先露而何喜龍等成擒矣臣具疏入告奉旨捕除首惡每對郡縣守令未嘗不以此賊爲慮又值北甬入犯之秋尤此輩生心之日

臣駐磁州微聞李慎吾潛匿廣平遣人密探而已遁去山左臣因檄睢陳遂叅攻到餘祐歸德府知府董嗣誥推官萬元吉嚴加偵訪未幾而果縛之於永城夏邑之間旣擒之後其黨時孟福等尚鼓衆倡言救主真驚悍愍不畏死者矣彼自知罪大惡極不食獄死未獲明正顯戮恭請明旨將妖首李慎吾張思誠梟首懸之藥街庶足以明三尺之法而儆愚民之惑其何喜龍胡中所徐三剛姜曉文時以明五犯按以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妖言惑衆之律無容再議矣株連者訊明釋放以安反側自是大河南北芟除莫大之妖孽消弭無窮之隱憂此皆

聖主威靈振懾人心者遠而文武各官緝捕之勞亦未可泯也

敬舉忠節最著祈賜易名疏

臣奉命巡方境內忠孝節義今古幽微闢揚光大皆臣職也昨歲甫入中州粵稽掌故首錄忠臣得龍廷此干而下逮本朝正嘉之間以直諫亮節推誠盡力成仁取義者一百六十六人行令所在有司考求祠墓以時修葺而享祀焉至隆萬以來忠節之士亦復不少稍俟論定請乞表章此臣志也近奉恩詔內一欽革除間被罪諸臣皆我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已經前詔褒表忠魂卹錄後裔更查忠節最著者于謚以勸臣節臣於是檄行學臣潘曾紘而曾紘毅然以風教爲已任謂表揚忠節乃督學專責訪求遺事於中州得忠節最著者則兵部尚書鐵鉉浙江按察使王良是也學臣臚列其生平大節開冊具申到臣臣讀未終卷欽歎太息不知涕之何從也竊聞革除之世諸臣義不二君忠而晦跡行歌數澤沒齒幽遐者實繁其人而第其

姓名爵里不可得而問也卽幸有知者當時不敢顯

其事家傳野史載筆蕭條塚宅名山斷文零落以故中州之大名世之多而可得而述者僅二人焉其餘惟有掩泣風煙埋光日月已耳臣是以紙筆低徊然而歎重有遺也夫古來大節首稱夷齊自我朝有諸臣而後稟稟英風遠駕其上何則革除之事當我太祖高皇帝開國承家世僅再傳時未三紀而

成祖文皇帝以

卷之六

高皇帝愛于慈叔父尊親假一時之權開萬世之治

成祖以爲然而諸臣不然

太祖亦宜以爲可而諸臣不可惟知有伏節死義耳且其所以死有不可言不忍聞非弟引一身之決負一時之痛已也嗚呼此其所以度越夷齊者也

明詔謂

高皇帝儲養忠臣義士臣以爲革除之忠義誠萬古未有之忠義

高皇帝之儲養誠萬古未有之儲養而何道以致之哉

掃之宇宙闢永冠禮樂之乾坤我

高皇帝之取天下問太平也亦萬古帝王之所未有者開創之初禮葬福壽廟祀余聞梁往勸來問臣子忠義之源所以世世再傳時未三紀而忠臣義士以翊戴

高皇帝者竊竊建文闔門廷頸比屋駢肩糜爛湯火之中庖割刀鋸之下甘若飴而嗜若渴以爲如此而

美卷九

卷之六

三

死勝於如彼而生不可算數譬喻也嗚呼奈何今日而媚逆未已復有陰謀獻城

者哉豈儲養之未至抑風勵之未廣歟然則是舉也誠激發人心之第一義也伏乞

皇上特勅禮部立賜施行然學臣第舉中州者言之耳以臣所讀革除遺忠諸錄如方孝孺練安陳迪王淑英卓敬黃觀之類受禍最慘死節最烈者若而人併乞推廣明詔通查覆議各子美謚則風勵之大權

與儲養之宏恩並垂萬古雖與

高皇帝競烈可也

計開

鐵鉉字鼎石鄧州豐和鄉人

高皇帝時官禮科給事中歷五軍斷事至山東叅政靖難兵起李景隆拒德州鉉飛芻輓粟水陸不絕濟南之圍鉉悉力守禦已而開門許降

文皇帝按轡入鉉急下鐵板中馬首

美卷五

卷之六

三

文皇帝大怒攻之不能克已又有東昌之捷小河之捷傾動中原

文皇帝幾引還忽再戰得勝乃長驅渡江鉉擁殘兵駐淮南擒之至不屈反背立庭中

帝令一顧面不可得乃齧其耳鼻竟不顧遂碎勞其體至死喃喃不絕聲子福安戍池河康安輪鞍轡局皆尋死父仲名母薛氏年八十餘皆置海南女二落教坊司皆不辱嗚呼鉉死忠之烈有如此者

王良字天柱祥符縣人也革除初爲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拜岳武穆墓慨然誓不媿其人聞靖難師入慟哭志必死

文皇帝卽位遣使召之良縛使送獄且驅由市將斬之而市人閔奪使者去乃還坐堂皇佩所司印兼收浙東西五道暨經歷照磨司獄之印凡九綴携入舍閉家人毋得出積薪於庭火發投其印盡室自焚死事聞

卷之六

卷之六

三

文皇帝曰良死分也印不宜輒毀乃徙其家於邊或言良未死前語其妻妻引義先自死池中裨子一匍匐逃邊一妾携以遁嗚呼良死忠之烈有如此者以上二臣明詔所謂忠節最著無以踰此臣請特勅禮部立予應得諡典併查忠節如方孝孺等諸臣擬實詳議類請伏候

聖裁

請錄先賢後裔疏

臣惟

天生聖賢以維挽斯道於不墜而推論其功者至謂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不在禹下故其食報於後世也學之以三等之爵錫之以俎豆之光名炳千秋廟食萬世其子孫世世奉祀不替後之帝王有能尊崇而錄用之者則史必書之侈爲美事如是者何也存其道不沒其功錄其後不朽其人焉耳矣故道有所當

卷之六

三

尊而非迂也典有所當隆而非濫也臣幼學孔孟而知斯道之傳惟伊雒爲正豚伊雒者卽河南之伊水雒水也宋儒程頤程顥實生其間倡明正學而又有康節先生曰邵雍者精易學爲頤頤畏友讀其書如兄其人今于役兩河得瞻所謂伊雒者而適其淵源又先生之安樂窩在焉歷金元胡馬之後五百餘年而遺跡猶存若有神物呵護之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何能已於嚮違哉臣細詢其後裔則程氏

之子孫至景泰間始授官翰林院五經博士而邵氏之奉祀者缺如也儒效不殊恩典獨異臣爲之歎歎太息曰是天留之以待我

聖天子矣據提學叅政潘曾紱申稱伊雖大儒推宋邵雍程顥程頤而雍得道尤早理數獨精暇登士訥北低徊百泉精舍益史稱雍刻勵堅苦不恤不屬經簡策以探性命者仰其地云景泰間顯若頤之子孫世授五經博士以奉其祀雍獨遺焉先是萬曆末年

卷之六

巡按張御史具疏留中至天啓三年丘御史又特疏得旨下部禮臣恐世代綿遠後嗣未確覆題請旨行巡按御史查核隨經前院轉行道府下雒陽縣查得生員邵繼祖系雍二十七代的裔景賢繩武名錄憲綱堪以承襲結勘無異其時嚴道學之禁濂雒關閩方爲世忌部未果上職惟今士大夫建一功効一節者其子孫陳乞恩典朝廷查與例合往往從之豈於大儒而反靳焉職若不爲代言是使雍終不得比迹

於二程而國家崇儒報功之典尚漣於聖世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錄邵氏後裔一事蓋前按臣屢言之最後丘御史兆麟有疏下部議覆部違其言而弗慮世系之未確故行按臣覈實業舉其嫡派二十七代孫邵繼祖達部而不意道學之禁方嚴禮臣不敢堅請今案在禮部可查也夫邵氏之行功斯道也其性命之學見於皇極經世一書闡伏羲先天之旨執道體於一動一靜之間以殫天地人之至妙而歸重以

卷之六

聖人之四經配昊天四時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時不差則歲功成聖經不忒則君德成而直以仲尼之行無輟跡者配昊天而盡三才莫千古第一義也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在易則始於乾坤而文言尤贊乾道書始於欽若昊天而周召之口無一非祈天永命之說詩則文王昭事上帝武王上帝臨汝皆畏天也春秋首春王正月蓋以天冠王而尊之曰天王尊王以尊天也邵氏以易爲生民之府貴

爲長民之府詩爲牧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以記  
昊天之春夏秋冬實有見於此後世言道統者不知  
天則流爲乾竺之空老莊之誕言治統者不知天則  
荒淫生於上而亂賊生於下我

太祖紹百王之統一切詰制皆首稱奉天而獨表六  
經堯孔心法聖印同符乃邵氏早已發明其理推極  
其數於經世之書厥功豈細也哉當時二程嚴事之  
稱之曰清似伯夷任似伊尹深潛純粹似顏子剛大

充塞似孟子又與之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未之賢相無過富弼司馬光呂公著居  
雍時輒造廬請教屢薦於朝起官不仕故當熙寧元  
祐之世超然於朋黨之外如是者可不謂儒者之高  
蹈哉業與二程配祀孔廟而其後裔乃不得與二程  
等諸臣所爲鬱焉而思吐也幸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禮儒報功一時摧折理學諸臣次第  
贈賡卽功忠之翁自行陳乞者不難查例給予謚謚

皇仁幽隱悉耀而惟是異代真儒之後若尚有未被  
之恩是亦熙朝一缺事而我

皇上定歷宸衷者也伏乞勅下禮部覆議卽照二程  
已事轉行吏部將邵氏二十七代的孫邵繼祖題授  
世襲五經博士以承雍祀恭雍賢宜錄其後與雍後  
賢而可錄屢疏具悉覆查已確爲望

皇上一俞行耳臣巡方事竣爲地方廉頑起懦爲朝  
廷敦典庸禮是正觀風之首事職掌所當言敢採與

論具疏以聞

卷之六

卷之六

柴菴疏集卷之六

畢



序

任天下事必無爲目前苟且之謀而後揆始晰終列利害如睂指成敗於掌何者心無私則弗顧身家無徇情面故其識豫而力全而瞻定也從來名臣戡亂定傾莫不繇此乃余讀直指吳公賑按封事而公之淵識嶽力與夫皎日之心有可得而言者間者秦

民苦歲苦兵一鼎同沸五年不息

天子西顧旰食命疆吏討實申儆復以流離失業軫在

聖衷

特簡公以十萬金錢遄賑之既成事民用稍康遂命公卽領澄清之任斯時也羣盜蠭起以十數萬計懦將倚之爲富貴地者復馘良以貿功名

賊陽丐撫而陰嗜殺日虔劉  
百姓百姓膏原量澤不勝數  
賊勢炎炎幾不可撲滅公騰  
章上聞列古今得失之林以  
決策勦撫其言曰從來盜賊

縱橫莫盛宋元之季皆因當  
日憚用兵招安太早於是羣  
不逞紛然倣效競相誘脇小  
民肝腦塗地怨恨填胷不得  
秉耒耕而聚廬處生者不歸

死者不葬自非良善未有不  
化而爲盜者

武宗朝齊彥名劉六等盜起  
都御史馬中錫欲劾龔遂渤  
海故事一意招撫事大決裂  
至徵各鎮兵數十萬費太倉  
二百萬海內騷動夫不能爲  
龔遂也者則不幸而爲中錫  
非徒地方有養癰之禍亦恐  
後來有徵兵費餉之憂今日

策斷以先勦後撫爲機宜以  
蕩平善後爲結局

上立報可公奉廟筭與督撫  
協心號令布而旌旗改色軍  
行輒持斧隨其後所向胥捷

解戶

上神武知公可屬大事凡所

三

建畫皆朝上夕俞於是諸軍  
霆擊電發舉從前劇賊擁官  
騎持官械贖官糈據名城廻  
翔翻覆不與封疆爲臂指者

次第削平諸脇從以無所鼓

煽始稍稍就撫戢歸南畝秦  
民纔有更生望而公之期及  
瓜矣夫公碩議閎裁炳千秋  
者不具論卽公之瑋績我西

解戶

二

人所當百世壘祝者余亦弗  
更僕數也獨稱述其大乃在  
赤衷結

明主之知片語發將吏之覆  
一疏捩成敗之關

天語一傳俎簋立定俾將吏之果者有所用其鷹揚怯者無所庸其鼠胸遂以救百萬生靈於豺虎之吻而兵無外借糧不內增其所全赤子之

解戶

頭顱而省國家他日無窮之供億豈其渺哉卽公疏所稱古人臣不爲一時苟安計而爲百年長治之圖者身踐之矣孰謂三寸霜毫不果賢於

十萬師而且謂封疆之功不關社稷乎昔韓魏公生平未以膽許人往往以膽自許其指陳西事乃云陛下焦勞之際臣不敢避形迹不言望于

納和禦侮間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而趙營平有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臣不爲陛下明言利害誰當言者夫前事後事之師也是編

在而公之膽識具在卽河華  
赤子生而之死死而之生之  
情狀具在而我

聖天子萬里之明一怒之安  
亦昭然具在余又曷能贅一

解尺

九

言惟是秦民湯火甫離呻吟  
未改羣盜之狡藏而喁負者  
尚繁有徒其鴟音且未全革  
斯砭石麋鬻並用之時非封  
疆毀弓安枕日也公行且趨

丹陛繪瘡痍爲三秦父老請  
命

上必且聽公言繼沛雨露則  
公方來之澤與後劬之勛余  
何能涯浹將必有大書特書

解尺

一

確終南片石以進矣

治史氏龍門解胤樾拜手  
謹題

序

上之四年以秦民荒梗未戢  
不忍令封疆臣盡誅夷之於  
是以鹿友吳公齎十萬金發  
倉廩賑之公持斧馳至宣布

然人

德意且賑且撫民皆呼

萬歲所存活解散無筭居亡  
何直指使者請代難其人迺  
就用公而仍兼賑使期年將  
報

命公乃裒其秦中前後疏草  
為一集請余序之序曰時際  
昌明不乏朝陽之鳳讜論遠  
猷滿公車矣至於遺大投艱  
身處事中不遑食其言或寡  
昔人謂談何容易信然也當  
公立班行按中州所論奏士  
大夫已能傳誦之三秦之役  
居人所却步之地當人所咋  
舌之任論人所囁嚅之事而

能上當

帝心下服衆志固已難矣而  
時何時也羽檄交馳叛服互  
告決機宜覈功罪無徇無徇  
奏成手中輜軒所至鳩形鵠

東序

三

面遞訴如蟻得處分沾升斗  
通去公肆應若無事然時時  
條上其狀使

天子見萬里幽隱情復鼓其  
餘暇釐前人難結之案不可

勝數驛奏相望於道以稱

上勵精綜覈至意難之難也  
余與公同官同事最久誠見  
當世罕有其儔求於古名臣  
以奏議傳者賈誼馬周陸贄

東序

五

三家最著誼著述五十八篇  
其切於世事者纔及半周傳  
者僅十餘條獨贄至百餘篇  
史稱炳若丹青又謂人人可  
曉號絕盛矣然三家皆居中

論議或強半不納徒空言耳  
如公纚纚數十萬言歷危疆  
見行事以視彼三家何如哉  
柱史古史官今以為采風之  
使一方巨細事無不得言著  
集  
作之庭悉取其奏疏為信史  
昨若諫草可焚公之存是集  
即存史也即存柱史職也故  
序之

崇禎四年巡撫陝西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太丘通家治年  
弟練國事撰

集  
下



朱菴疏集目錄

賑秦

卷之七

聖諭一道

微臣奉命賑秦敬陳一得疏

延鎮饑軍可念疏

微臣星馳入關疏

遵旨條議措處之方疏

七十五

賑秦目錄

安插流移廣開糴賑疏

賑濟饑民必先解散流賊疏

發賑伊始據實奏聞疏

流賊肆掠無已饑民困苦日甚疏

請通糴以安危疆疏

皇恩次第給發恭報錢糧數目

欽奉聖諭疏

按秦

卷之八

驚聞新命敬剖愚忠疏

直秦玩寇儉儒大將以肅軍紀疏

直陳久旱情狀白効不職疏

天澤大需晉糴漸通疏

勦撫機局宜審疏

勦撫俱無實著疏

查明流寇旋撫旋叛情形疏

七十六

按秦目錄

狡賊突陷名城禍因降丁內應疏

驛站困於兵荒急議接濟疏

中部已復首惡就縛疏

卷之九

糾恭驕橫將領疏

西安北界被賊殘傷急行賑濟疏

賊勢甚劇缺餉可憂疏

邊賊披猖日甚疏

降賊劫餉殺官異常大變疏

寧塞神賊授首黨惡據城未下疏

通寇流入慶陽急宜追勦疏

荒盜頻仍賑資有限疏

緩清降丁復叛疏

糾叅大將輕敵失利疏

糾叅庸劣道臣疏

酌議改折贍鹽疏

三才記

卷之十

卷之十

邊寇謀犯平固官兵夾勦有功疏

北地豐年有象疏

查覈官兵追勦情形疏

查覈官兵勦賊功次疏

鳳翔派納鹽課疏

平固餘孽勦盡疏

延北逆賊授首疏

邊地有司減俸行取疏

預陳善後十策疏

表揚節義疏

目錄畢

三才記

按秦目錄

目

聖諭一道 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聖諭朕覽章奏據陝西延綏等處總督撫按各官屢報地方饑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白羅鋒刃者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痼瘼可勝憫惻茲特命戶兵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吳姓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災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實惠及民不許委官吏胥從中侵沒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贍窮黎毋得專恃京庾反寬

卷之七

卷之七

求收果能實心幹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薦如有玩違圖茸及乘機染指的卽當叅劾拏問還著大張曉諭開導愚氓朝廷軫念饑貧特行賑資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爲卽有已被脇從誤投賊黨若肯歸正便爲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著遵體朝廷恤民戢亂之意著實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簡委待復命之日卽以稱否爲爾功罪其欽承之特諭

柴菴疏集卷之七

撫賑陝西監察御史臣吳姓謹題

賑奏 崇禎四年

微臣奉命賑秦散陳一得疏

臣日者差按畿南領有批印行且叱馭往矣憲臣閔洪學等奉旨擇廉幹御史一員賑資秦民謬舉及臣特請改差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召至會極門賜之諭旨臣小臣

卷之七

卷之七

也選此殊典不勝惶悚退而加額慶幸曰聖明軫念災黎如在病瘵不忍其罹於鋒刃也而捐金遣賑佇見秦中父老扶杖以觀德化之成甚盛舉也臣聞宋臣蘇軾有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延安諸郡饑荒四年矣使地方官早爲請命寧至今日卽今日遣使已爲遲矣臣領印後卽單騎兼程星馳赴秦宣布朝廷德意殫厥心力以副委任之隆以蘇災民之困一切機宜未能懸度計

撫按在秦中久情形必悉臣請明旨勅令預加料理臣一到卽與酌議施行及春暮夏初青黃不接之時蚤沛如天之澤則秦民幸甚臣先臚列要務六條上塵乙覽惟

聖明採擇則守令之宜擇也昔司馬光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民有限河北流民無窮莫如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此要言也秦地曠遠以撫按賑一郡縣而不足以本州縣官賑本州縣民而有餘今查延綏等處州縣官大率皆潦倒明經途窮智短孰爲

皇上加惠元元者臣到地方當首察其闕茸不堪及貪汙有據者不時糾叅拏問以除民害而賑濟之能否俟復命之日另行舉劾更望勅下吏部如撫臣練國事言速選甲科或乙榜有精力者勒限到任儻能加意撫字則飢民當如弱子之依慈母豈致流移失所是弭盜之第一策也則監司之宜補也臣頃見邸

報鄜州道臣蔣士忠慶陽道臣孟楠皆以察處夫此窮邊要害之衝又當盜賊披猖之日非精明幹濟之才未易勝彈壓消弭之責卽如賑濟一事全賴監司得人所宜力破情而精擇才望速賜銓補勒限一月到任慎毋謂邊地艱苦聽人規避而以庸碌之人循資塞責則一路福星所賴不淺也則責成之宜嚴也祖宗朝遣使賑饑所賑者特饑民也今秦中猗賊羅賊曠賊土匪所在縱橫又兼之以邊軍家丁之類皆持火器嫖弓馬習戰鬪未必盡屬饑民則賑濟之法當與勦撫之事並行而復有濟書曰殲厥渠魁協從罔治是先勦而後可撫也旣震之以不測之威而旋與之以可生之路則全活多而元氣不傷是勦撫並用而後可賑也勦撫者督撫道將之事也賑濟者臣之事也責各有屬機實相因如督撫道將不力任勦撫或勦撫失宜而徒靠此十萬金錢謂可滅賊異日者盜不息而責賑濟者以不能弭盜則臣不受也今

督撫真心壯猷自能辦賊總兵杜文煥王承恩等世受國恩義憤所激必能奮勇圖賊而臣尤望

皇上嚴加責成必督撫道將奏勦撫之功而臣乃收賑賚之效也則緩急之宜酌也延地袤延二千餘里京庾有限勢難遍及宜酌其被災重輕分別次第而先其所急近見邸報撫臣洪承疇疏稱延安州縣四載奇荒靡有孑遺所述情形慘日惻心而

聖諭亦首延緩早已明見萬里也臣馳至延郡會同

共咨疏集

卷之七

三

撫按擇其最荒亂之處某州應賑若干某縣應賑若干酌議均妥親自賑濟不時奏聞而其餘可緩者亦必親歷其地督責有司設法措處或勸義輸或發倉穀務令三秦之民皆曉暢

聖主軫念之意其賑法酌用本折廣糴耀之路議輸挽之方苦心調劑俟至日相機而行耳則安插之宜緩也賑之所及爲惠幾何不過緩死須臾耳臣以爲賑不徒點名分給也要在安插得宜使爲可久之策

臣聞之秦人凡村堡被劫者盜必焚其廬舍殺其老弱而精壯之丁逼脇爲盜其心寧自甘匪彝哉還顧生計已盡無復之耳今宜檄各州縣大開招安之路有復業投歸者令里老保結查給田土起此春夏可耕之時量給牛種勸課農桑勿責賦稅更爲立保甲互救之法以防劫掠則十年生聚在此舉矣則徵求之宜寬也先朝凡遇被災地方皆下詔蠲租今秦中如延緩慶平等處災荒洊至有司者旣鮮芻牧之求

比部疏集

卷之七

復嚴催科之令皮骨已盡救死不贍不得已迫而爲盜今業遣臣賑之矣而州縣復日鞭笞其民以責逋負則何賑之能濟語曰苛政猛於虎當兵荒之日而課國賦猛孰甚焉與其懸催欠之空名何如賜蠲租之實惠聞崇禎三年以前已經免訖其四年分一切錢糧尚未奉旨臣願

皇上早渙德音將被災地方特賜蠲免俟年豐盜息之後徐議徵收則災民聞之必有起色而發賑非虛

文矣以上六款皆賑濟之最切要者雖然臣不慮  
鯁慮也賑未從賊之饑民易賑已從賊之饑民難賑  
饑民使不爲盜易化盜賊盡爲良民難爲一時補救  
之術易開百年樂利之原難臣惟遵照諭旨與撫按  
諸臣協力殫心以圖賑事仰賴  
皇上之恩威

祖宗之德澤上天降鑒時和年豐則盜自衰止雖有  
鴛鴦之民不難使之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行謳詠聖  
化於無窮矣

延鎮饑軍可念疏

頃者延郡之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致令赤子弄兵  
潢池

皇上遣臣賑賚事不辭難臣之職也拜命之夕心若  
飲冰念秦民之命懸於十萬之賑賑荒當如救焚拯  
溺勢不容緩計戶兵兩部仰體德意必且卽刻差官  
嚴立期限務於三月初旬押赴延緩知會督撫分貯  
府庫以待賑發事關錢糧經過地方倍宜嚴加防護

毋致疎虞是委官與地方官之責也臣賦性輕抽媿  
無心計惟躬率儉約效法古人圖書琴鶴之風誓不  
以一絲一粒累苦地方其發給賑銀自有道府州縣  
官凡用一錢一粒必會同撫按議妥乃行萬萬不敢  
委之泥沙以取罪戾顧從來賑濟之難頭緒紛紜姦  
弊百出而況延地外鄰內多大盜盜不息而求  
民之安不可得也欲盜之息不得不用兵欲兵之強  
不得不措餉今荷戈控弦之士枵腹呼庚屢年欠餉

師不病飽傳聞延鎮斗米四錢月餉糊口尚餘不給  
何暇顧父子兄弟故有父爲兵而子作賊兄爲兵而  
弟作賊者寧塞之陷饑軍內應其爲饑寒所迫與饑  
民無異不善爲收拾盜何繇息民何繇安則發餉以  
接濟軍士尤爲急者也伏乞勅下戶部查積欠速行  
補給兄額按期解發毋以通欠爲故事致誤封疆也  
臣竊更有請焉

皇上憫念軍士之苦正在勦賊之日特沛德音發帑

卷之七

金二萬兩解赴軍前勅撫臣逐名分給以示朝廷賞  
賚之意則鼓舞歡呼勇當百倍賊不足平也賊平則  
民安則賑始有濟耳臣因饑民而念饑軍用廣  
聖恩知臣言可採乞勅部覆議施行

### 微臣星馳入關疏

臣蒙簡命賑資延綏仰體

皇上加惠元元之意恨不立沛膏澤以救災民敢有  
寧處焉前月初九日叱馭而西日馳百三四十里而  
後敢息至本月二十七日即抵潼關三月初二日至  
會城撫臣練國事適自富平回省按臣李應期至自  
固原委官勞永譽等解銀於初四日亦到西安臣再  
四訪求務欲得流賊之根因與猖獗之情形面後可

奏奉聖裁

卷之七

以大第議賑敢先爲

皇上陳之延鎮四面黃沙無可耕之地崙倚兩運爲  
續命之膏自改本色爲折色面庾廩空矣自改輸粟  
而納銀增浮課而引滯而鹽政廢矣自鹽商歸籍田  
地荒蕪豪弁肆虐而屯政廢矣自叅罰之令嚴凡馬  
匹倒損諸弁率隱匿不報而馬政廢矣加以幾番調  
援精銳俱盡凶年相繼月餉不敷此饑軍爲盜之根  
因也延慶一帶荒涼瘠薄仍復加派邊餉明經有司

日暮途窮巧營歸索徵收盡委吏胥包棍之手百姓入城封鎖則監追其積逋一入逃亡則累一戶一戶逃亡則累一甲一甲逃亡則累一里轉相拖累轉相逃亡全無樂生之氣因之饑饉富者皆貧貧者皆賊邊軍糾集遂相附合此饑民爲盜之根因也又有不軍不民如邊地之軍餘及廢弁之家丁此輩皆生來對悍弓馬精熟既無月餉之需又憚耕耘之苦惟有做賊一路視爲固然當其躍馬而出肆行剽掠歸來得有多財則分送親識卽將官之左右無不相通貪將則私受其餽犒將則畏不敢發黨與日衆張大府將敢爲叛亂此車餘爲盜之根因也賊之初發勢亦甚微地方官視爲泛常全無備禦總一缺乏錢糧悞事到底且調來邊兵皆與賊相識臨陣有相對立談而不戰者有將老弱饑民割殺送與獻功者有將輟重遺棄聽其搶掠者上下轉相蒙蔽起出境外便報爲平玩日愒月以有今日此盜賊猖獗之根因也前

歲延綏有東援之役全鎮空虛人心洶洶卽鎮城幾不可保孤山副將李劍訪聞東賊結聚挑選兵馬假以巡查各堡爲名陰圖勦殺不料機事不密左右前後皆賊之黨行次清水營遂被賊害攻圍府谷城內奸民遂開門而納賊矣此賊不過數百官兵大集已久固於府谷城中此時乘勝追殺可以盡殲而輕用招安不踰旬日賊復號召安排內應東陷河曲矣此東路賊之情形也延西諸堡缺餉四年較別路其害更倍賊頭神一元自遼東逃回久藏禍心鳩集軍丁突入新安堡卽收本堡之軍攻圍寧塞城中內亂將被賊而賊勢遂勃不可遏矣進攻柳樹澗饑軍饑民乘隙搶掠寸絲粒粟無遺者一元旣克三堡遂陷保安暗勾套勢不可禦官兵聞散賊遂出城南下攻犯慶陽勢甚熾此西路賊之情形也鄜州中部維川宜川之間從來受獨賊之害近亦乘釁而起招集亡命竄至數萬處處分犯此鄜維賊竄之情形



也西安門戶如耀州涇陽淳化三水白水富平郃陽澄城韓城等處無處不可闢入所恃以禦賊者止也兵鄉兵無戰馬無盛甲無錢糧又束於近日設處之說不得不責之有司輸運糧草不得不派之民間而民窮極矣廟堂之上亦曰會發餉若干矣孰知邊陲逋欠之數裁省難追之銀望梅止渴何以勦賊故今日不獨延慶危而西安未嘗不危也夫秦晉爲京師右臂遼東爲京師左臂兩者並重况秦百二河山延鎮勁兵甲於宇內今賊聚衆數萬東延西蔓殺戮人民淫掠妻女焚毀廬舍攻陷城堡屠毒兩省此豈減於水西薊遼而可易視之耶即延鎮應得之餉計臣寧悞封疆而必不肯慨發數十萬以濟燃眉秦事真不可爲矣則無如就近兌支陝西遼餉尤急著也臣遵奉諭旨次第給賑已檄司道轉行州縣查取見在饑民及已被脇從悞投賊黨願歸正維新者一體收恤於賑資之中寓解散之意廟謨宸斷已得要領少

俟頒布德音卽當冒險而前躬歷郡縣親自給散不敢不竭盡心力至攻城陷堡之叛賊如王加鼎神一元之類在督撫鎮將同心合力聲罪致討以存國法以彰國威未可奉若驕子懈將士之心貽異日封疆之禍如欲臣以哺餞之具爲盜竊糧臣所不敢出也總之激厲將士全在足餉餉足而後可以申嚴賞罰賞罰明而後人心鼓舞用命失軍機陷城池之罰察然議其後而文武俱束於法則大賊可平而小賊不足撫也若然則前日失陷保安之將吏請勅撫按查明逮問正法未可緩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遵旨條議措施之方疏

聖天子念三秦赤子之竊弄潢池者實迫於饑寒情匪獲已特發水衡十萬而簡臣布德意秦父老聞之無不人人感泣臣知人心可義激也攷

祖宗朝嘗遣鍾化民賑河南過廷訓賑山東矣此皆千里赤地民至相食僵殍於道匍匐不前則一味糲粥散粟使霍然立有起色然且用帑金三十萬彼未嘗有盜賊之擾師旅之需也尚多閒事例以佐之復

宋荊文集

卷之七

數十萬今延緩之饑民情狀異是實塞上之饑軍與其失伍之餘卒爲之倡而饑民隨之一招百應始之合數百人則掠野繼之合數千人則攻城又繼之合數萬人則圍郡饑則饑矣然少壯者猶能執刀從賊今委十萬金於延緩十九州縣之間人僅得其涓滴之潤而賊之攻掠自若儻賊至而民能空拳拒之手則安輯解散之方不可不並行是役也與向來河南山東之專賑饑民者其事異彼爲饑而死故專賑之

此爲饑而亂故兼撫之也而乃止此十萬金臣竊憂其繼矣明旨令臣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奏濟臣未敢遽開事例沿行一切苟且之政而惟持急君父效忠義之一說爲諸臣倡敢條其議一在秦藩之首倡也秦藩之賢嘗助建塔助修橋皆以千金助大工助邊餉皆以數千金而今賑秦民爲

皇上分憂尤望其亟爲捐多爲捐也蓋聞成都之圍

蜀藩食數萬軍費至巨萬鄉充之亂曾藩資軍士亦

吳年正集

不下數萬豈可令其端美於前乎卽不能數萬而以萬金爲諸藩及諸宗先是義所不容已者臣當據實以聞亮亦褒旌有加者也一在各院之議捐也簡命關中者有總督一有巡撫四有巡按有茶馬有巡鹽有甘肅巡按皆有地方之寄安民之責其公費贖錢且勿括之助逮而先以之助秦則各捐一二千金似亦易易者卽酌遣近分多寡而萬餘金可旬日集也一在監司守令之議助也藩司爲錢糧出納之總視

諸事宜倍捐而併括無礙可充賑者盡搜之以佐軍需其餘臬司守巡各道人可二百金府大者可三百小者可二百卽府佐可五十上也縣令大縣可二百金小者可百金折穀之銀歲派之費不以充橐而以惠民其誰自外焉一在鄉紳之義助也同室有闕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地則梓里也以害則遠者震鄰近者剝膚也第視其身家如府谷保安城中對賊之身家而捐輸恐後矣其見任爲大僚者可百金上

卷之七

也爲庶僚者可五十金上也身雖宦遊子弟可披籍而問也其在林之大僚可五十金上庶僚可三十金上也其孝廉明經之爲守令郡佐者可二十金上也卽孝廉青衿宦族纓弁之屬願捐者聽其自輸不定以數多者旌之則慕義者必衆仍責有司籍名躬勸卽不願顧君父之急念梓里之亂者亦明書不願助而統籍之以聞於朝恐不若是怒也臣抵會城一議及而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文翔鳳卽慷慨輸五

十金爲諸紳倡翔鳳素抱忠義前秦兵入援時首倡勤王之義捐百金佐餉而監司守令以下因之感動各輪助有差今寧無聞翔鳳之風而興起者乎一在富民之勤輸也涇陽三原富平諸縣多素封大賈之家賦之垂涎常在此地而其餘州縣次之今令輸百金以上者或予之以冠帶如儒義例捐千金以上者或予之以品級如遙投例卽數十金上者有司額其門願輸者應不乏如前者富平李盡心助賑二萬金

卷之七

而進鴻臚少卿今昔人不甚相遠也儻此之不應試問渭北盜掠時篋笥安在而況以之救饑又種德者所欣赴也以上數款知君父之誼者必捐卽不然知身家之計者必捐何也秦天下之與區也而延安又三秦之要害也盜縱橫下而西安危西安稱陸海爲財賦地西安危而全秦岌岌矣故捐貲賑饑兼以弭盜釋

聖明西顧之憂享有道清寧之福計諸臣聞臣言而

起者接踵也臣先會同撫按一面勸助伏望

皇上採納允賜施行庶有餘於賑乃不窮於撫若督撫錢將厲兵秣馬擐甲以待不因是而懈勦賊之心則亂或可弭也不然點金無術待哺靡窮臣別無巧思足起溝瘠矣

安插流移廣開經販疏

臣自入關以來廣諮博訪知延安一郡十九州縣有賊四大夥最勁者河曲之王加魯保安之神一元攻城圍郡敢爲叛亂非大兵重餉未易撲滅而其餘二枝縱橫於鄜維之間聚至三四萬道路爲梗然多饑民脇從此賊若不解散則賑濟亦無益也臣與撫按議急下招安之令聞亦漸有悔心然招之非難而解散難散之非難而安插難故必使軍還軍伍責之於

各將官民還民籍責之各有司還伍者揀其精銳爲兵而予之以月餉還籍者給以籽種歸耕而兼寬其賦稅是故申什伍之令以約束軍士飭保甲之法以稽查戶口則可以晝然不亂又在督撫日日揀練時時叩禦中嚴賞罰激勵將士扞網者相機而行勦蕩之威就撫者畏憚而消反測之念臣以賑面寓撫之意督撫以勦而堅撫之局則庶乎無旋滅旋起之患也而其餘饑民專責印官親詣鄉村一面安插一面

查覈單騎減從以省衙役之擾按籍分畝以免等候之費錢糧既蒙旨蠲停刑訟亦無煩苛刻惟一味實心措處牛種勸課農桑而臣時時親巡郡邑稽覈奸弊勞苦父老臣條布已定而無如盜賊充斥何也臣心血幾嘔矣雖然即令盜招安矣而斗米四錢總無糴處若不設法通糴販之路則金錢有限老弱者待斃少壯者終跳梁爲盜耳臣攷延安地圖北鄰套黃沙不毛西接慶陽被殺遭掠自哺不給惟南連西

卷之七

三

安西接山右尚堪借潤臣議通宜雜甘泉中部等州縣一路糴販自涇陽三原等處轉輸而北以糴州遭鄜州道主之通綏德葭州吳堡米清等州縣一路糴販自山西臨河州縣轉輸而西以榆林道主之惟是山西近河一帶因流賊戒嚴過糴日久延鎮以是坐困昔秦晉兩國尚有汎舟之役今莫非王民何忍彼此之分宜勅晉撫宋統殷委守巡冀南蔚嵐等道屯兵河上一以防河一以通糴而糴販之法在責成撫

按措處官銀二三萬爲兩路糴本委官糴買米豆麥一槩兼收轉輸不絕而平價糴之勢難長平倉法仍多方招徠米商曉諭民間廣開集場而令各州縣防守兵衛之以杜劫掠則必輻塞至矣此今日秦民續命之膏舍此別無回生之望也臣一面會同撫按酌議施行但人心玩愒監司守令易分畛域不關痛癢伏乞

明旨嚴飭分別功罪以示激勵以活此一方之民地

卷之七

三

方幸甚

賑濟饑民必先解散流賊疏

臣奉命賑秦值流賊猖獗初謂賑濟之日即可寓解散之機今親歷其地乃知非先議解散之法亦無以施賑濟之恩也何也郵雜之賊擁衆三四萬盤踞二三百里之內固皆清澗米脂綏德等州縣之軍民也原因赤寇經年遂至潢池竊弄在本處焚掠已空日馳而南飛渡西安而宜雜郵甘中部宜君之間村落搶劫殆盡止數孤城四壁立耳殘破之狀不忍見聞

臣初入關卽大張曉諭本月十六日行次耀州復遣官赴賊營宣布

聖諭又手書諭示推誠開導臣一面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查覈延郡以南八州縣饑貧一面檄榆林神木等道招撫延郡以北十一州縣及三十六營堡軍民近聞賊衆稍稍北去西安州縣幸獲安堵矣撫臣練國事於本月十八日提兵移鎮鄜州廓清道路臣巨莽抵郡城僮查清時始可次第議賑蓋臣受事後

卷之七

三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文移行各道府者不啻額禿舌敝而半月以來杳不一應料諸臣非敢玩違亦以賊勢縱橫郵傳阻隔之故也延郡兵荒交至千二百里之地併未種麥臣欲及此春夏之交今有可措處籽種又檄關內守巡各道先發賑銀一萬分派西安就近州縣糴運本色而不意盜賊蔓延道路荊棘若此臣懼久稽聖恩臣心欲碎臣血幾嘔矣然尤有慮者臣奉旨賑者饑民也今饑民半爲盜矣鎮將既不任勦督撫又欲議撫諭旨亦爲歸正良民一體收恤臣何敢屯膏不發然深以齎盜糧爲憂臣議專責成於延之四道臣鄜州道張允登陞辭已久蒞任在邇榆林道張福臻靖邊道李若梓神木道樊一蘅所屬不過四五州縣單騎親巡督率有司安插撫摩旬日可徧行其招撫既定取各州縣官印信收管饑民清數而後會同撫按分別給賑若歸正之民州縣官不能撫字致令失所復生他變臣得題奉問各道亦與同罪如是而賑始有

實者也若流賊仍前屯聚所在分擾城門晝閉四野  
煙稀有司亦難查審臣又何憑散賑此在有地方之  
寄者不可不早求蕩平之策也然臣尤有慮焉賊即  
就撫不能保其不復叛矧河曲渠魁未殲合水賊黨  
未散則蹂躪可虞號召更可虞也榆林營堡之兵原  
以備一面大將退縮觀望又不肯盡赴西安之援會  
城屯衛之卒素不習戰即撫臣賈銳直前勢必不能  
敢延安之賊耀州韓城淳化三水等處與延安接壤

奏者正集

卷之七

三

者在在可以闢入最為單薄萬一撫不成撫勦不成  
勦秋復亦早盜復猖獗延安焚掠已矣擁眾南下而  
西安首受其禍即遠調邊兵遲不及事恐兵至而賊  
已遁也况客兵之害不減於盜乎則增兵買馬為可  
戰可守之計撫臣日夕籌之自當疏請無俟臣越俎  
而譚矣

### 發賑伊始據實奏聞疏

秦中流賊猖獗原起於延安以北而焚掠既久遂蔓  
於延安以南故論被災與被掠之慘延北為甚延南  
次之臣仰遵次第給賑之旨與撫按商議謂發賑宜  
自北而南不謂道路中阻文冊未到事多錯迕近撫  
臣練國事有中部一捷殺賊百餘羣盜遂擁眾東下  
掠澄城白水間而鄜雞之路稍通臣宣布聖諭後聞  
各頭目亦有投延投延投延投延投延投延投延投延

奏者正集

卷之七

三

者惟有賊名點燈子者嘯聚黃龍山不肯受撫即今  
擾澄城白水者是也臣懼久稽聖恩冒險而進撫臣  
分兵護臣又力任轉運錢糧之事臣已於四月初一  
日抵宜君縣是延安南界之首邑也荒山疊嶂四野  
蕭條視西安另一世界矣饑民扶老攜幼擁臣而哭  
不忍見聞臣所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適送清冊至  
共開饑民丁口二千七百八十四名口臣進諸父老  
詢之所報皆實一面會同撫按發賑銀一千四百三

十兩有奇付知縣李迪康令其分別極次逐名給散窮民感激隆恩人人垂泣曰西鄙之民不意

聖主軫念及此過宜君七十里至中部縣清冊亦漸次將完當賊未退時推官史可法微服單騎徧歷鄉村備極苦心蓋其幹濟之才也臣入關來惟見此一言耳從此而北惟檄道府催各州縣冊至即便次第給發但無流賊紛擾之害則早賑一日早濟一日耳賑濟中亦有姦弊可得而言者一曰追逼欠糧饑民

卷之七

卷之七

三十一

逋賦雖多屢經明旨蠲停今纔得賑濟而里長收頭借名欠糧嚇要追徵或粟官拘攝不異逼奪而所賑之金止充姦胥囊橐所當禁者一一曰索取宿債窮民專望領賑易升斗餬口救死不贖兩土豪強梁之輩逼討私債有傾囊剝去或勒索一半者是朝廷立望其生而此輩不顧其死也所當禁者二一日衙役扣尅賑濟原無陋規常例而吏書巧計朦官或假稱造冊紙張或借名兌支工食或封兌短少假票冒領

有司耳軟腹饑一受其餌貓鼠爲姦西有限金錢祇供若輩吞噬所當禁者三一日富民買票彼中卽無甚富之家第恐窮民朝不保夕賑票到手急不能待勢必預借富民重利折算及至領賑不過得銀一半有名無實是爲此輩作生涯也所當禁者四臣思預杜四弊嚴行禁約但有犯者必罪不宥如是而小民始寔實惠乎此指見在饑民而言也至脇從歸正則責成於四道臣前疏已悉若曉諭開導至再至三而屯聚如故殺掠如故則彼自怙終法難姑息蕩平之期非臣所能逆料也臣仰體

卷之七

三十一

聖明軫念元元之意略陳梗概如此事關錢糧臣謹會同督臣楊鶴陝西撫臣練國事廷綏撫臣洪承疇按臣李應期合疏以聞



流賊肆掠無已饑民困苦日甚疏

臣自宜君中部散賑而北披荆棘入廷都是時點燈子一起東掠澄城白水間道路稍通行次鄆州州城東北一角爲雒水所衝最爲單薄山田瘠瘠耕作絕少饑民最多入冊者近六千面逃凶者半之所在鄉村屢遭焚劫慘不忍言自鄆州九十里至甘泉縣斗大山城廬舍蕭條男婦攜老幼臥道徇皆掘草根剝樹皮而食臣停輿取閱親嘗其味苦澀不堪人口鶻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禾鵠面與鬼爲鄰一縣之內十室九空縣官新任止抱空印幾無民矣驛最衝疲應付艱難青衿冠帶之屬捉當馬頭人人思竄臣撫慰嘆息若非另議接濟之法萬不能支也沿鄉挨戶查饑貧不滿六百名口臣分別極次賑之視鄆州以上銀數稍增鄉民指點前後山谷皆賊盤踞臣赴郡之日數報有賊臣不爲動遣人持安撫牌示之賊佯避去臣繞過面旋有報掠鄉人牛騾者郡城四面皆山形勢甚險先年防

民多鑿窯而處子女粟穀多藏其中以爲可恃無患不謂賊皆土人悉其情狀日日攻掠民間之蓄爲之一空三月以前猶斗米三錢也今五錢無羅處矣人心洶洶莫必旦夕道達相枕藉老幼環臣號泣者聲相接數十里不絕僵仆於路者無算而一府之中僅一知府兼管縣事別無一官士民泣留臣親驅臣扶傷問疾日久撫摩遺諭山中諸盜速散歸原籍聽候撫賑面近城之寇悉散適賑銀到郡西安買運本色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亦到數百石查審有緒銀米兼給人情大安臣始叱馭鎮城益延安居南北之中風鶴可虞且士豪橫面民黠悍不得不多方以安集之耳訪諸賊情形頭目甚多陽爲投順仍屯聚不散四出劫掠名曰打糧在在如是不可數計旋起旋滅倏撫倏叛職此之繇又榆林軍民仰賴糴販自晉中河禁不開開糴日久爲患不細西安一春無雨二麥半枯米亦涌貴而山陝險仄轉輸維艱視延安如在刀山戟林中裹足不前

遙聞西安鄉紳有願輸粟助賑者亦因民間憚於輸挽而止人心畏賊遂至如此臣千慮之餘頗效一得惟望督臣楊鶴慶陽事畢速統兵移鎮延安居中調度而兩撫臣左提右挈南北應提怙逆者勦之歸正者散之責成各道臣及諸守令安插得所開之以衣食之源而免其徵求之苦又在設備預防使畏威懷德庶無後患耳至於師行糧從兵家之常近見將士動稱缺乏或令經過州縣措辦而州縣錢糧奉旨

卷之七

蠲停無可措處間窮困又不能具牛酒所過稍不輯則紛擾爲患或有機會可乘又因糧盡撤兵任彼出沒無常在我應接不暇是賊反爲主我反爲客饑飽勞逸自失勝算此數年用兵所以無功也以臣之愚與其今日費數百明日費數千今日報蕩平明日報斬級零提糜費毫無解於地方之禍何如徹底打算應用兵馬若干作何調募應支糧料若干作何預備或有額可動則早爲措置如無米難炊則速爲題

請何地險要當增兵防禦何賊狡黠當設奇勦捕何將廉勇當破格錄用協力合謀刻期奏効一勞永逸貽地方以寧謐之休比苟且目前贖禍異日者孰得孰失也哉至各營堡軍士之苦不減於民撫臣洪承疇移臣手書言各軍每月領餉五錢六分近邊一帶米貴五錢或六七錢則一月之餉不足易升斗之粟能餬口幾日枵腹荷戈實爲可憫京民兩運補給月餉尚多未給若止賑州縣之民而獨遺營堡之軍脫巾而呼爲憂更大况軍以衛民欲安民當先安軍一體散賑必不可已其言甚切撫臣身在地方深悉利害臣曩有饑軍可念一疏正慮及此也如臣言可採伏乞

聖明裁擇施行

請通糧以安危驅疏

臣自前月二十四日緣延安府叱馭而北行次延長  
營報學至流賊數萬屯聚城下臣遣典史陳聖德撫  
諭之示以禍福令之解散適榆林監收同知趙鶴年  
至縣給賑再四曉諭謂不速散大兵且至矣其圍遂  
解七十里至延川斗大山城其細已甚曩之避賊散  
四方者聞臣至復歸者甚衆縣官孽贖已經叅劾臣  
併委鶴年查賑人服其公此二縣饑貧得霑實惠矣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二十七日抵清澗荒亂尤甚縣中之民半化為盜因  
之饑饉人心洶洶知縣牛養蒙潦倒明經不諳吏事  
所報饑民冊中多重名虛冒臣訪係積書蕭吟鳳王  
吉新受賄姦弊罕究枷示而責令本官覆覈如仍前  
玩違當白簡從事顧其民奄奄待斃之狀監門圖畫  
恐有未盡城十里外皆是賊巢賊首党熊等四百餘  
名受撫已久給餉如兵居之石背田莊卽令防守以  
通道路當事者別有苦心其餘黨多屯種西川數百

里之內雖捷糧時間然不敢攻圍城邑而邑中士民  
猶粟粟慮其後又往日被其焚掠慘慘相視若隣民  
以不和綏德州衛與清澗無異道種野草慘不忍言  
往者州之西河驛與晉中永寧州距一衣帶水糧販  
最廣卽鎮城亦從此它運自渡船爲晉兵所破道以  
中梗斗米五錢無有糴處以是坐斃士民軍丁討賑  
最多卽就撫者亦四千有奇臣與饑民一體賑恤其  
頭目數輩日令控馬護行示以蔡人吾人之意雖屢

卷之七

卷之七

七

眼未化然已懷我好音矣惟是一路有司乏廉能之  
吏安插尚未得法語曰治亂民如理亂繩不可急也  
撫臣洪承疇淡以爲憂須兵威既振緩定有方徐議  
安頓久當化被頑梗耳米脂一縣幾於無民從賊者  
十之四流離饑死者十之六近亦漸歸乞賑巨憫而  
收之三千有奇里巷蕭條村落殘破甲他邑矣此三  
州縣爲盜淵藪饑荒更甚先是撫臣將題留餉銀預  
爲給賑臣復賑之如負瘳之夫元氣已失遽難望有

起色也五月初一日撫臣將往寧塞安插取道魚河堡與臣相會商確竟口言及地方顛危及臣述所聞

見相對欷歔泣下時事若此正同心戮力之秋也初三日抵榆林鎮四望黃沙一城壁立道臣張福臻既監總鎮王承恩之兵南勦逆賊惟借餉臣張伯鯨彈壓伯鯨廉仁有幹濟最得軍士之心而軍士亦素結於撫臣之恩信雖忍饑待斃人無異志詢問父老食稱近日晉糴不通斗米六錢城中視米如珠獲糴升

卷之七

合如獲再生或數日販運不至悉偃仆市傍人如鬼矣草根樹皮剝食已盡至有割死屍之肉以充饑臨行道之人而嚙食者瘞埋齒幣日數百計一月以來澤量萬羈軍士從征者父母妻子半登鬼錄守戍者錫面鵠形了無生氣言之恫心聞者酸鼻稍幸賊盡南下遙望四野尚有把犁而耕者稻畦麥隴間有青青之色臣親查分賑仰體

聖明軫念根本要地軍民共需併嚴督各營堡官招

流移給牛種課耕農閒近邊東西一帶亦頗乘時耕種臣不勝舉手加額頌我

皇上如天之福而不意旱魃爲虐膏雨未零天意如此臣心若焚賑濟雖漸有次第而鎮城所仰命者尤在晉中繼販臣人關具疏奉有俞旨在西安接濟延南阻隔萬山其途遠所需猶緩在山西接濟延北相望一水其途近所需更急晉秦糴路如清澗綏德葭州與晉之臨縣興縣永寧州等處皆有渡口商民互

卷之七

相易買從來已久今晉中設兵防盜可也而因以遏糴財不可何也榆林天下之雄鎮也九邊倚爲重輕三秦恃爲安危宿將勁兵多出其中非他鎮比卽今遼東塊土幾成蹙脫國家尚竭海內之財搜省直之粟漕輸陸輓不遺餘力而額可置榆林於度外歟况糴販賈利商民欣赴初無損於晉者若以防河爲名而扼秦民之吭絕秦民之命恐老成爲國遠謀者必不出此也晉中撫按視爲隔屬道府州縣不關痛若

以至防河將吏奉行不謹勒索百端然如百萬軍民  
嗷嗷待命何故河路一日不通則商販一日不至粟  
米一日不來則軍民一日不食獸窮則鬪人負血氣  
肯忍死不走險乎危急知是自非天語申飭山西撫  
按責成道府州縣作速疏通糧道廣招商販則鎮城  
危在旦夕雖人給賑金饑者不可以爲食亦何濟矣  
雖然晉所藉口者防盜也今延綏撫臣設防河上協  
勦河曲無非爲弭盜之計求開糴賑之路心良苦矣

卷之七

軍民何罪而忍絕之臣爲封疆安危起見不敢復避

聒竇惟

聖明採擇焉

皇恩次第給發恭報錢糧數目疏

皇上念延郡災荒赤子顛危特命戶兵兩部發銀十  
萬遣臣前往延綏會同撫按酌量被災處所次第給  
賑此近代未有之曠典也臣馳至秦中與撫臣練國  
事按臣李應期面議再三延安以南州縣則委西安  
府推官史可法查審臣暫駐耀州催督文冊其延安  
以北州縣及鎮衛營堡則移會延綏撫臣洪承疇擇  
委文武各官預爲料理是時流賊縱橫道路爲梗臣  
既慮給散稍遲無救饑民旦夕之生又慮虛冒太多  
有負朝廷軫恤之意幸撫按諸臣仰體

聖明遣賑特典同心籌畫各有次第臣以四月初一  
日自宜君縣發賑伊始徧歷州縣無不親自稽覈所  
過鄉村無不盡心諮訪至五月初三日抵鎮城撫臣  
洪承疇雖西赴寧塞安插而三路營堡一切委卿之  
官監散之法俱井井有條臣從中劑量漸次給發至  
五月二十一日而竣未幾雨澤大沛軍民領賑濟牛

種者尚得及時播種秋田無不舉手加額仰頌聖恩  
與天澤同一浩蕩也臣亦少釋稽遲之慮矣惟是延  
郡南北無處不災無處不亂臣從荆棘虎狼中廣布  
皇仁先城守良民以培元氣次荷戈戍卒以結軍心  
又次則歸正降民以示招來或念其焚掠之後酌從  
優賑或憫其荒亂之久兼給牛種總之因人因地無  
偏無私至於查覈虛冒尤加嚴晰期於有犯必懲無  
竄不剔庶免冒濫之弊而有實需之恩共計一府十

與孝堂集

卷之七

三元

九州縣鎮城三衛三十六營堡給散過賑濟牛種銀  
共八萬一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尚存一萬八千一  
十四兩三錢日今勦撫未結流移甚多有已賑而若  
死不贖先逃而後復來歸孰非赤子忍不爲之收恤  
各州縣續報招撫殆無虛日而殘破如保安重災如  
綏清米脂等處尤當加意培養臣尚憂其未足也謹  
催取各府勸輸銀兩多方湊濟恐非旦夕可竟當此  
司農告匱

聖主宵旰之日臣與地方諸臣共矢詳慎萬萬不敢  
泥沙用之也除慶陽州縣督臣楊鶴另請二萬分賑  
西安如耀州同官白水之屬素稱疲瘁該州縣官俱  
請賑恤尚在查議不敢開列外臣仰見  
皇上軫念延緩荒亂無一刻不厯如傷之視謹先具  
賑過地方發過錢糧數目具疏以聞

卷之七

卷之七

四

欽奉聖諭疏

臣於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捧接

聖諭

皇上軫念延郡災荒赤子顛危特命戶兵二部發銀十萬兩遣臣前往延綏會同撫按酌量被災處所次第給賑此近代未有之曠典也臣至秦中與督撫按臣擇委文武官員查審造冊臣隨徧歷州縣親抵鎮城覆加綜覈次第給發共計延安一府十九州縣鎮夷表直隸

卷之七

三

城三衛三十六營堡給散過饑民軍餘一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名口賑濟牛種銀共八萬一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臣備遣給散花名銀數文冊具本於崇禎四年十一月內奏聞訖先是臣行守巡等道翟師雍葉廷桂等議通糴販於所存賑銀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兩五錢九分五釐各照市估共買米四千三百八十四石一斗三升八合麥豆六百六石四斗

九升五合轉運延安鄜州中宜耀同等州縣用過腳價銀二千四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八釐其在富平同州渭南運至金鎖關等處被賊前後劫奪米共四百七十三石七斗七升六合該價銀六百六兩八錢六分五釐腳價銀八十五兩二分四釐其在咸長等屬運至耀州同官宜君者經督撫諸臣支給尅復中部兵馬行糧米一千八百五十石二斗八升七合麥豆一百九十四石八斗二合止照原價扣歸糴本正項銀二千八百五十五兩二錢一分二釐其在高陵涇三同華等屬運至延安鄜州者米二千六十石七升五合麥豆四百一十一石六斗九升三合臣倣常平倉之法照市估減價糴賣共得價銀六千三百四十二兩六錢六分八釐除還糴本外贏餘利銀一千七百二十一兩七錢七分六釐除抵金鎖關等處被賊劫奪米四百七十三石七斗七升六合米價腳資銀六百九十一兩八錢八分九釐外實存利銀一千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二十九兩八錢八分七釐嗣據布政司冊報陝西院  
部司道府州縣衛所官員并鄉紳士民共捐銀三萬  
二千二百九十二兩七錢七分雜糧三千一百一十  
二石六斗臣將捐輸花名銀糧數目造冊具本奏聞  
訖臣奏報之後續據該司呈報瑞藩捐銀一千兩秦  
藩捐銀一千兩韓藩并宗儀捐銀一千五百兩乾州  
新任知州楊殿元并佐領鄉紳捐銀一百二十兩洵  
陽縣鄉紳士民捐銀八十九兩八錢藍田縣舉人徐  
嘉禎捐銀三兩八錢通前報捐共銀三萬六千六兩  
三錢七分連前存賑銀一萬八千一十四兩三錢雜  
糧三千一百一十二石六斗運至耀州同官宜君延  
安州縣用過腳價銀五百三十一兩三錢六分四釐  
照市估減價糶與被難士民一千五百六十二石六  
斗五升一合糶銀一千一百五十八兩七錢一分五  
釐統計共銀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九兩三錢八分五  
釐督臣洪承疇軍餉支過一百四十七石九斗七升

撫臣練國事軍餉文過五百二十石臣賑過慶陽耀  
州難民并守城生員義兵二千五百五十八名口糧  
共六百六十二石二斗中部宜君失陷被賊劫去糧  
二百一十九石七斗七升九合臣計捐輸雜糧一項  
則已盡支無餘矣而其前項銀兩則延綏撫臣張  
賑濟延綏鎮城臣先發一萬兩又慮延北各營堡  
饑荒續發籽種銀六千兩共銀一萬六千兩散通花  
名文冊因征討流寇道路梗塞屢移文催取未至應  
聽延綏撫臣徑自具奏外臣會同督臣洪承疇撫臣  
練國事續賑過延安府一十九州縣二衛一營籽種  
銀一萬五千一十三兩九錢五分八釐慶陽府五州  
縣一衛賑濟銀三千三百九十四兩七錢平涼府屬  
平固等八州縣賑濟銀九百七十一兩七錢西安府  
屬韓白澄郃蒲耀同官七州縣賑濟銀四千五百七  
十六兩七錢七分以上共賑過饑民難民生員共七  
萬八千八百二十二名口給散過銀共二萬三千九



百五十七兩一錢二分八釐又中部雜川宜川三縣修理城垣銀五百二十二兩八錢中部縣買站騾銀五百兩奉旨接濟文安等八驛站銀四千兩發慶陽府銀六百兩買米豆五百九十一石五斗八升四合爲備賑之需督臣洪承疇偶因軍餉缺乏支用過銀二千二百一十二兩四錢三分六釐撫臣練國事軍餉支用過銀五千九百五十九兩六錢三分七釐合於事平之日聽督撫清算開銷連前運送雜糧腳價銀五百三十一兩三錢六分四釐共實支銷過五萬四千二百八十三兩三錢六分五釐今止存銀八百九十六兩二分臣親見望賑軍民皆奄奄待斃之人先查審而後給賑中間豈無逃亡事故自應扣留具報難容虛冒檄行知縣劉三顧等設法清查續報申報鄜州扣留銀一十一兩一錢宜川縣初報降丁甚多後因逃散扣銀六百二十三兩二錢雜川縣扣銀二百三兩二錢中部縣扣銀二百五十一兩三錢五

分八釐黃甫川營堡扣銀五十兩神木營扣銀八十八兩三錢綏德衛扣銀一十一兩二錢韓城縣扣銀一十六兩二錢蒲城縣扣銀七兩一錢澄城縣扣銀二兩白水縣扣銀三兩八錢以上前後清查出事故賑銀一千二百六十七兩五錢五分八釐并前存捐賑餘利銀三項共實在貯庫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臣前在慶陽見平涼各州縣鄉村被賊搶掠焚斃才遺急宜賑恤因前項清查未明又慮涓滴無補故具疏續請發賑儻蒙俞允合與此項留候接管御史續賑外爲照臣奉命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州縣營衛表延數千里軍民饑餓及被殘掠者數甚夥也止持此賑濟捐輸一十三萬七千一百六十五兩八分五釐一賑再賑小民沐浴蕩之恩莫不歌詠聖德臣朝夕冰兢竭蹶從事今差已報滿矣除應開銷過一十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九兩六分五釐尚存銀三千一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五釐則清

冒裁濫銖累寸積之所餘也臣宣布

皇上德意非能有裒益酌濟之方而拯救災黎使霜  
實惠不令纖毫有所蠹冒區區心力則已竭盡矣惟  
是延綏荒亂日久地方在在殘破軍民窮苦至極漢  
秋凜冬饑寒迫膚恐其復聚爲盜必再爲賑恤而後  
可新按臣入境授事自當繪圖上請臣敢因奏繳而  
併及之

柴菴疏集卷之八

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桂謹題

按秦

崇禎四年

驚聞新命敬剖愚忠疏

臣駐鎮城散賑已畢各路營堡賑濟牛種欠第給發竊念錢糧關係重大查覈最宜清楚伏撫臣洪承疇同白寧塞臣與商確勦撫機宜當復還西安造冊奏繳茲臣蒙

皇上特遣賜以諭旨奉命而出歸而報命臣之職也五月十七日接邸報都察院一本爲就近酌併巡按官員事奉

聖旨吳桂著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這本說的是以後巡方遇有緩急須酌量人地差遣以資澄清之效欽此仰見我

皇上爲地擇人其軫念三秦欲拯救而安全之如此其至也又俯念臣賑務未結令之一面巡方一面料

理求事可而功成如此其殷也臣焚香叩頭恭謝

天恩已而不勝惶悚陝西何地也荒盜相仍今何時

也臣有何才而能辦此曩臣巡按河南事完復命蒙

恩回道因有徇馬之疾具呈舊憲臣閱洪學代乞骸

骨而洪學不從遂差按真順未幾收賑延緩是役也

上宣聖德下拯民命頭緒紛紜奸弊百出殫力以圖

尚規奉職無狀不意復有巡按陝西之命臣子然一

身耳半年之內三易差遣似從來未有者乃自臣始

臣何敢當雖然秦而無事之國也持斧衣繡豈曰無

人今秦而多事矣荒盜四年了無結局地方殘破極

矣臣既身歷艱危之地何敢復憚馳驅之勞况

皇上酌緩急而責澄清量人地而隆委任似此殊恩

臣惟有感極涕零鞠躬盡瘁以圖報稱其何敢辭臣

自入關以來見秦中法紀之玩吏治之偷民生之困

遘備之弛盜賊之熾皆他省所無私用浩歎不謂澄

清之責謬以及臣臣請先言其切要者數事而

皇上垂聽焉夫陝西古稱百二河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中州縣儘多雄壯不知誰懸運客之令致裹選人之足而潦倒書生寂無朝氣者多填其中地方之壞皆繇於此臣請勅下吏部以後選補陝西者盡以老成甲科精力孝廉而一槩明經且停銓注可乎邊地弁流習爲欺誑掩敗爲功偽級冒賞功罪不分勸懲何賴臣請據實直言以聽朝廷處分而一洗欺瞞之習可乎督撫諸臣承凋敝之後處萬分危難

卷之八

之地其才皆足有爲責任匪輕安危與共宜聯絡一心呼吸互應臣願時時效他山之石謀斷相資雷同非福請從封疆起見毋分畛域可乎大將三軍之司命勦賊原以衛民而紀律無聞殺良報功及逗遛觀望老師糜財則地方反增一害願

皇上先以軍法懲其尤者而偏裨以下自凜凜用命臣請毋嚴於文而寬於武可乎秦事之難救荒弭盜紛如亂繩所當聚精會神同心戮力以圖安攘大計

若分心於簿書日不暇給則遺大驚小非策之得臣請少寬期限以餘力了號件可乎蓋臣習知巡方事務紛瑣卽平時無事積案贖山積而況值此艱危之秋當有百倍於往昔者臣惟力任勞怨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以求不負朝廷不負生平而已至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覩也容臣一面差人恭領批印外謹具疏以聞

卷之八

直叅玩寇愴惻大將以肅軍紀疏

本月十三日接邸報臣疏警衛新命等事奉

聖旨吏偷民困備弛盜熾總法紀不飭以致人仿效玩吳鉏以才幹簡命按秦還著力任勞怨刻意澄清本內將領掩敗飭功及殺良觀望等項卽據實叅來重處督撫諸臣自當同心共濟不得各分珍域致悞邊計州縣選用甲科已有屢旨若聽人規避再以潦倒明經充數責有所歸前件果係難完的仍奏明白

認限期報代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本庸劣仰荷溫綸勉以力任勞怨刻意澄清臣感激隆恩矢竭頂踵一一遵行惟謹其本內將領掩敗飭功及殺良觀望等項命臣據實叅奏臣前疏所拏大將蓋提督山陝左都督杜文煥也臣之未遽從白簡亦自有說臣自奉命賑秦之日卽訪之秦人之在京者盜胡以若是熾也僉謂大將不得其人玩寇釀禍以至於此也臣入關後卽見督臣楊鶴疏已叅文煥矣臣可以無言及

赴延郡自擊其人訪問士民自延安以至綏德道路之口人人思噉其肉甚有言之而痛哭流涕者及見邸報已奉旨勸議矣臣又可以無言臣始知流寇之日熾緣於將領之驕玩則杜文煥其首倡也若於此不振之以軍法則議勦終是虛譚故願

皇上懲其尤者以儆其餘賊不足平也今奉有明旨臣始不吝已言請據實數其罪狀可乎當去歲秋久之交經清盜賊蠡起文煥身爲大將統延鎮兵馬六千有奇正宜鼓銳直前滅此朝食乃師次綏德去賊不數舍輒按兵不動者四日賊遂乘間南逃煽聚饑民爲禍滋烈皆繇文煥逗遛不進所致罪一也及至清澗逼索縣官預支四日行糧時賊掠巡川一帶使衙枚疾走一鼓可擒文煥不身督營陣徒以兵事委之偏裨而徑自單車直走延安宴然家食致令軍士槍掠民間多殺老幼婦女報功挾賞見有驗功文冊可據比至延安擁兵擾害十有餘日置賊不問閭

郡士民憤恨不平幾至激變罪二矣府谷復城不可謂非其力而縱一王加印嫁禍三晉至今未已文煥雖奉提督山陝之命何嘗爲山陝殺一賊耶聖明委任如此其隆而忍負之罪三矣軍將告置行囊指處不啻剝肉醫瘡文煥用兵數月竟以安坐糜費四五萬金絕無底績老師置財貽害地方罪四矣諺曰軍中有婦人兵氣恐不揚文煥食淫成癖雖在行間必攜嬖妾數輩戎妝騎馬士卒共見其在延安坐視鄜

卷之八

雜流賊縱橫猶自嫖妓宴樂夫所貴爲將者身先士卒甘苦與其文煥行徑如是何以鼓勵軍士罪五矣臣過同官縣忽見該鎮遣牌南下心竊訝之及臣至宜君則宜君士民擁臣哭訴曰幸勿令杜鎮兵來過中部則中部士民擁臣哭訴曰幸勿令杜鎮兵來臣謂兵來勦賊爾等何畏僉曰賊來猶可兵來殺我臣細訪文煥此來原爲護送家眷卜居西安非爲勦賊也如果勦賊賊見掠澄城白水間從鄜州至雜川以

達澄白不過百四五十里而近今反紆迴中宜道遠同耀何爲哉臣既遣書勸勉又面以大義責之而文煥曰已請告不能出兵矣嗟嗟勒限三月之責炳如日星乃敢玩視若此乎夫榆林延安皆係文煥原籍俱有第宅可居當此荒亂之日人情洶洶文煥身任封疆正宜持以鎮靜而移家遠徙搖惑衆心臣聞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援枹鼓則忘其身文煥獨不聞之乎且軍丁四五百人護送家眷沿途索

卷之八

糧索馬百端騷擾則朝廷金錢豈供文煥移家之費乎不知文煥何以自解也罪六矣臣囊具疏責成督撫鎮將尚謂文煥世受國恩必當奮勇圖賊不意其虛擁牙籙仰負

聖明縱軍殃民養寇釀禍結三秦赤子之怨貽封疆不丁之局如前六罪彰明較著此外議論沸騰事涉曖昧者臣不敢臆列以資天聽若不從重議處則後來將領尤而效之蕩平何日之有是在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聖明獨斷自有處分無待臣詞之畢矣臣因是而更有請焉提督之設原爲山陝勦賊徵調旁午事權宜重故以大將統之今山西協勦則有副將曹文詔矣陝西用兵則有大將王承恩矣而提督乃在西安養病名實不副似爲贅疣今欲議防勦之策當責成之任其在西安近延南者當責之分守道臣翟師雍分巡道臣葉廷桂潼關道臣胡其俊及新設副將趙大猷參將張全昌延安鄜甘一帶當責之分巡河西道

卷之八

卷之八

臣張允登副總兵李卑延綏三路州縣營堡當責之榆林道臣張福臻神木道臣樊一蘅靖邊道臣戴君恩及該副將參遊等官其各路兵馬則以總兵王承恩統領文武將吏則聽兩撫臣調度在腹者弭盜安民在邊者備凶禦寇大賊則南北合勦小賊則各屬分緝

祖宗舊制自可以責成功而一事權臣竊謂提督一官似可議裁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直陳久旱情狀自効不職疏

夫延盜之所以日熾者何也曰歲凶民饑也始而一二桀鶩之徒嘯聚爲盜旣而年復一年荒盜相仍卽平常荷戈把犁之夫生計窘迫亦不得已而從賊邊地風氣勁悍習於戰鬪亂所從來已非一日今欲弭盜安民別無奇策亦曰足食而已矣民以食爲天一歲不稔則凶一日不食則饑而今三年矣且四年矣議勦議撫終無善後之法必糧草足而士馬飽騰勦可也必衣食足而流移復業無可也軍不能枵腹而戰賊亦不能枵腹而降也

卷之八

皇上憫三秦赤子顛連夫業發金大賚一切新舊錢糧槩賜蠲停雖史冊所載賑貸免租帝王盛事業已兼行其軫念災黎者至矣臣卽不肖奉命嚴重日夕飲水苟有益於民生又何愛夫髮膚數月以來披荆棘之林探虎狼之窟直抵鎮城於顛危饑困者未嘗不計口而分哺也於流離歸正者未嘗不安定而還

集也田地荒蕪則給牛種課農桑未嘗不家諭而戶曉也虛冒侵蝕之弊吏書纓弁之流未嘗不嚴覈而痛懲也方自幸是役也惠及窮民卽窮民未嘗不感皇恩而真享太平也惟日引領以望者曰天乎其降之膏雨乎夏麥已矣秋成在卽從此而逃者歸歸者不復逃盜其衰止乎不意自四月以至五月亢旱日甚雖督率地方官齋素虔禱併無雨澤夫邊方苦寒耕種正在中夏若五月不雨則一歲之計絕望矣必待明年麥熟方是續命之時而此一年之中寧復有可生之路晉中糴賑臣與撫臣洪承疇設法疏通然馱運無幾斗米貴至六錢仍是脫粟粗粃一經碾簸僅得八升是實價已七錢也其在軍士往例應給本色二斗因乞運無術折銀三錢此三錢止糴米五升耳外給月餉五錢六分尚不能糴一斗父母妻子皆仰給於一斗五升之米以延一月之命而危苦極矣然此猶日食大餉者也至軍餘百姓無餉可領無田



可耕無商可通求糴既苦無錢有錢又苦無糴卽有  
中人之產誰爲售主眼看一室之內半登鬼錄父母  
不相顧兄弟妻子離散號哭之聲愁慘之氣上徹蒼  
穹下蒸疫癘故民間反羨盜賊猶得一飽而死也哀  
哉斯民至此極乎臣曾遣官招諭流賊中有頑梗者  
揚言曰吾儕亦知搶掠非策但今日歸家明日餓死  
矣卽上官憐而賑我餬口幾日餓亦死盜亦死寧盜  
以緩須臾耳嗟乎是言也其怙惡可誅其饑餓亦可

卷之八

憫也臣前經過河南訪之父老有能言昔年鍾化民  
之賑中州也每人止給銀二錢五分耳山東饑過庭  
訓設粥之外所給銀錢亦無幾彼設粥則取之漕運  
及臨德二倉米甚便而關中轉輸旣難臣所給銀數  
多至一兩或六七錢少亦不下四五錢視昔日數倍  
然河南山東散賑之後歲卽大豐未有若延綏早至  
四年米至六七錢者汝之往代從未經見天意如此  
盜何繇息民何繇安恐地方從此脊脊多事也臣駐

鎮城以發賑資通糴賑兩事安輯軍民而私憂過計  
以爲上郡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窘迫若此幸而人  
無異志然靡有孑遺誰爲

皇上守封疆者萬一有不忍言則三秦危而山西而  
河南在在騷動可爲寒心矣臣每讀書見古人有單  
車赴賊壘而解散其黨者有開倉賑流民兩盜不入  
境者自謂今日庸詎不可爲乃奉

聖主之命矢竭股肱之力而才識短淺罪咎深重上

卷之八

不能感格天心中不能消弭盜賊災害竝至生民塗  
炭臣奉職無狀愧憤欲死雖身在危地未敢遽求罷  
斥而封疆關係重大亦望廟堂之上蚤爲長計者也

天澤大需晉糴漸通疏

竊惟歲凶民饑爲起盜之根源故延緩軍民望雨如望歲望糴亦如望雨地方之頻年擾亂也朝廷之宵旰肝衡也與臣愚之禱祈陳請也皆爲是也臣抵榆中已在五月芒種時矣而亢旱不雨齋沐虔禱幾二十日驕陽轉甚又糴販不通米價涌貴民間愁嘆之聲危迫之狀真有莫必旦夕者臣奉

聖王之命救萬民之生發賑不敢不均普也給牛種

不敢後時也人方誦解澤之流而天反示屯膏之象夫榆林何地堪此四年赤旱民寧有孑遺乎臣痛自刻責憂懼交集是以有天未悔禍之疏自本月二十日拜發之後至二十四日幸天不絕秦油然作雲自辰至亥大雨如注二十六日復雨遠近霑足喜出望外是日也農慶於野民歌於市共祝

聖明無疆之福臣詢問父老謂夏田豆苗業已半耘尚可回生邊地秋田宜黍米苡麥此時領賑濟措辦

牛種正爲及時儻從此雨暘無愆則秋成可望卽所耕之田不能如往昔之半而山右延南將來豐稔有期指潤不患無地也至秦晉糴販近復屢奉明古臣再四移會山西撫臣宋統殷又行冀南道臣王國相期以出示疏通幸統殷等仰遵

皇上軫恤洪恩回札到臣許以開渡設防兩者並舉目前糧道漸通綏德一路則自西河驛葭州一路則自王家砭晉中米商已有駛運而至者而綏德州知州周士奇以民間窮困慮一時壅滯無以招來請糴本二千兩照臣前疏所議常平法易買平糴臣與撫臣洪承疇商確暫借所餘賑銀給之自二十四日付雨之後斗米六錢者減至五錢五分豆麥五錢者減至四錢五分此後若得轉輸不絕積聚日廣價值自平而人漸有更生之望矣夫此數日之內耳枯槁之色忽改而潤澤愁慘之象忽改而欣暢如果時和年豐自可民安盜息臣仰見我

皇上步禱精誠昭格

上帝及屢於邸報恭讀秦晉勦撫諸甘廟謨淵濶措  
置得宜於以默回天意挽結人心未有

聖人在上而天下不太平者臣不勝爲封疆手領惟  
是渠惡未殲脇從未散尚須相機勦撫當事諸臣第  
遵行殲渠散黨之論則地方不患無寧謐之日也

皇上軫念危疆無一刻不在民生臣身歷邊鎮窮荒  
之地不敢不據實入告謹以近日得雨通糧二事奏

聞以慰

聖明西顧之懷若夫修人事以答天心則臣願與地  
方諸臣夙夜拮据共勉圖之也

剿撫機局宜審疏

秦盜之熾其始起於三載早荒遂有桀驁不軌之徒  
脇附煽亂勢日披猖

皇上不忍遽行誅討特命所司諄所以蠲賑之聖恩  
誠浩蕩矣早魃爲虐莫不翹首而望歲今甘霖大霑  
豐登可冀天心亦厭亂矣督撫諸臣議剿議撫心力  
俱竭數月於茲盜宜衰止而近日以來剿未見功撫  
未見安者何也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又曰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帝王馭世剿撫之定  
案也故剿必殲渠魁撫必散餘黨未有渠魁不殲而  
餘黨可以解散者也夫使盜賊威

皇上恩赦念天心悔禍棄干戈而特鉤鋤軍歸於伍  
民歸於農束身以聽有司安插不復聚掠爲暴不血  
刃而定數十萬之衆豈非臣之至願哉而奈之何不  
然也臣因查賑賑濟駐榆林最久復奉巡方之命領  
有批印日夕以地方未靖爲憂近據分巡河西道臣

張允登塘報稱流賊東剿西奔南撫北掠鄧州延西合水保安之界二百里又受禍獨慘近且攻三川又攻柳池寨鄧州原未設有多兵賊勢猖獗城邑大事深爲可虞職若不言恐後日坐職以隱匿雖萬死不足謝地方也如是則鄭延之間無在非盜大約皆陽爲就撫而陰爲搶掠者也又接督臣楊鶴遣臣書云初入耀州卽值金鋪關失事韓白蒲富之間無日不報搶掠而寧州宜平環縣警報叠至近當調兵分剿

卷之八

如是則慶陽西安盜氛日熾所云招撫者第數頭目而餘黨仍舊狂逞臣於今而益信撫之未足恃也嘗試以古今得失之案爲今日決剿撫之策可乎臣觀從來盜賊縱橫莫盛於宋元之季皆因當事者憚於用兵而招安太早有以致之夫國家所以振肅紀綱懾服人心者以其有賞罰也當天下無事之時如方國珍輩一旦敢爲亂首宜痛誅剿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乃遽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以罪而又授之

以官是賞善之具以勸惡也於是羣不逞之徒紛然倣倣競相誘脇盜賊蠡起不可收拾而小民肝腦塗地怨恨填胸不得乘來而耕聚廬而處生者不得歸死者不得葬自非善良未必不化而爲盜此招安之弊載在史冊可爲殷鑒泰中自有盜以來杜文煥玩寇養亂以至今日總兵王承恩宜川邵陽之捷差強人意幸榆林道臣張福臻身歷行間申嚴軍令有以督之然兇渠逆魁尚稽授首寧夏總兵賀虎臣臥病

耀州兵多不戢其餘偏裨無足比數是猶未一大創之也彼真頑怙惡止見爲盜之利不畏朝廷之法寧肯弭耳帖心解散歸農也哉漢臣朱儁有言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策也古之人臣不爲一時苟安之計而爲百年長治之圖其言甚可味也今議者多稱翼遂化渤海盜以爲美談臣攷遂乘傳至渤海界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持田器者皆

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彼其盜未若今日絀禍秦晉攻圍城寨燭命雄行於數千里之內者也假令當日盜不卽時解散遂亦安能使之帶牛佩犢也哉

武宗朝齊彥名劉六等盜起副都御史馬中錫欲效龔遂所爲一意招撫事大決裂後至徵調各鎮邊兵數十萬費太倉銀二百餘萬海內騷動則招安之說

兵不正兵

卷之八

誤之也夫招安而不能爲龔遂也者則不幸而爲馬中錫非獨地方有養癰待潰之禍亦恐後來有徵兵費餉之憂臣所爲總總過計也臣遵旨與督撫諸臣商確再三竊謂今日之策以先剿後撫爲機宜以蕩平善後爲結局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剿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剿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撫廢剿務擒厥盜魁懸首藁竿蕩彼巢窟剪其根蔓以申國家討

賊之威以洩三秦赤子之恨直至肅聚之徒室風胎落然後歸附之衆免死輸誠剿爲真剿則撫爲真撫必如此而蕩平可期也請徵之近事山東蓮妖之變巡撫趙彥殺戮甚慘然迄今享平寧之福者剿之力也黔蜀諸酋重慶永寧之捷所報斬馘多係酋首故能息數年之禍而終歸我戎索亦剿之力也然則爲秦策者亦若是則已矣蓋不大剿則不大撫兵威不立則賊膽不寒我一意言撫剿必不力賊不復畏剿

三

撫亦不堅每見府州縣官驚心風鶴卽零星土賊亦不敢問惟恐有壞撫局而防守官兵登陴充伍非托言賊衆則藉口招安嗟乎此盜之所以日熾而解散之無日也雖然秦不獨患盜又且患酋不獨患無兵又患無將山西酋在宜雲賊尚在汾州今廷緩一牒之外卽酋一牒之內卽盜秋高弓勁猱狁孔棘豈不口戒萬一盜與句結禍何可言近撫臣洪承疇親詣綏清相機調度臣恐鎮城空虛暫駐料理但此中兵

將徵調幾盡噫亦危矣孤山副總兵曹文詔勇冠三軍其所統領皆秦中精銳近報擒斬王加印則協剿之局已結客兵不宜久疲於外且延鎮正當危難多事之時目前急宜撤回防內禦盜早圖自救以文詔之勇略佐王承恩之忠實庶可以合而成功所當加銜鼓勵留任延鎮勢難別有還轉使銜邊重地失此長城至調集兵馬措處糧餉南北夾剿尤爲急著仁督撫協心早計無容再緩臣身歷危疆繕畫冊四謹會同督臣楊鶴陝西撫臣練國事延綏撫臣洪承疇具疏入告惟聖明採擇施行

剿撫俱無實著疏

臣因賑濟之役徧歷延安南北而駐榆林最久見各營堡餓軍窘迫之狀與各州縣小民荼毒之慘屢疏入告亦屢奉明旨申飭剿撫夫流賊之熾不始於今日也蓋數年於茲未聞有起而大創之者春夏之際盜掠延南西安州縣警報疊至鎮臣王承恩始領兵南剿屢有斬獲賊又以乞撫爲名漸徙而北屯聚於延川延長安定清澗之間點燈子一枝擁衆近萬嘯聚不散卽其餘頭目就撫不過數十百人而夥黨甚衆仍多聚掠無識有司欲以招安苟且結局而終不能令其解散入心洵洵莫必旦夕撫旣難結剿亦未竟卽令延鎮之兵銳意圖賊而延南無兵堵截賊不東走晉則必南走陝矣賊多兵少豈易撲滅臣因舊按臣李應期已報出境督臣楊鶴以防秋將回固原撫臣練國事亦聞回省臣乃以本月十一日叱馭而南二十日行次延川見賊延山蔓野攻圍村寨勢焰

茫熾詢之乃捷樹賊也二十四日抵鄜州接該州知  
州張崇清塘報稱本月二十一日已時有撤塘流賊  
數十至直隸地方攻寨至二十二日賊約萬餘齊到  
西鄉劉營傳說係賊頭郝臨菴劉六獨行狼等夥黨  
至本州七十里張村驛搶掠等因臣目擊情形如是  
道路之口皆爲賊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其信然矣  
夫郝臨菴劉六等皆慶陽之賊屢報就撫王承恩緩  
離鄜州而徐寇卽掠張村東剿西奔南撫北掠延南  
用兵則賊遁而北歸若延北用兵則賊仍潰而南下  
地方之禍何時而止故今日欲奏蕩平非多用兵不  
可欲用兵非多措餉不可餉足兵多非南北協剿不  
可願督撫諸臣當合南北視爲一家無分彼此合勦  
撫視爲一事務求底定然後集兵措餉責成賞罰之  
方可得而議也臣聞寡不可以敵衆今賊多至數萬  
而我敢戰之兵止恃延鎮數千之卒豈能結局必責  
成督臣楊鶴與陝西撫臣練國事協心商確立調寧

固甘肅臨洮等處馬步精兵五千餘以三千馳駐慶  
陽剿環慶諸賊而張犄角之勢以二千合之新設流  
肅韓城兩路之兵分駐宜中韓雜以杜延賊南下而  
爲夾擊之用延綏撫臣洪承疇立調孤山副將曹文  
詔參將文萬年等勁兵合之王承恩馬步兵六千餘  
自北而南到處援剿與寧固甘肅臨洮諸兵相會四  
面皆兵諺言併塞庶渠魁授首脇黨星散不至有此  
聚彼掠之患兵之當急議者一也臣聞千里餽糧師  
不宿飽樵蘇後爨士有饑色今秦中空乏已極用兵  
數万費行糧四萬皆以延鎮軍餉中多方措處不足  
又借臣所餘賑金前後幾近一萬尚未補還夫欲竭  
延鎮之餉用延鎮之兵萬萬其難繼也急宜議動布  
政司應解部餉銀十餘萬務令實在充足隨取隨應  
總候事完開算而預懸老師糜財之罰其誰敢不遵  
餉之當急議者二也臣聞禦寇者於門庭不於堂與  
今鄜州乃西安之門庭也而無一兵一馬何以制敵

臣攷鄜延地圖西通環慶東接黃河南扼中宜北控三榆一大要害也唐用郭子儀宋用范仲淹韓琦皆統重兵經略其地扼要制勝卽此可見道臣張允登精敏沉練雅以滅賊自任與榆林道臣張福臻才略俱堪伯仲急當於鄜州增設馬步兵各五百令之延安營兵千餘責令居中策應延安步兵不能追賊亦宜增馬兵三百增設兵馬之費皆宜取給部餉而以副將李卑叅將卜應第領之總聽道臣調度卽近日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流曲韓城新添之兵亦當責令監軍道葉廷桂加意控馭諸將使之與鄜延兵馬南北應援合剿不然徒守堂與亦復何益若慶陽則當責之道臣周日強彼既受朝廷不次之擢則當爲地方秦廓清之功撫未足恃責將誰諉須著著皆實處處有備臣以功罪課其後不數月而盜氛可靖此責成之當急議者三也臣聞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治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蓋言渠首既除餘黨自散今用兵以來所剿殺

者多係脇從而頭目反多受撫或給以割付或賞以金帛而此數降丁者既飽且榮陽雖爲我用而陰實能號召其衆有以係餘賊之心以是不肯解散故今後剿賊當以剿獲首惡爲功又兵士貪賊之餌臨陣之時賊以牲畜財物遺棄路傍我兵競相攘取而賊遞已遠不可復追此尤軍法所首禁也是故獲渠魁者懸重賞貪賊侮者行重罰賞罰明而士氣自鼓此賞罰之當急議者四也總之大病不宜小醫大事不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宜小做兵力不厚集不足以大創錢糧不多費不能以久安責成不嚴賞罰不明不能以成功今延安士民皆以秋田爲命脉不及此八九月之內協力早圖而各以防秋之故罷兵而去任賊縱橫莫可誰何若秋田被掠小民生命已絕秋漢冬盡饑寒相迫人人相隨爲盜而天下事決裂不可收拾矣如督撫諸臣邊防爲重勢難分身料理則請如先朝遣重臣專征之例如王守仁之剿贛賊陸完彭澤之剿劉六項忠



之剿滿四皆特奉簡命而出蓋用知兵大臣專其委任以免彼此推卸苟且延緩之病是亦一策而非臣所敢輕議也臣本文弱書生何知兵事而嘵嘵若此祇以身歷艱危灼見情勢痛生靈之荼毒悲士民之飲恨不忍一字隱飾以欺

皇上而悞封疆寧使臣言不驗地方之福不然悔亦何及矣

查明流寇旋撫旋叛情形疏

八月初五日奉到都察院勘劄一道內稱七月初五日准兵部咨職方司案呈崇禎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本部送該陝西巡按李應期題秦中流寇旋撫旋叛等事奉

聖旨據奏秦中流賊各郡縣申報情形甚亟該督撫如何竟未奏聞屢旨相機剿撫正欲蠲渠散黨若一面言撫一面焚掠縱寇流毒莫此為甚楊鶴等前疏有無隱飾併這本內要挾重賞等語是否確情還著吳姓查明據實速奏該部知道欽此夫盜賊撫剿情形臣身歷延安南北多所見聞亦屢疏入告今再參之各道及諸郡縣申報者據實為

皇上陳之臣查得延慶郡縣及各路營堡延亘數千里山川險阻土瘠民窮從來多盜前此屢年缺餉又歲邁早荒軍民交困盜賊蠭起東路則王加印為首攻破府谷擁衆渡河嫁禍於晉西路則神一元為首

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邊破保安神二元死其弟神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此盜之最兇狡而惡熾最猖獗者也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因兵馬一時徵調不前遂遣官招撫神一魁等數十頭目乞降督臣賞以金帛又給一魁守備職銜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督臣五月初旬經離寧州而賊已紛紛掠環縣真寧之間此保安合水餘孽流毒慶陽者也延安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宜雜宜中等縣點燈子一起衆號數萬新自山西渡河而歸嘯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按荆棘而入延安人心洶洶莫必旦夕臣宣布朝廷德意及奉旨蠲停錢糧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驛城白水澄城蒲城富平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受賊居毒最烈至殺典史殺千總殺都司中軍殺運糧委官鄉村被破者以數百計男婦殺死者以數千計一時州縣警報疊至前按臣李應期據之具疏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五月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張福臻始統勤王兵五千餘南下剿賊屢戰屢捷賊望風潰逃使督撫銳意圍賊整集兵馬分布堵剿接濟錢糧俾無缺乏之則賊可一破而殲也督臣移鎮耀州下令招安諸頭目掠取已飽有過耀州求撫者督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榆林道臣撫之收入行伍隨從征剿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在南遂徙而北歸延長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十有一二燭聚者千百成羣鄉村捷糧日無寧刻士民於是有官賊之謠人人假招撫矣點燈子聚衆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名爲就撫心懷叵測近復有渡河之報而旋撫旋叛情形類如此矣慶陽郝臨恭劉六等亦受道臣周日強之撫餘黨披猖環合今攻陷中部者多其衆則信乎招安之失策也總之流賊爲夥甚衆東剿則

三六二

卷之八

三

西奔南撫則北掠我兵雖有斬獲不能遽奏蕩平病在賊多兵少有進剿之兵無堵截之兵有直搗之兵無左右翼之兵有一路之兵無東西犄角之兵剿未盡剿故撫亦未盡撫兼之有司奉行不善奉降丁如驕子任其討地方則予地方討則予劄付討名糧則予名糧而最可異者賊頭獨虎等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境矣潼關道臣胡其俊備遣官追道路費錢九十萬賊復索粟米索酒肉一一供給惟謹道路

喧傳塘報有據要挾重貨之說所自來矣賊夥既衆安插愈難在寧塞者騎橫異常在馬棚石梯趙和尚寺者盤據內地有類蒼虎招降贖禍臣竊憂之又查招撫諸疏督臣第言慶陽撫神一魁一事撫臣第言延南撫滿天星等數頭口耳至於賊勢重大賊情反覆未言撫後復掠益幾幸撫局之成爲旦夕粗安之計明旨所謂一面言撫一面焚掠其弊正坐不能殲渠散黨以至流毒未已耳爲今之計惟有調集兵馬多發錢糧速行南北合剿之議迅掃延慶聚掠之黨殲渠魁而餘衆自散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爲也

三六三

卷之八

三

狡賊突陷名城固降丁內應

秦中流賊披猖屢本

明旨殲渠散黨卽督撫行文州縣亦止令招撫安插而已未有未降丁如驕子任狡賊爲心腹布置左右出入禁城若署印同知鄭師玄之爲者師玄爲西廷捕盜官不能捕盜而反招致之守城探賊不用兵壯俱用降丁士民有言流賊近城可憂者則訑訑斥之曰有吾降丁在爾輩何爲甚且撤去原設防兵而以

卷之八

降兵之餉餉降丁矣初至縣時止帶數十降丁而後來日臣招降至賊掠城之日猶收降丁數人不獨猶鼠之同喉且若狼狽之相倚病在喪心似有物惡之者然不知早爲降丁所賣而以名城送賊矣當大兵驅賊北去西安界上盜氛稍靖使非降丁勾引則慶陽之賊何以越數百里而突如其來且鄜州塘報二十三四等日攻圍張村者卽此賊也張村一燬破驛耳中住流移六七十家閉門拒賊尚不能被而中部

卷之八

堅城百雉乃忽於二十九風雨之夜攘臂一呼城中遂亂則降丁內應情狀昭然矣塘報所稱獨行狼李老柴卽郝臨菴劉大夥賊保安合水餘孽也所稱一條龍及惡虎翻山虎等皆師玄降丁總之撤防兵者師玄也招降丁者師玄也縱降丁通賊者師玄也爲降丁扶出城者師玄也師玄之罪上通於天矣三秦之民怨恨招降曰曩來之賊猶在野外今日之賊皆在城中曩來之賊尚畏兵殺今日之賊爲兵殺人面師玄納降最多貽禍最烈棄印倡逃罪狀最著臣所謂萬礫不足以謝地方者也若道臣張允登到任未久才足辨賊而鄜州原未設有兵馬止踐更衛卒一百名求兵於延綏則鞭長不及求兵於西安則額設無多鄜州城爲水衝人心洶洶道臣哲士民死守臣甚憂之故有增設兵馬之議正爲此耳而不意其早及於禍也地方久壞臣不能獨責道臣封疆事大臣不敢獨寬道臣則有策勵自贖之例在鎮臣王承

恩頓兵延安爲進剿點燈子計難以苛求督臣楊鶴聞變復回羅州調催兵馬糧餉撫臣練國事親赴軍中誓師討賊如其不能滅此朝食尅復名城則亦安所辭責矣伏乞

聖斷勅下該部覆議立逮鄭師玄正罪以申嚴失守城池之法道臣張允登戴罪策勵滅賊自贖併嚴勅督撫鎮道毋納降丁毋徂零捷務盡殲盜魁解散餘黨以徒蕩平則桑榆猶可收也

驛站困於兵荒急議接濟疏

延郡奇荒四年赤地千里大盜橫行民靡孑遺流離死亡焚掠屠戮之慘從古所未有也至於驛遞疲苦更甚自用兵以來錫餉之轉輸羽檄之飛馳將士之征鬯支應巨見其煩苦而錢糧俱已竭停戶口死逃近半窮累聚如珠桂地方日見其蕭條在有司自閉城防之外別無治績欲徵比而無可徵比欲那借而無可那借在小民除餓死做賊之外別無生理欲鬻妻子而無妻子可鬻欲敲筋骨而無筋骨可敲驛卒馬夫大半從賊所遺剩者每驛不過數家自非老弱忍饑待斃之輩未必肯戀戀於茲土而應募當差何以支吾如雲陽驛募太原召募百二十家今止存九家矣如撫安驛馬差闔縣逃亡至報鄉官生員貼銀當差矣近如翟道驛中部既陷則馬廐俱爲賊有城復之後尤費料理自此而三川而鄜城而金明而千谷文安此八驛者疲累之狀大約相同南北孔道

萬不容廢卽以臣所目擊數事言之往時撫按經過卽甚減驛從猶供應不乏今臣所過之驛頗垣壁立了無廚傳夫皆餓損鄉民十不足五隨行吏書見驢不得臣等如是而他使客可知榆林邊餉取給西鳳委官押解每至一處則數日守候卽自出錢覓夫無夫可覓耽延數月始得抵鎮軍餉如是而他應付可知各邊直情州縣流賊塘報最爲緊急往時日夜行三百里今各驛馬匹倒損塘軍夜役類多步行雖至急軍務輒淹旬日失候征調關係非小軍情如是而他公移可知夫盜賊充斥間里蕭條猶恃有道路之疏通輪蹄之繹絡成一郡縣若一槩斷絕則千里無煙竟同沙漠成何景象曩之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者今幾鞠爲茂草滿目荆榛臣所爲顧瞻周道潛焉而出涕也各驛之告詞州縣之申文臣俱不敢臚列以瀆聖覽惟據臣耳目所經者略陳其狀如此若不及此時設法接濟目前立見傾廢異日欲從頭整頓所

費不貲臣查延安各驛除米脂綏德清澗延綏撫臣洪承疇前請站銀多方設處接濟外惟文安千谷金明撫安鄜城三川翟道雲陽八驛窮於無可措處萬分苦累眞所謂血盡髓乾莫可控額臣於督撫諸臣往返商確四年裁省站銀似皆扣供軍餉合無於存剩賑銀內動四千兩自今年九月初一日起接濟至十二月終止再議動五年裁省驛站銀四千兩自明年正月初一日起接濟至五月終止大略動支八千兩接濟八驛爲十箇月支應夫馬之需而責成鄜州道臣張允登酌量多寡每月分給另立簿籍稽查以防虛冒俟明年盜平麥收之後再爲調劑如八千兩尚有未足臣與撫臣再設處公費佐之是役也所費僅八千耳而爲地方利便者三疏通道路使轉輸無滯塘報無阻一也輪蹄所聚冠蓋往來盜賊不敢逼處孔道二也窮餓饑寒之民借此衣食得以存活不至流而爲盜三也此雖無關於賑濟而賑濟孰大於

此臣處地方疾苦艱難之際再四爲之劑量乃敢激切上請

兵部見奏

卷之八

中部已復首惡就縛疏

臣看得中部賊據城兩月有餘饑困已極我兵三回合攻勢不能支故乘夜出走而三營將士已躡其後城中男婦可保無虞先是榆林道臣張福孫借撫誘賊果得其頭目二人其曰一條龍則內應陷城之賊首也其曰李老柴則諸賊所推爲大頭目者也渠魁縛而城中之賊遂無同志拚命脫走我兵尾而殲之撫臣又約束衆兵不令入城而付之鄆州道臣張允登撫安其民比之河曲城破盡被殺掠者勝矣此皆仰仗

卷之八

皇上威靈撫鎮道將之力也但一條龍李老柴雖已就縛尚有頭目獨行狼催老柴等及諸有馬賊最爲兇狡不盡殲之禍本終未除也雖然卽此賊殲矣劉五郝臨菴等擁衆萬餘見掠真寧寧州之間神一魁逆黨精悍馬步賊不下四五千屯據寧塞而日縱有馬賊肆掠鄉村近又報攻靖邊矣以臣之愚急當分

一軍從環慶一路而剿劉郝諸賊分一軍從延安以西而剿神一魁諸賊是在新督臣洪承疇延緩新撫臣張福臻及陝西撫臣練國事早定方略更乞天語叮嚀責成鎮將協力同心速圖殄滅毋徯復城之捷而玩方張之寇但得流賊早結一日生靈早受一日平寧之福則三秦之幸也



柴菴疏集卷之九

巡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世榮謹題

按秦 崇禎五年

糾叅驕橫將領疏

臣身歷西延最久每痛心於生民之塗炭盜賊之披猖問誰致此者則將領驕玩成習不用命殺賊卽有斬獲多係協從零級元惡大憝反致漏網以是播虐日熾流毒無已然未有徑殺良民充賊級以冒功者

臣等謹

奏

杜文煥之外又有趙大爺焉臣因在榆林賑濟道路阻隔見聞未悉近駐隆坊益悉大爺惡狀殺良乃其慣技不獨韓城爲然也三月二十一日在中部之塘河堡報殺賊一百二十級而中有村民三十五人其地逼近隆坊父老子弟有向臣而哭訴思欲食大爺之肉者臣再四訪問皆有主名如張養心係阜隸作鄉導者而殺之矣任天貴抱病在床者而亦殺之矣任天秋任得水趙讓趙汝美趙祥趙俊趙穩趙錦趙

邦金任三畏任三戒李景賢李和尚李應選張驃子李陰陽雷養性劉存得皆在家者而殺之矣甚至高汝慶一家三口高汝見一家四口雷世剛一家四口齊倉父子二人王老漢夫婦二人俱殺之矣今父哭其子弟哭其兄妻哭其夫皆謂屠戮之慘不減盜賊臣不覺髮上指冠恨不請尚方劍爲匹夫匹婦復仇也尤可異者六月中大爺繇富平回耀州六家丁會毀居民釜甑士民開稟該道大爺不得已將家丁責

臣

奏

治十餘棍然意甚快快復授意家丁兇毆被害之人士民洶洶不平大爺傳令家丁上馬徑至州中賴州官大開州門以待之羣譁遂定復翻然欲去明言統兵不管恐嚇州人似此舉動居然跋扈將軍也又自防守流曲之後所招延安內丁親識不時從同官耀州往來繹絡不絕不持牌票硬要驛馬騎坐每次一二十匹又索需折乾州縣驛遞無可誰何違背犯禁何其悍然不顧也其他噴有煩言事涉曖昧者臣不

敢臚列以煩

聖聽當此流賊猖獗之時安用此驕橫之將爲哉伏

乞

皇上勅下兵部覆議處分庶奸弁知儆而小民之冤憤可少洩也

卷之九

卷之九

西安北界被賊殘傷急行賑濟疏

據西安府推官史可法呈蒙臣憲牌照得流賊縱橫所在焚掠小民被其殺傷者不知其幾除延安已經賑恤外西安北界如同官白水清城澄城韓城郃陽宜君耀州等處數月以來遭賊荼毒慘不忍聞令行查勘牌仰本官卽親詣各該州縣逐一清查被賊焚掠鄉村見存窮民若干有無耕種秋一見今流移何處分別輕重等第死者委官掩埋生者分別賑濟務要詳明以憑酌量賑恤不得遺漏以孤難民望恩之意不得重冒以開里役侵蝕之端文到卽行單騎減從作速勘明備造花名文冊呈報等因該職查勘得流寇煽亂以來延慶兩府無一尺乾淨地所賴以備器馬轉芻糧惟恃西安爲不竭之府乃數月以來卒寇南侵兵焚慘酷蓋有大非其舊者職奉查賑之卽親赴各州縣被難鄉村單騎同審至耀州則見西北鄉一帶如馬攔趙和尚寺等處人煙寥落一望荒涼

猶曰一隅之殘破也至同官則東西北三鄉俱遭其蹂躪矣逃亡轉徙鴻雁嗷嗷向之十三里者今歸併八里而尚苦不足矣同官以北爲宜君自中部用兵及劉五郝臨菴等賊踐掠甚慘同官以東爲蒲城北界如宜陽下馬等里以言乎地則盡荒以言乎人則盡竄矣蒲城之東北則白水也該縣之北鄉素爲盜藪佩刀佩劍之俗無日不思揭竿知縣鞠思讓宣示恩威甚有撫戢之術而無如殘劫之後生意蕭然何

卷之九

也葢岌岌乎有不保之勢矣澄城風土與白水同而縣北界接碓川村落丘墟杳無雞犬若郃陽則賊逼城下縣城以北無處得免且殺傷鄉兵頗多而韓城則尤甚矣該縣素有饒富之名賊之垂涎在此故被劫之慘亦在此此數州縣者雖蒙以西安之名而實受延慶之禍哀哀日擊轉轉傷心白骨如林荒原極目自非早杜亂萌大施拯救則逃亡相繼萬一窮極無聊挺而走險是又爲延慶之續矣謹將查過難民

卷之九

卷之九

開造花名文冊具呈到臣該臣看得西安北鄰延慶如韓鄜蒲白等州縣則唇齒相聯輔車相倚者也流賊南下首被其禍莫熾於五六月之內竟以各邑鄉村爲食邑戶矣賊至七月初旬方盡徙而北臣八月初一日行次隆坊始悉焚掠之狀卽委西安府推官史可法查勘至九月而韓耀宜君遭劉郝諸賊踐毀秋禾焚掠村落慘不堪言臣併委可法查之可法爲臣數難民之狀或刀傷鱗集匍匐而不能行或襁褓呱呱饑寒而不能語或寡媳嫠婦痛良人而血淚淋漓或慘慘衰翁悲愛子而肝腸碎裂或一門畢命遺骸而莫收或數口流離塹溝渠而誰顧或摧檻斷柱半植朽於淒風冷霧之中或敗屋焦垣渾顛倒於古壁黃蒿之內野無青草盡爲馬駭軍傷樹挂斜陽祇有烏號鳶噪數十年物阜民安之象竟成天荒地老之悲臣聞之不覺拊心泣下嗟乎秦民亦何不幸而至此極也臣於是一而行各州縣委官掩埋遺骸

免致暴露以千天和一面查照難民文冊開報數目  
韓城等七州縣共發賑濟銀四千八百三十兩一錢  
雜糧二百三十六石四斗撥行該道散給宜君前給  
賑在四月今被賊殘掠在八月令與中郎分別給賑  
發銀五百八十九兩八錢撥行該道散給近聞慶陽  
各州縣遭賊焚掠更慘除委官查明另賑外臣雖拮  
据巡方之事不敢不於賑務竭盡心力以宣布

皇上德意惟是韓城郃陽蒲城白水澄城同官耀州

卷之九

此七州縣既受流賊焚殺之慘又多兵馬征繕之累  
田地荒蕪戶口逃亡錢糧拖欠一時難完守令宜留  
撫字之恩戶部當寬考成之罰臣不得不爲災民請  
命緩徵者也至延慶兩府盜賊未靖哀鴻可憫明年  
違餉邊糧仍望

皇上再沛洪恩特賜蠲停俾窮民沐浴之思庶地  
方有平寧之望也

賊勢甚劇缺餉可憂疏

照得秦盜之披猖四年未靖大約有賊又苦無兵有  
兵又苦無餉相沿日久遂至大壞如近日流賊情形  
延安以南似爲稍靜延安以北則所在蠶起宜維之  
賊自總兵王承恩有一百七十餘級之捷遂分兩股  
一北走延安一東窺山右而鄜甘一帶俱爲出沒之  
場郝劉之賊自副將張全昌等有八百餘級之捷方  
分兩股一屯環縣之北一聚合水之西而西路兩川  
皆其嚆聚之窟寧塞之賊尙無尅復戡定之報邊地  
凍寒雪深三尺道路阻塞塘報月餘不至安塞逸出  
之賊蟠集延安郡城百里之內盡成莽莽已檄催副  
將李卑從宜川撤兵回郡相機防勦近邊各路窮荒  
至極無論軍民甘心從賊了無懷志未撫者殺掠無  
忌卽已撫者打糧不休各營堡兵馬征調煩興在在  
空虛一無可恃近分巡河西道臣張允登具稟到臣  
言見延綏差夜不收催王承恩兵回鎮謂插遣犯邊

至保寧堡牆外套內俱入邊牆求救勢甚危急夫王承恩自復中部後原赴寧塞行至鄜州因宜川賊熾撫臣練國事留之協勦今李卑既赴延安王承恩又回榆鎮而延南之備又單弱矣總兵王嘉謨領甘肅新舊兵三千近赴鄜州其兵勁悍鼓之可用然嘉謨坐守持重兩月以來未嘗輕議進勦臣再三札催其將領動以缺餉藉口臣查秦中向雖留有兵荒商稅站銀爲數不多尚未足本地防兵口糧支用至征調各鎮兵馬前蒙

皇上允留遼餉八萬自中部失陷以及東西用兵行糧賞功之需皆取辦於此而費用已盡猶借過別項尚俟事平銷算至於州縣原無設有客兵糧餉臣責之州縣而州縣有詞也曰民力已竭正賦多逋倉無顆粒野無青草將何以供將士臣責之將士而將士亦有詞也曰領兵剿賊水雪在地糧草缺乏饑寒可憫不得不索之州縣臣責之督撫而督撫無如之何

也點金乏術無米難炊見司農仰屋之苦則不敢請念地方膏血之竭則無可措將何以勦賊而成功臣每一念及心惘魂搖若坐視不言日復一日將玩軍譁勢必至於不可收拾縱建將吏而治之亦何救於地方也哉然則今日如之何曰惟留秦餉餉秦兵而已秦之有遼餉也遼急則輸秦餉餉遼今秦急則留遼餉餉秦總是

皇上赤子之膏脂總是朝廷扼要之封疆但乞立下尺一之詔令藩司將陝西一省明年遼餉及雜項盡留以供征剿之用內除延慶錫停各州縣逋欠之數實亦不過二十餘萬耳然後責成督撫酌量用兵州縣預發錢糧檄令儲粟料以待若是而兵至州縣官不能分粟爲炊求收與芻則責州縣以失誤之罪而州縣無詞若是而糧足將領不能約束軍士安靜無譁則責將領以驕縱之罪而將領無詞若是而州縣辦糧料將士無餒餒而督撫不能調度鼓勵協力奏

功則責督撫以玩法之罪而督撫無詞今各道府未嘗不催州縣辦糧草及州縣申請動何錢糧而道府無以應督撫未嘗不催道府措錢糧及道府申請應給錢糧若干而督撫亦無以應如近日甘肅領兵參將潘惟忠遊擊趙仰高經過寧州真寧淳化等縣皆被賊殘破最稱疲瘠之地勢不能供癸庚之呼有駭聽聞究其根繇皆因無餉臣今日言之

皇上責臣不能措餉輒敢賣請臣罪尚可原使臣今

日不言坐待軍士有脫巾之變封疆有夾裂之禍日

久勢熾事大費多異日

皇上詰問臣何不早言則臣死不足塞責矣臣三月內星馳入關一疏謂秦中扼要不減遼左而流寇劇於水西風當事者發餉調兵早爲消弭非至今日敢以危言煩聒天聽也臣駐隆坊兩月今入省識決後卽復星馳前赴耀州爲西安咽喉延慶北界一而督覈將吏功罪一面料理巡方事務誓竭狗馬之力不

致偷安一息目擊缺餉情形謹據實具疏以聞伏乞  
勅下該部速覆施行

邊賊披猖日甚疏

今之所謂流賊皆延鎮近邊一帶之軍民也其地砂磧不毛綿亘千里風氣勁悍人習騎射從來多盜而況迫之以大荒四年故往往揭竿倡亂歲無寧日延安古稱上郡天下勁兵處也今盡化而爲賊是安可以鼠竊狗偷視之乎昔范仲淹守鄜州終不能得志於夏人韓琦一戰卽有好水川之敗蓋腹內之兵不可以敵邊徼之寇自古已然臣連章累牘以延盜爲

憂者正有見於此數年以來言撫言勦都無實著其病皆緣於易視賊耳而不知日沿一日釀禍愈大今欲保西安則當急救延安欲保延安則當急救榆林而近日之榆林何如也臣五月至鎮城時晉糧不通天旱不雨斗米六錢道殣相望勢已岌岌幸

皇上發金賑賚疏通糧路久旱得雨米價漸減人心少安不意入秋以後盜賊蠭起延鄜之間道路阻塞商販不通寧塞告變西路營堡危如累卵劉郝縱橫

環慶糧道俱斷又兼之大雪十餘日米珠薪桂苦無覓處臣前疏已言之督臣洪承疇延鎮荒盜一疏一字一血近餉臣張伯鯨手書到臣言額餉有限川餉遠者難到民運近者蠲停而主餉又借爲征剿防兵之用者十之二三故鎮城缺餉三月三路營堡缺餉四五月矣米價涌貴比初夏更甚危亂之形只在旦夕撫臣張福臻差官討賑濟捐輸銀一萬兩臣卽行藩司給發亦以道路有劫奪之患不能遽到又據靖

三才元長

卷之九

邊道臣戴君恩具稟內稱神一魁已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爲黃友才等給人鹵地此時黃友才爲大頭目矣探得賊中計議欲欲南下而其南下也勢必據占一城十分可慮夫延安所恃者今在榆林榆林及各路荒亂至極萬一營堡破壞不可收拾延安孤懸內地州縣無一堅城以此思危危可知矣近據甘泉縣報流賊從北來將城外南北兩關歇下販粟客人牲畜粟物劫奪一空延安府報稱安定縣有薛紅旗者

招賊攻城人心搖動孤城難守而秦寇入晉者又報  
擁衆西渡賊勢披猖至此總因大兵精銳者俱集寧  
塞討賊各縣防守之兵多不過二三百少則百餘力  
分勢弱不能禦賊延長安定安塞俱無正官卽已補  
者以賊阻不得到任其餘各州縣官處窮荒之地無  
俸薪養廉衙門吏役無工食餬口城內士民無畜產  
資生壯黠之徒俱逃而徒賊城守單虛在在可憂延  
南慶陽米值稍賤而兵馬分調空虛更甚夫延安慶

卷之九

卷之九

一三

陽爲邊郡重地鄜州耀州爲咽喉要衝急宜各增馬  
步主兵數千統以能戰之將永備防剿若以錢糧難  
措止恃徵調客兵恐兵撤賊剽長驅南下勢難兼顧  
則三秦之禍有不忍言者臣目擊情形不寒而慄封  
疆事大敢不據實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從長會議急照督臣疏請補支  
欠餉以救延鎮饑軍與臣前疏請留陝西遼餉等項  
錢糧併延安鄜州耀州慶陽增設主兵以資戰守更

望速賜俞允庶幾保全危疆於萬一臣不勝激切控  
籲之至



降賊劫餉殺官異常大變疏

甘泉縣前月二十六日之變起於降丁白柳溪石耀  
宇等謀劫餉銀道臣張允登知縣郭永固登城率士  
卒殺賊俱不幸遇害臣聞報不勝拊心泣下傷地方  
之多故而悲二臣之死難也臣請著其情狀白柳溪  
石耀宇李仕友張榮華等原係賊頭目素聚掠鄰慶  
之間鄜州雖設兵道止有潼關衛屯卒二百人更  
番戍守允登銳意圖賊而苦無可用之兵值五六月  
招撫令下賊先後乞降遂安插白柳溪等二百餘人  
於甘泉之甄家灣安插李仕友等百人於鄜州城外  
併未給與月糧諸賊亦驚伏未動前月延北索餉甚  
急司府苦心那湊銀一萬八千有奇委涇陽縣主簿  
張掄押解至鄜州值允登欲請安塞見督臣議勦賊  
事令委官以二十四日先赴甘泉暫候本道至日同  
行允登因鄜州空虛將兵士盡留防守止帶家丁三  
十人降丁百人行經甄家灣白柳溪等道迎又呼令

隨行者七十餘人允登之意亦慮降賊乘虛復叛欲  
攜往安塞示以不疑而不知降賊當銀鞘經過時即  
已安排爲劫奪之謀矣二十六日黎明白柳溪等糾  
衆劫餉復埋伏諸賊於城外一呼俱起允登聞變即  
率家丁吏書十餘人登北城親率士卒殺賊知縣郭  
永固隨至賊即殺之允登見賊殺永固趨戰益力有  
勸允登走者允登慷慨大言曰縣官死吾義不獨生  
走亦死殺賊亦死寧死賊耳遂拔佩刀手刃數賊爲  
衆賊亂斫死賊劫餉銀於次日遁去臣恐塘報未悉  
復再四密訪真實情形如此夫允登之見督臣原爲  
請兵討賊其留兵防鄜州而單騎攜降丁以護餉銀  
原防他盜劫奪也而不意劫奪者即起於降丁變生  
倉卒智不及料賊衆兵寡勇不及決徒挺身仗義以  
死惜哉然允登自本年四月到任以來清嚴一介勤  
惜寸陰拮据城守撫綏士民鄜延人人德之臣七月  
曾具勦撫俱無實著一疏請於鄜州增設馬步兵一

千以資戰守使允登果有一旅之師寧有今日之禍哉其與郭永固義不避難刃賊而死有烈丈夫風夫爲臣千不幸遭意外之變以身殉義亦足悲矣臣敢以威敗苛置一議乎惟是降丁之害有類養虎急討叛賊以洩神人之憤以正朝廷之法督撫領將不得辭其責也甘泉防守官及該道中軍領兵官疎玩失事俟查明另疏外其死難二臣伏乞勅部行臣勘確具奏重加贈恤以爲封疆死事者之勸不然恐鄭師玄輩笑二臣之拙也

卷之九

卷之九

二

寧塞神賊授首黨惡據城未下疏

逆賊神一魁投降復叛據險稱雄遠邇駭聞聲勢甚熾然盡爾豎千本無智略始爲黃友才等紿入中繼又計誘復出縛而殺之臣竊揣度友才利於奪其權非借以贖其罪也不然則仍以撫愚我也緩我也雖殲厥首惡稍可洩神人之憤而殺自夥黨未足彰我兵之威今黃友才等盤據益力獍狴如故是所殺者止一一魁而未殺者且百一魁也諸將正宜出奇

卷之九

卷之九

綏清降丁復叛疏

看得拓享党雄等綏清之大盜也起於崇禎三年嘯聚山谷往來秦晉所在焚掠是時榆林兵馬半赴援遼今廷綏撫臣張福孫爲榆林道不得已而撫之擇其精健者五六百人爲兵與之月餉安插石嘴田莊以通南北糧路臣查賑榆中經過其地衆降丁皆鮮承怒馬控弦揄羽爲之前驅其人頗多驍勇去歲榆林道征剿延南流賊多征調隨營亦能衝鋒殺賊而趙光遠又未經題補非信地專官難以責成臣讀未既此心如焚夫劉郝諸賊自合水報捷之後卽潛伏慶陽之北去寧塞甚近線索相通爲謀叵測若糾合南下則勢如建瓴環慶之間先有蹂躪之患雖督撫諸臣嚴檄該道會兵督剿而兵單餉缺終多可慮慶陽新營將領未補原任遊擊趙光遠道臣旣稱其智勇兼人且所募邊丁四百屢報斬獲地方賴之若該部就近推補仍以遊擊職銜管事授之信地專其責

任再令多募邊勇練成一旅使瀕危郡邑早得于城之力亦目前急著也總之盜賊之爲禍在聚而不散無而復叛出沒無常所過殘破必內地重重設備使之不得侵犯然後責成徵調各鎮將士協力進剿庶無顧此失彼之虞若一著稍疎則全局俱敗故雖復安塞殺神一魁臣終不以小喜輟大憂也

逋寇流入慶陽急宜追勦疏

神一魁之破合水聞慶陽也則到五都臨菴等皆其夥賊也從寧塞而保安從保安而合水而慶陽建瓴之勢也寧塞之西南若金湯吳旗營鐵角城若環縣槐安月落木鉢一帶唇齒相依盜之巢窟在焉西接萬安鎮原是爲平涼南連于午嶺縣隆蓋張村則達鄜州縣合水真寧則通三水淳化縣盧保嶺馬搦則通中宜同耀而皆可以窺西安益賊之潛伏出沒其

卷之九

間者四年於茲矣夫百聞不如一見臣乃今至慶陽而知賊之根蔓未易剪也神一魁自崇禎四年九月十八日復叛後爲黃友才所殺總兵曹文詔副總兵張應昌等領東西兩路勁兵受督撫方略道臣指縱攻剿數月軍士暴露於冰雪之中百苦備嘗至十二月十四日賊乃出走躡而殺之斬馘一千一百有奇將士之奏茲功也良不易矣何也以此賊最狡而追剿最難也然臣至慶陽則聞頭目黃友才等寧塞逸

卷之九

出者尚有一二千人在鐵角城與到五都臨菴可天飛崔副將諸賊合營而謀攻環縣先是環縣斗大山城孤懸邊地爲賊垂涎兵單餉缺一無足恃署中寧州同知趙應開竟以憂懼屏措自縊而死危急情形亦可想見矣總兵楊嘉謨兵入慶陽同原任遊擊趙光遠等於十二月二十日有槐安一捷獲級四百有奇慶之士民交口而頌其功然木鉢米倉溝等處數百里之內被賊殺掠一空今聚衆數萬聲勢甚熾據擒獲姦細之言稱賊議分兩股一西窺平固一南下涇三爲謀叵測此亦寧塞未結之案也頃督臣移臣手札欲催曹文詔張應昌兵自環而南楊嘉謨趙光遠兵自環而北東西分布四面夾攻則釜底遊魂可以盡殲洗其從前結聚之巢窟而後緣子午嶺電搜電擊清真寧三水一帶餘寇取道鄜延合力掃蕩延北諸賊則庶幾漸有蕩平之望臣復爲之三令五申檄催札諭嘔盡心血蓋冀及此正二三月之內盡勦

將士同心戮力上以舒

聖明西顧之憂下以洩三秦赤子之恨義憤所激不復再計若各鎮將觀望逡巡坐失機會或縱令賊西走平涼南走西安一處決裂處處牽顧蔓延內地爲憂更大朝廷之法知必不爲各鎮將寬矣臣草疏甫畢又接同官縣知縣丁弘譽塘報內稱崇禎五年正月月初四日二更流賊入宜君縣城劫殺甚慘似是甘泉逸賊臣不勝仰天拊心申飭如此之嚴而防禦如吳承宜集

卷之九

三

荒盜頻仍賑資有限疏

近日秦盜之熾仍是四年來遭誅之寇每掠一村則一村之強壯者盡遭威脇而爲賊彼強壯者眼見妻子被肉財畜被劫房窰被毀求生無術欲逃無歸而亦不得不爲賊賊所爲日多而荒所爲日甚也然盜之與荒亦自有說四年以前致盜緣荒四年以後致荒緣盜何以言之自崇禎元年旱魃爲虐赤地千里軍缺餉而譚民缺食而逃一二奸黠不逞之徒挺而走險袒臂一呼饑軍饑民互相附和盜因以起使歲

吳承宜集

卷之九

三

稍豐稔人有懷志而二年三年其早尤甚盜之燎原不可撲滅蓋起於此故曰盜緣荒致也四年仲夏雨澤霑足臣發賑之後近城居民亦有荷犁而耕者臣七月發自榆林見芄芄黍苗陰雨膏之不勝色喜曰天心其厭亂乎無奈賊以搶劫爲生秋成之日盡爲所掠而且截我糧道而且斷我樵採入冬以後大雪助虐孤城盡閉井竈俱寒強壯者既化爲盜所留老

幼何以守城故內應直報赴者狎至也使無盜賊之擾則秋穫可望糧路可通身家可保亦何至饑疲若此故曰荒餘盜致也然脇從雖多而揭竿號噓之奸渠魁仍舊如今日在環慶者黃友才劉五郝臨卷之類是也在延安者獨行狼惡虎紅狼滿天星不沾泥混天猴白柳溪之類是也近聞石嘴田莊清緩一路降了拓亨王門子黨雄之類搶綏德米市又復叛矣

明古所謂流賊未殲窮民何縣安業蓋

卷之七

大聖人明見萬里之外也臣在耀州時因延安南北饑荒至極斗米五六錢或有錢而無米可糴或有米而無錢可買道殣相望慘不忍言榆林一月之內死者六千餘人此流民之國所不載而賈生之涕無從揮者臣不待撫臣之請卽檄行布政司於閏十一月內解捐輸銀一萬兩具疏入告已而思之此以濟饑城尚憂不給豈能波及三十六營堡乎又於十二月內發捐輸銀六千兩又思十九州縣二衛處處窮荒

四野蕭條白骨青燐冤號星夜田地荒蕪把犁無入若不預給籽粒招撫流移勸課耕農則資生無望矣又發捐輸一萬三千有奇委各道督其事分給各有司查散而捐輸之數人約盡矣乃自甘泉至君告變道路梗塞前此榆林一萬間尚留延安府庫後此二萬解官起趨不前不知何日方到窮民之手卽到窮民之手矣不知何日方有收穫之望此涓滴者能有幾何金錢有限饑民無窮望救西江索之枯肆臣每念及此如痼瘵在身無一刻得以自寧然非先除盜賊則子遺之民尚不保其性命何能有其身家而得飽食含哺耕雲鋤雨享太平之福乎故臣不遑請賑而先請餉者有餉養兵及此正二三月內督撫協力大做窮追夾擊殲渠散黨爲滅此朝食之圖流賊稍靖城內之民乃敢出而求田問舍各營生計以供餉仰

皇上再沛宏恩大加賑資殘黎方有更生之望也至

督撫諸臣日在行間勤苦萬狀臣同事地方知之最  
悉惟有憫其所遭之不幸不敢苛譴一議誠見時勢  
至此千難萬難欲行徵調而各邊防內備盜調發無  
多卽見其兵馬苦無糧餉司臣陳奇瑜苦心措辦西  
鳳各州縣竭力催徵所爲刻小民心頭之肉而供之  
者一至延安斗米束草動費數金軍士不得一飽糧  
腹何以進勦夫諸葛亮命世奇才出師討賊亦以糧  
芻不繼不得伸其志積勞身殲千古共歎爲今日泰  
中之督撫者蓋亦難矣伏望

皇上寬以文法多措兵餉使洪承疇等徐竟其用至  
延慶地方各官言之可憫無俸錢可以養廉而米珠  
薪桂資斧俱罄如中部保安合水等縣皆借棲民房  
出門徒步併無驛從城中士民無畜產資生父子不  
相顧兄弟妻孥離散更有何處設法可以勸耕安業  
惟夜巡城頭日抱空印茹茶味苦間警現驚既無米  
之難炊豈空拳而能禦乃一有失事則身被囚繫呈

荷戈旦暮如獲再生臣執法之官不敢毫有約庇一  
字以來逮者勘者大小文武等官不下數十餘員而  
殘破州縣缺官未補帶署無人如此情勢亦必有爲  
然於

聖心者夫士屈首受書幸得邀一命之榮此時此地  
寧敢復有玩肆之心不竭之力而所遭艱苦若此夫  
散亂異才世不常有中才以下窘迫無措至人人不  
能保其身名亦可念也

綏清降丁復叛疏

看得拓享党雄等綏清之大盜也起於崇禎三年嘯聚山谷往來秦晉所在焚掠是時榆林兵馬半赴援遼今延綏撫臣張福臻爲榆林道不得已而撫之擇其精健者五六百人爲兵與之月餉安插石嘴田莊以通南北樞路臣查賑掄中經過其地衆降丁皆鮮衣怒馬控弦挿羽爲之前驅其人頗多驍勇去歲榆林道征剿延南流賊多征調隨營亦能銜鋒殺賊而

三

卷之九

三

其餘黨則日日打糧頭目弗之禁也惟恃撫臣恩威足以控馭之不速逞耳自西川賊首高凌志不沾泥等大肆披猖潛爲勾引降丁見獵心喜因而復反且攻綏德掠義合矣夫綏德者榆林之股肱義合者延道之咽喉賊從中發一時南北路阻音糧不通斗米六錢勢甚危急自非將吏登陴固守則延北之禍尚忍言哉撫臣計誘賊首拓享等六人梟斬於市鎮臣進勦斬馘多級差足以寒諸賊之膽而洩神人之憤

石嘴田莊稍廓清矣然聞餘孽多竄入西川西川爲米脂綏德西路其地綿亘數百里界連慶陽與東川鐵角城一帶正相唇齒不沾泥等據之爲巢窟諸不逞之徒皆歸焉非大兵萬餘四而合擊未易深入若此窟不洗盜賊出沒寧有止息之期哉臣因是而知招賊爲兵之說不可行也夫精健未有過於神一魁拓享等者也督撫苦心招之分地授廩按丁給餉非不曰是卽吾之兵可以爲吾戮賊也而鷹眼未化狼

三

卷之九

三

心復逞一朝攘臂羣兇颺起攻城掠堡殺人如麻其背義負恩叛逆不道若此今延慶降丁無一不反者矣臣竊以爲納降有類養虎終貽後患特發速而禍小發遲而禍大耳神一魁等頭目幸已授首或者天厭其惡而假手以滅之耶近接部劄仍議行督撫招精健者爲兵不知招饑民乎亦招賊乎招饑民則延慶近邊一帶精健者俱化爲賊未肯俯首赴招其腹裏者又柔怯不足以禦邊寇而往往工於內應若招



賊則賊利搶掠月餉不足鑒其欲卽令倪首赴招臣  
憂其爲神一魁拓亨之續也且所留選餉十五萬係  
五年見徵未完之數目前那借苦難奏手假令全完  
尚不足供行糧賞功之用又將何項招兵而兼賑濟  
也語云百聞不如一見今身在事外者未有不以叛  
逆爲流賊以流賊爲饑民易視剿賊而重視措餉者  
也然欲招募不費錢之精健賑濟無窮盡之饑民終  
取足於有限之錢糧廟堂之上以爲泰中有兵有  
餉有賑濟矣而孰知其不盡然也哉此臣不得不據  
實入告者也

卷之九

卷之九

糾叅大將輕敵失利疏

崇禎五年二月二十日據分守河西道僉事周日強  
塘報到臣恐有隱飾覆行查覈無異該臣看得環慶  
有東西兩川東川直通鐵角城延亘數百里皆高山  
深澗鳥道羊腸久爲盜賊盤踞之窟從來官兵未嘗  
過而問焉西川路接平固自正月內黃友才劉五可  
天飛等數十頭目西掠萬安鎮原賴固原道王振奇  
領兵堵截總兵王嘉謨等協力追剿屢戰捷熾一  
大頭目黃友才賊勢披靡使此時乘其敗而躡之亦  
有掃蕩之機而兵力已疲芻粟不繼遂休兵曲予者  
六日至二月初一日從東川一路進剿而賊已聚歸  
老巢又句調郝臨菴諸賊堅壁以行肅探者初報有  
賊及兵至又輒遁去蓋賊示弱誘我也而嘉謨等不  
之疑以爲賊畏我耳深入二百餘里初五日至洪游  
去鐵角城僅三十里賊列營山頭初不過數千我兵  
撲斫賊復伴敗假以招安爲詞爲緩兵集衆之計初

吳本正集

卷之九

六日午刻各山皆賊圍譟肆起又暗伏兩溝酣戰之餘忽從左右蜂擁而前賊衆兵寡我師敗績馬兵先走步卒隨潰大營隔一山一溝不相策應甘肅營恭將藩維忠等陣亡其餘殺傷亦略相當而我兵銳氣盡挫矣臣查訪失利情形如此蓋乘勝氣驕被誘深入嘯探不明鎮將不一心之所致也夫偏裨聽令於主將楊嘉謨賀虎臣以兩總兵領各營兵馬三千有奇不能運籌決勝以奏膚功又不能同心協力以保

云云

卷之九

三

萬全而挫銳於小醜損威於輕進亦足羞也查甘兵傷亡獨多而寧兵遇敵輒走大將之號令節制安在乎在楊嘉謨雖有圖賊之心而臨機不能應變在賀虎臣本無敵愾之略而當陣每多退縮至於威令不行兵無紀律則今日用兵者之通病也臣聞古之善戰者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又曰其勢險其節短未有以數千驕玩之卒抗數萬負隅之寇懸軍虎狼之穴而妄覲搗巢之功犯兵家之大忌墮狡賊之姦謀而

不敗者不節之嗟又誰咎哉是役也非獨臣不能爲兩鎮臣解兩鎮臣亦不能自爲解也顧臣猶不能不爲地方躊躇者日今賊氛正熾環慶旣未可去兵而各鎮征調幾空臨敵似難於易將姑以前功責圖後效或仍令戴罪策勵自贖或別賜處分恭候聖裁非臣所敢擅議也

卷之九

三

糾參庸劣道臣疏

臣攷環慶南接邠乾北控套由東連鄜延西通寧夏在昔宋人每用重臣招討經略其地蓋秦中一要害也自流賊披猖東西兩川恣其出沒焚破我邊土虔劉我人民焚掠之慘村落爲墟凡有血氣莫不裂眦切齒恨不殄滅之爲快而况監司一方師帥所爲除兇雪恥以撫安子遺者宜何如憂憤早夜拮据尚恐不足未有終日泄沓從事縱賊殃民致百姓怨恨填

卷之九

胷不可一日安其位如分守河西道僉事周日強者臣先數其不能辦賊之實而後列諸怨恨情狀爲皇上陳之夫日強本一寧州知州耳才具無多僅足支吾簿書自神一魁糾賊攻圍慶陽占據合水日強方主招撫之說繼遣重臣張如賢廢弁繆光先等由入賊中今日報曰賊十幾萬明日報曰賊十幾萬以恐喝人心不敢言剿欲陰遂其撫賊之謀爲巧獵功名之地致縱竄者負隅成寇大亂臣曾言之蒙

皇上寬恩令其戴罪自贖而至今未見其贖贖者幾何事也臣入慶陽嚴檄督責時大兵俱集環縣計程甚近而日強遲延不進畏賊如虎擁兵自衛動言招安以懈將士之心長跪鎮將大褻監司之體臣不意負七人軀者庸懦乃爾也夫舊督臣楊鶴懸破格之賞拔之有司之上固曰日強能撫之必能安之今而後環慶之事其專責矣而日強旣爲監司一籌不展曩所誇爲佩牛帶犢者未幾而控弦反戈不克終其

卷之九

委托貽舊督臣以封疆之罪是負舊督臣也有司陞遣惟有禦寇功者間一授之不數數然也日強受此殊恩不思爲地方料理兵馬惟日遣人招安賊具稟帖感恩主則喜動顏色一州四縣任賊蹂躪不欲以一矢加遺有壞撫局朝廷安用此監司而起遷之是負朝廷也地方望兵剿賊不啻雲霓楊嘉謨等領兵而西不爲預辦糧草致兵士擾害民間而不之禁高坐郡城不一出督城去歲劉郝諸賊擁衆萬餘分道

侵掠非關內道翟師雍越境討賊有八百餘級之捷  
慶陽危如累卵試問日強安在也是負地方也於是  
怨謫煩興道路有口不可弭矣當慶陽被圍士民效  
死固守十餘晝夜定邊副將張應昌領邊兵三千出  
賊不意搗其中堅賊大敗走士民皆謂乘勝剿除大  
足寒其心膽而日強處撫局不終盡語騰謫應昌灰  
心撤兵而還人心大爲不平怨恨者一也旣撫神一  
魁又撫劉六劉五引人衙內密語移時酒饌蔬麪供  
送不絕安插於鐵角城卽今據爲巢窟者也怨恨者  
二也劉六等數頭目出入環縣城內姦謀巨測士民  
驚恐合謀誅之竊食其肉殆盡日強不行塘報遣人  
語賊曰此環縣士民殺之非本道意也至今劉五屢  
次攻城以報讐爲詞而感日強不置怨恨者三也日  
強知不爲郡民所戴欲嚴刑以威之到任之日出票  
行局製造鐵葉木板曰犯者用此斃之人人震恐幾  
於激變收票乃止怨恨者四也邊郡驛站困於兵荒

差人塘報間用馬票已屬違禁而縱舍人需索折馬  
錢稍不遂意卽聽其誑粟枷責窮募致率池曲子等  
驛馬夫盡逃怨恨者五也信任指揮李世延中軍倪  
有光詐索差委各官財物不遂卽行拏解二弁索銀  
過付代爲解免收票不究怨恨者六也寵任死罪犯  
人張加賢與賊往來給以門扁每遇加賢稟請徑入  
後宅民心驚疑加賢恃此凌虐鄉民無不側目怨恨  
者七也黃友才等攻破木鉢小堡日強不急討賊而  
遣人講撫友才遺以一書語殊悖逆道路喧傳幸友  
才中砲死耳不然玩弄日強於股掌噫亦危矣怨恨  
者八也身督行間宜和輯將士以圖克敵而徇鄉戚  
私情左袒賀虎臣致與楊嘉諤有隙鎮將不和號令  
不一以取敗北不獨民怨之軍亦怨之怨恨者九也  
臣按此一臣者智識暗淺舉止輕率不明順逆之理  
驕子視盜而寇讐視民本非戡定之才巧於逢迎而  
拙於籌策其中藏乃姦邪小人之心故行事無光明

正大之氣未雨旣之綢繆每聞警報則手忙脚亂臨  
變全無膽略一經小挫則神悸魂搖賞罰不明大爲  
將士所輕威望不肅徒來士民之侮夫慶陽何地而  
可容此庸劣之監司哉湫溝失利臣所爲不責道臣  
者以師中有兩大將不能克敵制勝宜執其咎而日  
強種種劣狀地方怨恨者不止一事故據實具疏糾  
叅伏乞勅下吏郎從重議處別擇幹才就近調補以  
保危疆地方幸甚

卷之九

酌議改折贍鹽疏

臣奉命巡方上宣主德下達民隱凡愛諮所及關係  
地方利病皆得據實奏聞日者漢中查盤之役臣遠  
委鳳翔府推官錢國用檄令諮訪民間疾苦國用因  
爲臣條晰漢鳳運鹽之累小民窘迫之情娓娓數千  
言真堪流涕蓋自東西寇徵調煩興請求四出每  
歲正供外有加派遼餉銀有新增遼餉銀有空陪解  
池鹽課銀自瑞藩分封漢中又有加派贍田銀加派  
瑞鹽折色銀運鹽腳價銀秦民窮窘至極皮骨已枯  
況荒盜頻仍人心洶洶莫必旦夕而復有運鹽一役  
情若倒懸安可不急爲寬解者查得瑞藩每年食解  
鹽除折色一千引外本色三百引又外加走滴鹽四  
十引每引六百六十觔共計二十二萬四千四百觔  
每一百觔爲一包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四包又續發  
火食鹽每年三十九引每引重二百觔共計七千八  
百觔每一百觔爲一包共計七十八包照河東折色

事例每包僅值銀一兩二錢通計值銀二千七百八十六兩四錢以上本色併走清火食三項除公派雇船雇夫雇騾等項銀一千五百四十兩四錢二分外又有沿途損壞損架護席補陪銀有路費銀有買免員役鞭朴銀有兩溼消折補陪銀有領鹽使費銀有交鹽使費銀有官差催督使費銀有朋幫夫役工食銀有朋幫騾頭草料銀自晉至陝總計運鹽一包約外費銀十數兩通共約外費二萬三千餘金又有里長什則因攀報牛草騾夫鬪毆告狀官府追呼終歲不斷通計運鹽外費較鹽價不翅倍徙什伯且凋殘民命不可勝數自寶鷄而南路經雲棧山高石險路窄硤曲懸崖絕壁危橋潺湲水跋涉艱難去歲霖雨連綿水溢堤斷運鹽至此無論車馬勢不能通即空人獨行猶且難之况負背鹽包越嶺攀磴而走兼以炊爨非時止宿無所號寒啼饑哀痛悲怨多有凍餓死於溝壑墜跌失足深淵者如此情狀辛苦萬千嗟乎

斯民誰無身家誰無性命當此荒亂之秋救死不贖無奈爲有司格供王事拋家殞命息肩無日言念及此令人惻惻雖然使瑞藩而必需解鹽也卽歷諸艱而致之亦分所當然臣何敢晏陳惟是漢中接壤川蜀而望蒲解在千七百里之外晉鹽味苦價貴而路遠川鹽味甘價廉而路近案查甘肅撫臣白貽清爲開南道時曾以改本爲折易買川鹽奏啓奉令旨贍鹽一節便於本不便於折爲食用計也今據貴道啓稱恐推輓轉運之間爲奸賊竄伏之地萬一詐冒夫役變生不測如近日秦晉陷城墮堡等事亦是計安地方至慮本藩宜共封疆寧不側側動懷但本色三百四十引業奉欽依何敢擅折須於撫按商酌題請明旨方可遵行至於易買之說查得漢人雖納晉課實食川鹽本藩仍效漢人暗買則虧體明買則違禁不買則坐困事類觸藩迹同掩耳地方官果能有兩便之圖本藩何難爲轉圜之聽敬此敷遵案行本府

覆議日久今經道府呈請鑿言之然不如令旨所  
稱奸賊竄伏變生不測又暗買傷體明買違禁不買  
坐困之語尤爲懇切臣竊籌之若不開買鹽之路何  
以塞運鹽之途欲食川鹽未奉

聖旨則爲私鹽而違功令然川路遠近平險臣未悉  
知恐日後貽川民之害亦非兩便之道因再四訪求  
有謂四川保寧府爲頓鹽之所射洪蓬溪等縣產鹽  
最多查各縣產鹽地方陸路運至保寧府遠者不過

卷之九

卷之九

三

三四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自保寧府上船十日可至  
陽平關乃寧羗州所轄縣陸路二日可到沔縣再一  
日到漢中卽縣陸路運至漢中共計一十五站通算  
七百四十里各商販買川鹽俱緣水路查晉鹽至漢  
中水陸共計一千七百里以川晉相較則晉遠九百  
餘里且皆山險棧道此遠近平險之異也又有謂易  
食川鹽自保寧載至陽平船價之省於腳價者十數  
倍又從陽平僱夫抵沔縣仍用舟載不一日至漢中

矣相時而行兩月卽可竣事委官易買初不貽累川  
民信斯言也則改折解鹽易買川鹽之說斷斷其可  
行矣朝廷曲成藩王恤民之仁而又不失親親之誼  
一善也藩王仰體朝廷愛民之意而又不虧贍用之  
額二善也國課旣無損折之慮而小民永茲轉運之  
苦三善也一舉而三善備臣故曰可行也况贍鹽在  
藩府不過食用之細事而在地方則係百姓之安危  
前此清弊不開緩急今流寇報警處處戒嚴運鹽餒  
夫千百爲群民勞易動可爲寒心若不早除此害恐  
鳳漢之間轉爲延慶之續也曲突徙薪圖之此其時  
矣合無仰祈

卷之九

卷之九

三

聖裁俯順輿情將瑞藩本色鹽三百四十引并火食  
鹽三十九引俱自崇禎五年爲始照前引折色事例  
各按年起解瑞府量食用多寡聽其給票委官易買  
川鹽不復累民公私兩便儻謂漢中係

祖制河東行鹽之地恐地方刁棍借名私販則請特

頌明旨止許瑞府改運川鹽嚴禁緝鹽官兵不許奸徒借此混行私販而民間供晉課食解鹽如舊則無虧於晉無害於川而有利於漢雖垂之永久可也

柴菴疏集卷之九

畢

ש.ס.ג.ל.מ.ד.נ.ס.

卷之九



柴菴疏集卷之十

經按陝西仍料理賑務監察御史臣吳莊謹題  
按秦 崇禎五年

邊寇謀犯平固官兵夾勦有功疏

崇禎五年三月十七日准臨鞏總兵曹文詔塘報接  
准按院手本內稱慶屬盜賊披猖中有寧塞餘孽連  
督官兵前來勦滅准此本鎮呈蒙軍門奏簡督發從  
聞道星馳於三月初五日抵慶陽按院面諭賊之巢

與秦克復

卷之十

窟在東川鐵角城一帶結聚數萬據險負固必多兵  
乃可掃穴惟大小方山有賊近萬內有邊寇 丁與  
腹賊勾連兇狡異常若不速圖不犯慶陽必掠平固  
且密邇鎮原禍切剝膚近固原道王泰政平涼道徐  
兵備督兵防禦撫院移駐涇州相機調度三秦宏寇  
係此一舉今且休養士馬以待進剿等語初八日一  
更時慶陽府知府朱純差人探得賊在蒲河一帶安  
營正好攻其不備本夜三更時蒙按院喚參謀貢生

俞咨伯進院詳示勦賊情形刻期發兵務要神速仍  
將調到寧夏官兵四百餘騎付本鎮統領暗令旗鼓  
守備張鳳傳知河州副將李夢賜加銜遊擊官俊蛟  
馮舉劉成功平安守備續應奇刁明忠高應洪李發  
揚等同賀總兵標下守備屠師賢等於是夜四更出  
兵初九日抵驛馬關會同甘肅總兵楊嘉謨慶陽新  
營守備趙光遠等合兵進勦於初十日次王崇原壘  
撥守備馬寬探報賊離蒲河去西壕劉立三大營

毛吉元

卷之十

謀俞咨伯中途盤獲姦細飛彪招解賊頭李二杜三  
楊偽總兵紅軍反等已差人潛入鎮原縣買結內應  
約十一日攻駐鎮原令彪打探兵馬消息等情本鎮  
同楊總鎮乃驅兵疾從大小方山出其不意於十一  
日已時至西壕賊果萬餘騎於登壕高臨處設營兵  
二三千大砲矢石力拒我兵本鎮督令曹繼校馬  
功馮舉平安等突入賊隊衝斬又得楊光烈等  
等協力撲衝本鎮與楊總鎮李夢賜趙光遠

臨陣觀督官兵賊始敗去又遵按院嚴檄臨陣勿貪  
牲畜勿掠婦女勿爭割首級賊慣埋伏勿中狡計等  
語故止將上馬強賊斬首二百七十七級賊從小路  
奔投小河溝我兵追至又斬七十四級十二日窮追  
至松樹梁賊迎死戰斬獲五十五級餘賊敗上俄家  
客山由劉營我兵追至乃隔深溝賊窺人馬疲餒暗  
於溝下伏兵誘我欲俟進戰四出殺本鎮與楊總  
領備營官兵中賊見我兵不戰而退

卷之十

卷之十

伏兵亦收上山相彼地形止有二鳥道可達絕嶺本  
鎮統李夢賜曹變蛟馮舉等從東北進楊總鎮統楊  
國禎李召楊光烈等從西北進賊分敵死戰我兵遂  
山突衝斫入老營眾賊大潰叫哭棄甲失馬墜澗者  
不可勝紀餘孽北遯羅家大峰臺去訖斬首三百二  
十九顆前後通共斬首七百三十五顆捉獲活賊  
天哨等稱賊頭李都司杜三楊偽總兵被官兵當陣  
殺斃等情又據固原道右叅政王振聲奏以定剿

合寧塞環慶餘孽聚結西壕孟壩寺等處謀尅鎮原  
垂涎平涼禍幾不測本道同分巡關西道右叅議徐  
如翰督兵協力防禦塘報軍門請發中軍副將王性  
善領兵相機堵剿撫院親至涇州嚴檄嚴拒俸犒  
賞調發靖遠官兵及鹽礦二兵於三月初十日分巡  
關西道行鎮原縣知縣王化民嚴督鄉兵守城本道  
領內丁親赴營內督同副將王性善統領都司靳桂  
香遊擊余鯤等官兵分布劉營賊亦劉三大營老營

長卷充事

卷之十

住西壕倚山負險挑選精兵防我西南二面官兵不  
意曹楊總兵於十一日襲背而攻老營賊見灰塵四  
散老營攻破而西南二營賊走北援各兵一齊進擊  
除曹楊各兵跟追斬獲另報外當陣斬獲賊級三百  
二十六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慶陽之賊劉玉郝臨  
菴可天飛等擁眾數萬盤踞鐵角城一帶所謂東川  
也東川焚掠已盡臣駐慶陽催兵催餉鼓勵將士以  
虛聲恐喝賊未遽南下而其狡猾者如楊偽總兵之

類復侵掠西川謀討鎮原以圖平固寧塞通寇多竄入其中勢甚猖獗撫臣緣國事移鎮涇州調度固原道王振奇平京道徐如翰集兵防禦督臣洪承疇因臣告急發總兵曹文詔領臨洮兵二千從間道疾走慶陽以三月初五日到府臣恐賊聞文詔至必且遠遁揚言休養士馬故以緩賊初八日晚得撫臣手劄鎮原告警危在旦夕臣與府臣朱純密議叅謀賁生俞咨伯請以進兵勦賊狀文詔卽於是夜出兵十一日追賊西壕賊驚駭以爲從天而下也文詔同楊嘉謨督戰各將用命而衝鋒破陣者則多文詔部下諸將也窮追兩日夜血戰數十陣斬獲七百餘級而督臣所發副將王性善兵固原道臣王振奇督之亦斬獲三百餘級寧塞餘孽掃除盡賊餌勿中賊伏以全勝爲能不以零級爲功而文詔能行之故斬獲如是之多臣又屢飭諸將賊姦細甚多冀求我兵未出賊

已預知故敗夫惟聲東擊西亂其耳目出其不意嚴而能密可以取勝而文詔能行之故出師如是之速是役也解平固鎮原之危而寒東川諸賊之膽卽甘肅諸兵暮氣頓新而楊嘉謨等亦待爲桑榆之收從此同心戮力蕩平或有機乎雖然勦賊非難用兵爲難用兵非難用將爲難語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雖有能勦賊之兵而無能用兵之將賊終不可剿兵亦不可用也臣見曹文詔忠而且勇敢而有威其號令軍士紀律嚴明兵至郡縣不擾民間一粒令行禁止人人效命部將如馮舉曹變蛟劉成功平安李登榜刁明忠武士玄等文詔解衣推食甘苦與共此數將者各足當一面每戰居先故能摧鋒陷陣賁生俞咨伯以今年正貢例應赴京廷試文詔囑其謀略呈請督撫授以叅謀之劄羅而致之幕府本生運籌決勝屢積戰功凡此類者不減古名將風有將如是而不專其閫外之權予以敢戰之兵是鑿駟驥之

足而望其走千里也臣與督撫往返密商歸於各鎮兵馬中挑選精銳五千付之使得展其勇略而再佐以嘉謨協謀制勝必能成功今止領臨洮新兵二千卽令之甘肅寧夏等鎮兵不滿四千而以三鎮臣統之責以掃蕩鐵角城數萬之賊將多則權分兵少則力薄非策之得也目今厚集兵力多措糧餉乘勝進剿在此一時知督撫有同心矣其將領馮舉曹變蛟劉成功平安李登楠刁明忠武士玄與貢生俞咨伯

卷之十

卷之十

此番用力用謀實超諸人之上宜俟敘功之日從優錄用以示鼓舞夫天下未嘗無才不稍破常格而欲才之爲我用不可得也臣因議用兵將而併及之

北地豐年有象疏

日者西壕之提兵威大振餘孽多四散遷去而西川一帶數百里之內小民猶得耕種秋田先是二月臣檄布政司除解發延安各州縣衛所捐賑銀一萬三千五百兩榆林一萬又各營堡六千外凡有貯庫餘剩銀兩盡搜解慶陽以備賑濟難民之用據司臣陳奇瑜差官解至者三千二百七十餘兩內將瑞藩捐銀一千兩秦藩捐銀一千兩韓藩并各宗捐銀一千五百兩俱行解發別無遺欠臣委官查審凡被災賑搶掠有田而不得耕欲耕而力不支者給以粒種之需勸令速耕以環縣委同知李含樸發過銀四百兩以安化合水二縣慶陽一衛委推官馬一荀發過銀一千四百兩糧三百石寧州則委知州唐萬齡莫寧則委知縣安如嵩各發過三百兩又見兵馬漸集米豆之價一時湧貴恐後來糴買艱難年歲凶豐未卜又行府發銀六百兩委馬推官易買米豆貯倉備賑

卷之十

卷之十

而前項銀兩所存者無幾矣臣出示通行勸諭鄉民  
課督耕農又委官間一查驗有力勤而種多者賞以  
花紅以示激勸近詢之父老及各官所報各鄉村種  
麥豆者十之四種黍穀者十之六惟環縣東北爲賊  
蹂躪人多逃竄地盡荒蕪一望蕭條其餘各鄉荷耒  
而耕者甚衆自三月以來時雨旣零禾麥蔚起芄芃  
黍苗陰雨膏之民庶幾有更生之望免流徙之患矣  
聞延安各州縣督臣洪承疇多方課勸散給牛種而

卷之十

卷之十

臣所分發之銀照州縣大小或一千八百六百五百  
有差俱已遍及窮黎涓滴孰非浩蕩也哉民間父老  
子弟欣欣喜色相告曰麥秋熟免饑死矣而臣猶不  
免惴惴滋懼者夫胼胝而耕者民也而有不耕而食  
之賊如數十萬虎狼分布山谷今日掠一鄉明日剋  
一堡彼固以戰鬪爲耕作以焚搶爲尋常殺人如麻  
脯肝而食者也即今天與吾民以豐年吾民得而收  
穫之乎吾民得而安享之乎三月已矣及此四月早

卷之十

卷之十

集兵力速行勦蕩殲其兇渠散其脇從此滅賊之一  
時卽安民之一時也若過此以往不爲殄滅則稂稊  
棲畝者賊掠之皆其糧也終歲勤動祇以資盜是年  
雖豐而仍荒民雖耕而仍餓也臣所爲惴惴懼也數  
日以來據各處塘報賊所屯據之地如劉五可天飛  
等之鐵角城混天猴獨行很等之盧保嶺皆窘於無  
可搶掠在鐵角城之賊惟有走同耀涇三一路理窮勢極拚命狂  
逞寧復再有顧忌而內地守備單虛在在可憂我兵  
止楊嘉謨曹文詔等三千五百有奇分勦則力薄不  
足以戰合營則賊衆不能兼顧頃兩鎮臣因混天猴  
賊逼近寧州領兵追勦兵纔至寧州而環縣則報三  
月二十日圍城矣報賈家井驛併清平所焚劫矣分  
巡關西道臣徐如翰報鐵角城賊侵平涼走白水近  
華亭謀欲屯據關山窺鳳隴矣撫臣練國事不得已  
又催兵赴平涼勦賊而臣所駐慶陽及寧州真寧合

水等處無一兵一馬止環縣曲子二處有賀虎臣寧夏兵七百餘防守耳若平固有事則鳳隴戒嚴恐前年漢南之禍復見於今日也至師行糧從所費不貲而又時不容缺去冬所留之餉近督臣屢遣臣劉極言不足用之狀且慮餉缺兵逃爲禍甚大擬再補贖叩聞良非得已臣終始以厚集兵力多發糧餉及早撲滅爲諸者益亦籌之熟矣兵多則可以分勦餉多則可以四應數月之內必有掃蕩之望其實因速而

卷之十

所費反省兵少則顧此又以失彼餉少則偶給又或告匱需之歲月更有滋蔓之憂其實因遲而所費反多願司兵司餉者之熟思而早計之不然三秦之禍何時而息哉伏乞皇上勅下該部速賜覆施行

查覈官兵追勦情形疏

賊自剋華亭之後聞大兵追至卽棄城而遁攻莊浪燒城門岌岌幾不保幸兵蹣其後乃獲解圍四月初四日有張麻村之捷甘肅將官李鴻嗣莫與京領新調甘兵迺至與兩鎮臣合營兩鎮臣乃遣趙光遠方懋功領兵一千五百有奇同守慶陽臣深慮賊流入鳳漢貽禍內地震驚藩王故星馳赴鳳翔檄責關南道防鳳縣略陽等處責關西道防隴州寶雞等處以

卷之十

斷賊南下之路而一面設處公費差官犒賞軍士以示鼓舞一面移文兩鎮臣催督速勦毋令滋蔓兩鎮臣勦賊之志亦甚銳一擊賊於咸宜關再擊賊於隴安司屢戰皆捷賊鋒少挫初賊掠縣頭鎮時逼寶雞縣數十里而近耽耽欲取道鳳縣入漢中鳳縣士民聞風多有逃入山中避之者聲勢甚急賴有備不獲逞賊又新敗故折而走清水燒長寧驛殺人盈野焚掠一空臣遣人偵探近報賊復向水落城縣靜寧莊

浪仍入平涼地方而鳳翔漢中暫得安堵矣然流賊  
出沒不常不早殄滅慮其復逞終未敢恃以無恐也  
兵遇賊未嘗不有斬獲而終未能遽撲滅者以平隴  
一帶皆深山茂林兵至則潛匿其中據險以待兵退  
則剽掠四出焚殺無忌卽我出其不意襲而擊之困  
獸死鬪度不可勝則又鳥獸散矣山險路仄深入窮  
追頗覺其難而州縣糧草缺乏轉輸艱苦邊賊狡悍  
工騎射將士往往有中傷者則饑飽勞逸之勢異也  
賊所掠男婦凡係平隴脇從者臣皆諭令州縣招集  
之戒軍士勿殺逃回頗多惟是回顧其家房屋毀矣  
妻子殺矣田地荒矣牲畜財貨罄矣糊口之需無從  
乞貸臣卽屢檄有司多方撫恤而欲以空言存活十  
萬枵腹之衆勢必不能查捐輸銀止存二百餘金以  
以委平涼推官王崇顯查賑華亭士民涓滴能濟幾  
何而鎮原武安隴州莊浪靜寧等處被賊蹂躪者無  
以給也臣目擊傷殘之狀惟有拊心涕零則特發一

三萬金賑救此一方未可緩也凡此子遺撫之則民  
散之則賊臣以爲今日急務亦在乎撫恤難民以孤  
賊之黨勦滅眞賊以除民之害而已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施行

查覈官兵勦賊功次疏

先是總兵曹文詔楊嘉謨追勦原劫華亭縣城流賊三次斬獲賊級一千八十餘顆該臣查覈情形先行具疏奏

聞訖一面嚴檄道將統兵跟追務要盡滅此寇以安地方去後臣駐鳳翔就近督覈續據總兵曹文詔楊嘉謨各塘報到臣該臣復行查訪無異看得流賊之突入平涼也其謀最狡然意不在平涼也欲走鳳翔

崇禎元年

卷之十

二

入漢中據險負隅以營爲三窟而後出沒內地恣其剽掠崇禎元年邊賊會繇略陽犯漢興其已事也自華亭一破之後聚衆數千勢甚洶洶幸鎮臣曹文詔楊嘉謨等兵星馳赴援屢戰屢捷敗之於張麻鎮敗之於關山嶺又敗之於隴安司而賊鋒少挫投降者數百人解散男婦無算又用間殺其頭目紅軍反自是望見大將旌旗輒走匿山中不敢逆戰然猶有掠清水有副將蔣一陽失利坐營都司李宮用被殺之

事邊賊狡悍若此清水非臣所轄撫臣練國事當有疏詳言之也漢鳳之間各隘口防守頗嚴賊不獲南下復折而北分爲兩股其有馬賊數百騎走固原詔歸老巢其馬步零賊數百散匿於華亭莊浪隆德諸山谷間兩鎮臣分兵接勦近有楊三川之捷又有唐毛山之捷餘孽倏聚倏散爲數無多鳳翔漢中可保無虞卽平涼亦幸不爲延慶之續矣臣撫臣密商賊走固原者責成固原總兵楊麒發兵堵勦賊匿平

崇禎元年

卷之十

涼者責成曹文詔等速爲殄滅及此兵威大振賊膽旣寒之時廓清平固還兵慶陽而後鐵角城之賊可圖也是役也督撫之督催調度殫厥心力鎮將之奮勇血戰屢獲功級道臣徐如翰之晝夜拮据備極苦心若用兵在在如此賊未有不可撲滅者臣莊誦履

旨仰見

聖明鼓勵之神恩威併用時嚴加督責以課其功時大爲鼓舞以作其氣臣一一宣示將吏人思感奮故



此番勞績似爲獨著臣竊以爲用兵討賊激勸爲先如楊嘉謨策廟已久有功可贖似應免其戴罪住俸曹文詔自殺王加印復寧塞至今屢有戰功或量行加銜以示優異道臣徐如翰督戰措餉能爲桑榆之收仍當優敘其餘有功將領分別錄賞想亦朝廷所不惜也至撫臣練國事自恢復中部以來拮据行間隨賊向往無有寧刻賊掠慶平往來寧涇之間備歷艱辛獲奏屢捷良亦不易此無逃

史表疏奏

卷之十

聖鑒不侯臣言矣

### 鳳翔派納鹽課疏

鹽法利病鹽臣職也鹽法而爲民利病則臣職也臣奉命巡方咨諏民隱久痛心於鳳翔派納鹽課之苦及臣叱馭鳳翔進道府州縣暨鳳之父老子弟詢問疾苦以爲莫如流賊劇矣乃僉謂鹽之害劇於賊以流賊肆虐一時之禍鹽課累民萬世之禍也臣查鹽法之壞自萬曆四十一年鳳守張柎之以意增減始柎解人也因解商以折開累不願赴而議召鹽商遂

史表疏奏

卷之十

改食靈鹽然雖食靈鹽仍納解課久之靈商又以折開累不願赴而議召鳳商夫鳳無商也食富戶充之故有每解引一道支靈鹽三石之議謂不如是則鳳人不赴也府道與鳳民有成議矣及申報鹽臣鹽臣持舊額上請駁減二石仍令照解鹽每引一不例而鳳商之以折開累也更甚有司束於功令勢不得不議僉派議私藉甚有傾貲納課不願領引到池健脚卽行私鬻者有運至府屬價踊售銀引遲獲譴者有

戶丁逃亡飛灑包賠者愚哉鳳民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誠可憫也查自鳳至靈千二百里羊腸峻坂車馬難馳而腳價盤費守候支鹽與夫驗引盤鹽催諸收課解課壩夫工食等項總計不下三兩每引正課三錢三分三釐較之平涼慶陽兩府距靈池遠近且平每引價止一錢一分又就近納寧鎮充各軍月餉無解納遠涉之費以視鳳翔何啻逕庭同是秦民胡爲一體之中偏有集苑集枯之嘆耶毋怪乎二萬之

卷之十

逋課終不可得而問也且累日久則課日遭受病又不獨在民矣臣洞悉其苦歷查舊案自萬曆四十二年至今當事者日議加增二石而未得一當也臣正欲爲一方請命項見鹽城王與帛疏請每引加鹽一石另給一票驗行部覆奉旨鹽餉以意增減引票酌行殊非成法且前時駁減至三分之二必有定議何又僉派病民紛更無已還遵前旨查酌明確具奏此臣莊誦之仰見

聖明洞灼民隱惟恐其病之也夫鳳民食解鹽解商納解課與平慶每引一錢一分領鹽一石此

祖制也成法也自張紳令鳳屬改食靈鹽代納解課是紛更也至駁減三分之二是眉睫苟且之見原無定議所以虧國病商逋課病國僉派病民二十年來紛更之無已也今即不能做

祖制令解商辦課以釋鳳民之苦獨不能做平慶成例每引一錢一分支鹽一石鳳屬每引三錢三分三

卷之十

釐加鹽二石以爲經久可行之道乎不然昔減二石今止增一石正明旨所謂以意增減也何可著爲令甲如謂引票竝行未免溷淆今若照平慶事例加鹽二石合無於頒發鳳屬解引之內每引明註三石餉數似亦直截可行之法也抑臣慮此至熟矣夫商民累則國課虧國課虧則官鹽壅官鹽壅則私鹽盛私鹽盛則千百成羣劫奪公行拒捕殺人而盜賊起如鳳隴之間所謂鹽兵長杆手者皆亡命私販之徒也

此輩實有爲盜之其人以千百計勢又不可以急捕  
急捕則生變如聽其私販公然扞網久必釀禍爲害  
不小今誠照原議加鹽二石則商民有倍利之入不  
復稱累而課裕課裕則官鹽行官鹽行不苦誦費則  
私鹽絕私鹽絕則前此千百成羣者無所覯利而黨  
散黨散則盜賊不起夫商無折閱課無逋欠民無僉

派而又可以消私販之積蠹弭盜賊之隱憂此亦

聖明之所宜急講也而今不過加鹽二石便可以慰  
久困而臻美效特在

卷之十

三

皇上俞允耳夫鹽出於天地之自生惠而不費今行  
於商民之樂赴法乃可久法善固無事於紛更法弊  
亦何嫌於通變及今不有定議將來議增議減徒滋  
築舍鹽法愈壞地方愈困私販釀盜隱禍更有在於  
俞派之外者臣知而不言有負

皇上日夕惴惴寢食靡寧且鹽臣巡歷例不到鳳翔  
特懸揣其事權量輕重之間是以有加一石之議臣

親歷其地悉小民之害求永久可行之策故仍議加

二石總之爲地方起見爲鳳民請命而已伏乞

皇上垂念鳳民二十餘年之苦累俯順輿情勅下該  
部覆議上請允將鳳屬每解引一道准支靈鹽三石  
自崇禎五年爲始將領發鳳屬解引每引明註三石  
責令有司召集鳳商辦課不許僉派里甲永爲成法  
以杜紛更庶曠然與一方更始乎或謂鹽多流販西  
安則在道府州縣嚴行禁緝如有故違聽撫按恭處  
如是裕國安民計無便於此矣

卷之十

三

平固餘孽勦盡疏

先是總兵曹文詔楊嘉謨追勦原掠華亭縣城流賊五次斬獲賊級一千四百餘顆該臣隨即查明業已具疏奏聞訖一面嚴檄道將在於山谷收勦務要餘孽盡殲毋留一賊貽禍內地去後茲准總兵曹文詔楊嘉謨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平固此番勦賊撫鎮道將可謂竭盡心力矣賊望見旌旗輒潛伏於山壑林箐之間掃蕩最難而臣愚獨以爲平隴內地與延之

卷之十

卷之十

西川慶之鐵角不同西川鐵角賊之巢窟亦多有百姓家於其中者被賊迫脇計無復之故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可也平隴本無一賊自邊寇流劫地方受其蹂躪而姦狡不逞之徒類多生心觀望思逞若不殄滅一倡百和其蔓難圖故臣以除惡務盡責成兩鎮臣寔接電擊不遺餘力旬日以來殺者降者婦女奪獲者以數百計而華亭隴州一帶賊盡矣其潰而北者固原鎮臣楊麒又發兵勦之兩次得級二百有奇

卷之十

卷之十

而固原之賊亦漸盡矣道臣徐如翰之言曰今各州縣偵探凡可以藏賊者必窮搜而嚴索之若今日報無賊而異日有賊竊發者治以欺罔之罪如是而賊之盡無疑也臣總計自西壕殺賊以來血戰十餘合斬級共三千有餘寧塞餘孽至此乃盡而撫鎮道將之功不可泯矣所慮者恐鐵角城之賊復逸而西不可不防今曹文詔楊嘉謨先後班師慶陽督臣洪承疇不日回鄜州勦混天猴賊卽欲移鎮北地臣以爲當檄固原鎮臣楊麒駐師鎮原而分兵守萬安清平等駐兵金湯吳旗營一帶以成南北夾擊之勢撫臣練國事督副將張全昌等兵以堵城南下西安之路而以曹楊兩鎮兵馬及督臣所領標兵合之可七八千洗巢大舉賊真如釜中魚矣賊其克渠撫其臨從蕩平之機似可計日定也今秦中雨暘時若二麥已收秋田甚茂大有豐年之象願督撫諸臣乘此兵力

刻期早圖時不可失不然各鎮過七月以後有防秋之役兵馬勢必撤回延北到窮冬之時有饑寒之衆盜賊恐復蠭起整兵兵單措餉餉缺欲起而圖賊難矣臣不敢不爲萬全之慮也

卷之十

延北逆賊授首疏

崇禎五年六月初二日准延綏總兵王承恩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延慶諸盜爲夥最多今除寧塞餘孽走平涼者勦除略盡此外尚有三大夥一爲延綏之而川頭目不沾泥等一爲環慶之鐵角城頭目劉五等一爲中宜之蘆保嶺頭目混天猴等多者萬餘少者亦三四十計而其爲綏德米脂榆林之患則西川爲最不沾泥賊自去冬大叛撫臣張福臻因大兵方集寧塞未暇征討不得已而撫之未嘗不結之以恩也而鷹眼未化狼心復逞今年三月復叛擁衆數千攻綏德攻米脂攻葭州逼鎮城截王家砭糧路遂斷榆林岌岌幾不保撫臣憤極徵各路兵勦之於葭州斬首三百餘級而有馬強寇仍歸老窩督臣洪承疇因榆林告急提兵北征躬擐甲胄鼓勵將士設伏出奇分布要害又計誘賊果旣擒不沾泥於山西又斬頭目三十餘人於西川殺強寇四百有奇其餘撫定之

督臣親爲調度鎮撫道將同心協力何以有此臣  
查西川險阻數百里不沾泥等招亡納叛爲日已久  
今旣殲厥渠魁餘孽膽落矣夫大兵進剿之日豈無  
一二狡賊深匿山谷幸漏天網者卽此受撫之衆豈  
無中懷反側包藏禍心者兵到則散兵去則聚從來  
已然臣愚以爲賊雖報平兵未可議撤也必如督臣  
議設防兵以偵其動靜但有聚掠情形卽行勦捕而  
併責成州縣官編保甲練鄉兵稽查奸宄撫恤善良

卷之十

俾各安其業賣劍投戈聽有司徭差如舊盡破從前  
討地方給月糧屯聚一處之覆轍而再急勦蘆保嶺  
鐵角賊諸賊以孤其黨庶乎久而相安無事耳窮邊  
荒塞每到深秋稟冬之際饑寒之衆恐復以搶掠爲  
生計則救荒通糴爲善後之要著不可不急講也伏  
乞

皇上勅下該部施行

邊地有司減俸行取疏

臣於去年六月具縣令親民之官殘邑尤宜得人一  
疏奉兵荒邊地有司果著有實效准減俸行取以示  
鼓勵之旨仰見我

皇上體恤邊吏如此其至也臣時以此言勸勉有司  
其不肖者自爲暴棄天地雖大不能施雨露之恩則  
亦已耳其賢能者竭蹶勉勉幸有成效而臣差將竣  
出關有日矣不及此時遵奉

溫給申明前說不但有負諸臣亦且負

皇上體恤邊吏德意是以惴惴不敢自寧臣謹列諸  
有司勞逸之狀以暢言減俸之旨可乎今夫中原腹  
心之地江浙靡麗之區閩粵僻壤之鄉官其地者承  
冠甚都驕從如雲其俸薪之人公費應酬之需無不  
取之裕如訟牒科罰徵求羨耗歲入不貲民亦不稱  
厲焉其賢者稍知砥飭則聲譽易起而高才捷足之  
徒分其所入用以要結資緣俸期將及無不遷美官

去者不肖之流腹削膏脂充潤囊橐卽不幸遭遇白簡輕止降調重止罷斥歸猶出其橐中裝構園亭連車騎招賓客肥酒大肉以自娛樂且多買良田美宅以遺子孫雖不爲清議所齒而要未嘗有刑戮之加也今廷慶之爲吏者異是大荒四年羣盜如毛四野焚燬一望蕭條止數孤城壁立而城以內多者千家少者數百家田地荒蕪不治課稅既停繕算復絕官無俸錢役無工食其賢者自辦資斧以餬其口子然

卷之十

卷之十

一身日抱印牘夜宿雉堞在戎馬烽火之中與鳩形鵠面爲伍非獨無居官之榮亦且鮮生人之樂如中部保安安塞合水等縣煨燼之餘縣官棲止民房出騎款段力不能具與臺其艱苦至此卽令廉如伯夷誰爲蜚聲譽於當道之前者不幸寇至奸從內應命危如綫卽或僅以身免而國法具在誰敢徇之不逮繫司敗則成伍鬼薪狼狙一身窮歸無路臣每目擊心恫爲之隕涕同爲朝廷司牧絀半通之綸受一命

之寄而苦樂異趣亦至於此今二三賢能幹濟之更從千苦萬難中竭力支撐保障危城可不謂循良卓軌哉而乃不得與腹裏有司爭一日之遇豈不可爲太息乎惟朝廷之上垂鑒異苦憫其賢勞加以不次之擢開以減俸之例使知今日盡瘁異日尚有清華一路庶幾鼓舞忘倦以爭自濯被飽收後效不然彼處安席膺者坐致美遷此茹荼食苦者久困枳棘徒以灰豪傑之心而令海內之士裹足不入秦耳臣以

卷之十

卷之十

爲宜勅下吏部覆議遵照

明旨今後兵荒邊地如延安慶陽等府各屬縣凡知推不論科貢但有實效應行取者減俸一年以三年四月爲期卽與截取考選科道部屬其同知知州等官以三年爲滿卽加優擢與以善地庶勞逸均而無獨賢之歎乎且不獨此也人皆視邊地爲畏途故擇地而蹈者規避不前今知有減俸之例考選優擢之榮則賢者爭思奮厲於功名之路矣銓司知

聖天子加意邊吏必多方遴選授以老練甲科精力  
孝廉而吏治從此一新收拾殘局爲生聚教訓之圖  
則保障之功循良之績民生與封疆俱嘉賴之矣且  
有司仰承風旨勉勵服官有司卽將百姓卽兵因困  
禦侮縋繆必力其考選而爲言路也則由賊情形封  
疆利害得以所見聞者條議入告不至遙揣懸度以  
拾紙上之譚其考選而在戶兵部者知糧芻虛實兵  
馬強弱將領勇怯及一切險隘防禦之術不致按圖  
空套以塞苟且之責而經濟事業亦舉從此出矣在  
朝廷特行一激勸之法而邊地已受無疆之福然則  
邊吏減俸之說豈第爲諸有司計也哉伏乞  
皇上垂念邊吏之苦特賜鼓舞非獨延慶也雖昔爲  
令行之各邊郡州縣可矣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頃陳善後十策疏

臣以賑資入秦改而巡方自去年仲春至今二十閱  
月矣強半在延慶之間流寇情形小民疾苦屢疏入  
告猥蒙採納多見施行日者賴  
皇上神靈威武之所變化平涼西川諸寇漸次勦平  
督撫鎮道同心戮力拮据行間日寧征討今惟混天  
猴劉五等兩枝賊尚未殄滅而臣將爪代矣封疆之  
危日夕籌畫得善後十策如野人食芹而美思欲獻  
之君王雖無足采亦出於愚誠不容已也或謂蕩平  
未奏遽言善後得無早計乎臣謂勦賊督撫責也條  
陳利病言官責也臣亦盡言責焉而已矣十策維何  
一曰擇守令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在平日已  
然而兇荒盜類仍地方殘破之後生聚教訓尤當急  
講全在有司悉心勸諭加意撫字果其地漸開聖民  
漸樂業婦子桑麻漸有熙聚之象卽本官勸課之力  
當註上考不則雖斤斤自守而無補凋瘵亦考中下



監司刑官仍宜不時單騎徧巡嚴加稽覈而其真正廉幹著有實效者減俸行取以示鼓勵吏治當蒸蒸起矣臣查延安州縣近日銓調亦多得人而新補者尚多褻尼如醴泉令羅朝彥督臣洪承疇題補雅川乃朝彥又報陞署正徑離任赴京矣葭州守王家瑞以病去膺施令董直愚以陞去此皆要地不可一日缺官者誠擇廉幹之吏在在布之是善後第一義也一日招流移延慶兵荒五年民之壯而黠者爲盜不

以原業付之無則取之絕戶者而受厘分地給之印照量助牛種編里甲安插之俟年豐事平當差者仍舊當差納糧者仍舊納糧方謂之版籍良民而招撫始有實著也豈可令之屯聚山谷弱肉強食已哉一日聖荒田延慶兩郡延亘千餘里地廣人稀往日所獲粟穀轉販西安今因荒滋盜因盜滋荒而田多蕪粟如珠矣卽議招流移與之以田驅之爲農貧無餘力終多贖土臣查宜雅兩川近韓卻一帶其中宜則接壤涇三薄富有力之家多有負耒耜而願耕於其野者特爲盜阻耳若事平之日有司多方招勸有佃種荒地者投官給牒俾得盡力開耕有耕百畝以上者量爲獎賞其初墾之年免其差糧果遇豐稔每畝量納分釐以爲官師俸廩驛站工食之需待元氣已復土皆沃壤民皆成聚始一餉給餘帖徵課賦久之無不開之土矣一日廣屯種募民墾田止可得之延慶以南與西安相界者耳亦未必盡緣南畝而耕也

則無如屯種便近邊一帶凡係屯田逐畝清查招軍屯復業而其餘拋荒之地查有各衛所軍餘及各營堡軍丁有願領佃者官給印牒亦照民田例俟數年之後如果豐稔按例徵收籽粒則屯田可復也其民田絕無人者荒蕪最多雖川令劉三顧曾議招練鄉兵諫鄉民中有勇力者爲兵每兵給荒田五十畝量貸以牛種之資至秋收穫除扣償牛種外卽予兵爲衣甲器械月糧之用大縣可五百人給田計二千五百頃小縣可三百人給田計一千五百頃卽不必拘守成數而大約每縣數百兵可得也擇忠實有身家者數人爲之長訓練督課皆責成之蓋收其勇健者爲兵實驅其遊惰者爲農有警可資之以守城禦盜無事則使之保聚有養似亦策之可行者也盜息年豐之後仍照百姓一例納糧第在稽查有法不爲高役市豪所吞占則善矣一曰清編審延慶邊郡州縣官曩多衰暮明經風力不足任狐鼠縱橫徵收

莫可詰問出入皆書吏收頭之千在官無紅簿不知出納幾何在民無繇帖不知派納幾何一人逃則累及一戶一戶逃則累及一甲一甲逃則累及一里差役勾攝監追拏禁小民骨髓已乾惟吏書收頭中飽耳以故富者貧貧者逃一經大荒相率爲盜皆編審不清嚴刑重斂之所致也臣去春歷延安諸州縣父老言之嗚咽臣乃宣布

皇上蠲租德意一槩徭糧俱行停止士民感而泣下今地方殘破民逃地荒經界紊亂當責成各道委廉能府佐及州縣各正官嚴畝清查逐丁編審田之熟者幾何荒者幾何見在可耕者幾何拋荒待墾者幾何戶口幾何丁徭幾何一一註之於籍編成里甲除豁一切荒糧逃丁而止就見在者照畝派糧照丁派徭俟豐稔之秋或量徵分釐供俸廩驛站祭祀等項萬不可缺之需其餘錢糧必俟三年之後乃可議徵亦必官立紅簿民給繇帖使交役收頭不得上下其

手民生其有瘳乎一曰修山寨臣考鄆州慶陽志宋臣范仲淹經略其地所紀治績亦強招流移墾荒田修山寨數事臣乃知修山寨之可以保民也延慶近邊苦寒民多穴處昔人於山峰要險處設立堡寨以禦盜寇今其基址依然設業臣在延慶日久習知其俗常勸諭父老山寨可以避盜詎不可以避盜凡數家之村露處之氓皆當聚處山寨寨有城有井有窯大者容千人小者亦容數百人據險固守有一夫當

卷之十

三

關之勢若廣蓄粟糧多備火器無不可守者臣數行舊河西道張允登徧諭里民又捐貲爲鄆州宜君中部等處修葺太平等寨民多藉爲保聚賊亦不能犯似宜飭有司留心修葺爲力甚易而可以避盜賊之患亦保民一事也一曰嚴保甲先臣王守仁之勦贛寇也首檄州縣行十家牌法稽查最爲嚴密蓋以絕盜賊潛通之路防內地勾引之奸法最善也今延慶之民逼脇從賊者半係翦髮鴻鵠鳥舉反側生心最

難馴伏有司宜倣其法編成保甲嚴加申飭令之互爲隄防一人不軌九家出首如或欺隱致生事端則連坐之法不爲輕貸是故境內有盜竊自相檢緝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可息甲內有爭訟卽令勸釋諱信敦睦則詞訟可簡通之於訓練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通之於政教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是故事變未起以保甲消弭之而有餘若形勢已成雖大兵勦除之而不足在有司著實舉行不以

卷之十

虛文塞責自有成效况子遺無幾單騎編查不致滋擾是弭盜安民之要著也一曰通糴賑臣按延綏糧道中東兩路自山西止隔一河西路由慶陽寧夏延鄆宜雖中宜近因大盜披猖道路梗塞米豆之商多被劫奪以是中斷而斗米四錢以上軍民安得不餓死乎臣曾具疏以通糴賑責成各道臣然道臣第能提挈綱領耳督運轉輸必得一二廉能府佐而往來護運必得一二廉勇將領但使桴鼓不鳴則糧道

疏通官爲之倡而商民糴販自源源至也若欲實邊  
儲莫善於漢臣耿壽昌常平倉之法酌豐歉以爲程  
糴徵貴賤以爲權輸當日行之各邊俱獲充裕今特  
患無治人耳使責成有專官則三年九年之儲易辦  
也而在民間則各處集場尤爲喫緊夫有無相滙易  
粟資薪利之所聚八爭趨焉如榆林一帶有鹽有炭  
小民餬口之資原自不乏第在上之人有以利導之  
耳一日復本色榆鎮孤懸塞外四面黃沙不產五穀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一切芻糧皆仰給腹裏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  
慶三府本鎮之說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  
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後軍用始窘  
矣內地凋疲偶遇災傷又多連欠焉得不困今春役  
賊斷我糧路岌岌幾殆若攻圍日久惟有束手待斃  
雖積金如山不可食也故論榆林者急在芻糧若本  
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語曰千里不餽糧今欲強  
西安以轉運誠難若延安諸州縣可以運至綏德

陽諸州縣可以運至定邊餉司督責運軍轉輸鎮城  
歲可得米豆十餘萬石草百餘萬束年豐價賤則軍  
支折色而蓄儲以備荒年荒價貴則本折兼支而芻  
糧不虞置東路距晉最近若歲予行糧銀數萬金神  
木道糴買積貯即一旦有征調之役三路士馬飽騰  
有資何至如今日之坐窘哉乃先臣許論謂黃河自  
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計沿河郡  
縣改徵本色水陸轉運亦是一策臣述之以俟當事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者採擇焉此百年之計也一日實邊備榆林一鎮在  
各邊素稱忠勇年來歲凶餉匱道殣相望致荷戈健  
兒皆爲搗竿劇寇所餘軍丁類多老弱力不能作賊  
者耳芻料無可羅買馬匹日報倒死藉督撫諸臣以  
恩信維繫人心猶有固志此後漸次整頓逐項清理  
必京運民運按季給發毫無欠額而後可以議興  
如城堡傾圯作何修葺馬匹倒損作何買補行伍空  
缺作何招訓火藥器甲作何製備即無米之炊急難

就緒而哀益節縮要有實用使旌旗變色壁壘改觀  
士飽馬騰外以防內以禦盜只此一鎮整飭如萬  
戶初年儘自足用無煩征調他鎮矣至日前險隘處  
所如西川蘆保嶺鐵角城等處似當設兵防守以絕  
盜賊出沒之路是在督撫加之意焉以上各款卑之  
無甚高論然皆從地方受病之源尋其脈理而一一  
調劑之如墜者用藥但求對症不必盡海上奇方也  
若延慶兵荒五載元氣盡盡惟有一味溫補深秋寒  
冬之際仍乞大沛恩膏廣行賑濟庶有回生之望固  
不可用以尅之劑亦未可求欲速之效也臣因是而  
更有進焉秦在昔最號富強所稱河山百二沃野千  
里天府之國也不意今日凋敝若此然而勁兵猛將  
多出其中今海內多事所在用兵廟堂之上加意三  
秦速殄流寇併勅各邊撫鎮多方訓練以實營伍鼓  
舞衆餽以拔將材萬一或有征調三秦將士尚堪爲  
國家一臂之用詩曰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卷之十

上

忠勇因其天性也而今日最宜寬恤者民力無論延  
慶卽西平鳳漢等府州縣之民困於徵輸流徙載道  
如麟遊一縣派糧一萬七千零而拋荒之糧計八千  
有奇如平涼之華亭鎮原莊浪隆德等縣西安之三  
水淳化永壽同官耀州白水等州縣土瘠民窮每年  
正賦完不及十分之二而近復被賊蹂躪民多死徙  
有司拮据城守日有不給豈可復責之以催科糾之  
以考成乎民窮則易與爲亂借徵糧爲名而贖聚愚  
民示寬恤

卷之十

上

違者比比也臣以是惴惴焉竊抱杞憂妄謂延慶已  
潰之癰也西平鳳漢將竭之澤也不可不早爲之所  
也近見部劄欲追天啓六七年以來未完加派徵求  
太急民不堪命矣臣恐揭竿而起者不止延慶也臣  
受

皇上簡任宏恩規無以報稱萬一凡有所見不敢不  
嘔心上聞惟

聖明宥其狂瞽俯賜採擇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表揚節義疏

臣惟節義之在人心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也網常賴以立風俗賴以淳故事有似緩而關係甚鉅者此類是也夫人生死之際亦大矣使非有不可磨滅之精誠亦豈能激頽風而魯沒世今人名位非不尊榮權勢非不赫奕然當時則顯沒則泯且草木靡朽矣乃窮鄉下士閭閻婦女之流執義苟堅立志不奪或蹈白刃而如飴或漲九死而靡他聞其風者泣鬼神者哉我

祖宗朝崇尚節義令巡方御史差完報命悉採以聞旌揚如例

皇上前年愚詔尤惓惓於窮鄉卑戶慮幽芳之不揚隱行之難彰也所以激勵人心維挽世道者至深遠矣秦固周之舊也有二南遺風守貞礪節自其天性常流寇披猖士女罹鋒鏑者數矣豈無罵賊不屈而

死湮沒弗傳者臣滋懼焉敬學臣史高 徧訪而廣諮之擇其犖犖著大節者列姓氏如左伏乞勅下禮部覆議照例旌表於人心風俗未必無小補也

計開

孝子教士一名

高起原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本里將其繼母秦氏妹高荆媧擄去生馳赴賊營曰生父年高賴母與妹以度朝夕如必引去則生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得一馬至營祈請甚哀賊子其母留其妹生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即死遂持母歸賊惡之數十騎遮留生曰吾營中少一書記汝速願我且勒汝妹當惟汝所欲生大罵曰吾讀聖賢書作盜賊事乎賊怒撲殺之截其四指仍舉刀撻到而死結勒到臣看得高起原不憚以其身入虎狼之窟以求其母若妹曰無母若妹則亦無父也

子哉追遭賊逼脇臨白刃知母若妹不可得而身又不可辱乃罵賊截指啗刃而死然則荆婦之貞烈亦起鳳有以成之也讀聖賢書有殺身以成仁嗟乎生死之義盡矣

烈女二口

劉貴姐係延安府清澗縣白草一里民劉興室女年一十七歲與祖居神崖寨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被賊圍攻寨搶擄去同寨婦女五

十餘口獨貴姐被賊迫脇不從乃自言曰與賊爲妻吾父吾兄何以爲人不若一死徑投崖身碎而死賊歎息去結勒到臣看得清澗志載李家姊妹死節事甚烈今媲美惟劉氏女哉然而更難矣劉氏女尚未字人非有與醮之約也僻處山村非有壺訓之素也當寇至比閭之婦靡然被掠者五十餘口卽其家嫂氏亦寡蒙從矣獨此女不少屈罵賊投崖以死至今味其言真

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慷慨赴義從容就死嗟乎烈哉盡之矣臣旣志其居曰烈女崖而復表而出之如此

高荆塢係西安府淳化縣白堡里民高一奎室女年十六歲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本里劫脇擄去陳金帛於案曰此物惟汝用之媧義不受辱竟不語擁之騎馬卽倒於馬下賊大怒割髮裂衣仍不動遂斫三刀斷喉而死結勒到

烈女一口

卷之十

臣看得高荆塢不幸而爲賊所擄欲收爲妻誘之金帛而不從及擁之騎乃臥身馬側而竟不從也寧引頸受刃斷喉裂膚以死天地貞烈之氣不意一女子鍾之彼鬚眉丈夫屈節媚人以偷視庶息者何以生哉

烈婦一口

解氏韓城縣江李里已故生員衛景輅妻張村里解經雅室女適夫時年一十五歲夫死氏

僅一十九歲氏引刃斷脰者數四以翁姑密防  
父母勸諭乃抱其親姪衛雲龍嗣夫後日惟事  
織紉躬操作以奉翁姑其教嗣子嚴而有方間  
取夫遺書手自督課無何而嗣子染疫死烈婦  
卽投繯柩側結勒到臣看得解氏歸景輔甫三  
載卽值夫疾革顧天請代不能輒輟食以死自  
誓父母姑舅慰諭之以植孤大義始泣淚取姪  
衛雲龍爲嗣撫之成立受室入壺能讀父書

節婦七口

王氏西鄉縣宣化里已故生員許天祥繼妻生  
員王天民室女祥先娶王氏病故遺三子冲幼  
氏適天性時年一十六歲是日偶值祥父許

病故喪次守柩未與合卺次年祥葬父西卽  
廬墓至服滿始歸行夫婦合卺禮無何病故氏  
年一十九歲是時氏有八旬老姑三月遺腹強  
稱未亡甘貧績紡奉養義事無前子與己子成  
人見年六十九歲苦節五十年例應采揚結勒  
到臣看得王氏以弱齡孀居待八旬老姑僅得  
三月遺腹強稱未亡入甘貧勵志代夫而奉其  
母且撫呱呱之子與前婦子俱有成立則孝慈  
兼之矣當其夫天祥續絃之夕卽值翁喪能盡  
哀守墓三年而後行合卺禮節孝萃於伉儷固  
已奇矣

李氏鄂縣孝義里故民高徵妻兆豐里民李穆  
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七歲甫及八年夫故氏  
孑然幼寡衣食無藉乃能砥礪苦志堅持守死  
晝夜勤績紡以自給饗殮甚至並日而食形容  
枯槁此志不移至今八十一歲紉勒到臣看得



李氏真所謂苦節者矣夫守節難貧而守節尤難無食無兒以二十五歲之少寡而成八十餘歲之老嫠其間晨火暮煙燈紅月織影相弔窮且益堅五十年如一日也堅貞之性天固多假之年以勸世矣

李氏瀋城縣尚義里故民王沂妻與平里李邦吉室女適沂時氏年十六歲沂病故氏年二十三歲事親保孤遠近稱之守節五十二年結勘到臣看得李氏之失所天年尚少也嗟乎翁姑老矣如風燭矣李氏不絕如綫止此呱呱者子不有撫之其何以立所謂死易立孤難氏固爲其難者矣

陳氏華州清寧里已故生員王栻妻華陰縣廓下里民陳諫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五歲夫病故氏年二十五歲守節四十餘年結勘到臣看得陳氏守節之初翁姑在堂藐孤在抱自非矢

表忠直

卷之十

栢舟之志者鮮能之矢而靡他矣閱歷四十餘年菽水以事雙親九熊以故孤子經百折之危途畢一生之苦志其稱此完節也可不爲難乎秋氏乾州在城里故民師賓妻孝義里故民秋良貴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九歲夫故氏年二十七歲有勸以改適者氏斷髮毀而誓死不從守節五十餘年結勘到臣看得秋氏之喪所天也誓以死殉其貞性然也轉而念翁姑靡依弱嗣未立甘困窮而勉爲事育計亦曰以是成夫之志而已觀其嚴拒改嫁之請至斷髮毀面則貞且烈矣松栢之飽歷風霜也久而逾勁其享有長年豈非氣完者難毀哉

段氏洋縣留村里已故楊潛妻上橋里貢士段復性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九歲夫故氏年二十一歲遺孤半歲孝事翁姑更竭力以葬夫之祖父母教其子成立守節五十年結勘到臣

看得段氏子歸楊燭未三年而稱未亡人彼燭  
者老親靡依幼孤未立祖父母未歸葬幸此荼  
苦以遺一弱齡之婦而氏事翁姑克全其孝葬  
祖父母曲盡其禮教親孤卒有成立如是者非  
獨婦德也天固歷試諸艱以全節付之矣

劉氏與安州興化里已故主員屠瑀妻本里民  
劉卿室女適夫時氏年一十八歲事孀姑六載  
夫故遺孤居秉忠纔八月氏年二十四歲晉甘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同死賴鄰婦救之黽勉持家教子入泮苦節四  
十八年結勘到臣看得劉氏稱未亡人時家業  
蕭條形影相弔乃能事垂白孀姑而再孝撫八  
月遺孤而稱慈此四十八年苦雨凄風皆茹荼  
集蓼之境也卒之姑以天年終八月親孤爲青  
青子衿而行年且古稀也成此節亦不易矣

序

吳子自賑按三秦歸暫息清卿之署方以積勞抱病上疏請告而忽有撫晉之推同志者憂之私問於予曰吳子以多病之軀而加之以師旅其克濟乎予應之曰濟哉於何知之知之於拜颺之一疏也吳子謂禦當禦之口外若闌入內地則難與爭鋒昔李

牧守邊惟堅壁清野使進無所掠則退且自因此善策也防寇當防之河上若外寇不入則內寇自消殲渠散黨剿撫互用申嚴殺良冒功之禁而三晉賊氛可靖也此皆批大卻導大窾肯綮熟嘗固知其遊刃已恢恢有餘地矣夫如是則朝士何尤於彼推者而哓哓爲予曰古之人皆然

不獨吳子吳子不云乎昔虞  
詡出治朝歌李綱宣撫太原  
皆權姦爲之奔也而詡謂事  
不辭難綱願進而死敵純臣  
之誼固應如是讀疏至此其  
氣直其志壯持此以往於撫  
晉何有未幾予入綸扉見晉  
撫諸章奏邊務軍情無不洞  
中機宜賊嘗從雲中人犯鴈  
代吳子飭邊吏民堅寨入保

扼要置火器擊賊賊以無所  
掠而遁無一城一堡報陷者  
防河之役躬冒冰雪率將吏  
嚴愬設備龍門一帶屹若金  
湯賊不敢窺左足於河晉中  
大寇數萬次第勦撫民獲買  
犢而耕其勞績覓出古人吳  
子曩所拜颺之言一一身踐  
之如持左券予素推服吳子  
侃侃立朝獨見風裁以爲秉

正嫉邪抱忠憂國自是周子  
忠介一流人及其廷爭逆案  
觸迂權要竊以危邊謂可盤  
錯困也而吳子卓識壯猷出  
爲國家建豎偉績可著旂常  
世俗皆謂吾輩狂簡徒標聲  
氣擁虛名而鮮實効若吳子  
者何如哉吾聞吳子在軍中  
指麾整暇兵事而外卽其繪  
圖爲災民請命諫止開採稅

間架等事無不嘔心吐膽上  
徹主聽下厯民隱賴  
聖明在上鑒其忠懇疏朝入  
夕報可以故底厥成功而讒  
謗不行若吳子者固非權奸  
之所得弄也  
崇禎八年仲秋禮部左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友弟文震孟  
題

柴菴疏集目錄

撫晉

卷之十一

晉事積壞已久謹摠目前要著疏

恭摠微臣拜颺之忱疏

寧武三晉重鎮大將急宜得人疏

晉中盜賊情形及勦撫機宜疏

遵旨防河敕陳責成事宜疏

卷之十二

撫晉目錄

河東衝劇要地急需廉幹道臣敬舉所知疏

儒弁不堪禦侮急議調用戰將疏

防河之役未終討賊之舉更急疏

自陳不職疏

卷之十二

官軍越境追勦叛兵奮勇俘斬恭報捷音疏

逃兵就撫歸伍安插已定疏

據報成臣病故疏

生擒渠魁恭報捷音疏

查明功次并追勦情形恭報捷音疏

援將星馳赴豫原非逗遛疏

災異疊見晉事可憂疏

道將用謀制勝殲渠掃窟大獲全捷疏

特糾貪吏加耗私派之弊疏

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疏

標兵經制允宜畫一疏

卷之十三

撫晉目錄

臣病萬難痊可危疆不堪重悞疏

卷之十三

鹵幸已出口微臣席藁待罪疏

山右鹵警方殷流寇乘虛可慮疏

藥報擒獲賊功級情形疏

晉士凋疲已極懇蠲優免之征疏

防河禦寇竝急要地單虛可慮疏

流賊攻陷陝州河北震鄰可慮疏

鼓勵官兵鄉勇協守防河事宜疏

臣親歷河津嚴督防堵疏

恭報緊急賊情疏

秦豫流氓窺渡情形勢甚危急疏

議管理府事疏

卷之十四

恭報緊急賊情疏

流氓窺渡甚急官兵極力防堵疏

三

無旨目錄

河防幸可無患善後尤貴早圖疏

異常災變慘不忍聞疏

特舉真孝廉以光額俊大典疏

給折存本未便疏

巡察中東兩路設備情形疏

大兵盡尾賊後內地蹂躪可虞疏

驚聞凶犯陵京恭請提兵入衛疏

學臣積勞已久清望最著疏

臣俸固應給繇臣罪亦當考覈疏

卷之十五

臣舉學臣原採公論疏

遵旨起解犯官疏

備查開採情形俯瀝愚忠疏

條山關繫甚大開採萬難輕舉疏

殲渠散黨疏

按臣辯疏涉欺巡方舉動可駭疏

三

無旨目錄

部議條款疏

卷之十六

邢西流寇就撫謹將安插情形據實馳報疏

房號得餉無多徵派滋擾疏

奸邪撥置可駭貽害宗民甚劇疏

臣病實憊地方不敢欺隱不言疏

警孔棘秋防戒嚴預發防邊兵馬分信責

成疏

郡王達制出城謹具實奏聞疏

微臣臥病在邊萬分危篤疏

臣病萬難痊可地方不容廢悞疏

微臣功微賞重懇容辭免以安愚分疏

微臣蒙恩予告遵旨料理候代疏

敬辭服級以安臣分疏

鹽樞關係匪細疏

郡佐勞績當優守令艱苦宜錄疏

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

三

目錄畢



棠菴疏集卷之十一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姓謹題

撫晉

崇禎七年

晉事積壞已久謹據目前要著疏

臣頃者親承

天語蒙恩擢用自愧遭際

聖明消矣無補雖辱軀多病驚足難馳敢不永矢捐

卷之十一

廉仰酬知遇顧晉事之壞非一日矣大兵之後加以

奇荒寇掠之餘復罹凶患軍民兩病遇腹交空據臣

平日所聞兼訪目前危狀真有可爲寒心者晉以三

關爲藩蔽自北鹵受款不被兵革者六十餘年邊垣

圯而未築營伍弛而未練馬匹斃而未滿器甲火藥

缺而未修東自平刑西抵岢嵐邊長七百餘里其間

如北樓鴈門寧武偏關俱稱要害水泉營更遇近鹵

巢計全鎮之兵不滿四萬各營之馬不滿數百即總

鎮標下見存之馬僅得四十餘匹而他可知也昨

犯宣雲從茹越小石口南下直逼崞繁我兵無敢以

一矢加遺雖暫通然未經大創定當復來而掃之

在甘寧者又漸次東行萬一回巢扶賞何以待之此

禦鹵之難也晉中州縣設在腹裏無將無兵自有寇

患凡失陷吉遼臨三州河曲樂平石樓臨縣大寧永

和平順沁水和順九縣其餘八十餘州縣無處不被

兵燹近聞永寧典臨之間及太原潞澤一帶在在有

兵未克

卷之十一

賊多者以數萬計少者亦數千計皆據險聚衆未經

解散耽耽思逞而秦寇復報猖獗與晉僅隔一河冬

月水堅乘虛徑渡自唐家會至青龍驛遙遯數百里

如曲谷村保德灘東川口白家庄等處官私十餘渡

處處可越處處宜防而沿河一帶又皆荒山峭壁難

以駐兵且汾潞兩管之兵未盈千數以防土賊尚恐

其難欲議征調則三關非無事之時行鹽無額設之

費此防寇之難也他鎮之兵月糧厚者三兩二兩至

少亦九錢一兩獨三關月餉卽極厚不過七錢餘則三四錢耳使此數錢之餉按月開支邊地荒苦斗米三錢尚不足供數日之飽乃十餘年來京運欠至百餘萬民運亦欠至百餘萬崇禎三年計臣畢自嚴有停舊支新之議共停給二三年會幾何時而今之壓欠者又已年餘矣無事猶捫腹相安遇調則攘臂而譟此練兵之難也連年勦賊之費開用過各項銀凡一百餘萬除題留新餉及各官捐助搜括無礙等項外共該借動無補銀約五十萬未知作何清銷此外州縣之供輸民間之賠累尚不知其幾何也以致流亡相繼田畝多荒里甲疲累頃見戶部有德意單敷一疏奉旨先完見年帶徵舊欠用一緩二寬恤已多但三關軍餉迫于燃眉各宗祿糧更難缺額卽欲爲百姓先撫字黜爾絲勢不可得此恤民之難也臣謬膺填撫中夜旁皇竊以目前剝膚之憂無先防寇而防寇須兵用兵須將至總兵一官尤師中長子急

宜得人訪求廉勇刻不可緩聞臣標下兵僅千餘又皆衛所窮軍不習戰鬪臣聞昌將左良玉湯九州領兵四千頃奉命入晉禦鹵雖有旨撤回尚駐晉中令將此兵酌留一枝需用防河以資勦禦實爲便計或別有健將精兵可爲征調供臣鼓勵者亦望樞臣預圖之也又前撫臣戴君恩自延綏西路帶有邊兵千人甚得其力誠恐該撫解任苦於無餉未免散歸合參善爲撫循仍安營伍容臣受事之後再行選練統赴河干責成各該道將沿河有司各練民兵竭力堵禦然兵力終苦不足是必五省督臣陳奇瑜親提大兵移駐秦晉之交臨河要害之處毋令乘隙渡河再蹈從前覆轍臣願與督臣戮力同心共圖勘定則兵將之當急議者也兵之所恃者馬晉之馬匹耗斲殆盡聞以前曾題請馬價六千餘金兵部米經給發應令樞臣於各邊年例馬價內再措發二三萬金委官遠沛撫衝鋒有具而後可作戰士之氣則馬匹之當

急議者也至於行鹽料草等費連歲兵荒米豆草束無一不貴從前議留之餉業已告竭而防河禦寇之兵月費萬金若待臣到地方方爲奏請兵機呼吸庚癸堪虞必計臣於新餉內概留數萬需餉防兵臣嚴飭各州縣遵奉新詔不許槩徵舊欠不許輕動宗祿邊糧不許擅派民間供應有不遵者題泰罕問庶師得宿飽民免騷騷卽日後銷算亦覺清楚不然題留之數什僅二三別項那移什且七八究貴所用者仍

長宋元卷

卷之十一

三

是軍國正供徒爲有司小民多一番苦累耳此餉之當急議者也兵餉具矣而喫緊處尤在用人臣查晉中司道郡守州縣缺者甚多兵荒之後仕<sub>三</sub>裴足長吏率皆潦倒明經責以保障力恐不勝而才品超出者又不行破格鼓舞易致灰心臣按秦時曾有邊俸行取一疏仰蒙

聖明採納近雖問一舉行未嘗著爲令甲臣謂宜將臨邊臨河各州縣歷俸三年曾經薦揚卽准行取永

著爲令容臣受事後上自道府下及州縣有闕茸不肖者卽行題參才力平嘗者酌量調用邊道著有成效者加銜久任不得驟爲遷轉有司循卓最著者特薦超擢以示風勵至於各處缺員必須銓臣選擇甲科及鄉科之年力精壯者連爲銓補官得其人防寇安民舉無難事則用人之當急議者也至於晉中兵力單弱則城守最爲急務凡鄉紳士民遇有事之時能倡義鼓率効死勿去其中有勞績可紀者功宜敘

長宋元卷

卷之十一

三

錄有仗節不屈者義難泯沒俱當廣爲激勵急加旌表庶可以鼓殉難守節之風而收家守戶戰之效此尤臣一腔血誠所欲提忠義兩字鼓舞三晉人心者也此外如整飭邊防駕馭降寇等事俟臣到日再與司道諸臣從長商議另行馳奏謹先將目前要著仰

實

聖聰伏乞勅下該部速爲議覆施行

恭摺微臣拜殿之忱疏

臣本文賜書生豆俎嘗聞軍旅未學前以御史奉命  
賑按三秦艱苦萬狀幸獲瓜代承乏清署二年於茲  
抱慚尸素伏遇

皇上宵旰圖治軫切封疆於本月十六日召對平臺  
此堯舜疇咨之典臣何人斯與開盛事蒙

皇上俯賜清問容以防禦方略復令各陳所見竊顏  
垂聽已而畀臣鉞填撫山西此何等知遇卽書之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史冊傳之海內尚侈爲美談而况臣身被之者乎感  
激圖報又何足言退而思維臣一時奏對雖未盡中  
機宜然狂夫之言聖人所擇就中有一二關切晉事  
者敢再一敷陳仰求

聖明卽賜施行可乎如禦者當禦之於口外若待  
進口而後商調援議堵禦爲力甚難先臣威繼光之  
守遵薊惟謹斥堠築邊牆廣哨探練兵馬布置嚴密  
以鹵騎不入爲功卽李牧古之名將其守邊正在焉

門一帶亦惟堅壁清野捐租犒士以養敢戰之氣使  
南入不得利則進無所逞今日禦之策無過於此  
雖然揅外患也時而進掠亦時而退遁目前惟流  
寇原是朝廷赤子爲饑寒所迫化而爲盜今秦中猶  
獄已甚近報情形皆聚延安冬間冰結勢必渡河一  
渡河則三晉復遭蹂躪必致流毒畿內狂逞中州倂  
然前日光景矣蓋尾追則奔潰而前招安則旋且復  
叛不行會勦終難底定賊之流也何日而止致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皇上赤子肝腦塗地地方殘破萬姓流離田荒賦逋  
師老財匱此腹心之病傷在元氣廟堂之上尤宜加  
意伏望

皇上勅五省督臣陳奇瑜速於十月望前提兵河上  
自東而西三邊督臣洪承疇提兵鳳平之間自西而  
東勅廷綏撫臣張伯鯨陝西撫臣練國事各發銳師  
定謀協勦勿縱賊渡河臣領勅之後星馳入晉料理  
兵馬親赴河干與諸督撫戮力一心犄角挾擊以秦

庸功斷不敢諉責於人而卻擔於已也蓋賊在延安以四五督撫左提右挈兼之秦中兵力足以辦賊圖之甚易但流賊不渡河則內地土寇自然磨寒無備結響應之患豈徒三晉安畿輔兩河皆安臣之言爲天下非爲晉也至招安一說最宜慎重書云殲厥渠魁脇從罔治此千古帝王勦撫定案卽屢言殲渠散黨正得此意未有渠魁不殲除而脇從可以解散者也臣曩在秦中稔知將領有節制者絕少所勦殺多

奏云云

卷之十一

是脇從而所招撫多是渠魁此輩狼子野心勢難馴擾加以邊地窮荒無房窰可以棲身無牛粒可以耕種有司緩輯無方安插極難自非開以衣食之源予以生聚之樂而謂免死一票可令其搏心揖志恐不可得則解散脇從一著亦不可不慎圖而熟講也伏

望

皇上速賜俞允諭兵部馬上差官星馳傳飭則地方幸甚臣非不知兵難遠度而灼見流寇情形海內安

危所係故不敢不再聒天聽也若夫吏部左侍郎張捷之推臣非能知臣者也亦非從封疆起見也捷生平反覆傾邪臣鄉不齒臣素恥之適見三晉危地微臣病軀謂可困之以所不能且臣辭則坐以巧規避臣任則誣以盼要津鬼賊心事最爲巨測而不知臣致身之義報

主之誠講之熟矣昔虞詡治益於朝歌李綱宣撫於太原皆權姦爲之罪也而詡謂事不避難綱願進而

奏云云

卷之十一

死敵純臣大誼固當如此臣器慚盤錯志抱孤忠以聖明簡拔爲榮以朝廷嚴疆爲重自今以後惟有殫精報國誓生死以靡移盡瘁鞠躬匍匐利鈍於不問而已他何計焉惟是山西外防內防寇而兵馬單弱無一足恃數年以來撫晉而遭罪斥者五人矣時勢艱危須從頭整頓封疆之吏事事仰承廟謨奉以周旋語曰戰勝在廟堂所望在廷諸臣公忠體國共爲封疆凡請兵請餉呼吸機宜各矢和衷力求共濟使

臣消其憂說畏讒之念而一意爲保釐勘定之圖恃有

聖明在上鑒微臣孤危之踪使臣竭力報稱不負於皇上賜封特遣之意則臣死且不朽矣

寧武三晉重鎮大將急宜得人疏

山西一省雖外倚宣大爲藩蔽近日鹵騎闖入遂同劇邊臣取道紫荆歷平鴈等關見數百里之內遭蹂躪所在殘破其軍士饑疲馬匹倒損景象蕭條有不忍言者寧武尤三關重地而將士驕玩成風素稱易譁日者望咫尺救援不前又乘崞縣之陷正煽其毒焰令邑里丘墟幾無噍類則大將不得其人所係安危如此之重也近報秦寇披猖屢奉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明旨督撫協勦秦中兵力既集則賊之西潰東奔勢所必至晉北自嵐臨南迄平芮上下千餘里在在可渡而土寇嘯聚山谷者爲夥向衆日夜欲與謀合狂逞誠岌岌矣誰司閫外之寄而張禦侮之威者則鎮臣是賴近見邸報寧武總兵睦自強奉旨革任矣夫自強之在晉鼓輦不靈旌旗無色久矣矧今又視斤更安望有餘勇可賈者自非其人謀勇兼全且蓄有家丁馬匹足資彈壓未易勝任而愉快也臣曩在秦

中習知曹文詔張全昌之爲將善鼓舞之猶足爲用  
不意園騎入犯乃一籌不展若此然禦雖不足而  
禦寇則有餘且其募下有健丁各數百人衝鋒破敵  
往往決勝至今流寇聞其名而憚之夫人因有能有  
不能二將之禦寇固其所能也今晉中正急防河如  
念其尚堪策勵酌補其一於晉令之戴罪勦賊猶可  
資其一臂之用如謂懲創伊始法有難寬或令二帥  
隨帶家丁馬匹調赴晉中立功自贖臣資其兵力與  
之戮力行間先聲可以寒西賊之膽而勇銳亦可以  
挫狂寇之鋒臣藉之如左右手無虞寇矣從來成大  
功者在文武同心故曰師克在和又曰軍識將意將  
識士心廉頗古名將思用趙人以其拊循者素也臣  
在秦所以鼓勵文詔全昌者亦非一日文詔全昌必  
不負臣故臣思用之非爲二將地也臣因是而有感  
於馭將之難也張應昌在秦亦屢有戰功而在晉則  
全無節制今其家丁七百有奇奉有明旨令應昌統

領回秦不知何以久駐汾州非客非主日久食匱地  
方恐復多事則速勅令赴秦亦消萌杜漸之一道也  
臣爲三晉過計敢併及之伏惟  
聖明鑒裁施行

晉中盜賊情形及剿撫機宜疏

晉自用兵討賊以來益無歲不苦賊亦無歲不苦兵  
究氣上蒸降爲災青旱魃與野燐競焰民不死鋒鋷  
則死饑饉故邇來逃亡者旣不能復歸爲民而餒餓  
者又不得不聚爲盜州縣報寇至然後發兵兵來州  
縣則索糧草而無以應命兵來鄉村則殺鄉民而輒  
以報功彼前所報之賊久已遁去不可復追而州縣  
糜糧草鄉民糜頭顱乃盜賊仍舊卒不可靖臣到任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

旬日諮之司道詢之守令訪之士民言其狀頗悉而  
盜賊情形已得其槩大略此時山西有三種賊一曰  
土賊其在交城者煉銀菴上諸寨原是良民所居後  
爲一二黠盜竊據遂有化而爲盜者約有千餘人劫  
掠村鎮幾無寧日其在孟縣壽陽平定諸州縣者山  
中素有通賊年來結聚漸多亦約有七八百人劫奪  
行旅禦越人干貨閤不畏死其餘介武霍趙之間十  
百爲羣鼠竊狗偷不可勝數此輩行徑大約衙蠹爲

之關通店家爲之引線滋蔓不已勢將益熾但村寨  
蟠結日久小民驚魂未定官兵一到玉石莫分故使  
賊巢未破而民廬已墟不可言也臣乃密檄諸縣令  
謂盜雜民中可借保甲法清之而鄰近各邑會集鄉  
兵討擒渠首則餘黨可散也陽曲知縣李雲鴻榆次  
知縣任濟才誠兩合識略兼人文水知縣白澤知兵  
有幹才署交城簡較王凝命赤心能任事臣一以責  
之而諸臣力圖所以報臣各無讓色果如是則旣無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二

殺良縱寇之患而亦省兵馬錢糧之費此治土賊之  
略也一曰流賊南關遼州驛也南北孔道最爲衝要  
自遼州陷南關亦破今遂爲羣盜出沒之區其盜名  
高猗子又多潞澤逃兵巢於沁源武鄉之山中據險  
負隅出沒分掠東西靡定知近歲奪官馬劫貢絹悉  
此其輩密遣探之約有馬步三千餘非用銳卒數千  
累一月糧爲直搗窮搜之計而又分兵堵截斷其去  
路未易得志也與縣鄰河保而接奇嵐多深山峻嶺



素爲賊數今賊首與五等負險于雄鷲聚秦晉通寇近三千人流毒近河一帶最爲兇狡前撫臣戴君恩屢遣官招之不服此須選兵一旅聲罪致討庶洩神人之憤而貽地方以安在南關轄於守南道臣盧友竹在與縣轄於苛嵐道臣朱祖舜此二臣皆曉暢機務胸藏甲兵者臣以責之而近爲防河喫緊兵馬無幾分用爲難當俟河警解嚴臣若得曹文詔張全昌之兵與道臣戮力行間或可滅此朝食耳此治流寇

卷之十一

之略也一曰已撫之賊劉浩然一夥約有二千安插後河底卽臨縣地方也高加討一夥亦約有四千餘安插白塢村卽永寧地方也賀宗漢一夥亦約有五六千餘安插花池窰卽石樓縣地方也臨永石樓皆被賊殘破各爲州縣實若丘墟而瀕河與陝之延川清澗相對其夥黨亦爲秦人前撫臣推誠置腹設處兵糧數百分以給之而要其結寨聚衆若一敵國不似渤海帶牛佩犢景象臣到任後心知此反側于當

今自安遂馳檄頒示以安輯之俾毋疑畏而又使防守官龔能等諭以爾等旣食官糧卽是官兵今秦寇就就思渡正爾等報效之秋其各選健丁遊騎河上爲吾防河有功一體賞賚蓋用之以安其心收其力道當如是然而結聚終不如解散從千之月餉不如實收之營伍臣俟親履河干察其動定論以禍福結以恩信如其投誠向化蔡人吾人自有散遣歸農之法如其陽順陰逆分隊剿掠亦無萎癯待濟之理也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一八

道臣盧友竹主撫之事必能結撫之局臣以責之使爲善後之圖必在我選將練兵有制勝之具而後聞風膽寒消其復逞之心也是治已撫之賊之略也是三種賊者實爲晉害而晉人則尤苦兵者何也晉中將士素無紀律每一發兵不藉口曰賊遁則借名曰糧匪必預儲糧草飛輓不竭乃可資飽騰之氣必設伏堵截奇正相生乃可奏斬馘之功而目今最當申明者曰殺良之禁臣按軍令一款云凡軍士殺老幼

婦女報功充數者新法如是其嚴也夫殺老幼婦女  
卽胎從亦且禁之況殺鄉民乎殺良之禁嚴而將士  
自不敢驕肆冒功糜餉之弊庶其少瘳乎至南關爲  
全晉要衝修復殘驛以通道路多設防兵以禦寇賊  
此尤不可已者容臣行道議妥另疏以聞茲未敢贅  
也臣日夕冰兢恐負

皇上委任地方情形不敢不竭力以圖據實入告惟  
聖明鑒察施行

奏  
光緒二十一年

卷之十一

遵旨防河敬陳責成事宜疏

臣自十月廿七日到任因前撫臣候代一切文移塵  
積日久窮且兼夕殫力批發又查訪弊蠹當裁革將  
吏當申飭疾苦當諮詢者一一布之文告旬日以來  
稍有大第一面遣役偵探河上一而調兵分防責成  
道將益不啻臥薪懸膽未嘗一日忘秦寇也臣奉有  
防河脇勦之旨敢不身先將士雖副將湯九州兵馬  
奉命脇防尚未入晉臣念此時河水已堅防禦孔棘

奏  
光緒二十一年

卷之十一

業於十一月十五日移鎮汾州親履河干督率諸將  
各分信地設法堵禦其責成事宜亦有可按而言者  
北自偏關而下河津而上與陝西對爲河東河面河  
至蒲州東注而下與中州對爲河南河北上下千數  
百里此河之大略也其在奇嵐一帶每冬例當設防  
原爲防鹵今竝防寇近河州縣如保德興縣河曲與  
陝之神木府谷對是奇嵐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  
宋祖舜近部議以奇嵐備邊委巡寧道寇慎代防今

會城藩臬俱缺寇愼署藩司印臣又移鎮省會重地  
何可缺人此當併屬宋祖舜矣所設防兵則河保營  
叅將馬科領兵一千有奇駐河會等處遊擊趙民懷  
領川兵五百駐岢嵐等處加銜守備陳可萬領兵五  
十餘名駐興縣然神木係延綏東路未聞有賊所慮  
者興縣肅聚之寇耳其在汾州一帶近河州縣如臨  
縣永寧石樓寧鄉與陝之清澗綏德對是分守冀南  
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盧友竹併汾州營叅將常  
懷德所設防兵則都司王榮領兵一百餘名駐臨縣  
把總周芳領兵一百名駐曲峪鎮堡則峪加銜都司  
王體貞領兵一百二十五名把總李庫領兵五十名  
俱駐青龍鎮把總孔白凝等領兵五十名駐孟門鎮  
加銜守備張必明領鄉兵三百名駐石樓加銜守備  
王國樑領兵九十二名沿河鑿冰而降丁三大夥皆  
屯聚近河要害臣亦責令各領健丁隄防反復戒諭  
道臣盧友竹時刻隄防多方控馭當必有以辦此

其在平陽一帶近河州縣如鄉寧隰州大寧永和吉  
州與陝之延川延長宜川雜川對曩日秦寇繇此東  
渡禍至縣原是分巡河東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  
李庭芳并平陽叅將虎大威所設防兵則守備賀明  
威領兵三百餘名駐吉州守備尹端領兵四百餘名  
駐隰州而兵馬單弱分布不給近五省督臣陳奇瑜  
又檄汾州營叅將當懷德領兵五百駐鄉寧潞澤營  
叅將猛如虎領兵二百駐吉州俟湯副將到當分兵  
駐防其間尤爲扼要之衝也自龍門渡而下爲河津  
榮河蒲州芮城平陸垣曲而榮河河津與朝邑韓城  
對餘與潼關閿鄉靈寶陝州澠池對曩者賊陷澠池  
緣垣曲渡河是分守河東道所轄信地當責之道臣  
葉廷桂併新陞遊擊劉保領西兵六百有餘防平陸  
一帶而蒲芮所練鄉兵最多葉廷桂願以身往來其  
間真足當一而者也雖然晉所防之河皆賊之去路  
而陝西河南則賊之來路在兩省督撫斷不以鄰爲

壑然堵賊者當斷其去路尤當遏其來路今晉設防河上以數千分散之卒禦數萬方張之寇於勢恐有所不能支必秦豫同心戮力在在設防庶克有濟然封疆之責臣何敢辭惟是防兵之在河干其州縣多被流賊殘破之後荒涼蕭瑟措辦糧草千難萬難客兵如湯九州劉保趙民懷等行糧鹽菜取之題留矣其餘將士可令枵腹往乎此項錢糧臣雖目前設法那借以供之而終不可不予以開銷之路也儻藉

宋學疏

卷之十一

三

聖明威靈賊不東渡則三晉之福然晉賊日盼秦賊之來來則合謀在是視渡河如履平地移鎮以後刻刻皆臣枕戈待旦之日也

河東衝劇要地急需廉幹道臣敬舉所知疏

近見邸報分守河東道叅政葉廷桂陞本省按察司按察使廷桂在河東最久威信最著其設防嚴飭賊不敢犯卽陞臬司亦按俸循資非異數也臣旣喜刑名之司得一鸞鳳而溪憂衝劇之地少一干城急求其人則有一焉今管舊餉司郎中史可法是也臣前賑延綏可法爲西安司理爲臣披荆斲之林探虎狼之窟查名散賑人沾責惠秦人口碑至今頌之及臣巡按陝西可法爲臣社食吏剔豪蠹軫灾黎訟平政運使吏無遺奸民無冤獄與之談兵事料成敗如聚米而畫山川也幹才敏練無出其右至其守身礪節一塵不染通籍多年家如寒士此其人真才誠兩合器識雙超可以任大投艱恢恢游刃者也且可法久歷秦中稔知流寇情形於一切守禦堵勦機宜洞若觀火若以陞補此缺人地最爲相宜可法在司勞績久懋當有不汰優擢司農方期以卿寺之秩而臣欲

宋學疏

三

授以監司之任亦以此時封疆爲重防河爲急爲地擇人不暇再計耳卽錢糧奏繳半月可完代者苦不乏人知以人事君者不以臣言爲越俎也伏乞勅下吏部覆議將可法以應得職銜陞補山西分守河東道勒限前來管防河事務庶地方得人一路福星有攸賴矣

儒并不堪禦侮急議調用戰將疏

寇盜之不靖繇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於將領之不得其人從來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今之爲將者非浚削爲事則框儒不前或利其遺賄而致賊遁走或探其去遠而聊一尾追殺一二老弱零級則謂誦然報功矣當事者苦措餉之難懲用兵之害不得已議撫冀以苟且結局而孰知狡賊包藏禍心名爲招安實是煽聚饑寒之民走之如鶩日聚日多是故盜之不靖其咎總歸無將臣昨以防河之役移駐汾州查驗汾管兵馬額設二千數非不多也設一參將權非不重也汾陽以西瀕河一帶與秦比鄰數萬巨寇鷄張虎視其地又最危劇也使有勇略兼人之將內討軍實外禦強寇令壁壘改觀旌旗變色西賊聞之心膽寒矣而參將常懷德非其人也臣見其人恂恂雅飭似有儒將風及進而叩其輶鈴中無一籌矣又進而觀其

營伍兵多子虛矣有謂其支放月餉多尅常例者有謂其身臨戰陣不肯勇往者有謂其威望素輕軍士不受約束者有謂其營卒與賊往來傳消息而漫無覺察者汾州何地而可以懦弱之將擁疲羸之卒虛糜餉金乎雖到任未久無大玷疵而叅將一官難勝其任所當降調偏僻地方以全器使者也臣訪得代州副總兵今降二級調用劉光祚原任汾州營遊擊其爲將也勇而有謀威而能惠其整飭營伍則軍威

卷之十一

挾纊人人用命其勦禦流寇則計擒渠魁在在成功馭兵有紀律秋毫無犯汾之士民至今尸祝之曰安得如光祚者而使之復將兵又曰光祚在賊何至披猖若此光祚之自汾而代也諸盜舉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已臣聞之不勝歎息夫懷德民之所怨賊之所侮而光祚民之所喜賊之所憚然則爲汾擇將斷非光祚不可者合無照所降級以應得職銜管汾營叅將事用之於創艾之初則其氣倍奮置之於輕熟之

地則其功立成臣方有事討賊又在平汾之間鼓勇而前必能盪此羣醜以靖三晉是以躊躇再四而終爲之請也

防河之役未終討賊之舉更急疏

臣一入晉陽卽具疏言晉有三種賊曰土賊曰流氓曰已撫之賊及移駐平汾目擊情形始知所報尚多未盡蓋盜寇倚山負嶺而晉中之山表延六七百里所在皆賊出沒焚掠五六年於茲矣曩特因大夥伴就招安所攻劫者皆鄉村堡寨不及郡邑城池遂以爲苟安無事而不知一郡一邑村寨幾何日日焚掠致田地拋荒戶口死逃僅存孤城誰與輓輸誰爲終事此則釀禍有不忍言者臣以防河所關全晉安危兵馬有限既用之河上則不能復鼓之行間勢使然也幸天心悔禍河伯效靈西賊屢窺復遁目前有湯九州兵馬分布設防或可無虞而臣始得一意圖境內之寇矣近據崞嵐道臣宋祖舜報興縣西北兩路賊首飾底兒小裁縫等統賊數千在孟果寨等處搶掠又神仙洞一帶賊三股沿路劫擄等情又據介休縣報稱擒獲活賊一名孫俊在五條龍營內爲賊

招稱山內有賊黨四營各流賊二千餘人營在清源縣地方時常分隊打劫行據臨縣報稱降賊高加討聚衆日多將白文村往來鄉民盡行拘留每人給大棍一條口稱兵馬時下來勸你們替我在前助戰不從者割耳又稱高加討營內叛賊蒲山紅等三百餘人到城南八十里攻陷李家塢地窖熏死男婦三十餘口等情又報稱高加討營內降賊頭目馬流神領夥賊劉紅虎等五百餘攻陷三山村劉希明等地窖熏死男婦九名口又陷劉家嶺寨殺死男婦十餘口粟物盡空又報稱高加討近日將四境攻劫降賊調回一半置辦烘炒晝則分撥四路偵探夜則人不解甲馬不離鞍防備兵馬撲勦又稱高加討領叛賊千餘在本縣周圍窺伺謀爲不軌等因又據南關防守千總官王行諫報稱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平遙縣東泉里有賊千餘騎到寨攻開擄搶等情如此塘報不一而足臣諒屬地方之寄勦賊安民乃其當責特因防

河爲急有稽遲伐兵力難分臣心愧憤竊念晉中流土勾結原非一逞攻堡寇寨亦非一朝大約在興盛者則與四王剛毅五等之餘黨今所號稱底見小裁絀之類時出沒於忻靜交文之間撫而復叛者則高加討號顯道神者是也其同時爲前撫臣戴君恩所撫者有三大夥一爲賀宗漢一爲劉浩然一爲高加討劉浩然一夥臣購其黨令殺頭目獻功賀宗漢一夥皆係秦人臣諭以禍福勸令回籍此二賊者漸有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解散之機容事完另疏奏聞外惟高加討包藏禍心怙惡不悛招亡納叛其黨甚盛此神人所共憤而天討所首加者也此外則沁源山中地一川是賊老巢其賊高回子草上飛之類聚衆數千卽南關之賊也霍州靈石饑民嘯聚亦數千計剽劫客商道路爲梗臣料理兵食日夕不遑當請各營兵馬親督道將入山勦賊賊一日不靖則地方一日不安臣一日無所辭責也但晉中將備兵單從來勦賊必別調邊兵臣

前請湯九州兵以防河請曹文詔張全昌兵以勦賊蓋灼見晉中之賊非晉中之兵可以得志必如文詔全昌夙爲賊所畏憚者而臣又拊循有素將士皆樂爲臣用鼓之而前滅此朝食可翹足而俟也近見邸報奉旨調赴郎襄矣均之爲地方勦賊均之是

皇上封疆督臣洪承疇新奉簡命調集各邊勁兵數萬分追協勦不患無兵而二將健丁合之僅二千有奇舍晉賊不討而遠追楚寇豈以三晉五六年不易撲滅之賊氛臣一病弱書生便可空拳了結之乎曩日秦中止因根株未盡所以釀有今日之披猖若必責臣與本省一二將士謂可辦賊恐異日晉中亦如今日秦中也臣此時不官死直言迫至釀成大勢不可收拾然後請兵請將亦已晚矣即使二將必不可兼留伏望

皇上睿斷允留其一臣與戮力行間必不敢有負委任卽不然二將之兵歸晉入豫必取道平汾彼兒馬



領賞以治裝尚需月餘今其兵漸次將抵太原臣就近資其兵力先破高加討一枝勁敵俟兵威大振賊巢已殲之後促二將兼程赴豫其餘零寇臣再與晉中將吏相機勦撫以圖善後此既無悞楚事而可以兼除晉患或亦

聖明所矜允也臣不能不有望於樞臣焉樞臣晉人也豈不知晉有大寇數萬不可不急爲勦除而晉無健將精兵力不足制賊死命乃因二將應否俱赴山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西立功之旨遂不能力持前議又如東路叅將劉光祚以失原嶠降調臣請調之汾州用以禦賊取之人地相宜也而近見邸報調補宣府夫人有能有不能豈光祚不能禦於鴈平者而反能禦於宣府乎若復憚於改正使臣留一將不得請一兵不能臣有自効求罷而已不忍坐視重悞封疆也

自陳不職疏

崇禎八年例當京官考察臣備員四品待罪危疆理合遵例自陳臣見年四十七歲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授福建邵武縣知縣調繁晉江丁父憂起補山東濰縣知縣天啓二年考選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本年實授天啓三年十月終養回籍丁母憂天啓七年二月陞廣東參議因忤璫革職爲民崇禎元年奉旨以原官起用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崇禎二年巡按河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南三年奉差巡按真定崇禎四年正月改差撫賑延綏本年巡按陝西崇禎五年六月推陞延綏巡撫未蒙欽點本年考覈回道管事六年二月推陞大理寺左寺丞本年八月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七年三月陞左通政去年九月推陞今官夫臣以一介書生受四朝恩遇當忤璫革職時已無復出山之望自我皇上御極錄用廢籍臣乃得有其實  
皇上復起臣爲御史以御史者耳目之官與其旋求

忠直之士不如仍用已試之人甚盛舉也而臣爲御史珥筆交戟之下纔五閏月嘗具朝廷除奸一疏逆案諸奸恨臣刺骨又糾煽逆舊家臣舊家臣側目臣特疏論臣夫銓衡要地爵訖一小臣似可羅逐惟意幸賴我

聖明在上鑒臣孤忠特賜原有

皇上之保全言官千古所未有也臣無折檻之忠而微蒙止輦之聽至今追思猶有餘愧是臣爲御史

卷之十一

三

稱御史職一當罷臣差按河南值由騎入犯舊撫臣范景文領兵入援臣移駐磁州蒐練軍卒思作勤王後勁雖一腔忠憤不能自己而才庸力弱不能敵王所愾及脈延緩按陝西幾及二年憂危至極嘔血怔忡抱病至今在臣似無不盡之心而地方終有未結之局視之古人劔牛刀積之風臣愧滋甚是臣奉御史差不稱御史差職二當罷延緩填撫之推原出意外

卷之十一

三

爲納言不稱納言職四當罷

皇上念封疆多事加意用人不肖如臣亦蒙

召對霽顏垂聽千古美談造膝披陳略無建白

皇上不棄封非昇以節鉞山西何地今日之山西又何時臣愚直迂疎實慚蚊負到任數月未展一籌滿目瘡痍哀鴻未集潢池赤子弄兵不休恩既莫宣威亦未著且臣素有弱症一遇煩勞輒至危困將來有負委任益深罪罟是臣爲巡撫不稱巡撫職五當罷

夫此五當罷在臣猶自知之而況人乎又况

皇上明並日月洞燭隱微臣復何所逃罪雖棄瑕取  
瑜君父之恩原大而量力程能臣子之分宜審則此  
番黜幽之典斷當自臣始矣伏乞

聖明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稱職者之戒臣得跼伏  
田野咏歌帝力更無所憾臣無任惶懼屏營待命之  
至

柴菴疏集卷之十一

畢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柴菴疏集卷之十二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姓謹題

撫晉 崇禎八年

官軍越境追勦叛兵奮勇斬恭報捷音疏

臣因防河之役正在平汾要害詢度堵禦偶接叛兵之報深慮流禍內地糾衆焚掠患在心腹不可不除臣是以一面嚴飭道將各於緊關渡口倍加嚴防一

卷之十二

一

面請遣路安叅將猛如虎從窺州和順邀賊之前臣標下中軍陳國威從平定樂平追賊之後再三申飭相機勦撫不得徒以驅逐境外了事并檄沿路文武將吏一體堵勦去後據分守冀寧道降級管事副使劉孔敬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孔應麟招兵隨鎮臣王威北去初謂關寧厚餉足以餌之也所招半係汾人半係西兵皆烏合之衆最稱悍黠難馭及應麟領赴大同缺餉不給各兵喪所懷來矣行次廣昌張紅旗

等糾衆上山相隨噪聚者二百八十餘人挾器械張

旗幟從靈兵平刑繁峙徑走五臺爲東路副將劉光

祚兵所追遂間道入孟縣平定一路糾集饑民數日

之內衆至五百餘人焚人廬舍奪人馬騾掠人婦女

居然叛賊矣臣遣將兩路邀擊再三審誠以相機勦

撫而臣標下中軍陳國威之兵追至樂平賊已越馬

陵入順德窮數日之力追至真定之大石賊迎敵大

戰我兵奮勇斬級六十有三又陸續擒獲十有五名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二

越境數百里忍饑三四日而能奏此捷音陳國威與鄭取善孫玉等勇於用命其勞不可泯也然叛兵之不敢犯遼和而南爲腹心患者以有猛如虎一技兵在也今叛兵止存一二百人竄伏真定山中臣竊謂此邊兵勁悍難盡戮乘此膺寒鬼奪之時遣人招乏若倪首歸降除計擒首惡請

旨正法外其餘或散之各營仍令充伍庶不致嘯聚

爲盜而國法旣彰地方隱禍亦可以潛消矣

逃兵就撫歸伍安插已定疏

照得三晉當西賊縱橫耽視之時忽有叛兵從靈丘流毒內地初報數千遠近震驚臣聞督親督調度借箸以籌此兵半係邊人驍勇善戰叛志初萌毒焰方張當速勦以聲其罪俟一經敗衄必有悔而願就條

卷之十二

級副使劉孔敬督責府州加意招撫去後適戴罪撓勒總兵官張全昌抵晉臣即與商確令招回隨伍以絕他患全昌以爲然亦遣官招撫去後今據道府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叛則必誅國家討罪之法降乃可

有

聖主解網之恩逃兵張守仁等初不滿三百因錢糧偶缺遂結隊倡逃搶掠鄉村饑民脇從數日之間衆至五百餘人兇殘亦甚熾矣自臣標下中軍陳國威

越境追勦生擒斬馘大創之後漸思就撫臣屢示并責該道副使劉孔敬督令府州設法招安有平定州生員張璧星者膽略過人不避危險徑入其營示以禍福各丁始解散擄掠男婦搖耳乞憐矣茲緣孔應麟往來曾統兵防守平定張璧星捐貲犒勞家丁輩多感之者故以其言爲信也臣終慮此兵反側狡悍必得威望之將乃能彈壓無譁適鎮臣張全昌抵晉臣移送隨營勦賊各丁傾心感泣各願效死而勦撫之局幸已結矣乃全昌語臣謂各丁中倡謀首惡多有被官兵殺戮者今僅存一百二十四人查爲首者止張守仁一人在耳所謂張紅旗者是也或誅或宥伏候

聖裁至中軍都司陳國威之斬獲道臣劉孔敬府臣劉漢州臣王孔範之招撫各有苦心消弭隱禍以安地方臣不忍民其勞除陳國威前疏題敘外在劉孔敬劉漢量與開復職級王孔範紀錄生員張璧星排

難解紛平日兼有城守之功容臣優行獎賞此亦鼓勵激勸之一事也

據報戍臣病故疏

原任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孫居相因貪吏喬淳一案被累擬戍在潞州衛左所著伍於去年九月初四日卒於戍所理宜歸櫬臣於此重有慨焉貪吏之法未加而老成之人先謝犯巨萬之賊者尚未結案而冒言詞之過者竟以戍死居相已矣臣不能不拊膺而隕涕也

生擒渠魁恭報捷音疏

叛賊高加討原流賊中之最兇狡者雖曰就撫實則  
嘯聚去年九月內將臨縣百姓秋禾任意搶割時遣  
零賊十百成羣四出劫掠地方遭其蹂躪非一日矣  
電踞白文村數百里內焚掠一空自知罪惡滔天法  
在不宥乃於正月十三日焚巢離穴分掠靜樂忻定  
之間臣催調恭將猛如虎虎大威中軍都司陳國威  
挑選精銳馬步兵共二千適援勦戴罪總兵張全昌

良臣疏

卷之十二

到晉帶家丁一千合兵追勦再三申飭務殲渠魁毋  
縱賊遁脫又恐逸入畿輔猝難撲滅移咨真定撫臣  
發兵防堵協勦去後臣即移駐忻州親督行間節據  
塘報到臣又據平陽營恭將虎大威塘報擒渠殲黨  
情形總鎮張全昌類報外所有顯道神井本職部下  
陣前擒獲活賊王天神押解到臣驗審明白正法梟  
示訖官兵兩次共斬獲賊級一百四十五顆生擒顯  
道神等五名該臣看得高加討焚巢出掠兇鋒不可

嚮邇靜寧忻定之間鄉村被其殘破慘不可言時陳  
國威猛如虎防勦逃兵虎大威備禦河津星馳調集  
各將士晝夜行數百里適援勦鎮臣張全昌已到太  
原願與合兵勦賊二十七日追至定襄與賊鏖戰高  
加討據險拒敵銳不可當幸猛如虎兵繞其後虎大  
威田應龍等射中其喉而數年窮兇極惡逋誅之渠  
魁遂獲生擒雖斬級止百餘而就中如耿虎下得海  
之類皆係頭目與浪戰而割零級者異矣餘黨尚多

遁走平定以東先是臣慮賊必潰逸移咨真定撫臣  
發兵防堵計東西協擊可指日殲也此一役也張全  
昌大將旗鼓督戰身先猛如虎渾身是膽虎大威一  
發命中與陳國威田應龍等合力殲渠皆有戰功同  
知蔡如衡隨營督糧勤勞備至俱宜加優敘高加討  
昇至臣所已奄奄待斃見其狀貌瘠瘠身長七尺亟  
抒衆憤梟斬市曹市人嚮食其肉殆盡卽輿情之共  
快知血戰之難民也至如軍武都司閻智等三十餘

級之捷及各鄉兵所獲零賊均當優賞示勸者也再  
照師行糧從措餉爲急信實必罰鼓勵爲先臣頃有  
疏題留八年新餉奉

旨速覆日今將士討賊伊始而枵腹以待呼庚可虞  
計臣諡急危疆知不待臣言之再瀆也至張全昌秦  
人也因家口安頓晉中而候領賞金馬匹以資飽騰  
且欲待曹文詔到晉與之合營目擊賊氛急期剪滅  
以報

奏李之宜

卷之十二

聖恩勦賊在臣疏未奉旨之時近見邸報有旨催文  
詔等赴豫臣心惴惴跼蹐靡寧其敢隕越明命以干  
罪戾伏祈

聖明矜宥臣不勝戰兢之至

查明功次并追勦情形恭報捷音疏

臣移駐忻州督勦高加討等賊除生擒渠魁斬獲功  
級已於二月初三日題報訖臣令諸將星馳追趕去  
後節據潞安叅將猛如虎平陽叅將虎大威臣標下  
中軍都司陳國威塘報到臣該臣看得此一役也以  
殲厥渠魁之餘孽形若鳥散而以萬死一生之窮寇  
勢實賜張乃諸將旬日窮追屢戰皆捷至斬獲五百  
一十八級此時雖不無未盡之遊魂然皆潛匿溪山

奏李之宜

卷之十二

夜行晝伏近鎮臣尤弘敷又督兵入山撈勦報斬四  
千餘級矣若猛如虎虎大威陳國威身先士卒膽勇  
兼優窮日夜之力滅此朝食而臣聞猛虎兩將以三  
千騎追數百拚死之強賊於萬仞高岡連換數馬力  
戰不休尤令人擊節不已有將如此賊不足平也除  
有功官丁并陣亡軍士臣先行給賞優卹以示鼓勵  
外近據定襄縣又報王剛餘孽節底兒等賊一股約  
有數千在本縣東南山白泉郊離城三十里焚搶臣



仍檄三將征勦務行剪滅以靖地方俟有斬獲另報  
外爲照晉中兵單餉匱素稱不振臣請留兵將又因  
中州告急星馳赴援退而多方鼓勵猛虎等將人思  
奮勇屢獲戰功臣本書生有何智略不過仗

皇上之威靈藉朝廷之賞罰懸示將吏曰有功者題  
敘陞擢無功者軍法從事而已今恭將猛如虎虎大  
威都司陳國威屢立血戰之功似不可不量加優敘  
以鼓後效同知蔡如衡先行紀錄以備優擢然酬功

出白

聖恩非臣所敢擅議也

卷之十二

二

援將星馳赴豫原非逗遛疏

臣去冬十月一入晉中見盜賊披猖所在焚掠急求  
忠勇敢戰之將未見其人以爲安得有如曹文詔張  
全昌者而臣與之討賊哉忽見嚴旨處分臣冒死具  
疏請調兩將人晉是時西賊尚未流毒中原也張全  
昌秦人欲送其母回榆林臣以爲紆回未便乃安頓  
家口於太原當其謝事之後盡捐家財以養死士馬  
羸強半鬻去止存百餘匹頭兵部覆疏蒙特恩給與

步未更集

卷之十二

三

賞金一萬以治資裝戰馬三百匹久領未到全昌嘗  
語臣云家丁止一千有奇不成一旅又無馬匹徒步  
難前必俟曹文詔到日與之其驅西往乃曹文詔正  
月二十二日始從大同發兵二月初五日始抵太原  
奉旨之日臣屢促兩將星馳赴豫今於初七日長驅  
矣其誰敢委明命於草莽也近見兵科都給事中常  
中原告急如火一疏催二將入豫責以逗遛并波  
及臣至謂二將酬臣薦拔之德此何語乎古人有言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臣之舉文詔全昌實因在秦時  
灼知其奮勇敢戰且部下多蓄健丁一旦棄置不無  
可惜故欲調之入晉勦賊爲朝廷惜將才豈有私乎  
且中州寇賊熾矣謂晉爲土賊不足慮非也晉中有  
賊半是往年渡河之秦寇嘯聚山林分掠州縣焚燒  
村舍千百成羣殺人如麻可曰此鼠竊狗偷也耶且  
秦中初無二十餘萬賊也星星不滅遂至燎原願當  
事母以臣爲杞憂過計也夫肉食者鄙未能謀遠往  
往賤曲突徙薪之策而貴焦頭爛額之功無事則巢  
幕處堂有急則手忙脚亂如今日者釀禍已久潰決  
難收至動天下之兵費百萬之餉悞蒼生者誰執其  
咎真可爲痛哭流涕也今賊逼近鳳泗

陵寢關係重大江北無一兵一馬若所調兵將盡從  
尾追日驅而南莫可底止所當急勅督臣洪承疇先  
發勁兵一二萬速馳而東堵擊其前成東西夾勦之  
勢若夫南阻長江北界黃河各有兵堵截賊如釜魚

可盡殲也臣愚忠自矢總爲封疆起見惟  
聖明鑒察焉

災異疊告晉事可憂疏

自古國家有水旱盜賊孽敵小人之禍天必懸象以示之所以仁愛人主之至也臣叨撫三晉敢言晉事山右連年災旱七載兵荒沴氣稜氣無以復加詎意維皇譴告震疊未已如沁州臨汾陽曲等州縣所報天鼓鳴地震綠焰如火如雷變異如此之極也臣不敢妄言徵應惟就晉事觀之其召致天變有不待天之告變而始知者赤子糜爛之後郡邑之元氣無存鹵騎蹂躪以來嚴關之單虛如昨禦侮無兵飽騰無餉邊外有插縱橫腹裏盡流土出沒兼以應候之雪雨俱亢遂致乘時之種蔕愆期交賊利於焚搶固已撫而復叛窮黎困於追呼競思挺而走險洵洵皇皇所在皆是况旁觀袖手呼應不靈即當局焦思展布無策幸戾既已如此災害因而並至民鬱宜宣何必天鼓之鳴民勞易動何必坤維之震千里赤地一望兵墟白骨夜號青燐宵見又何必氣稜巨觸火光

如焰東西閃灼譬烈如雷而後知其爲變異也哉凡此皆職負乘致寇尸位貽羞既不克爲未然之消彌又不克爲已事之補救率屬無能拊躬多愆儻藉曰明日旦之威示以爲創爲艾之實敢忘如水如淵之懼粟爲修救修備之圖夫亦曰人事之克盡庶天心其悔禍乎然而微誠薄德豈能感格伏望

皇上漢維災變之原妙運挽回之用將臣立賜罷斥俯謝天譴仍別選賢能仰承天意使天人相應和氣致祥請兵兵足請餉餉裕庶綠林潢池之禍漸消而時和年豐之應立至臣惶悚待罪謹具疏以聞

道將用謀制勝殲渠掃窟大獲全捷疏

臣寇賀宗漢混名活地草係前撫臣與高加討等同時招撫者也夥黨約五千有餘皆延綏近邊一帶人去年渡河入晉流毒甚烈屯住石樓縣地名花地窠據險肅聚雖陽就招安陰使餘黨四出搶掠秦晉沿河地方俱受其害臣去冬防河時遣平遙縣典史王世禎與加銜都司龔能諄切勸諭令之回籍移會延綏撫臣安插解散宗漢等反側不遵狡詐百出靈霍

卷之十二

二

陽岳等州縣屢報使劫皆稱活地草賊臣密行道將用計勦除救民水火去後節據分守冀南道副使盧友竹塘報內稱狡賊賀宗漢一枝屢蒙本院再三勸諭解散負固不服四出搶掠又蒙本院用計佯許挑逗強壯隨管勦賊立功分發各營食糧差平遙縣典史王世禎同加銜都司龔伯諄切勸諭因委本道移駐永寧料理其事又委汾州營叅將劉光祚至永寧就便收之仍帶多兵以備不虞宗漢等初猶豫不信

吳亮龍集

卷之十二

一

本道復差人曲爲曉示於初五日具稟到道開報投用四百五十七名定於十一日至州已經呈報本院訖不意包藏禍心欲借此賺城於原報之數止帶二百到州暗伏二三百於山後又預設奸細二三十名假充道丁併汾州營兵混入城內以爲內應等初十日住歇柳林鎮距州止五六十里本日午後有署州事判官劉士豪具稟到道本道密與劉叅將商議狡賊到晚作事伏兵外舉奸細內應大有未便不如就渠魁來見時即擒之隨發兵殺勦爲得先著密議已定賀宗漢同各大頭目如大狼頭真名高吾顯虎眼將真名衛進霜四天王真名衛進寶總虎真名賀進卿混天虎真名張四竝不知名爭天王等於十一日午時前來見本道先爲溫語慰勞除賞折羊酒銀兩外賞以紅紬紅布差人引之見劉叅將到時亦賞以羊酒餅食用間預伏健兵出盡數立殲之隨督本營軍兵併本道家丁勦殺餘黨各奸細與伏兵併

近城之兵齊來迎敵劉參將奮勇身光各兵用命將各賊盡數勦獲訖塘報到臣該臣勘得賀宗漢一夥原秦中邊賊最兇且狡肅聚花也宸焚劫西南數百里之內受其蹂躪非一日矣臣推誠撫諭屢示恩信遣官勸令解散回籍而負固不服惡焰愈熾今欲收之營伍緩圖消弭之策仍復謀爲不軌藏奸細於城中伏精銳於郭外若非偵探之確預有隄防安能聚首惡並殲於一時而餘黨受戮於次第也哉光是道臣盧友竹與臣密商殲滅之策嘔盡心血府臣趙之序屢次具稟謂此賊勾連秦晉諸寇不急爲剪除爲禍巨測適值高加討叛去臣檄道臣移駐永寧督叅將劉光祚兵協勦叛賊而陰圖宗漢乃宗漢等罪惡貫盈天奪其魄光祚手刃渠魁渾身是膽又能於四日之內掃蕩賊巢前後斬級至以千計從前諸將所未有也道臣盧友竹漢心卓有勝算妙略恰中微機親督料理布置方略光祚之功皆其指掌知府赴之

摩力贊勦該克佐壯猷措辦糧餉更饒苦心並應優敘叅將劉光祚廣武斬獲之功原蒙

聖鑒今感恩奮勇力圖報稱儻復其原級以備異日登壇之選武亦

皇上鴻臚英雄之妙用不妨破格鼓舞者也若加銜都司該能平逆縣典史王世祜併饒膽智出入虎穴九死一生用謀用間俱得其力似宜量加優陞臣未敢以懲弁小吏而泯其勞也雖然活地草餘孽奔潰

南甌實繁有徒而平陽諸州縣殘破至極天久不雨耕種愆期饑民嗷嗷爲盜日衆雖賀宗漢高加討劉浩然等諸渠魁幸已殲除而零賊出沒尚費收拾兵少則力薄不足於勦兵多則餉匱甚艱於食臣憂勞過度心血皆枯不知何日仰副皇上廓清之望也有鞠躬盡瘁而已

特料食吏加耗私派之弊疏

竊惟三晉遭大荒大盜七年於茲民生其間如久病之後元氣虧損奄奄待盡醫者不加培養而日迫以攻尅之劑人之生者鮮矣有司之於殘民何以異是彼絀保障而尚繭絲識者猶譏其不勞心於撫字而况股削之以自肥潤其爲攻剋不更甚乎臣嘗問齊豫之間加耗爲重不意晉中亦然晉自用兵以來私派爲多不意至今日亦然夫今日所存之子遺從盜

賊鋒鏑中剩有此殘喘

皇上屢蠲屢賑不能冀其生聚者而以供不肖有司之剝削鷹鷂之逐其容緩乎如大谷縣舉人知縣劉芳聲者其稊狀甚可異焉此一官者才本闢茸守更離齷百端營利無復廉恥之妨一味剝民不恤皮骨之盡加耗至千餘以徵收爲外府取民間賣兒貼婦之錢是可忍也每事有攤派輒因公爲科歛貽百姓敲筋挫髓之害獨何心欺朝廷之額課有限而有司

之攫取無窮新餉之加派苦多而貪吏之私斂更甚若不痛加禁革民不堪命挺而走險誰實毆之臣以爲貪吏不除大盜不止何也盜之日熾緣於民窮民之日蹙緣於吏貪是故除盜莫如安民而安民莫如擇吏擇吏之術在獎廉祛貪夫使吏留所加之耗所派之貲以予民民可無逃也使民輸所加之耗所派之貲以完賦賦可無逋也甚矣貪吏之爲害烈也臣故糾一劉芳聲者以爲加耗私派者之庶晉之有司從此而滌濯自勵乎伏乞勅下吏部將劉芳聲照貪例處分更望申嚴加耗私派之禁吏治幸甚民生幸甚

錢象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疏

據山西布政司呈詳到臣該臣看得晉中見在之盜有限而未來之盜無窮見在之盜自諸兇渠授首之後竄匿山谷多者千餘少者數百督兵搜勦次第可靖所謂未來之盜則各州縣之饑民是也晉民有三苦一苦於兇荒無計餬口則爲盜一苦於追呼無力完糧則爲盜一苦於殺擄無策保全則爲盜此三苦不除盡人皆盜比戶皆盜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轍殷鑒不遠臣故曰未來之盜無窮也青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謂民之所以爲盜者繇賦役繁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臣三復爲之流涕雖然此猶就居嘗言也今觀三晉之時勢則尤可哀痛矣鹵寇文竄兵荒洊至臣嘗行間目擊有數千家之邑竟日不見炊煙但數間破屋仰見天星而已惟見白骨橫野一二老嫠衰翁奄奄氣息不屬而已蓋其廬舍已蕩爲黃埃衰草問之則曰某氏之

居也某死荒逃某盜田園已鞠爲斷葛荒葵問之則

曰某氏之產也某死某逃某盜臣欲招其復業任耕則曰若死若逃若盜已若而年通賦已若而歲業其業則賦其賦有死不敢況又無人可招無力可耕乎臣爲之投淚相對及抵州縣則應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動曰崇禎四五六七年之遭額若干矣捉一欠糧花戶如獲大敵比至朴之柳之抵死而無以應也可奈何則爲晉之民者催科既無可催科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徒驅零星赤子殉之於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無可敲朴徒驅通賦頑民盡之於潰池之中而已爲晉之官者考成既無可考成徒令爲法受過者刺手而待叅罰之至而已叅罰又無可叅罰徒今日暮途窮者灰心而待戮斥之及而已臣目擊心隱而不以入告是臣負

皇上而誤蒼生也臣罪多矣且三晉之州縣有百臣不敢一槩市德也舉其殘破之尤甚者數處此數處

者蠲之亦逋徵之亦逋急徵之亦逋與其徵之而有司以空名爲

皇上欲怨急徵之而有司以空名爲

皇上雖思孰與蠲之以明朝廷德意乎且蠲之則反側有肯丘之望田廬有還定之期生聚急公不過數年徵之則逃者不復蠲粟者又復逃俱殿之而爲盜是徵之逋無窮期而蠲之逋能幾何也

皇上固固保民當有不待臣言之畢者矣伏望

聖恩赦其夙欠俾其近徵一如司臣禁廷桂言如沁

卷之十二

水河曲遼州和順樂平隰州永和大寧蒲縣臨縣石樓平順興縣嵐縣靜樂靈石黎城吉州鄉寧岳陽垣曲沁源永寧州寧鄉汾西二十五州縣俱當免其七八兩年一切錢糧并蠲六年以前拖欠如平定忻州武鄉沁州榆社絳縣翼城浮山平陸霍州萬泉陽城襄垣屯留十固州縣當蠲八年正徵十分之五并蠲六年以前帶徵令有司之爲元結者得舒四體以行

撫字刺史之爲賈掠者得蠲徭役以招荒散則化賊爲民不至脇民爲盜臣得以收拾殘黎保合餘燼以報

皇上一二年之內民安盜息而搶攘之局底定矣如謂邊土民屯額必不可缺而欲取足於待斃之孑遺臣恐援勦百萬之費不少於災黎遺欠之數也願司計者熟籌之也近見戶部覆臣疏爲繁峙諸州縣議蠲議停所蠲者僅及遼餉存留夫遼餉預徵完納過半所欠無幾存留係驛站及官生俸廩之類然亦幾何謂之未始蠲也亦可臣對此殘民痛哭流涕仍請命

皇上照大同靈昌例逋賜蠲賑總被鹵患俱屬邊邑無異視也更有請者晉中七載兵荒殺戮逃亡者十居五六糧起於田田荒而糧在徭起於丁丁死而徭存存有司競尚繭絲致累見在里戶包陪有一丁而陪數丁者有一里而陪數里者富者皆窮窮者皆盜臣



行各州縣清查絕丁荒糧其丁絕者盡行除豁其糧  
荒者望量寬考成分以覓百姓陪累之苦尤目前  
救濟之急著也

標兵經制允宜畫一疏

臣屢接部咨奉

明旨內云巡撫標兵以三千爲率准另爲一營不許  
與戰兵牽濶欽此臣自到任之後因防河戒嚴親行  
調度嗣以討賊督兵行間查覈未詳酌議未定不敢  
草率具疏昨又准兵部咨文奉

明旨內云各鎮撫臣標兵多者減至三千爲額少者  
仍舊不必槩議增加欽此臣細查山西標營舊制原

額標軍七百三十四名中軍一員月支廩紅等項十  
五兩六錢六分坐營一員月支廩銀三兩千總一員  
月支廩銀二兩四錢把總二員每員月支廩銀二兩  
一錢每軍月支餉銀四錢小糧米三斗每歲支布花  
銀三錢折色銀七分馬騾七百四十三匹頭每月支  
料九斗草三十束俱照時估不等大約共用銀一萬  
六千五百八十兩有奇小糧米二千六百四十二石  
有奇此標營舊額也自崇禎二年前撫臣耿如杞因

商犯入援添設軍丁併節年征勦流寇收葬漢丁共三百二十九名合前共一千六十三名餉銀不足至取北樓缺額空糧三百六十六分支給各丁惟馬騾節報倒損甚多止存三百六十五匹頭兼以大荒大盜州縣殘破至極所徵民屯銀兩徵解不前今迭欠月餉半年而小糧米取之軍屯歲凶絕無徵收年餘未給軍士饑疫遂不可支矣臣竊議得標兵三千始成一旅山西獨苦措餉之難已不敢望增數倍惟是

吳恭亨集

卷之十二

三

外鄰強鹵內多狡寇原與他省不同若僅止千兵實不足供折衝禦侮之用明旨所云不必概議增加蓋酌量於緩急之間非概不許加之謂也至原設廩糧等項太薄官不足以養廉兵不足以餬口欲加訓練難矣今臣倣督臣標營之制准部臣酌議之規從頭清理寧簡毋濫務求畫一以垂永久大約兵以一千五百爲率馬以七百匹爲率中軍設叅將一員每月應給廩紅等項銀十八兩坐管守備一員月給廩紅

吳恭亨集

卷之十二

三

銀八兩千總一員月給廩銀四兩把總二員每員月給廩銀三兩馬兵管隊二十八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四錢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有馬葬漢軍丁三百名每名月支餉銀一兩二錢有馬營丁三百七十二名每名月給餉銀一兩步兵七百六十八名每名月給餉銀九錢每軍歲給布花銀三錢折色銀七分爲數甚少然以原額屯米令各丁通融支算不必議增馬騾七百匹頭每匹月給草料銀一兩較前額微減比見在之額兵添四百三十七名當選募健丁馬騾補三百三十五匹頭當於兵部解發六千兩內買補又禦鹵長技莫如火器應添火器守備一員月支廩銀八兩令領新兵需管訓練以便責成添把總一員月支廩銀三兩以上每年官軍共該支俸廩月餉馬匹草料等銀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一兩八錢內除原額銀一萬六千五百八十兩三錢并除北樓空糧應還召募邊兵外實該增添銀一

萬八百七十一兩五錢遇閏外加銀二千二百四十一兩四錢伏乞勅下部議或取之停賞或取之裁扣民壯工食以充前項軍需兵止存三千之半餉酌之邊腹之中雖於舊制微有所加而較之各鎮猶存見少此萬萬不可再減者也至領兵各官亦宜酌定如見任中軍都司陳國威忠而且勇廉而有伺歷俸已久屢著戰功節經題敘在案近日越境追剿逃兵及勦高加討等賊斬獲功級俱載塘報似應加叅將職

吳志立

卷之十二

三

衙仍管中軍事事權既重則營制一新臣責以整頓易易矣坐營守備往年皆割委之官新經裁革當選謀勇之將臣訪得蒲州營加銜都司薛敏忠起自行伍屢立奇功近日防河勞績尤著兼有健丁百名馬五十匹足資折衝若推補此缺臣可鼓勵以收勦賊之功又訪得原任守備馬一麟技勇兼長膽氣絕人臣近招致標下驗試其所製火器委多可用應授以守備尚管訓練火器爲防秋城守計斷不可無此一

官也其餘千把等官及各軍丁容臣逐一遞汰務精銳敢戰以少勝多目今流土諸寇所在往逞就近督勦調度更便且省會藩封要地不有勁旅何以居重該臣謹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兵部右侍郎楊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俯從臣請勅下戶兵二部建議具覆臣得及早選練以新營制

卷之十二

臣病萬難痊可危疆不堪重悞疏

臣樛櫟散材蒲柳弱質通籍二十餘年非薄書軼掌則攬轡馳驅致身之義不敢不勉况蒙

聖恩拔自廢籍以涖至今官恕其狂愚曲加委任高天厚地莫可爲報今填撫山右矢竭捐糜以紓西顧豈非至願臣獨何心敢以病請而展轉思維微臣性命爲輕朝廷封疆爲重若因臣病致悞地方死難塞責又何敢隱忍不言謹以臣近日病狀爲

奏孝元集

卷之十二

皇上陳之臣之病始自崇禎二年冬十二月是時巡按河南逆犯順逼近京邑撫臣范景文督兵入援一時倉卒風鶴皆警臣移駐磁州因地方空虛荒盜相因募兵補伍及一切文案山積晝夜靡寧忠憤填胸憂勞過度遂得吐血怔忡之病臣年纔及壯初不爲意役竣回道復從真定改差延綏賑濟探虎狼之窟披荆棘之林艱險備嘗風氣異宜水土不調風疾轉劇賑濟甫竣又蒙差按陝西日在戎馬益減之

場憂危至極心血俱嘔而前疾益甚襲曾具疏將情哀籲奉有督數將吏不得稱病之旨扶病視事奈中士民無不念臣危臣者荷蒙

聖主寬恩幸及瓜代數年以來藏拙冷署強半著籍從事藥餌去年六月疾復大舉延醫調治正欲具疏請告而適值鹵報孔棘未敢拜進不意悞被延推巡撫山西會推諸臣無不謂臣多病恐難勝任者不待臣自言也特以

奏孝元集

卷之十二

聖恩隆重晉地殘危不敢遽辭力疾趨任已六閱月矣到任以後不遑寧處奔馳平汾鼓勵道將督兵防河賴

皇上威靈西賊屢窺未得竊渡大同逃兵叛入五臺警報一日數至臣從平陽星馳入省數晝夜行六七百里發兵追勦賴

皇上威靈勦撫並用幸無他虞高加討賀宗漢寇撫後復叛掠衆焚掠人心洶洶臣移鎮忻州調兵征

討賴

皇上威靈渠魁俱殲斬獲亦多凡此皆臣職分內事湊以不獲先機消弭負罪地方何敢言勞而心血不覺耗盡元氣因而傷損三月初八日仰遵移鎮明旨十一日行次介休病遂大作吐血數升昏暈仆地半日方甦旬日之內吐血不止怔忡達旦不能成寐延醫王夏診視相顧咋愕稱是積勞之極大傷心血虧損元氣非數年靜養遲難痊愈調治數日臣繫

史未竟集

卷之十二

三

心河上萬不得已與疾南行二十二日至平陽檄同知盧煥前往查沿河防兵監紀同知范廷輔催督泰將虎大威等垣絳一帶追勦流寇纔一披發而眩暈不省人事者久之日來神不守舍事多健忘虛火上炎頭痛欲裂骨蒸煩熱而赤如火耳作蟬鳴時喘時嗽或痰中帶血或腰背酸楚飲食減少形容枯削臣簡查方書自知此症名為勞瘵凡得此疾十死一生臣不覺仰天隕涕壯志未酬主恩未報一腔熱血灑

向何地今委頒旅署晝夕呻吟苦難名狀臣始知有性命之憂矣河上雖報賊遠地方正思拮据而臣病若此一身狼狽萬念灰冷命也如何竊念風寒飲食之疾可治以湯藥程效旦夕而臣耗者心血傷者元氣虛損勞弱全在精神非湯藥所能治旦夕可計效者臣身任何事而可以病軀復為

皇上料型封疆哉使臣一旦填溝壑以死勤事亦可無憾今抱此萬難醫治奄奄不起之病日深一日則

史未竟集

卷之十二

三

地方事必日悞一日以狗馬之病而悞地方之事以瘵瘵之軀而肩封疆之擔不及早引退敢遺君父西顧憂臣死不瞑目也臣之病秦中士民知之長安諸臣知之非始於今日妾因今春舉發萬分危篤醫藥罔效事務廢弛恐悞封疆瀝血上懇非敢以危詞聒

讀

天聽惟望

聖慈垂憫放還田里若幸而少延殘喘圖報尚自有

日卽不幸溘焉朝露得歸骨先人之壠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柴菴疏集卷之十三

欽差提督鷹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會都御史臣吳桂題

撫晉 崇禎八年

南賊幸已出口微臣席藁待罪疏

臣於本月初六日督兵繁峙繁峙去茹越口六十里據東路營叅將劉宗苗塘報是日午刻南賊出口已盡寧武鎮臣提兵應援應州臣分布標太等營官兵於各隘口以資聲勢為末勦計今猛如虎領兵駐馬蘭虎大威領兵駐茹越陳國威領兵駐胡峪計南賊之掠應朔不久亦當出邊諸將雲集或得一創臣席藁待罪久矣今乃敢請於

皇上也晉雖三關設險畢竟以大同為第一重藩籬名為邊鎮實同腹裏兵馬之單弱牆垣之頽圯糧峙之空匱

皇上所洞鑒也自去秋蹂躪以後屢奉

明旨申飭悉備修防不啻三令五申臣敢不竭勉從事而積壞已久整頓為難且備火器嚴城守詰奸細飭保聚堅壁清野以忠義激發人心以賞罰勸懲將士臣之所能也立枹鼓使三軍奮勇敢戰身先士卒令人人用命奏斬馘之功非臣之所能也今南賊蓄謀甚狡自入陽方直走忻州意圖太原臣幸駐忻州羣民死守飛調三營將士檄村民歸併堡寨用火器擊賊以是城堡無恙所掠者山中牧放之牛羊及秋禾徧遭蹂踐而已然賴有督臣楊嗣昌勦師代北共奮同營殫力固守邊鎮藉以寧謐臣始得一意調集各營之兵遏賊南下之路而解忻定之圍此殆邀有天幸而總無以解臣之罪邊吏不戒致南賊入內地蹂躪浹旬來不能禦去不能殲罪一也鎮將畏賊如虎臣不能作其勇而敵所懷罪二也援兵遠者既不能旦夕到而近如雲鎮又以寧武道臣不卽給支糧草之故悻悻而去罪三也寧武兵不能辦賊又素慣

薛逃所過村堡遭其騷擾民間苦之不啻如鹵臣格於鎮臣不能約束而多方令三營將士爲之前驅以防其潰卽此一事尚費調停安望殺賊罪四也臨邊各州縣營堡屢經兵荒蹂殘之後儲積孔艱所在空乏而臣無足食之衍罪五也臣本非邊料又有嘔血怔忡之病恐悞封疆不得已屢乞骸骨原非假托今積勞口甚積勞日多積疾日深以虛癆之身負艱危之擔不自量力召侮有因罪六也臣有此六罪安所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逃於斧鉞伏望

皇上先革臣之任使臣得一日之暇從事藥餌調治病軀少延喘息急簡精力幹濟之臣料理晉事然後勅下閣部議臣之罪恭候

聖斷速賜處分以爲封疆之吏不能悉守封疆之戒臣生死銜恩沒齒無怨

山右鹵警方殷流寇乘虛可慮疏

竊照秦賊數十萬流毒五省飄忽無定其偵探則雜布於九流之中其衝突則搗虛於無備之地年來所過各省州縣備嚴則去備疎則攻有兵則避無兵則掠此其情形之大略也目今大兵雲集殲滅在邇督臣洪承疇設奇制勝基布星羅環豫楚以列營聯秦蜀而布陣到處是兵無險不據蠢彼遊魂立觀授首此其時矣臣有深慮不得不預爲早計以共圖萬全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者臣計蜀有劍閣連雲之險楚有洞庭漢江之阻豫有陝雒嵩渾之固今扼要之地俱設有重兵使賊畏而裹足獨山西一塊土與秦寇所隔僅盈盈承帶水耳臣日與諸道府悉心料理爲防河之計者不遺餘力自醜鹵闖入臣待罪代北巡東守南兩道俱缺推者未來料理乏人各營精銳調集防邊長河千里崇若旣脫卽分列弱卒數百其何能守近接督臣洪承疇六月十七日咨文內稱親督將兵入秦督勦但大



賊二三十萬分股數多四散逸走其西安平鳳與慶陽延安到處可以相通隨地可以奔入若一奔入鄜延上下處處皆可渡晉本部院先慮晉中東岸急宜防堵今賊苗頭已向鄜延等諸臣晝夜思維晉在河東秦在河西與其待賊將泊而防之於東孰若乘其未渡而趨之於西蓋今日發兵措餉六月辦賊者乃勦局也言勦則必困之死地令其一步不敢動藏之行間令其一賊不復留當必不令其狂奔復窺伺河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三

秦而弛防於晉也在晉以守爲防無不罄竭之心力而兵寡河長分布難周結筏偷渡窺足易入秦不勦賊則已秦而勦賊也鄜延之間可無大將重兵扼賊奔潰之路乎哉不然秦寇潰而奔晉晉兵單餉匱必不能禦勢必復煩督臣提兵而東追兵集之日恐賊已奔畿南走河北窺山東其決裂有不忍言者臣以勦兼防之說不獨保全河東股肱亦以鞏固神京右臂廟堂之上不可不熟計早斷者也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一

稟報擒斬鹵賊功級情形疏

鹵賊未入犯之先屢奉明旨申飭保聚之法多備火器歸併堡寨預懸賞格其爲防禦鼓勵計者至周悉也臣飭所屬州縣遵行惟謹各鄉堡寨查給鎗砲火藥鄉民皆能奮勇擊賊賊以是屢攻堡寨不能尅而被鎗砲中傷死者甚多強半拉去無徵不信不敢入塘報也而斬鹵首百餘級擒活葬十餘名奪牛馬無算種種見報臣一一親驗皆實量賞示勸乃將士反不能乘瑕擊情何哉亦足羞矣內如鄉紳訓練練丁如吏部郎中孫傳庭之遣王承嗣等用飛砲擊賊賊以遠遁又遣孫劍等設伏奪獲馬騾進士丘茂華遣家丁田應秋等擒獲活葬所吐情形最確又如鄉民李茂奎李之本等皆斬鹵首各二級呂令村收葬前至千二百枝賊竭力仰攻而鄉民効死弗去獲其雲梯等物安守福等已爲鹵所掠能乘機殺賊潰圍而出幾與副將猛如虎等筐村之戰王忠賈村之捷先

後競爽如此者功固可泯乎哉鹵之不敢南侵旋復北遁未必不得力於此夫鹵騎突如其來蹂躪內地二十日矣援兵無一至者而僅僅得此於士民城堡無虞蓋賴廟社之靈邀有天幸矣若不分別敘賚何以鼓勵將來而作人忠勇之氣乎所獲馬騾百餘頭匹擇其臆壯者給價留營給軍士騎征之用餘給本人充賞首級活葬臣量行給賞仍應照例頒給大賞合於督臣所請懸賞銀內容取臣一分給示以朝廷鼓舞德意夫式蛙之怒可以作勇市駿之骨可以致士得

皇上一番鼓勵堡寨皆設險村農皆制挺矣

晉士周疲已極懇蠲優免之征疏

崇禎八年六月十一日據山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

袁繼咸呈詳到臣看得生員有優免自

祖宗朝而已然矣士爲民之首所爲免其徭役優其生計將以育才養取儲異日之用也故養士不厭厚也我

皇上風厲學宮甄陶多士教之育之意甚懇懇前者以軍糈告匱司農無所紓仰屋不得已算及生員之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優免此權宜之計非正大之規也然使處安富之地享樂利之休卽捐俯仰之資以急軍國士赴義惟恐後而非所論於晉之士也晉自大兵大荒被盜被剽六七年於茲無不殘之邑里無不逃之戶丁無不蕪之田畝民之脇從爲盜與展轉溝壑者十八九矣凡我諸士妻子被剽身死鋒鏑流徙他鄉四廬蕩盡至有不能具冠衿殯父母者他省所未有也今各州縣錢糧經臣題請蠲者蠲矣緩者緩矣生員優免亦無

可優免矣而猶且徵之比之不得與齊民遽一視之仁非所以恤士也臣查山西一省生員優免銀共一萬一千餘兩止三四兩年完解耳至五年止完解一千一百八十餘兩捉襟露肘已可槩見自後奉旨免徵拖欠至今近又奉恩詔豁免六年前拖欠諸士聞之方爲手額乃豁免之詔甫頒而復徵之令旋下何以示信且前此既多拖欠豈役此遂能全完計今日取之士子者額雖近萬完僅千餘朝廷不靳十萬以賑饑民又何惜此數千不以業貧士乎臣竊謂晉之生員優免一項仍宜遵照恩詔豁免便益以其佐軍糈者無幾而失士心傷大信所關固甚鉅也

防河禦寇並急要地單虛可慮疏

竊照交城山一帶綿亘六七百里南界交文東連陽靜西接汾永北通興嵐深崖峭壁層疊紆迴實爲盜藪近有小裁縫王剛餘孽等賊不時出沒其間因此山分隸各縣不相照應賊至諸兵追兵到而賊又遁矣以是餘氛難靖此禦寇一要地也石樓隸於汾州遠在西河與秦止一衣帶水地方殘破已極斗大一城孤懸河畔四野蕭條幾同阡脫前守南道臣盧友

英華疏

卷之十三

二

竹議欲倣靈昌州之例歸併寧鄉臣以

祖制未敢輕改而士民亦不願爲附庸其議遂止今西寇耽耽思渡土賊不時竊發如花地窰崖頭等處甚爲可慮是防河一要地也自非各設守備領兵駐防未易收救寧之効矣臣屢行各道從長酌議去後今據署分守冀南道事汾州府知府趙之庠呈稱石樓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以資捍禦卽今財盡民窮不敢議設錢糧查得雲裏飛等賊殲滅臨縣吳城青

龍解嚴卽將臨縣防兵一百七員名青龍防兵一百七十員名吳城防兵一百四十二員名共四百二十員名頗成一旅其各軍月餉有頂食太原三衛空糧者亦有地方設處者見今西賊披猖仍依舊貫惟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每年公廩等項查汾州府屬汾陽平遙介休孝義永寧寧鄉每年派監視人役工食銀共五百二十八兩監視已撤此銀移作添設守把廩紅等項其餘銀兩留爲本營置買馬匹器械并軍

英華疏

卷之十三

三

士月餉不敷之用不費公帑不派小民庶要地轉危爲安等緣由到臣又據巡寧道臣馬之陞呈稱文谷口原委有防官領兵二百餘名中有文水縣練練鄉勇近奉旨給興工食然兵寡不能禦賊今宜添設守備一員把總二員於本院標營撥發步兵一百名本道門下馬兵撥發五十名本院所委防官張士俊帶有家丁一百名自備馬四十八匹合之得馬百匹兵四百五十名亦成一旅卽以張士俊統領駐兵於三

座崖梁家寧等處居中防禦除文水鄉勇及標營本道馬兵原有工食額餉外其餘卽於交城等縣鄉勇工食中分給亦爲易辦等情到臣臣再四籌之交城山寇大約村民與之相通緣去條來無有定巢每發兵入山賊輒遠遁未能盡勦費餉已多若居中設有守備駐有防兵則偵探旣確無玉石俱焚之憂扼險堵防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禦寇之便計勝於勞兵費餉遠矣石樓逼近黃河其地土荒蕪百里之內俱無炊煙地僻則譏察無人河窄則宛涉甚便且叢爾孤城單危易乘若設有守備駐有防兵則分布河干可以張勢禦外合爲一旅可以堵寇安內此防守之便計勝於併縣爲州遠矣今據兩道臣言兵馬錢糧撥派俱有成議不煩增募不費公帑此鑿鑿可行者也惟是將領關係最重不得其人與無兵同臣查訪得中路援兵營中軍張士俊七尺雄軀超羣勇略素有戰功載在塘報本官養健丁百人自備馬四十八匹

有志立功亦近來赴樞之選也似宜授以交城山守備實缺責令勦賊臣標下加銜都司龔能臨機應變饒有膽略熟諳西河地利擒賀宗漢斬雲裏飛等來往賊營皆用間成功威名素著諸賊之膽堪當一面似宜授以石樓守備實缺責令防河臣見近日樞部裁革劄委諸弁無非欲重事權之意故必奉有欽依而後威令始行彈壓始重今之議設實一背權宜之急著也儻流氛已靖炮鼓不驚事後不妨議撤也

流賊攻陷陝州河北震都可虞疏

臣於本年十月初五日具疏恭謝

天恩卽於初六日叱馭而南十二日抵平陽而臣九月內所發太原營兵已駐防平陸標營兵駐防芮城潞營兵駐防垣曲因探賊者屢報河南靈陝一帶流寇數萬條去條來剽營其間意在渡河而平芮正與對岸止隔一衣帶水也十六日午時據太原營副將管泰將事猛如虎塘報到臣該臣看得西賊久聚陝

卷之十三

靈之間耽耽窺伺臣屢飭官兵晝夜防堵頃報賊攻陝州於十四日夜二更陝城已陷賊縱火燒毀房屋喊聲震地晉中平陸縣與陝州正屬對岸相距數里西則芮城東則垣曲在在震鄰幸臣所調發猛如虎等兵駐防各渡口旌旗相望聲勢大振臣聞報卽從平陽親歷河干嚴行鼓勵稽查船隻盡收北岸以伐竊渡之謀揚兵河畔多備火砲以張糾拒之勢河水未合或可恃以無恐然亦危矣假令潼關早設大將

駐有勁兵扼秦豫要衝賊豈敢輕犯陝州乎今勢甚披猖猝難收拾不獨三晉陪危已也

卷之十三

鼓勵官兵鄉勇協守防河事宜疏

臣前據防河副將猛如虎報稱十月十四日夜賊攻陷陝州與平陸僅隔一河該將在河北岸救渡難民多設大砲拒堵賊寇及臣調發標太等營兵馬分布各渡口聲勢頗振臣親歷河干嚴行鼓勵稽查船筏揚兵張勢緣繇具疏題報去後十月十七日節據守東道臣吳阿衡塘報到臣該臣看得狡賊自破陝州倏東倏西不離沿河一帶耽耽窺伺未嘗一日忘山

奏朱聖集

卷之十三

二

西也近報死賊有在蒲城白水者逼近朝韓則蒲州河津對岸也有過潼關圍陝者攻城焚劫則芮城平陸對岸也臣抵平陸開太陽等渡咫尺陝州孤城被掠氣象慘淒乃初四日賊從閤靈來者又復大肆焚劫幸豫撫督兵追勦賊乃東遁臣抵芮城開太安等渡隔岸閤鄉防兵指言初二日祖鎮兵馬追賊情形一望山河多成戰場臣一點查防兵鼓勵鄉勇其在平陸村落荒蕪鄉夫多者百餘少者數十芮城

各渡口鄉兵甚多即監生任紹統所練六百有奇儘成隊伍其餘皆以數百計與官兵聯絡河干大壯聲勢道臣吳阿衡分設鎗砲火藥足用布政司又解火藥萬觔大砲五十位臣俱令分布要害以資擊賊惟是今歲夏秋大旱故河水淺窄真如衣帶水結甚易蒲州以東芮城平陸間有水合或不能堅至平陸之東五十里名曰三門山勢紆迴水從三門建瓴而下中有一石所稱砥柱也臣親履其地詢問父老僉云每年易束惟去年仰仗

奏孝廉集

卷之十三

六

皇上威靈水橋未結三晉生靈億萬受福今歲沍寒最甚幸水可以屢邀惟多設兵砲嚴防而已其蒲州以北河津之禹門鄉寧之船窩師家灘乾柴坡等處及吉陽大永等州縣居河東西背陽向陰近報水結百餘里處處可虞臣採大寧知縣丁嘉謨之議浣築水牆間設砲臺又令鄉夫盡夕鑿水平陽營虎大威兵馬於此駐防沿河各邑新遭旱蝗斗米四錢料豆

章求俱無覓處轉運皆自數百里之外艱苦異常合  
三晉之兵力與臣之心力不敢不竭盡以圖萬全至  
成敗利鈍非臣之愚所能逆覩也臣竊謂賊聚於秦  
隴殲之猶易今流毒各省滅之較難何也從來盜賊  
不患其聚而患其流不患其多而患其分彼無所不  
分則無所不掠我無所不分則無所不寡今欲早奏  
蕩平非動兵十餘萬每股以二三萬兵綴之使賊饑  
疲不暇攻掠寔投電擊盡斬其有馬強賊而後老弱

奏不更去

卷之十三

二

可招而撫也俟大寇殲滅稍有次第必如先朝設縣  
治設縣撫之例分投安插奪彼刀劒易以牛犢給之  
粒種安以田宅大勢乃定流禍乃止若目前兵寡賊  
多零星斬馘東追西軼終難收拾廟堂之上毋謂此  
鼠竊狗偷不足慮也臣因報流賊情形而併及之至  
臣親履河干馳驅於怒濤層氷之間距省會千有餘  
里一切文移章奏動淹時日伏望

聖明矜宥稍從寬假庶臣得以一意調度防河枕戈

臥冰非所恤也

卷之十三

三



臣親歷津河嚴督防堵疏

本年十一月初九日據分巡河東道臣羅應許塘報到臣該臣看得往年流寇每至冬間水橋一結則往來惟其縱橫習爲固然以是晉地有秦賊秦地有晉賊路徑熟諳如履其家自臣去歲督兵嚴防始伐狡謀而今冬謀渡益甚河冰早結天亦似欲借之筏者臣歷平內分布兵馬料理糧餉粗有次第灼知河北要衝惟三門以東故面商道臣吳阿衡移駐平陸多

奏未覓集

卷之十三

三

設兵砲以防之近據猛如虎等所報秦寇窺伺情形固甚岌岌也臣因禹門以北屢報冰結單騎馳赴河津從河津二十五里抵禹門見其形勢險峻兩山相夾中有一門卽所傳爲龍門者是也夏秋水漲勢若建瓴今水淺濤洞居然安瀾望其北一山遮蔽河水堅厚從此以往接鄉寧之船窩乾柴坡師家灘香爐崖吉州之壺口等處無處不冰中有一二處山崖陡峻人不能渡餘盡平坦皆利攸往對岸爲宜徂川往

奏未覓集

卷之十三

三

日渡河多從此地何可不防臣急調坐營守備詳敏忠兵二百八十餘名又檄催道臣羅應許移駐鄉寧徵其健丁二百餘名與黃家佐兵五百共一千有奇分布協防發布政司所解大砲二十位令之扼要擊賊臣因暫駐河津多遣偵探鼓勵鄉勇調劑兵食最可憂者晉中自七月至今亢旱不雨赤地千里二麥未種人心皇皇而平陽各屬爲最甚至鄉寧一縣殘疲至極米豆草束無可覓處四野蕭條山路險惡近河百里之內無一村一民軍士露宿河畔饑寒可憫臣多方犒恤那措錢糧設法轉輸嘔盡心血饑饉師旅災害並至監門圖繪未盡形容萬一賊擁衆而來尚忍言臣目憐心惻惟枕戈履水與同甘苦竭力守此殘疆以庶幾圖報聖恩於萬一而已

恭報緊急賊情疏

十一月二十日探探賊快手劉官報稱十八日到韓城縣探得流賊一股見在白水西鄉一帶口風要從龍門等處過河等情本日申時又據吉州守備賀明威塘報稱大賊苗頭向鄆延雒川懷北黃龍山等地逼近黃河西岸二百餘里且係吉州壺口徑路等情又據陝西韓城縣知縣左懋第申稱十七日報賊在白水地方洪軍門領大兵二萬餘隨勦十八日接本

卷之十三

三

院明文正欲具報間十九日聞兩路報一報北路大賊繇中部宜君過雒河一報南路大賊繇澄城過雒河俱入雒川界雒川離韓城止一百五十里大賊逼近兼水橋堅結之時勢必繇禹門船窩等處渡河等情到臣隨將蒲營守備賀震彝兵五百調防芮城將芮城防河臣標下中軍陳國威兵馬一千急調發龍門等處將副將虎大威兵五百發鄉吉與黃家佐薛敏忠賀明威等兵協同防禦臣復差健足飛調鎮臣

卷之十三

三

王忠親督勁旅前來鄉吉等處與各兵堵禦又移咨督臣洪承疇咨開秦賊大勢已竄豫楚頃報有賊二股苗頭向鄆延雒川而來勢亦不小吉州壺口鄉寧船窩等處水合百餘里在在可虞即有防兵勢難周布延鎮總兵王承恩原奉旨職勦鄆延河西一帶之賊不知近日駐兵何地晉省兵馬單弱本部院素所稔知萬一狡賊犯晉勢必狂逞畿輔逼近京師山左關係漕運安危重大今據報距河二百餘里旦夕可至非仰藉大兵就近追勦從宜雒一帶遏其狂焰則水堅之處擁衆飛渡滋蔓難圖事干封疆合差健足馳請救援合咨前去煩爲軫念賊逼西岸萬分危急連遭大兵星馳繇宜雒等處邀擊以扼流氛而晉兵拆險夾勦則賊可盡殲也除差健足陳王化等馳請督臣發兵追勦去後二十二日戌時又據快手劉官前去陝西郃陽縣探賊據知縣范志懋申稱塘馬李計許等報稱死賊俱在黃龍山後雒川宜川等處苗

頭欲向東北老雞坡延水關等處東渡等情到臣該臣看得秦中大寇如閩王闖將等夥已過潼關掠靈陝結隊而東臣竊謂陝西卽有零賊督臣兵力足以殲之然承御之防不可不預故臣一聞鄉吉水結之報卽從平芮星馳河津登龍門北望水橋在在可渡急調薛敏忠兵及巡道健兵協防鄉吉而檄該道駐鄉寧料理兵食臣駐河津遣撥過河偵探乃未幾有賊掠白水西鄉之報有賊走鄜延入雜川之報又有賊兩股一從宜君中部過雜河一從澄城過雜河之報距黃河西岸僅二百里河津之禹門鄉寧之船窩乾柴坡吉州之壺口皆賊出沒熟繇之路往年覆轍可鑒也臣相機移緩就急催調蒲營賀震彝之兵防芮城而以陳國威防芮城之兵防禹門以虎大威防禹門之兵防鄉吉又一面移催鎮臣王忠急領邊兵赴援一而咨會督臣洪承疇發兵繇宜雜邀擊臣飭官兵鄉勇多設火砲枕戈河千萬一狂逞擁渡當鼓

勵各將士同心戮力期會督臣合兵夾擊殲此小醜耳但目前晉兵單弱平陸垣曲亦報河凍猛如虎和應詔之兵旣不便撤調今調發鄉吉一帶者兵僅二千五百有奇寧武邊兵隔千四百餘里未能猝到臣草疏甫畢而探役從邵陽來又報大賊苗頭欲向東北老雞坡延水關等處東渡夫延水關係隰州永和之界雜有守備張友名及加銜都司胡貢等兵多不過四五百勢不能遏數萬之寇秦中大兵見在白水追賊聞已過黃龍山尾賊之後必無坐視狡賊渡河以晉爲壑之理若督臣速進兵而臣夾勦之計得行亦未必非死賊授首之秋也

秦豫流賊窺渡情形勢甚危急疏

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五省督臣洪承疇咨內稱流寇向在秦中苦於兵單未能制其死命近復添調三邊將兵漸集方圖勦滅賊即多半奔出河南尚有闖將等大賊七八萬在秦中西安腹心重地屯槍本院部督兵披殺闖將等賊即於十一月十一日北遁耀州同官宜君欲乘黃河水結逃往山西及查以前各賊往來過河必繇瓦安府屬宜川延川各縣地方

卷之十三

經行過河即係山西吉州大寧永和石樓各州縣本院部隨督發延綏王總兵統延寧官兵六千繇同官宜君隨賊緊追又督發陝西左總兵統各營官兵七千繇蒲城白水黃龍山疾趨雒川宜川各沿河一帶迎頭截勦務期前後夾擊使賊不得入晉但恐河水浩東到處皆可越渡萬一官兵勢難堵勦各賊越過山西則晉豫兩地皆有大賊本院部一身必難分應查河南猶有關寧祖總兵左總兵等各處大兵可以

責成合勦本院部不得不親督延綏陝西兩總兵宜兵一齊赴晉追勦然須在晉將領如虎大威猛如虎劉光祚和應詔等各統官兵會合截勦方能使各賊不得遠竄流毒其見在晉中防河將兵今亦不必拘執防堵河南過渡之賊以致兵分力薄總要重全力以圖大勦等因移咨到臣二十七日節據副將虎大威等各塘報到臣該臣看得秦中大寇初傳闖王闖將俱過河南不知闖將尚在秦地今盤踞宜甯者二旬餘矣彼無可掠蓋耽耽專爲渡河謀耳然逡巡未敢遽犯者以虎大威等兵設防頗嚴西秦有王承恩左光先兩鎮之兵綴其後也兩鎮兵共萬有三千不知何以日尾賊後不開一矢加遣豈賊至七八萬寡固不可以敵衆乎若賊折而入晉又何以禦之晉河北河東兩面受敵今豫寇逼近垣曲平陸而三門五虎澗瓦石灘俱報水堅猛如虎和應詔之兵勢不能敵督臣洪承疇咨會夾勦亦度賊勢重大慮必過

河計不得不出於此耳臣急請督臣檄催王左雨鎮兵星馳宜維取道沿河擊賊而令虎大威等兵佐其聲勢料賊必當遁去故與其待賊過河而會勦於晉不如及其未渡而夾擊於秦也近據韓城報賊塘馬已到薛峰薛峰去韓城四十里去禹門僅五六十里而虎大威報賊營火光與師家灘相望臣前調標營陳國威兵已到促之分布鄉寧船窩師家灘等處協防其禹門尚有險可據臣願率鄉勇身當其衝惟是長河千里止蒲芮二處河水未合其餘在在結有水橋堅厚可渡豫賊逼處垣平秦賊逼處鄉吉河津警報一日數十至諸將士分守各隘踐霜臥冰晝夜匪懈天氣嚴寒異常兵單餉匱危苦至極臣鞠躬盡瘁多方鼓勵所保萬全億萬有不幸如督臣言臣當與同心戮力拮据行間會兵合勦大過狂氛不使遠竄流毒亦惟力是視而已

議管理府事疏

陽曲管理一案奉旨已久各宗投詞爭論不一而足臣詰責所司何以不行速結僉曰各宗祖分左右挾制問官動稱越奏未敢輕議臣等謂名封大典管理重任典制炳若日星亦惟揆諸理法之當已耳及案既具臣詳閱再四則屢奉

明旨業已洞悉矣而其要尤在弟得先封兄止正名是何緣故此兩言足定慎鋁慎鏐之案查慎鋁之母

卷之十三

崔氏慎鏐之母葛氏俱係已故管理新堆選妾題案玉冊具在誰敢誣之崔氏生慎鋁為庶第三子葛氏生慎鏐為庶第四子俱係新堆庶子題案玉冊具在誰敢索之新堆以天啓六年病歿因嫡配張氏無出其庶第一子慎鋁亦係葛氏所生延至崇禎五年三月始蒙

皇上欽點管理府事未幾物故乏嗣庶第二子慎閣又復早逝而慎鋁慎鏐爭端起矣慎鏐為慎鋁同母

弟慎鉉既爲管理請封其母葛氏併爲胞弟慎鏐讀  
封情固獨鍾勢亦甚便此慎鏐得先封之故也慎鉉  
爲慎鉉異母弟鉉意既注於鏐則鉉在所緩而鉉又  
貧不能得之於鉉故與其母崔氏俱未請封若其請  
名則在萬曆四十八年新堆未故之先此慎鉉止正  
名之故也是故論封爵慎鏐封矣慎鉉未封論倫敘  
慎鉉兄也慎鏐爲弟夫兄終當以弟及而在弟不可  
先兄况賢能原在伯仲之間而綱常必無紊亂之理

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兄與弟之分定封與未封之故明而管理之案可結  
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衆喙爭鳴各爲其私羣言亂  
亂必折諸聖臣查明弟得先封兄止正名緣故及奏  
章備細詳載呈詞刪削冗複恭呈  
睿覽伏乞

聖裁早賜欽定今紛紛越奏詞多誣譏擾瀆非法得  
聖明嚴飭而倫法俱正矣

柴菴疏集卷之十三

畢

柴巷疏集卷之十四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姓謹題

撫晉 崇禎九年

恭報緊急賊情疏

闖賊聚掠韓城者幾兩月矣忽於本月二十五日焚掠東北逼河西畔臣先檄監紀同知范廷輔赴沿河一帶查飭防河將士臣隨即星馳禹門駐山頭荒廟

卷之十四

中催督將陳國威等過河偵堵覩見賊哨直撲禹門河灘稱係曹文詔張全昌賀人龍等家丁搶入賊營者父母妻子俱在山西必欲過河爲我兵用砲攻打始退至二十七夜二鼓韓城之渚北頭衛家村火起探者云堡被攻陷矣賊乘夜上房駕梯攻堡人無固志遂致失守逃出難民臣遣河津典史高擢查明救渡者頗多二十八日早賊苗頭北走楊家嶺趙家山與鄉寧之船窩乾柴坡師家灘相對臣預行嚴飭

卷之十四

而猶慮兵單河東急遣陳國威領馬步兵五百馳守船窩薛敏忠兵三百守乾柴坡黃家佐兵五百與吳復正等衛軍百餘協守師家灘麻子灘等處而飛檄防守吉州壺口虎大威兵互相策應以壯聲援并飭防大寧永和一帶數日來天氣寒寒臣親督軍士於禹門以北沿河打水乃晝開夜又復合訊之土人謂必至驚蟄前後堅冰始泮此數旬者臣刻刻失與諸將吏踐霜履水晝夜防堵期保萬全不敢稍有疎隙以虧垂成先是按臣巡查禹門船窩一帶險阻不備極勤勞又徧歷榮河臨晉蒲州芮平等處河干多方鼓勵將吏益加拮飭大河以北賊氛漸以寧息今惟河東戒嚴耳聞秦中大兵將赴韓宜勦賊忽傳豫寇數十萬復奔入秦恐又勢難兼顧然叛兵爲禍更烈於賊臣愚以爲曹文詔之潰卒當責成曹變蛟張全昌之潰卒當責成張應昌賀人龍之潰卒當責成賀人龍設法收拾或勦或撫彼以主將誘致舊兵爲

力尚易奈何縱之爲賊嫡矣乎各兵家口有在大同左衛者有在太原汾州者有在平陽者皆作征夫今爲叛賊秦晉雖隔寧無妻子之戀線索相牽終是伏莽之戎若不預爲處置得宜恐貽禍三晉未有已也

流賊竄渡甚急官兵極力防堵疏

崇禎九年正月初一日據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塘報稱先是賊攻陷韓城之衛家莊焚搶北走賊勢甚橫蒙本院調參將陳國威帶領馬步兵趨赴解州相機協防連日天氣甚寒河水復結二十九日賊在陝西楊家莊搶掠賸高賊數十名從楊家莊登過禹門我兵用烏鎗打退是日本院自禹門步行數里鼓應各兵驟米楊家莊對岸至禹門渡盡行鑿開水流湍急又節蒙本院傳諭各營以後各兵丁遇有賊到止用砲鎗攻打不得與賊講話令賊窺我虛實中其狡計如有違犯者卽刻正法復傳諭各將營看賊所向務要協力互援移緩就急共保萬全仍飛檄調猛副將兵馬前來策應等因屢蒙發行到職該職逐一遵奉恭飭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此夥大賊久據韓城薛峰芝川一帶無日不爲竊渡之謀十二月二十八日督臣發曹變蛟崔重亨等領兵勦賊於韓城之峽



村馬莊斬獲百餘級賊北走趙家山而渡河之謀愈急聞閻王等復從靈閣過關以西督臣調曹變蛟等兵赴華渭堵賊西韓城北走之賊益得焚掠於沿河莊村自二十六七至正月初四河津之禹門鄉寧之路臣深慮元旦新節人心易解嚴檄申飭又多方鼓舞賊果以此數日夜驚營攻突屢爲我兵大砲打退初四日臣在禹門遣標營陳尚智等過河遠探賊苗

卷之十四

頭漸向西南去河稍遠數日天氣漸和鑿開河水不復再結似可幸無虞而狡賊出沒叵測倏南倏北臣惟嚴督各將士晝夜隄防必俟河水盡泮大賊遠遁然後責成臨河各州縣印捕官嚴盤詰以緝奸細遠私船以杜潛窺庶幾可保萬全茲固未敢一刻撤防也

河防幸可無患善後尤貴早圖疏

秦豫諸寇狡謀窺渡非一日矣臣爲冬月水堅恐州縣有司與防守將領沿踵積玩致有疎虞關係三晉安危最爲重大具疏上請親督各營兵馬調度河千鑿冰堵禦四月於茲仰賴

皇上威靈將士用命賊雖闖渡屢爲火砲擊退近據各處塘報冰橋漸消流氛已遠可幸無虞各營兵馬履霜堅冰巡晝警夜勞瘁至極勢難久駐河干則善

後之策不可不周也先是西賊強半從秦入晉從晉入豫其路徑最熟昔年未地草二郎神等賊從永和石樓竊渡或用船筏或用渾脫在三四月七八月之間過河不必盡藉水橋皆緣地方官全無隄防貽禍至今臣竊謂沿河原設有防兵如永寧石樓永和恩州大寧吉州鄉寧蒲州平陸一帶有守備賀震彝等劉委胡貢等各領有步兵多者四五百少者一二百當嚴飭各官嘗川駐防河岸不得私任州縣城內偷

安自便多差撥役偵探流寇情形有警則各持鎗砲截流衝擊賊雖衆豈能飛越乎此當責成防守各官者也州縣印捕官常恪遵憲旨陳陳鄉兵擇廉慎勤勇之人統領分防各渡口毋有隙懈其渡口酌量要衝一二處印烙官船幾隻以利攸往限定每日某時過渡以便稽查但有逃兵賊細即時擒獲審實正法其不係要衝一切私船嚴行禁止木筏不許近岸遠者從重治罪守禦之具無過大砲多方製備暇日教

卷之十四

習兵壯鄉勇於河干演放精熟則有備自可無患此當責成各州縣有司者也山右惟平汾兩郡通臨黃河而統以三道守東道自垣曲以至河津巡東道自鄉寧以至永和守南道自石樓以至永寧地雖寬遠而衝要渡口亦自有限若該道實心任事不避勞怨當不時單騎減從親自巡查防官有無在河防守州縣鄉勇有無訓練堪用大砲大藥有無製備私船木筏有無禁止逃兵賊細有無盤獲稽其動情分別勸

懲儆有廢弛不舉者揭呈臣等糾參拏問則文武各官精神自振旌旗壁壘自然改觀西賊聞之膽寒先聲自有以奪其氣矣若安坐署中效燕雀之智止行一紙文移任各官虛文朦飭而望誌備無虞難矣此當責成守巡各道者也臣等業已三令五申仍不時

密察嚴糾斷不敢曲徇情面以悞封疆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嚴加申飭庶功令昭如日星將吏奉行惟謹於防河善後可保萬全矣

卷之十四

異常災變慘不忍聞疏

據聞喜等縣申報到臣該臣看得山右兵荒七載災異百出生民殘困未有甚於此者去歲夏麥失收秋禾未獲三冬無雪人心洶洶平陽絳稷靈霍之間開立人市貧民剝死人肉充饑臣等一而嚴飭道府督責州縣動支倉穀并鼓士民輪助煮粥救濟一面具疏報聞籲請蠲恤茲二月將終太原以南微雨尚未霑足太原以北併無雨雪春夏豆麥已屬失望人民

卷之十四

饑而死者遍野負而逃者載道各屬請賑紛紛踵至不意聞喜有人民相食之報如王恩貴等斧劈幼兒之頭刀俸壯婦之腹父殺其子夫噉其妻者不可縷指臣讀之魂驚心悸恐不獨聞喜一邑爲然卽刻行府備查而該府久承申報臣抵太原又聞沁源等縣饑民亦復殺人而食所遺棄小兒道旁死屍爲行乞刻食者慘不忍言縣官每日止食一殮面有菜色臣等通行所屬槩行設處煮粥賑救并嚴行禁輒外臣

等心切痼瘼雖多方設處極力調停然兵荒之地籌措維艱臣駐河津時勸勉紳民拯濟災黎而倡義樂施者有今巡漕御史張宸極之父張家璧首捐銀穀爲倡又有善民郭守才者多方勸募旬日之內得三百餘金分給饑民臣行縣旌獎仍徧檄各屬謂常有聞風而起者而至今未有報臣者卽臣等殫力拯恤不過暫濟目前少緩須臾而已若非

皇上大沛洪恩破格蠲賑恐溝瘠日多從盜者衆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晉卽危其禍患有不可言者伏乞

勅下該部亟議蠲賑於以拯殘黎而奠危疆不容一

刻緩矣

特舉真孝廉以光顧後大典疏

臣遵奉

聖諭於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即將實蹟開款送部類編進呈欽此臣業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絳州貢生辛全咨送吏部項接吏部咨稱辛全先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賀逢聖薦爲應容復另選等因臣竊惟選舉爲

聖明一時特典必有真正賢才可以應側席之求者方於斯典有光臣所舉辛全誠其人也而已爲詞臣先得之矣今更密加延訪於平陽府得一人焉則中癸酉科舉人桑拱陽是也臣以防河之役往返經過平陽每守令相謁必問地方人才無不首舉拱陽者有謂其孝於事親菽水承歡躬耕讀書咏歌先王之風者有謂其慕程朱正學延同志諸生講求不輟四方之士聞之願以爲師者有謂其清恬自守從不干

謁公府恥與外事者有謂其崇尚風教以名節爲已任者有謂其躬行實踐明道淑人一鄉之人皆被其化從無爭訟者臣竊遲之訪求再四始得見其人醇謹端莊之士也而留心經濟之學叩其底蘊又非無實用者誠不意波靡之世而有此挺拔之彥也臣看得舉人桑拱陽凌霄峻品覺世真儒步趨必軌聖賢言行一依坊表紹明理學讀清心等歌程伯子之和氣彷彿親人敦厲淳風致合里無訟王彥方之芳踪庶幾步武其貞不絕俗介不近名一郡雖有夫子之稱本生惟循庸言之謹此其度越時賢高寄俗表蓋真不愧孝廉二字者矣謫謫吉士維國之楨豈但可以鳴單父之琴鼓武城之弦已哉幸逢我皇上求賢若渴之會正君子拔茅彙征之秋臣謹據實薦揚用以光一代闢門之盛典可乎顧蒙養之好人有同然恐咨送又復偶同故特具疏以聞昭揭中外與衆共之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採訪特行優異庶賢士慶風雲之遭而弓旌責丘園之色矣

給折存本未便疏

看得給折存本之議欲留本色以實邊儲也軍士得折自糴亦屬便計乃各道憂憂乎難之臣駐鴈代訪諸軍士疾苦嘗爲借箸以籌果有未便者五焉所云給折者必兩運見貯有餘按月支放而後可乃三關苦迭欠今夏所領尚是去冬之餉軍復有召買見銀貯庫是無折可給也未便一也所云存本者必召買素預倉有餘粟而後可今三關在在價乏屯鹽所入無定昨定經制歲缺米六萬餘石卽召買米豆多僅千餘少僅數百尚不足備客兵行糧是無本可存也其未便二也歲多凶歉米價踊貴每石至二兩有奇若欲照原折之例每石六錢三分軍士必不樂從若照市價折與約費二十餘萬金錢從何得來其未便三也三關月餉每上半年支米或二斗四升或三斗或六斗不等軍士迭欠月餉止恃此爲餬口之資今併此折之而既不時給又減其值肯甘受乎其未便

者四也屯糧歲入有限鹽糧目前告匱卽所謂六箇月之本色尚多迭欠餉司議給米折苦無點金之術若復行此議饑軍洶洶皆謂司餉者實奪其將恐生意外之變其未便五也臣竊謂爲治貴本人情議事宜求至當利不百不變法仍舊貫如之何然則邊儲不當實歟曰實邊儲在復屯鹽之舊及多發召買糴粟以備軍需往例召買每歲應發京民兩運銀十餘萬兩古人作法良有深意夫使兩運無欠屯鹽俱足歲豐穀賤召買有餘則給折存本通融行之皆可裕國實邊而在今日則有未便耳近部文有云如遇應支本色查庫貯無召買堪折銀兩卽放本色亦不得停本待折以致軍餉久遲蓋已洞悉軍餉之苦不待臣言之贅矣

巡察中東兩路設備情形疏

照得派兵設防分信責成申明賞罰臣業已具疏奉有著實格行之旨臣又刊刻成書人給一冊不啻三令五申矣尙患震鄰豈敢定居乃於初六日親查中東兩路鴈門廣武爲代州第一扼要之衝恭將劉宗苗館地也廣武西接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其西白草溝路通代崞前歲尙從此出口今築臺於山南扼口要害撥兵二百名以把總馮玉守之砲火亦具盤道梁爲中路最衝責成守備王明臣築女牆二百餘丈修舊臺四十餘座扼險設備可恃無恐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處可以闖入去歲賊犯苦森梁距陽方堡不數武而將官退守一城任其闖入今舊牆改王爲磚設兵扼守賊安能犯臣查開陽方之日適鎮臣王忠提健丁三千自寧武來道臣吳阿衡自八角神池利民查邊亦至語臣云自八角至陽方皆有邊牆但多土少磚今歲舊者剝削陡峻新者陸續報完

各臺軍丁火砲翠然具備臣偶試一二處果然往時  
寧武標正兩營兵五千有奇嚴守一城臣移會鎮臣  
盡發分守陽方盤道梁等處而中路似可以守矣歷  
廣武而東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據惟胡峪口寬衍  
調臣標營中軍陳國威領兵七百多方設防又令兵  
士刻削山坡以阻南馬而伏兵設砲其上足資堵擊  
過胡峪三十里爲馬蘭垣塹甚堅山勢亦峻又十五  
里爲茹越南屢從此出入今新設守備馬得功於其  
衝口壘石爲牆樹木爲柵臣預調太原營兵五百協  
防多結以大砲火藥鉛子使於各山張疑設伏亦覺  
改觀小石兩旁山雖層疊多可踰越其北關城西面  
六月二十六日爲山水所環塌五丈餘原委官劉廷  
民施應堂也石壩四十丈冲塌年餘屢行該道責成  
原委官劉福何繼業而至今延玩此四弁者宜行提  
究照例勒限賠修但猝難得完臣已曉諭北關居民  
歸併大城矣各山城臺甚多臣查關守墩無人詰問

守備趙可久則曰兵少先是六月初旬臣檄令添募  
二百餘名何以不招一兵則又曰餉薄如此支吾何  
以振飭卽嚴加覈斥亦不爲肯但在本堡城守粗具  
本官年力少壯尚堪策勵所當令之戴罪圖功自贖  
防守把總郝效祖怠玩尤甚臣照罰格細打革逐亦  
足少示懲創臣以調到太原營兵四百委加銜都司  
崔友福駐防三關四關等處千總石文駐防大石口  
稍稍稱有備矣遇此爲北樓叅將閔崇光佔地也其  
兵亦更集

卷之十四 八

兵雖有一千七百餘分防平刑小石等處已去其半  
餘僅可守城臣觀其形勢全在設兵兩山之巔前歲  
酋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渠入口李秉春雖勇敢  
莫之能禦也閔崇光偶嬰瘡疾臣飭以此非臥理時  
當親赴各隘不時查點無以空文掩飾彼亦當霍然  
起矣北樓以東爲平刑其衝隘甚多賊南犯廣昌寧  
丘則平刑首當其衝守備林永昌兵單力綿勢難支  
擇臣調太原營副將猛如虎兵五百防平安依聽用

恭將劉運兵一百五十防龍盆峪其餘各委千把總等官領兵分防此皆臣所身歷揆者也在晉之兵力與臣之心力俱竭終是邊長人少日憊憊焉每懷靡及蓋三關西中兩路尚有邊牆道臣吳阿衡盧友竹精神滿腹整飭精嚴遂覺旌旗壁壘一時生色獨東路無邊牆可守道臣武獻哲又被論候議往年以地處腹裏兵馬錢糧頗派俱少今南犯宣鎮若從蔚州而南以窺紫馬則逼近畿輔若從懷來而東以窺

居庸則震驚

陵京凡爲臣子義不以函貽

君父近鎮臣王忠以督臣之請提健丁赴援宣鎮矣臣請集標太等營兵馬於東路固爲防守之資亦正以張犄角之勢也

驚聞南犯陵京恭請提兵入衛疏

崇禎九年七月十四日准兵部咨爲飛報緊急彝情事奉

聖旨陵寢重地屢旨申飭間道僻徑速宜嚴防如何漫不經心致賊突入疎玩可恨卽著該督飛調協兵巢丕昌統率健丁盡力堵禦仍一面嚴催關寧晉兵星夜入衛併宣大督臣選銳夾擊俱不得頃刻違延自干重典欽此移咨到臣先是臣查關邊備行次

陽方與鎮臣王忠面商戰守策應事宜未幾報南賊

入犯臣移書勸其領健丁三千速赴宣鎮應援兵已到應州矣今賊犯

陵園奉旨入衛正臣子盡忠報國之秋臣恐錢糧匱乏易致延悞餉臣旣於初陸日發健兵月餉五子兩今又於十五日催到新餉一萬四千合之可充兩月坐餉此外又多方措發五千兩以備途次行糧料草之需鎮臣畏糧疾趨足資飽騰矣臣竊願有請者壽



茲醜逆天犯順敢於震驚我

陵寢憂勞我

君父臣恨不殲滅此而後朝食聞報以來寢食俱廢  
凡爲臣子義不與賊俱生臣雖病弱書生忠憤所激  
直欲以氣吞 頃爲設防調集標太等營兵馬分  
駐東路挑過精銳可得馬兵二千願親領入衛取道  
紫荆十日可達京師臣提此一旅作海內勤王之倡  
當有忠勇智略百倍於臣者起而共殲醜逆以復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三

人之憤以紆宵旰之憂是臣區區一腔熱血捐糜不  
惜者也雖山右多事河上之寇氛未靖雲面之烽火  
頻傳而志切同仇義不反顧况省會藉按臣彈壓三  
關有各道料理臣何敢一刻寧居一面整擗兵馬移  
駐境上謹具疏請旨恭候命下臣卽星馳入衛備藉  
皇上威靈合群力群策痛掃 氛除兇雪恥以張捷  
仗臣願與文武諸臣共勉之矣

大兵盡尾賊後內地蹂躪可處疏

逆賊攻陷昌平乘援兵未集肆掠無忌今關寧鐵騎  
宣雲健丁漸次雲集矣而賊營屯良涿遼甯滿洲易  
猶耽耽謀掠真保也前無堵截之兵任其蹂躪內地  
非計之得大兵在後賊如飽颺出口無路不走紫馬  
必走龍岡走紫馬取道靈丘廣昌則晉之平刑一帶  
戒嚴龍泉山勢雖險而茨溝僅單易窺取道五臺則  
繁代之間危矣最可慮者固關山險皆在井陘隔屬  
一入晉地俱係坦途先年設開城壘西向原防南緣  
山右入犯畿輔今固若從真保趨固關南北山梁徑  
路甚多處處皆可闖入而平定壽陽太原無險可守  
勢殊岌岌晉中鎮標精銳強半調援臣所謂虎大威  
等兵僅僅千餘見駐境上候旨入衛臣飭令防堵紫  
馬龍泉接壤要害而併調發潞澤營參將和應詔兵  
六百星馳平定防堵固關但腹裏設防終難恃以無  
恐耳夫凶賊匪茹敢於深入大犯兵家之忌今若飛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三

備理臣提一旅扼堵於前督臣合各兵截擊於後而各關守兵堅壁以待賊如釜魚檻獸可盡殲也儻失此機會不一大創何以洩神人之憤而寒驍鹵之膽哉伏乞

勅下兵部檄催各援兵前後夾擊俾賊進退俱困則殲滅可期不獨三晉免蹂掠之害已也

學臣積勞已久清望最著疏

臣竊謂近日人才之不振多繇於學政之不舉故欲興菁莪棫樸之化尤當於作養人才之地加之意焉內而成均外而提學皆爲朝廷作養人才者也我皇上廣厲學宮首重德行責成各學臣公恭衡文端嚴取士屢頒詔諭亦既詳切懇至矣其各學臣不稱職者罷斥之其積職者優擢之計無不矢心奮勵以求仰副功令者如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臣稔知其賢敢爲

皇上陳之繼咸自爲御史及居散署持議侃侃多所建白不具論論其爲學政者赴任之日止攜一二家僮行李蕭然有琴鶴之風每出郡縣試士則扁閉家僮於公署併不以自隨其日用蔬粟之外不以供應累州縣其砥行刻苦有如此者所積俸薪及學租之屬盡捐以賑資貧生而於殘破州縣尤加意捐恤不一而足至城守河防亦多所輪助不取一文入橐其

清而惠有如此者每試嚴禁關節諱絕竿牘惟憑文字品題高下所錄試卷黜鈎棘而尚淳正揭示諸生諸生入人心服謂從來濫倖之弊一清其公而明有如此者諸生有行劣把持有司者黜革不少貸貧緣作弊者摘發靡遺有與人爭訟者又諭以理釋遣之不加罰贖其嚴而不苛有如此者所至訪求孝義節烈庭勵之及古先賢哲有關世道者爲之論著闡揚之其留心風教有如此者修葺先撫臣魏允貞所建

三立書院崇祀先聖臯稷契以下迄漢唐宋昭代名賢凡出晉籍及宦於晉者若而人徵集各郡邑諸生之優等貧而有志讀書者三百餘人自二月起給之廩餼僦之館舍會課於書院使知所做法而次第其文日受切磋之益秋闈入覲俱歲科優列元魁半出書院賞拔僉稱得人其作養士類有如此者以上種種實蹟皆平日得之臣所批詳播之士子口碑無敢一字粉飾竊念山右八載兵荒流氛未靖士庶日

守城堞而在鄉村者或身膏原野廬舍成墟妻子爲鹵子衿曠詩書之業闌闌鮮弦誦之聲自非學臣袁繼咸大洗舊習力砥頑波振鐸音於鋒鏑之餘起斯文於荆榛之後不知作何景象此其心良苦而勞亦甚著矣今任歷三年歲周兩考場事告竣還轉屆期查往日提學官有公清自砥學行兼優者例得內轉清秩以示優異非獨酬其三年之勞亦以爲學臣者仰體

長宋九集

卷之十四

三

聖主愷悌作人之意所裨益於人才世風者大而特內徵一二賢者風示有位所以重文教也如繼咸當之亦可以無媿色矣伏乞

勅下吏禮二部覈議覆請特加優擢以示風勵施行

臣僚副應給繇臣罪亦當考覈疏

竊照臣見年四十八歲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初授福建邵武縣知縣調繁晉江丁父憂起補山東濰縣知縣天啓二年考選山西道試監察御史本年實授天啓三年十月終養回籍丁母憂天啓七年二月陞廣東叅議因忤璫革職爲民崇禎元年奉旨以原官起用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崇禎二年巡按河南三年回道奉差巡按真定崇禎四年正月改差撫賑延綏

典卷之三

卷之十四

三

本年巡按陝西崇禎五年六月推陞延綏巡撫未蒙欽點本年考覈回道管事六年二月推陞大理寺左寺丞本年八月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九月初二日到任七年三月內陞左通政本年九月內推陞今職十月二十七日到任今照臣以崇禎六年九月初二日通政司到任爲始計在京任事一年二箇月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巡撫到任爲始扣至崇禎九年九月止計任事二年通前連閏實歷正四品俸已踰三

年例應考滿伏念臣以庸材謬叨重寄甫至卽料理兵食親赴河干督率將士防禦頗嚴賊窺有備未敢闖渡河防事猶未峻據報大同叛兵二百餘人肆掠五臺平定一帶臣親督標營兵星馳追勦斬級六十有奇其餘張仲仁等一百二十四名撫定之又巨寇顯道神正名高加討未地草正名賀宗漢香里人正名劉浩然俱陽撫臣所加討已先焚巢出掠靜畔忻定之間臣移駐忻州督勦於八年正月擒渠魁高

典卷之三

卷之十四

三

加討於土嶺山用間謀使劉浩然賊黨劉仕祥斬浩然并腹黨二虎於本巢計斬賀宗漢於承寧晉中三大寇一時並除賊勢漸衰擒斬賊黨共二千餘級與嵐諸寇嘯聚最久臣檄道臣宋祖舜集四營之兵擒斬賊首雲蛟月撲虎遶天飛等三百五十餘級又責守南等道各處擒斬賊首趙凌宇八大王五條龍鑽天鵝咬稍子等并賊黨一千一百餘級八年三月報秦豫大盜近河窺渡遵古移鎮平陽會勦扶病沿河

調度防禦一面遣虎大威等領兵搜勦靈霍異垣之賊生擒賊首二郎神正名南汝近聞王小大王并斬賊黨三百餘級各道將亦塘報擒斬賊首長水腰兒即與二等渠黨六百五十餘級五月南警報急臣移鎮鴈代遵旨堅壁清野預行收歛多設火砲六月內賊入犯仰仗威靈大小城池堡寨皆得保全而秦民仍有擒賊功級臣統兵忻州遏賊南下之勢內地獲免蹂躪嚴督諸將每夜驚營追勦逐出口外然凶悍

卷之十四

關人臣罪何辭蒙

皇上寬其斧鉞降職五級戴罪管事臣感激涕零力疾整頓邊備未敢休息七月南遁永寧之間餘孽乘虛復聚肆行焚掠臣即集師會勦擒斬渠魁雲裏飛鍾豹等賊黨一千五百七十餘名類八月檄奇嵐道防勦套鹵斬賊級四十五顆俱有塘報題疏在案十月秦豫大盜數十萬耽耽思渡千里長河臣分兵畫界爲守臣親督將士鑿冰堵禦露宿河干錢糧所費

不貲臣百計鼓勸各司道府州縣紳民設處捐助共得一萬六千四百餘金其餘不足勦因糧輸餉二萬一百七十一兩有奇數千兵馬在河五閘月本折未嘗缺乏軍士飽騰人人思奮流寇屢被擊回賴皇上威靈及諸將吏之功伐賊狡謀幸保無虞臣方憂兵單餉匱不克掃蕩寇氛以紓

聖明宵旰之憂難免罪戾蒙恩復臣二級仍免戴罪臣感深銜結捐糜難報敢不鞠躬盡瘁修勉職業緣

與奉直集

卷之十四

三

三晉疊罹荒盜八年秋冬九年春夏災稔尤甚平陽所屬聞喜及沁源等縣人民相食逃竄流離慘不忍聞臣嚴督諸有司設法勸輸搜查倉穀一面募粥拯救一面具疏呼籲蒙

皇上軫念災黎渙發御金遣官會賑臣殫力捐輸躬親救濟民沾實惠得延殘喘自頒發賑濟以來雨澤應時今秋頗豐臣遵明諭申飭有司多方招撫流移節據申報解散甚多如招撫避難民魚化龍等二千

餘人願回鄉者給以印票安插農桑願充伍者擇其  
強壯分發各營自贖雖有餘孽窺兵馬入衛防邊不  
無乘虛竊發若援兵發回會集搜勦或可廓清耳邊  
備廢弛日久每年邊工皆憑委弁拖延塗飾尅減工  
料相沿積習牢不可破如繁峙縣城工係八年估修  
屢催未完臣以巡邊之役至縣登城閱驗親行估算  
摘發奸妄管工官李茂德等侵蝕二千七百餘金通  
同官胥瓜肥城垣垛口一味潦草了事已經疏叅奉

卷之十四

三

旨提問往時邊工遷延二三載不完今歲工程臣以  
嚴飭邊備之餘爲稽覈欽工之計其虛糜塗飾遷延  
者卽行責治令其陪修務垂永久節據督修東路工  
程委官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東路通判邵承堯  
呈報東路共修完磚墩敵臺十三座土墩敵臺三座  
磚邊牆二千八十丈五尺廣武河壩一十六處除欽  
工外動節省銀督令防邊各官督率軍士創削山坡  
陡峻如牆者共八百九十餘丈又據督修中路工程

委官太原府清草同知蔡如衛中路管糧同知石聲  
和呈報修完磚包臺牆共一百四十丈欽工外動節  
省銀督令防邊各官督率軍士修完磚邊八丈六尺  
創成陡峻邊牆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五丈補築完邊  
牆七百九十丈砌塞隘口十一處又據計嵐道臣盧  
友竹呈報好漢山老牛灣土堡并陪補七八兩年工  
程俱各通完見今取冊覈實具疏至三關兵馬素稱  
單弱東路爲最臣調標大營營兵馬遴選精銳并臣

素製大砲鉛藥弓矢等器分發東路邊隘以資防勦

忽聞逆

犯順陵京震驚臣義憤同摺欲親提一旅  
恨不滅此朝食以盡血忱拜疏之後恭奉明綸免臣  
入衛調猛如虎陳國威虎大威等兵二千餘員名隨  
鎮臣王忠健兵三千應速前進赴援今賊遁出口外  
邊防稍覺解嚴臣內寇未靖河防復劇臣羸弱病軀  
空糜歲月一籌莫展而瓜期已及職任嚴疆例當考  
覈律載過限有送問之條延久有致仕之例欲不報

滿恐干欺延之咎欲行給繇又有降級之愆近見邸  
報兩廣督臣熊文燦亦係降級戴罪有三年考滿之  
報臣今歷俸三年亦降三級幸免戴罪事例相同未  
敢容隱至於才小任大久慚覆餗功微愆重宜加幽  
黜則臣日夕惴惴不能一刻自寧者也謹據實具疏  
以聞伏乞

聖明勅下吏部將臣亟賜議處別簡賢能庶考覈之  
典行而臣亦得引愚分以自安矣

吳卷九集

卷之十四

三

柴菴疏集卷之十四 畢

柴菴疏集卷之十五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牲謹題

撫晉宗禎九年

臣舉學臣原採公論疏

十月十六日接邸報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一本學

臣蔑憲婪贓等事奉

聖旨據奏袁繼咸婪肆庇劣多端殊可詫異著革了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一

職該撫按拿解來京究問本內有名衙臺劣矜卽著

張孫振嚴提究擬袁繼咸如此溺職吳薦陞京堂

是何緣故還著明白回奏張弘襟薛莊劉承培俱著

革了職也著張孫振提問該衙門知道欽此案查前

月初十日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疏舉提學僉事袁

繼咸清公自砥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私言

乃通國之公論也繼咸奉勅督學山西俸歷三年歲

周兩考臣耳而目之亦已久矣赴任止攜一二童僕

行李蕭然不異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伉直自遂謝

絕竿牘所甄拔皆寒俊名士捐學租賑殘邑貧生闡

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養秋閒

元魁半出其中臣疏所列字字實錄上自藩王下逮

士庶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山右自兵荒以來士風

久頹又值前道濫倖之後文教不振而繼咸堅持名

義力洗積習不肯曲徇權貴晉之人士無不服其公

清臣謂司學政者能如繼咸卽優以清秩可以無媿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一

茲灼見其賢然後舉之臣何私哉臣於司道從無情

面其不稱厥職者糾之其克修厥職者薦之採地方

之公論明朝廷之彰瘴矢諸天日無敢枉徇司道府

廳諸臣可問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世寧有好惡拂

人之性者乎臣疏一面拜發一面移會自是撫按共

事地方之體至繼咸之得罪按臣與按臣不書題之

故臣時在代州遠不及知回省之日聞按臣明對人

言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學道不考則已又從而



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叅有何顏面臣猶以考事提舉專職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意按臣恨之次骨且列欵糾之汗以賊私矣夫謂繼咸慙直不善逢迎語多觸忌則或有之謂其疵劣婪賂穢跡多端則臣從來所未聞也豈惟臣所未聞之司道司道皆曰不知問之府廳府廳皆曰不知而推官袁愷稟帖云含淚面止具稟切言復誣人以賊私非病狂喪心

卷之十五

之極者必不至此通學生員朱善等宗生朱求棧等通省新中舉人衛周祥等數百人屢次具呈僉稱學臣剛正多忤直道難容而皆痛憤於窩訪纂造爲風俗人心之害又稟稱近日差承快五六輩鎖拿學道吏書欲煅煉文致成獄如公道何闔省輿論如此其顯著在人耳目者臣亦未敢遽言獨是繼咸一人之身耳臣以爲清公按臣以爲貪汙致令是非顛倒賞罰紊淆關繫朝廷勸懲甚非渺小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一時之喜怒易快清夜之良心不泯今繼咸逮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但究問者究問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衙蠹劣矜復令按臣提究在京旣無懸生之法而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下法司從公訊質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臣前疏與按臣之疏併行覈勘則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遵旨起解犯官疏

爲照繼咸聞命之日卽呈繳勒印束身就道止隨一  
二童僕行李蕭然司道各官言親見其箚中不過數  
承數件殘書數卷此外別無長物箚中諸生追隨不  
忍舍去人人爲之流涕如此清苦得諸士心公論共  
稱乃以私怨小忿汗巖多賊壞人名節天地鬼神其  
可欺乎臣若避諷不言坐視廉吏受誣陷之禍朝廷  
失刑罰之宜臣罪滋大是在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聖明鑒察臣一字涉欺願甘斧鑕

備查開採情形俯瀝愚忠疏

方今鹵寇交訌公私告匱固圉計必增兵設兵計必  
添餉而加派已窮搜那無術所在軍需未可停緩因  
有量行開採之議然而

聖明軫念元元恐妨民業復令諸臣詳勘慎酌其萬  
不得已之淵衷亦既昭示海寓感沁人心矣使萬有  
一焉可佐仰屋之籌少裨軍國之計臣亦何惜捐糜  
愛此髮膚然撫時慮事有不得不俯竭愚忠者今特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議者必曰

神祖時嘗遣中貴開採矣何憚不爲而不知今日時  
勢實有不同萬曆年間海內承平無事外彝款貢邊  
境安寧盜賊屏息間閭殷富然礦役四出所至騷擾  
臺省撫按抗疏力諍章滿公車

神祖晚年亦深悔之因而報罷今天下脊脊多事豺  
狼出爪侵辱王命外則 挿屢躡燕雲內則寇盜流  
毒五省兵荒叠告民之死鋒鏑膏原野者不可勝紀

邑里蕭條田業蕪廢是故今日之憂受傷全在元氣不獨兵寡餉匱也生聚教訓根本急務若議開採於山右則臣知地方情形甚悉近據各州縣中文稟廣借箸籌之大約有不便者五昔我

太祖高皇帝諭羣臣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勘察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夫開創之初已深慮及此今山右荒盜頻仍呻吟未復風鶴猶驚如久病之人不堪勞作一旦興事

卷之十五

勤衆多一番辦集必多一番追呼先臣軒輊有言開礦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及市井無賴之徒因緣爲奸人心動搖山西自奉旨之後里巷山谷之民私議竊歎謂從此不復安枕臣雖曲加憐諭愚民無知難以戶曉夫監臣方慎重其事未及舉行而人情如此甚爲可憂臣竊謂不便者一也非獨勞民難動也然且無利

宜宗時番畷民有私取礦砂棄之可得白金者命巡

按官開驗每砂百觔煉銀四錢因謂夏原吉曰朕料

鉛砂所得無幾遂報罷今者監臣閔思印差官入夏縣山中採礦砂五十觔僅煉得銀五分二釐前督臣張宗衡差官採取銅鉛皆以費多獲少而止今行開採計內外官屬夫丁爐頭煤米坑冶鑿燒種種工費取給縣官者爲數不貲得不償失亦大略較著矣夫利不十不興若有虧折責何抵補臣竊謂不便者二也非獨得不償費也又恐因而召亂晉中大寇雖平

此本正集

卷之十五

八

而深山窮谷之嘯聚者十百爲羣一旦趨利如鶩聞然蟻聚更費驅除益平時奸得軍民聚聚偷開猶互相爭奪致有殺傷懲以嚴刑不能禁止况緣林之蒙潢池弄兵者乎

皇上方遣官頒詔招撫難民解散未能詎可令聚臣竊謂不便者三也非獨內定竊發也又恐外寇乘之秦豫之賊無慮數萬耽耽河上儼風聞礦利以啖其衆勢必攘臂爭穴千里長河刻刻防禦爲力恐竭先

朝侍郎王質力主銀場之事厥後民固盜起賊首葉宗留率衆稱亂至議調福兵擒勦又調浙兵策應紛紛至十四年王師勘定民始安戢夫無盜尚可誨盜者銀場也况降盜攘攘皆爲利來思以弭之何可復得臣竊謂不便者四也非獨患盜也目前規利有限而後來貽害無窮尤溪之礦自永樂納銀宣德設官後雖奉詔罷局而坑首額戶猶照舊納稅數年而未革也礦脉衰歇至令礦夫包貽謂之夫丁乾認或且

吳寧龍集

卷之十五

派入正糧頂補稅額興言流弊必至於此若夫奸猾橫行指稱有礦封人房屋搜人財產甚爲禍患萬曆已事尤可深鑒三晉之民不堪命矣本身差徭敲骨難完業已挺而走險可更以此患苦之乎臣竊謂不便者五也凡臣所廬列皆灼見情弊推測利害又晉方患鹵盜人心洶洶未定勞民動衆更非其時故約略陳此五不便之說非敢襲往昔陳言爲憂危激論也且

聖諭曰果不妨民業酌量採取膚慮最爲周詳今所係地方安危若此不止有妨民業而已臣既明知其弊不及今披瀝肝血懇請停止直待異日工役煩興得不償失抑或聚衆釀盜禍患叢生而後悔言之不早是

皇上原不負地方而臣深負

皇上也况聖諭酌採不專在銀併及銅與鉛鐵查通志晉不產銅惟鉛鐵則隨在有之小民販鬻餬口價

吳寧龍集

卷之十五

值甚賤如戶部侍郎吳國仕議令陽城留地畝銀買鉛轉運業有成說陽城出鉛用礬甘石燒煉聽從民便有司者治之耳卽龍固一帶苦不乏鐵易買非難何用鑿山開爐大費興作夫使有利而但妨民業我皇上尚不忍遽見施行而况有五不便如臣所言則山西開採之役料聖明慨然與民休息立沛德音不俟臣喋喋矣

條山關繫甚大開採萬難輕舉疏

夫制治者貴於未亂作事者慎在謀始謂審夫倚伏之先幾而後可無馴致之後悔也山右開採一案鹽臣姜思庵目擊條山關繫甚大疏請停罷縷數百言而大意有三一爲鹽池國課之大利大害一爲三城氣脉之大利大害一爲近河引寇之大利大害其言皆採之士民商賈地方長老之陳訴憂深慮遠字字血誠非他撫拾陳言者比也然晉中處處荒殘民

表卷五

卷之十五

二

習獷悍易於釀亂礦脉衰歇獲利無多貽禍甚巨開採之不便臣姓亦縷悉言之不獨一條山也據委官之言目前得不償失大略可見萬一招盜誨亂如三晉士民所慮軍興之費當復不貲見形察影利害較然何待再議哉今海內在在擾動山西爲畿京右輔數年以來兵荒疊告鹵寇交訐民之死徙不可勝計邇來盜氛甫息瘡痍未起旱魃爲虐民生憔悴哀我瘠人俾得休息以養其元氣猶恐不給而復加之以

開採之役聚亡賴不逞之徒於漢山大谷之中衆聚則奸生事久而變起脫有意外之虞斬木揭竿一呼響應豈州縣之吏鄉夫丁壯所能折其亂萌制其死命也哉今日時勢原與萬曆年間不同萬曆時海內承平無事外奔欵貢邊境安寧盜賊屏息閭閻殷富然礦役四出所至騷擾

神祖尋亦悔之因而報罷今天下脊脊多事外則插屢翻燕雲內則寇盜流毒五省邑里蕭條田業蕪

矣未竟集

卷之十五

三

廢是故今日之憂受傷全在元氣臣前五不便疏中蓋首及之雖有劉忠舊案非所論於今日之晉也查孟縣平定州翼城浮山襄陵夏縣安邑平陸芮城絳縣等處採礦之役自正月至今招商聚衆晝夜搜鑿其得幾何奸民聚之甚易散之甚難如襄陵所報刁僧法憲詭首金礦聚擁多夫入寺開淘並無砂跡闔村驚惶幾成大害夏縣所報刁民馬徐光因爭洞口搆起叢端又奸頑躲避糧差俱托礦夫名色影射占

役莫可誰何如此情景必釀變亂可爲寒心若夫虧鹽課損氣脉引外盜又不待言矣監臣以礦務爲職掌委官開鑿豈不欲多有所獲用濟軍需無不智盡能索以供厥役而得利無幾隱憂可慮臣有地方之責何敢緘默不言竊以爲此一役也有害無利卽有小利終有大害不如速報罷便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語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大學一書垂訓萬世其言平天下也在絜矩與民同好惡而於用人理財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三

尤三致意焉願我

皇上研究安危之幾洞察利害之原漢釋大學用人理財之義特出

乾斷早停開採以杜未然之患天下幸甚三晉幸甚

### 殲渠散黨疏

太汾所屬西北一帶山中有寇盜三夥其一爲孫虎乃高加討之餘孽也一爲高雲河乃禾地草之餘孽也一爲小裁縫乃王剛之餘孽也屢次搜剿尚多肅聚臣仰遵詔諭嚴飭道將以殲渠散黨爲第一義據道臣馮上賓屢報孫虎刺賊狡黠異常遊鼠典臨靜交之間臣以防河之役親督副將猛如虎陳國威併恭將劉光祚等兵聲罪致討廣布間諜懸以大賞購

史未正集

卷之十五

四

擒兇渠而道臣先遣安官王光國入營宣布恩詔持賞先撫其羽翼大小頭目皆願歸順獨孫虎梗逆不馴乃計誘劇目六豹等將渠魁孫虎斬級獻功與雙虎等百十餘人來降併招其領哨紅旗共十有五人皆收入汾標兩營食糧老弱男婦解散者已十之八九矣禾地草餘孽多係綏清饑民盤踞鳳儀山爲數窟頒詔部臣王之禎多方勸諭適延撫亦差生員馬允際等來晉招安難民多願就撫臣委官護之過河

業有成議而賊頭高雲河反側阻撓過河者僅二百餘名口其餘仍聚掠孝關之間臣督中軍陳國威入山撲勦今同知馬鳴玉監其軍官兵追至康城賊正攻圍堡寨一鼓殲之加銜守備陳獻策斬高雲河徐成安斬彥張皆掌盤頭目所獲壯級纍纍餘賊竄逃星散臣以防河緊急督兵南下檄飭道臣相機勦撫此外惟小款縫賊陽撫陰叛頗多反側臣委永寧州知州陸養廉招之尚未定也數月以來平定榆次陽曲各報解散餘黨而榆次招撫尤多遼河一帶炮鼓不鳴道臣馬上賓各將陳國威劉光祚等監軍同知馬鳴玉榆次知縣任濬陽曲知縣李雲鴻及撫賊之王光國等其功不可泯也共計勦過賊級二百三十名類而孫虎高雲何彥張兇渠授首地方快之撫散過難民共二千二百有奇內收入各營爲兵者五百五十三名散遣歸農者一千六百七十六名口三晉大夥之寇掃蕩略盡惟零星逃匿山谷十百爲羣不

能盡無語云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今治之有其機矣

按臣辯疏涉欺巡方舉動可駭疏

臣駐禹門防河從邸報見按臣張孫振直駁撫臣回奏之言等疏支吾轉換其詞游其情遁矣臣可坐視其欺罔君父誣害善類婪剝小民而不一糾正乎臣查各省司道官有俸深勞著者撫按薦舉擢用此功令所不靳也袁繼咸歷俸三年歲類兩周清執不阿公論共許值鄉場已畢例得陞遷臣之具疏何謂無端是時鹵已報遁久矣臣在代州不知按臣侵奪學

卷之十五

二

道職掌私屬遺才怒其不徇大觸兇鋒卽按臣至代州止對臣詈罵繼咸降罰其送考諸生爲辱已無顏而云耳併未言及糾叅一字臣何爲多方求解臣採公論薦一道臣有何錯悞而自悔乎推官袁愷等臣素以名義相勗勉按臣論人謀出秘密臣何事蜀南推官况兩推官平日皆稱述學臣清公不啻口出親袁愷含淚面止及病狂喪心之言其譏刺規切爲公道發憤亦已至矣豈臣囑之而然乎此按臣所以不

能釋然於愷而刺刺不休也至繼咸奉旨提解差官出批乃按察司都任之事臣歎息地方有清苦耿直之官忽遭誣陷至此今當遵旨速解都任云學道已呈繳勒印亦願束身就道此一言而決何煩商議三日爲也按臣遠在偏關臣一面移會一面具題自以爲奉法惟謹不失臣子趨命之義而按臣以未付一字差一人爲恨何也豈未遂其羅織煅煉之心歟乃按臣舉動則異於是臣疏蒙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二

聖明洞鑒劣衿銜蠹一併解京質訊臣駐師蒲津兩淮部容奉有嚴催速解各犯之旨屢檄催臬司而按臣在省將各處提到人犯盡行監禁如絳州訓導原無名薛莊者職在察吏豈不辨教官姓名今欲掩飾欺誣之罪硬以無辜之薛際昌頂替將誰欺乎又如翟炳人命一案九年七月內守南道臣馮上賓呈招按臣親筆批云既查係杏毒依擬杖贖實收繳案墨未乾面坐學道以多賊清夜捫心何以自對今原卷



弔取藏匿不肯發司解部各犯淹禁尚稽起解豈非畏各犯到京口供敗露而預謀布置作鬼蜮伎倆耶彼以臣遵旨速解繼咸爲非豈按臣藐旨不速解各犯爲是耶

聖明在上自能洞燭其奸矣按臣之駁臣疏原無可駁忽又扯袁推官呈送罰米一案忽又點綴晉邊整蠱一語夫罰米有無查勸自明是否推官自行呈送按臣閃爍多機辦挾屬官壞人名節如健訟刀筆到

長卷充美

卷之十五

處攀誣甚可鄙也若晉邊弊蠹積壤已久誠當整飭如欲借封疆爲題臣實迂腐書生多病寡謀不諳邊事曩以觸忌薦逆張捷擠之於外數年碌碌不展一籌有悞封疆自應席藁聽

皇上處分罪斥無憾不煩按臣伏此機穽也莫非王事共處艱危誼當同心戮力以圖緩靖而按臣別有肺腸絕不從地方起見事事乖忤甚至入衛之舉對各司道輒加譏訕是誠何心臣卽不肖寧受按臣糾

參義不受按臣侮辱以壞朝廷紀綱乃近見其飾辯諸疏君父之前尚忍於昧心欺罔何況於臣卽如濫受將吏馬騾鞍刀之類各州縣俱抄有小報按臣見繼咸糾疏手批脚亂暫且發還十二月初四日遣牌出巡尚令侯主簿率進看驗總總總不合無所發怒責主簿十板閩省吏民傳爲笑柄其受道府州縣小送熟程在孝義陽曲三關爲甚各官每以購辦稱苦誰不知之乃飾言於會賑之時援臣與監臣爲証監臣

長卷充美

卷之十五

三

行久矣豈謂臣聾啞可扶同以欺我

皇上哉又如窩訪之害屢經

皇上嚴旨禁革卽云衙蠹應懲從來大縣不過二三名中縣一二名僻小殘破之處多有免者按臣違禁監訪陽曲三十二起府廳十三起司道五起一城之內共拿五十起文水拿十二起孝義彈丸小邑拿八起汾陽及府廳拿十四起平陽之絳州拿二十起蒲州八起聞喜拿至八十餘起扳累數千餘人單款坐

賊皆千餘金按臣發問硃批牌票云不許徇情減賊以故問官承順意指令各犯多攀富民害及無辜破家蕩產甚於劫奪汾州府官問訪犯陳大秀一起止擬贓罪五十餘金批駁置罵殊屬不堪訪犯自願募化親友鬻賣見女漆賊四十兩即行批允招詳可證也臣止據經過數州縣大略言之耳未經查問者不知其更幾許也晉中荒殘之後孑遺幾何而以賣兒貼婦之錢供充囊肥家之具臣嘗痛恨崔呈秀之

棠菴疏集

卷之十五

三

按淮揚焚取訪賊數十萬貽禍無窮今當

聖明之世不意復見之於按臣也更可駭異者纔行訪拿不俟問擬即一面差承差各州縣坐名票取贓贖其最彰著人耳目者如絳州一票差承差趙清取八百三十四兩一票差承差許承茂取三千兩州官以訪犯未審完爲言承差謂有硃筆諭帖令送南京原籍州官大懼不得已借動庫貯錢糧併需索嘗例共四十五百有奇付之至今各犯尚未問結前銀尚

未補庫也其餘如孝義霍州趙城洪峒曲沃夏縣安

邑太平岳陽翼城多者數千計少者亦數百計中有賊多懸生追比難完者強半借動錢糧臣亦止據經過數州縣大略言之耳未經查問者不知其更幾許也夫國家當凶寇交訌民窮財盡之秋應解京邊錢糧急若燃眉而乃借充訪賊累千累萬送回原籍此弊不除負累有司貽害軍國豈細故哉臣既目擊其欺罔君父誣害善類焚剝小民關係重大不敢不據實人告除訪賊起數另疏具奏其州縣小報事屬瑣細者揭送閣部院以備確查外今三晉之民如在湯火伏乞

恭奉疏集

卷之十五

三

皇上留神省覽臣疏勅下部院遵照屢旨禁革濫訪坐贓之害嚴飭有司速除那借錢糧解贓之弊使紀綱肅而吏治清民生安而國計裕即罷斥臣以謝按臣亦甘之矣

部議條欵疏

一部疏內開某路險阻某路平彊如把住某口則某路免於窺犯扼擊某地則某路可恃無虞該臣看得山右三關分爲三路東中兩路在宣雲之內惟西路孤懸鹵地先年揀套駐牧黃河一帶謀犯偏老西路最爲首衝今套鹵勢弱揀爲併之來自東徂西其謀犯宜雲則東中兩路爲衝而西路爲緩查數年以來鹵賊出人如東路之白草溝茹越口小石口北

兵未竟集

卷之十五

三

樓營平安窠太安嶺等口中路之陽方口苦森梁盤道梁神池一帶山勢不甚險阻往時邊備廢弛墻垣頽壞各叅守千把等官一聞警報飲兵退守本堡置墩陴不問以故鹵入無人之境昨歲臣親赴各邊嚴飭道將除營堡酌量大小留軍三分之一再選本堡住居人戶及遠近鄉村收保丁壯責成防守等官編派協守而其餘軍丁分派各墩臺隘口給以鎗砲火藥不啻三令五申而其最要害處如陽方盤道梁

各口責令寧武鎮正標兩營分兵守信如茹越小石北樓平刑各口調取標太平陽等營分兵守信如前議挑選戰兵六千把住險要相機扼擊臨期再於腹內各營搜選零兵千餘以爲守望而三晉之兵力已殫矣邊以內一望平原鹵絲陽方入則陽武峪爲扼要之地繇白草溝茹越小石入則繁峙代州爲扼要之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爲扼要之地過忻州四十里爲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稍存遺

兵未竟集

卷之十五

三

跡今蕩爲平丘旁多小路可以南通陽曲西走靜樂遇此則直抵太原太原藩封重地城大人雜兵單故前疏提其大害而略言之太原之東南則榆次壽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神池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可使鹵不窺犯內地內地在

平彝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領關等處則太原或可無虞也

一部疏內若大股賊勢盡趨山西亦豈無可略分兵將策應聲援之理該臣看得鹵陷麗據島如爲水陸並進之謀則以一股犯登津絕我糧道以一股犯寧錦掣我援兵以一股犯遵薊或宜大但有一處闖入則內外響應聲勢巨測若止如往日搶掠故智薊遵有險多兵力足以守必仍闖宜大而居庸紫荆倒馬

長卷疏集

卷之十五

三

等關新增兵馬未易窺犯則大勢必走山西無疑樞臣業所日擊誠不啻聚米而圖山川也查鹵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井坪應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若從宣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州而犯平朔北樓小石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當防崇禎八年鹵入陽方之苦森梁肆掠於原平忻州定襄大同鎮臣領兵二千餘駐寧武未與鹵戰惟總督親

領標下勁旅王忠白安等兵數擊賊於原平寧縣代州之間鹵亦旋遁故賊犯山西宜調陽和大同精兵一萬襲鹵之後使之有所顧忌而不敢深入是一策也臣前歲幸駐忻州徵標太平陽等營兵二千餘及鎮臣健兵三千扼其南下之勢鹵故折而東掠定襄逼近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掠而遁今賊若犯山西鎮巡當分駐忻州上下居中擊堵乃爲得力然必須前面有大兵五千擇敢戰智勇之將出固關而西駐

長卷疏集

卷之十五

三

師太原之郊相機堵截斬其零騎大張聲勢鹵畏首尾夾擊始不敢逞若太原無重兵萬一忻州堵扼不住鹵東走固關謀掠畿南則所憂又不獨三晉此前面截擊之兵將是在樞部預爲選派臨期庶有聲援賊若從太原掠西南一帶則宜預飭延綏鎮臣統勁兵三千渡河而東駐於汾州堵之甚便第山右頻年兵荒各處糧餉置之今既擬定策應聲援之兵必須預勅戶部措發何項錢糧在三關責成餉臣多方召

買大約一萬兵馬一月糧料計米五千餘石豆一萬二千餘石草三萬餘束在太原汾州等處責成藩司行州縣各爲買備亦大略如前數而鹽菜廩給俱在外如是而應援始有實著也然近來將驕兵肆紀律未明客兵之投反劇於商臣竊謂援兵貴精不貴多止可扼要張疑設伏暗襲而收保一法尤爲喫緊要著責成兵備道嚴行各州縣官堅壁清野處處固守鼓舞鄉勇於各城堡多設火器擊賊使商不得掠或掠無所獲自然坐困我兵扼險擊惰可以得志此又禦商萬全之策也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三

柴菴疏集卷之十六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臣吳姓謹題

撫晉 崇禎十年

那西流寇就撫謹將安插情形據實馳報疏

據太原府監紀同知范廷輔塘報到臣該臣看得一隻虎等賊嘯聚遼和之間不啻負隅之虎幾經搜勦未斷根株往往竄掠畿豫出沒爲害臣奉合勦之旨

兵部元覽

卷之十六

一

再四躊躇竊慮大兵一動賊必潰入邢洛南下彰磁累糧既虞不繼殲除亦難遽盡不如持檄招之誘入晉境相機勦撫庶不至堅郛而貽君父之憂於是特委監紀同知范廷輔同榆次縣知縣任濬令多方招致諭以大義示以禍福久之諸寇始從順德西來泣面就撫擇其精強者爲兵分收標太兩營共三百餘名其餘老弱男婦給免死印票路費銀錢差人押回原籍責成該州縣安插務農益共計一千六百七十

餘名口不但遼和一帶蕩然廓清而畿輔重地亦無窺覷之餘免征繕之勞矣此皆仰仗

皇上威靈成此一段不血刃不煩餉之功也監紀同知范廷輔榆次知縣任濬勞績久著且單騎馳入賊營宣諭朝廷德意俾一夥巨寇俯首感泣帖然就撫此其勞績當在斬馘之上與標營副將管中軍事陳國威差官丁枝成林陳養榮等越境招賊宣示恩威其勞亦不敢泯也俱宜優敘惟是各丁新填營伍非

兵部元覽

卷之十六

二

有額餉可資餉口查有監臣孫茂林去年賑濟尚存支剩輪助銀三千餘兩合無於內動支留給各丁月糧之用俟該營有空缺陸續頂補食糧似爲便計相應具題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房號得餉無多徵派滋擾疏

臣幼讀史至唐德宗朝行稅間架法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上疏切諫臣未嘗不慕贄之忠而猶歎當時軍興告匱亦何至行瑣細箕歛之術以失天下之人心乃未幾有建中之亂始下詔罷稅間架此亦後世之殷鑒也我

皇上節用愛民媲美堯舜薄海內外亦既謳詠膏澤矣不謂鹵寇交訌所在增兵益餉司計者仰屋靡措

矣李訢奏

卷之十六

三

萬不得已爲權宜之策遂有稅房號之議去冬臣接部文亦卽抄行所屬縣道除已經兵荒者不派外凜凜於三月欽限敢不奉行惟謹因臣臥病杜門久未查報確數乃各州縣商民日踵臣門號泣求免又值天災流行久旱不雨人心皇皇臣伏枕細思每市房一間徵稅一錢亦豈爲苛而有司查派不善或委之佐領吏胥便滋無窮弊竇一切徵納起解名爲每間一錢其實所費良多市販之人遷徙不常百物之價

一時踊貴所關於窮民衣食更多不便晉中商賈不通貿易者少算來每縣多不過百有餘金歛百餘金而擾動一邑此亦瑣細之甚非經世之宏規也况旱災兇告饑饉海臻正項田賦尚求蠲免奈何復於市厘而擾之夫人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不可不深長思也近日諸臣議勦賊之餉不及房號豈非淡知房號之利無幾而騷擾間閭其爲害實有甚焉者乎捧讀

矣李訢奏

卷之十六

四

聖諭殷殷慮查派滋擾飭撫按官嚴禁有司濫派之弊臣益歎服

皇上洞悉民隱尤明之燭無微不照此議原不出自朝廷不過司計者一時權宜之說而晉中疊遭兵荒井市蕭條不堪科派之狀臣旣目擊心恫不爲一達天聽早求報罷使千載而下謂

聖明之朝無一陸贄其人也豈不惜哉臣謹披瀝肝血爲地方請命伏乞

皇上立沛德省罷稅各省直房號以杜紛擾之端  
之史冊實爲懿舉臣愚幸甚

史部

卷之十六

五

奸邪擣置可駭貽害宗民甚劇疏

竊照晉中藩落夙稱賢明約束諸宗秩於矩矱左右  
羣小凜凜奉法惟謹地方安靜之福久矣自藩王  
新逝世子年甫六齡筑筑在疚不與聞外事奸邪之  
人遂乘機擣置實煩有徒而臣聞其爲首者則典仗  
程朝宰也朝宰本一無賴市棍夤緣入府供書寫之  
役一旦濫冒典仗乘世子幼冲逞其機詐妄作威福  
竊權專國無所不至倚長史董葵書手季松王孟松  
潘雲龍等爲腹心藉一二素行不簡劣宗恬鯁程趙  
瑛攻繼襲龍池等爲羽翼表裏作奸養成一呼百喏  
之勢貪橫無厭荼毒宗民凌轢有司郡王含怒而不  
敢言道府畏威而不敢問以故劣宗如恬鯽等挾勢  
橫行有逼寫借約而奪人房地者有倚恃強梁而霸  
人妻女者有撒散私鹽沿村嚇詐者有開設博場誘  
人嫖賭者少不如意擄入私宅非刑苦拷其兇鯽不  
可嚮邇小民傾家蕩產賣妻鬻子怨聲載道道府稍

史部

卷之十六

二



一愆處黨惡則糾衆捏單動相干讎究其根繇則皆朝宰居中用事結黨害人之所致也近復擢置世子輒敢悖違典制具疏責奏請封生母同管理府事肆無忌憚一至於此真大奸巨蠹急宜芟除者也然使爲長史董蔡者值藩王薨逝之後盡心輔導世子凡事規正則雖有奸邪亦無所施其伎倆而臣訪其入老憊無骨昏婪有染專與朝宰交結曲意阿奉全無主持且以王府之官擅受民詞將有司百姓沈汝奎王國俊崔尚信等徑拿監禁監罰贖銀居官不謹如此朝宰惡跡顯著懼罪難免謀欲誣挾財物借赴京奏許爲名希圖潛逃事露爲府臣焦洛羈候其與同惡諸靈所當請旨一併提究正罪而長史董蔡應勅吏部速議罷斥另選老成端格之人陞補誠不可一日緩者抑臣更有請焉藩世子孤幼靡所怙恃今各宗室鈐束無人雖謹守禮法者固多而踰越開簡者不少似宜勅下禮部稽查典制應否推舉郡王一位

請勅暫管府事凡一應奏請名封鈐束宗儀事件悉令管理惟錢糧止許稽查不許收掌待嗣子年長稍知事體即便具奏迴避仰候聖明裁奪更祈勅諭承奉調護於內長史匡輔於外養成世子令德紹休先王以昭義問於無窮則我皇上敦睦至意爲維城久遠計者更大也

臣病實懼地方不敢欺隱不言疏

本年六月十四日接見邸報臣奏爲臣病貼危已極等事奉

聖旨吳 勞著晉疆地方實漢倚賴且部覆註銷已有旨了不得堅請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

溫綸不覺痛哭失聲大晉中近日盜氛稍息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文德覃敷之所致也臣何勞之有至於瘡痍未起早災見告宗民交關邊警戒嚴當此多

卷之十六

事之時臣不能力圖緩靖而又不幸嬰虛勞之證杜

門半載廢悞萬端

皇上不加譴責反蒙慰諭臣感愧惶悚無地自容稍具心知敢愛膚髮展轉思維既抱不起之病不能出而視事又身肩煩劇之任不能退而調理事務叢脞憂惶日甚心血既枯晝夜焦灼業已上辜

聖恩下負地方言念及此死難瞑目病久神昏時而拊膺狂叫有類失心每於牀褥之間若向閭閻哀訴叩

頭流血謏譖之語不可復辨家人驚駭俟臣神思稍定之時泣涕相告臣昏瞶之中不自知其顛危之狀亦至於此總緣病勢日久日深虛弱至極寬不束冕神不守舍而近又加以瀉痢交作寒熱雜攻真元氣耗榮衛俱損延醫診視謂非藥餌能治奄奄待斃委頓不堪臣欲復言是徇馬之病屢賣

君父之聽罪在煩聒義有未安臣欲不言是以徇馬之病坐悞封疆之事罪在欺隱心更不敢臣命運乖

卷之十六

塞一身狼狽受

皇上如此思遇而力不能報舉此痼疾勢難視事一切緊急欽件防勦軍務要緊本章俱已停閣不克料理地方復何所賴因病致悞罪當萬死臣不敢望恩子告惟願早加褫斥以爲邊臣負病溺職之戒哀懇聖明特賜矜憫倘蒙垂念徇馬服勤有年病出不幸放之生還曲全終始則高天厚地之恩臣世世銜結無既矣

邊警孔棘秋防戒嚴預發防邊兵馬分信責成  
疏

竊照三關倚宣雲爲屏蔽邊軍夙號單弱秋防屆期  
鹵報西行臣雖臥病未嘗時刻敢忘飭備先是臣酌  
議總鎮健丁三千外奇兵營副將官撫民挑選戰兵  
三百遊兵營遊擊王弘祉挑選戰兵二百奇嵐道中  
軍守備馬世榮挑選戰兵二百奇嵐遊擊趙民懷挑  
選戰兵三百共足一千俱聽總鎮調度與健丁合營

奏平正集

卷之十六

二

以資勦禦又於腹裏臣標下挑選戰兵六百副將陳  
國威統之太原營挑選戰兵六百副將猛如虎統之  
平陽營挑選戰兵六百副將虎大威統之不足二千  
之數於巡東道挑選道丁一百加銜守備衛一典領  
之蒲州營挑選戰兵一百守備賀震彝領之以上兵  
二百總轄於虎大威統領節制俟五六月內聞有警  
報卽飛馳調集各兵分防鷹代臨期確偵鹵犯何地  
責任如虎虎大威陳國威三將或分或合充作奇兵

以張犄角之勢以資策應之用不必與總鎮合營致  
有掣肘之患至太原爲三晉根本重地臨期議調汾  
州營叅將賀明威領兵五百潞澤營叅將和應詔領  
兵五百共一千協防省城業經題奉欽依在案今照  
鹵警頻聞應調各兵防援時不容緩除移會新鎮臣  
虎大威作速整練健丁及嚴飭奇兵等營副將官撫  
民等整棚前項兵馬以聽總鎮調度外查得臣標下  
中軍副將陳國威陞薊鎮總兵前議戰兵半係國威

奏平正集

卷之十六

三

內丁相隨北去又平陽營副將虎大威亦陞寧武總  
兵所帶內丁強半填補健丁缺額之數蒲州營守備  
賀震彝亦陞任去今以新任標下叅將管中軍事和  
應詔補陳國威新推平陽營叅將趙民懷補虎大威  
蒲州營中軍加銜守備李廷瑞代賀震彝業於六月  
十一等日調發太原營副將猛如虎官兵六百員名  
駐防平刑平安窠太安嶺一帶協同北樓叅將閻崇  
光平刑守備林永昌兵分防各隘據報六月十七日

已到信地平陽營官兵六百員名暫以本營中軍守備黃家佐統領併巡東道標下加街守備衛一典官兵九十一員名蒲州加街守備李廷瑞兵一百員名協同北樓守備趙可久茹越守備馬得功等兵分防北樓小石茹越等隘口據報六月十八日已到信地今又檄催趙民懷領戰兵三百趕赴北樓一帶兼統領平陽營及蒲營道丁各兵以備援勦至臣標兵防禦因新中軍未任先將防禦省城潞澤營兵五百名

兵五百名臨時應舊調防餘俟潞澤營將推補有人再行酌調如不及待則就近調都司管交城守備事薛敏忠平定守備陳尚智等兵益以臣標下所存標兵并太原營所存營兵約有千餘駐防南北兩關防守省城惟是前議各將領半已陞遷標營平陽營幸有和應詔趙民懷代任其事惟潞澤營將奇嵐營遊擊兩缺未經推補以臣所見莫若就近以都司薛敏忠陞遊擊管潞澤營將事臣前所舉隰州守備張友名陞坐營都司管交城守備事隰州守備則以加街守備衛一典補之一典在平陽防河禦寇最為熟練也奇嵐遊擊缺無如樓子營守備李可用陞都司僉書管遊擊事人地更為相宜此數將者臣皆試之戰陣之間嘉其勞績且富有彝漢家丁可資之以資營在為地擇人未可盡拘以俸薦常格也伏乞聖下兵部查覈屢速行填補則整練有人營伍不致弛慢矣臣等久病奄奄不起屢懇

天恩未蒙放斥今奉調理視事之旨邊警方殷臣子之義生死以之敢不仰體

聖心捐糜圖報謹遵旨扶病料理俟稍有起色卽與疾移駐紆代督率將吏不敢貽聖明西顧之憂也

卷之十七

七

七

郡王違制出城謹據實奏聞疏

崇禎十年七月二十日據藩府長史司呈稱據內丘王府署教授典儀高聲遠呈稱本王於十三日辰時繇東門出城干係違禁等因到司隨卽具啓世子差內官二員星往前途勒留但郡王爵位尊崇未知允勸否等因申報到臣又據潞安府申據長治縣申報與前相同據此臣一面繕疏具奏一面行令長史司再啓世子差官勸請本王回府并行潞安府申飭經

卷之十七

七

七

過州縣一體勸阻去後隨據長史司呈稱據原差內官趙文昇百戶楊弘化回稱十四日奉差十七日起至河南磁州武安縣地方果見內丘王本王口說我奉部文著我自行回奏你等如何敢來攔我二官跪地婉詞百言啼泣苦阻不聽於十八日浩然長往攀留不住等情到司復啓奉令旨又差官役星夜無停著實勸請力阻等緣由到臣該臣謹按會典郡王越關之禁甚嚴益防微杜漸意至深遠也近忽有內丘

王七月十三日出城之報臣等不勝駭異一面檄行  
潞安府及長史司差官阻留一面繕疏報聞聞又據  
長史司中稱王已出境次河南之武安縣謂奉部文  
自行回奏也夫自行回奏令其具疏非令其赴關王  
豈不諳此而違制擅行臣等所不能解也除嚴飭長  
史司署印審理王修齡啓世子差官前途阻止俟回  
府查撥置員役另奏外臣等竊爲地方憂之凡郡王  
與親王同城者聽親王鈐束自藩藩薨逝世子幼冲

失奏疏集

卷之十六

三

長史缺官輔導無人內丘王自踰禮法以結怨小民  
誣訐知府今又無端出城越境意欲何爲如此舉動  
駭人見聞臣等不敢不據實具奏伏乞

聖裁施行

微臣臥病在邊萬分危篤疏

臣不幸嬰癘瘵之疾氣血兩虛日深月積勢難痊可  
尤疏乞骸骨非得已不謂微誠未能上格

聖聽延至七月秋防戒嚴屢奉

明旨以邊警方殷著臣調理視事臣子之義不以南  
遣君父况

聖明西顧宵旰憂勤臣何敢復惜其死勉強支撐即  
擬輿疾移駐又深慮省會重地城守器具未盡嚴備

失奏疏集

卷之十六

二

登城閱驗集司道府縣叮嚀訓誡不意久病之餘纔  
一登眺則神奪魂搖輿還署中昏暈仆地久而始甦  
又復調理旬日屢接

聖諭責成邊臣飭備不啻嚴切臣何敢即安乃扶病  
於八月初吉移駐鴈代將近一月方幸秋田刈穫已  
完堅壁清野事有可爲而臣以憂勞過度疾病轉劇  
於本月十九日吐血之證又復舉發即今頭目眩暈  
怔忡健忘虛火炎上嗽喘不已蒸熱煩渴晝夜焚灼

血枯氣竭致偏體骨節或麻木不仁或痛楚如刺癢食俱廢呻吟困苦之狀難以縷述一切事務不能料理無可奈何又只得杜門謝事奄奄牀褥與死爲鄰臣豈不欲勉効匪躬之誼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而才識間淺不展一籌今又抱病經年廢悞萬端若虛擁節鉞苟幸一時之無事爲戀戀功名之計如負地方孤

聖恩何非獨臣之自審不宜坐悞嚴疆義當引退以

奏本疏集

卷之十六

二

讓能者卽廟堂之上爲嚴疆長慮亦斷無坐視病臣廢悞之理臣病苦至極不得已復申前請然非卸防秋之擔也卽今日蒙恩罷斥新舊交代轉瞬便是十月秋防亦已告竣如其有警臣生死以之不敢倖逃斧鉞儻藉廟謨預定邊事無虞臣猶望生入里門延醫問藥圖如綫生全於萬一不然力盡而斃使之輿櫬道路亦豈朝廷體恤邊臣之意哉臣謹瀝血哀鳴不暇擇音仰祈

皇上少垂矜憫念臣力疾秋防原圖報稱不幸病勢危篤不能供職懇乞

聖慈視同徇馬曲施帷蓋乘此一綫喘息早賜回籍調理則殘廢餘生沐高厚弘恩誓圖銜結未足云報臣無任迫切哀懇之至

奏本正集

卷之十六

二

臣病萬難痊可地方不容廢悞疏

臣之扶病駐代州也原爲秋防戒嚴少盡狗馬報主一念印或一當而死裹革橫草無足惜也不意鹵警稍緩秋防漸竣而臣病勢日加危篤萬不得已十悲

天恩乞求骸骨近見邸報奉

聖旨晉省多事防勦兼資吳著勉詞力任以冀嚴疆不得更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

先奉聖旨

卷之十六

三

魏汗臣矢忠圖報原有志於功名非甘心枯槁忍於央絕者也特無奈積勞成瘁奄奄床褥力不從心醫藥罔效蓋臣之病原因血氣過耗憂思過苦以致水火不交陰虛火動一切吐血昏暈怔忡健忘盜汗骨蒸煩渴種種勞證日深日劇今復瘵中見血喘咳不止脾胃傷損不進飲食若呼吸一斷則溝壑立填非如風寒暑濕之疾可以針砭湯劑治也印入山靜攝屏居謝事尚恐不能久延人世而況處多事之地前

之以憂慮迫之以軍務糾纏之以欵件公移臣既不能一一料理而身在中神索繫豈能一刻寧帖有不促趨於死不已者臣聞智慮者五臟之精華也五臟受傷精華已耗則智慮皆昏故臣每值失血過多之後輒昏仆在地不省人事一身狼狽萬念灰冷嘗恐溘先朝露不能久事

陛下孤負主恩死難塞責豈能復力任而冀嚴疆乎今臥病代州不能料理一事渙恐耽延時日在封疆

先奉聖旨

卷之十六

日悞一日乃因杜門偃臥而至於事事廢弛益重微臣瘵曠之罪在臣病日深一日或以斤放無期而一旦齋志以歿不及沐

皇上生全之恩踴躍孤蹤弔影自憐所爲仰天拊心悲痛命薄不能自己或者亦得援豫撫王家禎之例而蒙一視之恩乎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臣惟有哀鳴於我

君父之前望早一日罷斥猶早冀一日生還免於與



機道路則帷蓋之弘恩也煩聒

聖聽罪當萬死謹席藁待罪候旨臣曷勝懇切哀求之至

微臣功微賞重懇容辭免以安愚分疏

崇禎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准兵部咨爲興嵐賊寇經橫等事奉

聖旨這晉省節年勦寇功次既經勘數有功文武各官除應免敘外吳姓准復原降一級仍加陞一級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臣恭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榻前望闕叩頭謝恩外仰見我

皇上待封疆之臣無微不錄恩如此其渥也已而思

吳本正集

卷之十六

言

之計功而授賞者朝廷之典也量能而授職者臣子之分也臣才能駑下軍旅未諳今因敘諸將吏興嵐勦寇之功復臣原降一級仍加陞一級臣不勝感激不勝惶媿竊有不自安者四焉三晉賊氛稍息地方微獲救寧皆賴

皇上威靈震疊獨賑屢頒使災黎戢心巨寇奪魄而諸將士感恩用命之所致也臣何力之有貪天之功而攘人之美臣所不自安者一也臣臥病經年廢悞

萬端

皇上不以斧鉞而賜之生全使得歸正首丘已屬厚幸乃復加病臣以非分之榮臣所不自安者二也卽流氛未靖賞罰宜行

皇上借山右將吏之微勞以示鼓勵如買千里馬者先市其骨則復臣之級使以今勞得贖往罪已爲逾涯而又有加陞一級之敘臣所不自安者三也兵部查敘自七年四月臣撫晉自七年十月則前數案之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功次實前撫臣戴君恩鼓勵之力何可泯也乃君恩以病故戍所免議而以其功盡歸之於臣臣所不自安者四也臣有此四不自安是以披瀝血忱上竇聖慈伏乞

皇上鑒臣之請俯容臣辭免加陞一級得以原官回籍調理儻不卽填溝壑則狗馬報主正自有日而將來沐朝廷優厚之恩者尚無窮也

微臣蒙恩予告遵旨料理候代疏

本年十月初六日接邸報吏部一本爲秋防之役將竣等事奉

聖旨吳 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仍料理候代員缺卽會推才望堪任的來用欽此臣捧讀

明綸感激涕泣隨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我

皇上垂憐病臣放歸調理此之爲恩卽天地生成父母鞠養不是過也遵旨料理候代竊念三晉目今要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三

急事務無如防河節據守東道臣李一鼐塘報稱大賊數萬大肆狂逞攻陷澠池坐沒陝靈間潼之間窺探河北耽耽思渡勢甚披猖道臣督率官兵鼓勵鄉勇堵擊不遺餘力惟是今歲沍寒頗早冰合在邇臣病瘁餘生不能躬赴行間謁度隨於十月初八日催各防邊官兵回營酌量道里遠近定於十五十八等日發兵赴信如太原營署都督同知猛如虎統兵七

百協同加銜都司聶應選蒲州營守備柳如金等兵  
赴平陸縣防禦茅津三門太陽葛朝許家灘窺見口  
等渡平陽營恭將趙民懷并中軍黃家佐統兵一千  
協同吉州守備王科熙州守備衛一典等兵赴吉州  
鄉寧大寧永和等縣防禦壺口高兒窰孟門馮家集  
乾柴坡船窩師家灘香爐崖馬關永和二關等渡潞  
澤營都司薛敏忠統兵五百赴垣曲縣防禦薛家窩  
趙家灣河底村刁窩村五虎澗寨崖村等渡臣標下  
中軍恭將和應詔統兵七百赴河津縣防禦禹門金  
門乾柴坡兩扇門等處汾州營都司賀明威并石樓  
營守備龔能各統本營兵馬防禦臨縣永寧青龍石  
樓等渡仍責成守東道臣李一鼐巡東道臣汪喬年  
守南道臣馮上賓嚴督將士及各州縣印捕官鼓率  
鄉兵多備砲火鑿冰器具晝夕嚴防又飭各屬動四  
事積貯米豆草束轉運河邊協濟沿河州縣支給軍  
馬行糧而委太原府同知范廷輔平陽府同知盧恢

差撥丁過河遠偵賊情向往預張聲勢力爲勦禦比  
往歲忠飭有加但賊勢重大長河千里移緩就急調  
度機宜必新撫臣親歷河干號令威嚴將吏始有所  
稟成而用命惟謹况山右處處災荒平陽更甚撫綏  
拯救以安地方尤非可緩臣心雖有餘而力則已竭  
想新撫臣慮切封疆計周桑土必且星言夙駕式遄  
其行不待臣言之畢矣

敬辭服級以安臣分疏

臣與疾移駐榆次候新撫臣宋賢交代間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接邸報兵部一本防河事竣等事奉聖旨這九年分防河著續文武各官既經覆覈除免議外吳著加服色一級仍賞銀二十兩欽此到臣恭設香案令家人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臣庸劣無能軍旅未學惟恪遵廟謨日夕冰兢至於親履河干躬督將吏雖勞動之備嘗皆職分之當盡賴

吳宗寬集

卷之十六

三

聖主威靈流氛遠遁三晉小民獲有寧宇無籌可展何力能效

皇上垂念將吏而敘錄及臣加以一命之榮章之服采優以百朋之錫惠之兼金臣何人斯叨茲異數雖賞賚頒自尚方祇承猶多踧踖况服級有關名器濫叨益深愧悚既恐滋不衷之羞又懼速維鵜之誚伏望

聖明鑒臣朴誠容臣辭免服色之加以安愚分臣拜

領厚賞歸而一七一啄皆沐恩膏苟餘生之可延誓捐糜以圖報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吳宗寬集

卷之十六

三

鹽糧關係匪細疏

看得鹽政邊計最相關切者也考永樂中商自輸邊每引止上粟二斗五升當時內地大賈赴邊墾田塞粟充盈鹽法通徹隨中隨支價平而息倍商人樂趨之自改折之議行而大商南從邊儲遂匿不得已招此土著之邊商每引令照時估納粟邊倉取償海上後因鹽法漸壅邊商苦於守支勢不得不賣引於內商爲息漸薄而邊商病開中者寥寥至萬曆三十二

三十二

卷之十六

三

年始定爲減四納六之例以誘其來迄於今相沿日久商人竟視此寬減爲分內應得之利不復知其爲特恩矣近年以來鹽法益壅內商益病且益狡每乘邊商買引急迫輒以市中心抑勒減值拖價淹延故浙鹽自崇禎三年起至六年竟不能中只今庚午辛未之引七八年人本不歸加以晉地連歲兵荒益藏如洗凋殘轉甚既難糴買又苦力輸多方招徠尚恐不至今奉部議邊商不必納粟徑令實納引價夫以從

來應納之價而令之實納似非厲商乃余玆礪等呼天搶地泣訴苦情縷縷不置臣多方勸諭輾轉思維商賈細民惟利是視利在則走死如鶩無利則裹足不前況乎今日之三晉非復昔日之三晉矣鹵寇交訌荒旱相仍好義急公之事詎可望諸救死不贍之民哉且粟非稅畝徭非隸籍又有刑章所不忍加而法令所不能強者嘗試取開中案牒一一翻閱見鹽糧一項節年有欠而崇禎八年則顆粒未完稽其所

三十二

卷之十六

三

以謂是年爲會商生財等事欲去寬減邊商遂逃避不赴開中以致虛闕一年至崇禎九年三月內職會同督按爲三關饑軍請命部覆仍從舊貫以四六寬減之例勸令邊商照舊納米上倉以濟軍需業奉俞旨案而後遵納如舊今又議令實納引價坐定六萬餘兩之歲額望其樂趨而實納在庫豈可復得邊商窮於稱貸勢必頑逋仍如八年則嗷嗷待哺之饑軍銀米兩空餉給安支既無分毫之入又無顆粒之

輸其餼望生心不重可憂也哉臣駐鴈代之時目擊商民之苦且關係邊糧重大饑軍可虞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憂恤之憂如蒙

聖明鑒允俯從商民之便將三關鹽糧令各商照舊納米上倉庶窮商沐寬減之恩必且樂輸而早完於邊計猶有小補也

郡佐勞績當優守令艱苦宜錄疏

臣填撫山右三載有餘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非臣有才能習軍旅也則二三有司同心協力其勞有不可泯者今臣以久病蒙

恩予告旦暮得代行矣奄奄床褥不能爲諸臣一一敘揚而其中有功在戰守地處殘破勞績久著艱苦備嘗者耿耿一念何忍忘之臣若不爲拈出則負諸勞吏且使朝廷不得收用人之效則更負地方也如

監紀太原府同知范廷輔自臣奉命討賊卽與驅馳行間守邊防河禦鹵勦寇其深謀遠慮佐臣不逮者居多而紀覈功罪公嚴無私故將士用命撫勦有功且監紀官原權宜新設一切俸薪衙役工食俱無所措本官清苦實諸臣所未有屢經題敘文武各官有加一級二級者而本官止紀錄優陞似未足酬其勞也太原府清軍同知蔡如蘅臣屢委之督勦查閱邊防如擒巨寇顯道神等其功爲最而條議備邊設防

鑿鑿可行臣以之申飭邊吏俱獲成效至署府縣繁  
務料理城守無不悉飭乃督勦止蒙紀錄而日者敘  
功一案又復偶遺以上二臣才品皆卓然不羣勞績  
又燦然可紀歷俸三年較之腹裏郡佐功苦不啻倍  
之似當卽行優擢或道府以展其猷爲或樞屬以資  
其籌策未可以俸格拘也至各殘破州縣當八九年  
以前四野多壘有能晝夜寢臥城頭與民死守卒能  
保障危疆招撫流移以至今日夫豈易易如吉州知  
兵宋成集

卷之十六

州黃光燁隰州知州周培忠皆歷任三年以上拮据  
防河鼓勵禦寇不愛錢不惜死文弱書生有守禦實  
績垣曲知縣段自宏河曲知縣錢永守汾西知縣王  
道行沁源知縣孔聞謙臨縣知縣魏錫祚武邑經久  
殘或賊窟城外而撫恤才遣臥守孤堞攜家貴以備  
倥傯捐俸入以養戰士雖才品不同而飽歷艱危則  
無異也此七臣者處荒殘之地盜賊之衝數年以來  
不管臥薪茹膽保城撫民備極艱辛若猶拘以考成

之例日加叅罰不得與安嘗處優者博一級之榮何  
怪知巧之士裹足不前賢勞之吏灰心求去也哉除  
垣曲知縣段自宏奉旨行取外黃光燁等俸勞俱  
深或擢部曹或陞府佐應急有以鼓勵之也臣從地  
方起見每有感於秦豫盜寇縱橫守令多有失陷城  
池爲法受罪者而晉中諸勞吏日在行間殫力勦撫  
苦守雉堞幸獲安全則計功授賞程勞查敘豈惟激  
勸山右諸有司亦國家酬敘之典所不容少靳焉者  
也

卷之十六

崇菴疏集目錄

大理疏

卷之十七

祖陵開繫甚大開濬利害宜審疏

疲邑連年大浸才遺殘命難存災患異常情

勢迫切謹匍匐籲天急祈蠲賑以解萬姓

倒懸疏 代興化災民

部疏

大理目錄

大理目錄

優崇大儒敬抒拜颺之忱疏

乞救疲邑殘黎疏 代興化災民

協理戎政

微臣無功可敘懇容辭免疏

援汴已發王師決勝尤煩廟筭疏

卷之十八

枚卜召對紀略

微臣受知獨異間命增慚疏

主恩益隆臣心彌惕謹再瀝愚忱懇辭非常

簡命疏

內閣疏揭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預籌討賊大局以定廟筭疏

謹議討賊機宜懇乞聖裁立賜勅部覆行疏

召對紀略 三月十二日

臣前承面諭退而束裝卽擬擇日啓行疏

大理目錄

大理目錄

二

出閣詢訪兵食大計揭

卷之十九

微臣奉命已久懇乞聖鑒先調京兵以便徂

征疏

議買馬匹以資勦蕩疏

平寇安民必先收拾人心疏

題揭

題揭



題揭

題揭

卷之二十

題揭

題揭

恭奉明綸益深愧悚謹席藁待罪疏

微臣聞命疾趨抵京候旨謹席藁待罪疏

遵旨回話疏

奏李流其

內閣目錄

三

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疏

中途驚聞恩赦敬陳謝悃疏

薄遣原屬寬恩臣心已蒙聖鑒謹剖明始末

以質公論疏

弘光元年

目錄畢

柴菴疏集卷之十七

大理寺左寺丞臣吳姓謹題

大理疏 崇禎五年

祖陵關繫甚大開濬利害宜審疏

同淮安府翰林院編修夏曰瑚揚州府中書舍人喬可聘禮部儀制司郎中解學憂

臣等讀邸報見工部覆淮揚按臣饒京及總河臣朱

光祚所題

祖陵關係重大等疏奉

矣未克覽

卷之十七

明旨頃且遣博士徐祖健往矣仰見我

皇上尊祖敬宗慮深根本而河按諸臣議開濬議分

導出自忠愛各極苦心臣等何敢復置一喙但事關

陵寢所係重大偶有一得之愚不敢不仰告我

皇上者臣等當歷稽往牒自夏商以迄唐宋上下數

千年功業之蠱煥氣脉之磅礴未有如我國家之盛

者

太祖高皇帝以天授聖人起自淮右掃

之

復中原之禮樂

成祖文皇帝繼承帝業象北極以定鼎敷四彝而抗

稷迨

列聖相傳景運熙隆天祚無疆澤流萬世迄今土宇

版章有如一日而迺其發祥爰自

祖陵臣等謹按

祖陵形勢龍脉來自萬里蜿蜒盤結東南面拱十一

山左右帶以五十二湖七十二溪之水而淮與泗合

矣未克覽

卷之十七

襟交會浩浩決決以成朝宗之勢衆水匯於洪澤諸

湖障以高家等堰形家所稱朝水諸口不開而自開

去水諸口不塞而自塞蓋天生此靈臯奧區以開我

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非人力所能爲也第泗州地

形窪下歷世以來間有伏秋泛濫之時而衆水滌洞

王氣所鍾說者以爲靈秀會聚實在於此況此水特

環繞於明堂之前而至於

陵寢從未有積水難消之患也開濬分導之議自非

萬不容已未易輕見施行是以按臣雖有八議之疏而必諄諄請遣博士詳察地脉者蓋亦爲萬全之慮也惟是高家堰三閘所關地方利害又有可得而言者謹按高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爲高峻而淮揚兩郡及高寶興泰山鹽數十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一堰是豈可輕議開洩者善乎河臣朱光祚疏云以三丈之水勢灌千里之下流仰受既不能容俯亢又不能洩數郡縣不胥而魚乎此不易之確論也近日建議諸口以錢糧不敷工料難集

欽限三月踰期未完民間之田尚沉水底東作失時西成何望僅存災黎方且泣對重淵束手待斃而三閘一開勢必以淮揚爲壑行見淮泗諸水滔涌東注將高寶一帶漕堤蕩爲湖海運艘樺挽無路則數百萬漕糧何繇而達京師各鹽場盡被淹沒煮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將問之水濱郡邑城池必致衝壞

田廬漂蕩數百萬生靈悉爲魚鼈則數百萬糧稅誰爲輸供况開濬諸費業委水衝於逝波若待淮揚水患頻仍不可收拾之後勢不得不議築塞又不知費朝廷幾巨萬金錢如是而於國計民生甚不便嗟乎今天下脊脊多事司農仰屋竊歎者數矣國家財賦半在東南今一舉而阻運道廢鹽課棄兩郡數十州縣生靈三害備焉是何可不爲之深長思也議者必曰高堰既不可開則何以設三閘也臣等查高堰自明興以來從未建閘建之自萬曆二十三年始然未幾旋議壅塞夫歷二百六十餘年開者一時而塞者永久固爲數郡民生漕鹽國計關係匪輕抑亦審於形家聚洩之理有利於蓄而不利於開其爲祖陵地脉計者未嘗不深遠也今高堰日就圯壞識者岌岌乎抱宣房瓠子之憂有地方之責者方急議修築以末鞏固之不暇而可輕言開濬乎哉臣等生長淮泗之鄉沐

祖宗數百年培養習知地方利害之原輒不勝總觀  
過慮而其據其愚忠如此伏乞勅下工部確議具覆  
併勅河漕按鹽諸臣公會勘廣集衆論確求定畫  
於

祖陵則審度詳慎以圖萬全於高堰三閘則熟計利  
害勿輕開濬如是而

陵寢國計民生胥賴之矣臣等無任懇祈待命之至

疲邑連年大浸予遺殘命難存災患異常情勢

迫切謹匍匐額天急祈蠲賑以解萬姓倒懸

疏代興化災民

某等田野愚氓義在終事自非疾苦迫身計無復之  
安敢冒死遠叩九關祇緣興化為揚州彈丸小邑僻  
處海濱地勢窪下四面受水素稱釜底土瘠民窮異  
於他邑查揚州一府三州七縣共額糧二十萬六千  
而興化獨派五萬五千有奇揚州一府計共田二十

五萬二十餘頃而興化僅得二萬四千有零是田地  
不足十之一錢糧已踰十之三也此緣先年奸民誣  
許妄官踏勘未確盡將本縣七湖五溪六十四蕩五  
十二河津浦港築作田畝一體陞科有此浮糧累民  
貽納故本縣初編一百八里旋減至七十八里又復  
減至六十二里戶口日削田糧依舊雖歲豐稔猶  
苦稱貸然未有異災叠見萬不堪命如今日之甚者  
也崇禎四年七月內霪雨盆傾淮黃交潰平地水深

一丈五尺田苗沉沒廬舍漂流小民折屋編杼縣民  
爲筏老弱溺死不計其數少壯逃避偷生或繫舟樹  
上或棲止城頭經宿缺食百里無煙啼號之聲日夜  
不絕父子不相顧兄弟妻子離散且數百年丘墓焉  
夷衝齧漂蕩殆盡生者不得保其性命死者不得存  
其骸骨比之兵焚未有此慘撫按彙疏具題仰蒙  
聖恩量減新增遼餉三釐之一知縣趙龍新任苦心  
拮据多方借貸勉完漕糧院道捐貲發賑災民幸存

朱春龍集

卷之十七

七

餘喘延至今年三月水勢稍退窮民鬻妻孥營得  
微貲租牛買種築舍壘垣從事南畝以爲西成有望  
流移可以漸復生命可以苟延庶幾甦勉以供國課  
不意今年六月黃河漲溢從淮安之建義蘇家嘴新  
溝等處河口潰決直瀉鹽城至七月初旬逆流而南  
壅浸與邑數日之內合縣內外陡深一丈六尺有餘  
將熟田禾新構廬舍盡付之洪濤巨浪而且水淤城  
市深至三尺井竈俱沉樵蘇無路較之去歲其害更

慘今萬姓嗷嗷寄命波濤之中者三月矣而高寶一  
帶漕堤亦多潰決合東西南北之水以灌一城貼危  
已極所存子遺無米可炊無薪可爨鄉村廬舍百無  
一存十室九空救死不贍此從來未有之異災傷哉  
與民何不幸而至此也舊年淪溺猶有前歲所積之  
餘今則賣兒貼婦而無可措置矣舊年猶有當舖可  
典殷戶可借今則富者已貧望風先竄矣舊年猶有  
倉穀可賑今則倉廩懸罄顆粒無存矣饑寒之民逃

朱春龍集

卷之十七

八

生無術不逞之徒嘯聚可憂西北則高寶鹽城載胥  
及溺湖寇結連甚衆東南則泰州各場素稱剽悍鹽  
徒構煽不少雖上官加意撫恤無米之炊尚不能起  
垂絕之命而再迫以催科未有不捩西走險者也今  
功令森嚴檄領水次議徵漕米哀此災黎驚惶無措  
卽欲剗心頭之肉醫眼前之瘡其如骨髓已乾毛血  
俱竭何哉况他邑受災不過一兩月水勢退消室廬  
尚存猶可種麥栽豆藉以充食供餉獨興化爲衆水

之壑卽令明春水勢稍落而牛種從何措辦田土無力耕種饑餓轉徙動經數歲如綫長堤僅修築未同年復一年縣邑將蕩爲江海百姓盡化爲魚鼈而責其納漕糧輸賦稅豈可得哉伏望我

皇上垂念下邑窮黎受此兩年大災寸粒不收逃亡將盡特將本年漕折新舊違餉及一切逋欠錢糧俱賜蠲停速發帑金數萬大加賑濟庶垂盡之殘喘或有更生之一綫甚至修築漕堤堵塞決口保全興鹽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高寶等數州縣廟堂之上自有長策斷不忍以三年

祖宗培養之赤子盡棄之蛟波鯨流之中也草野愚氓冒死叩閣命在旦夕勢迫呼天惟望

皇上早賜拯救而已可勝迫切控籲之至

柴菴疏集

兵部左侍郎加俸一級臣吳桂謹題

部疏 崇禎十四年

優崇大儒敬抒拜殿之忱疏

臣恭遇

皇上躬臨太學釋奠

先師大禮告成憶崇禎二年春臣以御史侍班今復叨列侍從恭護法駕煌煌大典兩逢其盛又遇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皇上臨閣角樓召諭輔臣等謂先儒周程張未及邵子之賢與諸儒不同禮宜優崇傳與禮部知道欽此

臣仰見我

皇上表章先賢倡明正學使天下學士大夫尊崇六子以著明孔子之道此前代帝王所未有也臣請抒一得以代拜殿可乎臣觀斯道統系聖聖相傳後先一揆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在君相之位而道行於上獨吾孔子以尼山布衣生植衰晚不獲行其道

於天下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講明絕學刪詩書贊周易正禮樂作春秋以六經紹萬世而道明於下堯舜以來之心法如日中天傳至孟子而後千有餘年不絕如綫至宋大儒輩出周子敦頤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程子顓頤繼起其學以誠正爲本主敬爲要語錄易傳斯道大明若張子載之以禮爲教著東西銘等篇邵子雍以數爲學作皇極經世朱子熹續述經籍開萬古之羣蒙集諸子之大成是皆倡明聖學於世遠言湮之後直有以上接孔孟之傳所著諸書闡發性理最爲精粹其於斯道薪傳最爲正宗而程朱諸疏劄封事成就君德發明治道尤稱龜鑑我朝理學惟薛瑄胡居仁講程朱之學獨得其正庶幾近之是故六子之賢若在聖門當居四配十哲之列非近代諸儒所可比擬也臣竊以爲優崇其禮固朝廷重道之意而表章其言尤聖明作述之心六子之學散見遺書雖半載性理而

篇帙未全所當急爲輯正垂訓後世伏乞

皇上特命詞臣有學識者數員將六子之書正其訛

缺輯其冗複精加印訂鐫刻成書更乞

御製序文頒布學宮令天下博士弟子員朝夕肄習

講明其學曉然知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以傳之孔孟而傳孔孟之道必自六子如世系宗派

毫不容紊六子之書得與六經四書並傳我

皇上繼孔子之學紹堯舜之治身承道統垂法萬禩

又豈環櫺觀聽所可髣髴其萬一哉如臣言可採伏

乞

聖鑒施行

急救被邑殘黎疏

代興化吳氏

竊惟興邑彈丸四面阻水面且東連海堰潮水泛漲斥鹵直灌邑中不特禾麥立稿甚至寸草不生以故民無恒產家無溫飽然而漕糧折色以至雜賦每年無不拮据報完良緣士民粗知好義必先公而後私也不意天降旱災昔日滄海今變陸地如俟如焚八年於茲昔也水荒魚鮮可取商賈可通猶賴餬口朝夕今也旱荒農夫束手待斃矣小民網罟無施矣舟楫無用矣担荷無貨矣始也食樹皮嚼草根而今則樹草又盡矣始也貼妻賣子折房鬻產而今則妻子房產又盡矣嗟乎僅有孑遺人面如鬼朝不保暮爲有司者心非不有餘於撫字而勢不得不迫於催科

幸蒙

聖恩浩蕩蠲免十二年以前逋欠而十三年十四年之漕兌有司百計征比小民百計措處俱已報完惟新舊三餉一時莫措卽粉身碎骨祇填溝壑無補

卷之十七

吳氏文集

卷之十七

可

廷更有久奉明旨永折之八千頓今復征本色豈有豐年不能辦而凶年反可加乎豈有各項正額不能措而漕糧加派反可完乎至於興邑以湖澤卑濕而免養馬復以宣城派帶而折俵駒亦久矣不辭完矣矣近更於改折馬價之外又有二千有零之加此災民擺筋敲髓萬萬不能者也且改舊者已重累凋瘵之興邑而新增者應仍歸豐稔之宣城不然必令興邑奄奄殘喘之孑遺盡委白骨而縣爲廢縣糧爲虛糧矣此固聖心之所深憫而亦關係國課匪淺鮮也爲此既足跋涉不憚勞餓號泣叩關伏乞天恩下詔如三餉錢糧或從寬改或議帶征至復永折與加馬價哀求豁免庶疲邑可保殘黎得甦矣愚民不識忌諱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戶部尚書傅淑訓具覆奉

聖旨興邑疊罹災荒窮黎委堪軫念准將十三四兩年一應本折錢糧盡行蠲免該縣漕糧既復永折缺



額作何抵補仍著總漕臣酌議具奏

卷之十七

一五

柴菴疏集

協理京營部左侍郎加服俸一級俸一級臣吳甦謹題

協理戎政 崇禎十五年

微臣無功可敘懇容辭免疏

本月十三日接邸抄該臣部一本爲彙敘山西流寇功案事奉

聖旨這彙敘山西勦寇各案功級既經察明俱依議吳甦加一級仍賞紵絲二表裏銀三十兩磨一子入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五

監讀書欽此臣聞命自天悚愧無地伏念山西往年災沴頻仍流氛孔熾臣文弱書生軍旅未學出而撫晉賴

皇上鑒臣愚忠寬臣文法蠲停積逋賑救災黎凡所籲請悉蒙

聖俞臣是以仰承德意收拾餘燼然猶遷延數載乃奏小康迄今根孽潛消生聚可望皆我

皇上德威之所警服與諸將吏用命勦撫之所致也

臣藉以稍逭罪戾亦已幸矣何功之有朝廷激勸大  
典無微不錄譬之式怒蛙者聊取其氣求千里馬者  
并市其骨今所在用兵懸賞勸功或亦式蛙市駿之  
秋乎將以鼓勵敵愾不意先自臣聞明主愛一  
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雖微物必待微物  
況級詹異數銀幣隆恩而臣敢貪天之功冒承非常  
之典乎臣病僊餘生蒙

皇上起之田間授以諱戎之寄日惴惴飲水不克勝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二

任是懼復荷

聖慈錄其微績沛之殊恩益惶惕不知所措臣憶在  
晉與臣戮力行間者王忠陳國威猛如虎虎大威劉  
光祚等曾相去幾年而陳國威爲封疆正法猛如虎  
劉光祚殉節南陽王忠虎大威充爲事立功矣稱塞  
之難而隕越之易撫今思昔祇增感歎臣叨恩獨厚  
何以慰藉諸將所爲跼踖靡寧未敢冒昧祇承者也  
伏乞

皇上俯鑒愚悃允臣辭免留此重賞以勞有功將士  
則朝廷之賞罰當而微臣之愚分安矣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援汴已發王師決勝尤煩願算疏

我國家設立京營所以拱護

陵京居重馭輕建威消萌於是乎在臣等勅書雖云居營則嚴扞衛遇警則聽征調此張皇六師赫聲濯靈之意而京兵不可輕調詳載戎政事宜屢朝申飭良有深意臣等召對之日亦舉兵馬慎形慎重機宜入告

皇上念京師根本禁旅爪牙幾爲躊躇特以中原重

兵示臣等

卷之十七

二

地寇在門庭不得已允樞臣陳新甲之請命將出征臣等業於十八日會集諸將議定馬步一萬五千有奇十九日驗兌馬匹器械擇吉二十一日五軍二營以先啓行其餘次第分路揚鑣行見天戈所指京觀早策莫安兩河獻俘

九廟在此舉矣臣等退而思維輒不勝總總遠慮者今天下加派練餉總爲養兵而緩急卒無可恃古人不以賊遺君父今督撫困頓圍城鎮將逗遛外郡疾

磨小醜致煩天兵此治標之著恐非固本之圖臣等

所爲相對徬徨不能不抱杞憂者也敢抒一得之愚伏祈採擇語云師行糧從古之用兵皆有輜重士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未聞有閉門拒兵揖盜齋糧如今日河南州縣者也禁旅非他鎮比凡所經過須預備本折糧草資其飽騰今部議小澣漕米作何轉運軍前河北所留錢糧有無輪徵在庫料豆穀草尤爲急需作何措辦未可以望梅之說貽軍士庚癸之呼

兵示臣等

卷之十七

二

也使將士不藉口缺餉然後申嚴約束庶幾節制之前師所當勅下戶部速差廉幹司官於禁旅未發之前沿途設法預備此刻不容緩者也臣聞帝王之師動必萬全禁旅援汴有類救焚雖云兵貴神速而相機進止尤貴詳慎延津封丘去汴咫尺謂宜暫駐河北大張聲勢約會督師及秦保諸督大兵俱集訂期進剿庶幾不犯孤軍輕進之忌渡河亦須先備船隻賊勢燎原半渡可慮所當立勅諸督同心共濟以成合

勦之功者也國初設阿寺立率種俵養之法皆爲京營必雲錦成羣乃威靈遐邇後來裁定僅二萬七千有餘已非全盛不意今日缺額過半且借遵借鳳南征南差勦以數千百計今復援汴挑選臚壯六千餘匹冀北之羣爲之一空兵部去年撥補阿馬十未兌一差官市駿又復寥寥臣等屢經齎請正爲春秋兩防所需馬匹最爲喫緊伏乞勅下兵部立催阿寺勦限二月內盡數催解兌補不容再稽者也王師之出

三才正集

卷之十七

三

原爲解汴梁之圍勦蕩賊寇自是督撫專責使各兵用命令勦而稽禁旅以張犄角之勢自可無師老財匱之患今松錦之圍未解春秋之防孔棘蠢茲小寇輒云無兵可調萬一邊警猝至又調何兵陵京防禦惟藉京營今日非無事之時也計大兵從天而下流氛不日可平屈指秋防之前早下班師之詔此臣等所願仰承睿算早定廟謨者也

柴菴疏集卷之十七

畢

柴巷疏集卷之十八

協理京營兵部侍郎服俸級俸級臣吳桂題  
協理戎政 崇禎十五年

收卜召封紀略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吏部題

旨台推收卜將德璟等十四人臣姓亦與焉後奉  
旨再推幾員來看六月十九日召會推蔣德璟等各  
官來中樞殿是日賜各官茶午刻

柴巷疏集

卷之十八

一

上御中左門召輔臣周延儒陳演及去輔賀逢聖仍  
賜逢聖宴又召樞臣陳新甲商邊事已又召冢臣李  
日宣憲臣王道直議易餉撫及差各御史監軍新甲  
等三臣先出

上御中樞殿召各官入輔臣逢聖面辭哭奏不能忘  
皇上天恩叩頭出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謝賜珍饌  
上命各官進

上曰 日曠流寇日熾何以勦禦災變作何消弭

小民流離作何安輯諸臣各陳所見又命依會推次  
序輪對至臣姓謹奏

皇上勵精圖治十有五年而 寇交訌災異頻仍小  
民瘡痍未復者天之仁愛

皇上而啓之以大有爲之業也圖治之要貴務其本  
昔者堯舜之治天下在知八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  
人內而公卿外而岳牧文官武吏各得其人自能爲  
朝廷分理庶務所做皆安民之事安民則惠黎民

柴巷疏集

卷之十八

二

懷之此所以風動時雍而稱極治之世也臣望  
皇上躬行堯舜之道而擇人用賢共圖治理敬天勤  
民省刑薄斂選守令課農桑此安民本務也若開部  
大臣開誠布公則督撫監司自然得人督撫監司清  
正率屬則守令自然奉法勞心撫字使閭閻愛戴不  
啻父母則休嘉之氣上迎天和時和年豐民不饑寒  
則自不至流亡而爲盜賊民不爲盜賊則可以不戢  
兵不用兵則可以不用餉不用餉則可以無災矣

今朝廷蠲逋清刑德育日沛而守令怵於考成奉行不善煩刑苛斂急於催科撫按亦限於功令而不及寬恤小民愁歎之氣上干天和而有水旱之災有司治行無狀下失人心而有盜賊之患既驅百姓爲盜則地方不安不得不用兵用兵則不得不措餉措餉則不得不加派兼之督撫更易不常而所更易者未必得人所在兵將驕玩日甚剽掠更倍於賊師老餉匱災害並至致厯官肝今勸禦 寇消弭災變安

奏請寬免

卷之十八

三

輯流離其要亦只在用人而已擇天下之賢人君子公忠端亮者居之要職事事從國家起見則朝政清明自能盡人事以格天心從此遴選督撫授之斧鉞有好督撫便有好鎮將有好鎮將便有好兵馬申明賞罰分別功罪未有不奮勇殺賊者勦禦安輯之策亦必繇此故臣終始以知人安民爲治理之本是在皇上留意而已

上俯聽久之申刻各官對畢退廿二日濫叨入閣辦

事之命臣姓不勝惶悚謹記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1

微臣受知獨異間命增慚疏

本月二十二日接吏部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將德璟黃景昉吳姓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同首輔延儒等辦事會推大典當矢公矢慎勿濫勿遺况係輔弼重臣宜何如敬舉今乃任意請調徇情濫推內如房可壯宋致張三謨等是否皆堪斯任若吏部回將話來欽此臣最謏劣承乏樞戎日夕飲水有懷况瘁哉

奏本五

卷之十八

三

皇上遽卜閣員內外兼用而臣獨謏庸特達之知濫叨論思之列感激淪涯愧汗無地夫密勿清嚴稱口政本

皇上所藉以資啓沃者在於品學端醇才識練達而臣內自循省果如昔賢所云平生所學不出正心誠意乎能斷斷無技体休有容乎剖決如流才堪救時乎抑素有精鑒使百官稱職乎如是者臣未能一焉

當此時事艱危寇之交託災變之頻仍民生之憔悴兵將之駑懦幹濟維艱良未易言自非才識兩合詎能謀斷相資即頃者蒙恩

召對恭聆

天誥仰見

至尊屬精圖治日昃不遑知人安民遠乎堯舜而臣未有一籌片長仰佐高深退而抱咎益難自容不圖簡命輕畀微臣令人內閣同首輔延儒等辦事伏念

奏本五

卷之十八

六

機務殷隆動係安危所繫者至鉅之事而臣至庸所事者至聖之主而臣至愚夫德薄位崇知小謀大不能自效於匡時將恐貽譏於伴食既負朝廷委任之重有累

皇上知人之明此臣之所甚懼也况與臣共推者如鄭三俊劉宗周皆公忠者碩師濟名賢臣之才能最出諸臣之下其不堪斯任也更甚非獨竊附於推讓之風抑語有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自審固甚

明耳伏乞

皇上鑒臣愚悃收同成命臣仍以原官少効尺寸勉圖稱塞庶幾量能授官之義而臣亦得循分以自靖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卷之十八

主恩益隆臣心彌惕謹再瀝愚忱懇辭非常簡命疏

本月二十五日接吏部咨爲微臣受知獨異等事內稱該臣奏前事奉

聖旨卿品行貞醇才猷敏練特從樞席簡佐政幾者卽遵旨入閣輔理不必遜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於私寓焚香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學旣迂疎才復庸陋歷官中外砥樹無聞其不足有無已莫逃於

聖鑒矣

皇上獎臣以貞純敏練勉臣以入閣輔理踴讀

溫綸恩同高厚感惕交深不知所措追憶往日出撫晉軍久歷艱虞積勞成疾向非

皇上念臣恤臣予以生路幾無首丘之望林居數年苟延視息復起佐樞承乏協理克詰戎兵不過軍旅之事而竭臣之愚日夕冰兢不展一籌况軍國安危之大



聖主宵旰之時 驕盜熾歲歎民窮何以盡人事而格天心何以覃主恩而輯民瘼何以開清寧之泰運何以殲廉法之休風調燮既難幹理匪易雖列諸輔臣之後勉欲少效規隨而自審本謏陋之才何能稍資謀斷萬一委任不効覆餗貽羞不幾自負生平而孤我

皇上用人圖治之心哉昔司馬光以不能四六而辭學士之職古人不苟就一官蓋自量若斯之審也輪

屏何地臣亦何人而敢濫叨乎日者盛典弘開

嚴綸旋下方仰瞻日月之光華復凜承雷霆之震疊在天心終自開霽凡臣子均懷悚惕臣誼當省躬引咎所爲踧踖靡寧未敢冒昧祇承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愚誠特允所辭別簡賢能以資翼贊則政本得人而治理可致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柴菴疏集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臣吳桂謹題

內閣疏揭 崇禎十六年

感激天恩恭陳謝悃疏

臣欽蒙簡命再疏懇辭又於本月二十三日召對中左門面申前請俱未邀恩允臣不敢更有竇陳謹於二十九日午門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即日入直辦事訖伏見我

皇上

卷之十八

皇上寤寐有求念輔弼重任明飭舊制倍加考慎仰承與命重申臣心敢不祇惕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臣以是益感知遇之隆愈凜稱塞之難也恭惟我皇上敬天法

祖納諫用賢勵精圖治宵旰不遑然而災患猶未盡消者此正天之所以開聖人也自古帝治之盛無過堯舜堯舜之心曰精一曰執中堯舜之治在知人在安民其時若皐夔契益昌言拜颺吁咈交誓有承匪

懈亦有洪水之災而終賀平成亦有苗彛之患而誕敷文德殷憂啓聖在昔已然今

聖明在上凡百臣工若能各殫心力同寅協恭共熙帝載大綱既挈久遠化成何患黎民不懷庶事不康乎古人耻其民不被堯舜之澤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夫天下之事孰非臣子所當肩荷之事使天下之人環而相責不如先引而自責况政本動係安危尤無事可以自諉無刻可以自寬有不能不倍加警惕者

史記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二

近代如諸葛亮教求建覆欲忠慮者勤攻其闕范仲淹以爲之自我者當如是韓琦知無不爲生死以之總以朝廷之事爲事不知有身家以君父之心爲心不知有利害故能殫慮竭忠而養國家和平之福此臣素所服膺願奉爲儀型者也惟集思乃可廣益必舍已而後從人愛惜人才爲社稷之計弘收忠讜開靖獻之門虛公以化方隅濬泊以彌廉節勿欺自矢精白一心求不負所學以少盡微臣匪躬之誼

聖恩如天欲報罔極又非區區捐糜所能酬答萬一也

史記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預籌討賊大略以定廟算疏

竊照逆賊流毒愈久愈熾當事者非不日議勦撫而十餘年迄無定算卽如聖祖初不遑廢磨小醜屢爲我兵獲敗竄匿山中自王爺兵與河南報陷其勢漸盛秦督傅宗龍注有年先後潰步兵盡爲賊賊遂張大心膽所在蹂躪大河以南無一堅城孫傳庭整兵出關竭三秦之力而殲賊一戰精銳幾盡賊益肆無忌憚且破汝寧踞荆襄犯承天號稱百萬有集舟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師南下之狡謀江南人心震恐莫必旦夕

皇上赫然震怒銳意征討自非精選天下才略膽智之士未易勝任臣最驚弱魄非其人而誤承簡命諭以督師討賊臣義當爲

聖主分憂何敢復惜其死誓將掃靖中原不與逆賊共戴日月但討賊大局必須集訪羣議預定廟謨而後可奉以周旋敢僭箸而預籌之今河南五郡已成丘墟湖北上游爲古今形勝必爭之地亦遭殘闕說

者謂賊利用駿馬不習舟楫而不知荆襄一帶逼處江邊一革可渡其江以南守備更爲單虛水陸竝窺不俟再計南都根本重地何恃不恐故今日集兵措餉必先鞏固江南乃可恢復江北則武昌九江其要衝矣臣初議山陝臣所舊游可以召號兵將促孫傳庭出關爲力較省而又恐從西北蹙勦賊必盡走東南何以禦之閣部諸臣皆謂目今大計先顧陪京遏賊南下樞調各督兵首尾夾勦聲勢乃壯其議甚遑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顧賊之精銳不下二三十萬我兵非十萬不能與之爭鋒孫傳庭潰敗之餘收整殘卒無幾須俟 遞之後邊鎮援兵調赴秦中聽傳庭挑選調度勦賊庶兵力爲少厚乎臣應取道金陵急趨九江武昌相機進止且可調集兵餉接濟江北臣不諳楚中形勢有謂辰沅川貴之兵尚可當賊似應預飭李若星整頓川貴精兵一萬移駐近地以候征調偏沅巡撫乞勅下吏部就近速推堪任一員飭令募練精兵一萬其錢

糧卽於所轄郡縣不論起運存留動支臣到楚中便可一呼而集至臣標兵須得三萬居重馭輕練成節制之師然後可以指麾各兵此樞臣所當加意籌算者也至勦賊安民殲渠散黨恢復荆襄招撫上寨開荒屯種修戢城池澄別守令乞便便宜自可次第舉行願從來流賊飄忽無定聞警而調兵及兵至而賊已遁往往疲於奔命卒無成功似應勅秦蜀豫楚總疏淮揚各撫領兵扼險堵禦無得縱其奔逸而臣等竊料

史學記

卷之十八

三

臣提調各督兵馬專力於勦使賊如釜魚檻獸乃可制也臣所見如此猶恐思慮有限似此安危大計須屈羣策羣力仰祈勅下廷臣廣集忠益各抒謀猷該部從長酌覈以候

聖裁俾得遵奉廟算早奏安攘臣愚幸甚

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預籌討賊全局具微勝算其取道進師調集募練安民恢復等機宜悉聽詳審酌行並不中

制秦督收整選銳監督提師移駐併秦蜀晉豫應皖江淮各撫領兵扼險以遏狡奔俱如議嚴飭沉撫速推已有旨了卿受任專征朕佇望成功倚賴甚重亟宜迅速振勵救民水火慎勿緩稽所請廷議集思聽諸臣有謀自奏不必專待該部知道

史學記

卷之十八

七

謹議討賊機宜懇乞聖裁立賜勅部覆行疏

臣驚聞流寇叛將披猖日甚至焚鹽船漕艘水陸竝窺謀犯金陵此國家命脉關係安危何等重大臣仰仗

天威速調勁兵誓圖滅賊以仰慰我

皇上救民水火至意但今日賊勢比往年不同曩故輔楊嗣昌出鎮時河南湖廣尚未燧破徵調應手呼吸可通今兩省郡邑燧破幾盡兵馬錢糧爲之一空

卷之十八

二

卽文移塘報俱爲便阻臣當冒險深入楚疆又靠九江一線爲南都屏蔽北處必須重兵控扼而聯絡聲援始有次第已經面奏謹補續條列伏乞勅部議覆立見施行臣在閩中草疏且又見盧九德疏報情形大可駭異賊勢如此擇將選兵資臣勦除該部不可不急爲籌算矣一議勦賊兵將河南湖廣半爲役賊殘闕道路梗阻督撫之兵勢難調集而新募未必可用反致遲悞今尙將北遞邊境稍寧莫如就邊兵中

抽調一枝如唐邊之類選馬步精銳一萬督率前去

隨地可以勦殺兵法所謂從天而下先聲奪人者也

江楚縹緲水師稍易而絕無馬兵今爲討賊計不得不

出於此若收用反側尤不可無勁兵制馭乞勅兵部

覆行一議護行之兵邊兵奉調尚需時日臣未能待

必宜先行但道路多梗須多兵防護勅印兵部已議

設中軍旗鼓等官合無就近推補如和應薦尤翟文

孫獻捷崔有福等臣在京營曾有疏薦之似亦可以

兵部覈實

卷之十八

二

推用乞勅下京營挑選馬兵二千責令收拾承甲器

械給與安撫卽令和應薦等隨臣疾趨而南以俟邊

兵到齊勦賊亦一策也乞勅兵部及該衙門施行一

議控扼九江寇氛東下南都戒嚴秦督孫傳庭黔督

李若星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原督馬士英襲

陵禦寇亦便遠調楚撫之兵漬於荆承臣若深入楚

地誰爲後勁賊或分股東窺腹背受敵其勢危矣急

宜設一知兵重臣駐節九江總督江廣應皖一帶軍

務與史可法互相聯絡臣得資其指臂之用同心辦賊可以成功乞勅吏兵二部議推施行一議用贊畫監紀必須得人除沿途管餉押兵例用司官二員聽戶兵二部選委外察其大理寺評事蔣元吉曾在故輔楊嗣昌軍前贊畫英年妙才且多歷練似宜加賦方一銜仍爲贊畫又守寧遠參政范廷輔臣撫晉中曾爲監紀同知廉幹有威能約束軍士似宜仍以參政職銜改爲監紀俱令暫限赴臣軍前委用乞敕吏

部覆臣等

卷之十八

二

部覆行一議調晉兵臣舊在晉中有曾經戰陣之將陳尚智張雄龔能陳守志等素習臣約束頗有紀律合於撫標調遣馬兵一千卽令統領赴臣軍前臣借此爲訓練節制楊漢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若責成范廷輔監之而行甚便也乞勅兵部覆行一議就近酌留兵餉察故輔楊嗣昌原設有標兵三萬額餉七十餘萬而陸續題留者不與焉似應照舊派給但督餉臣莊祖誨所催練餉事例州縣殘破萬一未能接

濟容臣於所在地方不論何項就近截留扣抵額餉庶不致往返呼籲有悞軍需其一路行鹽應委司官管理似應預行措辦以備緩急之用乞勅戶部一併覆行若其餘如驛路之宜通塘馬之宜設本章之宜從合極門封進所當併乞申飭者也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卿忠猷奮銳力任恢勦而陳殊悉朕深嘉慰奏內所請各該部作速議覆本章准從會極門封進通

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二

驛設塘以便不時馳奏自屬要務著途計飭行該衙門知道

召對紀略 三月十二日

上御文昭閣召臣銓入

上曰昨先生疏欲需多兵豈能俸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臣銓奏言昨臣所以請精兵戰將者良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當年閣部督師十徵徵兵一旅不發近日河南總督鹿率數十僅充輿從臣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閩部而良王退踞江漢更有甚於河南方厯內憂邊禦外侮况賊勢縱橫十倍往日乎

吳本疏奏

卷之十八

三

若臣督領兵將結以恩義進可追勦強寇退可駕馭驕帥誠出萬全之策如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何益但征南京

太祖高皇帝陵寢在焉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

此根本大慮且臣奉命督師原爲承襲報陷

陵園重大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九江一綫

爲南都屏蔽必設重兵扼要聲援尤爲急著大輔陳

演奏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皆其兵也臣銓奏言次

輔讀書中秘未諳軍旅臣之請兵正謂督撫無兵耳

秦督新集烏合之衆防禦尚憂不足且遠隔數千里之外豈能猝應河南總督止左良玉撥兵數十護從併無一卒豫撫自關封滄口僅千餘見屯河北楚撫失守承襲兵盡死逃督撫何兵可爲臣調度之兵乎兵者國之大事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

君父使臣出而仰而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臣近侍帷幄咫尺尚不得請何況遠在行間事機一失不

吳本疏奏

卷之十八

三

可收拾禍有不忍言者

上意始釋曰先生說的是但齒在內地兵難多集姑

先發一萬隨行乃命兵部尚書張國維議兵將孰可

調者國維以是兵七千馬料二千京營一千應因

奏言詹同等入京營兵馬目今皆發去追齒必俟齒

退乃可調集

上曰姑俟齒退兵集啓行未晚也

上出秦督孫傳庭疏示諸輔臣曰此秦督出兵疏也

何如臣姓覽畢奏言兵凶戰危而傳庭易言之且矜其強勇謂不出一月賊可盡殲傳庭新募之兵訓練未久恩信無聞出抗數十萬方張之寇豈易得志又謂間諜密謀兵至內應臣竊憂焉賊皆秦人結連日久內應之謀果否得當

上曰何也臣姓言傳庭軍多烏合所製衣甲器械皆缺之民間秦父老怨之至骨傳庭復驅之出戰豈能動其親上死長之義乎一往之氣難以持久間諜忌

墮賊計一蹶則立見潰散深爲可愛

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但賊橫已極秦督奮勇直前亦不可少臣姓乃不敢言姓退而演始揭留唐通兵又迎合

上秦督奮勇直前語而後督師之命專任秦督矣

卷之十八

三

臣前承鼓勵退而束裝即擬擇日啓行疏

近聞叛將業已渡江破建德固池州密邇南京勢殊岌岌臣憂心如焚勢難少待乞勅兵部會同總協速挑選京營精健馬兵二千整備器甲給與安插糧單檄催和應薦等統領隨臣而南不可再稽延矣其疏請邊兵該部一面調集擇司官押護前來以便進剿臣又聞唐通兵八千馬少步多恐未足以殺賊再於馬科兵內挑選馬兵二千合成一萬用以勦賊聲勢

卷之十八

三

始壯臣亦知邊備不可全虛而鹵邁之後尚有暇日可以整頓惟江南受賊殘蹂漕鹽餉運俱斷關係國家安危不小固不得不先其所急也勅印速賜頒發隨帶行鹽及監紀管餉各司官俱屬要緊併乞敕部速覆臣愚不勝翹望崇禎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奉聖旨覽卿奏聞警即擬南馳忠奮可嘉朕知道了勅印著該衙門速發重臣專征宜親率勁旅以便遇賊即勦應否不俟兵齊別留司官在後督押其議撥



京兵務要馬甲步火俱全者卽同該總協遵旨挑選  
奏內請調唐通馬科等兵併隨帶行鹽各項通著詳  
酌速覆該部知道

長寧縣志

卷之十八

三

出關詢訪兵食大計摺

臣已奉命督征平定所有地方流賊情形及勦撫方  
略必須多方詢訪彼中仕紳兵食大計時與戶兵二  
部往來商議往日在直辦事辰入甌出或間日輪宿  
直房臣素性孤直每避嫌疑不多見賓客而今恐不  
能拘矣或暫免臣票提使得在寓料理使兵餉已有  
戊緒道路稍通卽可啓行如有應與同官商確問一  
進關不拘早暮但出入禁關不敢不先奏聞伏乞

卷之十八

聖鑒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卿受簡督征事機方亟一切勦撫方略及兵餉  
大計自宜詳訪確籌急圖料理覽奏朕知道了問有  
應商確的不妨入直諮議該衙門知道

崇禎疏集卷之十九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吳牲謹

內閣疏揭 崇禎十六年

微臣奉命已久懇乞聖鑒先調京兵以便徂征

疏

皇上不以臣爲驚弱而特畀以討賊之任受命以來  
日夕飲冰每念流寇披猖至尊宵旰恨不飛渡江淮  
立殲逆醜但前奉有重臣專征自宜隨帶勁兵之旨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而日來鹵折路梗前所請唐通馬料等兵正在追勦  
卽京營馬步二千亦各分信設防臣靜俟月餘寢食  
靡寧今聞鹵賊西股漸折而東良涿解嚴則臣可以  
行矣邊兵久疲奔命調集尚需時日臣憂江楚多事  
料理無人此心如灼勢難久待恭請

聖裁或照臣前議先於京營兵內勅下總協速行挑  
選臣得於旬日之間擇吉啓行似爲妥便其應調邊  
兵除唐通馬料所領未能足一萬之數或再於各營

擇偏裨敢戰之將數員另抽精銳分隸兩鎮更乞遴  
選幹練如兵之臣總押前來臣先至南中調度兵食  
以待兵至規圖進取庶不坐廢居諸有誤勦盜調選  
兵將料樞臣於此必能籌算精當無僅以紙上虛數  
塞應則封疆之至幸也臣束裝以待憂心迫切語欠  
不倫仰乞

聖鑒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奏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奮朕知道了討賊重任須統領

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勁兵齊發方便刻期掃蕩奏內京營兵著總協速行  
挑選其應調邊兵還著詳籌精選務足一萬之額隨  
卿調度南行仍將調發各兵將名數先期奏明該部  
知道

議買馬以資勦蕩疏

竊惟南中勦賊必需戰馬開左鎮營內缺馬甚多  
調取邊兵額止馬三步七恐不足以制賊死命提  
借動賞功銀三萬兩赴宜大陝西各邊市口購買  
馬千餘匹俟察有兵部錢糧扣還似屬省便臣前蒙  
召對會一奏及

皇上面諭賞功係軍前鼓勵之需還與兵部商議  
動馬價爲便臣欽遵出商樞臣張國維而國維云市

卷之十九

駁一事爲辦賊急需自應於馬價動給差官往買難  
於得人卽與該司議妥然後具疏沿途料草并應馬  
價內開銷近因由報急緊樞臣無暇料理及此今賊  
已遠避矣伏乞勅下該部速議上請

聖裁以便動支馬價遵委差官赴邊市購買併乞酌  
諭該經管官先儘戰馬買完該部印驗陸續差人運  
解軍前給將士騎征亦勦盪之一助也又臣前議請  
山西撫標馬兵一千令陳尚智張雄等統領前來聞

撫標馬止九百內有將官自備合於別營添足一千  
山西撫標兵亦不可一日缺馬察有十五十六兩年  
該省馬價兵部速宜借發或該省有堪動銀兩聽該  
撫就近實補亦屬兩便陳尚智等當刻期挑選精銳  
并帶家丁馬匹務堪衝鋒破敵如以憊弱充數該撫  
當執其咎矣其官兵安撫等項宜於布政司照例支  
給聽報部銷算仍預支月餉兩月以恤遠征庶不致  
藉口遲悞臣前疏未詳敢并及之懇祈

卷之十九

聖鑒勅部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  
四月二十二日題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馬爲勦賊急需著該部卽選  
委差官赴邊購買仍著先儘戰馬起解不得延悞其  
山西撫標挑選精銳補足馬匹及安撫月餉等項悉  
如議仍星速飭行

平寇安民必先收拾人心疏

從來撥亂反治必以收拾人心爲主今河南湖北及安廬一帶爲各賊殘踞幾無孑遺然而山谷餘黎猶日夕引領以望更生者我

皇上深仁厚澤有以維繫其心也河南五郡錢穀蕩蕩免三年矣湖北七府如荊卽承天襄德等處殘破已極惟黃州漢陽僅存而所屬屢經兵火骨體盡枯廬州郡邑俱陷安慶蕪邑所有無幾臣愚以爲已

卷之十九

經殘破地方應照河南例蠲免三年其未經殘破者酌蠲其半以示寬恤而其餘酌徵本折用備本地軍需如是而恢復生聚尚可圖也此收拾人心之一機宜也臣昨見鴻臚寺隨堂麻文耀揭稱新鄭生員起自明捐糧千石以助屯種臣出而延見本生言豫中土寨皆不得已避賊自保非有叛志卽有一二強橫之徒弄兵潢池尚可招徠如其怙終若能聯合各寨鼓勵鄉勇亦可擒縛兇渠解散餘黨但自撫臣王漢

死後無人料理恐日久則人心去耳臣前曾面奏請勅秦督孫傳庭出關屯駐雒陽招撫土寨李際遇等開荒屯種相機戡守勦撫互用已蒙

聖鑒諭部議覆臣又與戶兵二部議催豫撫秦所統領河北鎮臣卜從善兵移鎮開歸亦如前就撫秦開屯而令山西河北就近州縣協濟糧草計其開銷基亦灼見及此也但激發感動須有微權懇乞

皇上垂念豫楚殘民結寨自固原非得已特賜恩赦

卷之十九

許與維新仍頒給詔諭一道差官宣布德意在河南則責成孫傳庭秦所式蘇京在湖北則責成袁繼咸王聚奎王揚基安廬則責成馬士英黃配玄各按轄屬地方酌調兵馬次第恢復一面修葺城池可裨保障其各處土寨多方招撫鄉村之民各給田畝令之開墾屯種其頭目義勇足資捍禦者令揀練鄉兵且也且守保護境土有怙惡不馴者設法勦之母使滋變州縣各官之新補者催令到任受事如是而土寨

之民皆吾民土寨之兵皆吾兵也此又收拾人心之一機宜也總之責成有人事權乃一其勦撫聯絡用人委任聽該督撫便宜酌行勿責期限寬以文法久之民心向化成聚成邑興復有機而臣率各鎮以太兵掃殲逆寇朝廷勞視功罪行賞罰天下事猶可爲也如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覆議施行

天啟

臣於本月二十二日接總漕史可法一札言近日南中人言嘖嘖皆云左帥可慮及細訪之本帥雖未即叛而部下降丁太衆一聞闖報即欲渡江該帥未允輒謀縛獻渡江之後搶殺恣行該鎮擒一二正法則又揚言曰你教我等如此如何又殺且楚撫官兵悉爲所有其札調各官有智者避禍未然擇地而蹈等語恐目前借名禦寇收集各兵或有突犯留都之舉天下事遂不忍言臣讀之不勝悚憤今豫楚賊勢重大鎮將驕怯成風不肯用命臣所以屢請多發邊兵欲以居重馭輕原非得已南兵脆弱不能殺賊惟左良玉一旅尚可整飭收之以爲用今該鎮降丁既多糧不繼肆出搶掠南北騷動業已尾大不掉極重難返如史可法所言該鎮之心殊未可測臣一旦往督其軍能無驚疑臣仰仗

天威必當開誠鼓勵以忠義或可令其俛首聽命

而部丁狼子野心約束維難恐臣未到楚中道路先有傳播全在此時處置得宜朝廷之上不可無一番感動收拾之微權倘稍一失著繼之則廢法激之則生變大江南北漆一勁敵又不止閭曹而已再四思維似宜及臣未出都門之日先請

勅諭該鎮溫言鼓勵有以釋其疑畏之心俟臣至彼中多方駕馭或可得其指臂之用此日今急著也臣另具奏本以便

奏六五八

卷七十九

二

御批下部先行傳諭如臣言可採伏

聖鑒施行

題揭

臣今日辰刻接湖廣巡按御史劉熙祚揭帖大約爲湖北被賊蹂躪湖南人心震驚省會單虛併漕糧府阻爲可憂也內稱賊謀甚狡耽耽覲渡欲據全楚左鎮各旅偵知消息又恐衆寡不敵跟蹤東下未知何所底止又云賊不渡江則已一渡而豫章吳越俱莫能保臣反覆看詳皆是思患預防之意聞賊尚未渡江攻武昌也按臣見駐武昌其揭發於正月二十九

奏六五九

卷七十九

一

日併不言左鎮有截船拒賊之事且味偵知消息跟蹤東下數語似左鎮各兵已先賊東下秦督塘報正月情形或出風聞乎昨聞

皇上遣官頒賞欲以激勵有功鼓勵將士誠千古盛舉卽臣亦爲舞蹈思奮况彼中鎮將感泣國報又當何如因適見楚按之揭竊疑秦督所報尚恐未確真一事涉風影又不可不詳酌也臣謹具揭奏聞併劉熙祚揭帖封進

御覽臣愚竊以爲賞不踰時言貴速也賞當其功言

貴數也是在

聖明鑒裁臣不勝惶悚之至

癸未 九月

卷之十九

題揭

本日卯時蒙發下臣封內臣姓題揭一本欽奉

御批覽先生所奏具見詳籌沉慮朕知道了聞該鎮  
自襄陽以至九江到處不容所以順流而下地方不  
行照管亦似乎有過今故因其有功而特旌之收此  
一枝兵將助先生平賊一臂其遣官業已起行訖特  
諭先生知之欽此臣姓莊誦

溫綸不以臣言爲無當而鑒其籌慮臣不勝愧悚不

勝感激我

卷之十九

三

皇上勸勵有功不吝重賞鼓舞軍士妙有微權且欲

收此兵將之心以助臣指臂之用廟謨宏遠

聖慮淵深所以爲伐暴安民之本推誠馭下之道益

兼至而曲盡矣臣素知左良玉敢戰可用亦曾具疏

稱揚昨所以具揭者因見楚按不言截船拒賊之事

恐泰督塘報語出風聞竊慮該鎮原無此舉特遣內

員反生其疑耳今蒙

聖諭乃知賞資業已頒發非臣愚昧所能仰及萬一  
也臣嘗慨今之鎮將不能成功繇於兵無節制兵無  
節制繇於糧餉不繼糧餉不繼繇於地方官不實心  
照管使良玉自襄陽移駐武昌之時武昌各官爲之  
設處糧草安頓士馬何至宗民不容羣起阻拒而令  
之決裂若是

聖諭所云地方不行照管亦似乎有過真明見萬里  
之外矣我

典卷五

卷之十九

三

皇上體念將士至此將士聞之未有不感而泣下者  
也臣前曾面奏俟至南中察左鎮兵馬催給欠餉資  
其飽騰如果收降過多亦宜揀選精銳編之營伍量  
給月餉其餘老弱善爲安插使之得所然後可加約  
束申明軍紀不至擾害小民乃能鼓勵殺賊蓋亦有  
見於此也敢因

聖諭併效拜颺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具揭奏謝以聞臣生可勝媿悚感

激之至

典卷五

卷之十九



題揭

臣奉命已久急宜馳勦所以逗留至今者俟鹵遞之後調集勁兵親行督率

聖諭嚴重敢不祇遵湖北處處報陷名城未復

陵寢未安致屢我

皇上宵旰憂勤臣殫慮焦思何敢一刻自寧今鹵遞

矣邊兵俱在薊密之郊可謂集矣臣容催兵部而樞

臣張國維云唐通兵擬議久定已飛檄再三今奉

奏奉 卷之十九

三

旨留下覺於他營選調爲難昨移咨問臣有何兵將

可以選調臣實愚昧媿不知兵卽國維身在中樞于

各邊情形尚未詳悉臣恐曠日持久徒滋議論幸首

輔延儒出而視師親履行間一月以來鼓勵振作備

極苦心其於各將之勇怯各兵之強弱及行軍勦賊

之機宜無不洞如觀火指日回閭爲天下安危大計

籌之已熟臣與從長商議恭請

聖裁廟謨既定奉以周旋臣卽疾馳而南嚮往圖賊

不致耽延滋誤有負委任區區微誠仰祈

聖鑒臣姓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五月初

七奉

聖旨南征重任邊兵自當精選調足覽卿奏朕知道

了俟首輔回閭商定該部仍一面作速議妥奉奪

柴菴疏集卷之十九 畢

卷之十九

柴菴疏集卷之二十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吳桂謹題

內閣疏揭 崇禎十六年

題揭

昨蒙

皇上而諭南征兵將事宜首臣延儒一條奏太約鎮將用李輔明馬科等戰兵取之關門督師所團練者而進收必從東南首顧根本其言鑿鑿可以立見

施行業蒙

聖明俞允又傳該部具奏臣無容贅矣臣奉命日久前以南賊未遁兵將無人退回邸寓萬難自安今幸廟算精詳籌畫已定臣可星馳而南一意辦寇惟是各兵遠在關門往返調集尚需時日而南中警報頻聞勢難坐待臣擬於本月十五日移會總協諸臣於五軍營教場點驗京營兵馬照例給以安撫臣復量加賞勞以壯行色擇吉十八日啓辭我

皇上即督率啓行矣馳至南中一面與鳳督淮撫商議兵食整集左鎮各兵相機勦盪以恢復承天肅清陵寢爲第一義計一二月內邊兵亦到揆之先後事機更不可誤但所謂邊兵渙散無統必得風力科官一員察覈兵馬實數催押前來沿途接濟糧草申以紀律乃成師制察得刑科給事中光時亨敏練精詳留心經濟且剛柔互用不吐不茹雅堪斯任若照方士亮視師察覈之例將時亨改授兵科委之督押不獨行間資其彈壓而一切戰守勦盪機宜所裨益臣者更不淺矣臣謹具題恭請

聖裁如臣言不謬伏乞俯賜飭行臣姓可勝惶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擇吉啓行朕知道了京營兵馬著照例整棚隨征一面催李輔明等星馳赴調所請科官押事宜仍速議覆該部知道

題揭

臣因明日辭朝頃特詰閣與同官諸臣有所商確同  
官告臣云午間已欽奉

聖諭五省督師專委秦督孫傳庭就近料理吳桂不  
必行還著入閣佐理臣跪叩恭讀驚愧欲死竊臣受  
命已久遲遲其行誠大罪也然臣實欲得兵將奏手  
可以到彼即圖寸効此臣一念之愚誠大罪也至於  
西北東南原無簡擇止以回顧根本爲要圖恢復承  
天爲首義則西北崇兵正須東南合族臣質之衆論  
皆云承郡地利從江黃入手爲便臣亦未能定擬而  
懸揣過慎誠大罪也伏念人臣之義惟君所使況臣  
受

皇上破格殊恩雖赴湯蹈火捐糜頂踵亦所不辭荷  
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可用而委之平寇臣乃以詳察之  
過自棄裁成致損不終任臣之負恩實甚臣之罪臣

擢髮豈堪數哉乃臣一點蛇雀犬馬之本願實欲審  
機圖成爲封疆稍効尺寸伏望

皇上先治臣罪盡削臣銜將臣充爲事官以執戟從  
戎於楚豫之間如再不効卽加等并論庶國法已明  
而臣心亦得自見伏惟  
聖鑒原宥臣不勝踴躍戰兢惶恐待命之至

恭奉明綸益深愧悚謹席藁待罪疏

臣姓於本月十五日跪讀

勅諭驚悚之餘不知所措謹具揭請罪併狗馬微誠以明捐糜圖報一念自知負罪深重必無逃於斧鉞矣欽奉

御批覽奏自見恪慎已有諭旨了卿還回閣佐理該部知道欽此臣感激涕零媿汗沾背怨艾無及拊心自傷不意

史記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上

聖明鑒其恪慎曲加寬宥之至此也真如天地之大不因枯木而輟雨露之施父母之慈不以劣子而忘鞠育之愛臣循省於心彌增惶懼念國家多故之秋凡爲臣子皆宜竭蹶驅馳黽勉從事况臣忝在政地奉命督師義當鼓率將吏奮勵圖功乃智識迂疎才能驚鈍不能上紓君父之憂下慰蒼生之望至於親承寵命而不克仔肩屢荷隆施而莫知報稱負心已極誤國實深雖戴高履厚無地可以自容卽粉骨捐

軀一死不足塞責所當明揭罪狀垂戒臣工不敢以禁密之私而廢朝廷之法也臣謝過天地慚負日月生死遺憾踴躍靡寧謹束身席藁恭候勅譴伏乞聖明立賜處分以爲大臣負委任者之戒庶法紀肅而臣誼明所關係非淺鮮也臣無任惶悚戰兢待命之至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這事情前諭已明輔臣吳姓著致仕去該部知道

史記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上

徵臣聞命疾趨抵京候旨謹席藁待罪疏

臣生自奉旨罷歸之後日夕感泣受我

皇上厚恩未獲圖報萬一卽死不足塞責矣正在杜門省愆於八月二十一日揚州府抄謄錦衣衛差官張鼎寶奉

聖諭吳姓規避要求故延師期以致楚省不守根本震鄰著革了職亦著該衛官旗催促來京候旨欽此謹設香案叩頭欽遵卽日起行外臣不勝戰慄不勝

臣等謹

卷之二十

二

惶悚臣罪萬死萬死竊念臣之罪狀誠無逃於

聖鑒而區區苦衷亦有不敬不稍爲剖陳者臣見流寇披猖以來各督撫非不虛快自詡而於賊勢強弱兵將勇怯錢糧有無全不細加籌算往往苟且倖成動取敗覆致郡邑殘破小民塗炭臣稔知其弊往按秦中與洪永疇密商詳畫卒無敗事迨撫山西還將練兵幸平晉寇臣自反生平無他才智惟此旋就陷敢嘗試一念矢報

君父故新承簡命倍加謹肅竊以爲督師重任平寇大事必得敢戰之將精銳之兵充裕之餉用以居重

自強而後申嚴紀律鼓勵將士實爲我

皇上成一番廓清之功結十六年不結之局誠不敢踵虛恢積弊誤封疆以誤朝廷也至於東南爲帝業根本財賦與區維時風鶴震驚關係安危不細所以臣入而揭奏面奏仰請

聖裁不辭煩聒退而移札秦督出師河南川黔偏沅

臣等謹

卷之二十

一

調兵上游風督聯絡左兵先擒獻賊又差官張鎮遠檄飭左鎮駐師楚省以待會勦臣回至淮上鎮遠持左良玉回稟以楚中仇兵迎賊不給糧草爲詞蓋人心不固根本可受臣未嘗不總總慮及也臣身雖未行而所籌畫者皆辦寇之事特欲調集勁旅候唐遇馬科等兵到親行統領遇賊卽勦可以立縛獻闕仰慰宵旰而兵部因鹵警孔棘兵將未集議調議留復有更易臣屢請以京兵先行非得已也而不知竟成

遲延之罪也臣所尤咎心者流寇雖橫不過么麼小  
醜臣忝侍幃幄運籌不效又不能星馳行間滅此朝  
食致遺南顧之憂每一循省魏汗欲死且覩見  
聖明何等焦勞生靈所至屠戮而臣猶蒙賜休致偷  
息田園雖

聖恩無不包容而臣心何能自恕義當束身堅請或  
齊斧鉞或編士伍生則執爰前驅死爲厲鬼叙賊庶  
幾少盡臣義用効銜結之報而一時愚昧兩還至今  
追悔踴躍無地此臣罪萬死而無以自逭者也今欽  
奉

嚴綸輿疾就道已於九月二十八日抵京謹私寓席  
藁恭候

明旨處分儻蒙我

皇上垂念三十餘年狗馬囊曾効力嚴疆卽數月綸  
扉亦惟抽誠自矢不敢他有欺蔽或可俯賜矜宥是  
則如天特恩而非臣所敢冀也臣不勝戰兢惶恐屏

營待命之至

卷之二十

遵旨回話疏

九月二十八日抵京官旗催促進城晝夜看守  
天威咫尺益加凜凜謹齋戒薰沐於十月初一日拜  
疏請罪屢投通政司未封初四日見邸抄錦衣衛一  
本奉

聖旨知道了吳姓奉命耽延要求規避以致貽禍楚  
省根本震搖前諭已明著自行回話仍著法司一面  
擬罪具奏欽此臣愈不勝戰兢惶悚

奏為

卷之二十

二

皇上不下臣於理而令私寓候

旨又不卽加誅殛而令法司擬罪明罰勅法之中寓  
優容教誨之意異數寬恩高天厚地臣有刻刻感泣  
刻刻悔艾而已更何敢言且區區苦衷已詳待罪疏  
內向來本揭而奏悉蒙

聖鑒亦無俟臣言者總緣臣書生迂腐但知兵將糧  
草爲勦賊急需思欲練成節制之師杜地方擾攘之  
害安民除暴實圖廓清而不知時有緩急兵難遽度

以詳慎之過成耽延之失臣之罪也武昌失於五月  
臣尚未在師中而督撫鎮道有防勦專責不知何故  
不發一兵救援坐視江南潰陷若此臣七月途中聞  
之爲太息流涕雖然何敢辭罪無論奉命督師不能  
飛渡漢江急救纓冠臣之罪也卽前在政地不能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亦臣之罪也臣大負

聖恩有辱國體自愧生平惶汗欲死無所容於覆載  
之間謹束身席藟靜聽斧鉞臣前疏併進

奏為

卷之二十

三

御覽惟

聖明矜察焉

附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疏

皇上以堯舜之資勵精十有六年而未能致堯舜之治則向來之輔弼非人也近且隆以優禮體以至情千古奇逢一時傳美若猶營私謀國畏事辜恩臣子少有良心寧不共爲痛憤然而人品邪正心術公私原未可同日而語也臣初任陝西西安府推官值革職輔臣吳姓爲巡按清方正直精敏忠勤臣敬服其人奉爲師範姓脈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遷延時日但姓於拜命之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於臣與鳳督應院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鎮臣左良王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王差官張鎮遠持檄慰勉之身雖係於關下心已偏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至於慮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軍旅未集猝難啓行亦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爲守自左鎮倡義勸王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威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人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也

奏卷之三

卷之二十

三

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之不應調之不前豈不損軍

威而辱國體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於六月間賠牲於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歔歔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蓋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恒自矢一時之偶誤其罪尚可原向後之自贖其效尚可責也臣敢以身保之臣生長京師絕無依傍憂心國恤久切捐糜使一念不可對聖明一言不可公海內卽或顯蒙恩宥亦當幽伏神誅區區狗馬之誠

奏卷之三

卷之二十

四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實爲鑒察



中途驚聞恩赦陳謝悃疏

臣姓謫劣不才受屢朝恩遇不克報稱以自罹於罪蒙

先帝特寬斧鉞遣戍滇南荷戈于役不敢或違乃行次彭蠡值江楚盜氛未靖所在梗阻羈旅途窮感蹙靡駟傳聞逆焰滔天震驚

宗社

先帝龍馭忽已升遐臣一聞悲慟五內摧裂奮不欲

生旣而聞社稷有君金陵重建恭惟

皇上智勇天錫孝友性成紹

祖宗之丕基立中興之大業從此文武同心內順外

威北逐西掃羣寇行當與

太祖高皇帝比烈矣洪恩浩蕩覃被臣民雖臣罪孽

之餘亦沐高厚之德本年六月二十日臣駐於南原

府接邸抄吏部一本特舉端碩事奉

聖旨吳姓前案已定念數有才望過尚可原旣卿奏

薦特准赦罪陛見欽此臣驚喜過望感愧無地謹於旅次設香案望闕叩頭恭謝外竊念臣沐

先帝深恩義當一死猶冀以徇馬之餘年尚可展蛇雀之微報不意復荷

天恩曲加寬宥褒以才望鑒其可原特准赦罪賜之

陛見臣舊德未酬新恩渥至雨露雷霆皆屬至教天地父母莫喻隆恩今而後臣未死之餘咸再生之日也聞命卽擬疾趨奈臣罪廢殘喘寬魄久視目今衰

病侵尋筋力枯竭不得不從事舟楫時入新秋風濤

正壯恐淹時日益增踰踏容臣披瀝血誠另疏謹免謹薰沐先具奏謝感激

聖恩無任惶悚戰兢之至

薄遣原屬寬恩臣心已蒙聖鑒謹剖明始末以

質公論疏 弘光元年

臣姓硯愚自守孤直寡援遇籍三十餘年受

四朝殊恩而事

先帝獨久蒙知遇最深自崇禎元年起自廢籍臣入

臺班請除嬖瑯諸奸之罪一疏恭荷

鑒納欽定逆案日月爲昭前後賑按撫軍俱在兩河

秦晉之間跋歷艱險瘁苦萬狀洊晉卿貳簡入綸扉

卷之二十

先帝鑒臣愚忠去年三月承襄告警面諭臣督師討

賊是時山陝無虞急在湖南臣頗悉近日用兵情弊

皆緣督撫不能馭鎮將鎮將不能馭偏裨習爲驕橫

肆無紀律又糧餉告匱賞罰不行民有離心士無鬪

志故臣叩頭流涕首請戰將精兵置之標下欲居重

自強申嚴軍令盡燭從前擾掠之習練成數萬節制

之兵可以駕馭各鎮迅掃羣寇安輯地方語云帝王

之師謀出萬全故臣愚懇懇實在於此蒙

先帝鑒允面諭臣俟鹵邁之日親統勁旅南行遇賊

卽勦值鹵騎充斥道路梗阻各兵防禦調集爲難臣

兩次具揭請行亦兩奉

明旨未允至五月初四日始報鹵賊出口是時兵部

所調南征兵將唐通七千馬科二千不滿一萬舊輔

臣陳演獨言督師不必調兵秦督兵多可用臣謂秦

兵烏合之衆恐有潰逃之患多不足恃其餘見在撫

鎮無兵可調終非制勝長策議多不合演遂具揭留

卷之二十一

唐通兵而馬科所領各鎮零騎鹵邁又皆散去竟無

一兵臣不得已疏請自行於五月十四日報名陛辭

十五日奉有不必督師仍入閣佐理之諭實因閣議

欲以督師專任秦督孫傳庭也臣惶懼請命席蓐待

罪

先帝不加督遇僅令致仕至七月湖廣塘報稱武昌

失陷秦督旣任督師出師不利屢報潰敗演爲首輔

恐

先帝詰問專任秦督之非乃借武昌失事歸罪於臣

先帝雖遣官旗止令催促赴京私寓候旨臣具疏同

奏速懇省之失乃在五月臣未在師中卽蒙

先帝洞鑒有姑念未到地方該部速議具奏之旨法

司擬臣邊成

御批著雲南企齒衛充軍終身蓋以臣雖奉命督師

尚未受事特因候集兵將稍延時日朝廷事後追論

法行自近然終寬其斧鉞不加誅殛原未以失誤封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疆之罪罪臣也今聞冢臣張慎言薦臣有議其非者

途次未見全抄但臣有負簡任未能捐糜圖報罪無

可辭痛念舊恩號攀無路亦安敢辭咎自白妄希榮

進但

先帝待臣寬仁大度終始保全之美意今在廷諸臣

未必盡知故敢據事直陳仰求

聖鑒併質公論督師請兵原非過舉秦督驕潰可否

專任臣言至今不幸而驗則臣之心事亦已揭之天

日白之後世矣

皇上憫念舊臣召令陛見亦卽仰體

先帝不忍加誅之意臣捧讀之餘仰天號泣不能自

已若夫瞻雲就日豈非臣子至願而罪廢餘生形容

枯槁魂魄離散況復才劣望輕動遭物議敢不束身

省愆引義求退如冒干進之嫌而辱召見之典尤臣

義所不安也謹披歷血誠仰懇

聖慈矜允放回原籍使得歸骨先人之隴死有餘幸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三

柴菴疏集卷之二十 畢